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 家论

陈勇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简介

陈勇所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是一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百科全书。这里，既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会会长、新加坡作家黄孟文，又有获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的日本汉学家渡边晴夫；既有欧洲华文作协主席、瑞士作家朱文辉，又有中国微型小说总设计师杨晓敏、领袖人物凌鼎年；既有美国作家、文心社社长施雨，又有中国扛鼎作家韩英、邵宝健、喊雷、秦俑、刘公等；既有泰国华文作协主席司马攻，又有中国微型小说评论家顾建新、冯辉、高盛荣、张春。陈勇先生带领我们走进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所在国，走进了国外创作基地——新加坡，走进了修祥明《小站歌声》、《天上有一只鹰》；走进了中国微型小说中心，走进了杨晓敏和他的《冬季》；走进了中国微型小说基地，走进了凌鼎年和他的《剃头阿六》；走进了浙江湖州，走进了邵宝健《永远的门》；走进了宝岛台湾，走进了陈启佑《永远的蝴蝶》……在与世界众多作家的交流与碰撞中，不仅陈勇先生感悟了文学与人生，更让读者们感悟了文学与人生。

据悉，这是继《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之后，陈勇先生的又一部巨著。《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填补了中国微型小说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空白，为当前和今后中国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提供了翔实系统和珍贵的资料。

# 序一：璀璨夺目的微型小说天空——序陈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

黄孟文

陈勇先生在完成他的巨著《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之后不久，即策划撰写另外一部更为艰巨的大书：《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那时，他对“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一个也不认识”。后来他在几个微型小说作家的协助下，即刻马不停蹄地展开联络与访谈等工作，而且能在几个月之后，即已完成使命，书稿准备付梓了。他的研究与写作速度委实令人惊叹！这主要因为：陈先生除了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之外，还兼备了丰富的小小说创作经验。这点，已有多人提及，口碑极佳。此外，同等重要的，我以为，应该归功于陈先生个人做事的魄力，以及他那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非常难得！

这部评论集，虽然还有一些“海外遗珠”未被收入；但是在目前艰难的情况下，非常难能可贵了。

由于我从上个世纪 70 年末就开始接触和参与这种短小说的理论和创作工作，略有一点经验；因此，在这儿，我想从历史的角度去作一点小小的补充。

我记得：1993 年秋季，当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席江曾培）与

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黄孟文）联合发起主办，并由海内外好几个文化机构协办的“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在上海举行时，曾被称为那是世华文坛首次举行的文学擂台赛！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跨越！一些后来深获好评的微型小说，如修祥明的《小站歌声》、凌鼎年的《剃头阿六》等、都是当时的得奖作品。

1994 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隆重开幕。同年，经过仔细筹划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正式在新加坡注册成立。这个世界性组织此后轮流在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文莱、上海、香港召开大会。转瞬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成立已经快要 20 年了！初期，积极参与世华微型小说活动的，是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该刊的主持人是李春林与郑允钦。他们还主编出版了两部大块头的著作：《微型小说三百篇》（1999）和《外国微型小说三百篇》（2001），皆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

目前，华文微型小说/小小说已经蔚然成为各国（尤其是中国）文教界的宠儿，璀璨瑰丽，令人刮目相看！这，当然主要是因为郑州的杨晓敏先生以猛将之风，竭力倡导小小说。他身先士卒，不论在出版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有特佳的表现。他把这种短小的文体，推向甚高的层次！其中详情大家早已瞭然于心，无需我在这儿赘述。

我想一提的是：现时海外各国/地区的华文文学（包括微型小说）都显得非常不景气，它如果不是受到有意的压制，就是被无情的边缘化。目前，只有中国这边的风景特别亮丽！微型小说/小小说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推出了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出版物，成绩可观。海

外各国/地区在这方面则相形见绌，完全失衡。

今日，中国正在崛起，她的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的对象。中国更大力援助全球那些需要援助的国家。不知在微型小说/小小说方面，中国的成功出版商与具有高深见解的评论家/作家们，是否还可以略施拳脚，在这方面助海外华人/华裔一臂之力，以克服他们在这方面的困境？他们有的是人才，但是他们几乎完全没有那种有利的环境。从整体而言，任何在这方面的资助都会增加中华民族的总积分，它会是软力量的另一个具体表现。

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是这种短篇小说的名称太过繁多。其实，微型小说与小小说二者在本质上就有一些不同之处（其他类似的短文如极短篇、掌上小说，手机小说、闪小说等姑且不谈，因为它们各有各的特色）。这点，我在拙著《微型小说微型论》许多篇文章中略有论及。或许，这些文章有点语焉不详，因此没有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这两种短篇小说是否应该统一？如何统一法？还是如我在早年曾经提过的由时间去作最后的裁决？这是一个迟早需要面对的问题。

无论如何，陈勇先生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评论方面，尽心尽力，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艰巨的任务，同时做出了莫大的贡献。可喜！是为序。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3 日）

注：在本篇序文中，“微型小说”与“小小说”二者，指的权且是同类的文体/名称，不分彼此。

作者简介：

黄孟文，男，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和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系哲学博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

## 序二：敬心与尽力——序陈勇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

乔佩科

欣闻陈勇先生出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应陈先生盛情，为其作序，谈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很早就关注微型小说，只是近些年没有刻意拿出精力来研究，及至翻阅了陈勇先生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感觉这个文体发展如此迅速，实在令人刮目。它的发展有着坚实的基础，目前数量庞大的作家和读者，学术研究实力强悍的研究家，发行量惊人的刊物及各种选本，都在证明这个文体已经到了发展的高潮期。陈勇先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出了两个《百家论》，无疑对推动这个文体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我对陈先生写世界《百家论》有三方面感受：

一、肯定了华文微型小说的创作成就，推介了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作家、评论家，让大家更直接地认识这个文体华文创作与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现状，从而对这个文体的未来走向更明了。

这本书介绍了那么多国内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和评论家，把他们的贡献展示出来，让大家真切地感知华文创作和研究的真实状况，这项工作对我们学院派研究者有极大帮助。以前我们学院在微型小说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但只是停留在对文学现象的认识上，并且主要针

对国内的作家群，这显然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目前我们已经开始着手系统性研究，不仅在文学方面，还要兼顾哲学、心理学等方面，陈勇先生这部书具有极大参考价值。

二、中国微型小说创作应该纳入世界华文创作的范畴，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也应该得到世界华文创作的认可，并进一步融合于世界微型小说创作中。这个“融合”内涵是很深的，一方面是创作视角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与世界微型小说创作文化潮流融合的问题，还有微型小说研究的方式与手段融合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与世界各国多角度的文化交流以及世界各地“孔子学院”纷纷创建，说明世界文化发展迫切需要中国。微型小说创作在“传统文化”这个“点”上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所以，陈勇先生此举价值凸显。把我们的微型小说创作和研究成就介绍到“外边”去，让更多人通过微型小说这个平台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样的工作需要有人做，陈勇先生主动担当此任，这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和评论家使命感的最好诠释。

三、微型小说的能量应该进一步得到认识，它不仅在文学方面具有强大的能量。其他方面，比如心理学、民俗学等方面都独具特色，这就打开了文学创作和研究领域新的空间，陈勇先生两个《百家论》在这方面的贡献不言而喻了。

微型小说篇幅“小”，不能展示宏大的社会内容，可它特灵活，可以对特定内容进行关注，可以对社会生活某一“点”进行特别表达，这对我们这些搞社会文化研究的人来说很有价值。我们现在的研究都



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做学问首要一点要务实，尤其人文学科，注重现象的目的是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从而完善理论。微型小说引起我们特别关注正是因其对社会生活多角度多层次的解读，这点很了不起，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别样的视角。所以，陈勇先生的工作就显出了特别意义，不仅在文学领域有贡献，对我们的文化研究也有很大帮助，我们可以从他介绍的作家评论家那里了解到很多东西。

鉴于上面三点，我觉得陈勇先生有两方面值得肯定：一是对微型小说的“敬心”。梁启超先生说“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事上头，一点不旁骛，便是敬”。我理解这个“敬”字是对从事的事务怀着虔敬的心，怀着崇高感，把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使命去做，那么做起来就会有极大的快乐，也才会把事情做好。“敬心”会使一个人格外热爱自己的事业，怀着崇高感和使命感，做事情才会有极大的热情，并富有朝气。据我所知陈勇先生的写作是十分下苦功的，他的写作能力极强，创作和评论速度惊人，这是一个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微型小说这项事业的人，我理解他的成就出自他对微型小说的“敬心”。二是他对推动微型小说发展“尽力”，无论他的创作还是评论都在尽自己最大能力，而他的能力也着实令人钦佩，那么多的作品集和评论集出版足以说明问题。一个人如果能尽全力做事情，他就会获得极大的精神满足，就会获得成功，自身“能量”就会得到舒展，这是快乐与幸福的根本。如果我们穷其一生去做一件事，尽心尽意，看到自己每一步的进步，这个过程就让我们收获很多特别心理感受，这样的人生还有不成功吗？我们总在强调生命价值，怎么样去

判定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我想首先要考量的是他为别人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把自己最大能量发挥出来去做一件事，这种对待工作的精神与态度，是成功的前提，他的能力就值得别人特别关注。

我想，一个人做事如果能够“敬心”和“尽力”，那么他就会前途无量。

谨此祝福陈勇先生今后创作和评论取得更大成就。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作者简介

乔佩科，男，辽宁地质工程职业学院院长，伦理学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与人的道德观与价值观培养。先后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辑刊》、《辽宁教育研究》、《辽东学院学报》等十几家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撰写并出版了学术专著四部，主持完成省级课题 8 项，主持国家重点课题子课题一项。

# 目 录

高才硕学——新加坡黄孟文论 .....	21
世界性·民族性·开放性——新加坡黄孟文访谈录 .....	35
瞬间感染力与冲击力——泰国司马攻论 .....	41
须教自我胸中出 切忌随人脚后行——泰国司马攻访谈录 .....	48
腾飞的翅膀——日本渡边晴夫论 .....	50
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希望——日本渡边晴夫访谈录 .....	59
浓重的现实情怀——印尼袁霓论 .....	65
美就是星光一闪的瞬间——印尼袁霓访谈录 .....	71
心态的存档——新加坡希尼尔论 .....	74
超越一座山——新加坡希尼尔访谈录 .....	78
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新加坡修祥明论 .....	83
作品是思想的生灵——新加坡修祥明访谈录 .....	88
叩问人性与生命——泰国梦凌论 .....	91
融入社会生活的华文文学创作——泰国梦凌访谈录 .....	101
复杂的人性与变幻的世情——泰国曾心论 .....	105
厚积薄发，后劲与日俱增——泰国曾心访谈录 .....	113
以小破大 打动读者——印尼晓星论 .....	119

水到渠成——印尼晓星访谈录 .....	124
这盏灯永远亮着——新加坡李选楼论 .....	126
待结硕果的园地——新加坡李选楼访谈录.....	133
心绪的观照——新加坡林子论 .....	138
文学道路上冉冉前行——新加坡林子访谈录.....	143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国施雨论 .....	147
风雨同舟办文心——美国施雨访谈录 .....	154
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德国谭绿屏论 .....	158
忘却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之中——德国谭绿屏访谈录 .....	163
一种智慧——美国纪洞天论 .....	169
小小说要多一点幽默——美国纪洞天访谈录.....	173
怎一个情字了得——泰国郑若瑟论 .....	181
艺术加工，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泰国郑若瑟访谈录 .....	188
渴望与灵魂——马来西亚朵拉论 .....	191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艺术之魂——马来西亚朵拉访谈录 .....	198
一声引爆——新加坡方然论 .....	202
爱心与童心的交辉——新加坡方然访谈录.....	207
大智慧是一种大涵养——澳大利亚李明晏论.....	209
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怀念——澳大利亚李明晏访谈录 .....	216
微型小说的另类书写风貌——瑞士朱文辉论.....	219
在微型的园林中闲步漫游——瑞士朱文辉访谈录 .....	223
博爱之心——新西兰冼锦燕论 .....	227

文学交流的使者——新西兰冼锦燕访谈录.....	232
人性在笔尖下流淌——美国融融论 .....	236
让思想插上翅膀——美国融融访谈录 .....	242
呼唤爱心与善意——加拿大曾晓文论 .....	244
在人生的网络大海披沙淘金——加拿大曾晓文访谈录 .....	249
道德细胞活跃旺盛的理想主义者——新加坡林锦论 .....	251
流动的云彩——荷兰池莲子论 .....	256
我的小小说与多元文化的关系——荷兰池莲子访谈录 .....	262
一辈子的牵挂——新加坡君盈绿论 .....	267
建构人心灵的能量——新加坡君盈绿访谈录.....	271
带刺玫瑰——新加坡骆宾路论 .....	273
有刺痛，才不会麻木，才能出污泥而不染——新加坡骆宾路访谈录 .....	276
美丽的涟漪——新加坡依林论 .....	279
文字在笔端雀跃——新加坡依林访谈录 .....	283
一个画面——德国黄雨欣论 .....	287
多面人生——德国黄雨欣访谈录 .....	291
写出生活的真美——新加坡南子论 .....	294
着重挖掘心灵深处所蕴含的幽暗——新加坡南子访谈录 .....	298
半山上一棵小草——文莱张银启论 .....	300
融入大圈子里——文莱张银启访谈录 .....	306
在轻淡的语气中流露真正的感情——新加坡艾禺论 .....	309

用“心”观察、体会、聆听、写作——新加坡艾禺访谈录 .....	313
采摘生命的玫瑰——澳大利亚婉冰论 .....	316
心灵感应——澳大利亚婉冰访谈录 .....	322
过去时光的追忆——瑞士黄世宜论 .....	325
玻璃鱼——瑞士黄世宜访谈录 .....	329
借我一双慧眼——美国叶芳论 .....	333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中国大陆杨晓敏论.....	337
小小说，鲁奖及其它——中国大陆杨晓敏访谈录 .....	343
观察与记录社会的窗口——中国大陆凌鼎年论 .....	351
微型小说，文坛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文学报·手机小说报》执行 主编凌鼎年访谈录 .....	363
学者型的干部作家——中国大陆韩英论 .....	372
源头的活水从何而来？——中国大陆韩英访谈录 .....	376
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中国大陆邢可论.....	380
一个文学老人的呓语——中国大陆邢可访谈录.....	387
最大量的思想——中国大陆白小易论 .....	392
精品是写出来的——中国大陆白小易访谈录.....	399
飞翔的小小说——中国大陆谢志强论 .....	401
世界很小，小小说很大——中国大陆秦俑论.....	408
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大陆秦俑访谈录.....	412
神奇的力量——中国大陆符浩勇论 .....	418
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中国大陆符浩勇访谈录 .....	425

文字与生命之花——中国大陆蔡楠论 .....	435
现实的湖泊与精神的家园——中国大陆蔡楠访谈录 .....	444
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中国大陆陈力娇论 .....	451
没有岸边的河流——中国大陆陈力娇访谈录 .....	458
丰富多彩的时代凯歌——中国大陆沈祖连论 .....	466
初衷不改小小说 为伊消得人憔悴——中国大陆沈祖连访谈录 .....	476
极力展现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原色——中国大陆尹全生论 .....	484
像江河那样奔流——中国大陆尹全生访谈录 .....	489
小说的硬度——中国大陆严苏论 .....	493
小说的气味——中国大陆严苏访谈录 .....	500
微言中蕴藏着深刻大义 表象中折射着深度思考——中国大陆刘公论 .....	503
微型小说璀璨的明天在向我们招手——中国大陆刘公访谈录 .....	513
对生存本质与生命意识的拷问——中国大陆闵凡利论 .....	519
让心中的莲花自在的芬芳——中国大陆闵凡利访谈录 .....	526
探索神秘的动物世界——中国大陆申平论 .....	535
为了人类和自己：爱动物、写动物——中国大陆申平访谈录 .....	542
山上无山山独尊——中国大陆秦德龙论 .....	545
寻找一盏灯——中国大陆秦德龙访谈录 .....	554
浓缩人生经验的精品——中国大陆喊雷论 .....	560
似伤于小 实成于小——中国大陆喊雷访谈录 .....	566
真实体验与质朴情感——中国大陆李永康论 .....	572



惊喜与收获——中国大陆李永康访谈录 .....	582
细微之处见精神——中国大陆张记书论 .....	586
写微型小说 当大作家——中国大陆张记书访谈录 .....	591
独具特色的三栖作家——中国大陆黄克庭论 .....	596
作家的价值取决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国大陆黄克庭访谈录 .....	602
描绘平民生活的画卷——中国大陆王培静论 .....	608
做生活的有心人——中国大陆王培静访谈录 .....	615
直率的真实——中国大陆何百源论 .....	623
让作品使人爱看是我的最高目标——中国大陆何百源访谈录 .....	631
原汁原味生活的再现与提升——中国大陆王孝谦论 .....	637
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中国大陆王孝谦访谈录 .....	644
人性的胜利——中国大陆万芊论 .....	647
飞翔于感觉的细微之处——中国大陆万芊访谈录 .....	653
丰富的文学图景——中国大陆邢庆杰论 .....	660
提升文学修养和洞察社会人生能力——中国大陆邢庆杰访谈录 .....	669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中国大陆吴万夫论 .....	674
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中国大陆吴万夫访谈录 .....	680
小说的深度——中国大陆奚同发论 .....	687
被一个人物常常感动着——中国大陆奚同发访谈录 .....	694
再现生活之美——中国大陆刘殿学论 .....	701
爱的呼出——中国大陆刘殿学访谈录 .....	707
耀眼的理性光芒——中国大陆袁炳发论 .....	712

创新再创新——中国大陆袁炳发访谈录 .....	719
作家靠人物说话——中国大陆亦农论 .....	723
用文字温暖人生——中国大陆亦农访谈录.....	728
不一样的天空——中国香港陶然论 .....	733
欲望的倾诉——中国香港陶然访谈录 .....	742
理论之树常青——中国大陆顾建新论 .....	744
建构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中国大陆顾建新访谈录 .....	749
独特的思想者——中国大陆冯辉论 .....	753
小小说面面观——中国大陆冯辉访谈录 .....	760
打开艺术之门——中国大陆邵宝健论 .....	771
酝酿成功的温度来自磨砺——中国大陆邵宝健访谈录 .....	776
独特的空间与张力——中国大陆高盛荣论.....	781
生活中的草，岁月里的树——中国大陆高盛荣访谈录 .....	789
兼收并蓄的创作型评论家——中国大陆张春论 .....	795
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中国大陆张春访谈录 .....	808
用血浆铸就微型小说——中国大陆贺鹏论.....	815
不断寻找自己的人——中国大陆贺鹏访谈录.....	823
耕耘在思维的故乡里——中国大陆徐习军论.....	830
当代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小小说需要重新定位——中国大陆徐习军访谈录.....	845
感染人的灵魂——中国大陆蒋寒论 .....	854
在积累中等待——中国大陆蒋寒访谈录 .....	862

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中国大陆戴希论.....	867
无私无畏——中国大陆戴希访谈录 .....	872
着力挖掘女人的内心世界——中国大陆吴富明论 .....	874
追逐小小说行驶的春天——中国大陆吴富明访谈录.....	879
人性回归的深情呼唤——中国大陆冯春生论.....	886
写作是一种责任——中国大陆冯春生访谈录.....	890
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中国大陆郑能新论.....	892
《对手》中的将军与二牛是地坪河一对十分要好的伙伴。后来，各为其主，将军跟共产党闹革命，二牛成了国民党军官。二人历经无数血战，一步一个脚印从士兵当上了将军。所不同的是，他们走到了两条不同的路上。解甲归田的将军有一个夙愿——在凤凰山顶修一个座纪念碑，建一个纪念馆，将军倾尽所有拿出一万元，但是，无异于杯水车薪。而远在海外的对手却捐资 1000 万元，造福乡亲，目的只有一个，也要在凤凰山上建栋房子颐养天年。矛盾由此展开：——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同的时代彰显不同的意义。奠基仪式那天，将军倒了下去，倒在自己打过胜仗的土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将军之死，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 .....	895
文学创作的动力——中国大陆郑能新访谈录.....	900
着力表现人物的情感律动——中国大陆饶建中论 .....	903
执着的追求和熟悉的校园生活 成就了他的微型小说事业——中国大陆饶建中访谈录 .....	912
营造自己的精神花园——中国大陆吴军论.....	918

日出江花红胜火——中国大陆吴军访谈录.....	922
快感、苍凉和反思——中国大陆杨崇德论.....	928
用心去感受泥土的香味儿——中国大陆杨崇德访谈录 .....	937
抒写浓浓的乡土风貌——中国大陆熊立功论.....	943
让文学之根在故土里蔓延——中国大陆熊立功访谈录 .....	947
万绿丛中一点红——中国大陆赵悠燕论 .....	950
面对人性与心灵的写作——中国大陆赵悠燕访谈录.....	954
在生活的海洋中撷取美的浪花——中国大陆陈振林论 .....	958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中国大陆陈振林访谈录.....	964
精心构造自己的艺术王国——中国大陆杨海林论 .....	968
一直很安静——中国大陆杨海林访谈录 .....	975
充分揭示职场小人物的二难处境——中国大陆东綦潭论 .....	981
笔在人性的钢绳上游走——中国大陆东綦潭访谈录.....	986
幽默·智慧·哲理——中国大陆汝荣兴论.....	990
“我既追求着幽默，又实践着哲理”——中国大陆汝荣兴访谈录	998
丰富的精神向度与意蕴空间——中国大陆徐均生论 .....	1003
拥有美好的心灵世界是我的创作源泉——中国大陆徐均生访谈录 .....	1009
打开心灵之窗——中国大陆黄荣才论 .....	1013
不懈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中国大陆黄荣才访谈录 .....	1019
让心灵自由飞翔——中国大陆非花非雾论.....	1023
高标逸韵两相融——中国大陆非花非雾访谈录.....	1030

用丰厚涂染记忆——中国大陆赵明宇论 .....	1035
贴近心灵的底层写作——中国大陆赵明宇访谈录 .....	1040
我依恋的乡村——中国大陆余书林论 .....	1045
泥土·乡村·农民——中国大陆余书林访谈录 .....	1051
心灵的搏动与倾诉——中国大陆高军论 .....	1056
挖掘生存的真相——中国大陆高军访谈录 .....	1062
官场人物素描图——中国大陆李国新论 .....	1074
笔耕不辍播种文明——中国大陆李国新访谈录 .....	1079
映日荷花别样红——中国大陆张可论 .....	1086
感悟的分享——中国大陆张可访谈录 .....	1089
飞越这红尘永相随——中国台湾陈启佑论 .....	1092
他为澳门立此存照——中国澳门许均铨论 .....	1095
小说就在生活中——中国澳门许均铨访谈录 .....	1101
留在记忆里——中国香港东瑞论 .....	1112
虎山行路难——中国香港东瑞访谈录 .....	1120
美的发现——中国香港吴佩芳论 .....	1129
美与爱的生命乐章——中国香港吴佩芳访谈录 .....	1133
生命因文学而精彩——中国大陆陈勇论 .....	1136
自己的·民族的·世界的——陈勇纵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	1150
后记：众人拾柴火焰高 .....	1163

# 高才硕学——新加坡黄孟文论

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也是一个城市国家。该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南口，其南面有新加坡海峡与印尼相隔，北面有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隔，并以长堤相连于新马两岸之间。新加坡是亚洲最重要的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在城市保洁方面效果显著，故亦有“花园城市”之美称。主要民族：华族，印族，马来族。主要宗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回教，印度教。国土面积：707.1 平方公里。GDP 总计：1, 240 亿美元。人均 GDP：30, 228 美元。截至 2009 年 6 月，新加坡人口总共有 5, 076, 700；其中 373 万是公民及永久居民，而 125 万是非居民。新加坡公民以主要种族区分：华族为 272 万，占 74.7%；马来族为 49 万，占 13.6%；印度族为 32 万，占 8.9%；其他的种族为峇峇、娘惹和欧亚族，占 2%。新加坡每平方公里达 7000 多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新加坡的华人基本源自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其中大部分是福建人，据统计，福建后裔约占新加坡总人口的 47%，如漳州人、莆田人、泉州人、福建客家人等，福建后裔约占新加坡国会议员的一半。另外还有潮汕人、广府人、海南人、福州人、客家人等。主要宗教为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

黄孟文在《新加坡的微型小说（1）》一文中，对新加坡微型小说作家有一段概括叙述：“《赤道边缘的珍珠》收集了新加坡二十九位作

家的七十三篇作品。这二十九位作家，根据该书的排列次序是：黄孟文、周粲、南子、张挥、林高、长谣、林锦、希尼尔、怀鹰、范北翔、洪笛、青青草、孟紫、尤今、张曦娜、谢裕民、梅筠、董农政、方然、林昉、艾禺、贺兰宁、洪生、君盈绿、卡夫、彭飞、谢清、田流和陈彦。这本书很完整，也似乎是目前坊间较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集。”

黄孟文，男，1937年生，祖籍广东梅县。先后获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与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出版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昨日的闪现》（英文版与菲律宾文版）、《安乐窝》、《学府夏东》、《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黄孟文微型小说》等。此外，还出版了散文杂感、文学批评与理论学术著作，如《宋代白话小说研究》、《新华文学评论集》、《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联合主编，系新加坡首部文学史）等。1981年荣获新加坡文化部颁发的文化（文学）奖，以及泰国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2008年，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颁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又喜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奖词：“黄孟文先生是东南亚华文小小说的倡导者，组织者和创作实践者。在50年的创作生涯中，出版《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等小小说专集10余种。他的创作既有现实主义的真实描写，也有象征，寓言等后现代小小说形态的多元探索。他结合自己和新加坡作家的创作，总结出华文小小说

的系统创作理论，并指导新加坡作协创办《微型小说季刊》和《新华文学·小小说专刊》，使新加坡成为海外华文小小说的创作中心。他主编了海外华文文学中第一部小小说当代史《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从史，论两个角度探讨，总结新加坡小小说的创新作品和写作方法，技巧。他主持筹办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并创建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在中国大陆上享有广泛的文学影响，为世界华文小小说做出的重要贡献已载入世界华文文学史。”

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黄孟文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创作，理论与批评，学术研究三个方面。他的创作尤其突出，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微型小说，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界占有一席之地。

#### 一、微型小说艺术特色有五。

1.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揭示社会的本质，披露民族的深层心理，反映普遍的人性，具有深刻的意蕴。

《喜鹰》形而上与形而下达到了完美统一，堪称经典之作。这是一篇关于人类命运、生存状况及前途的小说。它通过鹰吃人、人吃人，将人类社会反人性反道德的行为，揭示得相当深刻与尖锐，题材重大，意蕴深厚，引发人们对于战争、社会、人类、人与自然等等诸多问题的思索。小说构思非常巧妙而独特。它以鹰的口吻展开叙述，安排故事情节，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盘旋于低空，我睁大眼睛俯视着不远处的一个形同废墟的村落。翅膀稍一挥动，激起一阵劲风，相信不会输给一架快要着陆的微型军用直升机。”小说开始，就极力渲染鹰之威猛无比与狂妄自大，为它最后的残忍作了铺垫，埋下伏笔。接着，



描绘了非洲战乱的惨景：“感谢上苍，让我出生在非洲的大地上。这里的人比老鼠还要卑贱。天天有人在内战弹雨中身亡，不然就是饥饿而死。每天我都吃肉吃得不亦乐乎，养得身强体壮，哪里要像穷人那样为生活为儿女而疲于奔命呢？看！那里有个黧黑的小女孩！她枯瘦的右手握着一个铁罐，在地上小洞中吸取污水。整十岁的人了还赤身露体，比飞禽更不知耻——飞禽还有遮羞的羽毛！”更让我们惨不忍睹的，是女孩啃妈妈骨头的那段文字：“小女孩还在垃圾堆里挖掘，有一下没一下的，数度跌倒了又爬起来。她的四肢显然已经疲软无力，颤抖得厉害。良久，她捡起一块骨头，急急放到齿间啃咬。嘴角蠕动，双目无神，茫茫然，嘻，傻东西，至亲妈妈的肋骨也会啃得津津有味！”小女孩啃妈妈遗留下来的骨头这个细节，具有无限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将非洲一些国家存在的反人性反道德现象揭示得触目惊心振聋发聩，让我们义愤填膺，并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予以反思。强烈而鲜明的对比手法的运用，也是小说艺术上的显著特色。对比又分几种：一是鹰与人之对比。构建和谐世界，人与自然的和谐至关重要。现在，人与动物之间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谁之过？作为人类来说，没有什么动物不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无一幸免。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果然，非洲上空的鹰，就成为专门吃人的动物，令人类不寒而栗。当然，罪魁祸首是战争，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二是人与人之对比。妈妈死于战争，弃尸荒野，灵魂也不得安生。更让她始料不及的，

是她的骨头竟被女儿当作食物来啃。谁之罪？的确值得人类反思与警醒。三是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对比，具体体现在悲与喜之对比。鹰吃人，对与动物来说是喜，而对于人类来说则是悲。悲与喜之间发生了转变，让我们痛定思痛，彻底检讨我们的错误。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教授、著名评论家於可训，在《本是性灵之物》这篇评论中指出：“人类对动物的每一次‘生杀予夺’对动物来说，都不会是无动于衷的，都会在动物身上激起类似于人类自身的情绪反应。人类与动物之间或友爱、或对立、或仇视的关系，就是由这种反应建立起来的。因此，注意到这种反应，视动物如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灵性之物，是人类与动物建立一种平等的亲和关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两种选择：亲和与对立。人类只有用自己的作为去激发动物的性灵，使它与人的性灵沟通，人类与动物之间才能永久和平相处，才能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一切自然物之间的平等。但愿《喜鹰》的悲剧不再重演，但愿人与动物之间能够永远和平相处。

2.巧用道具和对比艺术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针砭世间各种丑恶现象，托物言志，发人深醒。《官椅》中设置了两个道具，一是官椅，二是小黑狗。官椅作为主要道具，在小说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庄老先生当署长时呼风唤雨威风凛冽。他常爱对别人说：“当署长，责任重大，工作繁忙，问题棘手，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的。不信，你就坐到我的椅子上看看。”那时，只要按一下电铃，就可以在两三分钟之内，把一个高级职员传到面前来。自己可以把一个厚厚的文件交他，令他即刻办理，必须在当天五点以前交回来给他过目。

他也可以把另一个做事稍慢的高级职员（他不喜欢跟低级职员直接交往，凡事必须通过他们的主任）叫进来，看着他战战兢兢、俯首低肩的样子，把他痛斥一顿。他知道他们是不敢反抗的人，否则必然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轻则即刻调离，重则向上呈一份报告，把不服从罪加在他头上，即使不被撤职，也会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上升机会。退休以后，整个世界似乎都走了样。最难忍受的，就是那一段落寞之感。大儿在澳洲成家立业了，两三年回来一次；三儿和三媳妇白天上班，要到晚上七八点才回到家来。即使在家吧，他庄老先生也总还是不快乐的多。三儿还好，或许从小就给自己骂惯了，虽然偶尔会被责备而作无声的抗议，或者拂袖出门而去，但毕竟不敢当面顶撞他。那个三儿媳妇可不同了，牙尖嘴利，只要你讲她一句，她就会回驳你十句，常常把他庄老先生气得脸青唇颤。可是又拿她什么办法呢？难道要把这小两口赶出去？烦恼死了，无聊死了。庄老先生烦恼无聊得脑神经直发痛，思路的正常性也受到影响。为了捡回当日的一些乐趣与威风，他特别订制了一张与过去一模一样的官椅，坐在上面，似乎真的不同反响。我们看到，小说中的官椅有两个，一个是职位上真正的官椅，另一个是庄老先生订制的与过去一模一样的假想中的官椅。通过真假两个官椅作用的对比，揭示了庄老先生两种不同的人生经历与心理反映。小黑狗作为道具，虽然着墨不多，却起到了画龙点睛之目的。庄老先生虽然模仿了一把官椅，却无法模仿过去的手下供自己呼来唤去。因此，官椅的作用还无法体现出来。于是，小黑狗就充当了一回“人”的角色。令庄老先生义愤填膺的是，小黑狗居然也反了，

不听他的指挥，突然一跃而起，冲向栅门口，对着印度人狂吠。它把前脚搭在横铁上，露出满口白牙。“你回不回来？”庄老先生恢复了昔日的威严。小黑狗一反常态，仍然在跳跃狂吠不已。庄老先生老脾气发作了，再也忍耐不住，急步走到栅门边，飞起右腿，在小黑狗的后股上踢了个正着。“混账东西，连你也不听我的命令了？”庄老先生终于在小黑狗身上找到了从前的感觉，找到了坐官椅的感觉。这里，通过庄老先生与在小黑狗之对比，揭示了人性的丑恶与小黑狗的悲剧命运，令人感慨万千。

3.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蕴藏着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这种思辨色彩与人生哲理，不是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而是从“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

《洋女孩》中的杨罗勃身为华人，却对华文一窍不通并且不屑一顾，致使他想与金发女郎同居的念头落了空。而身为外国人的金发女郎，却拼命学华文。在对比中，让我们对假洋鬼子杨罗勃深恶痛绝，对热爱中国的外国金发女郎由衷钦佩。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也会与日俱增，而杨罗勃忘典数祖的可耻行为，也必将给他自己带来更大的打击与灾难。《自由女神》以敏感的六四事件为背景，以纽约和北京（美国和中国）作对比，让人们感受到中西方自由的本质区别。“这篇有点寓言式的荒诞小说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却绝不油腔浅薄，犀利而深刻的思想含意，就蕴含在女神的内心冲突中。”（王淑秧语）《迈克·杨》运用调侃的手法，嘲讽了一位打

肿脸充胖子的人。杨迈克不愿为一份华文报纸捧场，却又想附庸风雅抛头露面。结果，用华文签名时居然把杨迈克写成了迈克·杨，出尽洋相贻笑大方。“谁说他没有创造，把木字旁写成米字旁，让英国米字旗在自己头上飘扬，这不是创造吗？”（赖世和语）《云南园低吟》仅用一百字就书写了云南园百年历史，堪称浓缩是精华的典范之作，其语言之精粹，气魄之豪放，意蕴之深厚，令人过目难忘，击掌叫绝。

《一朵玫瑰花》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了生活的新意与深度。“作家上升到人类生命的循环不息和新陈代谢这一生物哲学来思考社会，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斑锈或尘垢。在艺术感触点上，作者能在纵横涉笔中体验出思辨锋芒的犀利。”（廖怀民）《第四关》中的商业巨头王伟业，在获得了百万、千万、亿万资产后，又向第四关——十亿资产发起冲击。小说最后写道：“王伟业坐在高大的皮椅内，显得个子更加瘦小。他手按胸口，骤然觉得信心动摇了。冲过第四关以后又怎么样呢？争取世界首富？我的身体……年轻妻子仍和大家说笑。他（她）们好像在交头接耳地议论些什么。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十一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这句话画龙点睛，堪称神来之笔。因为十二点开标，结果将揭晓。小说在倒计时一秒钟时戛然而止，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遐想与联想，是非常高明的，取得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不管结果如何，等待他的都将是悲剧：如果中标了，或许喜极而泣或许因随之而来更加繁忙的工作而压垮了身体；如果投标失败了，原先寄以过大期望之下所遭受的失败而造成的重大心理压力，也很可能摧毁眼前这个既雄心勃勃又力不从心的老

人。”（陈贤茂、吴奕錡语）小说揭示了人的欲望永无止境这样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4.毛果山系列小说内涵丰富，形式活泼，为文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刘海涛教授指出：“毛果山系列寓言体微型小说有着非同寻常、一针见血的寓意。猴王的所作所为，让人联想到上层决策者的形象；土猴们的遭遇，则使读者体味到现代生活中受到文明冲击的小人物的辛酸命运。”

我非常赞赏刘教授对毛果山系列寓言体微型小说的总体评价。

毛果山系列寓言体微型小说，大多以猴喻人，托物言志，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追求。《换血》中的圣古猴王，根据猴医报告，毛果山猴子的血液都是 B 型的，夹了一点点 O 型。这怎么行呢？自己和女伴的血液都是除了略有 O 型之外，都是 A 型的呀！两者毛发的颜色不同，那必定是血型相异的缘故！猴王拍案大叫起来，并且决定要为这些大猴换血。他主要目的是要他们换毛。至于那条赤色长尾巴嘛，可以不必变换，因为自己的尾巴也是那种颜色。他过去曾嫌赤色不好看，曾经打过针吃过药，也曾经吞过万果酿制而成的仙丹，都不奏效。或许猴子的尾巴也本来就是这种颜色的，无法改变。换血的结果，却出乎猴王的意料之外：不知是因为换血过度而无法调和还是血型之间起了化学变化，猴群竟然全部患上了血癌，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圣古丁猴王大惊失色，感到一阵晕眩，四肢颤抖得很厉害。他后肢踏空，从树上一直往下坠落。《换血》讽刺了现实生活中的某些

当权者，违反自然规律，强奸民意，盲目树立自己的威信，结果，反遭自然规律的惩罚。《退休》中的猴大瓜要多两年才到退休年龄。可是自从他受到那一批已经换过两次血，全身猴毛已经变为灰白的同事屡次冷嘲热讽与无理欺凌以后，就常常郁郁寡欢，想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提早退休。果园经理在阅信沉思。他的确不敢突然下决定。如果不批准，那些年轻的灰白毛猴子不是更加没有加速晋升的机会？种木瓜还是草莓的问题不是不能加快解决？但是如果批准所请，猴王会不会龙颜大怒，是自己没有照章行事而导致乌纱帽不保？果园经理就犹豫不决。他搔了搔脑袋，打电话把集团顾问请来，要听听他的高见。顾问是王室派来的，经验丰富，而且最懂得猴王的心理。二猴高层会议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

5.语言高度凝炼与浓缩，非常精彩与传神，幽默与诙谐不时伴随其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小黑狗一声怪叫，挟起尾巴，退到石桌下，半垂着上眼皮，畏缩地望着庄老先生。它似乎弄不清楚，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这位主人。庄老先生满意了，原来自己的威风还没有丧失殆尽。微笑着，庄老先生踱回石桌旁，提起烟斗，笨重地倒进了官椅中。沐浴在晚风里，他凝望着那一个又一个的烟圈，逐渐向四方飘散。”（《官椅》）这里，“怪叫、挟起、退到、半垂、畏缩”五个动词，就把小黑狗此时此刻哀伤痛苦无可奈何的表情描绘得栩栩如生。与此同时，又用“满意、微笑、踱回、提起、笨重”五个动词，把庄老先生既爱又恨既喜又悲的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刻画得淋漓尽致。

“她虽然双眼已瞎，儿子的相貌却是牢嵌脑中，异常鲜明。他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提足，尤其是当他遇到困难时上牙猛咬下唇的坚毅神态，更加难忘……王伟双眼通红，上牙猛咬下唇。嘴唇裂了，滴下鲜血。沉思中，盲妇听到了一声枪响，是那样的凄厉，那样的无情。第六感官告诉她，那一枪对准了她儿子的后脑。盲妇的身子晃了晃，向后仰倒，嘴角流出白沫。”（《书与韭菜》）用“儿子的相貌却是牢嵌脑中”来形容母爱，已经非常形象生动了。写母亲与儿子同时倒地，则将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母爱描绘到了极致。

“签毕，杨迈克从衣袋里取出好几张纸巾，抹去从丰额角直冒出来的汗珠。他还幻想着要把那三个几乎令他出丑的方块字完却从脑膜上抹掉；但是，无论他怎么抹，都抹不去那已经深嵌在各个脑细胞内的‘米’字型的国旗。”（《迈克·杨》）人脸上的汗珠可以抹去，但人记忆深处的东西却是永远也抹不去的。一个“抹”字，就画出了杨迈克的魂，文字的妙用由此可见一斑。

“幼苗裂石抽芽。一九五五。微睁眼，仰天欢笑，在云南园。龙卷风特爱狮城，拔根上高空。掷落。支离。尸横肯特冈。一九八〇老中青围聚新楼牌。一九九五。亢奋悲怆。南大湖水映寂寞，伊人独彷徨。一万二千人齐聚阎王殿侧。二〇〇五，遥望阳间，祥云鬚鬚。玄孙口含汉堡包，愕问：何为南大精神？”（《云南园低吟》）杨国良点评：“一百个字，是用一百滴辛酸的泪，是用一百滴殷红的血写成的。一百个字讲述着整整一百年的事，三百六十五天仅仅用一个字概括，何等沉重！何等悲壮！”《云南园低吟》不仅给我们美的艺术享受，而



且用艺术实践诠释了什么叫“浓缩是精华”。

二、作为评论家，出版了《微型小说微型论》，自成一体颇具特色。

1.形成了关于微型小说理论观点的基本框架。这些观点主要分布在 14 篇文章中：《新加坡的微型小说（1986—1991）》、《孟毅著我要活下去后记》、《黄孟文著安乐窝后记》、《周粲、张挥、孙爱玲小说选评》、《陈华淑的小说，〈陈华淑著追云月序〉》、《一谈微型小说〈贺兰宁编幸福出售序〉》、《二谈微型小说〈刘海涛著规律与技法——微型小说艺术再论前言〉》、《三谈微型小说〈周粲编微型小说万花筒序〉》、《四谈微型小说〈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欢迎词〉》、《五谈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代自序〉》、《六谈微型小说〈重读欧·亨利的《二十年后》〉》、《我的自剖〈黄孟文著学府夏冬自序〉》、《微型小说的名称与字数》和提交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的会议论文《微型小说与杂文》。从上述诸文中，我们可以撮要罗列出这位“学小说的，平时研究小说，分析小说，也写小小说”全能手在微篇小说理论上的主要思想。（见姚朝文《“全能”文学家黄孟文的微型小说理论》一文）

2.敢于向传统文学观念发起挑战，并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一般人认为，微型小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黄孟文在《微型小说与麻雀虽小……》一文中大胆否认了故有的论点：“有写评论者把微型小说形象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是有点误导性的。微型小说的特征，就在于它的五脏不全。它可以是它的一喙、一眼、一翅、一趾或

者一根羽毛。如果描绘出整个的五脏，那么它与长篇、中篇小说又有什么差异呢？我认为，这样的微型小说只能是长篇或中篇里人、物、事的‘纲领’而已，哪儿会有小说的情趣呢？微型小说通常只有描绘一点，线或者一个小片段，写‘全’了也就不成其微型小说了。”

3.《微型小说微型论》言简意赅，非常精彩与精辟，开创了微型小说评论的一种新模式。

有一篇评论仅一句话：“微型小说是小说中的绝句与短诗，它必须让人读后感到无穷的韵味，值得细细咀嚼。”（《微型小说一句话》）

三、作为社会活动家，发起并成立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目前共举办了八届年会，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1994 年在新加坡举办了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1996 年泰国曼谷举办了第二届；1999 年在马来西亚举办了第三届；2002 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第四届；2004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举办了第五届；2006 年在汶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举办了第六届；2008 年 12 月在上海举办了第七届；2010 年 7 月在香港举办了第八届。这种世界性的研讨会会有力地促进了双向交流。

最后，借用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黄孟文先生是新加坡华文作家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功绩有目共睹。尤其在倡导、推进、繁荣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方面，身体力行，创作、评论、组织诸方面都颇有建树，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加坡文坛有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史上也将为他记上一笔。”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1 日）

# 世界性·民族性·开放性——

## 新加坡黄孟文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2010年11月22日，《人民文学》杂志走进北京大学，就“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的问题，邀请国内外著名作家、学者发表了各自的观点。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扩大，中国文学也逐步向世界打开，这种情况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作家的写作，使他们在面临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写作时自然思考到当代汉语写作的世界性意义。同时，这也是学者、评论家甚至各地读者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敞开胸怀与世界各国人民对话，吸收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化成果，在与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学者交流中丰富我们对文学的认识。”您是否同意她的观点？您认为微型小说写作的世界性意义与作用何在？

黄孟文（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与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名微型小说作家与评论家，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创会会长，以下简称黄）：我很同意铁凝主席的观点。我认为：任何一种文学创作都不能固步自封，更何况现在牵涉到世华文学的问题。各个地区都有它们自己的特色，不能把它们全部归为“一统”。既然微型小说是世界的，它就必然具有世界意义。我们可以说

华文微型小说或者小小说特具民族色彩（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但是绝对不能把它排除在“世界性”之外。我曾经在过去的另外一个访谈中，强调说中国的小小说（微型小说），“既要民族性，也要开放性”。谈的就是这个道理的延伸。

陈：创作与评论，是写作的两翼。当下，微型小说理论呈良好发展态势。在中国，从事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人越来越多。除学院派之外，由创作转向评论的人势头很猛。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比中，我的评论集《声音》与王晓峰评论集《当下小小说》双双参评，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世界，您与日本渡边晴夫、美国穆爱莉等教授学者专家，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展开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硕果累累。2008年，您与日本渡边晴夫，泰国司马攻，中国江曾培，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颁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您又与日本渡边晴夫，中国香港东瑞等5人，获小小说终身成就奖。您认为创作与评论，是一种什么关系？文学理论是否可以走在创作前面？影响文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向读者普及文学理论知识？

黄：在文学领域里，理论与创作的确关系密切，缺一不可。一般读者大都喜欢阅读创作，而少沉醉于理论。但是，假如作家欠缺理论的指引或批评，尤其是刚开始写作的阶段，常常不能确信自己的创作水平或者自己走的路线是否正确。但是，假如缺少作品，理论家者又无法写出评论巨著来！归根结底，有时又胥视哪一方面会有“伟人”

出现。如果理论家较强，比如像刘勰、钟嵘、金圣叹或司空图等，他们自然会有极为精辟的论析；但是如果创作者出人意表地强，比如像庄子、屈原、李白、苏东坡或曹雪芹等杰出人物（指他们在文学创作方面），那么他们有时反而能“委婉指引”理论家朝向某个方向细心探索而得出不俗的结论！

陈：《喜鹰》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得完美无缺，堪称艺术精品。请您以此为切入点，阐述在微型小说创作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大与小，歌颂与暴露，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黄：我不认为微型小说只能描述小题材。如果作家有渊博的学识与胸襟，写国际大事也未尝不能得心应手。只要他在书写方面能够掌握“小”，“简”与艺术技巧的特色；切忌嘻哩哗啦，下笔万言！歌颂或暴露俱可；不一定要纯然反映生活真实，但是全文应该要有寓意，要有艺术真实。

陈：《毛果山传奇系列》的发源地为何选择毛里求斯？您写作它的动机与宗旨何在？您是否打算继续写下去？它对于您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黄：这是一个甚为深入的提问。毛里求斯是一个我喜欢的地方，我曾经长时间躺在它的一个海滨的斜椅上，望海沉思，写下了我的许多心得。这就是《毛果山传奇系列》的由来。由于这几篇微型小说具有某些“伤痕”的意义，如果我把它们表现得浅浅显显，毫无深意，那就有如白写（对我来说）。至于读者对这些篇章的了解深度，那则主要看他们的个别程度以及他们对这个特殊社会的结构的认识。我以

后还会在适当的时机，创作这一类的作品。不过，我以为，作家们不宜清一色创作这种寓言小说，因为它们易于成为“猜谜”作品，会把读者吓跑！

陈：作为哲学家，您与一般作家观察生活的角度有何不同？您认为哲学与文学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渊博的哲学知识给您的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带来了哪些变化？发挥了哪些作用？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我的专长，既是哲学也是文学。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时也很微妙。一个精通哲学的文学作者，常常会在他的作品中融入哲理，使它另具深意，思想性较强。如果一个评论家兼通哲学与文学，则某篇作品中那些蕴藏在字里行间的哲意，不容易难倒他（除非他对某个特殊社会全然不了解）。

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八届，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您认为年会在内容与形式诸方面有无改进之必要？

黄：它仍然有改进的空间，比如每一届的召开，常有会员甚至理事因没有受到邀请而略有怨言。这是难以避免的，但我希望怨言能够逐届减少。有时候各地区经常找不到适当的代表人物，难以增强其代表性。这也是主办者感到头痛的问题。还有，会议论文的专业性问题，仍待提高，切记不要把会议逐渐沦为亲善交流会，而失去原先的期望：即加强它的专业性。

陈：作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创会会长，请您展望一下世界

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的发展态势与走向？

黄：对于未来微型小说的创作与理论，我有强烈的信心。这个领域人才辈出。我知道这种新兴文体，前途未可限量！

陈：石川在《黄孟文评传中》写道：“新加坡文坛除了王润华、淡莹夫妇外，黄孟文与陈华淑要算是一对叫万千读者惊叹的文学伉俪。陈华淑的小说集《追云月》短篇的精悍，处处闪烁女人特有的灵光。散文则确乎见功力，新加坡作家尤今对此有精辟的评论。”您在文学领域取得斐声中外的成就，与您夫人陈华淑的大力帮助与无私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印证了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位女人！更加令人钦佩的是，陈华淑女士在尽了一个人妇人母责任的前提下，也不放弃自己的人生追求，在文学上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与您比翼双飞，成为世界华文文学界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衷心期待二位带给文坛与读者更多惊喜。

黄：我的另一半，华淑是我在大学时候的同班同学。她也酷爱文学，待人与处事比较豪爽，但写散文和儿童文学作品却很细腻。而且她的人缘极佳，常能在这方面弥补我的不足。

陈：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您荣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向您表示祝贺，请发表获奖感言。

黄：承蒙小小说节组委会的推荐与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决定，让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讲台上说几句话，心里非常高兴！

现在回想起来，我在修读硕士学位时所作的学术对象（即宋代白话小说研究），竟然会成为我老年时重要和有关的研究与创作重点，



真是有点匪夷所思！

青少年时期，我沉醉于中国的古典通俗小说：《木兰从军》的女英雄气概与歌词，《白蛇传》的感人肺腑，《西游记》上天入地的丰富想象力和诙谐幽默的对话，令人拍案叫绝！年纪稍长，我爱上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尤其是庄子）的哲学思想，以及古典诗词（尤其是屈原的《楚辞》），屈子那天马行空的浪漫主义诗句与他那崇高的爱国情操（姑勿论用现代眼光看他是否愚忠），使人景仰。

至于外国的著名作家（如福楼拜、马克·吐温、詹姆斯·乔伊斯、卡夫卡等），尽管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或者属于不同的主义和流派，我却独爱俄罗斯契诃夫小说的韵味与法国莫泊桑小说情节的曲折与高潮迭起。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类文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思想，文句或艺术表现），就像那取之不尽的宝藏，使人受惠不浅。

八、九十年代，快要成为乐龄人士了，我由于受到时间的局限，毅然决定把时间与精力大都放在短篇小说上，结果认识了许多志趣相近的文友们，身心舒畅！现在又有机会上台领奖，倍感荣幸！谢谢！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1 日）

# 瞬间感染力与冲击力——泰国

## 司马攻论

泰国，全称泰王国，是东南亚的一个国家，东临老挝和柬埔寨，南面是暹罗湾和马来西亚，西接缅甸和安达曼海。在 1949 年 5 月 11 日以前，泰国的名称是暹罗。人口 6500 多万。主要民族：泰族，老挝族，高棉族。主要宗教：佛教。国土面积：513, 115 平方公里。国花：睡莲。国宝：象。泰国华文微型小说 1990 年起步，到 1993 年已经红红火火，一派旺象。泰国华文微型小说起步期(1990—1992)，加入微型小说行列的有：司马攻、梁风、白令海、陈博文、老羊、曾天、年腊梅、李栩、姚宗伟、征夫、陈达瑜、黎毅、范模士、林牧、金沙、钟子美、王燕春、刘扬、倪长游、曾心、晓云、诗雨、李经艺、马清泉、林文辉、饶公桥、毛草、子帆、开关、梦凌等二十多位。

到现在，起步期的二十多位作者，去世的去世，停笔的停笔，继续从事微型小创作的只有六七位，而且大多意兴阑珊，其中写得最勤的是司马攻、郑若瑟、黎毅、倪长游、梦凌、曾心、马清泉、晓云、博夫、今石、杨玲等，他们的作品常见本国华文报纸以及海外副刊报纸杂志。

其中，郑若瑟出版了六本微型小说集，有《情解》（1996）、《情衰》（1999）、《情藏》（2000）、《情喉》（2001）、《情藏》（2003）、《情

冀（2009），梦凌出版了《结》（2000）等，虽然说微型小说是退潮时节，但是泰华作协于2007年举办的“2007年泰华微型小说有奖征文比赛”，却收到应征稿件80多篇，应该说是冬天里的春天，征文比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郑若瑟和梦凌的作品均在比赛中获奖。

司马攻，男，1933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商的大家庭。本名马君楚，泰籍华人，业余作家，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作，笔名：司马攻、创曹、田茵。现任泰国华文作协会长，五福染织厂有限公司董事长。著有《明月水中来》（散文）、《人妖古船》（散文）、《冷热集》（杂文）、《司马攻序跋集》（序跋）、《泰华文学漫谈》（文论）、《泰国琐谈》（报告文学）、《演员》（微型小说）、《骨气》（微型小说）等。1966年开始文学创作。日间为商务而忙，晚上写文章。自称是一个神经分裂症的患者，在商场上是马君楚，文坛为司马攻，虽亦商亦文但经纬分明。

1987年为泰华写作人协会顾问，1988年获选为副会长，1990年为会长。甫上任便在第一次理事会中提出，把泰华写作人协会，易名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获全体理事赞成，通过。

开始创作以写散文为主，新诗为副。1987年以创曹笔名写短篇杂文，1990年写小小说。1994年出席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并发表论文——《泰华微型小说概观》。在自由发言与讨论时，答应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由泰国华文作家主办。

由泰华作协主办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1996年

在泰国曼谷召开，司马攻为大会主席。

曾为泰华作协第 5、6、8、9、10、11、12、13、14 届会长，现为泰华作协永远名誉会长、泰国潮州会馆副主席、泰国马氏宗亲总会永远名誉理事长，五福染织厂有限公司董事长、玛纳那因有限公司董事长。

饶芃子在《心灵与人性的雕塑》一文中写道：“在文学创作上，司马攻是个多面手，尤其擅长于散文，是泰华文学界著名散文作家。司马攻散文特色之一，是他对生活具有某种带着情感感受的直观把握。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常常有‘动’感，有一种曲折流转的中国艺术的‘动’。他的小小说，也同样呈现出这种特色。”在我看来，除了“动”，还有“静”，并且动静结合，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界。此乃司马攻微型小说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她在等一个人》堪称动静融为一体的佳作。四十多年前，补衫这一职业零星的在曼谷街头等待着时代的淘汰。孑然一身的补衫婶仍在石龙军路一间叫适口的小食店旁操这项行业。补衫婶的主要顾客是那些中下档层的单身汉，他们的衣服破了就拿来给补衫婶缝补。由于补衫婶的手艺甚佳，也有一些华贵的衣服，因香烟烧破，虫咬、挂裂，也送来给补衫婶修理。补衫婶的手艺精巧，收费却很公道，尤其是对一些较穷的单身汉索取的工钱更是低廉。因此，她补了三十多年衣了，并没有积累多少钱财。补衫婶，成为曼谷街头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这是小说关于补衫婶动的描述。30 多年了，每年每月每天，都是如此。一日，一位阿叔拿一条裤子来补，补衫婶约他隔天来取。当补衫

补衫补完衣服时，发觉有二千泰铢，还有一封未寄出的信。于是，补衫就在街头等阿叔。动，让我们看到了补衫生活的艰辛。静（等），则让我们看到了补衫金子般的美好心灵。最后，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物归原主。可惜，主人却不幸去逝。得知实情后，补衫毫不犹豫地从小袋中拿出一个小袋，抽出三张泰币说：“还有我的一千五百铢，一并寄给陈叔的妻儿……”补衫掩着口，咳嗽一阵便和老曾走出根发批局。这个细节可谓小说的文眼，不仅感人至深，而且将补衫身上所蕴藏着的人性与人情之美，高扬到极致，最终完成了对补衫的塑造。

司马攻在其微型小说集《演员》自序中说：“我的小说有一共同点，就是每一篇都是虚构的。有时为了耐人寻味，我写得更虚一些。”我认为，除了虚，还有实，虚与实的巧妙结合，给读者更多实实在在的人生与艺术感悟。这些，构成了司马攻微型小说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骨气》中的故事发生于日军侵华时期。当时乡中有一名叫阿土的农民，被日军抓去当挑夫。在挑木箱时摔了一跤，箱裂石现，阿土当场被几个日军刺死。阿土为人老成，勤俭拼搏，所以他的死，让人们感到惋惜。有几个热血青年伺机要为阿土报仇。阿土当时摔的那一跤，有人说是故意的，有人说是不小心跌倒的。作者写《骨气》，便指定他是故意的，并把阿土改为祖义。阿土并没有兄弟，作者给他加上一个兄长，祖仁，并把祖仁写成一个外表呆傻，贪生怕死的懦夫，但实际上他是个高勇、机智的血性汉子。他施计毒死了十几个日本军官，自己也为此殉难。作者这一“虚”，便“虚”死了十几日本军官。

虽属虚构，却大快人心。

《天外交流》，看来有点“浪漫”，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如此这般的交流、访问，随处可见。

《最后的风光》中，作者把目前社会上诸多“风光”揉合在一起，由龙大光一人去承受。

《心虚》全是虚的。作者写作此文，是由一句潮州俗话“做贼心虚”而来。主角甄正人一上场，便怀疑接近他的人都是扒手。他处处心虚，而甄正人是什么角色，作者没有正面指出，整篇小说没有一个贼字加在他身上，而读者看完小说，自然会明白甄正人是个扒手，他的太太也是个贼婆娘。

三、擅长运用生活中看似平常实则蕴含哲理的细节，来展示人物的性格悲剧与人生悲剧。

晚上十点半，宋百亿蹑足走出卧室，进入客厅，坐在沙发上，悠然自得地笑着，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宋百亿一栗，接着是欣喜的大笑，他拿起电话筒，高声地：“哈……啰”，对方也哈啰一声，继续是：“嘻嘻，嘻嘻。喂，好久没有和你通话了，你说你发了大财，又当上了大侨领了。哦，哈……你我都是一流荣誉大侨领啦……哈啰，哈哈啰。”宋百亿大声嚷着：“小姐，小姐，你的声音真甜，你我多说几句，行吗？小姐，小姐，明天我请你吃饭……”宋百亿的大儿子大明和他的妻子素妮走进客厅：“爸，这么晚了，大声叫喊，又跟谁打电话。别打了，回去睡吧。”“真开心，和老板聊聊。又有机会，哈哈……”宋大明把宋百亿拉进卧室，将门反锁，对素妮说：“爸爸的病又加重

了，明天带他去红瓦医院看医生。”小说中宋百亿乱给人打电话这个细节，一是细小，二是平淡。但是，我们却从中发现了许多问题。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语言反映一个人的思想与情感。尽管宋百亿胡言乱语，语无伦次，我们仍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感受他的所思所想。宋百亿物质上非常富有，但精神上却异常寂寞与孤独，渴望与人沟通与交流。此乃他的人生悲剧之一。宋百亿宁愿花钱与陌生人说话，也不和家人掏心窝。此乃他的人生悲剧之二。

部长在台上讲话，宋蓬听得昏昏欲睡，他的醉眼在近视镜片后入睡了。一阵掌声将他鼓醒，宋蓬机警地跟着大力鼓掌。部长很高兴，满脸笑容，继续滔滔的讲下去。宋蓬继续圆他的梦。忽然，宋蓬又听到了掌声，他急忙鼓掌，稍一定神，睁开眼，场中除了他的掌声外，并没有别人的鼓掌。啊，刚才掌声原来是他梦中的幻觉。讲话结束后，部长要接见他。宋蓬心中害怕，后悔不迭。不料却得到部长的夸奖：“好，好，刚才你为我说的那几句话鼓掌，足见你很专心听讲，同时能理解我所说的用意。那几句话是我今天讲话的中心。不错，你很不错。将你的姓名，单位写下来。就这样，你可回去了。”一个月后，宋蓬调升为西竹县副县长。《鼓掌》中的一次梦中潜意识的鼓掌，居然改变了宋蓬一生的命运。梦中鼓掌这个细节，颇费思量。它一方面讽刺了部长的不学无术道貌岸然虚伪自私任人唯亲，另一方面对宋蓬歪打正着意外惊喜大发感慨。

#### 四、语言言简意赅，精彩传神。

“那里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经常在他眼中萦绕，杨训决定重

游普吉。”(《悔》)蓝天白云与青山绿水在他眼中萦绕,让人记忆犹新。

“部长在台上讲话,宋蓬听得昏昏欲睡,他的醉眼在近视镜片后入睡了。”(《鼓掌》)醉眼在近视镜片后入睡了,一句话,就把宋蓬神态描会得惟妙惟肖。

“四爷刚到了家,三姨太穿着粉红色的薄睡袍,脸泛桃花前来伺候四爷。四爷一语不发,纳头便睡,任三姨太在他身上搔搔捏捏,也无所反应。三姨太怒了,骂道:在外假威风,家里不中用。”(《四爷的一天》)三姨太之骂,一语双关,妙哉。

“他在培育中学敲了二十多年的钟,敲白了他的两鬓,敲得满角满是皱纹。”(《敲钟的人》)由敲钟而联想到人生,这种跳跃思维既是大胆的,又是自然的。敲白了他的两鬓中的“敲”字,极为精彩传神,让人过目不忘。

由于司马攻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突出成就,2008年,司马攻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颁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27 日)



# 须教自我胸中出 切忌随人脚 后行——泰国司马攻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中国大陆作家刘醒龙说过：“文学的天敌是伪情感，将不真实转化为真实。好的作品应该是公正的、温暖的。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实现了对嫉妒、血腥、黑暗等情感的和解。”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认为微型小说的天敌是什么？好的微型小说能给社会与读者带来什么？

司马攻（以下简称司）：我不太同意，文学的真与实不是绝对的。微型小说最忌的是滥写，微型小说的天敌是其本身。我曾说：亡微型小说者，微型小说也。

陈：饶芃子在《心灵与人性的雕塑》一文中写道：“在文学创作上，司马攻是个多面手，尤其擅长于散文，是泰华文学界著名散文作家。司马攻散文特色之一，是他对生活具有某种带着情感感受的直观把握。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常常有‘动’感，有一种曲折流转的中国艺术‘动’。他的小小说，也同样呈现出这种特色。”您认为各种艺术之间有无相通之处？写散文对于您写微型小说作用与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司：散文是文学的基本功。写好散文在微型小说的表述方面，可得到简而明，跳跃而不间断之效。

陈：您微型小说语言言简意赅，精彩传神。这个特色除了与您擅长写散文有关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司：在社会上我接触的范围颇广，各阶层都有，而我的时间有限，因此，我尽力以最少的话，来表达我的意见。

陈：您在微型小说集《演员》自序中说：“我的小说有一共同点，就是每一篇都是虚构的。有时为了耐人寻味，我写得更虚一些。”我认为，除了虚，还有实，虚与实的巧妙结合，给读者更多实实在在的人生与艺术感悟。这些，构成了您微型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这实际上提出了在创作中，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司：艺术的真是集许许多多生活的真，经加减乘除，揉成我所希望达到的真。

陈：作为泰国华文作协主席，请您展望泰国华文微型小说之未来。

司：目前，泰国华文微型小说处于退潮时节。我将尽力为泰华微型小说的繁荣作出努力。具体的方法是：举行微型小说座谈会，出版微型小说集，举行有奖微型小说征文比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27 日）

# 腾飞的翅膀——日本渡边晴夫

## 论

日本（日文：日本国，前 660 年 2 月 11 日—）是位于亚洲大陆东岸外的太平洋岛国。西、北隔东海、黄海、日本海、鄂霍次克海与中国、朝鲜、俄罗斯相望，东濒太平洋。领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四个大岛和 3900 多个小岛组成。日本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期起一直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实行君主立宪政体，被称为“日出之国”。日本为单一民族国家，国内大城市主要有东京、大阪和神户等。国家领袖：明仁（平成天皇）、菅直人（内阁总理大臣）。人口数量：127,767,944 人（2009 年）。主要民族：大和民族。主要宗教：神道教、佛教。国土面积：377,835 平方里。GDP 总计：5.07 万亿美元（2009 年）。人均 GDP：42480 美元（2008 年）

渡边晴夫，男，1936 年 2 月 2 日出生于东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科毕业，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硕士毕业。担任的专职有东京都立高等学校教谕、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助教授、教授、长崎大学教授、大学院教授、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2006 年 3 月退休。然后当国学院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兼任讲师教过 3 年书，2009 年 3 月退職。现在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兼任讲师。此外、还做为非常勤讲师

担任过驹泽大学、东海大学、中央大学、新潟大学、日本大学、明海大学、明海大学大学院、二松学舍大学大学院的中国语、中国语学、文学、中国文学、日中比较文学、日中比较文化讲座。主要著作有《超短篇小说序论——中国的微型小说与日本的掌篇、Shortshort》（专著、白帝社、2000 年）、《日中微型小说比较研究论集》（专著、DTP 出版、2006 年）、《微型小说：发展与交流》（专著、2B 企划、2008 年）、《百字小说》（合著、白帝社、1995 年）、《中国的短小说》（合著、朝日出版社、1997 年）、《令人感动的短小说十选》（合著、同学社、2006 年）、《孙犁文选》（专著、DTP 出版、1999 年）、《孙犁读本》（专著、DTP 出版社、2005 年）等。2008 年，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颁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2011 年 5 月，在中国第 4 届小小说节上，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奖词：“渡边晴夫先生长期从事中日两国的小小说比较研究，曾将 300 多篇中国小小说和一部小小说理论著作译为日文介绍给日本读者。他选编的《中国的短小说》，成为日本大学教材。撰写的《超短篇小说序论》、《日中微型小说比较研究论集》出有日文版和中文版，从世界范围内总结小小说文体系统的创作理论，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比较分析日本的菊池宽和中国的郭沫若、1950 年代的日本的星新一和中国 1958 年的‘小小说热潮’、1980 年日本小小说的低潮和中国小小说的高潮，翔实的史料，有力的论证，叙写了一部‘中日两国现当代小小说发展简史’。他的比较研究学养深厚，功力扎实，在海内外形成了深远影响。他多年来一直坚持出席世界华文文

学会议和小小说会议，搭建起了一座中日小小说交流的桥梁，对华文小小说在海外的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佛山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姚朝文在《渡边晴夫：杰出的中日超短篇小说比较研究者》一文中指出：“渡边晴夫教授长期从事于中日现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尤其在中日超短篇小说发展沿革及文章选讲方面造诣杰出，近 20 年来一直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界所称道。他在中日超短篇小说比较研究领域里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四个方面：一、中日超短篇小说比较研究，学养深厚、功底扎实。二、将中国当代微篇小说翻译成日文，扩大了中国微篇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三、积极参加世界华文文学国际会议，是华人文学界中引人瞩目的‘外国人’。四、研究成果享誉东南亚和中国两岸三地。”

我完全同意姚朝文对渡边晴夫的评价。

在我看来，渡边晴夫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渡边晴夫是世界上从事微型小说比较研究第一人。

这是他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一大突出贡献。渡边晴夫从事微型小说比较研究，不仅是方法论的创新，更为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作家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写作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比较文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在国外已有 100 多年历史。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蓬勃发展，因而被认为是新型学科。这是一门以人文关怀为宗旨，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手段，通过全球文学的交流、沟通、对话、互溶、互补、共建来谋求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为传播新的人文精神和建设人类的多元化而

铺路架桥，从而为实现尊重、理解、宽容、和谐的合理化社会作出贡献的科学。其核心和真谛在于把文学作为人类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和社会实践方式来传播人文精神，提高全人类素质，是具有深刻理念的人文社会科学。

“对中国的微型小说作品，渡边晴夫教授评价很高，他认为日本、香港的微型小说作品讲究写作技巧，比较注意迎合读者的口味，而中国大陆的微型小说有不少是现实主义的，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对普通百姓的关注，这是中国大陆微型小说作家的长处。他还认为中国大陆微型小说作品的题材多种多样，写作手法多种多样。他对中国微型小说文坛存在‘微型小说创作专业户’现象特别感兴趣，认为是各国华文界独有的文学现象，他正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准备对中国几位有影响的微型小说创作专业户进行专门研究，以便撰写论文与作家论。”

我曾问渡边晴夫教授近年有何研究计划与写作计划？他告知：目前他有好几个选题，如《论孙犁的云斋小说》、《论王蒙的精短小说》等，已撰写了多篇论文。他还翻译、主编了一本《中国古今微型小说作品选》，正在联系出版。

渡边晴夫教授有一个心愿：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日本读者了解、喜欢中国的微型小说作品，使他们借此了解中国，热爱中国。

1996年，渡边晴夫教授主编了《中国的短小说》，收录了刘心武、许行、刘连群、凌鼎年、沈祖连、航鹰、张记书、周克芹、孙方友、邵宝健等10位作家的作品，配发了作者简介，作为日本大学的中级汉语教材，1997年3月在日本朝日出版社出版。2005年，渡边晴夫

教授又与中央大学的大川完三郎教授合作主编了《令人感动的微型小说十选》，共选了台湾的爱亚，大陆的袁炳发、于永昌、程圆圆、刘立勤、凌鼎年、吴若增、梁晓声、陈慧君、马宝山等 10 位作家的作品，也是作为日本大学的中级汉语教材，2006 年 2 月，在日本东京同学社出版。这是中国作协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著名微型小说作家凌鼎年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专家渡边晴夫教授》一文中所说，极为中肯与精辟。

交流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繁荣。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只有多交流，才能多发展；只有多发展，才能更繁荣。

渡边晴夫从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比较研究，把文学作为人类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和社会实践方式来传播人文精神，提高全人类素质，功莫大焉。

二、选择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作家作为比较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意义，起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示范作用。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走过了 5000 年的文明历程。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共同开拓了幅员辽阔的国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了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一部厚重的中国史，就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并共同缔造统一国家的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1979—2009 年），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 9.8%，2009 年中国 GDP 为 49868 亿美元，居世界第三。2010 年上半年中国 GDP 已超过日本，现居世界第二。中国人口占据

世界人口数目的第一位，约十三亿三千二百四十六万人（2009 年 8 月）。

中华民族的文学，是以汉民族文学为主干部分的各民族文学的共同体。中国文学有数千年悠久历史，以特殊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构成了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的审美理想，有自己的起支配作用的思想文化传统和理论批判体系。它以优秀的历史、多样的形式、众多的作家、丰富的作品、独特的风格、鲜明的个性、诱人的魅力而成为世界文学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屈原、司马迁、陶潜、韩愈、李白、白居易、杜甫、苏轼、关汉卿、汤显祖、曹雪芹、张问陶、鲁迅、老舍、沈从文、徐志摩、巴金、茅盾、钱钟书、吴承恩、孔子等中国文学家在世界较有影响。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心，在中国。

“粗略统计一下，大约有八九十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一度以微型小说创作为主，出版过微型小说集子；至于各省的作家协会会员，写微型小说的应该不下五六百人；市一级会中的微型小说作家就多了去了。”（凌鼎年《中国微型小说备望录》）凌鼎年的这段话，印证了我的观点。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微型小说作家数量不及中国，却出现二位世界级作家川端康成和星新一。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著名小说家，写了大量微型小说。1899 年 6 月 14 日生于大阪，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雪国》、《千只鹤》等。196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72 年 4 月 16 日在工作室自杀身亡。已有多部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



如果抛弃政治去审视川端康成的作品，那种深刻的日式物哀之美，以及他在东西方文学调试上所做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在探索美的漫长道路上川端先生是无愧的先驱与大师。

星新一（1926—1997），日本现代科幻小说作家，以微型小说著名，作品最大特点是构思巧妙。在公司濒临破产之际，星新一那种暗淡忧郁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虽然星新一并非彻底的悲观消极的厌世主义者，但坎坷多艰的经历却使他具备了一种对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敏锐的洞察力，写出了许多异彩纷呈、从各个角度反映社会现实的微型小说。其作品收在《星新一作品全集》中。

星新一的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中日两国无论经济还是文学，在世界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选择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作家作为比较研究对象，既具有典型意义，又有说服力，能够起到了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示范作用。

三、评论价值主要体现在《超短篇小说序论》一书中。

中国佛山大学文学与艺术学院教授姚朝文在《中日微型小说研究的里程碑——渡边晴夫教授〈超短篇小说序论〉中文版序》中，对《超短篇小说序论》给予高度评价：“《超短篇小说序论》的首要价值在于，填补了中外关于微型小说演变发展史，尤其是中国的微型小说（别称有小小说、极短篇等 28 种）和日本国的超短编小说（亦称掌篇小说等）文体发展史的空白。《超短篇小说序论》的价值还在于，为中日两国对微型小说这种创作现象的研究，由文体意识上升为一种‘学科’的意识，并为小说学科的一个子门类的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史有论、史

论合一，扎实严密、自成体系的学理化论证。这是难能可贵的！《超短篇小说序论》的价值也在于，跨语言、跨国别的文学研究常常能产生单一语言环境、单一国度的文学研究意想不到的入思角度和新颖别致的观点。”

除姚朝文所说外，我认为还有以下特点：

1.一方面观点独特新颖，另一方面带有史的性质，让读者从中了解与掌握了许多微型小说发展的经历与过程。超短篇的定义，不仅自圆其说，而且与中国鲁迅文学奖的评奖名称比较接近。第五届中国鲁迅文学奖，将微型小说纳入短篇小说的范畴参评。

2.中日两国微型小说都经历了三起三落，对这种有趣的现象展开研究本身就展示了渡边晴夫独到的眼光和与众不同之处。

中国近现代史上，大约与日本相同时代，也有过三次兴衰。这可谓一个有趣的现象。微型小说研究者刘海涛称之为“三起三落”。

“梳理一下中国从‘五四’以来的微型小说发展历史，一条三起三落的马鞍形艺术轨迹十分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最初的‘起’是指从鲁迅的《一件小事》发表的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开始的五四时期。其间作品有郭沫若的《他》、谢冰心的《三年》、刘半农的《饥》、许地山的《补破衣的老妇人》等。但是，当时的微型小说作者的大部分都是用短篇小说的构思方法来写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化’的弊病明显地存在于当时的微型小说创作中，因而，五四时期的微型小说创作终未成大气候，它好像刚刚冒了一个头，就走进了短篇小说里面去了。第二次是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当时，随着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

为了响应文艺大众化的提议，出现了‘墙头小说’。墙头小说是日本‘壁小说’的中文翻译，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第三次兴起是在五十年代末，即大跃进运动开始时期。因为需要有短的、启蒙性作品来配合运动的深入，于是小小说开始被提倡，一九五八年初开始，各地的文学杂志《萌芽》、《作品》、《文艺月报》、《北方》、《长江文艺》等都刊登了大量作品。著名作家，如老舍、巴金也都发表过小小说，不过大多数作者都是初次写小说的一般大众(工农兵)。”

渡边晴夫从事微型小说比较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是渡边晴夫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所作出的突出贡献，必将载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史册。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希望——日 本渡边晴夫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多年来从事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作家比较研究。您认为两国微型小说作家相同点和不同点，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渡边晴夫（担任的专职有东京都立高等学校教谕、名古屋外国语大学助教授、教授、长崎大学教授、大学院教授、国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以下简称渡）：中国拥有很多专门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所谓“微型小说专业户”，这是中国特有的情况，日本没有。日本专门写微型小说的作家只有一个，就是星新一。除了他以外比较多写微型小说的著名作家有川端康成，吉行淳之介，三浦哲郎、阿刀田高、筒井康隆、小松左京、眉村卓、结城昌治、山口瞳、森瑶子、赤川次郎等，可是这些作家以写很多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而得了名气，不能说是微型小说作家。中国著名作家中最多写微型小说的是刘心武，其次是王蒙，可是其他作家不多写微型小说。

陈：您认为经典之作与精品是否属同一概念？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中，哪些作品属于经典之作？哪些作品属于精品？

渡：我认为这两者属于同一概念，可是有些区别。精品是做为微型小说完整的、让人思考的作品，而经典之作是精品中的代表一个国

家、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作品。我以为白小易《客厅里的爆炸》、许行《立正》、凌鼎年《再年轻一次》、邵宝健《永远的门》、孙方友《捉鳖大王》、刘连群《人到老年》等作品都属于精品。我认为经典之作的是台湾陈启佑《永远的蝴蝶》、香港刘以鬯《打错了》、日本川端康成《殉情》、星新一《喂，出来！》等作品。

陈：我在一篇评论中写道：“精品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此观点得到了中国著名微型小说作家、《客厅里的爆炸》作者白小易和评论家李利君的赞赏。也有作者认为，精品可遇不可求。您认为精品是怎样产生的？

渡：我同意“精品是写出来的”这个观点。我自己没有创作过微型小说，我没有掌握创作的奥秘，可是我认为奥佛法斯特微型小说的三个要素即构思新颖、情节完整、结尾惊奇，很重要。

陈：在中国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比中，有 24 部微型小说集，包括我评论集《声音》在内的 2 部评论集参评。虽然最终未能获奖，但参评本身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微型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的实力与风采。您认为中国微型小说作家和评论家，离鲁迅文学奖还有多远？哪些中国微型小说作家和评论家有望问鼎鲁迅文学奖？

渡：我不大熟悉鲁迅文学奖。很难说。

陈：目前，中日两国从事微型小说评论的人呈上升趋势，评论视野与影响愈来愈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您是否打算从事两国微型小说评论家比较研究？推而广之，您是否还将从事中泰、中新、中马等国之间微型小说评论家比较研究？

渡：日本从事微型小说评论的人很少，可以说几乎没有。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我现在不打算从事日中两国微型小说评论家比较研究。

陈：中国小小说作家网研讨专区首席版主萧江采访时问我：“您认为优秀小小说应该具备那些特质？”我回答：“一是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二是刻画了感人至深的人物。三是留下诸多艺术空白。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是作品写得太饱满。他是针对长篇小说而言的。在我看来，小小说更存在太饱满的问题。汪曾祺说过：‘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此言善哉。我认为，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人们在阅读小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这足以说明，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您认为优秀微型小说应该具备那些特质？

渡：我认为优秀的微型小说应该具备独特的构思，日本的微型小说大师星新一最重视构思新颖。我觉得艺术空白很重要，我前些年论及过艺术空白的重要性。请看一看我的论文。

陈：您在《超短篇小说序论》之后记中说：“我所关心的主要是此文学形式在中日两国的发展、展开及相互交流状况，因此重心始终围绕体裁相关内容，并没有就具体作品作过多分析。”从您的这句话中，我们得知您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作家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很想知道，在您有生之年，是否准备从微观上对中日两国微

型小说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渡：我现在准备写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作家论。我当然也很想从微观上对中日微型小说作品与作家进行比较研究。

陈：诺贝尔奖评奖规则规定，参评作品很多都必须译成瑞典文。而评委中能把中文翻译成瑞典文的，只有汉学家马悦然一人。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不缺好小说，可屡屡无缘诺贝尔奖，是翻译水平差。也有人认为，中国作家的作品写得太饱满。您是否同意上述观点？您认为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哪位中国作家最有希望获诺贝尔奖？

渡：日本作家中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据说他们作品的英译和法译文本很好。井上靖，三岛由纪夫也当过候选作家。是否获得诺贝尔奖有可能与翻译水平有关。瑞典的马悦然将曹乃谦《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温家窑风景》翻译成瑞典文，认为曹乃谦的文学艺术成就非常高。汪曾祺曾对他的作品给了很高的评价。从这样的条件看曹乃谦很有希望获得。我也觉得他的作品很有意思，好是好，可是他发表的作品还不多，著作只有四、五本。我看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还是王蒙和莫言。

陈：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如何总体评价中国当代文学？

渡：我完全不同意顾彬的观点。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琳琅满目，新时期以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很多优秀的作品。我看中国当代文学很有希望。

陈：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您荣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向您表示祝贺，请发表获奖感言。

渡：在我向往已久的小小说基地郑州获得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让我不胜感慨，在此，我想回顾一下我是如何开始研究小小说的。

中国当代小小说（微型小说、超短篇小说）和我的关系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日本专卖中文书的书店里发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型小说选》。作为一个教汉语和中国文学的大学老师，我觉得这样篇幅短小、语言生动、内容有趣的作品，对处于汉语学习中级阶段的学生来说，是非常合适的教材。从那以后，我开始搜寻微型小说作品集，一本又一本地读下去，感到这种短篇小说的故事内容、写作方法都很有意思；于是，我开始研究这种文体的特征和历史，包括它在日本的发展情况。1986年，写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微型小说的论文《微型小说序论》，发表在《驹泽大学外国语部论集》上。在比较研究中国和日本的小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种种有趣的史实。1920年，当时正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留学学医的郭沫若，读了日本作家菊池宽发表的评论《短篇之极》后，受到启发，写下了他的第一篇小说《他》。1931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阵营的杂志《战旗》，提倡壁小说（即墙头小说）的写作，小林多喜二率先写了评论，阐明墙头小说的意义及其文体特征，同时还写下了不少优秀的墙头小说作品。壁小说传到中国，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作家曾经尝试过写作这种形式的作品。关于日中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中国作家孙



犁在 1940 年写的《关于墙头小说》一文中，有过明确的说明。

1994 年，在新加坡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我将上述两个史实写在一篇题为《现当代中日两国微型小说交流的一端》的论文里发表了。1996 年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当代日中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及其特色》的文章，揭示了自五十年代末期以来，日中两国微型小说的发展轨迹以及各自特色。

从那以后，我在写了不少有关小小说论文的同时，也将二百多篇中国当代的微型小说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了日本的种种杂志上。从 2001 年到 2003 年，我在《日中友好新闻》（旬刊）上，开辟了《从小小说看中国》的专栏，介绍了 90 多篇中国当代的微型小说，颇受读者欢迎。

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为中国小小说的魅力所吸引，相信今后也仍将会坚持这一方面的研究和翻译工作。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浓重的现实情怀——印尼袁霓

## 论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印度尼西亚语：Republik Indonesia），简称 印度尼西亚或印尼，为东南亚国家之一；由上万个岛屿组成，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疆域横跨亚洲及大洋洲，别称“千岛之国”。2.15 亿（世界银行数据），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有 100 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 47%，巽他族 14%，马都拉族 7%，印尼华人 5%。民族语言 200 多种，通用印尼语。印尼无国教，但规定一定要信仰宗教不然视为共产党（共产主义及其相关活动在印尼为非法），约 87%的人口信奉伊斯兰教，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6.1%的人口信奉基督教新教，3.6%信奉天主教，其余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物教等。

印尼华文文坛在阴云散去之后，很快出现了微型小说的创作热潮。这一方面反映了华文作家们对维系他们精神命脉的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吐露了他们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印尼现实生活的种种认识、剖析和反思。其作品不但具有贴近社会反映现实的正确的思想倾向，而且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微型小说一样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2005 年 12 月上旬，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印度尼西亚万隆隆重召开。来自世界 17 个国家与地区的 91 位海外代表与印尼

本国代表共两百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研讨会安排了五场讨论，分别就微型小说的优势，弱处及对策；各国微型小说的走向、比较；微型小说如何与时代接轨；微型小说的创作技巧、诗化韵味；微型小说的魅力、品牌；海外英语读者对中国微型小说的评价；以及对微型小说作家创作的个案分析研究等，进行了畅所欲言的研讨，并展开了争鸣与交锋。会议期间，还召开了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第2届理事扩大会，十四个国家与地区的25位作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上改选产生了新的理事会，选举黄孟文（新加坡）为会长，凌鼎年（中国大陆）为秘书长。

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对印尼华文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种激励。

袁霓，女，原名叶丽珍，祖籍广东梅县松口。出生于印尼雅加达。1966年就读华校小学五年级时，苏哈多新秩序政权封闭全国华校而失学，靠补习与自修打下华文基础，后参加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获学士学位。

1972年开始投稿，发表在《印度尼西亚日报》。作品曾在新加坡、菲律宾、泰国、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美国、加拿大之报刊杂志发表。

著有短篇小说集《花梦》，散文集《袁霓文集》，双语诗集《男人是一幅画》、诗合集《三人行》，作品并收录在《印华短篇小说集》、《印华散文集》、《印华微型小说集》、《印华微型小说集II》、《面具》、《做脸》、《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香港文学小说选》、《华语文

学 2005》、《华语文学 2006》等合集中。

现为印华写作者协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印尼梅州会馆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副秘书长，印尼客属联谊总会秘书长，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委会副主席，厦门大学印尼校友会副理事长。

马峰在《谈印华作家袁霓的微型小说创作——〈失落的锁钥圈〉赏析》一文中写道：“袁霓的小说创作情理兼备，爱情、社会、亲情交响协奏，情中寓理，理中含情。既有个人心路历程的内在透视，又有关心人情百态、社会疾苦的向外视野。她具有浓重的现实情怀，不仅观照华人生存状态及心理，也对印尼社会现实、族群和谐以及下层小人物进行审视。她对小说的语言及形式要求严谨，自然流畅的叙事中略显沉重，细腻含蓄的语言中凸现质朴，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蕴蓄深刻”

在我看来，袁霓微型小说特点有二：

一、巧用道具，抒写了一种浓浓的人间真情与真爱，令人感动不已。

《半包瓜子》中的她为了一份几十年的友情，宁愿离队不去旅游而选择去医院看望他。她终于找到他了，坐在靠窗的病床上，正在吃着瓜子，他的妻子陪着他。这一小小的病房里摆了三张病床，包括他一共有三个病人，其他两个都是病重的老人，躺着吊盐水。他看着她，眼底的那种专注仍然让她觉得有一种歉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他很高兴地问。“你家人告诉我的。刚好有事来广州，顺便看

看你。”她一边回答一边看他的脸，他的气色并不好，皮肤因化疗而像烧灼般地焦皱，发黄而没有弹性，她不敢多问，他家里人交待过，他本身不知道得了绝症……。她打开皮箱，整理着行李，发现了那半包瓜子，不由自主地抓起一把吃起来，老公在旁看到，问她怎么会有半包的瓜子？她把原由说了，老公骂道：“病人的东西还要吃！”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吃着瓜子，几十年来，这个好朋友一直在默默付出，从爱情慢慢升华为真挚的友情，几十年来关心她，始终如一。而她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来不知道珍惜。现在，把他最后送的瓜子全部吃完，当作接受他的感情吧。不能接受爱情，友情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看到，半包瓜子作为道具，既见证了她与他之间纯真无邪的友情，又起到了刻画人物，展开故事情节，提升主题的作用。我觉得，如果写她不吃半包瓜子，而是将它永久收藏起来，艺术效果会更佳。

《10:10》中的他和她，工作上 is 合作伙伴，私下也很谈得来。于是他们相约：每天上午 10:10，他给她打一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样，10 点 10 分就成了他与她的电话约会。每一天，她在这个时间就心跳加速，像初恋的少女般等待着情人的电话。实际上，他们谈的只是生活的话题、工作的话题，偶尔，他会说一说他的烦恼、商场的奸诈，却从来没谈过各自的家庭。因为有这个电话约会，她忽然觉得生活变得充实，每一天都充满期待。而他呢？也重视着这个承诺，不管他在那里，在做些什么，10:10 一到，他一定会拨一个电话给她，哪怕只是一声轻响，她看到手机上的号码，就知道他打过电话，一整天就踏实了。有一天，10:10 分，电话铃声大响，她心跳加速，迅速拿

起电话，另一端却没有声音，她哈啰了几声，仍然没有声音。她轻轻地放下电话，有一点惆怅。他们有一个约定，电话响了，他没有说话，表示他在忙或不方便。最后她才知，是他在飞机失事前给她打的一个电话。这最后一个电话，虽然没有接通，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电话作为道具，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啊！

《猎物》中的阿布作为人，既是猎物，更是道具。忽然一阵劲风吹袭，月亮躲进云层里去，四周暗下来，他有一点躁动，她赶紧安抚似地抱紧他。就在这时，凭他的专业训练，他听到了身后有很轻但整齐划一脚步声，他挣扎着想要推开她，但她的拥抱却更紧。“不要动！”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一个硬硬的物体抵在他的太阳穴上，她放开了他。他凝神一看，周围围了一圈人，每个人手中的枪都对准着他。“你害我，丽娜，你害我……”他不置信地喊。在心爱的人，与祖国之间，在小爱与大爱之间，丽娜作出了正确而明智的选择。阿布作为道具，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既给人新颖之感，又让人若有所思。

二、比喻新颖独特，形容词用得鲜活生动，给人美的艺术感觉与遐想。

“他吸著烟，烟头快要烧到嘴唇了，他还是浑然不觉。刚刚仔细而用心地读著报纸上的新闻，现在，脑里正千军万马，想著一个他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烟头烧到嘴唇了，他一痛，才把心拉回来。”（《X+Y的计划》）“脑里正千军万马，把心拉回来”，两个比喻极为传神。

“天空很蓝，阳光很晒，有风在轻轻吹，稻田上的稻穗随着微风

轻轻摇曳，她坐在她的茅草屋前面的木椅上，面对着满地绿油油的稻田发呆，阳光射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深深的皱纹镶嵌着她一生的哀怆。阳光射在她的脸上，深叠的皱纹衬着她呆涩的眼神，不知她在思索什么？也可能什么也没有想。阳光透过她深棕色的皮肤裹着的瘦骨如材的身子，射到她家徒四壁的茅屋里。”（《上报》）“深深的皱纹镶嵌着她一生的哀怆”这句话尤为出彩，令人过目不忘。

“山脚下的茂物雨城，黑夜里亮起了万家灯火，黑暗的天地，因了那一盏一盏的灯火，让人感觉黑暗中隐藏着希望和光明；他和她坐在本哲山头，俯视远处山脚下的景观，一家灯火、一屋温暖，所有的风风雨雨，都被挡在了门外，那一盏一盏的灯火，隐藏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猎物》）“所有的风风雨雨，都被挡在了门外”，这个比喻很贴切，“挡”字用得好。那一盏一盏的灯火，隐藏着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隐藏”比喻新奇，耐人寻味。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0 日）

# 美就是星光一闪的瞬间——印 尼袁霓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10:10》将异性之间纯洁的友爱描绘得淋漓尽致，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请您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袁霓（印华写作者协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以下简称袁）：我有一个顾客，死于空难，他原本并不乘坐这架发生空难的飞机，而是在家人不知道的情况下，飞往另一个城市，当飞机爆炸，全部乘客蒙难，家人才从媒体报道中得知他乘坐这架飞机，前往一个他们想象不到他为什么要去的城市。疑惑这件事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另一个故事，是我男女双方都认识的朋友的故事，他们双方都已经有家室，可是，他们深深相爱，男的承诺，不管多忙，他都会在约定的时间里，给她打一个电话，就算没有时间讲话，他也会打一个电话问候，一直到男的去世，走的那一天，我的那位女朋友，还是接到了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号码就是那个男人的。他们之间没有去破坏双方的家庭，他们纯洁的爱情也感动我。

写这篇小说的时候，刚好印尼有一架飞机也坠海沉落，因此就把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反观目前因为出现第三者而破坏家庭和谐的故事比比皆是，他们的爱情，虽然我并不认可，却觉得是“不食人间烟



火”般唯美。

陈：印尼华文文坛在阴云散去之后，很快出现了微型小说的创作热潮。这一方面反映了华文作家们对维系他们精神命脉的中华文化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也吐露了他们对自己身处其中的印尼现实生活的种种认识、剖析和反思。其作品不但具有贴近社会反映现实的正确的思想倾向，而且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微型小说一样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我们期待印尼华文作家更多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华文作家的交流与联系，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袁：目前，印尼的华文作家，年纪都在 50 岁以上，最年轻的也已经 40 多岁。新一代还没有上来，文化薪火的传承问题还是让人忧虑的。

让人高兴的是，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孔子学院在印尼设立了好几家，印尼全国各地学校都设有华文课，华文的运用越来越普遍；印尼的十多家华文报刊、杂志都设有副刊，并有学生园地，让学生们投稿。我们期待着 10 年或 20 年之后会有接班人。不但是微型小说，也希望各种文体都可以蓬勃发展。

我们非常明白，三十多年对中文读物的封闭，使我们目前的写作水平无法跟上其他国家。为了提高我们的水平，我们定期举办研讨会，举办过的有散文研讨，短篇小说研讨，诗歌研讨，微型小说研讨。我们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文学交流，互相切磋，能提升我们的文学素质，缩短我们已拉下一截的距离。

当然，要复兴和重建印华文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辉煌，以

及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传统习俗和精神文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也许要用整代人的努力，却是目前我们正在积极与努力做的事。

陈：作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请您展望一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之前景。

袁：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我们需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完成每一项工作，每个人都在要求精简，快速。在忙碌的工作中，微型小说适合当前的社会，对于读者来说，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看完一篇故事，并从中去思索它的含义。对于作者来说，篇幅短，不必花很多时间去完成一篇作品，但因为短，需要构思，需要酝酿，酝酿成熟的作品就会像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对于作者来说，是一个挑战。每一个微型小说作家，都希望可以创作出能够成为经典的作品。

通过阅读世界各地的微型小说作品，我们在极短的时间里就可以窥探各地的人情风俗，文化背景。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份收获。我相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会越来越蓬勃，越来越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0 日）

# 心态的存档——新加坡希尼尔

## 论

希尼尔，男，1957 年出生于加冷河畔，祖籍广东揭阳，原名谢惠平。曾获得新加坡书籍发展理事会颁发的书籍奖（1990—1992）及新加坡文学奖（2008），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颁发的国家文化奖（2008），泰国王室颁发的东南亚文学奖（2009）等。著有诗集《绑架岁月》，《轻信莫疑》及《希尼尔短诗选》，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及《认真面具》，编有《新加坡当代华文小说选》。现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

一、巧用道具，展开情节，刻画人物，提升主题。

《退刀记》中的刀作为道具，寓意非常深刻。南京大屠杀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陷中国的南京之后，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 6 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在大屠杀中有 20 万以上至 30 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而日本学者则众说纷纭，但有部分人却试图抹杀事实。《退刀记》将刀当作道具，揭示了一个重大而永恒的主题：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同样是道具，《宝剑生锈》的宝剑，呈现的则是另外一番风景：

三十年前演戏用的宝剑，三十年后却被主人无情地扔到垃圾堆里，剑锋已锈蚀多时。当年宝剑被人重用与现在宝剑被人抛弃，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读者由物想到人，又由人想到物，会发出诸多人生与艺术感悟与感慨。

“为了不让他老人家远在他乡会感到寂寞无聊，我刻意为他选购了一间朝南并且能够欣赏到大自然景色的寓所，楼面也不会太高——我知道他老人家患有轻度的惧高症。就在岳父的骨灰移民天国的那个清明，他的旧居有一只只嚣张的推土机，正横冲直撞狠狠地吼叫着！——铲平了他老人家的宁静墓园，建起我们追逐的彩虹家园。”

这是《移民》中的精彩片段。通常情况下，移民是活着的人迁徙，可是，小说《移民》却写迁移岳父的骨灰。这里，骨灰作为道具，独具匠心与众不同，揭示了岳父悲剧人生与悲惨命运，令人感慨万千思索不已。

二、在文体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颠覆传统的前卫精神与创意令人侧目。

希尼尔进行了多种文体尝试：有“问卷调查式”（《新春抽奖》）；有旁观者描述式（《所谓苍鹭，在水何方？》）；有场景式（《太原王氏后人寻墓札记》）；有语录式（《猫语录》）；有会议文件式（《让我们一起除去老祖宗！》）；有书信式（《关于鼠族聚居吊桥小贩中心的几点澄清》）；有采访报道式（《其实你不懂我的伤！》）；有讣告式（《变迁》）；有“调查报告式”（《姻亲关系演变初探》）；有备忘录式（《关于“春”的几种传说》）等等。

### 三、语言鲜活，动词妙用。

“我们都跌入往事的深渊里。我顿时从回忆的边缘爬回来。”（《一件小事》）——“跌入”二字很生动形象。“爬”字相当传神，将思绪缓慢之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令人拍案叫绝。

“夕阳刚好落在公园的一角，那一片云彩的绮丽仍掩盖不了草木的翠绿；诺大的公园，游人三两，也有在做夕阳浴的。”（《海得公园的某个黄昏》）——“落”字极妙，一个字，仿佛一幅画，让人置身其中，产生身临其境之感。

“在摆放灰瓮的石柱前，有一老妇人，以一种宽怀的姿态侧卧着；良久，不动，似乎有此生不渝的回忆一再萦绕这片可以被纵容的大地，以及继续带有伤痕的心。我忖度——而浩原不一定能了解，她老人家正要赶上明早一场追悼五十载冤魂的春祭。”（《认真面具》）——“侧卧”二字，把老妇人矛盾复杂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回忆一再萦绕这片可以被纵容的大地”这句话，比喻新颖独特，令人回味无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少时的课本如是说。数个月后，忽然听说克里斯多夫的那颗肿瘤‘重出江湖’，而且转化为恶性瘤。”（《克里斯多夫瘤》）——“重出江湖”形容发现肿瘤，用得活。

“我们赞成用支票去探望那仍被称为阿爸的老人。至于安排下一次探访的时间，由于太忙，就等另一只患糖尿病的那只脚被锯掉后再说吧！”（《之乎者也》）——“就等另一只患糖尿病的那只脚被锯掉后再说吧”这句话，让人在忍俊不禁中获得启示。

“‘是啊！人生如浮云，生死无常。’老人回应的口气，像似能活

到此时，此段余生已是一种红利。”（《运气》）——红利形容老人的余生，非常出彩。

希尼尔在其作品集《后记》说：“本土文学的创作与其说是一种艺术表现，毋宁是一种心态的存档。多年以后，当流失与流落开始在历史的浅滩浮现时，我们庆幸还有一些足（祖）迹可寻。”的确如希尼尔所言，他的小说集中反映了迅速变化的社会面貌以及生活在这大地上广大民众的心灵触动与互动，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成长于这个岛屿关怀与反思。希尼尔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 日）

# 超越一座山——新加坡希尼尔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黄孟文在《新加坡的微型小说（1）》一文中，对新加坡微型小说作家有一段概括叙述：“《赤道边缘的珍珠》收集了新加坡二十九位作家的七十三篇作品。这二十九位作家，根据该书的排列次序，是：黄孟文、周粲、南子、张挥、林高、长谣、林锦、希尼尔、怀鹰、范北羚、洪笛、青青草、孟紫、尤今、张曦娜、谢裕民、梅筠、董农政、方然、林昉、艾禺、贺兰宁、洪生、君盈绿、卡夫、彭飞、谢清、田流和陈彦。这本书很完整，也似乎是目前坊间较具有代表性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集》。”因此可以说，新加坡是海外国家中，华文微型小说作家多，作品多，影响大的国家，是海外微型小说创作的重要基地。此外，以《小站歌声》、《天上有一只鹰》闻名中外的修祥明加盟，更使新加坡微型小说如虎添翼。您认为，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繁荣的内因与外因是什么？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总体艺术特征体现在哪些方面？

希尼尔（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以下简称希）：

1990 年出版的《赤道边缘的珍珠》是上个世纪在中国出版深具

代表性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集；于同一时期在新加坡出版、由彭飞主编《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89），是另一本编选较严谨、作品水平高的选集。跨入 21 世纪，有两本选集，即董农政主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2003），及林高主编《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2005），网罗了老中青三代的作者群，值得研究者关注。两本选集收录的作者当中有 15 位曾出现在《赤道边缘的珍珠》里，即：黄孟文、周粲、南子、张挥、林高、林锦、希尼尔、怀鹰、尤今、谢裕民、梅筠、董农政、彭飞、艾禺、君盈绿；另外有 25 位新的作者涌现。

（以一个创作者的角度来观察）新加坡华文文学从二十世纪 50—80 年代，历经政治的关切（反黄、反殖）、文学主义的关注（写实与现代的论争）；面临经济的转型（从转口贸易、工业化到发展制造业）、教育与语言环境的变革。——在 80 年代以后的城市化过程中，华文作家似乎找到了一个适合他们书写的新兴文体：微型小说。精、速、简、短等元素让从事不同文体的作者都以微型小说为“造剑地”，随应的是相关微型小说作品与论述的切磋，而不像过去那种不同派别的负面论争。由 80 年代初的“待垦地”到 1992 年创刊的海外第一本期刊《微型小说》季刊的出版，是这一文体发展的里程碑，作家与读者在急速的城市生活中找到了一片迅速搭建的人文景观。概括来说，作品内容反映了城市化、社会变迁、对母族文化被边缘化的无声呐喊等，叙述手法深具“热带海洋性岛屿”的特征与色彩。

陈：您在文体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其颠覆传统的前卫精神与创意令人侧目。在写作中，您是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



之间关系的？

希：市面上智慧型的手机琳琅满目，唯 Apple 的 iPhone 一枝独秀，必有其“卖点”；文学作品如商品，前卫、创意、创新都是关键词，先继承传统再颠覆才是正道。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就如酒与容器的互补而不预先给予局限，酒品依然是重点。

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您小说语言很有特色，尤其是在遣词造句上颇见功力。您在《关心小小说》一文中说：“小小说可借诗的语言去叙述人物，交代情节，设计场景，既避免了烦琐累赘的文字消耗，又丰富了小小说的内涵与张力。诗人写诗需从穷研文字与把玩语言的特征开始，小小说亦不例外。”在生活中，您是如何收集与积累语言的？在写作中，又是如何选择与运用语言的？

希：“敬惜纸字”是我创作潜意识里的一种态度，总觉得“烦琐累赘的文字”不仅是一种“消耗”，也是对读者的一种“语言暴力”。读诗与写诗是我的最爱，小小说其实具有“诗”的特征，至少在篇幅呈现与语言的精炼度上。我们无法历经所有的人生百态，不过，实际生活中的体验，都是提炼创作素材及语境的途径，另一渠道是报章（及网络）的社会新闻的报道，不过，在资讯爆炸的年代，筛选资料是必要的。

陈：钦鸿先生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2004），虽属“微型”，工程却是“重大”。从不同国家的 92 位华文女作家作品中选出二百多篇集成一册，对读者对作者都算是献上了一份厚礼。这部书中，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两国就有三十来位女作家的作品当选！再

加上台、港、澳三大重镇和世界各地的华文女作家，就组成一支劲旅。

您认为新加坡华文女作家异军突起的原因何在？给我们那些启迪？

希：有 17 位新加坡的女作家入选此本选集，我只能当做是一种“现象”吧！岛国的文学创作圈里，并不强调作家的性别，只注重作品质量的呈现。做为一个城市国家，妇女参与社会活动及做出贡献，相对于其他地区，占了较大的比例与优势；这些入选的女作家多数是中产阶级及知识份子，活跃于文化、教育界；我观察到的，不仅仅是她们各自给这浮岛（及世界）华文文学添增了瑰宝，同时，在置身于大中华文化圈四千公里外的南方岛屿，女作家秉承对五千年文化的坚持，继续鼓励年轻一代的学子（于一个劣势的语文环境下），推动华文文学的创作，她们都付出了不少的心血，这一层次的意义更令人动容。

陈：作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请您展望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之未来。

希：微型小说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迅速地发展后，来到了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我们恰如跨越了一座山；而前方还有另一座山，我们“看见”了吗？我担心的毋宁是：满足于现状后，历经变化后不求变的心态与趋势。我期望作家们再朝技巧的这条漫漫山路前进，而不被目前的一些刊物的销售量及繁华假象所混淆（这些都是作家的“假想敌”）。近几年开始盛行的“闪小说”（瞬间小说）也许是微型小说文体的一种形式的变化，其实，它更接近于“诗”的要素，更能考验作家在极短的篇幅内完成创作之旅；不过，其架构仍必须是“小

说”（有别于幽默小品或小笑话）。倘若能拥有超越一座山的勇气，山的另一方将会是花季。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 日）

# 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新加坡修祥明论

举凡世间之物，其美之极致大约有两种：一为单纯，二为丰富。单纯之美必以丰富为底蕴，而丰富之美又必以单纯为高级。凡物纯情，则近乎极致。凡物复合，则臻乎大方。修祥明着力挖掘普通人物身上所蕴藏的至真至纯至上的人性美与人情美，并饱含深情地予以歌唱。作家笔下人物所闪现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既单纯，又丰富，为文学画廊又增添了许多新鲜面孔，让人难以忘怀。

修祥明，男，1958年6月27日生于中国山东即墨，原中国作协会员。1979年毕业于烟台商校。著有长篇小说《庄户小说》、《庄户日子》及中短篇小说60余篇。中篇小说《庄稼人的日子》获《青岛文学》优秀作品奖；《天上有一只鹰》获中国小小说奖；《小站之歌》获首届华文微型小说大奖。出版《修祥明小小说选》等专著。

《月夜》《月光》《白鸽子》《龟王》《喜丧》《村口的那堆火》《红雪》《雪冬》《猪的追悼会》《山熊》10篇小小说获中国第5届（2009—2010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获奖评语：“修祥明的小小说创作代表着一定高度的艺术水准。其作品内蕴厚重，文字简洁精练，且每有弦外之音。许多作品既有可读性，又耐得住细细品评。他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能将笔触深入到人物内心的纵深处，对人间的悲喜剧展现

透彻，在情节发展推进过程中，能嵌入动人的细节。他的文风纯朴，感情色彩鲜明，富于相当的感染力。近作《村口那堆火》、《红雪》、《雪冬》等，从立意到叙述，圆熟老练地兼顾着小小说文体的诸种要素。写作上反复推敲的功夫，使修祥明的写作极为严谨，宁少勿滥，一出手自然能标新立异。这种文字又增添了叙述中的趣味联想，看似漫无边际的随手拈来，实则意味深长。”

抓壮丁的上门，要捉兄弟俩，瘫子老爹跪在炕上求情，长官才网开一面，答应只带走一人。老爹让兄弟二人抓阄，弟眼疾手快，抓了一个“兵”字就走。三个月后，弟回来了，回来的是一盆骨灰。几十年来，哥一直保留着那个写着“兵”字的阄。在哥奄奄一息之际，他手中仍紧紧攥着早已发黄的“兵”字。《阄上的兵》，既抒写了血浓于水的兄弟之情，也描绘了人性之中的悲壮美。河南贩小鸡的老头因在瓜篓屯和宋化泉一份钱没有收到，而在此命丧黄泉。两村人颇感愧疚，给老头立了一个无名碑，以示怀念。老头用死唤醒了两村人尚未泯灭的人性与良知。从此，别的地方来了卖小鸡的，也不赊账，收现钱。知错便改同样是人性与人情美中应有之义。从这点来说，小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两个儿媳不孝，德德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临终前，她将一床旧床被送给孤寡老人李陈氏，几天后，李陈氏在拆洗旧床被时发现里面居然藏着 500 块钱。德德娘这样做，一方面是不满儿媳的不孝行为，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体现了她扶危济困的人性与人情之美。《孝子》中的老生子小小，为了老娘多活一二年，假扮医生守在老人家床前，一边听她责怪唠叨，一边试脉量血压忙碌着。天

亮时，终于等到到省城取药的王医生。娘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夜，小小一步也没有离开娘！”小说为我们演奏了一曲感人至深的人性与人情美的颂歌。《寡妇楼的故事》中，船长永远拥抱了大海。那一夜，姐妹们没有一人回家和久别的男人温存，都陪在船长媳妇身旁。悲痛的样子仿佛自己遭了灾难。她虽然失去了丈夫，却深切体会到了人间最珍贵的东西——人性与人情之美。《胡秫》中的尚仁忠，自己虽然饿着，仍用白白的花生果，青青的豌豆夹来祭奠死去的娘，让人感动不已。贫困肯定是不幸和苦涩的。但是，贫困同样造就了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个普普通通的面驹驹，在一般人眼里，自然是不屑一顾。然而，在贫困家里，却是奢侈品。娘心疼三个儿子，让他们分着吃了上学，哥三孝敬娘，让娘带走当中午砸石子时的午饭。夜幕降临后，娘回家了，那个面驹驹居然原封未动。面对此情此景，兄弟三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抱着娘放声哭起来。三毛说过：“真正的快乐，不是狂喜，而是苦痛，我很主观的说，它是细水长流，碧海无波。在芸芸众生里做一个普通的人，享受生命一刹那间的喜悦，那么我们即使不死，也在天堂了。”母子四人草屋虽然破旧，感觉却很温暖；肚子虽然空空如也，内心却依然快乐无比。“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久的。”《圣经》中的这句话，仿佛是专门为这一家人说的。贫困于他们而言，只是暂时的。他们不会因为一时的饥饿而抱怨；也不会因为一时的贫困而烦闷；更不会因为一时的压力而放弃。无论生活使他们失去了什么，他们都能够坦然面对，并以一颗平常心态，去容纳和洞察一切的痛苦和快乐，快快乐乐过好每一天。这样的平凡人

生，同样充满人性与人情之美，同样很有意义。获首届华文微型小说大奖的《小站歌声》，则将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发挥到了极限，成为同类题材小说的佼佼者。汪曾祺在《评〈小站歌声〉》中写道：“这是一首用小说形式写的抒情诗，或者可以说是一篇抒情诗体的小说。这样的诗体小说，在目前的小小说里是不多见的。”我非常同意汪曾祺的高论，同时，我认为，我们的微型小说作家应当运用诗的语言，写出生活的真美，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在我看来，修祥明《天上有一只鹰》较之《小站歌声》，思想容量和艺术特色更高。一双年过八旬，德高望重的老人，看见天上飞来一只鹰形的风筝，一个人认为是鹰，另一个人则说是雕，双方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面红耳赤，差点动手脚了。小说中的两位老人，人生经验非常丰富。也许是经验太丰富的缘故，他们凭经验判断事物时，出现了失误。失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面对失误的态度。小说告诫人们，凭人生经验观察与判断事物，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往往导致失败。失败是可怕的，更为可怕的是人们麻木不仁的态度。小说揭示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一种失败后不反思错误反而一意孤行的普遍现象，内涵十分丰富。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擅长运用自描手法刻画人物，使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朱老汉和老钟把见面的话叙述后，就像堆在那里的两团肉一样没言没声，只顾没命地抽烟，没命地晒太阳。”对两位耄耋老人，不作外貌描写，仅用“两团肉”来形容，既十分生动与传神，也十分高明。“两位老汉像叫菜叶子卡住了的鸭子，只能伸着长脖子翻眼珠，嘴干张着咧不出

声。”用伸长脖子的鸭子，来形容两位老人争斗的场面，很逼真很贴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让人过目不忘。其二，语言老到，富有弹性与张力。“它的双翅笔直伸展开，并不做丝毫的煽动，且能够在半空动也不动，好像随时能栽下来，却又像生了根，像星星那样牢靠地悬在天空上。钟老汉正往烟锅里装着烟，玉石烟锅在荷包里没命地搅和着，好像总也装不满似的。”歌德说过：“经验丰富的人读书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了纸面上的东西，另一只眼睛看到纸的背面。”借歌德的话我说：“经验丰富的人看世界用两只眼睛，一只眼睛看到世界上的表面现象，另一只眼睛则看到表面现象的背面。”《天上有一只鹰》的思想深度与艺术魅力，也许就在于此。

修祥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创作的微型小说《天上有一只鹰》和《小站歌声》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影响了千千万万读者，并将继续影响下去。其二，他是以质量取胜的作家。他的精品意识，成为当下片面追求数量不顾质量的许多作家学习的楷模。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8 日）



# 作品是思想的生灵——新加坡

## 修祥明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以《天上有一只鹰》和《小站歌声》闻名于世。这两篇小说已经成为经典之作，将载入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史册，永远流传下去。请您谈一下这两篇小说从素材到立意，从情节到语言，从构思到人物等方面的情况。

修祥明（新加坡作家，以下简称修）：生活中缺少的不是艺术，缺少的是发现艺术的眼光。作品的内容决定作品的结构和语言特色，一只贝壳可以做成美仑美奂的贝雕，但不能用做盖楼的基石，乡村草垛后的爱情和城里的热恋肯定是两幅不同的画面和声响。如果全天下人用一种语言去写千姿百态的生活，这是文学的悲哀，我们现在差不多生活在一个文学创作失语的状态中。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产生大题材的时代，但不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现代的人们太急功近利了。真正伟大的作品是作家用毕生心血创作一部作品。而现在的作家们差不多一两年就可以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了。我是一个普通的写作者，用艺术的角度去观察生活，反映生活，这是我一生都要遵循的原则。

陈：搞小说创作不能单打一地关注小说这门艺术。各个艺术门类

都有着无形的渗透，各种姊妹艺术对小说创作都有借鉴之处：诗歌的灵感，散文的意境，绘画的色彩，音乐的旋律，雕塑的造型，戏剧的冲突，电影的蒙太奇等等，这一切都会给小说创作以启迪和滋养。您在创作时，是如何借鉴其它艺术的？

修：诗是诗，歌是歌，当诗有了歌的节奏和旋律时，便有了诗歌，散文是散文，诗是诗，当散文像诗那般简洁凝练并充满诗意时，便有了散文诗。各个门类艺术作品是有艺术的通感的，对一些文学作品的分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有的小说像散文，有的散文像小说，一篇小品文可能是一篇小小说。大海有时是沉静的，泉水可以欢唱着流下山来，小小说可以写出大世界大作品。长篇小说的技法可以用来写小小说。

陈：著名作家刘绍棠说过：“一个作家走向哪条道路跟他的出身、经历、教养、学识、气质、情趣六个方面有密切的关系。”您的创作道理，与哪些方面有密切关系？

修：一个人的出身是不可改变的，但经历可以改变和修正一个人的教养、学识、气质和情趣。我的创作与我的人生历程密不可分，人生历程是物理现象，作品是化学反应的结晶。人生历程不是作品，作品是思想的果实。

陈：有位作家说，好的作品不是墨水池中流出来的，要像砌墙一样，每一块砖都经过慎重的选择。世界是广阔的，社会生活是五彩缤纷的，而我们的所见所闻则是有限的。因此，这就要求作家的眼睛、耳朵和大脑，能巧妙的配合，成为沙海手中的“小筛机”那样，日复

一日地筛，点滴无遗地筛选出生活的“金粉”来。您是如何“筛”的呢？

修：作品不是墨水中流出来的，也不是从笔端画出来的，更不是从电脑里敲打出来的，这就像是足球，它不是用脚踢，也不是用头顶，伟大的球星是用脑袋、用智慧去踢球的。中国足球如果不来一次思想的革命，再过五十年，还是在那里踢着玩的。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从脑袋里飞出的思想的生灵。

陈：作家只要有一口“井”就是富翁，而这个“井”是打不穷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您的一口“井”在何处？

修：我的这口“井”在我的心里。

曹雪芹、蒲松龄已生命不再，但他们的艺术之“井”仍熠熠闪光。向他们学习。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8 日）

# 叩问人性与生命——泰国梦凌

## 论

梦凌，女，本名徐育玲，泰籍，出生于 1971 年 4 月 15 日，祖籍中国广东省丰顺县，毕业于泰国素可泰大学师范系；曾任小学、中学教师，时代中学校长，现为班亚瑟双语学校副校长，《世界诗人》季刊艺术顾问，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

梦凌创作以散文为主，兼及散文诗，现代诗，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多次在国内外获奖，部分作品发表在亚洲，东南亚国家和世界性的副刊和杂志里，及《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中外华文散文诗作家大辞典》、《当代世界华人诗文精选》和《世界当代诗人大辞典》。2004 年荣获泰皇赏赐的优秀教师徽章。2007 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的《2006 年度国际最佳诗人奖》。主要作品有：散文集《织梦的人》，微型小说集《结》，中英对照诗集《今月几时有》，儿童文学集《流泪的金鱼》，编著《诗人，你并不寂寞》，散文集《我的世界里雨还在下》，摄影文集《在水一方》，散文集《根》，中英对照诗集《秋天不回来》，部分诗作被收入蒙古国《2006 世界诗歌年鉴》英文版。2006 年 10 月参加文莱国主办的“第六届华文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2006 年 11 月出席菲律宾第十届亚细安华文文学营。2007 年 7 月 7 日出席香港汇知中学所主办的《全港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及《世

界华文中学生微型小说比赛》颁奖仪式。2007年7月8日参加澳门首次举办的微型小说解析和讲座。2007年10月3日出席越南胡志明市主办的“第三届东南亚诗人笔会”。2008年2月24日参加泰华作家协会举办的《泰华微型小说比赛》获优秀奖。2008年12月参加中国上海主办的“第七届华文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2009年11月10日出席“海外百名华教精英汇广东—南粤之行”活动。2010年3月7—10日出席中国广东暨南大学“华文传媒与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4月12—17号出席中国贵州贵阳“第四届东南亚诗人笔会”。2010年7月1—4号出席中国香港“第八届华文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2010年10月16—17号出席泰国曼谷“第十二届亚细安华文文学营”。

作为泰国微型小说领军人物，梦凌微型小说艺术特色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擅长运用精彩传神的细节刻画人物，在不露声色的细节描绘中，让人物最大限度地表演自己独特的言行，使人物形神兼备，呼之欲出。

《名人》中的马德文，是当今泰国华文文坛上著名大作家，书法家。在出席陈志诚六十生日宴会上，自然成了众星捧月之人。但他却不满足，仍在寻找进一步出名的时机。机会终于来了，×××金行刘文一先生送来了礼物，是一幅名画——《王昭君出塞》，请马德文题词。“请各位多多指教！”马德文拱拱手。一会儿，笔墨都准备好了，那幅图也铺张在桌子上了，马德文执着毛笔，想了想，在图上面写了

个“丑”字。这个细节，活画出马德文的魂。当今之社会，许多人出名不择手段。有的人，靠骂鲁迅出名；有的人，靠丑化历史人物出名；更有甚者，靠请人骂自己出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名人》给读者诸多联想与启迪。

《天谴》中的三轮车夫，在送妻子到医院检查身体时，碰到一个卖彩票的瞎子，苦苦央求他买张彩票。他不禁感叹，唉！天下竟有比他更惨的人，同情心使他随便买下一张。翌日，他用三轮车拉着她前往医院打胎。路上出了车祸，妻子和胎儿均死亡，他也身负重伤。“还有，我们从你的衣袋里发现你的一张彩票，正是今天所开的头奖号码，恭喜你中了头奖啦。”医生又说。他已受不了现实残酷的鞭鞑，整个人痴呆了。在这里，三轮车夫这个细节向我们传达出了非常丰富的内容：一是同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三轮车夫，却具有悲悯情怀与怜悯之心，实在难能可贵。三轮车夫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老婆养不起，老婆肚中的胎儿更养不起，只好打掉。尽管如此，他仍然买彩票。虽然只买了一张，却意外中奖了。二是作为他的妻子，居然瞧不起他。她不屑的哼了一声，仿佛在说：你这个穷光蛋，只配踏三轮车，要发财那是白日做梦。这里，实际上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三是三轮车夫虽然只买了一张，却意外中奖了。这或许就是上苍对他的恩赐。四是三轮车夫虽然中奖了，妻子和她肚里的胎儿却没了。中了头奖，又有何用呢？五是三轮车夫妻子死了，可他仍然不知道妻子肚里的胎儿不是他的种，而是工头的。多么可怜又可悲的三轮车夫啊！

小蜜蜂家里穷，嘴又馋，只好拿了家里暖水瓶盖换麦芽糖吃。爸

爸知道后，又好气又好笑。窄巷里一对年轻夫妇——林哥和林嫂，他们都是一件织布厂的工人，幸运地林嫂怀孕了。这天晚上，窄巷里的人在月光下乘凉，小蜜蜂走近林嫂，诚恳地说：“真好！等小弟弟出生后，一定要买奶粉吃的，那时，您给我空奶粉罐，我替您背小弟弟，我会唱儿歌逗小弟弟，相信我。”后来，林嫂生了孩子，却无钱买奶粉。《小蜜蜂》中的这个细节，让人心酸。它不仅让我们看到小蜜蜂换麦芽糖希望的破灭，更让我们对生活在泰国社会最底层的华人产生深深地同情。

二、充分揭示了人物的双重性格特征与悲剧命运，蕴藏着很深刻的人生哲理。

张嫂以前是位老师，退休后呆在家里，不久前开了粿条店，年轻一辈的喜欢叫她张老师，她为人厚道、诚实，给街坊众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大清早，张嫂便拿着扫帚，把街坊打扫得干干净净，下雨天，水沟里的臭水涌上来，把整条街浸得好高好高，她穿着雨衣，忙着排水。“张嫂迁移至内地，因为进监狱之事而羞于见大家。”这消息突然发生在“大好人”张嫂身上，左邻右舍传得哄哄闹闹，大家着实吃惊，眼珠儿都惑住了。“她在所卖的粿条里放了写鸦片粉，被人告状才进了监狱，后来以几十万的担保费才出去的，现在只能在乡下躲避着。”众人半信半疑，但一直怀念着这位好人。《好人》中的张嫂，一方面是个好人，天天做好事又不求回报，深受邻里爱戴。另一方面，张嫂又是一个坏人，财迷心窍，在所卖的粿条里放了写鸦片粉，毒害邻里。她的双重性格特征与悲剧命运，既有自身原因，更有社会原因，让人

感慨万千。

四十多岁的阿狗嫂，以收旧货为主，但奇怪的事，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她把大小街巷打扫得清清洁洁。街巷里的人甚至觉得过意不去，给她一杯水或一点小礼物，她从来不收人家的东西，只顾低下头扫地，慢慢地，再也没有人拿东西给她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有如此的怪脾气，背后里街巷的人都称阿狗嫂为“怪人”。“畜生！连老妈都想奸了，我杀了你！杀了你……”她一脸的痛楚。福来的尸体被抬走了，阿狗嫂也给警察带走了，街里人目瞪口呆！“嘟”一声，才换回众人不约而同的感叹……。作为好人，阿狗嫂做了许多好事。但是，她却将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杀了。阿狗嫂杀儿子犯了法，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悲剧的发生，却是非常沉重的，留给人们诸多关于家庭关于社会关于人性的思索。

“彬彬，告诉妈妈谁欺负了你？”“呜！呜！妈妈！刚才我和张小明在玩耍，他指着天上，说那叫日，我告诉他那是太阳，妈妈说的，他就把我推到，还挥了我一拳，说张校长是他爷爷，他爷爷的官比妈妈大，所以他说的都是对的。”彬彬一边说一边哭。两夫妻听了，面面相觑。“妈妈，您评评理吗？”彬彬摇晃着妈妈的手。韩老师望了小林一眼，无奈地咬了一下嘴唇，毅然地拉着儿子的手，说：“跟妈妈去同小朋赔礼道歉。”“妈妈，我错了吗？”彬彬眼泪汪汪。我错了吗？韩老师不禁地问自己，然而又似有什么压力推着，拉着彬彬的手向四合院东边走去。为了丈夫的工作，韩老师不得不向张校长的孙子低头。其实，韩老师不是向张校长的孙子低头，而是在向权势低头，



向错误低头，向自己低头。《韩老师的无奈》，也是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无奈。

三、在对比中凸现人物极端性格，揭露人性之丑陋。

母亲正在床上坐禅，但见她闭目养神，两脚盘膝而坐，两手平放在两膝上，脸上一副安静、祥和。“妈妈，我老公有外遇，我该怎么办？”女儿哭丧着脸。母亲缓缓地睁开双眼，深深地呼吸，然后对女儿说：“孩子，妈妈告诉你，如果你能像妈妈一样心平气和地坐禅，你将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很平淡。那你老公也将是不重要的，他也许是一种东西，或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如果能做到，那便是最佳的解决办法。”母亲的声音平淡乏人情味，看样子她已将世事抛诸身外。“哦！天啊！妈妈，您这是做什么呀？”她看见母亲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把短枪。“我要杀死这对奸夫淫妇。”母亲猛力地甩开女儿的手，气汹汹地冲下楼去。“妈妈，您不是说过，吵吵嚷嚷地解决不了事情吗？”女儿慌慌张张喊着。“砰砰！砰砰！”一连的枪声震耳欲聋，女儿惊呆了……

《坐禅》中的母亲，听说自己女儿丈夫有外遇时，一副满不在乎高高在上的神态，给女儿讲大道理。可是，当她看见那个男人是自己丈夫时，怒发冲冠，迅速从枕头底下取出一把短枪，杀死了二人。这里，通过母亲与女儿的前后对比，将母亲疾恶如仇心狠手辣表里不一的性格，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若有所思。同时，母女与父亲也形成了鲜明地对比。父亲竟然在自家门口，当着母女二人的面，与别的女人有染。真是胆大包天，是可忍，孰不可忍。小说将父亲人性

之丑恶暴露无遗。

饭后，一家人围坐着吃水果。“爸，妈，我想……”儿子支支吾吾，欲言又止。“什么事儿，儿子？”陈老头太了解儿子的性格了，自从进了曼谷创办公司就很少回家，除非有事情。“我想把咱们那块土地给卖了。”儿子的声音不大。“什么？卖地？没门儿！”陈老头倏地站了起来。夜晚，摇曳的灯光微弱的照射在地板上，陈老头的眼角有两行泪悄然留下，他想起了许许多多的往事：自己这一生的酸甜苦辣，沟沟坎坎；好多年前，儿子穿着一条短裤，光着上身，拿着一把小锄头跟在他身后，笑声划过整个田野，惊醒一群群野鸽。第二天，儿子带着律师来到木屋，看陈老头睡在木椅上，静静地，脸上有淡淡泪迹……他再也没有醒来。《在希望的田野上》，却让我们看到了血淋淋的场景。在儿子与父母的对比中，父母为儿女们的辛劳，与儿子的残忍，形成了多么强烈而鲜明地对比啊！

人群涌上前，七手八脚的抓抢着，挣拉着，就像慢一点就没有了似的。我俯下身，拿了一套套装，看看衣领上的商标，真的写着 USA，我手中拿的这套套装，是红裙子白衬衫，胸前系着两束兰花，我左看右看，爱不释手，掏出了钱包。“徐老师，穿这种低级货品，岂不降低了我们的身份？再说，洋装都已经不流行了，我们穿上去岂不成了社会低级趣味，崇洋忘祖？”王老师在一旁轻声地说，一张清秀的脸盯着我看，似嘲笑似说笑。我红着脸，放下手中的衣服，再不好意思买下这套既便宜又挺合心意的衣服。半个月后，我路过一条街，“来看呀！这里卖减价成人衣，还是 USA 货品呢。”姐姐在前头兴奋地说，

我挤上前，一看，惊呆了，两只眼睛瞪着那位正在叫喊的卖衣女郎：

“来呀！要式样有式样，要线条有线条，每件二百九十九铢，USA 货品，保证满意。”手里摇晃着一套红裙子白衬衫，胸前系着两束兰花的套装，如此的刺眼。“小姐，我买下。”一个女郎走上前，接过那套套装，付了二百九十九铢。耳朵在嗡嗡地响着，我拼命盯着那张秀丽又熟悉的脸……。《生意人》通过前后对比，将卖衣女郎虚伪、精明、狡诈，王老师工于心计、爱虚荣，揭露得淋漓尽致。

四、善于运用动词描绘景物，并赋予这些景物强烈的感情色彩，达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中午，炽热的太阳透过窗户，大胆地探视着屋里面，正忙着翻译文件的韩老师满身是汗，虽然开着风扇。”（《韩老师的无奈》）“透过、大胆地探视”二个动词，不仅将太阳拟人化，而且赋予它鲜活的个性，为刻画人物起到了渲染作用。

“窗外皎洁的月光徘徊在书桌上，小郭正坐在书桌前认真地算计近来的商务帐。小郭是位推销员，大部分生涯都是奔波于京都与内地。”（《小郭的心》）“徘徊”用得妙，一语双关。表面上指月亮，实际上指小郭的心。小郭表面上在算计近来的商务帐，心里却担心生个女儿后身材比以前更丰满迷人的妻子有外遇。徘徊一词，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三月天，田埂上铺满了柔软的野草，田沟边缀着白色紫色的野蔷薇，田畴中结着精壮籽实的油菜和豌豆，被头顶火辣辣的阳光照洒着，远处的村庄里不时传来牛群哞哞叫声。”（《在希望的田野上》）“铺

满、缀着、结着、照洒着、叫声”五个动词，极为形象生动，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的乡村图画。

“雨，还一直绵绵地下着，微风吹来，有点抖擞，可是我的体内，却是一股暖流，我打开电话，按太太的电话号码……”（《微风中的低吟》）“绵绵地、抖擞”二个动词，一方面写出了雨的特色，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此时此刻我极为矛盾与复杂的心情。

微型小说在泰华社会和写作圈子起步于 1990 年，梦凌于 1992 年开始微型小说创作。长期以来梦凌擅长写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多次获奖，并加入微型小说创作行列。2000 年出版了她个人第一本微型小说文集《结》，里面收集了 50 多篇精品，当时有文坛著名作家李少儒、《中华日报》副刊主编子帆、泰华作协司马攻会长为梦凌写序。她是坚持微型小说创作的女性之一，她个人的微型小说文集《结》，也是泰华作协唯一的一本女作家微型小说集。目前梦凌已创作微型小说近 150 多篇，曾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作品常见泰国华文报纸、以及国内外副刊报纸、杂志，并多次参加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

2010 年由中国江苏出版社出版梦凌个人微型小说文集《戏里戏外》，里面共收集了八十多篇精品。梦凌在《戏里戏外》的序言中指出“生活百态，各行各业的人有着不同的脸，每个人都在扮演着自己的角色，爱与恨、聚与散、恩与仇、乐与悲、生与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五花八门，颜色复杂，其实这就是你我的生活、社会。”

微型小说的特点是麻雀虽小，五官俱全，写好一篇微型作品真不容易，可是持着对整个国家、社会和人性的观察和了解，还有对写作

的执着，梦凌想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让更多的读者们理解社会，了解人性的一面。在每一次动笔时她都把自己融入了故事的角色里面，扮演着导演，作者的身份，来描述整个故事。

人生如一本剧本，应该从头到尾细细阅读，慢慢品尝、回味，文人笔下的戏剧人生、人生舞台，梦凌小说真实地描绘了我们人生的一切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真假虚伪。

作为女性从事创作微型小说并不容易，但是将近 20 年来，梦凌坚持写作，身兼多职，目前为中学校长，《中华日报》副刊主编、法政大学特约教师，主讲《现代汉语修辞》课程。此外还出版多本文集，计有散文集《织梦的人》、微型小说集《结》、中英对照诗集《今月几时有》、儿童文学集《流泪的金鱼》、编著《诗人，你并不寂寞》、散文集《我的世界里雨还在下》、摄影文集《在水一方》、散文集《根》、中英对照诗集《秋天不回来》。部分作品发表在亚洲，东南亚国家和世界性的副刊和杂志里，及《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中外华文散文诗作家大辞典》、《当代世界华人诗文精选》和《世界当代诗人大辞典》。2004 年荣获泰皇赏赐的优秀教师徽章，2007 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的《2006 年度国际最佳诗人奖》。

（载泰国《中华日报》2011 年 1 月 7 日和 19 日）

# 融入社会生活的华文文学创作

## ——泰国梦凌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说：“虽然身在海外，但中文写作使华文作家的身份一直是中国。在海外，华文作家的地域特点并不明显，无论你是来自美国、加拿大还是东南亚各国，只要用中文，就具有同样的身份与资格。”为此，她曾多次呼吁建立“大中国文学”的概念。作为泰籍华人作家，你是否有美籍华人女作家严歌苓同样的感受？

梦凌（泰籍华人女作家，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以下简称梦）：是的，我们身在海外，即使我们是第二代第三代，在写作过程中还是坚持以华文创作为基础。

陈：另一位美籍华人女作家施雨也说：“坚持汉语写作，就是在手中握着一张可以回家的通行证。”你汉语写作 20 多年了，自然获得了回家的通行证。你是否准备永远握着一张可以回家的通行证？通过母语回家？

梦：施雨也是文友，她的爱国之心在她的许多文章里可以感受到。汉语写作让我们在意识中感悟我们是中国人的后代，传播和延续中华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每一次接触到中国作家，都会有自己的亲人一般的亲切，回到中国就像回到自己的家，因为我们有共同语言

和文化。

陈：你的许多小说都反映了生活在泰国社会最底层华人的生活，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与悲惨命运，给予深切同情与关注。你的这种中国情结、人文情怀、悲悯情怀，来自何处？它对你的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梦：我是汉语老师，将近二十几年我一直在福利院、孤儿院、华文学校工作，后来当了校长，所接触的家长和学生来自各层次的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使我的写作材料也多了。底层生活往往是社会生活和生活水平的表现。走进社会，融入生活，我觉得我需要更加深入、了解整个社会，甚至国家，我还想挖掘人性的多面性。

陈：《坐禅》写得很好，将人物极端性格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梦：泰国是佛教国家，坐禅是我们的必修课，养性修心是最重要的，可是新技术的现代生活让现代世人的心变得烦杂，我想通过《坐禅》这一篇微型小说，揭露人性的多面性，反映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陈：你小说中的人物，有无生活原型？是依生活原型创作，还是采取鲁迅所言“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梦：我的作品题材都是来自生活，二十几年的创作中我坚持生活原型创作。一个作者只有通过细微的观察力，在经过判断和理性的认知后，利用独特的能表现自己风格的笔调描写与表现社会，同时也让读者更清楚地认识与了解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

陈：作为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请你介绍一下《中华日报》

尤其是副刊情况。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载体，在中国与泰国华人微型小说作家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与纽带，促进两国华人微型小说作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双赢目的，大有文章可做。

梦：今年3月份《中华日报》走过了辉煌的半个世纪，在6月份举办了五十周年创报大型活动。作为泰华社会唯一的上市华报，不止肩负着传播、宣扬中华文化，还为推动泰国的汉语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创报的第一年开始，我们报纸已经有了文艺副刊专栏。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副刊文学版形式多种，计有：散文诗专辑、微型小说专辑、诗刊专辑、小说连载、一般文学版，目前我们一天的发行量是33,850份，是泰华销量最多的华报。我们《中华日报》不止拥有一群默默地为华文文学耕耘的本地作家、爱好者，还有更多的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东南亚国家、欧美国家的华文文学作品刊登，作为交流、交换文学天地，我们很荣幸的作为桥梁，让更多的优秀华文文学作品闪亮登场，让各国作家彼此了解、增加友谊，增强感情，更可贵的是让众多的泰华读者了解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扩大视野，了解海外旅游、美食、生活等知识。此外我们不断地介绍、报道每一次的国际性、亚洲性、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座谈会、比赛等活动，让本地华文作家关注世界华文文坛动态，文学讯息。

陈：请谈一下你近期文学思考与未来文学理想。

梦：我的创作是多方面的，有散文、小说、诗歌、摄影、儿童文学，最高兴的是我的儿童文学系列丛书，第一本是《流泪的金鱼》，跟泰国第一流大学朱拉隆功大学签约。作为泰国第一本双语（中泰文



并结合汉语拼音)儿童读物,能够在发展汉语教学和文学上有所作用,我义不容辞。目前第二本儿童文学《蜗牛的故事》及第三本《小蜜蜂》正在等候国家图书馆的审批,相信明年可以正式出版。作为一名汉语教师、华文文学创造者,一名文艺副刊主编,我希望能把我所有知识对社会有所贡献,并继续传播中华文化。

(载泰国《中华日报》2010年1月3日)

# 复杂的人性与变幻的世情——

## 泰国曾心论

曾心，男，原名曾时新，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后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并在该院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出版了《名医治学录》（与叶岗合著）、《杏林拾翠》等。1982年返回出生地，从医、从商。停笔近10年后，重拾文艺创作之笔，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都有所涉墨。

出版著作有：《大自然的儿子》、《心追那钟声》、《一坛老菜脯》、《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凉亭》（中英对照）、《蓝眼睛》、《给泰华文学把脉》、《曾心文集》、《玩诗，玩小诗》、《曾心自选集——小诗300首》等14部。还有研究曾心作品专著：龙彼德的《曾心散文选评》、《曾心散文艺术》、张长虹编的《曾心作品评论集》、吕进的《曾心小诗点评》以及四部硕士毕业论文等。

作品（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如《三杯酒》获“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一等奖。作品多篇被选入“大系”、“年度选集”和中泰教材《读本》及“作家大辞典”等。

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

曾心的微型小说出版与获奖情况：1.2002年7月出版了微型小说

集《蓝眼睛》，收入 40 篇，附 12 篇评文。2.《蓝眼睛》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收入《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作品集》，《世界微型小说大成》、《外国微型小说 300 篇》、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教程》。3.《三杯酒》获“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一等奖”，又获“第七届中国微型小说选二等奖”。4.《三个指头》被中国当作“初二语文试卷”和“九年级语文统练试题”（浙江教义版），载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 2000—2001》和《世界中 学生文摘》。5.《窃名》获“第六届中国微型小说评选二等”奖。6.《如意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卫星远程教育电台汉语教程《实用汉语教程》。7.《剪报》被选入《2005 年世界华语文学作品精选》。8.《三愣》、《巷口转弯处》、《头一遭》、《蓝眼睛》被选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编》。9.《三愣》被选《星空点灯——世界经典文学故事法律趣味案例荟萃》等。

曾心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一动一静的对比中展开矛盾冲突，刻画人物，人物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半夜鸡叫》中的张大妈人瘦火气大，每当动肝火，就骂它三天两夜也没停嘴。从孙子骂到儿子，从儿子骂到媳妇，从媳妇骂到老头子，甚至摔盘砸碗，闹得鸡犬不宁。邻居暗中给她取个“老虎婆”的绰号。而好静的肥李，每当听到张大妈不停的吵骂声，心绪烦死了。几次他想当面劝说张大妈，但又怕被“老虎婆”当作臭骂的对象，于是，采取“绕道”之法，通过李大婶去代说。不料，第二天，在张大

妈的骂声中，居然夹有指鸡骂犬之隐语。一天，肥李在和朋友闲聊中，有位朋友谈到家养有一对矮脚鸡。雄鸡好像经过特种训练似的，每当深夜十二点正，钟声一响，它就拍拍翅膀啼叫，吵得左邻右舍很有意见，他准备送给寺庙。肥李听了，喜从天降，心想：以毒攻毒，是三十六计中之一计，我何不来个以声攻声，叫那老虎婆气上天！于是他把朋友那对矮脚鸡捉来养了。果然达到了预期效果：张大妈托人带信，愿出一百铢购买肥李的鸡，肥李不卖！涨到一千铢，肥李还是不卖！张大妈托人求情，肥李开诚布公地说：“请转告张大妈，我是不喜欢养鸡的，养鸡不仅脏，而且吵得影响邻居休息。由于张大妈经常吵闹，搞得我心里很烦躁。因此，我故意养鸡半夜去吵醒张大妈，搞得她神经衰弱，这是我的不对。俗谚说：‘邻居和和笑笑，比好中彩票。’因此，我也很想搞好邻居关系。张大妈大声骂人的本性，一下子也难改。今后我只要求张大妈骂人的声音小些，别影响邻居休息，我也会很快把鸡送给‘越’（寺庙）。”当天傍晚，张大妈提着一袋自己的衣服，告知李大婶，她准备到她女儿家住个时期再回来。不久，肥李看到绒球似的小鸡会走会跳了，便把所有的鸡子装进一个笼里，驾着小轿，亲自送到寺庙去了。最后的结局，不仅是肥李所希望的，也是读者所期待的。在构建和谐世界的今天，小说具有深远的意义。

《剪报》中的刘海博士好动，只要风吹，他就慷慨解囊，如向养老院、孤儿院、灾区人民捐献大款，于是名声鹊起。许多社团、侨团争先聘请他当永远名誉顾问，甚至有几个侨团推选他当理事长。不到三年，他的名字前头挂满大衔头，成了社会 A 级人物。不论开什么会，

记者摄影镜头都对准他，他的致辞，尽管有人讥讽为“侨领八股”，但每当致辞，必在显要版面全文登出，并附上个人镜头相片。他尝到“名”的滋味，渐渐成了“瘾”。一天不登报，脑子就像有百虫在爬。而他的秘书刘芯——专司剪报。俗话说“枪打出头鸟”。3月4日，刘芯在某报专栏看到一篇文章，虽没直接点名，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谁。说A侨领博士，3月2日在某大会上致辞，短短不到五百字，就错九处，其中语病五处，音错四处。最后笔锋一转，说A侨领获得PLS学博士，经调查美国没有一所PLS大学。言下之意：这个“博士”是假的。刘芯看完傻了半天，要不要剪，又想了老半天，最后，由于责任心的驱使，怯怯地剪了。不料，捅了马蜂窝，刘海博士一看就恼怒，懊悔，脑筋“别别”地跳。平时习惯写眉批的他，这次拿起笔来，手指头有点发抖，写了几行，又气得把纸揉成一团，狠狠丢进纸篓里。刘芯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在一动一静的描绘中，不仅写了二人之间的冲突，更写了两类人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并折射出诸多社会问题。小说的深度，就在于此。

《窃名》中发了财的李旺，喜欢出名，喜欢歌功颂德。当获悉当年他读小学的母校——被封半个世纪的华校复办了。他认为机遇来了，就亲自驾着“平治”到母校捐款。校长与校董们领着全校师生列队迎接。在赞助台上，他提笔一挥：500万铢。在场的人都傻了眼，静谧片刻，才爆发雷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第二天，泰国六家华文报纸都在侨团版发表头条新闻，李旺的名字第一次像锣鼓般被敲响。这个可以理解，花钱买名声嘛。真正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他窃取别人的

劳动成果。老先生一辈子的心血——《国脉日夜流》，让他赞助出书，他居然署上自己的名字。结果，导致老先生气绝身亡。老先生喜静，一肚子古诗词，经常独自摇头摆脑吟诗赋词。有人戏称他是“现代古人”。老先生有个怪脾气：应酬诗词可以替人写，属于真正抒写胸怀的“真诗词”，他总是端端正正抄写在自己一个本子里。用他的话说：“可以出卖文字，决不能出卖灵魂”。几十年来，他累积近千首。这种静，可谓写作的最高境界。富人与文人对比，给人诸多人生与艺术启迪，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 二、抒写浓烈的爱国情怀与真挚的夫妻情爱。

《三杯酒》以北京申奥为背景，属于政治小说。何谓政治小说？在我看来，以政治活动和理念为题材和主题的小说，即政治小说。政治小说不好写，稍不留神，就会写得概念化、公式化，成为图解政治的符号。《三杯酒》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生动，语言鲜活，写得很有生活情趣，将重大题材融化在字里行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刘助桥在《为曾心鼓掌》中对此有具体分析：“曾心的作品，不论小说、散文、诗歌，都不乏轻松的笔调，追求幽默的风格。《三杯酒》中的陈大婶，看见‘我们赢了’的横幅便问道：第三个字怎么读，作何解？又感叹很难写。老陈反问道：‘你以为要赢容易吗？’节外生枝，叫人发笑。接着他拆字解释，娓娓道来：‘头上是个亡字，要拼死才能赢。中间是个口字，要万众一心宣传才能赢。下面并排着三个字：一是说要日夜工作；二是说要花钱；三是说赢了也别趾高气扬，要以平常心对待。’说得风趣又得体，申奥的艰难、竞赛的残酷、体

育精神等等都涉及了，像是信手拈来；其实靠的是作者的文化素养，厚积薄发，才有这个技巧，把主人公塑造得可敬又可爱。”

我非常赞同刘助桥的观点。

《走调》写晶晶在某大学，不仅是校花；而且是个颇有名气的年轻音乐家。无论她走到哪里，总有许多男同学的眼睛随着她的情影转；她谱写的歌曲，许多男女同学都喜欢唱。新近，她又谱了一曲《蓝蓝的海》。她煞费苦心，寻找演唱这首歌的意中人。一天傍晚，她独自在校园散步。忽闻远处的湖边飘来她所写的《深深的爱》的歌声。她不禁惊喜，脚步自然向湖边走去。在暮色垂柳下，一下子荡起春风笑语。原来唱歌的男士名叫华华。在去年新春联欢会上，晶晶担当钢琴手，这位壮实的帅哥，临场递给了她一首《相约》要她伴奏。她愣住了；这首歌是她上星期日才谱成的，怎会这么快落到他手上？听了司仪报节目，才知道他是三年级中文系的学生。更出乎意料的是，谱写这首歌的作词者正是他。可惜的是，华华在台上唱到最后一段句，进入高潮时，突然走了调。这次的邂逅，要他独唱《深深的爱》时，怕他再“走调”，等到那晚要上舞台时，晶晶凑到他的耳边：“华哥，要是这次唱歌不走调，毕业后，我答应嫁给你。”这话对华华来说，是最大的精神力量。那晚是他平生唱得最好的一次，获得比赛第一名。毕业时，晶晶真的嫁给他。他们二人的结合，是一种爱的升华。晚年的晶晶带着苛刻的神气，指着华华的鼻子：“如果这次唱歌走调，我就和你离婚。”表面看，是给华华出难题，实际上是爱之深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果然不出所料，那天比赛是在S剧院举行，观众爆满。华

华独唱《湄江之夜》是轮到最后一个节目。他一开腔，音色美丽与音域宽广，显然压倒群芳。唱到高潮时，几乎达到神化的高度——灵肉一致，内外和谐。晶晶高兴得把双手提到胸前，准备热烈掌声时，突然台上台下断电。机警的晶晶脑子一闪念，联想到前不久俄罗斯某剧院发生恐怖分子绑架的事，即刻跑上舞台，拉起华华拚命往奔跑……

### 三、语言幽默风趣，比喻新奇，给人美的艺术享受。

“刚搬进新陶豪的肥李，心情十分舒畅。每天清晨，他总喜欢站在阳台上，伸伸懒腰，呼吸一阵新鲜的空气，然后眯着眼，沐浴着晨光，在大自然中陶然自足。但是好景不常在，自右邻搬进了张大妈，则把这种幽静的自然空气‘污染’了。”（《半夜鸡叫》）张大妈“污染”肥李的空气，这个比喻既精彩又传神，令人难以忘怀。

“汽笛响了，我的灵魂仿佛被笛声带走。等我清醒过来时，船已经离开码头很远了。爸从外面回来，情绪很不好。‘砰’的一声，把我的‘扑满’砸破了，瓦片从地上飞起来，好像砸破我的心……。‘扑满’里的钱，是我爸爸多年省吃省穿，一个一个土丁攒下来，准备回国时作路费用的。我在后门仰天大哭。乌云滚滚，雷声阵阵，仿佛天要塌下来。夜晚，爸爸拔亮油灯说：‘灯没油不会亮，人离开祖国活不了。傻孩子，阿爸要把你嫁给祖国！’灯光在跳，我的心在笑……。曼叻码头的汽笛又响了，我恨不得早点离开这污秽的地狱，吃人的资本主义世界。我站在甲板上，望着东方的太阳，仿佛看到祖国的笑脸。此刻的心呀，早已寄着北上的天云，飞到日夜盼望的祖国的怀抱了。”

（《回国日记》）“灵魂仿佛被笛声带走，此刻的心呀，早已寄着北上



的天云，飞到日夜盼望的祖国的怀抱”等句子，令人拍手称快，过目不忘。

曾心小说在简单的故事中，写出了复杂的人性与变幻的世情。曾心小说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

（载林耕主编《文综》2011年6月春季号第16期）

# 厚积薄发，后劲与日俱增——

## 泰国曾心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都有所涉墨。您认为各种体裁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艺多会不养家吗？

曾心（泰国作家，以下简称曾）：我觉得作家在学习上、阅读上，不可视野太窄，“博观”十分重要。作家知识视野越广阔，思路的天地也越广阔，获得创作的机缘就越多。我原来是学文的，后来又去学医，在任中国医学史教学时，发现了“医”与“史”之间，有个空间地带，它既涉及“医”，也涉及“史”，还涉及“文”。如果我没有“文”的基础，就无法去“开垦”这一“边缘科学”的领域，写出那本带有较浓厚文艺笔调的医学随笔《杏林拾翠》（此书 25 年后，百花文艺出版社新版）。如果我没学医，后来也无法写出带有某些医学知识的微型小说《三个指头》、散文《大自然的儿子》、《一坛老菜脯》、评论《给泰华文学把脉》等。

世间没有一种孤立绝缘艺术。我觉得各种文学体裁有意或无意在互相作用、渗透和影响。小说、散文是外视点文学品种，小说旨趣在于演绎故事，散文钟情在于绘画外在世界。诗是内视点文学。我写叙事散文，力求情、景、议融合的同时，喜欢用白描，并参有些情节，

虽不完整，但可增加了吸引力。写小说，写到关键处，我也喜欢用白描，甚至用散文笔调营造环境、人物、情节的氛围。写评论，在抽象思维的基础上，也喜欢用形象思维，使语言有些情趣和文艺色彩。写诗歌（六行内小诗），注重抒情，营造意象，必要时也用内视性的“议”，使诗自觉地从生活中升华起来，甚至还用上了微型小说“最后打击力量”的欧·亨利式的结尾。

俗话说：“百样通，米缸空”。“艺多”能不能养家呢？泰国是个商业社会，难以单独“从艺”、“从文”。泰华的作家，几乎都是亦商亦文，以商养文，“文”是副业。我觉得在商场里，开始“打滚”时，如能“百样通”，“艺多”机遇往往会更多些。单独从文，不管“艺多”或“艺精”，都难于避免“米缸空”，养不了家的困境。

如果从狭义来说，“艺”是文学，“家”是精神之家。我也说不清，自己在哪个文种成了“家”。多数评论家、学者、作家肯定我的散文和微型小说的成就；吕进教授却说我的“主要的成就在诗，诗的主要成就在小诗”；司马攻先生还说“文学评论是曾心的十八般武艺中的一个强项”。呵呵！看来我是个随着个人的视觉和喜爱而无一技之长的“家”了。

陈：《三个指头》被中国当作“初二语文试卷”和“九年级语文统练试题”（浙江教义版），载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 2000—2001》和《世界中学生文摘》。请您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曾：中医四诊：望、闻、问、切。“切”就是切脉，也叫把脉。“把脉”靠的是三个指头。三个指头，往往可判断其医术的高低。由

于职业关系，我不仅与病人接触，也接触许多老中医，他们一生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行行有退休，只有老中医没有退休。中医越老越吃香。加上当时泰国华文教育断层了半个多世纪，中医很难找到“徒弟”，传承似乎到了“绝路”。当年，我看到几位老中医，“硬挺着一把老骨头，死挑着这古老中华国宝的行当”，心里既感动也不好受。因此，我很想写一篇围绕着这个主题的微型小说。也许由于我熟悉这行业，脑子也有不少老中医的形象。动笔很顺利，写得很投入，越写越觉得入神，好像灵感来造访。如写到了被人誉为“朱半仙”的老中医朱一新，在切病者脉搏时，忽觉胸闷胸痛，自知大限将至，仍坚持为病人把脉，出乎意料地“跳”出一个这样的结尾：

这时候诊所，只剩下三名病号，便请他们到他卧室去。躺在床上的他，伸出三个指头，把完第一个病号的脉；又伸出三个指头，颤抖地把完了第二个病号的脉；再伸出三个指头把最后一个病号时，他的三个指头再不会动了，僵硬地停在病人的跳动脉搏上……

这个结尾的出现，好像见到文中的“眼睛”，即主题座标的显露。当时我有一种自信和惊喜——“结晶儿”诞生了。

中国评论家龙彼德赞赏“这段”是“精彩的描述”，“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个指头’是朱一新医德、医术的全面展示，也是震撼读者心灵的神来之笔（《精妙的叙事艺术——评曾心的微型小说》）！”

陈：您文医兼备，又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智慧。您在文学上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曾：我想，隐隐约约还有以下的因素吧！

现在有些人不喜欢谈思想。其实什么作品都躲避不了思想。不是这种思想，就是那种思想。即使声称不谈思想的作品，作品中还是有他自己思想的思想。因此，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深度。思想浅薄或平庸，是作家的致命伤。

我从小在泰国农村长大，对田野的稻米、花草、树木、虫鸟等，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越积越深，以至自我流露出那种“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的崇尚自然的思想。

我喜欢“圆”的“学说”。觉得地球是圆的，太阳是圆的，星球是圆的，一切生灵的眼珠子都是圆的。“圆”是完满的象征，最美丽，最极致。因此，我想做人也要“圆”，把“圆”作为圭臬，把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之类的话记在心里。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诗品出于人品。”也许由于此种缘故，深藏在我心灵的这种东西，便有意无意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

写作需要冲动，但更需要“冲动”之后的沉思，需要沉淀后的“冲动”。一个喜欢拿笔杆子的人，人对物对事对景，容易“冲动”，容易生情，甚至有如点某个穴位，一点便产生连锁反应。往往冲动的情感似可燃烧、可燎原！但我习惯于“坐禅”，在“入定”时，让这种冲动的情感沉淀，沉淀，再沉淀！沉淀是冷的，冲动是热的，冷热相碰与融合，有时会“悟”出一些超出情感的“理”来，在表层里面有更深层的东西。

写作是一种创业，是一种精神的“创业”。“创业难，守业更难”；同样的道理，写作难，坚持更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之业，比物质之业更难。它要承受各种压力——物质的压力、精神的压力，社会评说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自我突破的压力什么的。因此，有些颇有才华的作家，顶不住了“压力”，只“冒尖”一时，便偃旗息鼓。我不是出生书香门第，禀赋不早慧，而是到了九岁才进学校读书。我自知自己没有什么“天赋”，也不是聪明人，有人说我有点“愚”。但我懂得“笨鸟先飞”的道理。既然起飞，不管风吹雨打，不管路途多远，不问何时到达“彼岸”，只问飞行，只问航程。在写作过程中，我学会忍耐再忍耐，冷静再冷静，坚持再坚持，也学会低头做人，甚至夹着尾巴做人。我喜欢“乌龟”的处世哲学，曾写了一首《龟》的小诗自勉：“遭受欺压时/把头缩成一块硬石//过后/继续走路”。

陈：您已年逾古稀，是否会继续给读者带来惊喜？

曾：有人说，作家从30岁到50岁是创作生命的旺盛期，之后就走下坡路。我是在下坡期，50岁才走上文学道路。我已年逾古稀，很难有什么“惊喜”之作了。

当前，随着泰国华侨、华裔家庭结构的重新组合，如娶嫁的融合，使得一个家族中几乎没有纯种的三代华裔。现在的泰华作品很少再去反映“叶落归根”的问题了，而着重写“叶落生根”。这“根”已延伸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而且似乎渐有逾越或突破华侨、华裔题材之势。因此，我想写华侨第四代、第五代的华裔，反映他们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生活。也许这只是还有“惊喜”之梦吧。

（载林耕主编《文综》2011年6月春季号第16期）

# 以小破大 打动读者——印尼

## 晓星论

晓星，男，原名石志民，祖籍福建同安。1952 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苏北省民礼市。在民礼初中毕业后，转棉兰棉华中学，读到高中二年级因华校被执政者关闭而辍学。

七十年代处开始投稿在棉兰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日报》。1975 年开始投稿给新加坡广播电台“文艺园地”“文艺小品”等节目发表了 140 余篇作品。八十年代在新加坡诗人寒川协助下投稿给新加坡各大报刊杂志，作品也常发表在中、港、台、澳，澳大利亚、泰国等地华文报刊杂志。

1999 年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举办的征文比赛，获得一等奖。

2002 年获得印尼第一届金鹰杯游记征文比赛亚军。

2004 年获得印尼第二届金鹰杯游记微型小说比赛冠军。

2007 年获得印尼第三届金鹰杯散文征文比赛入围奖。

2010 年获得印尼第一届金鹰杯短篇小说征文比赛冠军。

2008 年获得印广日报主办纪念江恭忱老师逝世征文比赛冠军。

已出版著作有《星光灿烂》、《翠园春晓》、《花儿可会再醒来》、《晓星极短篇》、《多巴湖之恋》（译作），《寒川华印双语诗选》，《最后三秒》。



晓星微型小说特点有二：

一、小说开头善于制造悬念，结尾才解开谜底，令人回味无穷。

《锦囊妙计》中的华叔五年来，月月领了个密封的信封，从没出差错。只是五年来物价像矮子放风筝——节节上升。可是，他的薪水五年来却只加了一次，于是，华叔也只好把炒饭加鸡肉的午餐换成了炒饭加蛋了。今日，回家打开信封一看，少了五十万，那还了得。小说开篇，就留下一个谜团：华叔工资为何突然少了五十万？最后，从总经理与董事长的电话中，我们才得知事情的真相。“董事长，你的锦囊妙计真管用。三两下子就把那老头打发掉了，多利落，省下三个月遣散费还白赚了五十万。哦……是的，董事长，我会再找个薪水低一些的来替代他。什么？下个月，轮到那个出纳员？她的薪水也太高？这不太好吧？她才和全公司职员斗嘴……什么？生意难做，公司盈利下降，那……好吧，就依董事长的意思办。”总经理关掉了手机喃喃自语：“我的薪水比他们更高，董事长是不是也另有锦囊妙计？”董事长的锦囊妙计够歹毒了：先炒华叔，再炒会计，最后炒总经理。在我看来，他最后将炒掉自己。有句话说得好：多行不义，必自毙。

《连锁大奖》中的刘老太一下三轮车，视线立即被超市前一辆闪闪发亮的崭新高级轿车吸引住了。“坐着三轮车到来，驾着轿车回去，多威风！”电话里那甜甜的声音又在刘老太耳旁响着。经不住物质诱惑，加上导购员的误导，刘老太不仅未中奖，还倒贴了不少钱。小说将商家对顾客的连环欺诈，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善意地嘲笑了顾客的贪心。谁是吸血狂魔？小说开篇就先声夺人，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你是来卖血？我的天！”珍妮正想拔掉针管，阿利严厉的目光像两支箭射了过来。“继续下去！天塌下来我顶着！”一边是泰山压顶般的顶头上司；一边是等着她的工钱的一家大小，何去何从，难于取舍。

“护士，我正等着这钱还学费呢！”“护士，我家里正等着买米……”

“你们卖一次血能拿到多少？”“五万五。”“你们是志愿的？”“当然！”

这是《吸血狂魔》中的精彩片段，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谁是真正的吸血狂魔？

《移花接木》中的岳诚喜从天降，前天，女总经理夹着一阵香味“扑”到他的面前。“我授你大权！这封警告信就由你签发，连发三封之后再发解雇信。”由一个小小的部门主管一跃龙门，成为拥有全厂百名员工去留“生杀”大权的主宰，岳诚真有点晕乎乎的了！他受宠若惊，马上打电话回家向老婆大人报喜。“喜从何来？你马上就要有杀身大祸！”老婆的声音大得出奇，震得他耳膜嗡嗡作响。“这借刀杀人之计，你都看不出？赐你大权，让你签发警告信给那个监突，再解雇他？那女总经理大权在握，怎么不自己签发？以前有哪一封警告信、解雇信征求过你的意见，让你签发过？怎么突然会让你连升三级？你马上去见老板说你决不签字，如果老板坚持己见，明天我就不让你上班！”果然不出老婆预料，最后，监突稳坐钓鱼台，岳诚成了替罪羊。岳诚的遭遇，让人感慨万千。《借尸还魂》开篇就告诉读者：

《罗盘报》每天都少一张。《罗盘报》的长期顾客之一李老师展开了手中的《罗盘报》一张一张的点数着。“我在别处买报纸，买一份就整份带回家，从来不会少一张，只有在你这儿买，我还要一张一张的

点数。”正是李老师的这后一句话令郝老板血压骤然上升，把阿堂臭骂了一顿。这样，就把读者的胃口吊了起来。最后，终于抓到了偷报的人——颇有身份的徐顾问，他身兼数职，听说还为某报社担任通讯员，因此，翻阅多家报纸找寻重要新闻成了他每天的例行“功课”。这既出乎书店老板的意料之外，也出乎书店读者的意料之外。更让人惊讶的是，当事情败露后徐顾问的态度：徐顾问缓缓地抬起头来，目露凶光，瞪着阿堂说道：“你是谁家的野孩子？说话嘴巴放干净一点。什么偷报纸！你读过鲁迅写的那篇《孔乙己》吗？偷书都不算偷。更何况是区区一张报纸。”郝老板拍手大笑道：“妙呀，孔乙己借尸还魂啦！”小说结尾可谓神来之笔，将徐顾问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

二、语言优美华丽典雅，排比句很有气势，形容词用得恰到好处，读之如饮醇酒，回味悠长。

“一年一度，本地特有的节庆烟雾节像个羞答答的绝色少女，披着面纱，踏着舞步，挥动着轻飘飘的纱袍，风情万钟地来到了本地。她莲步轻移，所到之处，日月为之失色。亮堂堂的太阳顿失光辉；玉盘般的明月骤失皎洁；灿烂的繁星也自愧不如，识趣地悄悄退出了夜空；连那傲步长空的‘铁鸟’都臣服在她的石榴裙下，成排成排地泊在机场，傻乎乎地望着那包裹在纱袍中的胴体，竟失去了展翅高飞的能力。”（《一年一度》）

“安多之爱信封，更甚于爱美女，这不是夸大其词，也不是危言耸听。这一向以来安多之所以能够像蜀国名将关羽那样过五关、斩六将，所向披靡，靠的正是他手中这信封——这可媲美关羽手中青龙刀

的信封。别看这信封薄薄的‘弱不禁风’，安多只要它在它肚中塞进几片‘干粮’，一挺起它那胀鼓鼓的肚子，它的威力就直逼关羽手中威震四方的青龙刀。在这处处设‘卡’、道道立‘关’，寸步难行的大环境下，安多之所以能够财源滚滚、无往不利，论功行赏，这信封名列前茅、当之无愧！”（《信封的魔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6 日，印尼《印华文友》第 41 期）

# 水到渠成——印尼晓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在《浅谈印华文学发展动向》一文中写道：“在印度尼西亚这片土地上成长的印华作家写出来的作品，多是作者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很少有了为了服膺于某一集团或者图谋什么利益而创作的。除了少数新闻报道之类的文学，因为考虑到社会反应与被报道者的社会地位与名誉，而在报道时略微偏离‘轨道’，不得不稍微‘捧一捧’之外。一般上的作品不必考虑到市场的需要而创作，作品大多数都是‘实话实说’‘有话照说’，因此，作品贴近生活，敢于揭露社会弊病，很有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写实性是印华文学的主要特点。由于它与生活贴近，故深受读者喜爱。那么，印华文学写实性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根源是什么？如何在保留写实性的同时，更加注重作品的艺术性？

晓星（印尼作家，以下简称晓）：印华文学是在 32 年间华文完全被禁止的历史背景下坚持下来的。那时候，很多人停笔了。后来华文解禁了，写的人也开始多了，但是，长期间的与外隔绝，使印华作者得不到学习外国佳作的机会，就只凭着自学，把自身所看到听到的事物与自身的生活感受，原原本本地写下来，因此，让印华读者读起来感同身受，有的作品还大胆地揭发了一些社会弊病，令读者拍手称快。但是，这只是印华文学开始复苏的一个历程，印华文学不能永远停留在这一阶段。作品不能只注重内容而忽视了艺术性，因此，朝着提高

作品的艺术性是印华文学发展的方向。要提高作品的艺术性就要多阅读国外佳作，从别人的作品中汲取精华，提高自己。还要增加生活阅历，丰富作品的内容，以及尽可能参加地区或者国际性的文学交流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了解当今的写作潮流。只要不脱离生活来写作，在提高艺术性的同时，写实性必然会保留下来。

陈：您的小说，往往以小破大，以生活中最富有特征性的那一瞬来打动读者，引导读者。《锦囊妙计》，《借尸还魂》等小说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您在生活中，是如何积累素材的？在创作中，又是如何筛选与运用那些特别感人细节的？

晓：我生活在一个还不是非常完美的国度里，在这个国度里，时常会碰上这样那样的不顺心，看到听到数不清的不平事件。所谓不平则鸣，久而久之，在心中就积累了一股动力，促使我动笔，因为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件，早有了一个轮廓，再加上艺术的加工，发挥想象力，一篇作品就成型了。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在修改的过程中，就会发现那些情节特别感人，于是，把感人的部分保留并加以突出，其它部分就给予淡化，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靠不断地磨练，筛选才会精确，才能够水到渠成。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6 日，印尼《印华文友》第 41 期）

# 这盏灯永远亮着——新加坡李 选楼论

原名李选楼，男，生于 1957 年，琼籍。任职于内政部。1999 年参与北京师范大学与新加坡管理学院联办的“第一届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课程，毕业后开始写作。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新加坡文艺报》副编、新加坡热带文艺俱乐部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员。常以伍两、择浩等笔名在报章、刊物上发表作品。著有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中篇小说集《变迁》，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旅游散文《笔下的风景》；以及《李选楼文选》。编著有《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又十年》、《亚细安旅游散文选》。2003 年，李选楼参加新加坡文艺协会主办的“多代人写作比赛”，以《艰苦的岁月》一文获得小说创作优胜奖。从 2005 年开始，他陆续地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中篇小说集《变迁》，以及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李选楼不是单一文体的写作者，他对创作具有多方面的兴趣。他写散文、杂文，发表过《最后的街戏》、《我们那一届》、《生命、自然、文学》、《雨季》等篇章。他也写游记散文，将多年来旅游中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经历和感触记录成文，2005 年以《桥乡话桥》一文，获得“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第二

奖。除了文学创作，李选楼对当代的本土著作，对本地作家出版的作品也同样关心。他陆续发表评论文章：《在异乡响起的人生组曲·读丁云小说〈迷途的黑鲸〉》、《迎接朝阳的舞台·读史可扬的〈燕飞翔〉》、《从一个精神流浪者自我放逐的故事看努山塔拉对人生的解读》、《骆明与〈新华年度文选〉》、《从微型小说集〈鸦声凶影〉看方然的家庭忧思》、《最是真挚“回忆情”·我读〈我们三十岁了〉》、《石君〈生命华光〉的特色》等。这些文章，对当代许多作家的创作特色和贡献作出评论。同时，他也将多年来对本土作家李过作品的详细评论，出版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

李选楼常从旧报纸书刊中、从已经逝去的作家作品中寻找资料。他关心那些远去的先驱和南来作家的著作。收集了他们的资料，借阅他们的著作。对早期作家在这里的活动、生活和写作都认真了解。因为有这种兴趣和认识，他于毕业后，曾经收集当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以新马华有成就的作家作品为研究课题撰写的学位论文，编辑成三册《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于 2008 年，他也将个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心得，出版了《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

语文的进修不能只是单靠课文，尤其是修读华文，除课文以外，应有课外读物的补充，才能做到两者的互相辅助、相互助长。了解到这一点，李选楼于 2008 年，收集了新加坡作家创作的微型小说，编辑为《微型小说之窗》，供学生阅读。同年，他也将发表于 1986 至 1995 年《新加坡文艺》的优秀文章，编成《新加坡文艺又十年》。

李选楼分别于 2006 年、2008 年和 2010 年，参加了马尼拉、新



加坡和曼谷主办的第十届、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并在会上发表《新华写实性文学的继往开来》、《亚细安华文文学交流及发展》以及《亚细安华文文学的品牌》等论文，对亚细安文学的发展提出看法。2008年，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归侨作联成立25周年庆祝大会暨归侨作家与华文文学学术研讨会”。2009年10月，他应中国文联之邀，出席了在北京和内蒙召开的“交流会”。2010年9月出席了在厦门举行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

李选楼也曾多次当过“全国中学生现场华文创作比赛—新蕾奖”的评审。他积极参与筹划与主办“全国中学生文艺营”、“全国中学生歌词创作比赛”、“全国中学生中英对译比赛”、“向文艺敬礼”、“四川汶川地震义卖赈灾”、“红楼梦书画展”、“中国作家相片资料展”、“新文化运动90年展”、“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展”等多类活动。此外，他也主持“文艺沙笼”、“四川地震人性与文学”、“新书发布”等讲座，推动新加坡文艺的发展。

2010年10月30日，李选楼出版了旅游散文《笔下的风景》，以及《李选楼文选》，并获颁“连士升文学奖”。

李选楼擅长以朴实的文笔，来构筑他的小说世界。他描绘了繁华都会里的民生，以及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商业社会里的人们，被劳碌快速的生活压得麻木、冷漠，他们面对强烈的生活竞争，担心子女的前途，以怕输的心态对待孩子的教育。日常的劳碌，也使部分人们开始寻找人生的真正意义。社会的日新月异，年轻一代在享受新科技带来的成果时，也追求新奇、刺激的玩乐，他们自我意识强，生活逐渐

脱离传统。作品在描绘人性变迁之时，也赞扬了任劳任怨、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们。其微型小说艺术特色有三：

一、擅长运用道具刻画人物，揭示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惨命运。

《一双鞋子》中的佩丽大门口，总是摆着两双鞋子，一男一女，一黑一白，闪闪亮亮、整整齐齐的摆着，如两只小型的木槽船。而她，却是一个 62 岁老处女。原来，那是一双傀儡鞋。傀儡鞋是在早晨，由一双徐徐伸出大门，多皱纹的手放出摆好；夜里，同样的那双手，又从屋里伸出，把鞋子收回。警方打开大门，墙上的挂钟停了。她躺在房间的门口，身体已经高度腐烂，屋子每个房里都装了电话。从她躺着的方位和手的指向，仍可以清楚的辨别她倒下时，曾经极力的向电话的方向移动。小说中出现了两个道具：一双鞋子和电话。两个道具都是摆设，但所起的作用完全不同。一双鞋子作为主要道具，将一个老姑娘渴望幸福渴望爱情而又封闭自己的矛盾复杂的心态揭示得淋漓尽致。为了给姐姐方便，屋里多余的电话是他弟弟装的。今天他突然想到给姐姐打电话，却没人接听，于是他就匆匆忙忙的赶来。尽管房间里有几部电话，但却没有留住她的生命。电话目睹了她的死亡全过程，却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电话作为道具，将弟弟对姐姐血浓于水的爱，与世人对她的淡漠，同样揭示得触目惊心。

《孔雀舞》中的李宁是省里一等的舞蹈员。为了能到国外发展，借当导游机会，便泡在宾馆的咖啡厅里，和我闲聊上几个小时。再不然，她会把我的客房当成自己的家，很不客气的把床位给霸占，摆上几个性感诱人的姿式，然后和我亲热温存起来。晚上，她翻动着一顷

浅绿的华丽衣裳，缓缓地走上舞台。随着柔和的灯光和音乐，她舞得柔媚动人。柔和的纤指，配合着传神的双眼，多彩的翎毛，变化着细腻的动作，之后，她单腿后举，身躯前仰，华丽的阔裙逐渐开展，点缀在浅青细丝中的蓝色斑点，被衬托得璨烂整齐，显示了孔雀的华贵风采，引来热烈的掌声。我们看到，孔雀舞作为道具寓意十分深刻。李宁在我面前极力展示孔雀舞的神奇，在于出国。她是借跳孔雀舞，而跳龙门。但是最终，她的愿望落了空。何也？我们从问我“孔雀能高飞吗”这类我听不懂又莫名其妙的话中，找到了答案。孔雀舞作为道具，作用可谓大矣。

## 二、巧运对比手法，呼唤人性回归。

《一盏灯》有几层对比：一是家兴前后对比。多年前，当他还是一名机械维修员，家庭的温馨一直是他生活的动力。尤其是放工之后，他以轻松的心情，才在走廊上踩着响亮的脚步，五岁的儿子家兴已从屋里探出头来。“爸爸回来了。”他喊，并把老陈脱下的鞋子摆好，俩人相拥入屋。好一幅父子和谐图！开放社会终究慷慨的给他们的家添了人口，家兴带回来的女郎，有一个高高的鼻梁，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头金色的发丝。她操着鼻音嘻嘻哈哈的喊爹叫娘，当时，老陈和太太听得脸部酸得如咬着一个柠檬。他记得家兴回来的那几天，连他小时居住的房间都没走进。离家的那天，也只向墙上匆匆一瞥，便什么都没带的走了。老陈目送着轿车驶出他的视野，耳边还响起家兴随意留下的话。“我们已经有了新家。那里的生活没有迫逼感，又不必担心教育问题，真是人间天堂”。“有空会接你们过来玩玩。”家兴娶了

媳妇忘了爹娘，爹的精神支柱彻底垮了。二是家兴与狗的对比。家兴淡忘父母后，父母与小狗结了缘，小狗很快的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灯。每天早晨，他们都会牵着小狗，到巴刹买点食物，然后散步到附近的公园。老陈卧病在床的那段日子，小狗显得很伤心。它极有灵性，陈太太喂老陈吃粥，它欢欣狂叫；老陈将吃了的粥吐出，小狗两眼瞪直直的，发出呜呜的悲鸣，流了许多眼泪，无论陈老太如何哄骗，它都不吃不喝，瘦得如皮包骨。而他们的宝贝儿子家兴，却不在父母身边。当家兴匆忙的赶着回来奔丧时，才知道老爸晚年养了只玩伴。就在老陈去的那天，小狗也沉睡得不再起来。这个对比将狗之伟大与家兴之渺小，揭示得触目惊心，让读者感慨万千沉思良久。三是父子对比。倘若一家人外出，在尽兴的归途中，家兴总会蹦蹦跳跳，远远地指着前方的高耸组屋：“那是爸爸的家，妈妈的家，我的家”。他的天真令老陈如沐春风，常指使他教导儿子在纸上勾画着高高的组屋，组屋交织着无数不规则的方格子，其中一个格子明显的突出三个人头。家兴随意在画纸上涂着青红黄蓝，颜色虽是杂乱，老陈却是欣悦不已，因为他已为自家点亮了一盏灯。后来，儿子大了，疏远了二老。尽管儿子不孝，老陈已不在乎心目中那盏灯在什么地方燃烧，只要它是燃着，火焰快乐地舞着，自己也就满足了。他对四围的环境却是敏感，停车场的杂声，走廊上的脚步声，都能使他竖耳倾听；邻居有家庭聚会，在走廊摆上自由餐席，更引起他的注意。但是，解除老陈孤独与寂寞的，不是他儿子，却是一条狗。这个对比，一方面赞美了如山的父爱，另一方面也谴责了不孝之子。

此外，小说题目《一盏灯》具有象征意义：儿子在父母眼里永远是一盏灯！不管儿子如何不孝，父母对儿女们的爱，永远不变！这种象征寓意深刻，发人深思。

### 三、语言生动形象，比喻新颖独特。

“老陈和太太对家兴的教育最为重视，他们战战兢兢、带着家兴上学、补习、学画、学钢琴、学游泳，忙碌了好几年，老陈的储蓄也像漏网的鳝鱼。可是眼见家兴的成长，点着的灯逐渐明亮，老陈终究获得最大的满足。”（《一盏灯》）“老陈的储蓄也像漏网的鳝鱼”，这个比喻很鲜活，让人难以忘怀。

“这个古老的乡村小镇，被层层的山蛮和乡野包裹着。破旧的水泥建筑妆点着昏黄的大地，山丘间的小空地，偶尔冒出一两棵光秃的枝桠。人们笼统的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来形容这片神奇的土地。”（《先生，算错了》）“这个古老的乡村小镇，被层层的山蛮和乡野包裹着”，“包裹着”三个字极为精彩。

“日头已落到天的另一边，它挟着最后的余威，把穹宇烧了起来，天边突显着浮动的七彩画图。金黄的色彩，透过云层，给浪般的云层镶着金边。浪层追逐，变化着色彩图形。蓦然，云层的密缝中挤出红光，把最近日头的部份抹上了酡红。云层间深陷的部份，以红黄蓝绿衬托出周围的立体图形。在水天相连之处，红妆最艳，日头把海面也煮得沸腾，色彩染红了大地。把短暂的一刻，映得绚烂夺目。”（《说时依旧》）“日头把海面也煮得沸腾”，形容得非常贴切与到位。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5 日）

# 待结硕果的园地——新加坡李 选楼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一双鞋子》写得不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李选楼（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新加坡文艺报》副编、新加坡热带文艺俱乐部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会员，以下简称李）：《一双鞋子》里孤独老人在组屋里死亡的事，在人们日夜忙碌，越来越多人选择不婚，年轻一代脱离父母而居的社会中已是渐趋普遍，报章上对这类事也时有报道，我很早就想写一篇同类题材的小说。在几年前的一个傍晚，当我去参加朋友召集的新春晚宴，老人问题成了我们交谈的话题。我还听到一位女同事谈起一位退休不久的单身女子，她怕孤寂，怕遇小偷，担心家里进贼，女同事曾开玩笑地向她建议：在门口放多一双鞋子。没想到这却催促我快速地完成这篇小说。

我先为小说设下主题和结局：我既想抒写现代社会中老年人的孤寂，也想反映社会人情的冷漠。至于结局，除了要出人意料，也必须合情理。由于是微型小说，我不能有复杂的故事和众多的人事关系，因此，我以和主人公佩丽最有直接关系的邻居，我的妻子来观察她的行动，我认为这样的视角，将使故事更具真实性。我仔细观察老人的生活，了解她们的心态，设计了她常与杂物、昆虫为伍，并在暗中自

言自语、放傀儡鞋，以及家中偶尔出现男人的细节，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为了使故事明快简洁，我选择了叙述的语言，加上适当的议论，以便有时进行批判，明快地点明主题。细节也把结局烘托出来，女主人公门口那双早晨放出夜晚收回的傀儡鞋，是佩丽在孤寂中用以告诉他人，自己家还有个男人，是她增强生活信心的道具。出现家中的男人是佩丽的弟弟，他为姐姐装电话，为冷漠的社会注入一点人情，加强了故事的嫌疑性。

陈：您小说语言很有特色。这种个性化语言的产生，是来自书本知识，还是创作实践？抑或其它方面？

李：我记得读书的时候，来自中国的文学老师常举例讲解个性化的语言：如《三国演义》中张飞在长坂坡“我乃燕人张翼德也！谁敢与我决一死战”的叫吼；曹操误杀吕伯奢一家人后“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解说。阿 Q 的“儿子打老子”；孔乙己“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在钉子上》那位小文官斯特鲁奇科夫领着几位饿得发慌的同事到他家去用餐，大家还未进食前：咱们开头先喝一杯伏特加，就点儿鱼下酒……然后再来一杯。诸位，喝完两杯，跟着就上馅饼，要不就吃不痛快了……我那口子馅饼做得挺不错，还有白菜汤……的交谈语言，都体现了人物的性格、灵魂，增强了作品的魅力。

张飞、曹操、阿 Q、孔乙己、文官等形象，到了今天，还深深地刻在我脑海。以后，在我阅读的过程中，对这类语言更加注意。我在欣赏之时，也加强对生活的观察，对人物语言的吸取，并潜移默化地

根植在创作实践中。例如在《不同》里，为客人叫捧茶水的咖啡安娣，常挂口的福建方言是“咖啡乌……咖啡乌少大（糖少）……茶……茶丝……踢球（阿华田）……阿花烧（热的菊花茶）……”每个尾音都拉得长长的，高低有致，像是在唱歌，我用这样的叫喊来显示她的教育程度，她的生活，对工作的投入。《奖状》中那位见义勇为的船舵说：“我只是尽了点公民的责任，因了奖状而救人就没意思了”，“你找我喝咖啡我非常欢迎，就是别提奖状。”一个生性豪爽，不计名利的形象就跃然纸上了。就是《说时依旧》里那一段日落的描写，我也是在观看了自己在马尼拉湾拍摄的日落影像之后才下笔，很多人都知道马尼拉湾的日落是世界名景，我是在借鉴。总之我是要使作品中有属于自己喜欢的语言，它更多的是来自创作的实践，将人们生活的语言，融入作品。

陈：您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发表了不少评论，并结集出版了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您认为写作与评论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写好评论的关键在哪里？难点何在？

李：评论文章和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虽然都是文学的创作体裁，然而，写作与评论之间，又有着特殊的关系。写作是作者将个人对事物的所遇所见所思，经过提炼，通过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体裁表现出来。它体现的是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是“渗透着理性的感性活动”，本质上是艺术性的。文学评论则是评论者依据作家原本的著作，以客观的角度进行“再创作”。我在《荒原上的抗争》里，评论了李过的散文、杂文和小说；在《战前南来作家小说创作评



论》中，以战前具有代表性的 17 位南来作家的小说为依据，对作品的内容、思想、人物、艺术特征等各方面进行了分析，因此，它是“在感性的体验基础上的理性活动，它在本质上是理性或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好的文学评论能指出作家作品的优点，提出不足之处，并给好的作家作品一个肯定。它成为其他作家的借鉴，从而创作出更优秀作品，推动文学的发展。

评论的关键是对原著要熟悉。评论家的知识要全面。他们必须时常提高个人的学识修养，依据科学、逻辑性的理论，给作品中肯、客观的分析。评论者在分析作品时，不可以个人与创作者之间的感情为主导，这将使评论文章失却意义。在新加坡，文艺界对文学评论的认识不高，对能指出缺点的评论也不能接受，这都成了评论的困境。

陈：在我看来，目前微型小说还只是在华文作家中流行，英语等语种的人，几乎没有人写。因此，微型小说在世界的普及与提高，还任重道远。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李：我们常在华文微型小说的园林中遨游，没有注意用其他语言创作的微型小说，更没有人做深入的调查，也没有数字显示其他语言创作的多寡。我阅读过法国雨果的《沙葬》、梅里美《西班牙的婚礼》；俄罗斯托尔斯泰《穷苦人》、契诃夫《宽恕》；美国欧亨利《约会》等西方近代名家的作品，这些微型小说的雏形，都很有内容趣味。我知道，近年来在网站和 ebook 里，也有许多英文的微型小说，例如作家们喜欢以厨师、冒险家的故事，创造自己的布落格。美国 TimBorton

的“Oysterboyandothershortstories”，也很有知名度。作品少结聚成册，而以网站为发表的园地，原因除了环保，还有大部分作者都有“作品受欢迎才出书”的观念。不过，这些作品都注入了丰富的想象力，故事倾向于怪诞神奇，创作的考虑优先是读者市场。

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有各自的代表文体。文体的代表性，是经过了创作者多年的经营，民间的支持，政治机构的推动而形成，并留下许多不朽的篇章。微型小说的创作年代不长，它的是否成长，也同样得看社会的需求，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共同创作；在有人抒写的同时，也需要广大读者的认同和接受。学校开办课程，文学团体设立网站，鼓励交流阅读，主办学术讲座、研讨会、出版微型小说精品，颁发文学奖，鼓励作家抒写富有地方特色的作品，都能提升微型小说的品牌。就如陈勇先生您所进行的“微型小说作家访谈和作品研究”，我认为也是一项值得骄傲的壮举。

微型小说的园林若是获得更多人的开发，成绩将是花繁果硕。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5 日）

# 心绪的观照——新加坡林子论

林子，女，原名林君丽，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新加坡公民。祖籍福建永春。中学就读于英校，新加坡义安工艺学院商学系毕业、中英翻译专业文凭、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从事财务、行政、翻译、撰稿工作。热爱中华文学文化、阅读与写作，设网上博客“林子空间”。作品包括散文、杂文、诗歌和微型小说，2006 年与关子出版合集《双子话人间》；2008 年出版个人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永久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海南会馆文学会、读书会会员、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属下“海南作家作品研究室”副编。

一、运用对比艺术手法，刻画人物，写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沈福是家建筑公司的工地督工，因教育水平低，在公司做了十几年，才擢升到小小督工的位置。新近刚成立家庭，年逾四十甫娶妻，娶的是“越南新娘”，所以平生的积蓄几乎消耗殆尽，还要缴付三房式组屋首期现金款项和装修费，方觉钱不够用。无计可施之下，沈福只好鼓起勇气向周总裁求助——希望能向公司借贷八千元，再按月从薪水中扣除。可是，周总裁却不借。后来，沈福中彩了，周总裁破例设宴为沈福饯别，还赠送他一份厚礼——一个名牌金表，对他在公司服务了十五年，表示衷心感谢。并倒向沈福借钱，低三下四说好话：“周老板急了，说得语无伦次：要不……，当作贷款也行……，反正

你赢得那笔彩金……，我付您利息，您考虑考虑……”《借钱》通过周总裁前据后恭与沈福前恭后据对比，将二人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达到了很好艺术效果。

《白头偕老》中有几层对比：一是夫妻之间的对比。最先发现丈夫有外遇的是年仅五岁的小儿子。爸爸临出国前，好奇的小轩把玩着行李箱，掏呀掏的，居然掏出了一张属于另一女人的飞机票，交给妈妈看。“……她是公司里的秘书……她是联邦人，她身体弱……，没有亲戚，我照顾她……”丈夫找遍借口，还是无法自圆其说。为了给两个孩子一个完整的家，铁梅没有选择离婚，也从不与他大吵大闹。家，是由一对乖巧的儿女，和两个形同陌路而又相安无事的父母组成的。从小，姐弟俩习惯了爸妈分房而睡，楚河汉界，界定分明：妈妈的卧房是爸爸的禁区，妈妈也从不踏进爸爸的房门半步。两人从不正面交谈，连家务事也分别处理，各自为政，像极了两位学校里忙忙碌碌、进进出出课室的老师。这层对比表面上看，似乎并无新意，实际上为后面二个女人的对比埋下伏笔。二是二个女人之间的对比。小说结尾读者才知道，另一个女人——所谓的第三者，居然是个已去逝40年的鬼魂。这层对比堪称神来之笔，不仅刻画了夫妻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且也描绘了早逝女人的悲惨命运，让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铁道上》既有钟铭与妻子的对比，也有钟铭与员工的对比；既有钟铭与史提芬生的对比，也有钟铭妻子与爱犬仔仔的对比。最成功最感人也是贯穿小说始终的对比，是钟铭与爱犬仔仔的对比。“午后，烈日照耀下的火车铁轨，泛着油光。靠近武吉知马近郊的铁道旁，除

了钟铭牵着爱犬仔仔在溜达之外，别无他人。‘仔仔，来，咱们回工厂吧！傍晚再来。’钟铭说着，随手牵了老花狗向停在不远处的小型货车走去，将狗抱起放在前座，扬长而去。”这是钟铭与仔仔每天的必修课，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最让读者感动的，是钟铭死后仔仔的表现：仔仔在铁道上来回蹦跑、吠声呜呜，它，在寻找主人。尽管钟铭妻子也在哭，但与仔仔相比，就相形见绌。钟铭之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钟铭对妻子已经绝望了。在钟铭眼里，仔仔才是他的最爱。《铁道上》充分运用对比手法，写出了钟铭的人生悲剧，蕴藏很多人生哲理。

二、出乎意料的结尾，不仅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望，而且引发人们的诸多思索。

翌日，桂芬一大清早就到注册局外头等候。约定时间一到，只见一位 60 开外的老先生兴致勃勃地向桂芬走来，两只眼睛对她上下打量，正感纳闷，老先生开口道：“你是符小姐吗？昨天我有事不能赴约，由小钦代我与你会面，真抱歉！很好……，我很满意！”“我……和你？”桂芬瞪大了眼，简直不敢相信。《寻夫》中的结尾，仿佛一幅讽刺图画，让读者哀桂芬之不幸，怒老先生之可恶。

遇到陌生的邻居，刘婶总不忘重复着她引以为荣的开场白：“我有三男一女咧！有四个家……”。然而，刘婶的“家”，却时常更换，待她稍稍习惯了周遭的环境，开始与楼下阿伯阿婶交谈时，一个星期的期限又到了，她又得收拾起包袱，准备搬家。“婆婆好奇怪！整天咕哩咕噜，自言自语。”孙子说。不谙方言的孙子，与婆婆没有共通

的语言。“老妈子越来越难侍候了！”媳妇、女婿开始埋怨。妈妈得了“老人痴呆症”吗？子女们有些担忧。然而，刘婶也不是事事皆糊涂的，碰到不很熟络的邻居，她还是一本正经地对他们说：“我有四个儿女……”，神气十足，一点也不含糊。她的精神与健康状况，也随着时日的推进，每况愈下。该不该送她去老人院呢？子女们又在召开会议了……。然而，费用实在太贵了，还是留在家里合算……。一天，四名子女一齐接获由警方传来的紧急通报。当他们赶到现场时，只见刘婶染满鲜血的身躯，静静地倒卧在距离三房式组屋旧居不远处的草坪上，身上带着四个孩子的住址。《多子多福》中的结尾，让人心酸又流泪。刘婶三男一女，有四个家，本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不料，却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她的悲惨遭遇，既令人同情，更令人深思。

三、以语言作彩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情景交融的图画，使人产生身临其境之感，给人美的艺术享受。

“夕阳西下，金黄色的余晖，洒满了植物园。湖畔，凉风习习。一片蒲公英无声无息地飘落在轮椅上，晓彤顺手将之夹起，又轻轻地放了。总觉得自己越来越像蒲公英了：随风飘荡，没有固定的方向……。晓彤凝视着它，飞呀飞的，好久……，好久……。似梦似幻中，许多蒲公英从身边掠过，化成凌生的身影，飘然而去……。蓦地，一片蒲公英在眼前晃了晃，跌落在胸前，晓彤骤然惊醒，环顾四周，暮色已朦胧。”《（蒲公英的梦）》

“钟爱火车铁道的情结，是从小开始的。孩提时代的家，是一所

简陋的亚答屋，座落在武吉知马山脚下，住宅周围尽是一些野生的芒果树、红毛丹树、榴连树……，果实成熟的季节，是钟铭最开心最忙碌的时候。越过一小片丛林，即是来往新马两地的火车路。一天数趟火车掠过的声响，常教小铭竖耳聆听，由远至近的隆隆声，充满了神秘感、诱惑力。那连绵不断的火车路，它来自何方？又往哪里去？何处是尽头？”（《铁道上》）

“外头的雨依然下着，空气十分阴晦，气温很低。这场讨厌的长命雨，何以如此缠绵？什么时候才停歇？依淇原本是喜欢雨的，总觉得它富有情调、充满诗意；也爱吟咏关于雨的诗句：‘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对潇潇暮雨洒江天……’。然而，此刻冷风伴着细雨吹打在身上、脸上、头发上……，依淇抖索着，想起那诡异离奇的感觉和遭遇，雨点仿佛变成了冰刀霜剑，狠狠地戮刺在心上。”（《这场雨下得好大》）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9 日）

# 文学道路上冉冉前行——新加坡林子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关子在《林子点滴》一文中写道：“吾妻林子出版一本属于自己的微型小说集子了！这是继出版《双子话人间》之后，家中的另一件文学盛事。无论如何，总是值得家人为她庆贺的。”《林子微型小说》成为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给读者诸多启迪。在写微型小说过程中，关子给了您哪些帮助？您写作时间不长，但成绩喜人。成功的经验有哪些？

林子（新加坡女作家，以下简称林）：陈勇老师，您对拙作的好评令我汗颜，也给以我莫大的激励！我先生关子擅长写针砭时弊的杂文，他是我小说初稿的第一位忠实读者，常常以读者的角度给我提些宝贵的意见，题材枯竭时听他说说社会新闻和身边琐事也能从中触发一些创作灵感。自觉写作历程不长更得加倍努力，虚心学习。到目前为止还在创作的道路上摸索前行，路途遥遥，离成功尚远矣！写作经验有限，在名家面前更是不敢班门弄斧，唯独认为创作是项非常个人且神圣的事，凭借一股对文学义无反顾的热情与执著，默默耕耘，永不言休。多读多写多思考，接受批评，自省自律。倘若作家是一名厨师，成功的微型小说即是小一碟精心烹饪、令食客回味无穷的美味佳



看！

陈：《白头偕老》写得不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林：谢谢陈勇老师欣赏！这篇小说的创作动机来自现实社会越来越多的怨偶个案，故事写一对有名无实的老夫妻，由于丈夫年轻时的一段外遇，40多年来同住一个屋檐下，却是“老死不相往来”。到了丈夫患病弥留之际，才真相大白，却已是为时太晚！这样的“白头偕老”，在朋友圈中也有相似的案例，维系了数十年的婚姻关系原来是如此惨淡，引起我心底的巨大震撼！现实题材加入了小说元素、艺术加工，最终写成了这篇微型小说。主要在反映夫妻、情侣之间的矛盾、微妙关系，破裂的婚姻往往都是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在遇到伴侣背叛了爱情时，是选择果断的决裂？原谅？还是藕断丝连的纠缠着，如小说中那对夫妻，那么地残酷、执著，让彼此都错过人生的最美好时光，直到生命的尽头！

写小说必须在人物身上注入真感情，我对类似故事主人公铁梅与丈夫鸿哥的不幸婚姻深感同情、遗憾，无意间在笔尖流露，这或许是《白头偕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陈：女作家在多数人心里都是“激情的化身”：日本女作家天藤湘子姿色中等，但褪去衣衫后，她就显出与众不同来，通体纹身，从胸到背雕了龙凤以及叼着一把刀的日本艺伎；美国作家路易莎·奥尔科特《小妇人》里的四姐妹，只有乔泼辣直爽不扭捏，而她的理想是当作家；电影《求爱上上签》里，朱茵的角色尖酸刻薄，周旋于许绍

雄、陈冠希父子间，她的身份是专栏作家……。您创作的激情来自哪里？您认为激情对于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有何作用与影响？

林：不错！除了语文功力和创作技巧之外，写小说是需要激情的，心中的激情来自对周遭事物观察与认知的敏感性，以及对生活、生命的热爱，从而产生了创作的动力。摄取小说题材除了必须洞察生活与社会本质，还须深刻地解剖人性，秉持社会良知和道德准则，而将触动心灵的所见、所闻、所知、所作文学构思、想象，提炼成小说，力图通过小说去表现社会生活与人性的善、恶、美丑。贴近生活的故事内容较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题材广泛才不至于使故事流于枯燥，千篇一律。写小说往往感性多于理性，一般地说，女性的感情较为细腻，因此女作家擅长写爱情小说，把自身对爱情的向往、激情、失落、伤痛等都融入小说中，写来丝丝入扣，情节曲折迷离。总的来说，敢爱敢恨，才能成就一篇感人的作品。

陈：您开始是写散文和杂文的，偶尔也写一两首现代诗，为何对微型小说情有独钟呢？写散文和杂文，对于写微型小说有无帮助？

林：正如我在《后记》中所言，尝试写微型小说除了受到大学文学导师的鼓励，本身的主观能动性是重要因子。2006 年与关子出版散文杂文集《双子话人间》之后，就开始专注去写微型小说，希望能通过散文和杂文以外的文学体裁去反映现实，诠释人生。其实以小说形式写作对我来说并不太陌生，原来早在 1978 年（仅二十几岁），就不经意地写了那篇《微澜》，发表在当时报章。从学生时代就喜欢涂涂写写，写的不外是各式各样的小品文。入世以后，抒情性散文写得

少了，转而写以论说和叙事为主的杂文，后来微型小说读多了，发觉这短小精悍的文体与散文和杂文在题材内容上非常相似，只是表现手法不同而已，因此下定决心写好它。遂将写散文的感性与凝练，写杂文的幽默与讽刺全都用上了！的确，有了原先散文和杂文的写作经验作为铺垫，微型小说写来较为得心应手。难怪有评论说其中好几篇的散文韵味十分浓郁，如《宠物》、《蒲公英的梦》等。开始写微型小说时，新鲜感和激情十足，灵感源源不断，两年内就完成了超过 50 篇，因此在 2008 年结集出版这本《林子微型小说》。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9 日）

# 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

## 给人看——美国施雨论

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一个由五十个州和一个联邦直辖特区组成的宪政联邦共和制国家。其东濒大西洋，西临太平洋，北靠加拿大，南接墨西哥。美国国土面积超过 962 万平方公里，位居全球第三或第四（数据有争议）；其人口总量也超过三亿人，少于中国和印度。1776 年 7 月 4 日，大陆会议在费城正式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国诞生。自 1870 年代以来，美国国民经济就高居全球第一。今天的美国则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娱乐等众多领域的庞大影响力更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GDP 总计：14.2662 万亿美元（2009 年），人均 GDP：46,442.664 美元（2009 年）。

谈美国微型小说必须提到以下几位世界级人物：一是欧·亨利。他一生创作了 270 多个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还有数量很少的诗歌。欧·亨利的诗歌创作反映了他对自然、人生所面临的社会矛盾的态度，他写小鸟、古老的村庄，歌颂流浪者，以阴郁的笔调吟颂“唱催眠曲的男孩”，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但因数量少、成就不大，因而影响很小。相反，他的许多书信倒是精彩的随笔，他同编辑谈生活，谈创作，表达作者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思想。欧·亨利的代表作品

是《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和《最后一片叶子》。其著名小说还有《黄雀在后》、《市政报告》、《配供家具的客房》、《双料骗子》等，真实准确的细节描写，生动简洁的语言使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也使他在世界短篇小说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有人曾将他比做“美国的莫泊桑”，这是有其道理的。

处理小说的结尾，是欧·亨利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也使他在美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他善于戏剧性地设计情节，埋下伏笔，作好铺垫，勾勒矛盾，最后在结尾处出现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局，使读者感到豁然开朗，柳暗花明，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禁拍案称奇。但由于作者写作速度快且多，这种手法运用过多过滥，不免使人感到有明显的雷同和公式化的弊端。他的小说的结局常常出人意外；又因描写了众多的人物，富于生活情趣，被誉为“美国生活的幽默百科全书”。

欧·亨利不愧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之一，其高超的写作技巧，使得他的小说有了“欧·亨利式”这一称号。

微型小说这个名字的正式出现源于美国。美国作家欧·亨利是微型小说的创始人。微型小说具有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三要素。即在规定的字数以内，要概括出普通小说应具有的一切。

二是美国作家弗里蒂克·布朗，他写过一篇微型小说：“地球上最后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这时忽然响起了敲门声……”全篇仅25字，却非常别致、有味，被誉为世界上最短的科幻小说。

三是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教授穆爱莉。她近年来

从事中国微型小说现象研究，出版《喧闹的麻雀》等专著。2008 年，她到中国作学术访问，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数十位中国微型小说名家进行了专访。

施雨，女，美国医生。“文心社”创办人，现任总社社长。著有长篇小说《纽约情人》、《刀锋下的盲点》；诗集、散文集《美国的一种成长》、《上海“海归”》；译著《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夫人传》等十多种出版作品。诗歌《有一个昨天》获 2005 年“中国星星杯”爱情诗歌大赛二等奖。短篇小说《你不合我的口味》评上中国小说学会 2008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散文《母亲的百宝箱》获 2010 年第二届“漂母杯”全球华文母爱主题散文作品大赛二等奖。小小说《体验生活》获第六届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

立意新颖、情节严谨、结局新奇是微型小说三要素，也是施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获第六届中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的《体验生活》，写一位女作家为了一部描写美国联邦监狱生活的故事，来监狱体验生活。这种立意颇为独特。小说情节一波三折。女作家体验生活时间是五天，可是，到了最后一天却无所斩获。此一折。就在她心灰意懒之际，终于出现了两个越狱犯。她的身子贴在地上，抬起头，她看见他抬起手臂准备射击。顺着手枪的方向，她看到一个狂奔、纤弱的背影，乌黑的长发惊慌地在身后甩动。一个东方女人？天啊，那是她小说中，一个唯一成功越狱的情节。此二折。“砰！”枪声响了，不知是谁朝这边开了一枪。她看到典狱长扑倒在地。她跑到他的跟前，看见他的血从左边肩头的弹孔里涌出来。此三折。最后，

倒地的不是越狱犯，而是典狱长。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结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最后的微笑》中吸毒丈夫表面上死于毒品，死于两个女人之手，实质上，是死于自己之手。这种立意是非常巧妙的。小说情节波澜起伏。上个世纪 80 年代，他研究生院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天天看报纸的职业版，不停地面试，结果还是到处碰壁，好长一段时间处于失望、焦虑、愤懑、和疯狂之中。终于有一天，他的脸上有了笑容，并把一大叠绿色钞票交到她的手中。再后来，他虽然还是拿钱回来，但已经不见了人影。这一天，她又按照他给的地址，把买到的毒品给他送去，他说他无力停止这样的生活，他希望这是最后一次了。他说过无数次同样的话，她心想，这次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果然是最后一次了，她静静地坐在他身边。然后又掏一瓶液体，另一个针筒，这次是足以致死的剂量。她为他注射时他睁开了眼睛，露出一个久违的微笑：亲昵、信任、笃定，还有一点不易察觉的狡黠。那一瞬间他们都明白，真的是最后一次了，这一生到此为止，他不会再有麻烦，也不会给家人再带来麻烦了。

巧用道具，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是施雨小说的第二个特点。

他就坐在她对面，面无表情，一声不哼。她问他：我可以为你做什么？他没有回答。她又问，今天你的感觉如何？他依然没有反应。她起身为他量体温，测血压，他被动地随她摆弄。但她感觉到，在她靠近他的时候，他做了个小动作。她的手指开始发冷，她怪自己太大意了，一直被反复交代不要带任何东西来看病，防止病人拿去当自杀

用品。可她早晨来的时候顺便在耳边上了一枚发卡。现在她可以肯定这枚发卡已经在他的手里了，因为她那缕碎发披了下来。这是《初诊》中第一次出现道具——发卡。医生探监的本意是阻止犯人自杀，不料，她头上的发卡确帮了倒忙，真乃愁煞人也。经过心理较量，医生终于达到了此行目的。不知沉默了多久，他又开口了，医生，今天我挺好，确实不需要你，可是如果我需要的时候，你能再来看我吗？你愿意成为我的心理医生吗？她抬起头，认真地点了点。在出门的时候他特意给她一个友好的拥抱。在监狱外面停车场自己的车里，她坐了很久。调调后视镜，她看到那枚发卡又重新回到她的耳边。她知道，那个拥抱改变了许多东西。她的发卡回来，她相信他求生的愿望也回来了。

小说结尾，第二次出现道具——发卡，完成了故事情节和对人物的塑造。我们惊喜地看到，两次道具发挥了重大作用。第一次出现道具，给人惊的感觉——犯人又要自杀了！第二次出现道具，则给人喜的感觉——犯人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这里，表面上看道具是一样的，实质上有本质的变化。第一次出现道具，是量变，是铺垫，是伏笔。第二次出现道具，是质变，是水到渠成，是生命飞跃。

语言鲜活，比喻新奇，给人以美感，是施雨小说第三个特点：“那个晚上，他给她的餐馆送外卖，雨天路滑，他就这样不小心滑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以死相逼》）

“她让两个高大壮实，如他的翻版的儿子前来给他磕头。他们一个是她和他所生，另一个是他和外面的女人所出。”（《最后的微笑》）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她还是想逃，皮鞋跟敲打地面发出单调、



尖锐的声响，放大了一种非常的、令人胆寒的寂静，在这个封闭的空间里，给人的是窒息和恐惧。在每一扇铁门于身后重重关闭之后，她都忍不住回头，企图转身逃跑。一个人心灵最深处的孤独，还有叫不出来的那声呐喊，都隐藏在他看似凌乱的线条和色块里。从此，她便记住了他的画和他的名字。”（《初诊》）

雨水打湿他们额前鬓角的头发，顺着发丝，小水滴集成一串，晶亮无比，非常多情的样子。他们喁喁私语，女的神情有些戚然，男的不停地说着话，桌上的一枝红玫瑰在两人来来往往的目光中越发娉婷。雨，任性地越下越大，原来只是滴滴溜溜地撒在车子上，现在却是大刺刺地拍打在车子的四周。那枝红玫瑰，也狠狠地烧灼着她的眼睛。“去你家。”王芯咬着牙，却没能咬住报复的念头。两行清泪从她的脸上滚落，摔碎在她自己的膝盖上。（《雨做的云》）

“今天什么都不对头，一出门儿，耀眼的阳光比西班牙的还热烈，可她心事重重，宛如老想下雨的伦敦天空。天蓝得虚假，云白得做作。街宽得不近人情！”（《不智》）

“海风潮湿冰冷地拍着她的面颊，把原已零乱的泪影，拍得更加斑驳。西天，一团夕阳已经变得模糊，就像一张脸，从年轻的棱角分明到晚年的圆钝，说不出的伤感。”（《大红袍》）

“记忆是一阵清凉的风，悠然穿越嫩绿、蔚蓝、抵达金黄的季节。深一脚叔本华，浅一脚尼采，和那年少时的青涩、寂寞和叛逆，竟也都堂而皇之地一路走进这个圆融的秋日午后的咖啡馆。”（《带走我》）

1925年2月，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

著名的关于悲剧的定义，也是他关于悲剧本质的一个直接的表述：“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关于悲剧本质的见解，有两个要点，一个是说明悲剧的对象是“有价值”的人，一个是说明悲剧的基础应当敢于真实的“毁灭”给人看。施雨小说中的悲剧对象都是有价值的人，她所描写对象的毁灭有两种，一是肉体的毁灭，二的精神的毁灭。在我看来，精神的毁灭更可怕。施雨用了较多篇幅和笔墨，写人的精神的毁灭，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施雨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就在于此。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8 日）

# 风雨同舟办文心——美国施雨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创办文心社宗旨何在？文心社有何寓意？是否有和中国小小说作家网等网站合作之意向？

施雨（美国作家。“文心社”创办人，现任总社社长，以下简称施）：十年前，文心社创办之初的目的完全是因为文友聚会，我是发起人之一。周末，工作之余，大家交换信息和读写的感悟与经验。海外汉语写作没有功利心，也没有官方组织，所以比较寂寞。文友雅集是海外文友民间活动最主要的方式。

文心社成立的前四五年，都还是票友形式的，写作像唱卡拉 OK 般自娱娱人。偶有文友在当地中文报纸上发表作品而小有名气。到了近两三年，海外作家才真正成长起来了，可以在剧院演出了：大量发表文章，频繁出书……再加上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评论家加盟，文心社越来越专业。

评论家胡军先生 2011 年 2 月 16 日在《文艺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受到更多关注》中说：“海外作家的新作频现《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物和出版社，且受文学界关注程度较高，纷纷跻身各种年度选本和奖项。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的邵燕君

主持的‘北京大学当代最新作品点评论坛’对主要期刊进行了大面积阅读，再参照年终编选年选的结果，发现 2008 年度新海外华人作家创作的中短篇佳作已与内地文坛有分庭抗礼之势；到了 2009 年，无论长中短篇都几乎占半壁江山。可以说，他们的创作已在内地期刊全面开花……”

胡军先生还列举近年来受人瞩目的十位海外作家：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王瑞芸、袁劲梅、张惠雯、苏河、邵丹、于晓丹。其中重量级的六位，严歌苓、张翎、陈河、陈谦、王瑞芸、邵丹都是文心社的文友。文心社目前已是千人文学大社团，是海外作家的重镇。遗憾的是，十年前文心社最早的十四位居住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文友，大多淡出了文心社，甚至离开了海外文学圈，他们很少写作，甚至已经停笔。只剩下我一个人坚持在创作第一线，并且担任九年总社长，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经营文心社。

文心社的“文心”有文心雕龙之意。也期待文友们永远拥有一颗文学之心。

四五年前我常去中国小小说作家网学习，近年来由于写作和经营文心社工作繁重，我就少去了。我一直支持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网的建立，我还负责美国小小说作家这一块儿。如果有合适的方式，文心社非常愿意与中国小小说作家网等网站建立合作关系。

陈：作为医生，您治疗病人的外伤。作为作家，您拯救人的灵魂。二者之间的差距是明显的。但是，对于您而言，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呢？换句话说，二者之间是否相互影响呢？

施：大家都以为医生最重要的职责是治病救人。其实，医生最重要的工作是预防疾病。我不敢说文学作品有预防和教育的功能，但是，若是读者从作家的作品中，读到其他人的生活经验，让他们明白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知道如何去寻求人生的快乐，那么医生与作家殊途同归。

陈：您的不少小说，写人生悲剧，写家庭悲剧，写婚姻悲剧，给人强烈地震撼。您这种悲剧情结源于何处？它对您写作有何意义？

施：医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生与死每天都在眼前发生，人在接近死亡的时候，人性会表现得很彻底，病人、家属，医生、护士在面对死亡的时候感受也格外强烈。一般人在一生中不会有几次接近死亡的机会，而医生则是无数次，而且是各种各样的，在这样反复刺激和拷问之下，不做深度思考的人很少。

我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许多悲剧也都是这些善良的人们一手造成的。您在评论我的微型小说时引用了 1925 年 2 月，鲁迅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关于悲剧的定义，也是他关于悲剧本质的一个直接的表述：“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我正是希望“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人们从中受到启发。

陈：您微型小说语言非常有特色，给人美的艺术享受。在生活中您是如何积累语言的？在创作中又是如何运用语言的？

施：我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写诗，对语言比较讲究。在创作中就自

然而然那么下笔行文了。

陈：蒋子龙说过：“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认为，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是什么？

施：这个所谓的“家”，应该有两种。一种是现实中的家。一种是心灵的、是精神的家园。我赞成蒋子龙先生说的“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

一个作家最宝贵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在文学与人类心灵上不断求索的精神。

陈：您说过“坚持汉语写作，就是在手中握着一张可以回家的通行证。”您坚持汉语写作多少年了？您认为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何在？

施：虽然我高中时代就开始写诗。但大学毕业后出国，又在美国医学领域做了十来年职业妇女。早就不创作，甚至不写汉字了。汉语写作是我在离开职场以后开始的，至今十年了。汉语写作是我精神的回归。我凭我的方块字，和我血液里日夜流淌的中国文化，找到了故乡，也让故乡接纳了我。

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大陆本土作家有自己的创作使命，海外作家坚持汉语写作也有自己的创作使命，彼此相辅相成，共同丰富，完善中国文学。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8 日）

# 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德国

## 谭绿屏论

谭绿屏，女，汉堡艺术家，中国书画教师、原南京市美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欧洲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欧洲理事。双亲均为徐悲鸿大师得意门生。得天意之传，虽因文革毁了上美院之路，却得享社会最底层人生经历。在风雨追阻中自学成才。曾任中国画教师、江苏省旅游品销售公司外宾部画师。1984年出国游学成为半个作家。1990年第三篇作品获中央日报文学奖。1994年获国际水墨大展枫叶奖。2002年出版文集《扬子江的鱼，易北河的水》（个人文集、散文、绘画、摄影）。2005年於江苏省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南京市作协举办个人作品研讨会。江苏省《花鸟画研究》月报刊载个人专页。2007年组办德国画家15人赴南京画展，获天津老年文学征文画类一等奖。2008年文例台湾《世界论坛报》“书画名家”整版。入编奥运会礼品画册《中国风》画作七幅。10年组办南京画家赴德国画展。获太仓《迎世博——月季花杯》优秀奖。

汉堡大学退休汉学系主任史束菲教授有评：“在她的文章、水墨画和书法里，精致地铭记了潜藏的寓意。”南京知名女作家修白评其书：“展示了她最唯美的画卷——感恩和爱。”南京作协对她的画和文学总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南京日报记

者朱凯称她为“手执画笔的文化使者”。旅德资深媒体人陈鸣祥撰文：“金陵奇女”。

谭绿屏系南京市美协及江苏花鸟画研究会海外会员。德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欧洲理事。

谭绿屏微型小说最大特点，是抒写了感人之深的人性之美。小余连忙跟着杰西上四楼，见老板侧卧在床，一手伸向电话机，已经昏迷，口唇和指甲泛青紫色。小余一边接过杰西从床底下捡出的雾气瓶，扳开老板的嘴喷药，一边急速打电话，叫来救护车。急救医生送老板去了医院。小余满怀关爱之心安慰杰西，照应杰西的生活。小余只是房东的一个住户，但当她发现房东生命垂危之时，毅然出手相救，并照看房东的儿子。一个月后，小余接到一封律师所的信。根据老板的遗嘱，面包店小楼卖出后，其中一成赠送给小余。小余得到了4万马克。小余的爱心，得到了房东的回报。《篆书的鱼字》中的房东与从北京来汉堡医学院读博士小余，由相识到相助，由普通的房屋租赁关系，发展到生死之交，让人们感叹：人性之美无国界！

《丈夫要去学功夫》则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人性之美。在小韵生活困难之际，小韵的洋婆婆，汉斯的妈妈，一位寡居的德国老太太，很是关爱自己的儿媳。眼看儿子的学业一拖再拖，生活不能改善，心痛万分，便把自己节省下来的一万马克送来交给媳妇，以补小家庭的不时之需，小韵感到莫大的安慰。在国外，父子之间，母子之间，财产各自所有。小韵的洋婆婆，将自己攒下的一万马克交给媳妇，不仅是雪中送炭，更体现了一种博爱，一种跨越国界的人性之美。当汉斯



放下正经的学业和家庭不问，要把婆婆资助养家急用的辛苦钱拿去学“功夫”，闹得要离婚时。老太太闻讯大惊，急忙赶到儿子家，收回了那一堆钞票。还有什么可争的呢？事情总算慢慢平息下来，一切恢复原状。老太太一放一收，都是人性美的表现，只是形式不同而已。不久孩子们上了中学，小韵抓紧时机，又去学了一门办公室电脑课程。结业后顺利找到一份能胜任的工作。汉斯也回心转意，专心完成了大学学业，有了正式的工作。小韵忙策划搬家买家具，改善家庭居住内外环境。暴风雨过去了，家庭的航船安稳前进。再看小韵的目光，透着温和，透着平静。周围的朋友也跟着安心起来。小韵则认真许下了愿，将来有一天，她会亲自陪伴汉斯上嵩山去圆功夫梦。汉斯放弃到中国学功夫，小韵许愿将来亲自陪伴汉斯上嵩山去圆功夫梦，将人性之美演绎到了极致。

《红瓢苹果》中的比尔慕名来到苹果村。比尔非常勤奋，开山引水，让山泉和融雪顺小渠流进自己的果园，定时定量灌盖施肥，像照看婴儿一样精心看护果树。那几株野生苹果树，果实灰不溜秋一点大，味道既酸且干涩，村人都认为这些野苹果占着土地面积不如砍了换好树。然而这野生苹果树也有奇特之处，树上的苹果切开，果瓢竟是鲜红的颜色，虽然不好吃，却是挺稀罕的。比尔的苹果一上市就被抢购一空。即使这红瓢苹果比其他苹果高出一倍价格，仍然供不应求。凯文知道后气愤难咽。自家几代的苹果大名鼎鼎岂可败在这外乡人的野苹果上！他拉了村中几户人家，大家在煽动下摩拳擦掌，一起冲向比尔的果园。乘着比尔不在家，把比尔的果树全部恨恨砸了。比尔回来看

到果园遍地残枝败叶，红瓢苹果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杆。伤心之下找了根绳子挂在树杆上就想陪着果树一死了之。这时天上的扫帚星飞到比尔身边，用镰刀一把割断套在比尔颈脖上的绳索，用尖细的嗓门对比尔说：“你的苹果死不掉，还会长得更好，而且能治病救人。”比尔一下子振作起来，擦干眼泪丢掉绳索，连夜收拾果园。天亮一看，所有的果树都挂满了又香又甜的苹果。比尔忙着将一些上好的苹果赠送给孤儿院和老人院。在扫帚星劝说下，凯文也幡然悔悟。小说运用对比艺术手法，讴歌了人性之美。比尔被扫帚星救起后，身上蕴藏的人性美更加耀眼。他将一些上好的苹果赠送给孤儿院和老人院的行为，让人感动不已。凯文知错就改脱胎换骨，同样体现了人性美之魅力。是比尔的行为，改变了凯文的人生之路。此外，扫帚星两次下凡来到人间这个细节，可谓神来之笔。一方面使小说充满一种浪漫主义情调，另一方面又为扫帚星正名（在人们眼中，扫帚星是灾难的象征）。

《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画家之死》，为我们描绘了人性之美的另一种形式——凄美之人性。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晚期癌症夺命。新买的房子还没有搬进去。痛心啊！我痛悔以前从来没有关照他注意健康，只因他比我年轻，看起来结实。几经曲折，我见到了明瘦小的妻子。每天上班的职场女性。我把十个月前在自助餐厅为明拍的放大照片交给她。她的丈夫笑容满面。我搂着她，让她在我的臂抱中哀泣。明十多年间画了人家一辈子画的总和。为什么呢？不眠夜，打开画桌上的颜料盒，饱饱蘸起一笔明亮的五彩，我向天幕挥去，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结尾，是小说的文眼，让读者陷于深深的思索之中，获得

诸多人生与艺术启迪。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5 日）

# 忘却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之中——德国谭绿屏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在《我心中有两座山》一文中写道：“当画笔不够表达时，就借用文笔。当文笔不够表达时，又回到画笔。当两者都不足够时，我又借助摄影。我亦常越界在摄影的山林中流连，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怡情悦性，壮我画山，扩我文山。”写作、绘画、摄影三者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是捕捉生活中稍纵即逝的景致。请您结合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谭绿屏（女，德国作家、画家，以下简称谭）：“捕捉稍纵即逝的景致”这句话给人直接的理解就是摄影。当我握着相机，对准我选择确定要拍摄的对象时，目不转睛、全神专注，好像猎人握着猎枪瞄准猎物，生怕最好的物景从眼皮底下溜过逃之夭夭。忘其所以地全身心投入，个中辛劳只有自己知道。20 多年来，家中存照成千上万，清理耗时。其中自己比较喜欢且已放大到 A4 或 A3 大小的，也有几百张。

写作是把一瞬间感悟的火花尽心去做最恰到好处的诠释，往往在忘其所以的全心投入之中有所擒获。通常我以写散文随笔为主。夜晚

半睡、单独乘车、甚至在做比较简单的家务事时，脑中就会冥想般出现几句诗一样流畅的语句，或者一个主题，亦或令我欣喜的画面。我得赶紧在小纸片、报纸边角、乃至购物账单的反面记录下来。超市有专门用于记事的小纸片出售。为了节约和环保，我大都用购物账单替代。

曾经我乘约半小时地铁时埋头纸片写作，有位熟朋友上车坐在我旁边，我都不知道。直到警觉要下车了，抬头才看见这位朋友。他说他看我好久，写字这么专心，不打搅我。

这里提到的《我心中有两座山》一文，写于 2005 年在南京我的个人画展布展期间。白日满眼是画、紧张安顿各项细目，手中相机不离，随时拍摄身边人事有关画展进度的画面。夜晚一个灵感好象大气在胸中蒸腾，立即起身铺纸落笔。第二天交托助展的公司制成展版，作为展言挂在开门首位。未料展出中许多成人和孩子对墙抄录这篇展言全文。当年《江苏省花鸟画研究》中，我的个人专版用上此文。2010 年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文集《全球华文女作家散文选》收入此文，我略加进小补充。

散文随笔《读者是太阳、作者是月亮》，则是从法兰克福飞南京的空中作业。2006 年第十四届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南宁），得大会复印分发所有与会会友。

后来写微型小说，也多半是起于小纸片的灵感记录，然后回到桌面，把那瞬间记录变成永久的文字。通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推敲，深入专致的研读，以至于自己变作文中物事，情感沉湎，久久难以抽

身自拔。相信写作投入达此境界者古来有之。也就有了被人笑痴的话题。

陈：《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画家之死》，写得不错，尤其是“不眠夜，打开画桌上的颜料盒，饱饱蘸起一笔明亮的五彩，我向天幕挥去，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这句话，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谭：《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画家之死》收在欧华作协 2010 年微型小说文集《对窗六百八十格》中，用名《画之殇》。后来感到还是喜欢我最初的题名：《天上多一颗我画的星》。虽然比较散文化，却凸显人性化。

本篇是具有真实人物背景的故事。当今中国社会经济起飞、异军突起，几多殊能才俊大浪淘沙不克胜出，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位友人，曾经他是我的粉丝。时代大转化，我成了他的粉丝。他竟突然之间以身殉覆辙，留下令人难以言表的震惊、伤痛和惋惜。这个故事写成散文，触及人家隐私。写成微型小说，正好借以抒发我的感叹。主题一旦确定，记忆和想象的闸门大开，有用的情节很快取舍敲定。我给主角起名为“明”，让他最后化成一颗“星”，这“明星”给人的启迪远远超过写第一人称，淌了多少泪水。

陈：我在回答中国大陆《百花园·小小说原创版》副主编任晓燕访谈录《我思，故我在》时说过：“想象力是文学与生俱来的根本性特质。没有想象力，文学的存续将失去生命的基础。没有想象力，文学将沦为社会生活一般性的文字记录和写照，文学非但不可能重返社

会生活的中心地带，而且很可能是文学大陆逐渐沉降的开始。鲁迅先生说过：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采取鲁迅先生所说的典型化手法创作，需要有很强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来说，想象力丰富的人，虚构能力也比较强，反之亦然。人即使活上一百岁，也不可能事事亲身经历。因此，间接经验对小小说写作就显得非常重要。间接经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书本知识，二是道听途说。我手头有几十个笔记本，专门记载道听途说的东西。”您丰富的想象，来自哪里？它对于您写作、绘画、摄影，发挥了哪些作用？

谭：小时候父亲在家备课，怕我们几个“学龄前儿童”打扰，就各人分发一张纸、一支笔撵我们走开，说，“画画去。”父亲的学生到家中看到我的画，问我最喜欢画什么画？我说我最喜欢画想象画。那位学生很惊奇，还去告诉我父亲。

孩子从小涂鸦，目的不在作画家。涂鸦时的观察力、分解力、想象力、记忆力都得到促进。我自己就体会到高中学立体几何驾轻就熟，得益于小时的绘画。

二十世纪 90 年代初，我在汉堡一地毯公司画壁画，没有老师，自我运用几何知识放大完成，获得认可。我把这种体验写成文字。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整版刊载，又被海内外多份刊物转载。

有人对我说：你的文章感人，是因为你有别人没有的经历。其实生活的奇遇，不见得一定造就作家。但作家文笔的犀利，必定要在生

活的磨石中打造。广泛的兴趣、深入的阅读、冥想般的思考，能激发在触类旁通之中产生丰富的想象力。君不见，我会对着一幅顺眼的画久视不厌，我会翻看一本古朴的字帖难分难舍，我会在人声鼎沸的聚会独坐一隅……

多作笔记以求博闻强记，对一名职业作家来说自然是众妙之门。我不是职业作家，尽力而为又不得不适可而止。何况当今写作人多势广，作品更需求精。

微型小说《篆体的鱼字》，始于我作的鱼字书法画，是我系列书法画之一，受到关注。以我的书法教学体验，弘扬中国文化的志向，平日见闻留学生的零碎信息、医学常识等等生活中星点景致，我想做成招牌多好。当这些“景致”交汇之后，一个原意为感情纠纷的主题故事，回到了我抒发人性美的写作初衷。

《丈夫要去学功夫》事关功夫。中学时体育课老师教过少林拳。我收集了不少武术图片，也拍摄过武术照片，深知中国武术在德国受欢迎的程度。我把友人的亲口抱怨，旁人的闲言闲语汇合，去粗存精，加上自己想象的故事，留下人性的光辉。

《红瓢苹果》是一篇纯想象的故事。曾经自身遭受到一起被误解事件，我决心要写成一个寓言似的故事。其中有关种植工艺不离我知青务农时的生活经验。鲜红瓢苹果得自我家附近空矿地我亲手的采摘，且早已拍成艺术照，记忆深刻可做存证，并非杜撰。苹果的牌价因产地和种类的区分差价很大。现实生活中的我有许多热心助人的朋友。这样一个看似与我目前生活毫不相干的故事就出世了。其实这个



故事可以编成儿童木偶戏、动画片。

西方神话中有巫婆骑着魔帚飞行（德文称这女巫扫帚为 Hexenbesen），大都作恶，偶然行善。这里用中国民俗的“扫帚星”称呼，简洁明了。

网络的畅行使精彩的摄影、绘画与文学的互补格外便利。我对电脑的认识仅是起步，今后有心善加利用。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5 日）

# 一种智慧——美国纪洞天论

纪洞天，男，出生于福建厦门。在国内当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者。1991年出国到匈牙利，办起了《欧洲导报》，任社长。担任匈牙利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2001年到美国，任《环球导报》总编，现任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秘书长，专职写作。

王蒙说过：“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种对比，一声赞叹，一瞬之间，捕捉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

纪洞天微型小说最大特点，是写得充满一种智慧，不仅给读者带来阅读快感，而且蕴藏诸多人生与艺术哲理。《合法敲诈》中的苏珊能力很强：别人一天才能干完的事，她三下五除二就处理得干净利落。上班才一个月，托玛斯-张便主动给她加薪，但她似乎满不在乎的，没有丝毫喜悦的表示。托玛斯-张心里觉得纳闷。过了些日子，苏珊告诉托玛斯-张，她怀孕了。托玛斯-张一听，大吃一惊，但他还是和颜悦色地对她说：那你就注意休息吧，不要累倒了。谁知从那天开始，苏珊便不再正常上班了，三天打渔，两天晒网。美国法律规定，保护怀孕的员工，她们可以在不舒服的时候请病假。托玛斯-张知道接到了一个烫手山芋，如果不及时处置的话，说不定就会转化为定时炸弹的。托玛斯-张找苏珊谈话，答应补偿她二个月的工资，建议她主动辞职。苏珊叫了起来：两个月工资，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你如果

不赔偿我二万美金，我决不走人！托玛斯-张只好随她去，让苏珊成了公司的自由人，另外指派他人顶替苏珊的工作。谁知苏珊并没有就此满足，她竟然采取了更大的动作，开始组织工会。托玛斯-张想打官司，被苏珊一番话说得止了步。就这样，苏珊步步紧逼，层层推进，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武器，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也维护了工友们的切身利益。

《迪斯尼奇案》中的警察杰瑞，从一张旅游照片中，居然发现了坐在杰瑞后面的那个男人，是全国通缉犯贾斯丁！虽然他特意戴上了墨镜。杰瑞再认真地端详那男人旁边的女孩，啊，她不就是全国通缉犯贾斯丁的女儿吗？这既是一种职业敏感，也是一种智慧。一连几天，杰瑞都在苦苦地思索如何将贾斯丁逮捕归案，他在妮莎学校的管理处找到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线索。妮莎的入场券是由校方集体代买的，当时她挑了尾数是 5020 的入场券，她说，这正好是她的生日。杰瑞终于想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大胆的主意，警察局局长派特也同意了他的方案。为了避免凭护照或 LD 领奖，杰瑞决定只凭入场券的号码即可领奖，他估计即使妮莎将入场券丢了，贾斯丁还是会伪造入场券的。要知道，他连美金都敢伪造，造个假入场券还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个点子的提出，同样是智慧在起作用。贾斯丁很是犹豫，他担心这是个圈套，始终没有答应女儿的要求。一天、二天、五天过去了，贾斯丁始终没有任何动静。杰瑞决定放出钓饵。第八天，一位子虚乌有的游客前来认奖了。如果到了第十天，没有其他游客前来认奖，这名游客就将独得百万巨奖了。贾斯丁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他想，那天我

戴上了墨镜，所到之处都是人流滚滚，我就不相信会被警察给盯上了。到底是经不起百万元巨奖的诱惑，贾斯丁终于带着妮莎来到迪斯尼乐园，自投罗网。在杰瑞与贾斯丁的较量中，正义战胜了邪恶，智慧战胜了愚蠢，留给读者诸多思索。

《都是茅台酒惹的祸》中，美国人与台湾人关于不用公元用民国，不用公制用英制，不用横排用竖排，不用军事时间用 AM，PM，不用拉丁字母拼音用台湾拼音之争，充满智慧与哲理。小说告诉人们一个普遍真理：任何国家或地区，不与国际接轨，迟早是要吃亏并付出惨重代价的！

《经济学家的魔杖》中的弟弟哈尔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哥哥雷恩的农场，三招就大大提高了农场的经济效益。第一招：实行各不相同的“计件工资率”。管理人员根据土地采摘的难易程度，设定不同的“计件工资率”，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计件工资率”，这样他们就不可能抱成团了，也就避免了工人们集体拖延。要是管理人员错误地估计了“计件工资率”，就由农场主给予补偿。新方法实施后，果然劳动效率大大的提高了，经统计提高了 50%的生产力。第二招：管理人员同工人们捆绑在一起，让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管理人员的工资同当天的收成挂钩，他们自然就会冷淡自己的亲朋好友，更倾向于那些吃苦耐劳的员工，就会科学地安排工作了。果然，这么一来，生产力很快上升了 25%。第三招：宣布工人可以自由组合，一开始亲朋好友结合在一起，但是当他们看到产量多的组合可以多领奖金时，就像被经济师的魔杖点击了，一切都改变了模样。熟人的圈子分裂了，

一支支最有活力的队伍纷纷涌现，做事麻利的工人们结合在一起，偷懒的人即使是至爱亲朋也没人要了。生产力又猛增了 25%。三招，都是靠智慧取胜。而智慧的获取，得益于哈尔花去了几万美金在大学学到的知识。在读书无用论有所抬头，知识贬值的今天，小说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人的好奇心》中的老外奈特读了英文版的《山海经》，才知道中国古代的火神祝融是三头六臂。奈特惊叹道：二郎神三只眼，字圣仓颉四只眼，想不到火神有六只眼再加上六只耳朵。看来好奇的中国人准是火神的后代，六只眼看，六只耳听，你说能不好奇吗？看罢小说，让读者在忍俊不禁中若有所思。

《天上掉下个博客妹》中的女子，千里走单骑，到北京与网友会面。靠的就是智慧！二人见面有无意义，姑且不论。女子靠智慧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其充分发挥智慧作用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 小小说要多一点幽默——美国

## 纪洞天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智慧与幽默，是您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给读者诸多人生与艺术启迪。  
纪柏伦说过：“大智慧是一种大涵养，有涵养的人才善于学习，我们从多话的人学到了静默，从偏狭的人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学到了仁爱。”您小说中的智慧与幽默来自哪里？如何才能在生活中获得智慧与幽默并运用到作品中来？

纪洞天（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秘书长，专职写作，以下简称纪）：我从小就喜欢幽默作品，不论是小说故事还是漫画，不论是相声小品还是喜剧影片我都喜欢。俄国作家左琴科的讽刺小说，日本星新一的科幻小说让我爱不释手，德国著名漫画家埃·奥·卜劳恩的连环漫画《父与子》我百爱不厌；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使我完全入迷，陈佩斯、赵本山的小品令我拍案叫绝，卓别林的喜剧电影更是让我如痴如醉。

喜欢幽默作品，我在自己的写作中自然也会对幽默元素有所偏爱。我写的小小说往往都是些幽默小小说。当然，幽默不是小小说必备的元素，不过我认为小小说应当提倡多一些幽默。

放眼世界小小说文坛，世界级的小小说大师几乎都同时也是幽默

大师。俄国的契诃夫、左琴科、日本的星新一、都筑道夫、法国的莫泊桑、中国的汪曾祺、阿城（《遍地风流》的作者）、意大利的卡尔维诺、加拿大的里柯克、美国的区希柯克、匈牙利的厄尔凯尼，哪一位不是谈笑风生的高手。这也许是巧合，但值得我们深思。

幽默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你只有种下智慧的种子，才能开出幽默的繁花，结出幽默的硕果。已故的中国漫画大师华君武就曾经画过一幅漫画讽刺相声不能使人发笑，画面上一位相声演员居然跑到台下，以手探观众的腋下使他发痒而发笑。愚昧的人是不可能收割幽默的果实的，因为幽默与智慧是一对双胞胎。幽默就是智慧的迸发，作家运用智慧、聪明通过了搞笑的技巧，使人读后或捧腹大笑，或啼笑皆非，从中获得益处。正如作家王蒙所说的：“幽默是一种成人的智慧，一种穿透力，一两句就把那畸型的讳莫如深的东西端了出来，既包含着无可奈何，更包含着健康的希冀。”

我个人认为小小说要写出幽默感，平时就要多学习，多观察。小小说家最好是个杂家，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什么都懂一点，这样写起小小说来才不会干巴巴的。

小小说的幽默从何而来呢？当然，生活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日常生活中有些人就是笑坛子，一开口就笑话连篇，只要留意积累，就是很好的素材。

多读幽默小品也中获取幽默灵感的好方法。每期的《读者》一到，我一定要先翻开第 34 页，读一读《漫画与幽默》这个栏目。幽默小品积累多了，总有一天能转化为写小小说的营养的。

陈：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微型小说在世界文坛上还没获得应有的地位。我说这话并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真凭实据的。世界文坛最高的奖项是诺贝尔文学奖，可是此奖自 1901 年颁发以来，至今已有一百一十年了。写诗歌的、写散文的、写剧本的、写短篇小说的，均有人获奖，唯独从未有一位作家是因微型小说的创作而获奖的。日本小说家川瑞康成写了大量的微型小说，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中他的微型小说的创作数量是最多的，可是他在 1968 年获诺奖却是凭着《雪国》、《千只鹤》、《古都》，而不是微型小说。微型小说在世界文坛是确实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您认为微型小说要在世界文坛占有一席之地，需要经历哪些阶段？重点与难点在哪里？

纪：这事得从中国说起，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微型小说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叫做笔记小说。其实，在笔记小说之前，微型小说就存在了，《山海经》中的“夸父追日”，古代的寓言都是些微型小说。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南朝宋代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宋代李穆等人的《太平广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尤其是《聊斋志异》更是笔记小说的巅峰之作，蒲松龄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会输给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中国在没有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之前就有了微型小说，可是建国后，微型小说却被冷落了，直到大跃进时才出现了小小说。文革后，上海的《文学界》才重提微型小说。特别是杨晓敏、凌鼎年、黄灵香等人的大力推动，微型小说才有了长足的发展。到了第五届鲁迅文学评定时，微型小说终于可以以集子的方式列入评奖的范畴了。可惜，



24 本集子参加评选却都出局了，全军覆没，太惨了。这说明微型小说的创作虽然数量惊人但质量还上不去，精品太少、极品更是少之又少。鲁迅文学奖得主中除了阿成、韩少功等人比较关注微型小说外，又有几个人热心微型小说的创作呢？这也难怪他们，写了中篇小说，容易得奖还能改编成影视作品，名利双收，而写微型小说往往被淹没在微型小说的大海里，而且出集子又特别难，所以名家大都对微型小说敬而远之，微型小说的质量也就不容易上去了。应当有更多的奖项对微型小说给予特别的关注。应当有热心的机构为微型小说的评选设立大奖，鼓励微型小说的创作。

在国际文坛上更是如此，我们期望有作家是因微型小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希望有热心人为微型小说设重奖，繁荣微型小说的创作。中国的微型小说创作要与世界的微型小说创作接轨，不要夜郎自大，要有拿来主义的精神，特别是日本的微型小说的创作就有许多经验值得中国作家借鉴。

中国的微型小说要大胆地走出国门，要多参加国际间的评比、竞赛，取长补短，壮大自己。

陈：我在《重复，小小说之大忌》评论中指出：“重复有抄袭自己之嫌。现在，中国每年发表小小说 2—3 万篇，重复小小说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所说重复，包括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诸方面。犯有此类毛病的，不仅有初学者，也有不少小小说名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小小说作家作品，仿佛流水车间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美国在机械制造业中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

采取标准化通用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批生产有了可能，从而引发了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是，作家创作作品，不能采取机械制造的方式，重复别人，重重自己，千篇一律。”您也说过：“在世界微型小说界，有一位作家是人人皆知的，他就是日本的极短篇之神星新一，他一生从事微型小说的创作，全集多达十八卷之多，不但作品数量多，而且作品的质量又是上乘，确实是太不容易了。目前，在中国写微型小说的人往往是作品数量多，但质量上不去，这就需要好地向星新一取经。希望中国能有一大批星新一式的微型小说的拼命三郎，这样中国的微型小说就大有希望了。”我与您的观点，实际上是一致的。数量多，必然导致重复，重复必然导致质量上不去。您认为如何才能克服重复现象？如何才能产生精品？

纪：重复现象的根子在作家本人，根本的问题是缺乏精品意识。作品重复的人就是小小说作家队伍中的南郭先生，他们是在混饭吃。这也与大的环境有关，如果微型小说的创作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写一篇微型小说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稿费，评奖的机会又很少，也就难怪作家要重复了，广种薄收嘛，不然岂不是要饿死。所以一定提高微型小说的地位，微型小说的地位提高了，优秀作家加入微型小说创作的行列人数增加了，作品的质量自然也就上去了，重复的现象也就会越来越少了，专吃重复饭的南郭先生也就没有场了。微型小说的地位不提高，专讲克服重复现象，那不过是扬汤止沸，没有用的。

微型小说如何才能产生精品呢？这是个大难题，就连微型小说大师汪曾祺自己都没有找到答案。汪曾祺写了微型小说《陈小手》，这

是公认的名篇，放到世界文坛上也当之无愧。可是，汪老自己写的其他微型小说，如《尾巴》、《护秋》等与《陈小手》相比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可见，微型小说的精品、极品，即使是名家往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想写多少就写多少的。微型小说虽说字数少，但写好很难很难的。人们可以如数家珍地说出世界名著，如《战争与和平》、《红与黑》、《老人与海》、《红楼梦》、《静静的顿河》等，但如果要你说出十篇微型小说的世界名篇，恐怕许多人都会被难倒的。这是为什么呢？微型小说要出精品比长篇小说难多了。最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复杂的。水是最简单的化合物，但也是神奇的化合物。氮是最简单的元素，但也是宇宙中最重要的元素。微型小说的特点就是入门容易，人人都会写，但是出精品难。有人写长篇小说能得鲁迅文学奖，要他写一篇微型小说得鲁迅文学奖他就被难倒了，事实就是如此。

陈：2010年，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与《福建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了第一届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大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作为秘书长，请您介绍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并展望其未来。

纪：要介绍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应得提到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他们三者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我以为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都是世界华文作家的文学团体。而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点呢？我以为他们作为文学的社团成立的时间有先后，团体的大小有区别，服务的对象有所不同，更重要的是服务的内容各有不同的侧重。

说得具体一点，先从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说起吧。世界华文作家协会

会成立于一九九二年，是前身亚洲华文作协的扩展，至今已有十八年的历史。成立时的经费是利用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的会费，平时无经常费用，工作人员都是义工。联合国经费用完之后，二届新加坡会议，由林荣三赞助三百万元。三届台北会议，由高清愿赞助二百万元。四届美国洛杉矶会议，由王朝庆及文化基金会赞助共四百五十万元。五届在台北召开，及平时运行经费，均由连战赞助六百万元。六届林南先生赞助世华作协在澳门开会的各项费用。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以全球区域划分为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中美洲、非洲等区域作协。会员总数为一千人左右。亚洲的会员包括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香港、澳门、印度、日本、缅甸、印度尼西亚、韩国、文莱、越南、沙地阿拉伯、约旦、柬埔寨、尼泊尔各地，唯独没有中国大陆的会员，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如今的联合国都少不了中国这个常任理事国了，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怎能没有中国大陆的会员呢？世界华文作家协会包括的范围很广，小说、诗歌、杂文、戏剧等等。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限定在小小说，能把世界华文小小说的事情做好做足就心满意足了，此生无怨无悔了。

再说说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创办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是在新加坡注册的。前六届先后于东南亚的新、马、泰等六国举办，经过了十四五年的路程，第六届终于首次在母语国——中国的上海召开。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是以微型小说写作为媒介，以理论研究为平台的文学团体。她举行不定期的理事会议和专题研讨会，积极推动华文微型小说在平面、立体及网络、数字化出

版方面的繁荣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作家的交流联谊机构，一个是作家作品的研讨机构。就好比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文学研究院。不论是世界华文作家协会还是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都是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的老大哥，是兄弟文学社团，是值得我们虚心取经好好学习的。

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总会成立的时间很短，又是民间团体，没有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赞助，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所以我们只能像屈原所说的那样“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微型小说的真正繁荣恐怕是几代人的事业，愿有更多的仁人志士一起来努力吧！

# 怎一个情字了得——泰国郑若瑟论

郑若瑟，男，1937 年出生，笔名清锷、文兴，泰籍华人，祖籍广东潮汕沙陇镇，从商、珠业。作品微型小说较多，被转载于中国、东南亚各国、香港、美国等各地报刊、选集、侨社及学校特刊等近百篇。曾获几次奖。已经出版的微型小说集有《情解》、《情哀》、《情结》、《情味》、《情债》、《情真》及散文集《情浓》。一九九五年末获天津“飞鹰杯微型小说大赛”优秀奖。一九九六年末被选为泰华作协理事。一九九八年应中国作家协会邀请，访问中国丝绸之路。二〇〇二年被选为泰国郑氏宗亲会理事，二〇〇四年常务理事，二〇〇六年副理事长兼文教股长，并负责编辑特刊，直至现在。二〇〇四年被选为“世界微型小说学会”理事兼总务。曾获多次微型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文学原乡奖。二〇一〇年被选为泰华作协副会长。二〇〇五年被特邀为泰华内地记者协会荣誉理事长兼顾问。

郑若瑟微型小说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在不露声色的对比中凸现人物性格双重性，揭示人性之丑陋。

当晚服了止痛药，第二天疼痛减轻，我便随侄儿至第一医院找到淑芳姐，按她的指导买了两条香烟，包了一个红包，找到五官科主任。

“呵！泰国来的华侨吗？”主任笑容可掬地招呼：“请坐，怎么送那

么多礼物？服务群众是我们的职责，多谢！多谢！”这是第一层对比，一送一收中，让我们感到医患关系之不正常。医生既收礼，又谈职责，其虚伪性已现端倪。接着他到内面交代护士准备工作。现在这个主任是革命的红色医生，技术一般，但拔掉一个蛀牙不是大问题，只要送他点礼物，他会细心诊治的。这是第二层对比，医生之人品与医术皆不行。闲着片刻，我摘下墙上意见簿，翻看几页，都是批评这个主任工作马虎、态度粗暴……牙拔掉了，一点不感到痛，侄儿万分高兴，他说，还是礼物效力好，我也极为感激，提笔在意见簿上写道：“医生高明，态度和蔼，拔牙不痛。以上诸位无故作此毁谤，真是冤枉好人。”这是第三层对比，众人之批评与我之感激形成了鲜明地反差。回家心情舒畅，还轻声哼着小曲，拿起镜子看看拔掉的牙位如何。啊！天啊！蛀牙仍巍峨地屹立着，拔掉的是一个好牙！最后一层对比石破天惊，批判锋芒达到了极至（《拔牙记》）。

他摇晃着攀上巴士。一股酒味，迫使周围乘客都对他挪移远一点。亮红灯，车猛刹，他险些跌个狗吃屎。第一层对比，在众乘客与我之间展开。“九一九一四一九一九一四。”收音机正播着首奖号码。他精神一振，忙掏出彩票。“中了，哈哈！中了，哈哈！”他按捺不住狂喜地嚷着：“六百万，哈哈……看你再敢噜苏，我大钦……有钱……我再娶一个……一个美娇娘。哈哈……酒要 XO……哈！”第二层对比，在我与噜苏之间进行。“下去吧？”售票员愤怒的拖着他，驾驶员见拉不动也来帮忙。“别看轻人，再……再几天，我……我驾轿车给你看了。”大钦也生气地说，并在裤袋中掏出当项链的单据，在售票员

面前展示：“头奖……哈哈！”真正的彩票却随当单一起出来掉落在车地板上。第三层对比是心态之间的对比，是关键对比，决定了大钦和售票员命运都发生了根本转变。大钦醒时，发觉一只腿骨折，正疼痛，忽然想起中彩，手插进裤袋，摸了半天，只有一张当单。比折骨更痛，他又昏过去。今天精神稍好，撑着拐杖出来走走。救护车到门口停下，又抬进来一个新病号。大钦一见，好面熟。“他——是巴士上售票员。”“是的，一个多月前他中彩票，吃喝嫖赌钱花光了，也中了艾滋病！”大钦楞楞望着抬进院的病人，心想：是祸是福？第四层对比进入了高潮，两个曾经的百万富翁，不仅都成了穷光蛋，而且一个折骨，一个中了艾滋病，都成了废人。这印证了一句俗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

进强今天大学考试完毕，同学们到酒楼吃顿饭庆祝，也喝了点酒，飘飘然，驾著名贵轿车回家。正要出巷口转弯入大路，却忘了看直路上有没有车来。砰！一辆摩托车撞到车身，人车翻倒。“你瞎了眼？”进强下车，望着心爱的新车上被撞的窟窿，气愤地责骂：“看你拿什么来赔！”进强开车撞伤了人，不仅不救人，反而破口大骂。第一层对比，就让读者看到了孰是孰非。众人见状，纷纷叱骂：“你是天顶掉下来的？”“你的老子是皇帝？”“先把他教训一顿，看他再敢盛气凌人！”人潮汹涌围上。幸得有一认得进强的，赶快跑去叫警察，并对警察耳语几句。“不要动手，一切法律解决。”警察急忙制止。并即截一辆三轮车，把伤者扶上去，对群众说：“谁是好心人，先送他去医院。这里，我记下青年人的车牌号码，驾驶证，有法律公道处理。”



第二层对比，是在群众与警察之间进行。警察的出现以及他处理事故的方法深得民心，警察起到了维护稳定的作用，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一场风波平息，进强随警察上县府警局。路上，他对警察说：“我是县长的妻弟。”并塞给他五百铢，警察收下了，进强心里窃喜。第三层对比，故意埋下伏笔，以期给读者意外惊喜。“事情如何？你从实说。”县长对警察说。“摩托车直线驶来，撞到你的车傍，按交通规则是你错；再者你酒后驾车也犯法；第三，事故发生，也不请交通警察解决，对着伤者痛骂，情理不合。”警察毫不徇私，说完掏出五百铢交还进强，笑着说：“贿赂也是一罪。”警察当着县长的面，交出了五百铢，并当场批评了进强。第四层对比出乎进强意料之外。“一切依法从事，”县长扳着脸：“暂且回家思过，待伤者医后情况如何再加定罪。”进强原指望姐夫枉开一面替自己开脱，不料打错了算盘。第五层对比峰回路转，形势急转直下。几天后，一辆摩托车到门口停下，父子下车进来。

“祸事来了。”进强吓得心悸无力。“进强，”被撞车的阿伯边说边掏出一纸包：“谢谢你，算还药费后多出的钱送来还你。”“什么？——”进强目瞪口呆。“那天我到医院后，县长即赶到，对我说，你已知错，并托他送来治疗费，同时恳切请我原谅。而且他身为县长，日理万机，还抹出宝贵时间，天天带青果等礼物来探望，温情感动我，伤口好得快。”最后一层对比，让县长变得高大起来，被撞车的阿伯变得慈祥起来，进强变得渺小起来。

二、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刻画人物，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

满。

孩子的父亲走了三公里，到王贵先生家里，等了将近三小时，对他的家属重复哀求了几次，才得把名医请到家。“先生，劳请你救救孩子一命！”母亲流着泪恳求道。名医若无其事的喝着茶，抽水烟。诊脉，开方，不过十分钟便完事。“此方是谁开的？”药店配药师问。

“名医，王贵先生。”“你拿去问他是否开错？”孩子的父亲急忙跑回王贵先生家中。“先生，药店配药的问你药方是否开错？”他呈上药方，先生不看一眼，面带怒气：“叫他按方配药别噜苏。”他跑回药店。

“柴胡八钱，成人药方尚未曾见好过有这样高剂量？”《名医》中开药方这个细节，画出了所谓的名医的魂。成人药方都不见柴胡八钱，何况儿童药方？名医之所以乱开除方，无非是诈取病人钱财。钱财好说，你不能要人家孩子的性命啊！

阿猪嫂跟着挂了号，天天去气功大师医疗所询问，一个多月过去了，如石沉大海，音讯渺然，总排不到她的名字。她探问柜台登记员，究竟何时才排到她？登记员悄悄告诉她：“有捐款给大师去中国建孤儿院的，便优先就医。”

《气功大师》这个细节，一下子撕破了气功大师骗人的嘴脸，收到了很好艺术效果。

回到家里，抽出信筒里的文件查查看。四百铢也夹在里面。我一时呆住，小姐可爱的笑脸呈现在眼前，她高尚的人格使我肃然起敬，我自觉惭愧。四百铢完璧归赵，不仅让我肃然起敬，而且也让读者钦佩不已。《诚实的姑娘》的行为，像一面镜子，给我们诸多人生启迪。

三、语言形象生动幽默诙谐，极尽嘲讽之能事，让人在忍俊不禁中获益匪浅。

“老洋感到遗憾终生的是自己身上没有流着世界最先进，最光荣的美国人的血统。他怨恨母亲当时为何不私通山姆叔，让他有个高挺的鼻子，一双深浊的蓝眼睛，多么英俊神气啊！又怪自己怎么当时糊里糊涂选个泰女结婚，真没出息，羞煞人。为出这口乌气，待他赚到了钱后，便情愿冷冻酸妻，在外嫖妓。他有怪癖，只要美种的妓女，钱多少不吝啬。有时高兴起来还搭飞机去美国体味正牌货。齿脚留香，舌尖余味，三年回旋不散。”（《最后心愿》）

“岁月不饶人，在人生的苦海中，翻滚了六十五个春秋，尝尽辛酸苦辣、看过荣辱贵贱、听闻褒贬赞谥……终归逃不了生老病死的历程。庆幸的是：回顾自己一生处世方向正确，对那些筛上‘粗粒’的人物，恭敬有加，唯命是从，大事小事，不敢怠慢，总是办得周到妥贴，婚丧喜庆，送礼丰厚，悭吝只适宜应付那些筛下‘细粒’的无名小卒。因此，他能博得有头有面的人物赏识，在侨团中争得一席之地，当个总干事，算是不枉此生。”（《筛上筛下》）

千盼万盼，甥儿甥女终于来了。乌乌婶既高兴又紧张，也顾不得脚上的人字拖鞋左右倒穿，急跑出门迎接。一看，傻了眼。怎么十月初冬，甥女衫无袖，裙不遮腿，甥儿的裤膝盖破了两个洞而无补好，头发那么长也俭着没有剪，她的心凉了半截，希望如肥皂破了，轻声对儿子说：“看来他们还比咱穷，不可闹玩笑，我得赶快回房里把桌上新发的布票藏起，免得他们见了要借用。”乌乌婶把布证藏妥后，

顺便把饭桌上两盘鸡肉拿一盘藏起，以免亏本太多！（《错解》）

“如刚开放的花朵，甚么狂蜂浪蝶，它都饥不择食的接受。十八年华的素乐，正倾心杉朗，鬼迷心窍，杉朗说甚么，她都‘半坦全听’依言而行，他指向东，她不敢朝西。只要他高兴，她甚么都可献给他。”（《投网》）

“老伴车祸丧生，精神生活百八十度转变，惆怅寂寞如浓雾罩住她周边。终日寡言无欢，有话无处诉。夜间总要梦起老伴讲故事，说笑话舒解她一时郁闷。如今，老伴心狠，抛她而去。从此，夜变长、梦来多，眠时短，醒时长。白天更难挨，儿媳都上班，孙儿上学去，孤零零的她，坐不是，站无趣，行无欢。睡眠不足，心情烦躁，引致食欲不振，体重日减。度日如年，过一天比过一年，还衰老瘦弱得快。”（《弱不禁风》）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0 日）

# 艺术加工，突出文学的现实意义——泰国郑若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的六部微型小说集都以“情”命名，是何寓意？它对您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您以后的集子，还会以“情”命名吗？

郑若瑟（泰华作协副会长，以下简称郑）：我的微型小说及散文的结集，书名都用“情”字。因为我青少年时期，曾见过一幅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据说是家乡末代翰林爷郑邦任所写，我觉得写得很有意思，细斟酌，它即是现代人所说的“文学的现实意义”。我一直记在脑中。及后，在社会生活洪流中体会到：生活中所发生的故事，都离不开“情”，最普通的是：爱情、亲情、友情……等，写文章，写小说，只不过把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通过艺术加工，反映出来，让人读了得到启示，得到一定的教育效果，今后我若有结集，仍会以“情”字为命名。

陈：《拔牙记》刻画人物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郑：《拔牙记》是我在泰国的第一篇投稿作品，其实它是拼凑而得的，文化大革命前，我还在家乡时，胞弟患耳炎，很痛苦，通过汕头医专一位亲朋友的介绍，给五官科教授、著名的丘医生诊治，做了

手术，一次根除。隔几年，有位朋友也患同病，请我介绍，到二医院找丘医生，可是他被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经不起残酷的斗争，自行了断解脱。朋友只有就医新任医师《红色医生》，结果做了两次手术，仍未能根治，只好另择医院治疗。我移居泰国后，有个朋友牙痛，去给医生拔牙，结果错把旁边的好牙拔掉，他气愤痛骂，触动我把两件事结合起来写成《拔牙记》，使它更深刻反映文化革命的荒谬，使人读后对人才被残杀惋惜。

陈：作为商人，您为何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您认为，金钱与文学能否合二为一融为一体？

郑：我在读中学时就已喜欢文学，编写过校报，写过宣传短剧供学校文工团演出。后因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怕惹祸，便自行停笔。到泰国后，为了立足，不得不先找职业，解决衣食住行，但我仍坚持天天看中文报纸、杂志及小说。直到 1995 年，生活安定，便试笔写《拔牙记》，得到编辑的录用，并来信鼓励继续投稿，1996 年便获得天津微型小说比赛优秀奖，更增强我写作的信心。我没有赚大钱的奢望，认为人生衣食无忧，便投入少年时所喜爱，晚年过个自由自在的生活。

陈：您的小说，很大一部分针砭时弊。这些小说素材是来自于亲身经历，还是道听途说？抑或是您向壁虚构？

郑：在我的小小公司里，每天泡潮州工夫茶待客，客人颇多，有生意上关系的，也有年高的同学朋友，他们多半退休，就到我这里品茶闲谈。人多话也多，所谈的故事题材丰富，通过整理而成篇，有时也从看电视剧中得到启发而编造。

陈：真实是讽刺的生命。这里所说真实，指的是艺术真实。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

郑：生活真多数难以照搬，它会平淡或没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必须艺术加工，使它能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又得考虑到符合现实，才有说服力。

陈：您已年逾古稀，是否会将写作进行到底？

郑：虽然我已年逾古稀，仍愿为泰国华文文化的发展，贡献一点儿微薄之力。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仍会继续写作。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0 日）

# 渴望与灵魂——马来西亚朵拉

## 论

马来西亚，简称大马（Malaysia），首都吉隆坡，是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国家。马来西亚由十三个州组成，共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位于马来半岛的西马来西亚，北接泰国，南部隔着柔佛海峡，以新柔长堤和第二通道连接新加坡；另一个是东马来西亚，位于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南部接印度尼西亚，而文莱国则位于沙巴州和砂拉越州之间。马来西亚也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创始国之一。人口数量：2733万（2008）。主要民族：马来族，华人，印度人。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印度教。国土面积：33 万平方公里。GDP 总计：6744.34 亿令吉（2009）。

朵拉，女，原名林月丝，出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专业作家、画家、祖籍福建惠安。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理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霹雳州副主席、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世界华文作家交流协会副秘书长。曾受邀为大马多家报纸杂志及美国纽约世界日报、台湾人间福报撰写副刊专栏。曾任大马棕榈出版社社长、《蕉风》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清流》文学双月刊执行编辑。在国内外报刊发表超过 5000 篇作品。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散文集、随笔集、人物传记等 35 本集子。其中 9 本在台湾印行，2 本于中国大陆、1 本



在新加坡出版。作品译成日文、马来文等。曾获读者选票为国内十大最受欢迎作家。多篇小说作品被改为广播剧在大马及新加坡电台播出。多篇作品发表在多个国家与地区。其中有微型小说收入中国、美国、新加坡、香港的大学教材、中学教材和当地国汉语学习教材，散文被国内独立中学选为语文教辅教材。超过百篇散文与微型小说作品收入如《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品集》等国内外 100 多种集子。应邀参加过在新、泰、马、菲、印尼、文莱、上海、香港召开的 1 至 8 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应邀在台湾、中国、新加坡、汶莱、印尼等地演讲。曾获国内外大小文学奖 34 个。80 年代开始水墨画创作，2000 年开始油画创作，于国内外联展超过 30 次，个展两次。

2004 年马国华文作家协会出版的《马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二)》收入 1981—1996 年 48 位小说作家的 51 篇小说，其中只有 5 篇是微型小说。朵拉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受邀参加在不同国度主办的，至今共 8 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议的作家。2006 年第六届在汶莱的会议，主办该国首届华文微型小说比赛，邀请朵拉当评委，并主讲《微型小说的创作与欣赏》。2008 年第七届在上海举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本微型小说专集，其中一本为《朵拉微型小说自选集》。

朵拉二十世纪 80 年代从事微型小说创作。1993 年获得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新加坡和台湾联办——首奖以后，开始积极于微型小说的创作。曾获得大马福联会出版基金奖出版的微型小说 3 次。（《误会宝蓝色》、《掌上情爱》《朵拉长短调》），大马乌鲁冷岳

兴安会馆出版 2 次（《半空中的手》、《脱色爱情》）。在马来西亚，唯一一个微型小说比赛活动是自 1989 年开始，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每两年主办一次微型小说征文比赛。成绩揭晓后便结集出版。除以上每两年结集出版的《南大微型小说选》，1998 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马来西亚微型一百》及《马来西亚当代微型小说选》（2010 年）。1993 年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为朵拉出版了马国第一本女作家的微型小说集《行人道上的镜子》。

朵拉微型小说内涵丰富，艺术手法多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独特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另一方面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望。《礼物》中的骆为民在外包二奶，以为妻子不知。故每次幽会回家，他都要到精品店给妻子买上许多礼物，以求心里平衡。可是，这一次回家后却不见了妻子。到了夜里十一点多，他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正要打电话到文娟的娘家去探听时，却听到有人开门的声音。走进来的果然是文娟。他看着化妆得比平时浓艳，衣着也比平常大胆的文娟，心上的疑惑益发扩大起来。骆为民正要开口问个清楚，只听到文娟说：“喏，这个送给你。”文娟手里拿着一个包装得非常精致的礼物。他张嘴，但说不出话来。结尾，既出乎骆为民意料之外，也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却在情理之中。

同学聚会上，小梅突然尖声叫起来：“哎呀！我的耳环不见了！快帮我找一找！”惊慌失措的她接着解释：“那是钻石外镶一圈红宝的，

是我先生送我的结婚礼物！买的时候花了3万多零吉呀。”“什么？”

器攘的热闹话语瞬息间消失，室内鸦雀无声，连挟菜的好多双筷子也停在盘上。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所有的筷子再度往盘上挟，谁也不让谁。《遗失》让小梅上演了一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闹剧，小说将小梅爱虚荣的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众人对小梅炫耀财富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

他望着前妻的背影，曾经有过美好的日子，但一切都远逝了。他本来以为他们有复合的可能，然而听到她带着一个孩子在生活，他就再婚了。他盼望妻子也为他生一个孩子，但医生说不可能。她的脚步加快，小宇叫：“妈咪，你慢点呀。”她担心他会追来，她更担心他会发现小宇原来是他的孩子。不过是小小的事，闹了离婚，等着他来找她，结果等到他再婚的消息，她原有的希望之火熄灭了。命运在远远的角落，嘲笑地看着这对重逢的男女。《重逢》对他的讽刺一针见血入木三分，给人诸多人生启迪。

二、在看似平淡的细节描写中，揭示深刻的思想，蕴藏深厚的人生哲理。

章太太长得年轻貌美。眼睛亮亮的，而且眼波流转，顾盼之间，颇见妩媚的女人味，苗条修长的章太太喜欢笑，一笑起来，亮亮的眼睛就眯眯的，一副风情万种的样子。这令她在几个胖太太之间，显得格外出色。开始的时候，胡太太还时常同胡先生称赞章太太的漂亮，渐渐地，胡先生几次下班时刚好遇到章太太在他们家，过后胡先生竟也在言谈间赞赏着章太太的明艳照人和亮丽的笑容。“咦！”章太太说

着站起来：“胡先生回来了，我也应该回去煮晚餐了。”看着她挺直的背影，秦太太说：“章太太真是好太太，看到胡先生回来，马上就赶回家去煮晚饭给章先生吃。”“是吗？”胡太太口气冷冷地。为什么每次胡先生一到家，章太太就急着要回去呢？胡太太仿佛嗅到空气中浮游着一种不同的味道，但她却说不出那究竟是什么？《嗅觉》通过几个女人聊天时的一个画面，让我们感觉到了画面背后隐藏着的生活内容，并且让人感慨万千思索不已。

整个晚上，刘隆三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又一个，看起来像大老板的人，皆过来和他亲热地招呼说话。甚至连很多漂亮高贵的女性，也一直过来和他又谈又笑。他的胆子渐渐壮了，开始和周围的人谈笑风生。其实大家都在说着言不及义的话，天气呀，国际局势啦，股票市场啦等等。音乐渐渐低下来，宴会就快要过去了，在刘隆三觉得自己刚开始投入时，散会的时候却到了。曲终人散，大家都在外头等司机开车过来。刘隆三看见一辆又一辆进口名车，把一个又一个老板载走，有个老板问他：“你的车呢？”刘隆三说：“我坐的士来。”“什么？”刚才在宴会里，亲热地握着他的手老板，轻蔑地看他一眼，上了自己的车。刘隆三突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童话，一部豪华的马车，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突然变成一粒南瓜。《南瓜》中的刘隆三在聚会中的待遇一波三折：开始无人问津，接着众星捧月，最后嗤之以鼻。透过这些细节，将有钱幸福无钱痛苦和衣帽取人的现象揭露无遗。

她微笑地等着他走进来，看着他越来越近，突然，她觉得他的陌

生。半秃的头，花白的发，两泡大大的眼袋，脸上几点老人斑，背也有点驼，这是当年那个文武双全的健将吗？为什么远远地看，他是他，近一点看，他反而不太像是原来的他了。熟悉和陌生居然只在一线之间吗？他站在餐厅的门口寻索太太的踪迹。他们约好几乎每个星期五都到这里来吃饭的。他望过去，每次来的那张桌边。这时正坐着一个眼睛眯眯，眉毛稀疏，眼梢满是皱纹而嘴角下垂的女人。他的脚步慢了下来，心里稍稍迟疑：“这个老态龙钟的女人，是我的太太吗？”。《距离》中的他和她人近在咫尺，心却远在天涯。小小的细节，尽显人间苍桑，蕴藏了多么深厚的人生哲理啊！

三、比喻新颖独特，语言优美典雅富有哲理，令人回味无穷。

“打开信封，有一颗心掉了下来。朱文强一怔，然后慢慢地蹲下去，看了半晌，把它拾起来。那是一颗红艳艳，鲜明无比的心。令朱文强吃惊的是，经过那么多年，在时间的漂洗下，纸张都已经不起光阴的嬗递而泛黄变旧了，那颗画在纸上的心，却仍然是那么鲜红欲滴，看着，像真的一样。他叹一口气，把红红的心，放在她灵堂前的火盆里，薄薄的纸一下子就焚烧起来了。”（《有一颗心》）

“暗恋是黑夜中的景色，虽然大家眼睛瞻望不到，风景却仍然不会因此而不存在。”（《黑夜的风景》）

“长长的廊道是人生的路，两边的房间是生活的支节，关上的门里边是你的未来。你的鞋的声音来自你的心里，因为你穿的是跑鞋，但人生永远往前走，所以走路的声音不会放过你。密封的长廊有风，那风也是从你的心里吹出来的，你说你不害怕，因为所有的场景你都

熟悉。但是，你永远也没有机会推开那扇门，事实上你不敢，你对未来仍然缺乏自信。”（《门的后面》）

“锲而不舍的坚持是愈煮愈热的水，可以溶化她冻得如冰一样的心。”（《咖啡会》）

“小强拉着线跑，风筝似乎飞得更高了。他益发开心，笑得像渐渐升高的阳光一样灿烂。”（《自由的风筝》）

“沉寂的心是荒凉的原野，长满凄伤的茅草，紧紧攥住她，纠缠到深夜，进入梦中，有一个人影在打电话。他的电话，让日子充满美丽璀璨的希望。偶尔接不到电话，她心神恍惚，患得患失，仿佛墙角那朵渐临萎凋的花，孤单飘零无人理会。一切的忧伤因为铃声响起而那头却不是他的声音。”（《鸦片电话》）

夕阳的余晖把客厅映得金黄亮丽，何西莉在金光中擦抹着满是尘埃的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阵歌声。“如此悠游自在，如此来去自如，你在我的梦中，随意出入，这是我的梦呀，你怎么可以？”手上拿着抹布的她像是受到惊吓，脚一软跌坐在沙发上，一手按着胸口，仿佛自己太不小心，无意中闯进了别人的梦里。（《时代的歌》）

“黯淡无彩的日子消逝，流走须臾的青春，一个转眼，她便到三十岁，所有关于爱情的华美的梦，像水面飘过的落花，随着流水飘逝，最终不存一丝痕迹。”（《病情》）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5 日）

#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艺术之魂—— ——马来西亚朵拉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形象，以反映客观世界和表达对客观世界的感受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美术又称之为“造型艺术”、“空间艺术”。在艺术分类中，美术又称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它是指艺术家运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如颜色、纸张、画布、泥土、石头、木料、金属等，塑造可视的平面或立体的视觉形象，以反映自然和社会生活，表达艺术家的思想观念和感情的一种艺术活动。它主要包括绘画、雕塑、工艺、建筑等类型。绘画是造型艺术中最主要的一种艺术形式。它是指运用线条、色彩和形体等艺术语言，通过造型、设色和构图等艺术手段，在二维空间（即平面）里塑造出静态的视觉形象，以表达作者审美感受的艺术形式。文学也要求塑造可视的立体形象，这是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您身兼作家与画家双重身份，在艺术实践中是如何做到二者之间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获得双赢的？

朵拉（马来西亚作家、画家，以下简称朵）：文学和美术是人类以情感和想象为特性，一以文字一以形象来表现创作者对世界及自身关系的看法的方式，也是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表现。我是先文

学再美术，但因文学创作是自学，一直在摸索，后来因文学接触美术，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了解造型艺术在表现线条、形体和色彩时，如何在时间和空间上配搭、排列、组合来呈现美。每天都从事这两种创作，不停地实践很自然便实现相互借鉴相互融合取长补短。我曾经在回答访问者时说“有心文学创作，不放过一切生活细节。观察的时候，冷眼旁观；创作的时候，用心思考和感觉。如何把平凡故事说得不平凡，除了冷眼热心，更别忽略生活中的小，小东西，小事件，小细节，把一切日常的小放大去看，深入理解。这和我画水墨画的方法一样，小小的一朵花、一只鸟、一颗石头，皆可成为一幅蕴涵深义的图画。”

陈：《礼物》写得不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朵：人性是创作的永恒题材，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人性的显现便有所分别。喜借两性关系的故事来探讨和挖掘人性。

1986 年受邀到台北出席“亚洲华文女作家交流会”，开始对女权意识有所醒觉。对于女性处在男权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挣扎、艰辛、努力等，感受特别深刻。

女性的社会定位依靠女性自己努力去争取和实现。在东南亚国家，男尊女卑的思想仍旧非常普遍，女性的这份努力追求往往受到打击、嘲笑和轻忽。向这个社会要求不管任何一样东西，女性得付出比一般男性更大的代价，因此特别同情和关心女性。女性抬头不表示要超越男性，要求的不过是平起平坐，争取的是作为一个人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



我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其实是对男权社会和女性自甘矮化的一种安静的反抗，虽然我对他们和她们都充满了怜悯。

陈：您的小说大部分写得是家庭爱情婚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我看来，风格既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又是桎梏作家的锁链。您是否打算拓宽题材，给读者更多惊喜？

朵：刘海涛先生评论我的小说时这样写：

“无论朵拉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她都是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社会的永恒的对抗这一视点来观察和处理人世间的男女爱情。朵拉的艺术个性中最惹人眼目的是她始终如一、顽强执着地表现一种现代女性的自我独立意识。我们看到了朵拉的创作个性正逐渐成型。无论是恋爱前后的少女，还是结婚前后的少妇，朵拉那种追求现代女性人格的完善，那种张扬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的艺术形象，正越来越鲜明地站立在我们眼前。走向成熟的朵拉虽然在爱情故事的类型上比过去更加丰富多样，虽然在艺术手法和叙述技巧上能够超越早年的单调和幼稚，然而她始终如一并不断强化的‘女性自主’的基本母题却让读者深切地感受到作家那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艺术之魂。”

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求新求变是永恒的方向。我也想给自己更多的惊喜。

陈：中国湖北女作家姚鄂梅说：“每个作家都在过着两重人生，一个是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二是写作中的人生。它们互为营养，但写作中的人生比现实生活中的更艰辛。也许有一天，写作中的人生打败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生，即使物质变得一无所有，我们可能也不会介意。

相反，如果被打败的是写作中的人生，就算我们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失意与忧伤也会伴我们终身。”您是否同意她的观点？您是如何过二重人生的？

朵：开始以华文写作时毫无企图心，兴趣浓厚但是随缘不刻意，没有立志当作家，也没有想过会有任何收获，只是处在和中国作家不一样的语文环境中，凭恃着一片热爱华文的心，一直走到今天。艺术创作者终其一生，始终不停在书写的，是心底的追求和缺憾。我的书写和绘画，是一种追求和完成的手段。从前听一个画家说，“一幅画，是画者的渴望与灵魂”，对于作家亦如是。每一篇文学作品，其实也都是作家的渴望与灵魂。

陈：作为马来西亚微型小说领军人物，请您展望一下马来西亚微型小说前景。

朵：马来西亚的华文文学创作从来没有断层的现象，这一点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一样。而且不只是文学爱好者而已，他们积极投入文学创作，一代比一代更充满活力更具有创造性，创新求变的作家一批一批上来，令人欣喜。今天的马来西亚经济繁荣，是一切讲求快速的社会，时代催生同时加速了微型小说的生长，马来西亚的微型小说前景是光明的。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5 日）

# 一声引爆——新加坡方然论

方然，男，原名林国平。1943年3月6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金门。从事诗、散文、小说、评论诸种体裁之写作三十余年。多次荣获过本地与国际诗歌、散文比赛优胜奖。现任《赤道风》四月刊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金门会馆读书会副会长、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理事等。著有：《岩下草》、《大都会小插曲》、《黑马》、《天不再蓝》、《那箬叶包裹着的……》、《方然短诗选》（中英对照）、《鸦声凶影》等近十部集子，编著：《方修印象记》、《瓠剑录》、《沧桑八十年》、《闲云舒展》及《与青春握手》等。另有部分诗与小说篇章，被新加坡电台选播过，也曾被其他社团选为户外朗诵诗；2009年12月初，受邀至新加坡电台现场访谈个人诗集。经常出席国际性文学或诗歌会议，并成为多部世界诗人辞典之特邀顾问，名列于：《2000名二十一世纪杰出知识分子》（2005年IBC第三版）、《亚非名人传记》2006第一卷RI）等世界英文大辞典词条内。

廖怀明在微型小说集《海那边中国人》的“导读”中写道：“方然的作品文笔洗练，语言精辟，构思奇巧，开章入篇总能带来一声引爆。艺术节奏缓急有致，臻于自然。”《鸦声凶影》集中体现了这种特点。该书选辑了方然自1986年至2003年间书写的26篇微型小说，涉及范围和社会层面相当广泛：有关怀莘莘学子学习状况者；有述说

现代婚姻生活余悸者；有省悟人生百态者；有伤感教育现状者；有感叹友情复杂者；有咀嚼家庭温馨亲情反哺的篇章；也有刻画心灵的苦闷，人性的疏离者；更有情节奇实，引人入胜的奇情故事，如：《鸦声凶影》、《目击者》、《十面埋伏》等等。

在我看来，方然微型小说特点有三：

一、善于营造一种浓浓的氛围，借此表情达意，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十面埋伏》中对于小乌鸦与老猫的描写，非常精彩：“一只小乌鸦，未审何故，正艰难地在大树下挣扎着试图起飞，但，也许是身上什么部位受伤了，使它屡试屡败，却又屡败屡试。而与此同时，不知从哪里溜来了一只老花猫。它开始悄无声息地一步步匍匐着向树荫底下逼近。至于可怜的小乌鸦，现毫无所觉，亦仍未能顺利自立；眼看着即将成为老猫的暗中物了，惹得站在二楼作壁上观的我也为其捏了一把汗，竟忍不住喊道：‘快逃啊，小鸦！猫来啦！’同时，转头向室内瞅去，想找件什么可以扔的东西来帮着驱赶那可恶的猫。前进中的老猫突然放缓了脚步，甚至暂停了下来，把视线转移到树上去。被它的视线所牵引，我也抬眼一望，赫然发现树上居然黑压压一片；然后，仿佛是在替小乌鸦鼓劲一样子，树上的呱呱之声忽而由疏落变为密集，连我都有点吃惊了起来。不过，面对此情此景，吃惊的好像不止我一个，那只猫应该更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吓阻，以致往后倒退了几步，惟，老猫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依然留在现场等候时机。几经数番辛苦挣扎后，小乌鸦竟尔奇迹般地撑起身来，奋力地击打着翅膀。小

乌鸦飞啦！反观那只老猫，正仰头巴望着，眼睁睁瞧着一顿美餐就这样飞掉了，恨得直磨牙，却又无可奈何。惟有垂头丧气，夹着尾巴离开现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描绘小乌鸦与老猫对峙过程中，“我”始终出现在现场。“我”作为中间人，不仅见证了对峙场面，也作了现场讲解，更表达了自己的爱憎情绪，从而引导读者阅读。

## 二、巧用道具，刻画人物，提升主题。

《生前一口水》中老太太，儿子结婚后一直不来看她，原因说来让人诧异：他们嫌屋内无椅坐，所以不来。后来，老太太又打电话要他们来，他们算是答应了，老太太很高兴，便上街买了二把钢脚椅子。无奈，年老体弱，步履十分蹒跚。路遇女孩王铭蕾，便求救。王铭蕾尽管还身强体健的，抱住椅子走了那么一段路，双臂仍不免感到酸痛；惟，心境倒挺舒坦的。我们看到，二把钢脚椅子作为道具，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儿子媳妇丑陋的灵魂，照出了老太太孤独寂寞而又爱子心切的心态，照出了路人王铭蕾仁爱的心灵。小说一方面赞美了母爱的博大无私，另一方面谴责了儿子媳妇不孝行为，同时也讴歌了路人助人为乐的品格。

《鸦声凶影》中的柯思奇教授，是本地一间著名大学高级讲师，亦是防止虐待牲畜协会成员。由于他长期观察多种鸟类（尤其是雀形目鸦科）的习性与生活颇有心得，正准备着手撰写相关论文，惟题目暂时未定。一日，驾车上班途中不小心撞死了一只乌鸦。正当他准备替乌鸦收尸时，不知何时飞来的另只凶鸦，正怒瞪住他，鸟喙上还滴着血。不仅如此，公路旁一棵大树上，成群结党的鸦，正呱噪不已，

看情势也在准备扑盖而下呢！这里，乌鸦作为道具，具有极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动物学家柯思奇教授无意中的一个行为，竟然激起了乌鸦们快速而强烈的反应，这既是动物学家柯思奇教授始料不及的，也令我们颇感意外。这应了恩格斯那句名言：“我们不要过份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尽管只是一次意外事件，并且柯思奇教授还准备替死去的乌鸦收尸，但其它乌鸦们并不知晓，也不领情。说明乌鸦对人类有一种极端的仇视心理，这也是小说表达的另外一层意思。

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教授、著名评论家於可训，在《本是性灵之物》这篇评论中指出：“人类对动物的每一次‘生杀予夺’对动物来说，都不会是无动于衷的，都会在动物身上激起类似于人类自身的情绪反应。人类与动物之间或友爱、或对立、或仇视的关系，就是由这种反应建立起来的。因此，注意到这种反应，视动物如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灵性之物，是人类与动物建立一种平等的亲和关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两种选择：亲和与对立。

人类只有用自己的作为去激发动物的性灵，使动物与人的性灵沟通，人类与动物之间才能永久和平相处，才能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一切自然物之间的平等。

《鸦声凶影》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三、人物语言个性鲜明，幽默之中充满智慧，诙谐之中蕴藏哲理。

“哟！铁碰着了钢，两败俱伤。我……我怎么啦？死丫头，还敢

乱顶嘴，瞧我不剥了你的皮！结果，程芝芝的皮虽没真给她妈剥掉，但青一块，红一片的，也够她受的了。可她就是硬过皇后的铁板，不哭。反倒是做妈妈的先下手，泄了气，坐在一旁徒呼荷荷。”（《程芝芝》）

“秦颂躲进厕所内好阵子才菜着脸色，慢慢踱向洗手盆，狠劲的压住了水喉，尽往自家脸上泼冷水，缓抬起额来，对着沾满水珠的镜子，瞪了瞪那副倒映出来的湿漉漉的五官，脑袋里则是翻腾起伏：适才，若非及时赶离现场，真担心会在学生面前出丑。”（《痴结》）

“没把拾到的钞票及时送回者，叹气道：倒霉！如果不是刚巧缺钱花，又正埋头发愁，未留神，我也不会那么饥不择食，当场出丑呢！而将钞票适时交还的其中一位，却得意洋洋地说：其实呢，我早就发现了，带相机的记者，猜想他们一定是另有目的，才不傻！要额外斩获，也得觑准环境。”（《镜头以外的……》）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2 月 25 日）

# 爱心与童心的交辉——新加坡

## 方然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为何特别关注动物尤其是乌鸦？这种情结源于何处？它对您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方然（现任《赤道风》四月刊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金门会馆读书会副会长、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新加坡华文出版协会理事，以下简称方）：其实我并没有特别去关注动物，而只是偶尔换换题材，尝试探索一下人类与动物间的某些联系、某种契合；同时也觉得，人性、动物性吊诡地显现了一款具体的错位交叉。乌鸦反哺 VS 人心不古，遂油然兴发慨叹之思，究竟：何者更见灵慧？至于这种情结，早在中、小学时期，因课文及老师们的提示、面授，加之实际生活中的所见所闻，遂稠化了传统思维之浓度。于是乎，下笔为文时，难免就浮想联翩，引以为鉴。

陈：您虽年逾古稀，从您作品中却仍能感受到您的爱心与童心犹在。《十面埋伏》、《鸦声凶影》等小说集中体现了您的爱心与童心。您认为，爱心与童心对于一位作家的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方：对作家而言，爱心与童心乃写作之基本动力和诱因，亦系作



品保持纯真、感人的文学手段与成功因素。没有了爱心与童心，其作品非但无法感动读者群，其写作也将失去生活意义与导引作用。从世界文学史观察，诸多脍炙人口、震慑魂灵的诗文，无不是爱心与童心之精品。当然，作家的个人视角以及社会的总体环境，也会起着一定的作用。

陈：您小说语言有自己的艺术特色。请问：您在生活中是如何积累语言的？在写作中又是如何运用语言的？

方：有道是“生活处处存智慧，语言积累在个人。”重点在于，时刻把耳朵、眼睛带出门，到人群中去观察、去聆听、去辑录，然后存档入你的记忆黑匣里，随时准备翻找、选用。因为文学既然是从生活中来的，那就得回馈到生活里去。群众语汇是最丰美的、最焕彩的、最睿智的。比如：《鸦声凶影》的素材，纯属听来的故事，惟经沉淀一段时间后，乃开始进行构思及初步书写，再综合日常生活见闻之点滴回忆（包括对乌鸦动物习性的反刍），这才真正的完成了创作。

陈：您的创作激情来自哪里？这种创作激情是否会贯穿于您的一生？

方：我的“创作激情”嘛，主要来自于对文学的挚爱之情，来自于编杂志的感染之情，来自于读者们的激励之情，来自于那未泯的童稚之情。这种创作激情，终将伴随我到老去，莫敢轻言放弃。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2 月 25 日）

# 大智慧是一种大涵养——澳大 利亚李明晏论

李明晏，男，原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现澳籍华文作家，澳洲工党党员，《澳洲中文作家协会》（中华分会）会长，《澳洲中文作家协会》秘书长，《澳洲日报》、《大洋时报》特约记者，中国广州私立华联大学客座教授。在大陆期间，李明晏在业余时间从事俄罗斯文学翻译和儿童文学创作。译著有一百多万字。主要译作有：长篇小说《妓女》（乌克兰古典长篇小说）、《西方艳遇》、《魔鬼峡谷》、中篇小说《夜里发生的案件》、《穿透心灵》。文学创作主要有儿童小说《大雪之后》、《大雨之后》。一九九〇年定居澳洲后，从事文学创作，在澳洲、台湾，美国，欧洲，香港和大陆发表了二百万字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澳洲 C 悲剧》、《私生子》，中篇小说《爱恨恩怨在澳洲》、《楠楠、宁宁和京叭奇比的故事》，中篇纪实文学《在我们公寓大楼里》、《从远东到西伯利亚》，长篇纪实文学《澳大利亚赌场情场商场》，散文《街头琴音》译成英文，被选入澳大利亚中英文双语诗歌散文集《纸上的脚印》（Footprintsonpaper），并被墨尔本的教育出版社《Curriculumcorporation》编入澳洲 TAFE 学院文学读物《SharingFruit》。曾数次获奖，散文《黑色的节日》获 95 年《自立快报》散文佳作奖。

散文《台湾之行》获 2000 年台湾《中央日报（世华周刊）3 月份最佳散文奖。短篇小说《忏悔》获 1999 年维省大丹德诺市（CITYOFGREATERDANDENONG）《华文短篇小说征文》推荐奖。长篇纪实文学《澳大利亚赌场情场商场》获《台湾侨联基金会 2004 年小说佳作奖》。微型小说《明星的 T 恤衫》获“中国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三等奖。1998 年，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在第七章《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第四节《李明晏》中，对他创作进行了评价。

李明晏微型小说特点有三：

一、擅长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歌颂人间真爱，鞭挞人性丑恶。

《两种人生》中的 5 号病床是年过六旬的中国老人。他虽重病缠身，但面对死神的呼唤却是泰然自若。而临床六号却是另一种景象。那是一个将近七十岁的澳州老人。他没有鲜花，没有礼品，没有人来探视，孤单一人蜷曲在被世界遗忘的床榻上。两种人生的对比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两种社会制度的对比。透过两种人生，我们看到了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对比。小说的思想深度，就在于此。

《关于鞋的故事》中，当听说不少中国移民在澳洲捡旧东西时，俄罗斯作家瓦洛佳瞪大了蓝蓝的眼睛：“怎么，还真有人去捡？”“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不少新来的移民，家里的不少东西都是从大街上搬进来的，当年，大陆留学生在澳洲闯天下时，不少人就是废物利用，在大街上……”我的话被瓦洛佳的一阵大笑打断：“上帝，你们中国人千辛万苦跑到澳洲来捡破乱……”我则反唇相讥，讲了一则真实的

悲惨故事：刺耳的汽车马达声打断了瓦洛佳的话。一辆汽车闯进了人行道，随着一声凄惨的人生绝唱，一个白发老人倒在血泊中。霎时间是死一般的寂静。酒醉如泥的金发小伙子趴在方向盘上，失去了知觉。广场上的人纷纷在胸前划十字。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慢慢走过去：“老兄，你解脱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死者的脚上脱下了皮鞋。我还以为这是古老的俄罗斯风俗，想不到，这位老人竟在众目睽睽之下，手持鲜血淋淋的皮鞋，走回长椅，拿出手帕，擦干了鞋上的血迹，脱下了脚上破旧的皮鞋，然后，泰然自若地穿上了死者的鞋子，笑着自言自语：“他妈的活见鬼，正合适！”通过对比，中国人与俄罗斯人，谁有民族气节与骨气，不是一目了然了吗？事实胜于雄辩，在对比中让人们认清了事实真相。

《球星的T血衫》中有多层对比：一是王老太勤俭持家与儿子奢侈无度之对比。王老太小汤姆的成长却成了王老太的灾难。曾几何时，还是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如今却变成了追逐名牌的探照灯。而名牌，那得叫王老太在餐馆里洗出的碗堆成一座大山。二是王老太与阿炳对比。阿炳巧舌如簧，一堆冒牌货，霎时间变成了一堆钞票，只剩下一件印有红透国际影坛的硬汉小生头像的T血衫。不知是吃饱了怕胀肚，还是王老太那一双悲戚的眼睛引起了他的同情，他将这件T血衫送给了王老太：“这是名牌皮尔卡丹，你的小皇帝准会喜欢。”三是香港小子与王太之子之对比。“阿炳，你的那件T血衫，可叫我儿子露了脸，那个香港小子，像个跟屁虫似的，缠得我儿子没办法，只好收下他的二百元，将那件球星签名的衣服让给了他。这一百元，”王老

太边说边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百元。“是我儿子托你再给他买一件。”一件从垃圾堆中拣的T恤衫，随便写了几个字，就成了国际球星贝利的球衣，此举令人捧腹大笑，沉思良久。

《七旬老翁大闹超级市场》既有人与人对比，又有人与物（计算机）对比。人与人对比有二层：一是七旬老翁与收银员对比。七旬老翁买了八十块东西，柜台收银小姐却收八十块五角。于是，他指着金发碧眼的柜台收银小姐，用中国话大叫：“你算错了，我这车东西正好是八十块，你凭什么要我八十块五角？”这个对比，将七旬老翁的叫真与收银员的粗心，描绘得活灵活现。

二是七旬老翁与女经理及众多外国人前后对比。女经理一面笑着，一面敲着计算机键盘，那蓝色的眸子里默默飞出一种隐隐约约的鄙视。这种含蓄的眼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于是，从数十双蓝色的、黑色的眸子里，飞出了同样的表情，在我心中燃起熊熊烈火。而那个老人家却稳坐钓鱼船，一脸胜利者的笑容。这是前面对比，为后面对比埋下伏笔。最后，女经理笑了，从塑料袋里掏出超级市场的收据，告诉他，这盒MEATPIE是她用自己的钱买的，不算是赔礼道歉，而是对他杰出的心算本领表示的钦佩。说罢，还在老人干瘪的面颊上留下了一个热情的亲吻。这前后对比，将七旬老翁的精明与女经理的坦诚，刻画得淋漓尽致，并且颇有几分黑色幽默，令人忍俊不禁。

二、小说写得富有生活情趣，充满智慧，蕴含诸多人生哲理。

《去上海看世博》中的西伯利亚阿辽沙去北京看奥运会，去上海看世博，都是白吃白住。小说写得既幽默风趣，又充满智慧。《女邻

居玛丽娅》中的南斯拉夫女人与越南小伙的斗智斗勇，写得生动精彩，绘声绘色，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小说结尾，可谓画龙点睛之笔：“不知为什么，玛丽娅那声悦耳动听的拜拜，竟变成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阿庆嫂的一句经典台词‘哼，想和我斗！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我的犹太邻居》将大智慧大涵养写得淋漓尽致。犹太老人费佛伯格，在录影公司租了《舒特拉的名单》录像带，谎称自家设备坏了，拿到我家来放。最后，居然向我收取一元租金。就是这位吝啬老人，却对鸽子慷慨大方。费佛伯格一面喂鸽子，一面深情地和它们絮絮叨叨。当他的食物被吃光，他恋恋不舍地向它们挥手：“飞吧，可爱的天使！飞吧，过几天再来看你们。”那一只只美丽的鸽子，好象明白费佛伯格的话，洁白的翅膀载着耀眼的阳光，轻声吟唱着四处飞去。“鸽子是我的救命恩人”犹太老人望着美丽的晴空，不知是自言自语，还是对被冷落在一旁的我讲起了他的故事。在费佛伯格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人性的两面性，更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纪伯伦说过：“大智慧是一种大涵养，有涵养的人才善于学习，我们从多话的人学到了静默，从偏狭的人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学到了仁爱。”

能够把微型小说写成大智慧的作家并不多，李明晏带给了我们很多意外与惊喜。

三、语言幽默风趣，比喻新奇，给人美的艺术享受。

“阿力的妻子回大陆探亲，我这个老乡只好每日带着一身疲劳，

到医院替阿力远在天边的妻子奉献在黄土地结下的友谊。他的床头小柜上，是开不败的鲜花，五颜六色的礼品堆成了小山。据阿力说，探视他的亲朋好友，犹如南太平洋的波涛，一浪接一浪，直到晚间八点。”

（《两种人生》）

“澳州的阳光似乎充满了催化剂，小汤姆仿佛是一夜之间就由童年迈进了少年。王太眼望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宝贝儿子一天天长，不觉悲喜交加，似乎在儿子成长脚步声听到了丈夫亡灵从天国向她送来的祝福。阿炳那三寸不乱之舌打了死结，说不出一句话，手中的香烟落到地上。”（《球星的T血衫》）

“光阴如南太平洋的波涛，荡荡而去。老麦克的单身贵族生活越来越滋润，而老张却在儿子向方帽子进军脚步声中变得越来越干瘪。当老麦克用儿子还给他的钱，在黄金海岸享受美妙的圣诞假日时，老张却为了几个小钱，在退伍军人俱乐部狼吞虎咽免费的花生米。”

（《老张和老麦克》）

“母亲在大陆送走了人生的苦难，可那一切却变成了亲切的怀念。她是属于那个世界的。尽管在澳州灿灿的阳光下，黄土地在她眼中似乎是一片朦胧，但从那个天地滚打出来的每一个生命，都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至于脚踏自由世界，却无法接收它的绚丽多彩。”（《苏珊和她的母亲》）

“我记得那是前苏联最动态的日子，克里姆林宫里的保守派将枪口指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结果是保守派坚守的大本营白宫被新思维攻陷，随后，叶利欣就在千千万万苏维埃人的咒骂声中，将世界上

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送进了悲壮的历史画卷。”（《一个俄罗斯作家的悲哀》）

“深夜时分，突然响起了门铃声。尽管我的一只眼睛已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另一只眼睛半睁半开，但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我昔日的乒乓球友阿辽沙。”（《去上海看世博》）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9 日）



# 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怀念——澳 大利亚李明晏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综观李明晏的小说创作，我们不难发现，沉郁的悲剧性乃是其最为突出的特征。或许是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更主要的可能是现实生活的诸多因素使然，李明晏的现实创作多取材于生活中那些充满悲剧感的人生事件。”这是汕头大学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海外华文文学史》第七章《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第四节《李明晏》中的一句话。请问：您的这种悲剧情结源于何处？它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明晏（澳洲工党党员，澳洲中文作家协会中华分会会长，澳洲中文作家协会秘书长，《澳洲日报》、《大洋时报》特约记者，中国广州私立华联大学客座教授，以下简称李）：我是1990年定居澳洲的，在这之前，我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执教的业余时间，主要是从事俄罗斯文学的翻译，我的译著达百万字。我出生的城市哈尔滨，曾是俄罗斯白俄流亡中心，被称为《东方莫斯科》，所以，我自幼就与俄罗斯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也写过几篇儿童文学。其中的一李明晏（原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会员，现澳籍华文作家，篇充满悲剧色彩的《大雪之后》，被选入黑龙江作协庆祝建

国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黑龙江儿童文学选集》。定居澳洲后，我作为华文报刊的特约记者和副刊编辑，在采访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大多是和我一样来自中国的移民，其中不少是来自东北中俄边境和新疆的中俄后裔。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令我特有感触的是，在异国他乡，在自由世界，不管是在澳洲创业成功的人士，还是在苦难的历程中苦熬移民生涯的失意者，他们都有一种难言的失落感。对祖国的眷恋，令他们在昔日生活中所遭受到的苦难，变成了亲切的怀念。他们的感受也唤起了我的共鸣。所以，这些远离祖国人们，在我的笔下就具有了一种悲剧情结。也许，正是我写出了那些移民在成功喜悦中的失落，在艰难生涯中对祖国母亲的深切怀念，感染了广大读者，唤起他们强烈的共鸣。

陈：张绰教授（中国文学评论家）在《李明晏的散文和小说》一文中写道：“《我的犹太邻居》充分展现了李明晏散文写作的两个特点，一是充满悲剧性气氛，以情感人，以情达理。二是人物形象鲜明，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世界。”请您介绍此文创作过程。

李：《犹太老人和鸽子》是我的系列《在我们公寓大楼里》中的一篇，也是深受好评的一篇。曾刊登在澳洲，大陆，台湾，美国等地的华文报刊。2005 年还被大陆一位热心的读者推荐给《读者》杂志，《读者》的编辑将原来的《犹太老人和鸽子》改为《我的犹太邻居》。其素材来自一个萍水相逢的俄罗斯人的真实故事。我和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大学教师邂逅在火车上。他持旅游签证来澳逾期不归，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建筑工地汗流浹背。而他的老板是被十月革命的炮声轰到中

国，后又移居到澳洲的俄籍犹太人的后裔。这个犹太人对工人十分苛刻，尤其对来自俄罗斯的同胞，更是毫无情面。一天下工后，老板请他到家看《舒特拉的名单》录影带。看完后，老板一面用手抹脸上的泪水，一面伸手向他要一元钱：“我租这个录影带花了两元，咱们一人一半。”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9 日）

# 微型小说的另类书写风貌——

## 瑞士朱文辉论

朱文辉，男，祖籍广东，1948 年在台湾出生，（阳明山）中国文化大学德国文学系毕业，1975 年赴瑞士苏黎世研习大众传播，现从事商务工作。业余专注于写作及翻译，尤以精攻华文领域较为少人从事且较另类的“犯罪推理文学”为职志，是华文文学少数的先行者之一，理论与实务兼备，著有《侦推文学面面观》凡十万字；多部创作推理小说在台湾得过大奖，亦同时以德文创作及发表、出版，中篇推理作品《生死线上》曾被译为日文由东京角川书店推出。1991—1996 年担任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秘书长（创会人为著名作家赵淑侠女士）；1996—2002 年出任该会会长；2005 起担任副会长。2011 年 5 月，当选第十届欧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素以余心乐的笔名创作推理小说；以字海语夫笔名发表有关中德文成语及俚语、俗语之系列专文《字海捕语趣》（自心理、人文、社会、政治及习俗的角度来剖析、对比两种语文之风貌）。2010 年起亦有微型小说发表。

朱文辉对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微型小说填补了题材空白。二是翻译了包括微型小说在内的大量著作，便于各国学习与交流。《不恰当时刻不恰当场合的恰当行为》中的男主人公穷途末路之际，故意伤人，目的是进监狱。中彩券，打劫

银行……，马上领得一笔为数足可让他安稳度日的退休金，都不错！哦，打劫银行？为何不行？瑞士不就是犯罪者的天堂吗？哈，好一道照亮黑暗的光源，这是免除束缚的一条终南捷径。犯人在瑞士监狱里可享有高度的人道待遇，没有死刑，单人牢房的设备有电视，干净卫生，比一般的三星级旅馆不逊色，在里面可以享有挥霍不尽的时间。设法移民入狱吧！我不上天堂，谁上？不料，他正想攻击身前的那帮青少年，却没想到身后却另有一帮真正想找碴闹事的恶少逮到了猎物，将他当成了暴打解闷的对象！他被人从后头打伤差点丧命！看来，想故意犯罪的人还很多。这个细节描写，堪称神来之笔，将瑞士社会司法制度和社会制度存在的弊端揭露无疑。

目前，世界上在实践中废除了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 24 个，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则达到 75 个。由此看来，废除死刑，弊大于利。这也是废除死刑国家犯罪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犯罪率上升从根本上来讲，还是社会制度与体制问题。小说只能揭示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那是社会的事，是社会学家研究的问题。

《古刹命案》是犯罪小说的另一种形式。他，杨诗涵，五旬有余了，来自台湾的老汉子，是个自幼读过几年中国古书的现代知识分子，此时此刻正沉醉在无限的悸动之中。他问自己，这种悸动，该用什么样的字句来形容较为适恰呢？他的人脑试着想和电脑的古狗搜寻机器比赛。突然，又是一阵手机响起。“喂喂，师兄啊”，他“不小心”看见那个小和尚自宽大的出家袍子袖口中伸出手来，掌中握着一只轻巧的手机，杨诗涵很不情愿地把讲话的内容给偷偷听进耳里：“马上

会有一团人打从你那儿经过，有个漂亮的妞儿，牛啊，眼睛放亮点儿，兄弟……！”于是这下子，一宗谋杀惨案就在他眼前活生生发生了。美丽的受害者正是这片园林幽逸的景致。“独沧然而涕下”的诗句立时涌现他心头。看小说题目，望文生义，以为写得是谋杀案。结尾才恍然大悟：原来，凶手是大慈大悲的和尚。美丽的受害者，居然是这片园林幽逸的景致。这种结尾，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令人拍手称快。

《那股臭香》将母爱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两个细节感人至深：其一，离开东部的老家上台北念大学以来，总共收到妈妈寄给他三次邮包。第一次是一九六〇年中期某个六月天。霉霉的腐臭，是在他打开邮包的当儿，从里面那只塑料袋流泄出来的。是一些卤肉加卤蛋，因为天气热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味了。他没敢吃，闷声不响趁室友尚未意识到怎么一回事之前，便偷偷拿到屋外路边的垃圾箱给丢弃。隔天他在给妈妈的信里写说好吃极了。第二次，同样也倒掉了。第三次，他才开始吃。一口接一口地吃起妈妈做的卤味，觉得那股腐臭味越吃越香，眼眶中早已贮满随时会崩溃的泪水。其二，听筒那一端传来是妈妈不幸车祸重伤必需截肢的噩耗。他爸爸在长途电话里转述妈妈在医院对他念念不忘的关切，问他邮包收到了没？她做的卤味还喜欢吃吗？像不像刘大宾他妈妈做的口味……。妈妈在自己伤痛难忍的情况下，牵挂的仍是儿子。这就是母爱，世上最伟大最无私的爱！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绿荫？——冰心。《那股臭香》用

艺术诠释了什么是母爱，让我们感动不已。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10 日）

# 在微型的园林中闲步漫游——

## 瑞士朱文辉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诺贝尔奖评奖规则规定，参评作品很多都必须译成瑞典文。而评委中能把中文翻译成瑞典文的，只有汉学家马悦然一人。因此，有人认为中国不缺好小说，可屡屡无缘诺贝尔奖，是翻译水平差。也有人认为，中国作家的作品写得太饱满。作为翻译家，您认为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朱文辉（欧洲华文作协会长，作家，翻译家，以下简称朱）：我认为优秀中文作品未能大量外译成瑞典文当然是个重要因素，但也未必是唯一绝对的因素。在文化已经逐步全球化的新世纪里，学习汉语的西方人士愈来愈多，相信在瑞典能掌握中文的汉学家也不应只有马悦然一人。此外，华文作品（这儿又区分为代表《中国的》华文作品和代表《中国以外的》华文作品）也可以透过迂回的方式，先以英文或其它西方语言版本的形式推出，在世界文坛的舞台上取得人们的认同与肯定，再辗转进入瑞典文字，引起诺贝尔奖评审的注意，这仅是策略性的做法。最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的内涵引不引得起读者内心的共鸣、能不能感动读者才是问题重点之所在。当然，像诺贝尔奖这种国际大奖，也如同众多的国际大影展一样，竞争激烈，幕后的暗潮汹



涌，国际政治的角力较劲以及地缘文化等因素，都是影响一个国家或是某个地区的作品能否获得评委会认同的因子。我们不要感慨“中国不缺好小说，可屡屡无缘诺贝尔奖”（华文作家高行健不也获奖了吗？当然，中国不认为他是代表中国，这事便又得另当别论了）。事实上全球有那么多国家，其中绝大部份国家都没有这个奖的得主。中国应该鼓励作家努力剖析人性、凸显人存在本质、勾勒全人类共相的作品，打破国界与种族的限囿，始能赢得普世的认同。中国不是没有优秀的作家，只是获得诺奖评审关爱眼神青睐的时机未到。依我个人看法，西游记里面唐僧师徒四人的互动关系及心理情结便是极具刻划人类共相的上乘描绘。可惜这部作品不是写于今世……

陈：《那股臭香》将母爱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难以忘怀。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朱：2008年12月初我应邀出席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上海举行的第七届年会。老实说，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亲身接触到微型小说这个新文体。回到瑞士之后，便想落实我在年会中所学习的一些理论与这方面各路前辈的创作经验。正巧，2009年10月苏黎世市政府社会局举办一项名为《婆婆妈妈的故事》微型小说征文活动，鼓励居住在瑞士境内有兴趣写作的人，不分男女老幼，自6岁乃至60岁以上都可以自由参加征文，文长规定不得超出3千个德文字母；入选作品40余篇一律不分名次，排定日期敦请广播及演艺专业人士上台朗读给观众们欣赏（须购买门票入场）。我获知这项征文活动后，想尝试创作微型小说的企图心便被唤醒了。紧跟着，我灵感大动，下笔的素材立

时便如同喷泉般一涌而出。由于征文的主题与母亲或祖母有关，我过世已近 20 年慈母的影像便闪现于我眼前。我自然而然地忆起年轻时在台北阳明山念大学时的种种，那些岁月的生活体验便成了我《那股臭香》的下笔材料了。我不愿将过去这段经验写得太过平俗、直述与白描，必需尽可能采用迂回的笔法来处理，以免让人读起来有若新闻报导或纪实小说那般。由于我多年来习于创作比较讲求曲折悬疑的犯罪推理小说，下笔自然便会本性难改，注意铺陈故事的结构技巧。微型小说必需具有文学艺术的特质，这是我坚持的理念。所以，在这篇小说里，先母在菠萝工厂当女工、学做江浙菜、寄卤肉等情节，都是我经历过的生活剪影。若光是记述这些东西，最多只能成为一篇追忆式的散文，还构不成一个微型小说的形体。所以，我添加了主人公暗中抛弃食物，以鱼目混珠的手法欺瞒室友以便满足虚荣心，并虚构了慈母车祸的情节，来作前后对比、衬托出母爱的无所不在。这些，都需要艺术的手法来将文学性给显扬出来。在我创作这篇作品的过程中，以及每次修润、重读每个字句时，都会泫然欲泣。你必需先能感动自己，始有可能感动读者。结果我是征文所有入选作品当中唯一母语非德语的德语作者。

陈：我在对中国香港作家东瑞访谈时提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心，在中国。中国微型小说的中心，在大陆。大陆微型小说的中心，在郑州。”作为翻译家，您是否打算将优秀中国微型小说及作品翻译到外国。同时，将优秀外国微型小说及作品翻译到中国？

朱：是的，我早就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也曾于 1970 及 1980 年代

身体力行地实践过。在那些年头里，我翻译了不少篇幅甚短的德文小说作品发表于台北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及其它报章杂志。目前我因为职业工作的关系，时间被切割得太利害，所以只得暂将这股旺盛的企图心摆在两年之后我退休的生涯中来实践了。当下我每天上下班必需搭火车通勤于苏黎世乡下与首都伯尔尼之间，往返包括中途转换火车在内，各需两个小时；而手头上待赶工的长、短、微小说至少有 5 个单元之多，自己作品待译的也不少。所以翻译的工程只有留待两年之后再说了。

陈：您的微型犯罪小说很有特色。您写作它的宗旨何在？是否打算深挖下去给读者更多惊喜？

朱：我的长篇侦探推理小说写得需让读者费点脑细胞去参与逻辑推理的解谜过程。写多了这类犯罪文学，觉得自己的身心需要松弛一番。同时，我也喜欢涂鸦一些纯文学性的作品（譬如诗歌），微型小说正好可以满足我在创作推理犯罪小说之余也能在纯文学领域里野游漫步的愿望。但天下写微型小说的作者何其之多！我必需与他人有所区隔，要创作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来。所以，结合犯罪题材，以纯文学的形式来铺陈与展现（有时我会在作品中加入一两首创作的诗歌），或者将纯文学作品的内涵以犯罪悬疑的手法来作呈现，是我在微型小说这条创作道路上迈步挺进的一个大方向。我希望自己笔下的微型小说，篇篇各能以其不同的风貌来与爱护我的读者见面。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10 日）

# 博爱之心——新西兰洗锦燕论

新西兰是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面积约 26.8 万平方公里。首都为惠灵顿，最大的城市是奥克兰；新西兰（New Zealand）。拼音【xin xi lan】在中国台湾、香港、青岛地区以及海外华人多称其为纽西兰。毛利语为 Aotearoa，即“长白云之乡”。人口数量：428 万（2008 年）。主要民族：白人，毛利人。主要宗教：英国国教，天主教。国土面积：268,680 平方公里。GDP 总计：1287.11 亿美元（2007 年）。人均 GDP：30,390 美元（2007 年）。

新西兰的微型小说作家不多，刚由凌鼎年为大洋洲出了第一本微型小说集。洗锦燕曾参加香港世界微型小说年会，印尼巴厘岛亚洲华文作家大会，并多次到新加坡，澳门及台湾参加世界华文作家大会。

洗锦燕女 1949 年 11 月生于香港。1991 年从香港移居新西兰，因在社会公益活动中作出贡献，2004 年荣获英女皇勋章及“太平绅士”荣誉。现任大洋洲华文作协会长，新西兰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国际杰人会纽西兰总会总会长，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等职务。荣誉有：英女皇服务勋章 QSM 太平绅士 JP 世界名人称号和平大使。获奖项有：中华爱国杰出贡献奖世界杰出华人贡献奖纽西兰警察义工奖。入选：中国脊梁，爱国丰碑，世界华商，炎黄子孙……。辉煌 60 年珍藏邮票，走向世界华人邮票集。

洗锦燕出身于航海世家，祖辈曾拥有庞大船队，被人称为“船王”，

但在冼锦燕出生不久家庭中落，于 14 岁（1963 年）即踏入社会，做过毛衫服装厂工人，在法国和日本学过美容，并曾自设美容学校，训练美容师。1991 年移居新西兰，并在新西兰和澳洲从事开发房地产生意十余年，虽未取得理想经济效益，但丰富了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并广交朋友。

冼锦燕在新西兰融入主流社会后，发现在海外的广大华人应该加强团结互帮互学，对弱势群体给予关爱和帮助，于是在 1995 年，在一无资金，二无帮手，三无经验的极其困难条件下，毅然创建“纽西兰华人妇女联合会（艺妍会）”，并被选为会长。当时有人讥笑冼锦燕“自不量力”，扬言：“妇联会最多维持三个月，三个月后非跨台不可。”而冼锦燕拿出“壮士断腕”勇气，为“妇联会”提供免费会址，开办各种免费学习班（美容、国画、插花、烹调、儿童教育等等），在重重困难中苦撑 11 年，以无私无畏的实际行动否定了“只能维持三个月”的错误结论。2004 年出任“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不久被推选为会长。2006 年因太忙而感到“妇联会”已经根基深厚、任何人只要她是真心真意的为妇女而贡献的都会做得好，因而坚持卸任“妇女联合会”会长职务。妇女们为感谢她过去的贡献，选她为永远荣誉会长。

中国国内长江水灾，她在香港发动几位朋友，把药物、衣物、食品、现金亲自带到武汉赈灾，前后两次并到灾区视察。

近年汶川大地震、南亚海啸、国内雪灾、水灾、风灾，新西兰邻国受灾等等，她都义不容辞捐款捐物、发动群众办义举。

“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是一个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艺术，与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社会文化团体，也是团结海内外广大华人文化人士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搞好“纽华作协”不仅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冼锦燕自从担任会长职务后，始终全身心投入工作，开辟多个“以文会友”园地，在报章和网站内，提供给爱好写作的会员刊登文章，并每年举办“元宵征文比赛”，与“孔子学院”合办“外国人写中文比赛”。她不断加强“纽华作协”理事会，刚换届的新理事中有不少社会精英，既有大学教授、资深记者、律师、企业家，还有硕士、博士高学历的青年，他们团结在冼锦燕周围正在大展宏图。

冼锦燕自 17 岁做工厂 30 多名工人领班，到渡洋学美容，十年商场拼搏，创办“妇女联合会”，出任“纽华作协”会长，2009 年 1 月 1 日接任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及创办“新西兰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她为人踏实、亲和、待人至诚，实在是一位不断飞跃可敬的慈善家，社会活动家。

令人钦佩的是，在繁忙的慈善和社会活动之余，她忙里偷闲，创作了不少作品，并在报刊开辟专栏，深受读者喜爱。

博爱之心，是生活中冼锦燕的主旋律。文如其人，这种博爱之心，也是贯穿于她小说中的一条主线。《积奇的小故事》中的积奇，有一天下班时，开车路经西门士街转弯向皇后街驶去时，交通灯已转绿色，突然见有一少女昏倒在路旁斑马线前，出于医生的本能，积奇立即把车停在一旁，下车冲去少女昏倒的地方，而路人也发出了惊恐的声音。

见一妇女把少女扶起，身旁有两位男士也帮忙。“小姐，你怎么了！你醒醒吧！”洋妇女抱着少女摇曳她的手臂说道，“我是医生积奇，让我替她检查一下。”积奇一心救人要紧，从妇女手中接过少女，当积奇与少女面对面的时候，发觉少女好像是他认识的人，立即以手机报案请来救护车，不到十分钟，救护车已抵现场，而少女也似乎有了一些知觉，眼睛微微移动，想张开又没有气力，挣扎了一刹那间又昏过去，救护人员把她放在担架床上，送进救护车内，一群路人也慢慢散去。后来才得知，少女是他女朋友。经过多天的诊断，已判了安安生存只有两星期的时间，积奇知道像晴天霹雳般，但又无能为力，只有日夜都陪着安安渡过她短暂的一生。这位多情的钻石王老五，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小说讴歌了积奇对爱情的至死不逾，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了读者的心灵。

十年前情景历历在目，但是人面全非了，因为建宏一去不回，雅玲曾去他公司查讯，都没有结果，对他家中情况又不了解，只有每年的那天，都去怀缅一下过去的浪漫，等待奇迹出现。《海旁的回忆》唤醒我们的对爱的渴望与追求。

经过多次的买肉和交流，陆尤大胆的应黄姑娘的邀请，去她家里品尝她煲的汤，认识了她的家人。老华侨的友善与诚恳，给陆尤很深刻的印象，而黄姑娘的家人对陆尤也有好感，没有嫌他是打工仔，还鼓励女儿与他交往，说这年轻人很实在，过了一年多，他俩已传出喜讯，想不到因煲汤而结合了一段姻缘。《煲汤姻缘》则为我们演绎了一曲爱的颂歌。

《汤姆农场》中的一头牛生产，为何牵动汤姆一家人的心呢？原来露西是一头出生已有腿患的母牛，牠很坚强，并没有因为牠有腿患而放弃生存。牠走路时虽然一拐一拐的，但牠乐观开朗，并不因为残障而自闭，反而与其他动物也和平共处，与嘉伦和嘉嘉都像好朋友般，史提拉怕牠生产困难，天还未亮便要汤姆去帮他接生，想不到这头有缺陷的母牛自己还懂得生产呢。小说结尾告诉我们：“反观有些人因一点儿不顺利，便要生要死，露西比他们强得多了。”

我们看到，冼锦燕的博爱之心，不仅及人，也及动物。她的高尚与可贵，就在于此。



# 文学交流的使者——新西兰冼锦燕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作为慈善家，您把自己的个人资源给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分享。其中的资源包括金钱、财物、时间、爱心等。您因此而获得诸多荣誉。有人认为，慈善家就是做好事不求回报。您认为慈善家的本质是什么？

冼锦燕（现任大洋洲华文作协会长，新西兰中华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国际杰人会纽西兰总会总会长，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等职务，以下简称冼）：慈善家不是自己说是便是的，我不承认我是慈善家，所以不知道慈善家的本质，也许别人认为的便是吧。

我所做的一切是出于自己本心，并非为得到什么来做，但是奇怪得很！越是不想得到的就会得到的越多。

陈：您的小说充满博爱之心。这种博爱之心源于何处？它对您的事业，生活，工作，文学，家庭，带来了哪些影响？

冼：这都是经历，把亲身经历化成文字与人分享，是件开心的事。

我是一个事业与婚姻都是失败的人，因只会做事而不懂温柔与理财。

但我的儿女孝顺，孙子可爱可亲。

由于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不会去计较得失。

可能我在家中从小看到祖父和父母亲都是本著助人为乐的精神去处世，耳濡目染的无形中教育了我，因此从小到大都本著施比受更有福的心态去帮助人，也没有想到“回报”这两个字，但深深感受到“快乐”的意义，这种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多年前，我在电台当了三年多的节目主持人，那是一个连续两小时的直播节目，可与听众在空气中互动，很受欢迎，赞助节目中的奖品商家很多，我找来了一个风水先生未来帮忙做一个十五分钟环节，他在我回香港看母亲期间，把我的部分客户抢走另开时段，我看他的生活很潦倒，便放他一马没有追究也没有责备，但朋友们都为我抱不平，骂他忘恩负义，我还告诉朋友不要骂他，是我给他机会改善他家庭生活的，他见到我都把头低到不能再低，真可怜！这是其中一些点滴而已。

陈：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反过来说，每个成功女人背后都站着一个男人。您先生在您的事业与文学上，发挥了哪些重要作用？

冼：很感谢我的前夫和他的女朋友们，没有他的花心和这么受女性欢迎，我是没有时间去写稿和做义工的。

陈：作为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您肩负重要历史使命。如何更加紧密地与中国等国家进行文学交流，如何使新西兰华文文学更好地发展，是摆在您面前的首要任务。

冼：现在我是荣誉会长，因去年 8 月我要求提早卸任，因为找到了适合的接班人，而且我已完成了我的使命。

纽华作协在我接任会长之前是从不与中国有关方面接触的，因为之前的会长和理事只认台湾不认中国，反而我这个从香港移民来的有爱国的观念，我是主张以文会友，不涉政治，不管中国或台湾都是我们的家人，办活动两方面都要邀请。2005 年当我接任会长后，推出在华页周报（当时华页是逢 2、4、6 出版，现在是日报了）每周一版以文会友专版，后增至两版，并开创“第一届元宵征文比赛”，鼓励有兴趣以华文写作的人士多写作，并邀请两岸政府代表来颁奖。

中国驻纽西兰总领馆派出王建州副总领事与李远全领事出席，而台北办事处处长答复没有空出席，但临时派了秘书送了些奖品到来颁奖礼现场。

我们收到 150 多篇参赛作品，更有三篇是外国人的作品，当时我已想增加一个外国人写中文的比赛，到“第二届元宵征文比赛”的时候，有更多外国人参赛，当时孔子学院已经在奥克兰大学成立了，我邀请了姚院长来当颁奖嘉宾，并向她提出想要办一个外国人写中文的比赛，她听后很有兴趣，并表示可以合作，我们一拍即合，并定在每年 10 月分举行颁奖礼，从此纽华作协每年有两次征文比赛的活动。

为把华文文学在海外发扬光大于 2006 年在惠灵顿市成立分会。

在 2007 年改选时我得到连任，并整顿作协，从此大家一条心的以文会友，多创作好文章，我带领纽华作协开始与政府联系，并请政府邀请我参加政府举办的重要活动的同时，也把纽华作协的理事们也邀请一起去参加，这样纽华作协的理事们在总理庆祝中国新年酒会时首次走进国会大楼和中国大使馆参加宴会，与主流社会接触。

我在任期间与中国交流频繁：访问全国侨联，林军主席亲自接见。拜访北京市作家出版集团周泓洋博士，广东省侨联由王荣宝主席，广东省国际华商会，番禺区政协，侨办与侨联及档案馆，广州市珠海区作家协会。访问澳门澳亚卫视，珠海市侨联。带队参加深圳市文博会，并与广东省作家协会，广东省文联举行座谈会。与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联举行座谈会并互动，即席挥毫，互赠墨宝。接待深圳市人大政协并在孔子学院开座谈会，上海市作家协会王安忆主席一行八人访问纽西兰。第二年我又回访上海市作家协会，王安忆主席在绿波廊宴请我和我的家人。

我在任期间出过一本会刊和一本文集。把纽西兰华文作家协会推介到中国各地，与文学界有了互动，互相学习交流，使纽西兰的文学发展得更快与更好，是我的任务，我已做到了。

在 2009 年 1 月接受任命大洋洲会长，并于 2010 年 2 月在奥克兰完满举办大洋洲会员大会，完成了我的承诺与使命。

# 人性在笔尖下流淌——美国融融论

融融，女，美国轻舟出版社主编。出国二十年来，发表书评，随笔，游记，影评无数。2003 年起为《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中短篇小说三四十万字发表于北美发行的《世界日报》《侨报》《星岛日报》等大型中文报刊。散文以自然文学和野外摄影为特色，被海内外多家报刊杂志选用。长篇小说《素素的美国恋情》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年出版。长篇小说《夫妻笔记》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1 月出版；散文集《吃一道美国风情菜》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05 年 1 月出版；主编和撰写《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精选和点评》，美国轻舟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主编和撰写《一代飞鸿——北美中国大陆新移民作家精选述评（简体升级版）》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8 年 6 月出版；主编《我和洋老板的故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 1 月出版；主编和撰写《吃到天涯》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 年出版；报告文学《中国弃婴爱蜜丽》获得美国东方文学华文佳作奖；短篇小说《早安，野熊先生！》被上海文艺出版社收入《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短篇小说《海上生明月》获 2007 年海外新移民华语短篇小说“情为何物”大赛二等奖。

融融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有三：

一、擅长运用道具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给人生活启迪。

《麋鹿识途》道具有两个：麋鹿和手机。麋鹿作为主要道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丹尼和艾伦合作了十年，今天终于拆伙了。开车回家的路上，丹尼心里有说不出的郁闷。开到住家附近的动物保护区，突然前面一头麋鹿穿越马路。丹尼脚踩急煞车，被轮胎摩擦地面砾石的尖叫声吓出一身冷汗。麋鹿好像也受惊了，两只大耳朵竖得笔直，停在车面前，脖子转过来看着他，瞪着疑惑的大眼睛，好像在问：我们受法律保护，难道你不知道？麋鹿的突然出现，使丹尼乱了方寸。麋鹿仰起脖子高傲地跨过山路，走进了浓浓密密的绿树丛中。牠走得不紧不慢，把丹尼甩在后面，但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让他相隔太远。树林里的泥土软绵绵的，还有树根和莓藤错综盘旋。丹尼走啊走啊，居然停不下来。树林里是另外一个世界，看上去树木之间互不相干，身临其境才知道它们相依为命。丹尼一直走到天黑，走到麋鹿看不见，走到失去了方向。麋鹿可以带他走出去，但他没有跟着麋鹿走，而是掏出了手机，给艾伦打电话。麋鹿虽然没有带他走出去，却点亮了他心中的灯。这是生命之灯，这是希望之灯，这是理想之灯！手机作为道具，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黑暗中他的手触到了挂在皮带上的手机。丹尼一把抓起来，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伸出手指按在号码上。应该打给谁呢？想了很久，他却没了主意。其实，根本不用想，他的直觉早就告诉他。最想和谁说话？最想谁来救他？艾伦！一个与他患难与共的朋友。他们今天刚刚拆伙。但是，他犹豫不决。他把手机关上，又打开，打开又关上。眼睛潮了，像是有座桥，托着他向艾伦走去。

“艾伦，”他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我……迷路了……”在这里，手机为他们架起了一座重新开始的桥梁！

今天画啥？我笑着问她。小鸟？河流？绿树？草地？她曾经告诉我，喜欢大自然的颜色，天和海都是蓝的，草和树都是绿色，花儿和彩虹一样美丽。她说，ITISSAD，VERYSAD。一边摇头，一边画了一栋高楼，不用绚丽的色彩。为什么画高楼？我心痛地问她。她说，因为高楼没有了。《小女孩的一张画》以美国“9·11”恐怖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画作为道具，含义非常深刻。小女孩的一张画，给人类敲响了警钟：世界并不太平，和平是用无数人的鲜血换来的，因而弥足珍贵，我们要倍加珍惜。

## 二、抒写了浓浓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谁与海伦共进晚餐？》中的洋婆婆之所以活到了 93 岁，源于她的一颗爱心——对动物发自内心的真爱之心。海伦买完菜，又拿了一箱胡萝卜。回到家，我就开了水龙头，把所有的胡萝卜都倒进水池里。海伦说，不要洗，不要洗！胡萝卜不洗干净怎么吃啊？哎呀，不是我吃的，送给我的朋友。那也不能脏兮兮地送人呀！海伦把龙头关上，神秘地说，我送给海边灌木丛里的朋友吃。什么？我的朋友呀？在海边，有时候没有食物吃。谁呀？海伦你不能说明白一点吗？兔子呀？海边的野兔子！天啊，你的电视食品也送给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我和后院里的浣熊分享。还有哪些朋友，靠你在喂呀？屋顶上的小老鼠，是男性老鼠，我喂它吃花生酱。还有呢？我的爱犬、小鸟、乌鸦、海鸥……你都喂呀？为什么不呢？海伦活到 93 岁，已经去世

好几年了。但是，她留给我们的世界多么大啊！作为一个在社会活动中的人，由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你或许没有时间考虑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你会疑问“我不接触动物，我跟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或许你会认为“动物或自然资源是为人所用的”，或许你还疑问“既然动物们都是生命，为什么有的可以食用，有的需要保护，有的动物会得到救助呢？”请阅读以下内容，你的疑问会得到解决，而且对动物与人的关系有一个新认识。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伯格认为：人类的同情心是人类文明的标准。残酷地对待活着的动物，会使人的道德堕落，并变得野蛮起来，而一个民族不能阻止其成员残酷地对待动物，也将危及自身，导致文明衰落。人与动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看罢小说，我们找到了答案：动物是另一种形态的人。它们是人类的朋友，依赖着人，忠诚于人。人们啊，善待动物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车停了，灯光中，只见一辆白色的面包车靠在路旁，两个墨西哥男人站在路中央拦车，淋得全身湿透。他问，需要帮助吗？我们的汽油用完了。他说，最靠近的加油站也得开二十分钟，你们等着，把手机号码留给我。他猛转头，看着我。黑暗中，两双眼睛相互对视，只看见各自脸部的轮廓。不知道他的脸部表情，是愤怒还是清醒？我再拨打电话，终于有人接听了。果然，他们得到了别人的帮助，已经安全上路。我们折腾了将近一个小时，还带了一大桶汽油回家。我沉默，他也沉默。我知道，如果今晚不折腾，他是睡不着的。《一场空》用小说这种艺术形式诠释了什么叫人性美与人情美？在私有制环境中，



这种人性美与人情美更加珍贵，值得人们永久珍藏于内心深处。

三、语言充满诗情画意，陶冶人的情操，给人以美感。

“天气热起来，我走进花园。阳光干干的，舔在脸上，发酵似的，散发酒味。微风晃动，吊椅渐渐睡去。影子移来移去，草丛里的水珠含情脉脉，叭答叭答闭上眼睛，转眼不见了。吊椅的角落里躺着一本书，时不时被热气撩起衣裙，开开合合，欲说还休的样子。热气抱着我，越来越轻，让我上了吊椅，象个活祭品。周身上下，酥酥麻麻，被擦了又擦，皮肤在温热中闪闪发亮，一尘不染。我被压着，动弹不得。眼睛上落下赤裸裸的亲吻。吻到唇的时候，水珠回来了，象蚂蚁似地排着队伍，插入我们中间，啊，甜的，舔着，我醒了，从躯体里出走。”（《夏人的领地》）

“有一次在海边散步，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短促洪亮，帶著激昂的情绪，好像在欢呼又像在吵架，用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万里晴空，成群的海鸥就像簇簇白花，被波澜的海浪捧上天空。我顺著声音走过去，大岩石的后面，原来是两对夫妻，丈夫个子大一点，妻子尾随在后，好像在助威。他们配合得如此和谐，一进一退，好像踏舞步一样；一吼一叫，如同双重唱。只有打架时，妻子缩在丈夫展开的翅膀后面，不敢冲上去。我看得出神，就是猜不出到底是什麼意思。如果说，开始我把他们黄色的嘴喙接触，理解成亲热和‘拳击’两种极端的可能性，那么，当他们用硬嘴攻击身体时，恐怕只能有一种解释了。两个胆小如鼠的妻子只顾保命，调转屁股，逃之夭夭。”（《喂海鸥》）

“有了点休闲时间在花园里沾花惹草以后，一直想买一双中国式的雨鞋。那种小时候经常穿的，由橡胶材料轧制而成有光亮的鞋面，一脚伸进去前后左右服服帖帖，脚底软而有弹性，下雨天穿着，踩进水塘也滴水不漏的雨鞋。每当我在修理草地的时候，每当我在挖坑松土的时候，每当我在院子里浇水的时候，特别怀念家乡的雨鞋。尽管穿一双陈旧的运动鞋也能对付，但是，这鞋就像下了地狱似的，永远也洗不干净了。尤其遇到雨天，我就不敢到菜园去，生怕泥巴和杂草粘在鞋上，沉重得抬不动腿，常常因此而生畏。橡胶雨鞋越来越越成为我思念的对象，还因为干完活用水稍稍冲刷，洁净如新，有一份出于污泥而不‘染’的爽快。”（《小尼姑的雨鞋》）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3 日）

# 让思想插上翅膀——美国融融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热爱生命的人，会把苦难当作一种磨砺，在与苦难抗争的同时，人性的光彩愈加鲜明，正如夜晚的灯，黑暗越浓，灯光越明亮醒目，而生命就更有意义。这是我读您小说的最大感受。您认为生活与艺术之间是什么关系？

融融（女，美国轻舟出版社主编。2003 年起为《星岛日报》副刊专栏作家，以下简称融）：出国（24 年）前，我在上海解放日报当记者，这是我唯一的职业生涯，所以我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都与记者有关。我在文心社的专栏里，通过我写的一些散文，通讯，游记，您能感到新闻记者的风格和视角。一是捕捉有新闻价值的内容，二是写作速度，倚马可待，三是文字干净，能写得简短尽量简短。

陈：您的小说为何特别关注人性与人情，特别关注大自然与动物？

融：关于与自然的关系，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在美国南部开着汽车采访野生圈，书已经写好，非常漂亮的照片，还没有出版呢！人靠土地供养，在城市里看不到，这是人类的悲哀。

陈：您在《写小说》一文中说：“要说没写不完全准确。新闻记

者出身，从来没有停过笔。但是，写到人心深处，写出心灵细节，是在来美以后。写小说就像演电影，把不属于自己的人物写得栩栩如生，死去活来。人性在笔尖下就像一条流淌的河，有爱，有恨，犯错，绝望，忏悔，醒悟，妥协。写小说是让思绪插上翅膀，俯视人间的体验，是打碎现实的局限，全方位思考的锤炼。写小说就像侦探用毛刷刷去表面的杂质，把肉眼不见的指纹呈现在读者面前。写小说必须牺牲和忘记自己，扔一颗炸弹在体内，炸得粉碎，用血肉才情哺育新生命，然后再把他掐死。作家是痛苦的，忧郁的，悲观的，笔如刀锋，解剖善良和恶毒，解剖追求和堕落，却发现，刀上缠满剪不断理还乱的无奈。”这段话，很有见地。请结合您创作实践和具体作品加以阐述。

融：我也写长篇，同样十几万字，内容比一般长篇要丰富得多。很多评论我小说的文章都说融融真会讲故事。因为只有故事才能吸引人。说融融也很善于写心理。因为写心理才能写出深度。我没有花工夫写微型小说，因为凌鼎年先生要编美洲小说集，逼得我把一些比较短的小说和一些关于人物的散文随笔改成小说寄给他。我的很多短篇一万字左右，算不上微型。中长篇更好一点。《小说界》编辑于晨写过我的评论《越简朴越纯粹》，此文编入《一代飞鸿》，您大概知道这本书吧。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3 日）

# 呼唤爱心与善意——加拿大曾 晓文论

加拿大位于北美洲北部。东临大西洋，西濒太平洋，西北部邻美国阿拉斯加州，东北与格陵兰（丹）隔戴维斯海峡遥遥相望，南接美国本土，北靠北冰洋达北极圈。海岸线约长 24 万多公里。东部气温稍低，南部气候适中，西部气候温和湿润，北部为寒带苔原气候。中西部最高气温达 40℃ 以上，北部最低气温低至 -60℃。加拿大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南部与美国接壤，国境线长达 8892 公里。人口数量：3, 361 万（2009 年）。主要民族：英裔，法裔。国土面积 997.061 万平方公里。GDP 总计：1.436 万亿美元（2007 年）。人均 GDP：43, 674 美元（2007 年）。

加拿大从事微型小说写作的人为数不少，凌鼎年主编《美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即将出版，其中包括加拿大许多作者：曾晓文，黄俊雄，黄文欣，文野长弓，文章，李建茹，陈苏云，孙白梅，陈思进，吟寒，山眼，老牛，为力，亚坚，高维晞，马绍娴，李爱英，葛逸凡，卢因，陈浩泉。

曾晓文，女，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美国 Syracuse 大学科学硕士；旅居美国九年，2003 年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任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从 1991 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主要

有长篇小说《梦断得克萨斯》（2005）（又名《白日飘行》）、《夜还年轻》（2009）；二十集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创造》（与孙博合写）；另在海内外主要报刊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随笔等逾七十万字，其作被收入海内外多种作品集。以短篇小说《网人》获中央日报文学奖（1996）、《旋转的硬币》获联合报系文学奖（2004），电视剧本《中国创造》获“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其短篇小说《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进入中国小说学会 2009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

曾晓文的小说，格外关注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精神状态。《网人》中的男主人公柳明不知不觉中迷上了电子网。虽然课业紧张，但他每天都要在网上泡两三个小时。网中内容五花八门，深沉的，肤浅的，高雅的，低俗的，不一而足。在柳明看来，这一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宣泄，对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甚至生理许多方面的压抑的宣泄。读网上文字，就仿佛和形形色色的人物交谈。柳明平素很少有机会和周围人接触，在他留学的城市里中国人不多。网上的中国人住在世界各个角落：中国、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但柳明觉得自己和其他网人天涯咫尺，只需敲几下键盘就可以触到他们的手，甚至灵魂，这种难以言喻的接触让他陶醉。令柳明始料不及的是，他网上崇拜的美女，居然是与他合租的女孩——王影。生活中王影，极为吝啬，他们租的是有两间卧室的房子，每人住一间，客厅合用。王影坚持要柳明住那间大一点的卧室，他多付三十元房租。过了几个月，柳明买了一个书架放在了客厅里，他觉得客厅太空了并不好看。王影就说，她从来不用客厅，既然他放了东西，用得自然多，他应该多付

一点房租。柳明当时十分后悔买这个书架，但还是答应多交二十五元。他当时想和她算算电费。电费是两人平摊的，他每天呆在学校里，很少用电，但她房间里的计算机却经常开着。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说，他想她毕竟是个女生，在这里也没什么亲戚朋友，如果他太计较，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与网络中的王影，天壤之别，判若二人。难怪柳明了解到真相后，彻夜不归，选择逃避。小说揭示了一种普遍现象：现代高科技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容易了，人们在电子网络上欣然开启心扉。另一方面，在生活中，人们却把自己裹得更紧。正如作者在获奖感言中所说：“在我的主人公身上有两对矛盾，一是幻想与现实，一是依存与隔膜。在网上他们流露‘任何生存的皱纹都不能掩饰的温柔’，陶醉于爱的幻象，而实际上却陷入琐碎和狭隘。他们需要互相扶助，却彼此不能见容；他们只了解对方的外在性格，却断言其内心真实。这两个去国离乡的人，与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中国人保持精神交往，却恰恰不能对近在咫尺的人传输友爱，无法把对方‘悬在窗口的心缓缓收回’，他们的漠然变成了自身的茧。”《三月的感觉》中的李潜刚一进北京，攥着“全球通”，说话还不时夹几句英语，尽管他从未踏上过美利坚的土地，就觉得自己不像是从美国回来的，倒像是从乡下进城的。老朋友张利和他的父母一起到机场接他。李潜却穿着不知哪一年在廉价店买的样式非常“国际化”的夹克衫，恪守着和国人不说洋文的原则。张利见李潜非但“洋妞”没领回来，就是“国妞”也没“套牢”，大声叹息，他自己“小秘”就有两个，可见“社会分配”一天比一天不公平了。不料，张利安排见面的女子，

居然是他大学时心仪以久的梦中情人。更让他吃惊的是，曾经的美人早已成为别人的“二奶”。临回美国前一天，他去母校看望自己的老师，顺路进了图书馆。他从前的座位空着，上面居然落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谢叶从前的座位上倒是有一个短发的穿露脐装的女孩。窗外的太阳还像从前一样的圆满。至此，他心中的精神寄托不复存在了，他的精神旅行结束了。小说表面上看，是写李潜寻找爱情的心路历程。实质上，是写李潜精神的苦闷及精神的缺失。在当下人们精神愈来愈紧张与苦闷之际，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大年初一那天，养父去给他的表哥拜年，到了吃饭时间还没有回来，雯就到窗口张望。过了一会儿，远远地，她看见养父沿着家门口的那条小路往回跑。养父穿着厚重的黑棉袄黑棉裤，踏雪奔行，步伐有些踉跄。他伸出右手飞快地打开了院门，小小的柴门被他冲撞得摇晃。他的左手插在棉袄的胸襟里。进了门，他顺着长长的院落继续跑，突然被雪地上的一截树桩绊倒了，他用右手撑地，但还是摔得很重。不知为什么，他的左手却一直紧紧地护在胸前。雯知道两年前养父得了眼病，因为没有钱治，只好忍着，最后他的一只眼失明了。他看不清地上的路。雯奔出去扶他，他却立即从怀里探出左手来，原来手上是一个报纸包。他把报纸包塞给她：“快拿到屋里去，别凉了。”《养父》比朱自清《背影》中的父亲形象更感人。原因很简单，《背影》中的父亲与儿子是一种血浓于水的关系，父亲对儿子的爱无论多深，都是可以理解的。《养父》则与此不同，养父与雯之间只是一种收养关系。而养父与雯之间的爱，则比有血缘关系的父女更深。后来，养



父去世了，雯到美国留学，再也吃不到炸糕了。“独立日”那天，唐人街厨师终于给他做了炸糕。但是，吃炸糕的时候她并没有显出特别的激动，但她恭维了老板的手艺。离开餐馆后，她就在街上漫无目的走来走去，她没想到吃过了炸糕反倒失落了起来。华灯初上的时候，她郁郁地离开了唐人街。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养父给过她的那种炸糕了。终于，在她的眼底积存了许多年的泪扑簌簌地落下了……。雯吃炸糕不是目的，而是怀念养父的一种形式，归根结底，是一种对养父精神的寄托。这种精神寄托，将会永远伴随她的人生之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三篇微型小说是曾晓文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写的，在她以后的中篇小说中，这一呼唤爱心与善意的主题得到了进一步地扩展。

# 在人生的网络大海披沙淘金—— ——加拿大曾晓文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小说，大多呼唤爱心与善意。你这种爱心与善意，源于何处？它  
对你的人生事业文学带来了哪些影响？

曾晓文（南开大学文学硕士，美国 Syracuse 大学科学硕士；现居  
多伦多，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任加拿大中国笔会会长，以下简称  
曾）：爱心与善意，源于内心深处。童年时由于祖辈和父辈经历坎坷，  
屡受冷眼和欺侮，渴望爱心与善意，但所获甚微，便痛知其价值和意  
义。写作，常是人们用文字微妙地反复地表达童年渴望的手段。出于  
爱心与善意，尽力避免与他人可能产生的冲突，生活趋向平和，事业  
变得顺遂，创作逐渐成熟。

陈：你说过：“生活似网，既然都是网中人，那么使彼此连接的  
不应是荆棘，而是温柔的手臂，同时别忘了以一脸的阳光和微笑普照  
周围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到处充满了陷阱。作为一  
位作者，回避不是办法。你是否打算在今后的写作中，也描绘一些生  
活的苦难呢？

曾：1996 年，在创作的早期，我写下小说《网人》的得奖感言，  
这段话是其中的一部分。十五年过去了，网络上荆棘密布，正如您所

说，“现实是残酷的，到处充满了陷阱”，让我不得不感叹写作者声音的微小。在后来的写作中，我描绘了许多生活的苦难，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 2004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旋转的硬币》，2006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梦断得克萨斯》（又名《白日飘行》），2010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遣送》等。在这些作品中“纯粹小人物”经历种种人生挣扎，但对“爱心与善意”的人性追求从未泯灭过。苦难似乎使生活一度变成灰烬，但只要还有几点爱善的火星，生命之火还会被重新点燃。

陈：网络文艺有很多新的审美特征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研究和论说。它和高科技密切结合，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和变化。它在创作、传播、阅读、存储等方面，都有和传统纸质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作用。它有超强的传播力，有数字巨大的审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且是在快速变化和快速发展着，审美感染力和影响力巨大得惊人。据统计，中国网民总数已达 4 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1.62 亿，占网民总数的 40% 多。你从事信息技术管理工作，你认为网络是否会取代传统文学与纸质文学？网络给人的精神会带来哪些影响？

曾：我想网络不会完全取代传统文学和纸质文学，至少在我的有生之年不会。我虽然从事 IT 业，白日里在公司忙于把数据库网络化，晚上却偏爱阅读纸质图书。网络对世人生活、对传统文学与纸质文学的巨大影响毋庸赘言，但网络是大海，常常泥沙俱下，在提供汪洋信息的同时，也考验人们迎浪搏击的信心、披沙淘金的能力，还有对真金的鉴别力。

# 道德细胞活跃旺盛的理想主义 者——新加坡林锦论

林锦，男，原名林文锦，另署林景。祖籍福建安溪。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兼任新加坡新跃大学兼职讲师，讲授新马华文文学。

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兼出版主任，曾主编《文学》半年刊、编辑《微型小说季刊》、《锡山文艺》、《新月》等刊物。

林锦从事写作多年，作品以小小说、散文、散文诗、诗歌为主，也研究新马文学。已出版著作有小小说集《我不要胜利》，《春是用眼睛看的》，散文集《园边集》、《鸡蛋花下》、《乡间小路》，学术论著《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儿童文学《电话风波》（合集）。另编著《苗秀研究专集》等。

林锦微型小说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人意料的结尾，增加了作品的份量和容量，深化了主题。

《礼物》中的吴莉与方齐婚姻进入了第七年，即婚姻之痒之年。方齐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月入万元。吴莉婚后当上了专职太太。她将《婚姻指南》当作圣经，按图索骥，提出一年要三份礼物：情人节、生日、结婚纪念日。情人节那天，方齐送的是一枚大戒指，只合

拇指带，气得她将戒指扔到他的身上。生日那天的化妆品，同样让神经过敏的她大发雷霆：“你明知道我从来不化妆的，你买化妆品给我是什么意思？嫌我老了？丑了？不化妆见不得人了？”结婚纪念日的礼物，居然是一盒火柴。她于是去翻阅搁置已久的《婚姻指南》，想知道方齐送火柴的用意。她找不到答案，却无意间发现了一张夹在指南里的文字：“请相信我，用手中的火柴把《婚姻指南》烧掉，幸福就掌握在你手中。”那是方齐的字，吴莉顿时发觉：这是她最需要的礼物。这个结尾，既令她大吃一惊，也让读者颇感意外，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令人思索不已回味无穷。《鱼》中的后妈朱玛丽对四岁的安尼百依百顺。当玛丽拿起刀叉，往白色的盘子上的大鱼一插一切时，安尼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大声惊叫：“不要杀它！不要杀它！”因为看见玛丽杀鱼，安尼就看联想到妈妈被人杀死在床上的惨景。就这样，本来充满希望的聚餐，不欢而散。安尼由被人宰杀的鱼，联想到被人害死的妈妈，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同时，小说的结尾也符合生活的逻辑，顺理成章。《鸟话》中的他，每天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他真希望老板放他一天假：“求求你，放我一天假！”后来，他终于听到这样的声音：“好了，好了，别吵了。我放了你，永远放假！”他被吵醒了，张开眼，望向阳台。鹦鹉必恭必敬地站在鸟架上。这个结尾堪称神来之笔，一方面揭示了当下人们超负荷工作导致精神极度紧张生存空间狭小的状况，另一方面又将鹦鹉善解人意描绘得惟妙惟肖。《结局》最后，故意留下悬念，让读者去猜。为了启发读者，小说设计了三种结局，供读者联想与想象。这种结尾是非常

高明的。我认为，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人们在阅读小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这足以说明，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

## 二、细节生动传神，令人过目难忘。

《雨》中的她和她丈夫是同事，是公司的督工，向来使用公司的车子。两个月前，公司出现经济危机，停止提供车辆给督工使用。于是，他买了一辆摩托车代步。她坐了一回，就不坐了。因为公司同事七口八舌地说个没完没了，她受了一肚子委屈。下雨那天，她坐了巴士，途中出了车祸，一辆摩托车被撞翻。她顿时有一种不祥之兆，仔细看摩托车的车牌，那号码使她眩晕。她不顾巴士司机的阻止，扭转自动开关，从后门冲下巴士，飞奔到肇事地点。围观的人起了一阵子骚动。“太平，你不要死！”随着一声划破阴冷天际的哀嚎，她整个人栽在他的身上。这时，一个青年从人群中出现，一跛一跛地上前。她惊叫一声，冲上前把他紧紧地环抱住。爬满她脸颊的，有泪，也有雨。这段细节颇为精彩，特别是“冲、飞、抱”三个动词极为传神，把她对丈夫的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爬满她脸颊的，有泪，也有雨。”这句话，同样感人肺腑。泪水，是甜蜜而温馨的；雨水，同样是温暖而幸福的。

为了见到三个儿子，黄先生不得不装病住进了医院。三个儿子很快来到他的身边，看望是假，想分家产是真。见老人不同意，三个儿子不约而同离开。黄先生掀开被单，坐起来，摇摇头。“我早就说过，

由他们去好了。你却要花钱找气受。”“本来是没病装病，现在好像真病了，唉——”黄先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躺回床上，合上了眼。《病》中的黄先生装病这个细节，内涵很丰富。装病一方面是渴望三个儿子来看自己，另一方面又试探三个儿子对分家的态度。结果，被他预料到了。顿时，他真的病了。这是身体病了，更为严重的是，他的心病也犯了。《病》一语双关，引发人们诸多思考。

三、语言浓缩精彩传神，令人回味无穷。

黎明，晨曦，男挑水，女洗衣，洁静。

晌午，烈日，男生火，女做饭，平和。

黄昏，斜阳，男翻土，女播种，温馨。

月夜，清辉，男观月，女看星，安宁。

《血胎》用四句话概括了男人和女人的一天、一年，乃至一生的幸福生活，真乃惜墨如金的高手啊！

一间屋，已倒。

一棵树，已枯。

一口井，已废。

一丝竹，已衰。

用屋倒、树枯、井废、竹衰八个字，描绘四种东西不同的毁灭景象，非常准确与生动。

四、在文体创新方面作了有益尝试。

《入土文件》以人物、关系、事件、远因、近因、结果、影响、备注为小标题，讲述了一个家庭的沧桑变化，令人感慨万千。小说形

式独特新颖，叙述言简意赅，内涵深刻。

《精神与肉体的抗衡》开篇即告诉读者：“本篇小小说可分为数种读法，请参阅导读排列顺号。导读：（一）1、6、2、7、3、8、4、9、5、10（二）6、1、7、2、8、3、9、4、10、5（三）1、2、3、4、5、6、7、8、9、10（四）其他。这篇小说一方面形式别具一格引人入胜刺激了作者的阅读欲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它的内涵颇深厚。运用不同的排列组合，能够组成不同内容的小说。这样，小说的思想容量就增大增厚了。”



# 流动的云彩——荷兰池莲子论

荷兰（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全称是荷兰王国，是位于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国家，国土总面积为 41864 平方公里，濒临北海，与德国、比利时接壤。该国以海堤、风车和宽容的社会风气而闻名。首都设在阿姆斯特丹，中央政府在海牙。主要民族：荷兰人。主要宗教：天主教、基督教。国土面积：41,526 平方公里。GDP 总计：8689.40 亿美元。人均 GDP：52,019 美元。国花：郁金香。国鸟：琵鹭。国石：钻石。

池莲子，荷华作家，诗人。原名池玉燕，女，1950 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1969 年赴黑龙江建设兵团，后转插江南山村，执鞭任教，爱好文学，中医（文革期间，赴边之前，在温州卫校受过针灸—赤脚医生培训）。

1980 年毕业于浙江温州市教师进修学院，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85 年因中西爱情婚姻移居荷兰。并攻读厦门大学函授院中国文化，历史，民俗学及现代文学专。几年后又在厦大中医系继续进修，并系统性学习中医针灸，推拿，中药学等，现已选译中医保健气功学《意玄功》选集（荷英文）。

已结集出版的文学作品有诗集《心船》，《爬行的玫瑰》，小说散文集《风车下》，散文诗《花草集》，《池莲子短诗选》中英文版，列入“中外现代诗名家集粹”，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第三届龙

文化金奖（优秀诗集奖）。小说选篇，获上海“春兰文学作品奖”等。

多次应邀出席“国际诗人笔会”“世界华文文学研讨会”等，足迹遍及中国及东南亚各国。不同作品被编入《海外华文文学史编》，《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世纪诗选》，《国际儒商文学》等等专著。

曾为中国散文诗学会会员，欧华国际学会会员“荷比卢华文写作会”创始人之一，海南诗社《海外文学》主笔等。

现任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南荷华雨》中荷双语小报主编，“池莲静疗保健中心”中医主任。

池莲子微型小说特点有三：

一、描述了出国时髦热的人流中，漂流海外后意想不到的无奈和艰辛，以及中西文化差异中所产生的无名之苦痛。

《在异国的月台上》中的他，一年多来的“旅欧”生活，咸酸苦辣都尝过，而没有甜过……他长气虚叹地抽了一口烟，回味着。他去过警察局，坐过牢。去过比利时，也到过法国。在他的印象感觉中，这个自由花花世界里，应有尽有。此刻，他正坐在荷兰国某大城市火车站的月台上。等车去哪儿却未确定。因为，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这是他第六次辞工了。他至今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远离故乡，到这块一切都很陌生的国土上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他家里根本不需要他的钱。爸爸还是继续当那个小老板。火车一列一列地离去，又一列一列地到达。而只有他仍坐在那张漏风的长椅上，时钟敲过 12 响，他好像在睡梦中受惊似的，猛然若有所失地自言自语道：“太晚了，太

晚了，我该回家了……唔……我的家在哪儿……在中国……我要回中国，我要回中国！”可是，母亲的话却在耳畔回荡：“无论如何不能回国！否则，我们将被世人讥笑而置于死地……求求你，绝——不——能——回——国！”他陷于了二难境地。他在海外的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小说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 二、描绘了出国成风的人群中女性的悲剧性格和悲惨命运。

《她的梦呓》写了秦彬红的一生。为了出国，她结了二次婚，离了二次婚。她是去世后第三天，才被人发现的。在她生命的最后的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把自己倒锁在房里，不会客，不发信件，连她平时最喜欢的电话筒也给折断了。当人们来收拾她的遗体的时候，却发现她的床头还放着一张未写完的诗体样的字迹，只见那上头写道：一场虚幻的人生之梦即将结束，一条苍白的路即将走完，死的灵魂拯救不了生的罪过，生的遗憾可带进死的棺木，遗憾我从小没有父母之爱，遗憾我终身没有爱情之爱，遗憾我毕生没有子女之爱……最令她遗憾的是，最后那段时间，她很想见见她的3个孩子。而她去过的信都像石沉大海。那位她最疼爱的老二，却在她最后一次住院前，与她口角了一场，带着他的女朋友离她而去，再也没有信息了。这也许是她生前最大的致命打击吧。秦彬红的悲惨命运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她的性格有很大关系。小说写出了她性格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给读者诸多人生启迪。

《女人只想有个家》中的女人，曾经有过一个温馨的家。可是，丈夫有钱后却背叛了她。一气之下，她卖了小车，托人偷渡流浪出来。

在捷克通往意大利、法国的山路上，差点被闷死在长桶的油罐车箱里，两天只吃几片面包。但，当时就是被闷死或饿死的话，也甘心。不过她做鬼也要回去泄那怨恨的。而如今，唯一使她日夜揪心的事，是她可怜的女儿。她来欧 3 年了，先去意大利、法国等地，算是转了半个欧洲，后来到荷兰，这一呆也是两年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太想她的孩子，希望有个家！

《天堂之路》中的丽芳在荷兰与一男子同居。丽芳的父母千里迢迢去荷兰看望女儿，一个星期以后，也许是当时过于紧张，过度担心；或许是过于激动——林先生的尿道病又发了。刚上完厕所，又立刻要解手。尤其夜里，五六次起来上厕所都不止，甚至出现小便带血了。几天下去，气色变了，人也明显消瘦下去了。他担心的事终于来了，他从中国随身带出的药物也用光了。泌尿科的医生给他拍了十几张片子，进行了系统性的膀胱冲洗……验查结果：膀胱里有一肿块，可以动手术，也可以药物慢慢治疗。而林先生本人要求动手术，院方同意，但必需先支付全疗程的一半医疗费，就是 15 万盾。缴完费，下星期三就来作手术。第二个星期去医院时，那位翻译转告他：“没有人能为您支付那笔手术费。院方已拒绝了。”那位翻译后来还告诉他：贝力还不是你的真正女婿，他仅仅是你女儿的一个一起同居的男朋友。在荷兰，“他们根本没有义务，并也承担不起你在此的有关医疗费用。林先生听了此话后，脸色慢慢地变白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以后，他决定立即回国。第三天，他们接到警察离境通知书。回国的那一天，贝力因农忙没去送行。临上飞机时，丽芳硬咽着眼泪，瞒着贝力递给

父亲 3000 荷盾，让他回国后好好治疗。回国后，众邻舍们，都带着各种羡慕的眼光，赞赏他们养了个出色的好女儿，真是好福气啊！可是，不久的一个深夜里，丽芳接到母亲从中国打来的长途电话，只听见她上声不接下声地说：“今早你爸爸——真正踏——上天堂之路了……”

在一般中国人眼里，丽芳生活在天堂里。其实不然。自己的亲生父母飘洋过海来看她，父亲生病了需住院动手术，她却拿不出一分钱来。因为，她与贝力没有登记，只是同居，贝力的财产属于他个人所有，她无权支配。所以，她只能瞒着贝力塞给父亲 3000 荷盾。小说结尾堪称神来之笔，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三、关注各阶层人物，用心理描述法，社会速描法，以不同的文化背景，简短的文字篇幅，写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间世态众生相，体现了多元化小小说的特点。

有了切身伤痛后才痛下决心戒烟的丽娜（《戒烟》）；给狗过生日的荷兰人（《黑客》）；思念祖国心切而吃红色泥巴的巴西人（《爱吃泥巴的女人》）；过份宠爱大狮子引起爷爷不满的奶奶（《奶奶的婚外恋》）；依靠妻子养家糊口感到既自卑又自负的丈夫（《时髦的家庭》）；中了百万欧元的莎娜，居然嫌弃母亲，抬高保姆，令人所不齿。好在两个星期后，她花光了钱，又成了穷光蛋（《多了钱的女儿，没了情》）；小女孩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好动的原因，在于她有三个爸爸，却不知谁是她的亲生父亲（《三个爸爸》）；患了肝癌的钟先生，听到噩耗却非常镇静。几个月后，他把两家大的餐馆和两家

薯条点给卖了，剩下一家不大不小的餐馆交给他的妻子。他说，他要到新加坡某一大寺院里当义工（不是出家），帮助寺院打扫卫生等等，等等。每年还会回来看望她和孩子们。这时候的他，还不到六十。一年半以后，他真的回来了，于是他又到医院里去检查，没想到，他的L.ca已无影无踪了。家里人更有说不出的高兴。在这皆大欢喜之时，他又对家人提出了一个怀胸已久的心愿：他决定要重访旧地，到北大荒去“探亲”，打算在那里建一所希望小学（《心静可以治一切病》）。

尽管池莲子加入荷兰籍二十多年了，但她始终不忘自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些年来，她的生活和创作，大概有三个不同的视野：1.以中国人的身份深入体验西方生活和感受西方文化。2.以中国人（东方文化）的眼睛，看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及风俗文化（犹如旁观者）。3.以西方家庭一员的视野，体验中西方文化融为一体生活及文化变异。

在生活的流动中，捕捉被时代潮流所淹没的家常琐事和生活中片刻的无奈，让读者自己去思索去感悟。

这就是池莲子小说与众不同之处，也是深受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3 日）

# 我的小小小说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 ——荷兰池莲子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说过：“因为像一片流动的云彩，移居海外，首先要有生活下去的能力，不至于被歧视，然后再拿起笔诉说自己心中的一切感受而已，所以，创作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大爱好！但这个爱好，永远不会停止，只要生命还在流动！”您从事写作，既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精神寄托与回归。可以这样理解吗？

池莲子（荷兰女作家，以下简称池）：是的。这样理解很客观，比较符合生活和自然逻辑。

陈：作为医生，您救死扶伤。作为作家，您拯救人的灵魂。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哪里？

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很多人认为医生和作家是根本两码事。我则认为不然。

作为一个医生，她是研究人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等。从现代的角度来说，她得从解剖学开始，研究人的生理及其心理；从中医学来看，得从辩证治疗的哲学观点，去分析病灶的来龙去脉，观察人体的阴阳五行与大自然春夏秋冬变化的关系，因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黄帝内经——灵枢》有证“……从饮食起居，四时气候，日月星辰，地理

环境等各个方面，阐述疾病的发作原理……”这又说明了，人体除了他自身的自然变化之外，还无不受到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以致生病，到治疗。这里就关系到人的社会学。

作为一个作家，她首先必须懂得从社会学的角度去研究人，再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解剖人。所以，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能懂得医学，尤其是中医，其内涵包罗万象，学而不厌深如大海，假如能恰到好处的运用好这两者的结合，那么小说中的人物就更加立体，而栩栩如生了。我自己也还正在努力，争取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去创作。

陈：您曾接待过中国原文化部长王蒙夫妇，中国原散文诗学会会长柯蓝（已故），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您是否愿为此继续作出自己的努力？

池：当然，作为“荷兰彩虹中西文化交流中心”主任的我，任职近二十多年，陆陆续续，还一直在做。既然是中西交流，那么它是双向的。我不爱夸口，我爱默默地，像一条小溪，静静地流着流着，总有一天会流向大海！

陈：您在《多元化是微型小说的发展趋势》一文中写道：“因此，用阴阳，及用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角度，视野，去思考，去创作小小说，乃至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已是势在必然，它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文学要走向国门，小小说要走向国门，要融入世界；要多元化，才是未来世界文学（荷文叫做 multi-culturensamenleven），乃至人文学的主流！”您认为，如何才能做到微型小说的多元化？微型小说的多元



化的难点与重点在哪里？

池：所谓“多元文化”，首先是要不要固步自封，要把门打开，勇敢地走出去，谦虚地请进来。比如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各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彼此尊重接纳，彼此相互学习，就是多元文化的一种体现！当今，在世界被称为地球村的时代，各国政府，及各国人民的频繁往来，这就是一种多元文化自然产生并发展的必然趋向。我之所以二十年多来一直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工作，最切身的体会是：各国文化，像一块块散落的拼图块，只要有心人，用心把它们仔细的拼在一起，就是一副绝世的艺术！

所以，作为一个小说家，她首先要敢于做一个不计个人得失的，拼图艺术家。在我的生活中，只要是感动人的事或人，不管他（她）是黑人白人，或黄人，他们（她们）都可能会成为我的朋友，或我笔下的主人。各种颜色就是“彩虹”，彩虹就是多元文化的最好象征！

陈：您是一位女强人女能人，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文学都成功了，对于大陆的中国人，尤其是那些在外漂泊的中国人来说，启发颇多。您先生是如何理解与支持您的？您认为您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最令您难忘的人与事有哪些？

池：其实，“女强人，女能人”，对我来说是个贬义词而已，我没想当什么女强人，只是扎扎实实地，去做一个富有自我人生价值的人，一个首先自尊自爱，加博爱的，现代生活中的女人。

记得当年在出国之前，有一次我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找一个爱你的男人，是该成家立业的时候了；但有朝一日你如成人之妻和

之母的话，记住一定要做一位贤妻良母。我记住了。“我会的”我说。

我出生在一个传统教育较严的家庭。小时候，父亲一有空常给我们讲说“仁，义，礼，智，信”之类的为人道德和做人尊则。而父亲也很开明，鼓励我们学习“琴，棋，书，画”等，他说这是人生生活中的基础的技能文化。因此，我认为一个人的人文素质如何，与其家庭教育有密切关系，那是人格基础的重要环节。

文革期间，我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我去了北大荒军垦建设兵团，在那一望无际，冰天雪地的大地上，（整整6年的北大荒，以及后来病退中江南贫困的山区）我还偷偷地，自学了古今中外的各类书籍：从佛罗伊德的心理学，苏格拉底的哲学，莎士比亚及泰戈尔的文学，及佛学，医学等等，我当过农工卫生员，文书，教师，虽然风里来雪里去，很艰苦，但回想起来还是很受锻炼哪！中国有一句老话：吃尽千般苦，成功自显路。

至于先生和我，我们是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结合的和谐家庭。首先是彼此尊重，相互接纳，更重的是需要理解和信任，彼此给予空间；夫妻间不是相互依赖，而是互相支持！并持有各自的小天地，彼此欣赏和享受！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他们的核心理念是一致，那就是“真，善，美”！关键在于了解以致理解！每一个家庭都会有矛盾，这是客观存在的规律，谁也无法违避。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社会，没有矛盾就不能发展，家庭也一样！对任何事任何人，以博大的胸怀用心，用爱去处理和解决，西方人有一句话：先给予，后得到。只要你无私地给予了，总有一天你也会得到。

犹如佛经上讲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我的座右铭是：活着并非仅为了自己。这是一种儒道佛合一的境界，它是中华文化发展中的精髓之一。它是中华的，也是世界的！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3 日）

# 一辈子的牵挂——新加坡君盈 绿论

君盈绿，女，原名刘秀珍，祖籍福建安溪，新加坡出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学时期即开始写作，笔名陈君。当时文字活跃于马来西亚杂志，如《蕉风》、《学生周报》以及新加坡《南洋商报》文艺版等，以小说和散文见长。自七十年代至今，写写停停。除小说和散文外，也写报告文学、游记等。八十年代后期，进入新加坡电视台当戏剧编剧，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连续剧剧本。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主要著作：散文集《爱的圈圈》；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君盈绿微型小说》、《骆驼森林》；合著《婚姻同志》（接力小说）。尚有不少作品被收入海内外杂志。

《君盈绿微型小说》一书，共计 43 篇，主角可以说包括老中青。内容方面有夫妻父子女女同性异性间关系的探讨，多数为一般社会角落所能看得到的问题。可以说是作者在社会上所见所感，行之于文，就是故事主角们“一瞬间的恍惚，一刹那间的情动，一辈子的牵挂。”其艺术特点有二：

一、构思巧妙，情节一波多折，令人回味无穷。

一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时，突然飘过来一阵香味。杨老太太惊叫，杨夫人疑惑，杨先生偷笑。此一折。杨夫人在清理衣服时，终于发现

了秘密，香水是从丈夫口袋中飘出来的。此二折。面对母亲和夫人的双重疑问，杨先生撒了一个谎：狄娜是我的秘书，刚才下班前，她要去赴一个约会，自己喷了香水，又开玩笑地洒了我几滴。勉强蒙混过关。此三折。一天，杨先生刚回家，杨老太太又闻到了儿子身上的香水。杨先生不得不再次编织谎言：那位会计小姐海伦，听说狄娜买香水有折扣，就托她买啦，刚才她到我办公室来拿，不是当场试验一番啰！此四折，有惊无险。结婚多年，从不送东西夫人的他，破天荒送了一瓶香水。生日已过，结婚纪念日尚远，为何送礼物？此五折，埋下伏笔。就这样，小说不断地给人惊喜与意外。《掌中》的米高对施颖的爱，也是一波三折。公司安排米高到高等学府去学中文。同学们都是白皮肤黑皮肤甚至还有黄皮肤的外国人。老师是一位名叫施颖的在职博研究生。同学们都叫不好那名字，有的叫她适应，有的叫失迎，有的叫石英。她都无所谓地总是笑盈盈的。米高实在不能把她跟美国粗枝大叶的小姐联想在一起。这就是施颖给米高的第一印象。暑假的时候施颖要回家了，她说家里种的荔枝挂满枝头，问可有人有兴趣去参观，她请大家吃中国荔枝，还有她的妈妈也会烧中国菜请大家吃一餐。那有谁不要的？全班 20 几个“老外”都浩浩荡荡往前冲，尤其是那几个平时总爱送花的，还有那些说娶个中国女子吃中国菜的更是灯蛾扑火般奋不顾身。看来，米高的第一印象有误差。这里，实际上为后面出奇不意埋下伏笔。一伙人看到满树荔枝什么都忘了。施颖权当督工指挥指点，当她正奇怪米高怎么不去采摘时，却见米高腼腆地走向她，看着她犹疑了 3 秒就把手掌摊开在她眼前，她疑惑地望下去，

那掌中，端端正正地写着施颖两个字。她有一刹那的愕然，仰头望着这个1米8的学生，和风拂面般感觉有点痒痒的，心也是。你，在我掌中。他说。语气在自信中带点忧郁和浪漫。我怎么就会在你掌中了？她躲避他目光低问。语气有点不可捉摸的恍惚。结尾，水到渠成，顺理成章，让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 二、在对比中凸现人物命运与性格特征。

《阿祖，我来带您去坐飞机了》有二层对比：一是阿祖自身的对比。他从命地捧着那小包香灰和写着名字的红纸，心里说着：“阿祖，我来带您去坐飞机了。”虽然他对这祖先究竟是父亲的谁也不甚了了。但是想到父母生前一趟飞机都没坐过，倒是这祖先生前住在穷乡僻壤，可能连车子都没坐过，现在竟然要去坐飞机了，不禁有点感慨。二是活人与死人的对比。晚上，儿媳们带他出去吃饭，都还没问他为什么会被“电招”回唐山？大儿子就急着说应该帮阿公阿嬷在寺庙里买个神祖牌位，他老婆也附和说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因为如果老一辈不在了，年轻的是不可能给祖先的神祖牌位烧香的，再说，现在的房子都装修得那么美，谁要在家里摆上一个不相称的神台？活着的人，居然要给自己买神祖牌位。一方面让人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又让人沉思良久。

《相片》中的他，是一位来自外地的工程师。他的经验，他的丰富学识，叫人刮目相看。可是，下班后，那份何去何从的空虚感，却不知用什么去填平。于是，每天上班前看报纸，就成了他的一大爱好。他之所以关注报纸，是因为报纸上的一位女人吸引了他的目光：眼睛

大，鼻子挺，看那双唇，颇似能说会道。这是什么相片？哦，保险公司代理员。能在他乡异地，找个这样的女性朋友，纵使没有诚意，聊解寂寞也好。于是，他约她在附近的酒廊见面。他说他穿浅蓝上衣牛仔裤，面对入口，桌上有像机。她一入门就认出了他，于是从容地挽着公文包，跨着稳重的步子步向他。可怜的他还在向入口处张望。“先生，我可以坐下来吗？”“你是不是某某人？你约了我。”“你？我约了你……”看一眼她全身的灰，他傻了。这女人，怎么跟相片差那么远？是她姐姐？她妈妈？抓起桌上的相机。天，本来还想给她拍几张照片……。相片中的她与现实生活中的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他看不懂，就是她自己搞不明白。这说明，艺术与生活之间有着明显的乃至本质的区别。英文摄影 Photography 一词是源于希腊语 φωσ (光线) 和 γραφίς (绘画、绘图) 或 γραφή graphê，两字一起的意思是“以光线绘图”。是指使用某种专门设备进行影像记录的过程，一般我们使用机械照相机或者数码照相机进行摄影。有时摄影也会被称为照相，也就是通过物体所反射的光线使感光介质曝光的过程。有人说过的一句精辟的语言：摄影家的能力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他也许就会心平气和了。他与她之间，更是形成了一种强烈反差。他约她，是怀有某种企图。她约会，是捉弄他。目的不同，心态迥异，就不足为怪了。

# 建构人心灵的能量——新加坡

## 君盈绿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作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仅要再现人怎样生活，更重要的是要表现人应该怎样生活。“文学是人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关注人的精神存在，通过描绘人对理想的追求，并将这种追求寄寓在时代新人身上，从而获得建构人心灵的能量。在写作中，您如何处理再现与表现的关系？如何关注人的精神状态？

君盈绿（新加坡女作家，以下简称君）：小说不是新闻报导，而很多小说内容都来自现实。如何把生活中的素材融入小说中而带有艺术美感，是作家的责任。取材现实的文学作品中少不了再现，这就牵涉到写作技巧，文字功力等等因素，但是一味关注艺术表现而忽略了人的精神状态也非良策，所以，写作过程中对现实与虚幻的拿捏至关重要。

陈：您小说的人物，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还是您的艺术虚构？如鲁迅所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君：生活是现实，艺术有虚构。我小说中的人物，有具体的模特儿，也有广而泛之的表象。如何把现实中的人物写到小说中而不至于



让人产生“对号入座”的误解，其实也常常是我本身的困扰；所以，在创作过程中，经常得多花些时间“绕道而行”。《香水》，是写于我少不更事的青少年，只是因为飘过耳际的“听说”，就斗胆下笔；人物的心理、情绪，其实不是我当时的年龄所能体会，只是抱着初生之犊的一股冲劲，一笔到底，而那没有“绕道”的表述，由于“事不关己”，反而引不起波澜。《掌中》的背景是我留学厦大，生活在国际留学生齐集的学生住所时的接触，从而想到“自家”人对华文排拒的心态的一种感慨，每一场背景都是真的，只是人物有虚幻。《阿祖，我来带您坐飞机了》又是另一种感慨，我们的城市越来越进步，楼房越盖越漂亮，但是请记住，只有“生者能住屋”，死者还得从长计议。加上年轻一辈价值观的改变，过去，把祖先灵位供奉在家的情况是天经地义，如今已难再。不管是面积小小的新加坡还是大大的中国。这是书写于大环境中的小小心酸。

陈：巴金云：“写作是一种欲望的倾诉，一种幸福感的满足。”对您而言，写作是什么？

君：写作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很老土地说，首先是创作欲，然后是发表欲。二者息息相关，有创作欲而无喜欢的发表园地，会让我捺熄执笔的火花；同样的，有发表园地却可能因为生活而少了创作的欲望，自然也无法执笔。那么，只是为个人的喜好而写吗？我想那是最基本的，其次，是因为阅历吧，有些事，有些人，是因为让自己觉得不写很不应该，所以就写了。

# 带刺玫瑰——新加坡骆宾路论

骆宾路，男，原名杨书楚，另有笔名木易、林之、徐乐。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省澄海市。

著有长篇小说《海与岛》；短篇小说《咖啡正香浓》、《人与鼠》、《变脸的男人》；短篇/微型小说《一幕难演的戏》、《她说蓝的是天空》；微型小说《与稿共舞》、《骆宾路微型小说》；散文《看海去》、《心之所系万千》、《千里之约》、《点点滴滴在心头》及自传体散文《匆匆一瞥人间春色》等。

骆宾路微型小说有自己的特点：

一、将微型小说与议论文揉合在一起，在艺术形式探索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

骆宾路在《更象刺猬》自序中写道：“很多人说我写的小说不像小说，既无动人的故事，也没有波澜起伏的情节，没有典型的人物，也没有生动的语言。评论者认为，这类小说捧在手里就像捧着一只刺猬，感到浑身不舒服，毫无美感。这是很中肯的批评。我曾是一些经典小说的狂热追求者，尤其是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我也曾经是莫泊桑及欧·亨利的崇拜者。莫泊桑的《项链》以及欧·亨利的《礼物》是我早年百读不厌，潜心模仿的范本。只是我没有这两位大师的文学功力，始终没能学到一点一滴。不知始于何时，我不再写这些富有美感的文艺作品，而转向写一些带刺的粗犷的作品。我不细心去营造构

思曲折的故事，去描写多姿多彩的情节，或是去揣写人物的心里感情，也不去刻意写些优美的语言，而是将自己的创作转化成一只刺猬让人捧在手里，有种被刺痛的感觉。”在我看来，这不是缺点，恰恰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不幸踩正了这条成语》、《成语故事》、《一辑没有旁白的纪录片》、《今天早上没有华文报》、《喜多郎的长发》等作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二、透过精彩画面，浓缩历史与人生，蕴藏深刻人生与艺术哲理。

第一组镜头黑白画面：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之后，在北京一间破旧的茶楼，三个年轻人在高谈阔论，说些什么，画面有像而无声。只见茶楼的掌柜指着墙上一张告示：“莫谈国是”。镜头再一次淡入时，依然是上一个镜头的那一间破旧茶楼，一个变焦近镜，“莫谈国是”收入眼帘，摇镜过去，依旧是上一个镜头那三个年轻人，不过都已白发苍苍，大家拱手作揖，坐定之后，异口同声：“今天天气哈哈！”仍然是黑白画面：一个牌坊的远镜，一个变焦近镜，见那牌坊上书：“1955·南洋大学”。镜头一摇，摇到牛车水的大街小巷，从大坡到小坡，载客的三轮车成群结队。车头上插着一面“为南大义踏”的三角旗，车上挂上一个圆形铁罐，乘客的车资就往铁罐放；电船、驳船拉起“为南大义载”的布条；理电发业义剪的场面也收入镜头，星洲舞女协会也在天一景舞厅、南天舞厅、大世界舞厅、新世界舞厅举行义舞。插入一个镜头：一堆篝火，火势正旺，众人拾柴。画面有一行楷书：众人拾柴火焰高！镜头淡出的时间比一般的要拉长一倍……。

这是《一辑没有旁白的纪录片》中的精彩片段，不仅描写了三个人从

年轻到年老的自然过程，而且描绘了中国抗日战争和新加坡南洋大学沧桑变化，内涵极为丰富。

三、语言形象生动鲜活，比喻新颖别致，让人难以忘怀。

他在成语的包围中撑起一把破伞，迎着细雨回家。“雷声大”足以吓唬人。楼梯响，有点像魔术师施放烟幕：“看看看，我手上的球。一声‘变’，哈，没了！”。“麦步新吃了大半辈子教育饭，退休之后，不偏不倚踩中了‘祸不单行’这条成语。刚退休那一小段日子，他还能靠替中小学生补习华文维持生计。可是教着教着，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了前些日子，麦步新已经是濒临无粮断炊的日子。”（《不幸踩正了这条成语》）

第二天的报纸倒是按时出版，只是有一则启事说：有关“收回对柔佛的看法”的新闻报道，是译错了，正确的提法是“删除”，不是“收回”。“删除”与“收回”内里有乾坤，谁也不会懂。尚幸，印刷机的螺丝没有松脱。没有再演今天早上没有华文报的滑稽戏。（《今天早上没有华文报》）

“比如你住在一间窗户不多的房子，你想让房子多有一些阳光，你将木质的窗户改为玻璃窗户，你所得到的这额外的阳光是不是用钱买来的？”“那是改窗户的费用，怎能算是阳光费。”“你改窗户是为了额外获取阳光，是属于阳光附加费。”老头子拿着眼睛打量卢太，似乎在问她不是这样吗？他看卢太没有答腔，又说道：“在一间千万元的公寓里，你所享受到阳光一定比一间三房式组屋里的阳光贵。”你说得倒神奇，我想都没想。（《ERM 世界》）

# 有刺痛，才不会麻木，才能出 污泥而不染——新加坡骆宾路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为何写《喜多郎的长发》与《地震奇谈》？

骆宾路（新加坡作家，以下简称骆）：新加坡建国初期，在提高人的素质课题上，还是比较重视的。喜多郎披着一头长发要求入境，新加坡政府一口拒绝，认为留长头发是属于颓废派，会影响新加坡年轻一代的成长。殊不知，建国四十余年后，一向不主张在国内开设赌场的新加坡执政者，一夜之间“惊觉”。如果不给赌业松绑，继续禁赌，新加坡就完蛋。于是一下拍板，开了两间“赌场”。众所周知，黄赌毒一向是被社会公认为危害大众，足以使国人道德堕落的不良行业。让赌业在国内开业，其危害大于一场十级大地震，而且是余震不息。然而执政者却以开赌是起死回生的良药。不开赌，国库会少了可观的资金进账，国家就会丧失与别国竞争的能力。执政者沾沾自喜于两个赌场每日日赚九百余万元，个中入场税收论亿元，娱乐税收更加可观。很多国人也都异口同声赞扬开设赌场是明智之举。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场十级大地震，让大家意识到手里抓住的是一根刺，有被刺痛的感觉，这样才能使神经不致麻木不仁。

华文是新加坡华裔的母语，华族的根。近三十年来，华文在新加坡严重地滑坡，乃至年轻一代被掏空了民族思想与根基，成为失去族群灵魂的一群。华族族群手里应该时时握有一些刺，如果没有这种被刺痛的感觉，我们势必麻木不仁，任由宰割。基于这个缘由，我写了《一辑没有旁白的纪录片》、《不幸踩正了这条成语》、《骑脚踏车的日子》、《就是要“牛”一点》、《寻家》系列文章。诸多有感而发的微型小说都是基于这个“刺”的意识。

陈：成语是语言中经过长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短语，充分体现了汉语的博大精深。它是比词大而语法功能又相当于词的语言单位。成语是表示一般概念的固定词组或句子，绝大部分是由四个字组成的。特点：①结构的相对定型性。②意义的整体性。③时间和空间的习用性。④形成的历史性。⑤内容和形式的民族性。来源：①历史故事。②寓言故事。③神话或其他传说。④古典文学作品。成语，是中国的国粹。您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成语，借人们熟知的成语故事，讲了许多做人与做事的道理，既让读者增长了知识，又生动形象，同时，还启发读者思考问题。因而，取得了很好艺术效果。您的成语情结源于何处？您是否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骆：提起在文章大量使用成语的情结来自何处，我想典型的例子是《喜欢与成语玩游戏的人》及《成语故事》。这是基于成语有其广泛的含义与概括性，足以在一篇千把字的文章里涵盖很广社会问题，我常有意识地将一些成语串连在一起来表达一些社会急需回答的课题，让读者拥有自己的思考空间。我相信读者细读这些文章之后是另

有体会的。

# 美丽的涟漪——新加坡依林论

依林，女，原籍中国天津。汉语言文学硕士。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网站创建人、资讯网络技术部主管、网站总编及系统主管；美国文心社理事、干事及新加坡分社社长；美国华人文艺界协会会员；中国华侨文学艺术家协会会员；旧金山市立总图书馆中文悦读会召集人及主持人；《品》月刊编委、特约撰稿人；美国《侨报》、加拿大《健康报》、《环球华报》专栏作家；《新加坡文艺报》、《美华文学》编辑；北美华人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写家文学院特邀作家、写家网荣誉总编辑。曾任《活跃一生》双周刊主编，创刊策划。文学创作以散文、小说、文学评论、诗歌为主，作品常见于《侨报》、《环球华报》、《世界华人周刊》、《世界周刊》、《美华文学》、《路比华讯》、《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星岛日报》、《健康报》、《新洲日报》、《新华文学》、《品》、《雅》、《当代小说》等新加坡、中国、澳洲和北美的报刊杂志书籍中。热衷的嗜好：文学欣赏和创作、工笔国画、书法、背包自由行、摄影、古典音乐、水上运动每一位朋友。座右铭：平心静气、随遇而安。

依林微型小说特点有二：

一、运用对比艺术手法，赞美人性与人情之美。

《感恩结》中的尼奥食量中等，但几乎全部是肉类，且讲究味道，大快朵颐的时候，常听他说天下最美乃肉食，自己是最幸福的食肉族！



但妻子上个星期加入动物保护组织，捻指间就决绝地作了素食者，在家里也不能烹煮肉食。尽管妻子一再声泪俱下地解释，尼奥还是闷闷不乐：这未免太极端了，没有肉的日子多么痛苦不堪！作者采取欲擒故纵手法，开篇即写夫妻之间矛盾，这是一层对比，为最后赞美人性与人情之美埋下伏笔。尼奥垂头丧气地到了办公室，这几周他轮值的岗位是放虎归山——送刑满释放的人走出大门，重获自由。多好的感恩节礼物啊——尼奥自言自语，他想好了今天和这些家伙们道别的方式：打算怎么庆祝这个感恩节？官腔官调，例行公事，本不指望能得到像样的回答。第二层对比，同样是先作铺垫，然后笔锋一转，分别写尼奥与三个囚犯之间平凡而感人的故事：第一个送走的人，因为抢劫银行进的监狱，很有战斗力——挑衅打架十有八九都少不了他，嘴硬骨头也硬。尼奥跟他周旋了几年后，控制他就易如反掌了：一根烟或者一枚邮票，他顿时就老实听话，不再惹事生非。他总给轮椅上的老母写信，尼奥打起精神：嗨，打算怎么庆祝感恩节？他回头，挑挑浓眉：开车！带着我妈！管他是哪儿，开个够！第二个送走的人，在监狱的日子里，他的父母、妻子、一双子女，甚至连几个表亲都因各种原因去世。不少囚犯避讳他，狱医为他的忧郁症下了不少工夫。老兄，感恩节快乐，明天怎么过？他有力无气摆摆手：泡个热水澡，在我自己的床上睡觉。第三个，也是今天最后一个离开监狱的人，在监狱里住了三十四年！尼奥勉强挂上一丝微笑：明天就是感恩节啦，会做些什么？一定很有趣吧！老头儿低眼望望自己的鞋子，再抬头看看蓝得一干二净的天空，说：坐在树下，拍抚一只狗。从三个囚犯身上，

尼奥领悟到平凡生活中蕴涵着的幸福，人生的珍贵，对自己工作的重要性也有了深度认识，并且也感受到了人性与人情之美的巨大感染力，所以，他最终理解了妻子的行为，更加热爱人生，珍惜生命。最后，夫妻之间的对比，让我们充分享受了人性与人情之美无穷魅力。

二、巧用动词表情达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文森靠着月台尽头的墙上，秋寒盯着人一件件加衣，小木用东方人的诙谐打过比方：跟包粽子一样，一层层裹上，还紧一紧，再用线绳勒勒。文森吃过小木包的娇小玲珑的粽子，甜糯糯的，小木说那是家的味道。小木形容过的东西都会发出诱人的光：粽子里的米是月下的珍珠，粽子里的枣儿是夜里的玛瑙。分明是小木，那团金灿灿的光是她手里一束蓬勃的黄玫瑰。她捋捋垂至额前的黑发，目光要穿越地铁站的每一根柱子每一面墙每一根铁轨每一条枕木。她指上熠熠的光刺着文森的眼，文森怔怔地被突如其来的庞大的惊喜定在墙边，他把空荡荡的手藏在身后，攥了又攥。地铁隧道里穿梭着冷冷风，野蛮地撕扯小木的大衣，小木的长发。小木搂着一丛金澄的玫瑰沿着月台慢步。小木竟然如此消瘦憔悴，文森心痛得无法张口呼唤，只跟在她背后，不知所措。”（《穿越》）秋寒盯着中的“盯着”二字，不仅将秋天拟人化，更让人感到秋的寒冷，人的寒心。目光要穿越之“穿越”二字，同样形象生动。“地铁隧道里穿梭着冷冷风，野蛮地撕扯小木的大衣，小木的长发。”这句话中的“穿梭、野蛮、撕扯”三个动词，一个比一个强烈，借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好地表现了小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悲惨遭遇以及决绝的心境。

“整座城市都恬美睡去的深夜，颤巍巍的晚风有一阵无一阵，楼群间草地上的大焚烧桶边，林伯独自伫立，他脚边地上平展展铺着一方报纸，报纸上整整齐齐地叠着几本书。轻巧的火焰如芭蕾课上小女孩们趋之若鹜的舞步，林伯凝重的脸膛忽闪闪着红光，他一手虔诚地捧握著书脊，一手抖抖地撕下书页，微小的撕裂声却在这清明即至的寂静里铮铮作响，林伯熟悉的一行行铅字顷刻间就熠着火星仓惶失措地跌下去，旋即化做忘记前生的黑色蝴蝶，似乎不甘愿，欲在热浪中振翅一般，奋力飘忽浮沉几个转儿，却徒劳坠落，最终成深深的桶底一屑尘灰……林伯仿佛看见自己的心胸再一次被扯裂开来……”（《书祭》）林伯心情坏的时候，晚风也是颤巍巍的。他一手虔诚地捧握著书脊，一手抖抖地撕下书页，微小的撕裂声却在这清明即至的寂静里铮铮作响。自己辛辛苦苦出的书，送给好友后却当废纸卖了。所以，不如自己烧了。“虔诚地捧握著”，说明文章是自己的好。“抖抖地撕”，让人心痛。这哪里是撕书，分明在撕心。果然，林伯仿佛看见自己的心胸再一次被扯裂开来。上述动词，将痛苦不堪又无可奈何的林伯内心世界，描绘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文字在笔端雀跃——新加坡依林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女作家在多数人心里都是“激情的化身”：日本女作家天藤湘子姿色中等，但褪去衣衫后，她就显出与众不同来，通体纹身，从胸到背雕了龙凤以及叼着一把刀的日本艺伎；美国作家路易莎·奥尔科特《小妇人》里的四姐妹，只有乔泼辣直爽不扭捏，而她的理想是当作家；电影《求爱上上签》里，朱茵的角色尖酸刻薄，周旋于许绍雄、陈冠希父子间，她的身份是专栏作家。你的创作激情来自哪里？

依林（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网站创建人、《美华文学》编辑，以下简称依）：我是个敏感并注重生活细节的人，我喜欢观察并思考生活中的细节，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眼睛可以看到，耳朵可以听到的，心灵可以感触到的，都有格外吸引我抒写的地方，有的时候，越是细致越是微不足道的事，越令我感动。当我被打动，文字就开始在笔端雀跃。

陈：你爱好相当广泛：文学欣赏和创作、工笔国画、书法、背包自由行、摄影、古典音乐、水上运动。这些爱好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依：这些爱好对我来说，无一不是灵感和激情的丰富源泉，随时

随地涌现惊喜，令我写作的笔保持着新鲜的兴奋和持久的勤力。

陈：《感恩结》抒写了浓浓的人性与人情之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依：无论是自己生活中，还是身边人们的生活中的小事总能引起我的注意，我常常会从这些琐碎而安静的小事中，甚至是人们不经意，或者根本没有在意的事情中看到温暖、善良、柔软和美丽，并且深深感动。移居美国几年中，和很多普普通通的美国人成了好朋友，入乡随俗地日子里，才明白感恩节没有火鸡，仿佛中秋节没有月饼、端午节没有粽子一样。几乎每个节日都有聚会，感恩节是我最喜欢的美国节日，我喜欢这个节日的名字和涵义。我甚至已经觉得感恩节一定要有火鸡大餐。然而当我的越来越多朋友加入到各种动物保护协会中，开始素食，他们信念的坚定和行动的果断令我惊讶：这些平日随随便便，似乎什么事情都不太在乎的美国人有的甚至在一夜之间就全家食素了。我尤其无法相信那些家庭成员不是动物保护协会会员，并且习惯了无肉不欢的人们的捻指之间的转变。我曾留意过他们一段时间，以为他们心血来潮坚持不久的，想不到他们都是快乐地坚持着，有一对夫妇已经快乐地坚持了七年。我想找出支持他们的动力，就开始深入这些家庭，好像有计划地做采访一样，结果是每一次“采访”我都获得十分感人的故事。最后我忍不住写下这篇小小说，以此来分享我心中的感动。

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你小说语言很有特色，尤其是动词运用极为鲜活。在生活中，你是如何积累语言的？在写作中，你又是如何

运用语言的？

依：阅读文学作品和欣赏音乐、美术以及摄影艺术是我积累语言的主要途径。欣赏文学作品优美的文词，是比较直接的；而我惊叹的音乐和美术以及摄影作品，往往都会令我痴迷，同时也会激发我要运用语言文字去努力描述、表述我通过这些艺术作品所感受的美，音乐家、画家和摄影家运用音乐、画笔和镜头来表达所捕捉到的美和感受，当我感同身受的时候，则是忍不住要用我所最熟悉最亲切的文字把这种美和感受表达出来。

陈：网络文艺有很多新的审美特征正在引起人们的重视、关注、研究和论说。它和高科技密切结合，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而快速发展和变化。它在创作、传播、阅读、存储等方面，都有和传统纸质文学作品不同的审美特点和审美作用。它有超强的传播力，有数字巨大的审美创作者和接受者，而且是在快速变化和快速发展着，审美感染力和影响力巨大得惊人。据统计，中国网民总数已达 4 亿，其中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 1.62 亿，占网民总数的 40%多。作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网站创建人、资讯网络技术部主管、网站总编及系统主管，你认为网络是否会取代传统文学与纸质文学？网络给人的精神会带来哪些影响？

依：我首先不认为网络能够取代纸质文学。用电脑浏览网络文学和捧书读纸上文学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感觉和体验。我个人认为纸质文学更能够满足读者要充分享受深度阅读，反复摩挲一本书的阅读体验（是不是可以称为“慢读”？）；网络文学在阅读数量上能够达到的

速度是纸质文学较为逊色的，我个人对网络阅读有“快餐式阅读”的感觉。我也不认为网络文学会完全取代传统文学，网络总是和“时尚、流行”等概念联系在一起，我认为确实如此，网络对于不追赶新潮的人来说，最大的益处是非常快捷地获取极为丰富信息以及迅速地联络，但却无法替代纸质文学阅读的体验，我在闲暇时间喜欢手捧一本书慢慢地咀嚼字字句句，同时还在阅读过的地方圈圈写写，记录下当时的阅读感受，这样充裕的感受我很难在网络阅读中找到，网络阅读对我来说，感觉是注重速度和数量的效率阅读，尤其是面对太过丰富的阅读资料时，会令我感到紧张、紧迫。从我的观察来看，我感到担忧，网络给人带来很多利益的同时，也促成了一种囫圇吞枣的阅读习惯，这样的阅读习惯对于文学作品和读者来说，是一种浪费，不仅仅是内涵、时间、精力上的浪费，也是生命里的一次又一次浪费，很可惜。而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读者这种“快餐阅读”习惯的养成，无形中就极大地减少了倾心创作的作家们获得文字知己的机会，那种读写之间的精神上的和心灵上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浅表和薄弱，令人无奈。更令我忧虑的是这种阅读方式，促使一些写作人的创作不再以内容的丰实、内涵的深刻为主，而转向或者一味追求华丽词藻，或者以故弄玄虚、低俗粗糙提升被“注目”的数字，或者把速度和数量作为首要目的等等，这会令文学作品数量和质量不成比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说，我感到这对于作家和读者来说，都是件称得上悲哀的事情。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一个画面——德国黄雨欣论

德国位于欧洲西部，东邻波兰、捷克，南接奥地利、瑞士，西接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北与丹麦相连并邻北海和波罗的海与北欧国家隔海相望。国家政体为议会共和制。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部长若干人组成，联邦总理为政府首脑。德国是世界的第四大经济体。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经济实力居欧洲首位。1990年10月3日，冷战以来分裂了41年的德国再次统一，因此这一天，被确定为德国的国庆日。人口：8211万（2008年）。主要民族：德意志人。主要宗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国土面积：357022平方公里。GDP总计：28970亿美元（2006年）。人均GDP：39710美元。

《对窗六百六十格——欧洲华文作家微型小说选》（上），收录了九位德国作家的微型小说，是德国微型小说作家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谢盛友《酱缸》等9篇，麦盛海《说谎的天使》等2篇，黄雨欣《心机》等9篇，穆紫荆《合欢》等6篇，高倍明《一汪苦水》等5篇，黄鹤升《保险箱》等2篇，谭绿屏《小金牛》等7篇，于采微《小气财神》等3篇，王双秀《君君》等2篇。

黄雨欣，女，1966年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医学院，曾就职于吉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自1992年末游历欧洲，现定居德国柏林。1994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国内外各大中文报刊杂志发表文章



数百篇，题材内容涉猎广泛，一些文章曾被国内知名媒体和网站广泛转载。已出版著作有散文集《菩提雨》、《360 分多面人》、《欧风亚韵》和小说集《人在天涯》。现为欧洲华文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微型小说家协会、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2005 年在柏林创办雨欣中文学校，传播中国文化之余喜欢寄情山水、博览杂书、观摩大片以及看肥皂剧。

王蒙说过：“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种对比、一声赞叹、一瞬之间，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思想、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黄雨欣小说给人以美感，尤其是给人以画面美之感。

一、构思巧妙，设置悬念，刺激了读者阅读欲望，令人回味无穷。

《王医生诊所失窃案》中，王医生电脑失窃后给小偷的留言颇有新意：“尊敬的贼先生，今天您轻车熟路地来到我的诊所并拿走了属于我的电脑，我已经报警备案，警察先生也掌握了您偷窃时不当心留下的证据，相信不久他们会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临近圣诞，我考虑到那台电脑已经很旧了，如果您需要就送您当作圣诞礼物吧，但请您务必把里面的文件悉数拷贝给我，否则我的病患会遇到麻烦，如果您认为我的建议还不错的话，收到文件后我会立刻去警局销案。祝圣诞快乐！您的朋友王医生”两天后，王医生收到一个包装成圣诞礼物样的礼品信封，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张光盘，王医生忙把光盘塞进康妮的电脑，只见王医生电脑里的所有文件都在。王医生收到光盘，同样让人惊喜。那么，谁是小偷？房管员？助手康妮？其他人？小说未作

交待，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参与二度创作，艺术效果会更好。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我认为优秀小小说应该具备以下特质：一是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二是刻画了感人至深的人物。三是留下诸多艺术空白。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是作品写得太饱满。他是针对长篇小说而言的。在我看来，小小说更存在太饱满的问题。汪曾祺说过：“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此言善哉。我认为，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人们在阅读小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这足以说明，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

小说的成功，给我们诸多艺术启迪。

## 二、以小见大，描绘社会众生相。

《心机》中的妇女三顿饺子就换回一台电视机，依然不满足，直到有一天，潇潇偶然听到别人说起那位时髦同乡，说那位姐姐曾经抱怨潇潇：“还是同乡呢，那么吝啬，害得我三顿饺子才换来一台电视机，可惜洗衣机没弄到，白搭了一盒萝卜糕了！”通过以小换大这个细节，把一个工于心计的家庭主妇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

一天，刘柳接到儿子学校老师打来的电话，她问：“我儿子学习成绩怎么样？”老师说：“很好，问题是……”刘柳打断老师：“他学习成绩好还会有什么问题？你们德国人就会小题大做！”老师不顾她的无礼，执意把话说完：“您儿子的心理问题很严重，他在草坪里逮住一只小老鼠，用铅笔戳瞎老鼠的眼睛，然后又扯断老鼠的尾巴，手

段极其残忍。接到同学举报后，少年儿童心理辅导组织已经介入调查，你们做家长的要有个思想准备，随时接受问讯。必要时警方也会介入，因为未成年人遭受家庭虐待后常会出现这种反常举动。”刘柳失态地大叫：“我们可是从未动过儿子一手指头，怎么会虐待他？”老师说：“不一定身体上的伤害才是虐待，语言上心理上情感上的伤害后果要更严重，具体的您还是找有关部门解释吧。”

《不对劲》中的这段对话，内涵很丰富。儿子在草坪里逮住一只小老鼠，用铅笔戳瞎老鼠的眼睛，然后又扯断老鼠的尾巴，手段极其残忍。透过这个细节，不仅揭示了儿子残忍的原因，更是暴露了这个家庭夫妻二人的性格悲剧与人生悲剧。

那是不久前的一次例行体检上，医生竟然在晓玉的体内查出了不明肿块，需要入院进行彻底检查。这个消息对身体一向自信的晓玉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在住院随时和那些冰冷的医疗器械打交道的日子里，晓玉终于明白了，一个人不管多要强也是强不过命运的，就像《圣经》所言：就算你赢得了全世界，到头来却赔上了自己，又有什么意义！晓玉发誓，如果老天让她痊愈，今后的日子里，她要做个顺其自然随遇而安的人，每天坦坦然然地面对生活，不图大富大贵，只求无愧于心。《比》通过晓玉与菁菁的对比，让读者感悟人生与社会。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作者让晓玉现身说法，更有说服力与感染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3 日）

# 多面人生——德国黄雨欣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弃文从医，又不得已弃医从理，直到遵从自己又弃理从文，兜了如此一大圈又回到了原地。这种人生经历，对于你写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雨欣（德国女作家，以下简称黄）：弃文从医是遵从当时的考学现实以及父母的愿望，弃医从理则是由于过敏体质以及对医院环境的心里障碍不适合做医生和病患打交道，而弃理从文是遵从自己一说现在看来也并非如此，年轻时思想单纯，以为自己喜欢写作并发表了一定数量的文字就是作家了，就可以把以前自己不喜欢的经历一笔勾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我渐渐感觉到，一个人的过往无论你是否喜欢，那些经历早已经不知不觉地渗透到你的潜意识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不经意地跳出来提醒你：我曾经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这点有些细心的读者已经发现了，在我的小说里，很多情节都是和医学有关的，写作时一涉及医院医生病患之类的内容写起来就特别的得心应手。目前，写作虽然是我的主要生活内容之一，但我平时的很多业余爱好也离不开理科知识，比如摄影和玉石的鉴赏等，前者不仅需要美学基础，还需要丰富的光学物理知识，后者必要时需要借助

物理化学的手段进行检测和分析。从这点看，我虽然没有直接从事我所学过的专业，但它却使我的人生更丰富更充实，而丰富和充实的人生又是我写作的源泉。

陈：《王医生诊所失窃案》写得不错，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黄：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创作者，我只是个生活的记录者，因为平时除了写作和教学，我还担任华文报纸的编辑和记者，采访不同的人和事也是我的工作之一。新闻稿是实打实的记录，而小说也是记录，只是记录的角度不同而已。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身边的。所以，我的小说也可以称为“纪实小说”。王医生是我的一个熟人，连他的姓都是真实的。我是属于经历和精力都很丰富的人，从 26 岁起就浪迹世界漫步人生，我笔下的人物都是实实在在发生在身边的，见得太多根本用不着虚构故事了，因为现实生活远比小说更丰富更精彩，而且还要更加出人意料，所以，我的文章不管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缘于勤快随手记录下来的对生活感悟，作为小说的写作，不过是在结构上略有匠心。

陈：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在中国长大并生活工作了 40 余年，她曾说：“我一生到老，从童稚到少女到成年，都属于中国。”她撰写和创作了 107 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其中的长篇小说《大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赛珍珠一直倾向于她的“第二祖国”，把中国与西方的民间文化交流当作自己崇高的使命，深厚的中国情结伴随了她的一生。你 2005 年在柏林创办雨欣中文学校，传播中国文化。你这种深厚的中国情结，会陪伴你一生吗？

黄：不管我生活在世界哪个角落，我都是中国人。我写中国文抒中国情没有一点隔阂和障碍，我和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从来就没有脱节过，只要我愿意，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到中国，就像出嫁的女子随时回娘家一样。我和生活在中国的你和他一样，思想感情是属于中国的。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3 日）

# 写出生活的真美——新加坡南 子论

南子，男，原名李元本，1945年生。南洋大学毕业，新加坡大学教育专业文凭，南京大学中文硕士。教育部前华文专科督学。

南子是新加坡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新诗创作，是新加坡毕文诗坛上有显著成就并具独特风格的诗人。

南子除写诗外，也写微型小说、散文、文学评论。

除创作外，南子也从事各种社会活动。他是五月诗社副社长，《五月诗刊》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理事，新加坡永春会馆名誉董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前理事、锡山文艺中心前副主席等。

南子的著作有：诗集、小说集、微型小说集、散文集、评论集以及诗选集共十四种：1.《夜的断面》，诗集，五月出版社，1970。2.《南子小品》，小品集，教育出版社，1980。3.《苹果定律》，诗集，泛亚文化事业公司，1981。4.《八方风雨》，杂文集，文学书屋，1985。5.《年岁的齿痕》，短篇小说集，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87。6.《生物钟》，诗集，七洋出版社，1994。7.《南子文集》，文集，鹭江出版社，1995。8.《南子杂文》，杂文集，教育出版社，1995。9.《惊鸟记》，微型小说集，莱佛士书社，1997。10.《南子短诗选》，诗集，银河出版社，2002。11.《南子评论集》，评论集，五月诗社，2003。12.《打

击乐器》，诗集，草根书室，2010。选编 1.《五月现代诗选》，诗选，五月诗社，1989。2.《佛教新诗选》，诗选，五月诗社，1990。

南子微型小说特点有四：

### 一、关注底层人物生存状态。

《过劳死》中董事长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花钱请科学家发明了振动器，要求公司每个员工在腰部绑上振动器。每隔三分钟，振动器就颤动一次，刺激腰部，肾上腺素开始旺盛分泌。办公室的四周，装上激光发射仪。每隔五分钟，激光仪就射出一道道五颜六色的激光，刺激人脑的兴奋中心。从此员工人人勤奋工作，营业额直线上升。半年过去了，工会接到报告，每天都有工人过劳死。我代表工会去见董事长，要求撤除振动器和激光仪。董事长含着满眶眼泪说：“对员工的不幸遭遇，我也万分悲伤。可是为了提高生产力，我也没办法呀！”小说将资本家剥削工人，榨取剩余价值，摧残工人的反人性行径揭示得触目惊心。更让人义愤填膺值得警惕的，是资本家伪善的面孔，它往往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小说充分揭露了这种欺骗性可能给工人们带来的影响，并告诫工人们擦亮眼睛，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 二、运用对比艺术手法刻画人物。

《变》中的蜜丝杨三年前来办公室时，穿着朴素，为人谦虚，工作认真负责。第一天王主任要她打一封英文信。电脑操作他还不熟悉，信的基本格式也不清楚。我耐心教她。她把打好的信交给王主任。王主任用红色圆珠笔把文法错误和打错的地方一一划出。她很谦虚，一一改了过来。三年后蜜丝杨大变样，穿着前卫，为人张狂，工作马马



虎虎，与过去判若二人。王主任瞥了她一眼，无奈地说：“杨，昨天交给你的几封信，打好了没有？”蜜丝杨有气没气地说：“把它们交给蜜丝罗蜜丝赵打吧！总经理要我今晚应酬几个客户，又要吃晚餐，又要卡拉 ok，又要跳舞，一想起来就累。今天本小姐没有心情做工哩！”《变》通过对比，将蜜丝杨前后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认人若有所思。

三、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在文体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吃素》、《超级训兽师》、《棍子狂热》、《影子》、《家乡的滋味》、《机密报告》、《羽化》等作品，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南子科幻小说，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将科幻与现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科幻小说，既给人神秘感，又给人亲切感，颇耐人回味。

四、语言生动鲜活，比喻新奇。

“蜜丝杨开口说话，哗，口红鲜艳似血：来，来，来，今天是我上班三周年纪念，我特地买了一大堆香港尖东点心，祭大家五脏庙。”（《变》）“祭大家五脏庙”这句话，一方面比喻新颖独特，另一方面语言非常形象生动。

“像排卵后的蝴蝶，蜜丝杨又飞回自己的位子。”（《变》）用像排卵后的蝴蝶，形容在外面疯了半天，回到办公室继续折腾后，精疲力尽的蜜丝杨，非常精彩传神。寥寥一句话，就让蜜丝杨这个人物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舱门打开，一道梯子吐了出来，接着，一队一队的外星人噤噤噤走了下来。”（《吃素客》）“吐”字形容梯子出来时的状态，十分

精彩。

“赵之古下了班，走在路上，街灯一盏盏，像神气的士兵，胛列在道路两旁，发出白蒙蒙的光芒。”（《影子》）把街灯比作士兵，很形象生动。

“二十年了，七千多个日子。青春，像一丛灿烂的烟火，辉煌之后就是熄灭。”（《家乡的滋味》）将青春比喻烟火，非常帖切。烟火容易消失，青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着重挖掘心灵深处所蕴含的幽暗——新加坡南子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是新加坡最早以意识流手法从事微型小说创作的先锋作家之一。据我所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中，用意识流手法写作的相当少。您如何看待此事？您认为意识流手法能给微型小说发展与繁荣，带来那些有益的东西？

南子（新加坡作家，评论家，以下简称南）：一般微型小说作者受到欧·亨利的影响，追求惊奇的效果，而意识流手法着重挖掘心灵深处所蕴含的幽暗，可能不为他们所喜。采用意识流手法，可加深小说的深刻性。

陈：您的许多微型小说都以动物为题材，如《七叶莲花》、《惊鸟记》、《超级训兽师》、《乌龟如是说》、《老虎的控诉》等，您的微型小说集也以《惊鸟记》命名。您的动物情结源于何处？有何寓意？对您的作品产生了那些影响？

南：我在大学先修班时（相当中国的高中）主修生物，大学本科念化学，念研究院时改读中国文学。在六道轮回中，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只是生命形态的不同。人没有理由歧视、虐杀动物。人类的许多优点动物都有，反而动物的一些特长是人类所缺乏的。我在写作时故

意以动物的视角审视人类，从中发现人类的卑微之处。

陈：著名评论家，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顾建新，在其著作《微型小说学》中告诫微型小说家们：“要把微型小说写作看成写诗，写绝句，运用诗的语言，才能写出生活的真美，才能把极普通的极常见的生活场景，绘成云蒸霞蔚，令人神往的境界。”您的微型小说语言很美，您认为如何才能运用诗的语言，写出生活的真美？

南：我主要的兴趣在写诗，微型小说算是我的“副业”。我在微型小说所流露诗意，是自发的，并不是刻意追求、营造。小说家多读诗，对语言的提升有帮助。

陈：有些评论家认为您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真的吗？

南：我年轻时读过一些萨特、加缪的作品，它们让我认识生存的无奈，以及勇敢地面对生活的困境。

陈：那么佛教对您产生怎样的影响？

南：佛教让我体会世间的无常，一切如梦幻泡影，社会上许多不平等的事是我们无力改变的。它也让我学会谦卑，消除贡高我慢之心。

陈：在后现代语境中，微型小说的前景如何？

南：现代主义流行时，人人都想写一部传世巨著。在后现代思潮中，评论家并不排斥通俗文学。微型小说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它的前景是光明的。

# 半山上一棵小草——文莱张银

## 启论

文莱达鲁萨兰国位于加里曼丹岛北部，北濒南中国海，东南西三面与马来西亚的沙捞越州接壤，并被沙捞越州的林梦分隔为不相连的东西两部分。国土面积 5765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约 161 公里，沿海为平原，内地多山地，有 33 个岛屿。东部地势较高，西部多沼泽地。属热带雨林气候，炎热多雨。年均气温 28℃。人口：37.01 万（2005 年），其中马来人占 67%，华人占 15%，其他种族占 18%。文莱的国语为马来语，通用英语，国教是伊斯兰教，其他还有佛教、基督教、拜物教等。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肖成在《文莱华文微型小说管窥》一文中写道：“文莱全国人口虽然只有 30 来万，但华人人口却有 4 万来人。绝大多数国民接受英文教育为主，不过，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的薪火并未熄灭，至今仍然有不少华文文学作品面市。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限制，文莱作家的作品，在本国几乎没有发表的渠道，大多数发表于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报刊杂志上，这就使得文莱的华文文学作品很少有长篇大论，大多是隽永的诗歌、精致的散文，以及精彩的微型小说。”文莱版图虽小，却是名闻遐迩的石油之国。“文莱华文作家的作品，也是座尚未被广泛开发的丰饶富矿”（白舒荣语）。文莱写微型小说的作家有张海庭、煜煜、蓝薇、鹰等。

张银启（荣煦、海庭），男，祖籍广东河婆揭阳。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于汶莱。毕业于油城诗里亚中正中学三年制高中，第二代华裔，汶莱永久居民。除早期的笔名外，近增添秋枫、清风、浪花发表几篇文章。中学时喜写作投稿，被外地报章主编招为驻汶通信员，毕业后受聘为记者。打工过，曾为汶莱首都某影院副理为时七年之久。曾与全学好友合伙经商当经理，后独自创业经营书报文具生意，保险代理。读初中时曾与一两要好全学搞油印刊“赤道风”出版，仅出版一期。自创办书报文具店期，曾借助外来报章版位，与外来好友创办“油城文艺”副刊园地，推动汶莱华文文艺活动。曾为附属於“汶莱留台全学会”的“写作组”借助外来报章版位创办的“思维集”副刊园地编者。曾任“写作组”副组长、代组长、秘书、财政。至“汶莱华文作家协会”成立任秘书，亦与其借助外来报章版位创办的“汶华文艺”副刊任编辑。“汶莱华文作家协会”创会理事。“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创会理事。出版合集 1.破雾的跫音（合集作者一）1991 年。2.汶华荟萃（合集作者一）1999 年。3.南方火花（2002 年度第四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文学推荐奖合集一）2004 年。4.展翅起飞（第六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微型小说比赛合集作者一）2006 年。已出版著作《海庭短选》（中英对照）2009 年。

收在《半山上一棵小草》中的微型小说，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残酷，复杂国际间的矛盾，展示了各个层面的人物众生相，让人类反思，让读者获得诸多人生与艺术启迪。

村落被开发商征用，村民们商量后决定，除非当局分给他们土地

才想办法搬迁。于是，村民和开发商的拉锯战开始了。利诱威迫齐出，有做戏的，有上当的，有落网的，双方都是坚持己见，火药味很重。这一坚持过了几年，平平静静，景色依旧，生活照常。年关将至，家家户户忙着办年货，张灯结彩，连友族也感染了欢乐气氛，就好像友族“哈利拉雅”年节，华族也高兴。热闹欢乐气氛浓浓，渲染着大家。农历年三十晚吃团圆年饭。深夜凌晨三时，“火烧了！火烧了！”凄厉的叫喊声，惊动了全村人，大家忙乱醒起。哭声、叫声、喊声、狗吠声连成一片，浓烟冒起，火光熊熊。《阴功》将不法商人的残忍揭露得触目惊心淋漓尽致，让人们不法商人的罪行又有了更深地认识。

拍卖会开始，12岁阿富汗女孩，稚气瘦小。一位老妇满脸泪水，把小女孩拉到仓库中间的高台上。小女孩穿一件蝉翼罩衫，身体剧烈颤抖，无价泪水涔涔如江河雨下，绝望笼罩在小女孩头上，无助。无人能解救她。好大好大的狼眼，血淋淋的魔手，邪恶人心，众目睽睽奸淫目光，当众掀起小女孩上衣，流着口水。这是《人间地狱》中的一则镜头，让人拍案而起怒发冲冠义愤填膺。过去，我们只看见只听说拍卖物。看罢小说，我们才大开眼界：居然还有拍卖人的！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灾难是：残害儿童。日本侵略者对儿童也不放过，无数中国儿童死在日军的机翼下、枪尖上、刀口下。由于日军的狂轰滥炸，大肆屠杀，无数的儿童也惨遭炮火。有的失去父母，无依无助，幼小的年纪便开始流浪。在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甚至用儿童威胁人们提供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活动的情报，大量儿童在亲人目睹下惨死在日军屠刀下。在残暴成性的日军里，竟然多次发生将

儿童的内脏做成下酒菜的极端恐怖的事情。在日军占据的工厂、矿山，因劳动力不足便强迫使用童工。弱小的儿童们为其背煤、采矿，做其力所不及能及的重体力劳动，衣食无着，食不果腹，疫病交加，将他们一个个折磨的骨瘦如柴，很多因而死亡。《人间地狱》则揭露了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对阿富汗人民尤其是儿童犯下的滔天罪行。

比理是开锁大王，开锁无数。他称第二没人敢夸第一。一天，有位年轻人与比理打赌。年轻人把比理领到一座八层楼高大厦前说：“你只要把八层楼门打开，出了这道篱笆门口，这座大厦就是你的。”如往常一样，比理满怀信心，以一条幼铁钩轻轻地插进锁孔里好一阵子，没半点动静，只有风声。“怎么搞的，见鬼。”比理心里暗骂一声。暗暗地深呼吸一回，比理更小心工作。半个小时过去了，汗珠从比理额头，鼻梁冒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比理心急有点慌。开锁生涯中，从没有过的现象。终于精疲力尽，百思莫解。比理顿时坐草地上，年轻人仰头静静地离去。《最后一道门》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任何人不可能永远第一！同时，我也赞同白舒荣的评价：“或许作者想借此说，世间看似最容易的，往往是最难做到的，不要轻视简单的问题？还是说，大材小用了，杀鸡焉用牛刀？还是说，夜路走多了，总有栽跟头的时候……或者，作者故弄玄虚？小小的故事，能引发如此多义性的猜想，不简单。”

“半山上一棵小草”有两个含义，一是暗示汶莱华文文学路崎岖艰难，另一是“山上一朵小花”的表意，华校华文日落西山势微，要引起注意。



华校是华文文学的摇篮，一路摇摆走来风雨不停，历尽千辛万苦，求生毅力坚强，万山难顶，其中的悲情，如人饮水，只有痛过才知。

汶莱有八间华校，其中三间包括完整的初高中课程，建于城镇，余者分布在乡区，挣扎求存困境非外人所知。有间乡区华小，一夜间从百多名学生突落至三、四十人。

华人早期，远渡重洋，背一个希望，前途未卜，不怕艰辛，长途跋涉，勇敢走出国门来到陌生的汶莱，筚路蓝缕，重建家园，孕育下一代成长，安定下来。

老一辈多目不识丁，传统固有文化陶冶下，身感教育重要，负重任二话不说，起而建华校，希冀后代不忘中华文化有所作为，而老一辈慢慢作古，二、三代起来，许多已是香蕉人。

《山上一朵小花》篇由此而来，那乡区村民好多大家相互认识，听其肺腑之言，能不动容？因而引起思考促成。

作者一直在思疑，钱从哪里来又从那里走？那是人为操纵的游戏？一个 CEO 的年薪可以是天文数字，还贪得无厌，包括一国之首，似山大王。前面风风光光，后面见不得光。有一半边裙子舞，那是美好的，看来该有一半边裤子，后面是屁股还没有洗，是丑陋的。就怀疑，所以写了《世纪论坛》。

最近的全球金融风暴危机，是否很多人都惊醒了？看那些头头又改头换面像一条穿了羊皮的狼，会醒吗？醒了吗？下一回又会怎样？记不起来是那一位财经名人言：只有等到潮退后才看到谁是裸泳者。

《末日》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思考过程。地球陆地面积比

海水面积你说谁占的份量大？南北极冰层有多大？若有天失衡冰层溶化会流向哪里？会有何突变？除非地壳巨变把海水收藏，是不是个大悲剧？也许那时的张银启有点神经病，还是小时候，有一两回恍惚间似见有长发黑衣女不见庐山真面目从眼前一闪而去。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入侵汶莱，他匆忙中迁徙至双溪岭村，有一晚在家门前草地上乘凉谈天，突然间见一个圆火球在门前一条土长泥路急速飞滚而去。他无声看看家人，大家若无事般，自己也不敢声张。战后从双溪岭搬回诗里亚，当时住屋建在一个杂牛头草与稀疏矮林中，进出必经唯一一条不短牛头草高过头两尺宽的坭草路，他以跑步来回进出家门，心头总是忐忑不安。同样有一回，有个同样的圆红火球从他头顶上向前路快速飞滚而去。有点害怕，但不觉怎么样。这些件事至今都不曾向人提起过。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融入大圈子里——文莱张银启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白舒荣说过：“文莱华文作家的作品，也是座尚未被广泛开发的丰饶富矿。”作为老一辈文莱华文作家，您是否会在有生之年继续开发这座丰饶富矿？

张银启（文莱作家，以下简称张）：汶莱为一个小国寡民，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华文从最好的时光走到今天日落西山，再这样，人说无眼看。这也直接影响汶莱的华文文学的向前发展，二因现汶莱的华文写作人屈指可数，作品不丰，若后无来者，更堪忧！也有人说无须悲观，只要心在，还是有希望的。不管情况如何，人要有危机意识，虽然大环境影响深远。

生长在汶莱的华人，深信对华文未来的发展深表关注。每个有志者，特别是华文文学这一块，都会在有生之年继续去开发使之永远留传下去。

陈：您小说中所描绘的故事情节细节和人物形象，是否都有生活原型？您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

张：文学出之于生活，尤是无边际开放世界，每个人都不能度外，或多或少都被牵扯着，除非是冷血无心人，就是盲者还是有感觉，有

灵敏的触觉。世界太小了。视野之内发之内感，万物之灵的人，会草木不如？那还是人吗？比草木更差！对现实对大环境所发生的种种大小事，都能激发内心深处的感情，常会不觉中掉泪，有时会提笔书写记录下来。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就是一体，那是很自然的融合。没有现实哪会有艺术的真实。艺术是创造之现实。

陈：《最后一道门》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任何人不可能永远第一！同时，小说的内涵也非常丰富。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张：虽然我有点内向，但有时也非常活跃。我喜欢室内外运动，包括各种球类，也喜欢游山玩水，参加活动。过去一段时间，因参与一些国外团体活动、激励课程、保险课程等，所以听过不少各类故事，《最后一道门》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听到的。其实这类的激励故事很多。加上四周环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浮现，正如您所说，揭示了一个普遍真理，天外有天，山外有山，任何人不能永远第一，也因为这样，害死了多少人。世界大事，社会小事，我们的现实都不是如此？一直重复出现，到底为什么呢？

其中还有另一个含义，不要把事情弄得太复杂，最好简单一点。外国人说的：**Madeitsimple!** 要做对事，才有效率。

陈：您认为文莱华文微型小说如何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并占有一席之地？请您展望文莱华文微型小说之未来。

张：不论任何事，不能囚于一角，成井底蛙。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必须走出自己的圈圈，向外取经，加强与外界的联系、联

系、交流。一个人就是怎样的强，没有团体便难使出力量。汶莱华文文坛，人才有限，更应放下身段，融入大圈子里，以众人之力，才能生存下去，要不处境可怜。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在轻淡的语气中流露真正的感情——新加坡艾禺论

艾禺，女，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创作体裁以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为主，作品包括：《困鸟》（短篇小说）、《风云再起》（微型小说）、《艾禺微型小说》、《妈妈的玻璃鞋》（儿童小说）和《镜子里的秘密》（儿童小说）等。主编作品：《逍遥曲》、《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新加坡作家协会刊物《新华文学》编委。《艾禺微型小说》曾获“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书籍。多次在文学创作比赛中获奖。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写过的电视剧超过 70 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

一、创作题材来自生活、报章和书本阅读，很多作品都以探讨亲情为主，如老人问题、年轻一代与父母的代沟问题，这些都是现社会普遍存在而又普遍被忽略，或是刻意被遗忘的问题。

到底是人情太冷漠，还是时代发展太快？有很大的空间，值得作家们去探索。其中《最后一束康乃馨》和《送汤》都曾被热烈转载过。

《最后一束康乃馨》以女儿接管妈妈花店后开始想有一番作为，认为妈妈过去的管理方式太老土，甚至不是很愿去帮妈妈完成“任务”，直到看见一个盲眼人而打翻自己的全盘想法，“转变”是因为良

心未泯，人情味的触动由一代传到下一代，终于有所醒悟。

《送汤》以爸爸为女儿送汤展开，写出现代年轻人瞧不起自己的父母，为追求自由宁愿搬出来住，但又继续希望能从父亲那里得到庇护，一旦对方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便一厢情愿认为错在对方，从不寻找真正的“真相”。“代沟”的存在是理所当然吗？血浓于水的亲情其实都在大家心底，只是你我没有去在意罢了！

二、构思巧妙，切入点选得好，达到了曲径通幽之艺术效果。

《黑色情趣》中的丈夫晚上九点回到家门口，把门锁探入匙口，轻易旋开了，顺势一推，一股黑暗就在门的背后向他扑将而来，他冷然一惊，抽出的脚步缩了回来，从未有的不祥感觉顿时麻痹了全身。倒置的沙发，碎满一地的花瓶，让人翻弄过的摆设，还有妻，口里塞着布，被反绑在椅角上，正睁大着眼睛朝他望着。面对此情此景，不仅丈夫惊慌失措，读者也紧张不已。结尾，妻子才道出实情：“我最近看了一本杂志，里面说想增加家庭的情趣，有很多种的方法，我就挑了其中的一种方式试着……怎么样？你觉得刺激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亲自策划导演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女主持人张越说过：“一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起码要有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自己的事情，就会把丈夫当做自己的事情，那就真的会有事情发生。”《黑色情趣》中的妻子，没有自己的事业，那没关系。她可在家相夫教子，一家人和和美美，也等于是她的事业。也可以有自己的事情，做家务之后，看看书，逛逛街，与人聊聊天……，家庭生活同样丰富多彩，人

生同样有意义。可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丈夫当做自己的事情，上演了一出自编自导自演的闹剧。尽管是虚惊一场，却埋下了悲剧的种子，遇到合适的土壤、气候、条件，就会生根开花结果，后果是她始料不及的。

正面描写夫妻之间矛盾冲突的微型小说汗牛充栋，要想写出新意，是有很大难度的。艾禺很聪明，写夫妻关系，反其道而行之，曲径通幽，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三、语言想象力丰富，富有张力，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当他从房东太太的手里接到她的来信，他的心就随着信的内容飞舞了。”（《男人心》）“心……飞舞”，妙语。

“感情是不是也会象试管里的液体一样，终要落个虚无飘渺呢。”（《男人心》）“感情……虚无飘渺”，想象力丰富。艾禺运用语言的成功，给我们新的启示：美的语言的获得，有时也要靠丰富的想象力。

“午后，从被烫成铁板的餐厅回来。”（《噉，我不能轻轻叹着》）“烫成铁板的餐厅”，让读者记在心中，联想许多。

“难道说，感情就是那般任性的吗？”（《凤凰》）“感情……任性”，不仅将感情拟人化，更是赋予感情以灵魂与生命，将抽象的感情写得具体化。

“布幔掀了开来，一股积久的汗酸味弥漫空间，一个男人佝偻着背，瘦骨嶙峋的，一脸无血色的苍白，映在残旧的镜子里就象如死尸的脸谱，缓缓从胸前拿下了一大块毛巾，脱下了四寸高的靴子，终于站了起来，而向着二人张开了嘴，露出一排洞，头上早已秃成一个地



中海。”（《釉彩孔雀》）“用洞、地中海”还原他的本来面目，非常传神，让人过目不忘。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用“心”观察、体会、聆听、 写作——新加坡艾禺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一个信息》内涵非常丰富，正如石鸣所说：“也许有人会将其作为非典题材，挖掘小说中萨斯病毒给人们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也许有人从中感觉到的是科技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也许有人感叹的是作品所揭示的现代人社会亲情的淡漠，并同情老人的一片痴心等等。”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艾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以下简称艾）：此文创作于非典时期，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自我隔离，包括对不住在一起的父母，大多数人都人心惶惶，也让一些平时就不关心父母的子女找到“绝佳的借口”，因为萨斯就不需要回去探望他们了，正如石鸣的评论，我要书写的正是现代人的亲情疏离感。

陈：作为一名职业电视人，以编写电视剧为主，单元剧曾获亚洲电视大奖。2000年开始，又创作了电影剧本，代表作为《孩子树》。那么，您近年为何以儿童文学和微型小说为创作主向呢？从事电视剧电影编剧对您写微型小说有无帮助？

艾：编写电视剧或电影是我的工作，文艺创作是我的爱好，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性质但又互相影响，从事创作剧本 20 余年，很多

时光都花在上面了，相对的小说创作倒是数量不多，这是我近年一直很想多花些时间在个人创作上的原因。

从事电视剧创作对我在微型小说的写作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电视剧剧本创作所涉猎的生活层面极为广泛，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体会，这都可以用在微型小说的创作上。

陈：儿童文学创作需要有爱心与童心，微型小说写作是否也需要有爱心与童心？请结合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对此加以论述。

艾：我认为两者都需要同等的爱心，只有爱，才能把世间的真善美继续散播出去，像我的其中的一篇微型小说《爱心谎言》，便是以父亲的爱做为根本，为了不希望让子女知道有一个做牢的爸爸，做父亲的不断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目的就是希望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懂得做好人的道理。《再偷一次又何妨》则以夫妻之间无需说出来的爱，写出了一个人做丈夫的如何为了帮自己有精神病的妻子的默默付出。

陈：凡有过写作经验的人必有此种苦闷时刻：灵感枯竭。古往今来，论思路、拔灵感的教诣不在少数，但往往体系太大，道法太玄，只顾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动听。您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艾：我的创作灵感大都来自生活的观察，因为我相信只有真实的东西才会永久流传下去，只有写真实的人与事，才能真正反映社会与人生，我是极端不主张闭门造车的人，写得再好，感情其实是一片空白，写作者不单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广大的读者负责，用“心”观察、用“心”体会、用“心”聆听、用“心”去写，把“心”和文学

结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写作理念。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 日）

# 采摘生命的玫瑰——澳大利亚

## 婉冰论

澳大利亚（Australia）是全球土地面积第六大的国家，国土面积7,692,000 平方公里，比整个西欧大一半。澳大利亚不仅国土辽阔，而且物产丰富，是南半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全球第四大农业出口国，也是多种矿产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国家。澳大利亚是一个移民国家，奉行多元文化，20%的居民出生在澳大利亚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澳大利亚也是一个体育强国，是全球多项体育盛事的常年举办国。人口：2170 万（2009 年 3 月）。70%是英国及爱尔兰后裔。

婉冰、名叶锦鸿，女，祖籍广东南海。著有散文集：《回流岁月》、诗集《扰攘红尘拾絮》。获奖：1996 年北京海峡情征文二等奖，1998 年 3zzz 电台服务奖 1999 年，印支华人相济会服务奖，澳亚民族电视台服务奖，2001—2002 年维州州长国际义工年服务奖。2004 年南海乡音散文赛一等奖。2005 年澳亚民族电视台颁“十年热心服务”奖。2007 年墨尔本市市长颁发“社区杰出贡献奖”。2009 年澳洲新天地“我与澳洲”散文大赛三等奖。

婉冰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擅长运用反讽艺术手法，刻画人物，揭示主题，启迪人生。

“妈妈、爸爸、好消息，天大好消息；金桂怀孕了，您俩快可抱

孙啦！哈……哈……。”那天，白全高兴得手舞足蹈，已不复往昔斯文形象。三月前、白全和金桂又为生育问题争吵，当她外出后，白全以小针把全部安全套刺洞。计划得逞，他静静等待，终于能欣赏自己创作成功，沾沾自喜地为喜讯而大宴亲属。本来金桂已下了决心，结束被迫与上司的偶然偷欢。丈夫日渐忧郁的神情，使她深深内疚。她为了能爬上高职位，而陪上司应酬喝酒被迷惑。她曾经欲对丈夫坦诚诉说，但羞耻让她难于启齿，深知夫家传统家规，是容不了她。想再侧身白家是绝没希望，为此反复思量，还是强忍痛苦继续上班。《喜讯》中的白全，自以为略施小计阴谋得逞。殊不知，金桂却怀的是别人的种。所谓的喜讯，已经变成了悲讯。可惜，白全蒙在鼓里。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原来小男孩走失了，扩音器请大家注意，若发现六岁走散男孩，请就近送交待卫人员。她仍旧泪水难收，哽咽伤心难过频频向各工作人员致谢，小女孩却在专心致意于手中甜点，仅仅偶然抬头对母亲瞄一眼。高贵女士和女儿在回国飞航中，脸上无半点残余哀痛。她长途跋涉来此实行的计划，总算成功把那野种弄走。她得意忘形地想：江平也太妄想了，我怎会让外面女人偷生的小孩带回家，成为江家一员，将来夺取女儿的财产承继权。何况亲友中皆称赞他俩是模范夫妻，绝不让任何人知悉其夫有婚外情。她受不了被人同情的目光。她从皮包拿出三张去香港的机票撕碎，他永远估计不到，我们根本没有去香港呢！《慈爱》中的高贵女士，充分利用丈夫给的一个千载难逢机会，清除了异己。我们看到，所谓的慈爱，实质上是残忍，是一种反人性

的丑恶行径。可怕的是，她不仅在大庭广众面前装着一幅慈爱样，而且在丈夫面前更是慈爱得有加。可惜，养子不知，丈夫也不知。《慈爱》运用反讽手法，揭露了高贵女士的虚伪而残暴的嘴脸，撕破了罩在她头上耀眼的光芒，还其本来面目，让人惊醒。

“已一个多月的欢庆，还有这么久的余庆吗？”她开门张望，一轮军车停在隔壁，几位军兵把锁著手扣的纸皮叔推上车。纸皮婶带儿女疯狂哭叫，一番拉扯后跌坐泥地上。各街坊仅投以同情目光，不敢上前。彩玉立则移步相扶：“纸皮叔究竟发生何事？”她惊惶相问。

“看啊！看天理何在？共和国当政时说他是越共间谍，现在是越共新政权了，又说他是旧政府的间谍，真是没天理啊。”纸皮婶边讲边嚎啕大哭，又哭又骂，孩子也在大声的哭喊。彩玉的心在阵阵刺痛，她同情纸皮婶，但却无能力相助，默默想著，泪水也源源流下……。《纸皮婶》不仅写出了纸皮婶的个人悲剧，而且写出了越南社会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振聋发聩。

薛青奋力奔驰，向高峰努力拼命攀登，座座尖削险峻山峦，彷彿鬼魅般作弄她。那双使其富裕而不断残杀小生命的手，被磨刺得伤痕纵横，血迹斑斑，其脚下无数小精灵，在厉声凄凄地哭喊，齐齐伸出双掌抓向薛青：“还我命来！还我命来！呜……呜……呜……。”声浪从群山传递回荡着。薛青胆战心惊，魂魄俱散，用力甩掉紧拉袂沿的小掌，又踢掉捉抓足踝的冰冷小手，冷汗夹背渗流。寒风直透衣裳，且侵蚀心坎，此际唯一念头是：“走……走……快走！逃命！逃命……。”忽然，传来阵阵恐怖召魂铃声。薛青被案头连串电话铃唤醒，窗外花

香鸟唱，红日已高升中天了，她挥抹发际流淌的汗水，抖索地拿起话筒：“喂……唔……唔……是没问题，明天下午来拿，有两个呢，记得了。”放下电话，内心忐忑不安，是合伙出售女胎的于倩，她俩营谋出售女胎，给富豪燉製补汤，总是先交钱，每一个价值数万。终于，薛青开始每日寝食难安，良知和金钱在不停地交拼着，她迷惘凝注红木檯上座座镀金感谢纪念牌，被艳阳洒映，那端正的字体“仁心仁术”彷彿在闪烁著讥讽的光……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可是，身为医生的薛青，却扼杀了一个个女婴牟取暴利，可谓丧尽天良。她罄竹难书，却标榜自己是“仁心仁术”，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仁心仁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让人获益匪浅。

二、语言典雅清丽，生动鲜活，幽默诙谐，余音绕梁，回味无穷。

“白全紧闭两片薄薄透红女性化的唇，俯首默然。母亲颇具权威的语声响起，掩没弟妹们杂乱的议论。白全心里明瞭，婆媳妯娌姑嫂间，总有调解不完的是非纷争。尤幸父亲从不发言，自得其乐地看报。他张开俊朗漆黑双眼偷瞄了老爸一眼，盼父亲能及时為自己脱困，反正惧妻之名已成铁证。何况下班后人也颇疲乏，且辘辘饥肠已敲动鼓声。终于、慈父圣旨颁下：才女貌巧配。”（《喜讯》）

“秋末风寒，夜幕低垂时，星月竟像特意配合，黯然无光。飘洒的雨丝在继续不断地滴阶叩窗，疯狂叫吼的风；像猛兽强烈拨挑竹叶，把孤独倚在后院的柳絮相拥发抖，惊惶地互抱对泣，凄厉之音使闻者心寒。高太太又忙於应酬宴饮，独留的高柔带著满怀惊恐，半卧於皮椅内看电视。垂吊的水晶灯，却顽皮地闪烁淡淡绿光。高柔惶怯地未



敢移动身躯，以颤抖的手把小毛毯盖高，偷眼瞄望，那头披着长髮的脸，正在飘浮着，并特意向她展示嘲弄的微笑……”（《稀客》）

“七月盂兰节将届，金贵却没来由的日夕心绪凌乱，颇感坐立不安。那突然地感到阵阵恐慌。彷彿身前背后，接踵擦肩皆是无数幻影附随。尤其是星月昏沉之夜，万籁俱寂时。每天外出应酬返家，沿途驾车也会无端提心吊胆。常错将摆动的树影，当作是鬼魅相随舞动，误把风声作幽灵哭唤。他自问是新时代之人，厕身於科技进步世界，竟如斯迷信迂腐，连金贵自己亦难禁哑然失笑了。”（《疑案》）

“夏已尽春也隐，转瞬又见满地秋叶凋零。是否九寨沟特别寒冷，秋老虎竟猖獗地把余玲家书吞吃了？或是发生了事端？信越来越稀罕。偶得来信，字数是更少内容更精简了。对於要為余辉介绍工作一事，也再没隻字提及。昔日书信中透著的那满胸热情，也像突然被寒风驱散，剩餘感觉的是陌生平淡。”（《命运》）

“西门李徘徊於雅拉河畔，夜幕偷偷无情地张网，连星月也自甘减光，彷彿不忍使其苍白面容过分曝光。他远眺赌场闪耀彩色霓虹灯，又低首凝望水中映照繁星点点微光。月亮竟像也唾弃浪子，匆匆任雨云掩盖着，彷彿是吝嗇其高雅皎洁华光。又或许怜惜这迷途羔羊，不使旁人看到其落魄潦倒相。他徘徊復徘徊，已忘却饥寒，思绪渐陷迷惘……”（《游子心》）

“寒风尖啸声声，又像是一群猛兽在怒吼。这星稀月黯的冬夜，黑沉沉苍穷，彷彿危危欲坠。花草被频频惊吓，已难抑止在悉索的颤抖着。骤然、雨敲窗玻璃，其滴滴嗒嗒之声伴随沙沙叶舞，和著树枝

摇弄之音；仿若魑魅群起集会，又像乐队正努力地合奏一曲雨夜惊魂。喜欢聆听雨声的小邵，今夕心境非常凌乱，好比给弄乱的千头万绪，坐立不宁。窗帘稍微随风掀动，她也感惶恐万分。偷眼凝视对面一弄之隔，紧闭的房门，隐约见到秋菱苗条身影在空气中浮移。她默默冷峻地注视小邵，是那抹蕴含著无限怨忿的眼神。室内气温彷彿忽然下降，尤如置身於冰窖般。在寂静中，仅剩小邵牙齿相互交叩的声音。她赶快闭起眼睛，喃喃合掌膜拜，盼能為其不灭的魂魄超渡。”（《情义节》）（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心灵感应——澳大利亚婉冰访 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喜讯》运用反讽手法，写出了—一个家庭由悲到喜，由喜到悲的过程，  
让人深思。请谈—下此文创作过程。

婉冰（澳大利亚女作家，以下简称婉）：在华人的家庭中，长辈  
皆祈待早日抱孙，故对晚辈会有一股无形压力。身在异域新乡，是倡  
导男女平等。妇女也有工作，或加入白领行列，为了稳固工作，某些  
好强的年青女士，对上司多少有奉承心态，若稍为不慎或不幸，多会  
吃亏。有感于此，便撰文喻物让有所警惕。

陈：您有不少小说，写了中年婚姻危机，与夫君不谋而合。这种  
心灵感应，来自何处？它对于您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婉：我们移居他乡，都有种种困难发生，尤其要重组幸福家庭。  
于是道听途说，或报章的时事记载，周遭可见家庭分裂。甚让我内心  
被感染，多少会有所恐惧，在有意无意中借文字舒缓苦恼，也可给读  
者作为一面镜子，同时可用以娱己娱人。

陈：您小说语言很有特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您小说中优美华  
丽的语言，是来自书本，还是其它方面？您认为，在写作中最难驾驭  
的是什么？

婉：自幼喜读古籍，如红楼梦、水浒传等文学巨著。也因喜唱粤曲，是业余票友，曾多次粉墨登场，特喜唐涤生先生的曲词，其典雅深邃处使我得益良多。因演出时要熟记歌词，已深印在脑海里；文字在写作时，不知不觉中倾泻而出。

在文章内的结尾与开端，落笔时常考虑该如何把故事带出，如何让读者有看下去的兴趣。结尾又再思索让其较特别。所以，很多篇作品都和我先前构思，完完全全的分歧。

陈：在家庭中唯夫妻之间没有血缘关系，却有人间最爱。有的夫妻，生活时间长了，连长相都比较像了。您写微型小说，是否受夫君影响？在写作中，二人是否经常交换素材交流经验？有无激烈争论之场景？

婉：是的，当他埋首于写作时，忘去一切琐碎烦恼，是一幅无限享受样。引起我对加入笔耕行列的兴趣，故当孩子成长后，决心摇笔杆，写文章以舒缓情怀。我和他常常是彼此的首位读者，会相互改正错别字。但大家的创作风格不同，笔调各异，故绝无争执，都会尊重各自的构思和写作空间。

陈：温馨而浓郁的创作氛围，是否让您的五个孩子受到熏陶和感染？您和您先生是否打算培养接班人？

婉：很可惜，受西方教育的孩子，是无缘捧读我俩的书本。幸好远在美国的大女儿还能成为我们的读者。这已让我感到非常满足了。至于接班嘛！肯定是没有了。

陈：真诚希望您和您先生在文学上比翼双飞，给读者带来更多惊

喜。

婉：谢谢陈先生的祝福，我会在明年呈上新书微型小说集《放逐天涯客》给读者。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2 日）

# 过去时光的追忆——瑞士黄世

## 宜论

瑞士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或归类于西欧）的联邦制国家（虽沿用旧称“瑞士联邦”，但在 1848 年改宪后已实行联邦制），与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及列支敦士登接壤。瑞士也是世界著名的中立国，历史上一直保持政治与军事上的中立，但瑞士同时也参与国际事务，许多国际性组织的总部都设在瑞士。瑞士也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列。旅游资源丰富，有世界公园的美誉。人口：770.02 万（2009 年），其中瑞士籍人口占 79.8%，外籍人口占 20.2%；人口 186.5 人/平方公里（2009 年）。语言：瑞士应用语言共四种：德语 Deutsch、法语 French、意大利语 Italiano 及罗曼什语 Romansh。其中讲德语的人口占 63.9%，主要在北部地区；讲法语人口占 19.5%，在西部地区；讲意大利语人口占 6.6%，在南部地区；讲罗曼什语人口占 0.5%，在东部少数地区；讲其它语言人口占 9.5%。这 4 种语言系官方语言。英语亦广泛运用。宗教信仰：瑞士居民主要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其中天主教徒约占信教人口总数的 44.1%，基督新教徒占 36.6%。另，伊斯兰教徒约占 4.5%，其他 3.1%，无宗教者占 11.7%。教育：教育经费在各级政府的预算中均占很大的比重（在联邦政府预算中占 8%，在州和市镇预算

中约占 25%)。全国实行 9 年义务教育制。瑞士教育的特点是：初中教育普及；高中比重小、职业学校比重大；大学教学质量高。

瑞士共有 3 名微型小说写手。一是台湾旅瑞女作家颜敏如，她的作品范围广泛，是位用功的实力派作家；另一位也是来自台湾属于年轻一代的女作家黄世宜，日内瓦大学法国文学系毕业，醉心于文学创作，笔力不凡。第三个是朱文辉，旅居瑞士已 36 年，作品基本上都以瑞士的社会为背景。

黄世宜，女，一九七七年生，台湾高雄人，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硕士。（Licencee'slettres, Université'deGene've）曾获明报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奖第三名。目前专事写作，是个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说故事的人。

黄世宜小说特点有二：

一、在曲折离奇的故事之外，设置了诸多悬念，蕴藏许多人生与艺术哲理。

《见鬼》中的米勒太太，三番五次收到儿子的挂号信，底下还加上一行字：亲爱的妈妈。可是，米勒太太却拒收儿子的挂号信。最后，才得知米勒太太的儿子三年前就没了！才十七岁！一群好朋友开车出去玩，结果酒驾。车祸三死一伤，唯一活着的那个伤者，就是驾驶本人！那么，是谁假冒米勒太太儿子写信呢？那次车祸唯一活着的人？她的亲人？她的好友？其他好心人？小说故意不交待清楚，留给读者去猜测与联想，艺术效果更佳。汪曾祺说过：“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此言善哉。我认为，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人们在阅读小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

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这足以说明，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见鬼》的艺术魅力，就在于此。

《清洁车》中公寓，那真是破，不象样，简直是贼窝。看他们乌七八糟的窗台，乱扔烟蒂不说，甚至还看过有人把满满一大黑色垃圾袋直接从七楼往下砸。那破楼里，全住着一群下三滥，没规矩！那里住户要是女的，肯定是鸡，男的肯定没工作又没居留证……。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居然跳楼。警车和救护车来了。赶紧把瘫在地上的伤者送走。几天后，一个非法居留的黑人死在医院里。非法居留的黑人为何跳楼？是生活所迫，还是其它原因？小说不告诉读者，而是让读者参与小说二度创作，获得更多的启示。

二、关注国外生活在社会底层华人生存状态的恶化与精神的苦闷。

《哑巴吃黄连》中的小黄夫妇在法国成了老黄夫妇。十几年来，在法国南部某大城经营中餐馆，人不仅安顿下来了，生意还红火，分店一家一家开。但是，好景不长，最近经济不好，小巩俐闻出了苗头。老黄的店不再要人，也不带她上巴黎了。客人少，老黄只能跟小舒淇打情骂俏。小巩俐不喜欢小舒淇，这个女人爱扮假天真，是为了爱可以说什么都不要的那一种。小巩俐看得出，老黄为了省钱，开始晾自己了。打烊后的中餐馆，只剩下他和哑巴老婆。她大概没听见老黄他们的争吵，还在柜台后面垂着眼皮子，静静数钱。中餐馆由盛而衰，老黄夫妇及几个店员的遭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他们身上，我们



看到了出国人员生存状态的艰辛与精神的无奈。

《向前走·向后走》中小鸟依人的小雀，为了生存，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丧失了人格与国格，令人所不齿。女孩小鸟依人地挨着男子，什么叫做小鸟依人，这就叫小鸟依人。女孩两眼直视往前走，甜笑得旁若无人。小雀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她的人生悲剧与性格悲剧，就在这里。我们只能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

陈桑从小就站在大铁板前，倒油，煎蚵，浇粉浆，添菜或蛋，最后淋酱，滋啦滋啦，烟气一冒，铁铲一翻，一盘六十块。陈桑把自己的青春也煎老了，他转眼已经六十。这个家族事业是该考虑交棒了，可是儿子还没娶上亲，他急，是该把这事办一办。陈桑老婆早死，儿子的媒没人作主。陈桑一咬牙，从银行账号提上一大笔，买好机票，打理好一切，去了一趟大陆，带回了媳妇。后来，媳妇终于怀孕了，谁的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媳妇为陈家续上了香火。《台湾小吃——蚵仔煎》，实际上写了一个家庭、三个人的人生悲剧，让人感慨万千思索不已。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10 日）

# 玻璃鱼——瑞士黄世宜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杨晓敏说过：“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为故事而故事，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令人回味无穷。”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认为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哪里？

黄世宜（女，瑞士日内瓦大学文学硕士，以下简称黄）：

在深入阐释我对小说与故事的观点之前，我必须说明一个前提，就是对于故事和小说的理解与定义，在世界文学史的时空幅度里，其实定义本身就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并且，还不包括创作者本身与文化背景互相碰撞下产生的多元解读。所以，回应杨晓敏的观点之前，我必须很小心地在定义本身的界限捉摸，什么是故事？什么是小说？什么是当代中国文学定义下的故事？什么又是西方文论下的小说？

故事的基调在于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结合，往往带着传奇情节的色彩，而小说，这里我指的是西方小说，展现的是智性的场域。然而，随着现代性的崩解，当下全球化都会面目渐趋一致，资讯信息爆炸的时代，故事和小说的差异性产生了基本上的质变。过去小说和故事壁垒分明，西方小说走的是寓言表述的路子，和东方传奇故事是不同的路数。这在本雅明的“说故事的人”中，已经点出。然而当代小说，它本身不仅脱离了传统小说的叙事，而又析进故事本身的奇异元素，然后混合拆解，脱化出另一种新的体式风貌。所以，卡尔维诺才

会提出“超小说”的想法。不过，我更愿意举丹麦女作家 Karen Blixen 的小说作例子，她的每一篇小说都为当代故事与小说浑淆变异提供了完美的预言。

陈：你说你“是个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说故事的人。”你认为故事在一篇小说中，到底起什么作用？你小说中的故事，是亲耳所闻，还是道听途说？

黄：这个问题其实直接问到我对小说创作一直持有的怀疑——怎样表现生活本身的真相。怎样调节小说中虚和实的比例，一直是我技术上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故事说得像真的一样，还是让小说成为幻想世界的借口？

有一次，我在水族馆看到一种线条简单的鱼，非常独特。它并不具斑斓的颜色，就是通体透明，看得见骨头。但又不是没有灵魂鱼的标本，它可是自如地忽东忽西游动着。我认为这种玻璃鱼正是我一直追求的小说境界：故事在一篇小说中，看上去好像一清二楚，简单朴素，但它其实是骨头连着小说的肌理，有血有肉，撑起一个有生命的机体。

生活的真相往往比我小说中的故事更故事，坦白说。举个例子，我的一篇微短篇小说《清洁车》，那位自杀的黑人。我不是亲耳所闻，事实是，我和朋友去散步，刚好看到有个黑人满怀心事地在一座公寓楼下走动。二十分钟过后，散完步回程又路过公寓底下，警车救护直升机都来了，围着一群人。一问，说是有人跳楼，再问，说是个黑人。又再问，对街有人在阳台上喝咖啡聊天，看到那黑人先在下面徘徊，

忽然不见了，一阵巨响，还以为是一包垃圾——瑞士的垃圾袋是黑色的。因为目击者以为是垃圾，还没马上报警。后来，我常常想起他痛苦的面容，又对照着之后我所听说关于他为何自杀的种种流言，但是这些真实却看来虚构的细节，在这一篇微型小说里，通通都被我省略掉了。比方说，我跟很多人讲，你知道吗，很偶然地，我曾经遇过一个陌生人怎样踱步想心事，结果二十分钟后他就真自杀了。结果分明是事实，大家的反应却是，不会那么巧吧，是你瞎编的故事吧？所以，现实生活的质地，远比我所写出的小说更为深沉多义。

陈：王蒙说：“读小说像是和别人聊天，可以排遣孤独，排遣寂寞”。读你的小说，感觉你在和读者聊天。这种美妙效果，与你会讲故事是密不可分的。此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黄：写小说写得像和读者聊天，确实是我希望营造出的说故事氛围。这其实也跟欧洲生活背景下的咖啡文化有关。身为来自茶文化的民族，我脑中还保留着在台湾时，喝茶道人长短的记忆。我本来以为咖啡富有哲理和知性，直到在这里真和欧洲人喝起咖啡来，才发现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说故事的高手。可惜没人写下来。我住在一个偏远的瑞士乡下，全州的中国人不超过五家。所以，我习惯每天去镇上溜达一下，认识什么熟人，就去喝个咖啡。这里的人点了咖啡，坐定，第一句话就是 *Quoideneuf?* 这句话不是问你好不好，意思是最近你可有什么新鲜事，说来听听。欧洲乡下其实是个非常寂寞的所在，不是只有像我这样的外国人才有权利孤独。所以，我的叙事风格，近几年搬到瑞士乡间，开始深受欧洲小村文化的影响，这是一个鲜少人知的文

学区块，我很愿意继续尝试下去。

陈：施雨说：“用汉语写作，就是手握一张回家的通行证。”你虽在瑞士，仍坚持汉语写作多年，是何缘故？你认为用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何在？

黄：刚开始决定用汉语写作，纯粹是为了让自己放轻松。我很喜欢施雨的比喻，母语，我亲爱的中文，就是外在的我和内心的我交流的通行证。法文不是我的母语，却是生活周遭的必须语。所以，法文对我的意义就是对外的生活工具，工作和与外界交际都需要它，但不管怎么流畅，我都从未对它产生一种最终的信任感，它总是暗示着紧张和学习。母语却永远不会给我这样的感觉，可以在内心幽微处悠游，像一尾玻璃鱼。

我后来读了罗兰巴特晚期的评论，对我确认汉语写作的世界意义有决定性的影响。他一辈子致力撤除西方文字符号所定义的框架，晚年最终把眼光投向了东方。我很幸运，一生下来汉语就掂在心里了，而这个美妙而悠久的语言，又是最贴近世界上大多数人内心的话语。我，作为游走东西方的一尾玻璃鱼，母语汉语，永远是生命源自的海洋。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8 月 10 日）

## 借我一双慧眼——美国叶芳论

叶芳，女，于香港完成小学和中学教育，赴夏威夷州立大学深造，获商业管理系荣誉学士。毕业后在香港金融界任职管理工作，后回到夏威夷修读电脑资讯系统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获聘为香港上市金融集团中国业务主管，派驻上海数年，目前回港主管亚太地区业务。亦是夏威夷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珍珠港》报编辑兼记者。常在美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地发表散文和诗，作品刊登于美国《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新语丝》网站、洛杉矶《新大陆》诗刊、中国《泉州文学》、《红海滩》、《携程旅游》杂志、《岭南诗报》、《海南诗报》、香港《香港文学》杂志、台湾《宏观报》、菲律宾《联合日报》等报刊杂志，部份收录在夏华作协 2001 年文集《蓝色夏威夷 II》，其中散文《太平洋的呼唤》及组诗《夏威夷组曲》获 2002 年侨联华文著述佳作奖，同年出版中英对照《叶芳短诗选》。旅游散文《硝烟已逝的战场》获 2008 年加拿大加中笔会“首届世界华人游记征文大赛”选入《走遍天下》精选文集。2008 年并获香港艺术发展局赞助出版个人散文游记、微型小说、新诗摘选和人物访谈的文集《太平洋的呼唤》。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象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

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

然而，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精神的象征。

叶芳的《千杯不醉》用艺术诠释了酒文化的深刻内涵，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将中国国粹——酒文化传承到国外的现象，描写得惟妙惟肖绘声绘色。语言幽默风趣诙谐，是小说的一大特色：“菲菲经常看到他们为了奉迎上级，拉帮结伙地斗酒，然后有的脸红耳赤，有的醉态毕露，有的当众呕吐，有的甚至躺倒在厕所要人抬回家。结果很多国内同事年纪轻轻就患上脂肪肝和胃出血，闯荡江湖真的不容易啊！有人引用《三国演义》的名句对流传千年的酒文化作了个总结‘天下大事，喝酒必分，分酒必喝！’有些酒量佳的国内员工只好拼了命地敬酒，因为怕人家说他‘男人不喝酒，枉在世上走’，连做人的基本尊严也被侮辱了。大家听他这么说，又换了啤酒和红酒来与他喝，那真是红、白、黄酒的‘三盅全会’了。结果大伙看他依然不倒，酒量深不可测，就开始议论纷纷‘老美块头大，胃里容量也大，唉，身体构造不同呀！’可是，你看他身上那么多毛，毛孔又粗，酒精挥发得特别快。他可别得意太早，这酒后劲十足，等会儿出门一吹风酒气上头，立马趴下！”此外，大量歇后语和俗语的运用，也给小说增色不少：“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一口闷，感情铁，喝出血”，还有“喝酒讲情义，此人和你是兄弟……白酒啤酒加红酒，肯定是个一把

手!”，最夸张是所谓“不会喝酒，前途没有，一喝九两，重点培养，只喝饮料，领导不要……”

在《信不信由你》中，借菲菲之口，揭示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弊端：虚假新闻满天飞；城市交通拥挤；个别市民素质差。因此，我们只能送那英演唱的歌《雾里看花》给人们：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我把这纷扰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掬走云飞花开花谢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

《菲菲的尴尬一天》中的对话看似慢不经心实则蕴含深意：“依怀孕有无申请登记？”老太太冷不丁冒出一句这样的话，这可触碰了菲菲私隐权的底线，“我怀孕是我的私事，为什么要申请登记？你是谁？为什么过问我的家事？”老太太面对菲菲的连串反问，面露不快之色说：“我是居委会主任，依住在这个社区，怀孕就要去居委会登记!”“居委会是什么部门？你有什么证件证明你是居委会的？居委会凭什么管人家生孩子？”在新加坡出生长大的菲菲，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居委员这么一个政府部门，也想不通为啥怀孕要去申请登记。面对老太太的连番质询和盘问，作为正牌太太的菲菲，怎么觉得自己像个没有名份的情妇非婚生子被人逮住一般，这太侮辱她的尊严了！小说将新加坡少妇与中国居委会主任之间的冲突，描绘得既真实可信，又蕴含深意。

《洋老板的中文名字》则让我们看到了改名背后两种人之间的明



争暗斗，在忍俊不禁中令人若有所思。

#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中国大

## 陆杨晓敏论

在中国小小说领域，集小说家，理论家，编辑家，活动家于一身的人，非杨晓敏莫属。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是杨晓敏对小小说的文体规范、社会与艺术定位、发展方向等阐述最为完善的一篇文章，是中国小小说理论的基石，对中国小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杨晓敏和他的理论，将载入中国小小说史册。

杨晓敏，男，1956 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河南作协副主席，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出版小小说集《清水塘祭》，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等专著。有作品入选《大学语文》教材，并被译成英，法等文字。获“《文艺报》理论创新奖”，“河南省优秀专家”等荣誉称号。主编《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5 卷本），《中国小小说典藏品》（72 卷）等 60 余种。

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冬季》，既是他的代表作，又对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作了最好的诠释。小说描写了雪域高原哨卡上七八个战士与一只红狐狸之间由浅入深的关系。哨卡属于雪域孤岛，白天兵看兵，夜晚数星星，毫无生气可言。一只红狐狸的突然降临，打破了原有的寂静。可是，有的战士却主张杀了红

狐狸做围巾，让站岗的哨兵轮流戴它取暖，或许对漫长而凛冽的冬季是一种有效的抗御。哨长举刀的手，终于没有下来。士兵们目送一团滚动的红色火焰，没入辽远。《冬季》一方面写得很有生活情趣，另一方面，又把人与人，尤其是人与红狐狸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描绘得栩栩如生，让人产生如临其境的美妙感觉，获得生活上和艺术上的诸多启迪。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 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一理论，引起了中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与关注。

2009 年 8 月 9 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社、河南省作协、中共郑州市委宣传部、郑州市文联联合主办的“杨晓敏理论评论集《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向研讨会发来贺信。翟泰丰、刘建生、梁鸿鹰、胡平、雷达、吴泰昌、吴秉杰、范咏戈、阎晶明、白描、丁临一、张陵、彭学明、何向阳、胡殷红、施战军、王干、赵海虹、李鑫、陆颖墨、蔡楠、南丁、单占生、何弘、龚首鹏、钟海涛等评论家、作家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作者杨晓敏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在《微言大义尺幅千里》一文中对杨晓敏的评价独到而深刻：“深谙文化的力量亦即文化

在时代精神、民族性格以及理想人格诸多人类的上层建筑领域建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晓敏是较为先知的一个。当然，这种文化建构的清醒自觉，大多时候所依据的不仅是智慧，更是一种理想。许多年前一直到今天，晓敏先生与我数次谈到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并不具体到只是小小说一种文体所起的作用，而是这种文体所创造出的某种文化的平等，这种平等，存在于创作内部，存在于阅读之中。”他致力于建设这样一种文学图景，一种有着“橄榄形”外形，但更重要的是有着“橄榄枝”寓意的大众参与、百姓共享的平民式的文学图景。当然，他的努力目的，不是为了打碎和解构他书中常常谈论到的精英文学，而是想在多元的文化中，创造出一种新质以作为精英文学的补充。我关注小小说现象的另一个心得，是小小说现象早已越出了单一的文学创作范畴。这是晓敏书中讲的三个“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

陈建功在给研讨会的贺信中说，作为这一新兴文体重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杨晓敏在自己的专著中为我们打开了认识和理解小小说的一个新窗口。与其他众多小小说学术研究不同，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命题，它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学创作主体和文学受众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为文学通往大众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小小说在当代文学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其次，将小小说定位于大众文化范畴，并充分发掘小小说的文学意义、文化意义、教育意义、文化产业意义和社会学意义，这是杨晓敏在小小说研究方面的又一重

大发现。杨晓敏编选小小说刊物 20 余年，通过《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等坚持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培养小小说作家队伍，寻找和培育小小说读者群，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的成长壮大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长期致力文学期刊如何与文化市场接轨的研究探索，对文学期刊在传播文化、传承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独到思考。《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书将小小说的大众文化意义、产业化意义及社会学意义等理念贯穿始终，体现出作者对小小说艺术的深入研究和全方位思考。与会评论家们认为，经过近 30 年发展，小小说文体已趋成熟，并有了庞大、稳定的创作队伍。这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为文学理论界提供了较为全面深入了解小小说现状与发展趋势的机会。

《散文百家》贾兴安主编曾经撰文《小小说的诱惑》，对杨晓敏给予高度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小小说现象”，就是“杨晓敏现象”。因为 10 余年间，小小说领域的数十次重大活动，几乎都是他直接策划或主持的。不厌其烦，勇于任事。通过《小小说选刊》、《百花园》这方小小的舞台，杨晓敏和他的同仁们，郭昕、冯辉、寇云峰、王中朝、任晓燕等，还有积劳成疾猝然去世的美编乙丙先生，把一系列的创意体现得淋漓尽致。文坛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培养出名作家的刊物编辑，知名度往往不如作家，但杨晓敏的确是个例外。提起他，从文学界、出版界、期刊界的领导，到普通作者、文学爱好者、书商、报刊发行人员，大都耳熟能详，连印着他名字主编的盗版书少说也有数 10 种。许多小小说作者和读者，对杨晓敏有着“教父”

式的情结，这是一般文学期刊的主编难以得到的“礼遇”。公众以多年坚持订阅“两刊”作为回报，来体现对杨晓敏长期献身小小说事业的认可与赞许。

2009年5月22日上午九点三十分，我正在养心斋写作。突然接到杨晓敏从郑州打来的长途电话，真诚邀请我出席第3届郑州小小说节。放下电话后，我马不停蹄赶路，子夜时分抵达郑州嵩山宾馆。杨晓敏因准备第二天的会务而委托评论家雪弟先生迎接我。我虽然非常疲劳甚至浑身颤抖，但内心却充满无限温暖。第二天一大早，杨晓敏专门到嵩山宾馆，看望我和文友们，令我们感动不已。在小小说高端论坛上，杨晓敏妙语连珠，语惊四座，会场不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当杨晓敏再一次提出将小小说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时，会场更是一片沸腾，掌声经久不息。与会的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创研部主任胡平，副主任何向阳，当即讲话予以大力支持。

2010年3月1日，传来捷报，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明确规定，小小说以结集方式参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消息传来，杨晓敏和全国小小说作家心潮澎湃，欢欣鼓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小小说能够参评鲁奖，与杨晓敏多年的奔走呐喊，与他的团队创造出的惊人业绩，与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理论的提出，是密不可分的。小小说作家不应当忘记杨晓敏，小小说文坛不应当忘记杨晓敏，历史不应当忘记杨晓敏。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理论旗帜指引下，小小说将再创辉煌！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0 月 8 日）

# 小小说，鲁奖及其它——中国

## 大陆杨晓敏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中国作协新闻发言人就鲁迅文学奖答记者问说：“小小说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本届评奖特别明确小小说以结集的形式参评，是为了适应其特点，更好地激励小小说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小小说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这句话是否说明，小小说的发展虽然有了质的飞跃，然而并未被中国作协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来对待。

杨晓敏（河南作协副主席，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以下简称杨）：  
长期以来，在当代文坛拥有所谓主流话语权的人看来，文学创作应是一种精英化即少数人才能从事的行为，大多数读者只能是在被动中去阅读和欣赏，而评价长、中、短篇小说的标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比如“历史的厚度、人性的深度和艺术的魅力”，除此之外，还会加上“现实性、艺术突破和热点题材”等字眼。小小说这么一个新兴文体，却有着庞大的写作团队和读者市场，显然和“小众化”的“长小说”有着创作与阅读上的差异。它不仅具有“长小说”的基本要素：人物、故事、描写等，重要的是要在极其简约的文字篇幅里，完成一个能够“提出问题、表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艺术创造过程。



大众文化的主体是大众的主动参与，参与阅读，参与创作，并且从中直接受益。小小说的雅俗共赏正好契合了这一特点。我个人认为，评价小小说的标准应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和谐统一，我们近 30 年在小小说领域推崇或坚守的选优拔萃的成功实践就是明证。这和“长小说”的评价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说“小小说是短篇小说的一个品种”实际上已认可了它们之间的差异，已是一种区别开来的说法。至于是否把小小说当作一个独立的艺术品种来对待，除了理论批评界在认识上要进一步研讨论证取得某种界定标准外，或许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据我所知，在现行的鲁奖评选机制上，小小说要单独立项，在程序上也要报请高管部门另行审批才行。今后只要坚持良性健康发展，积极争取申请，下届单列未尝没有机会。

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将小小说纳入评奖范畴，对于小小说的成长环境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作为办刊人，您将如何调整办刊理念，拓宽办刊思路，更好地服务读者。作为小小说倡导者，您如何看待第五届鲁奖的参评小小说作品集初评后无一入围备选的问题？百花园杂志社是否会成为培养鲁奖获得者的基地和摇篮？

杨：郑州百花园杂志社所属《小小说选刊》（半月刊）、《百花园》（半月刊）、《小小说出版》、郑州小小说学会、郑州小小说创作函授辅导中心、小小说作家网，坚持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培养、扶持、造就和组织小小说作家队伍，坚持“推出精品，成就作家；传播文化，服务社会”的办刊理念，坚持强化文化市场的竞争能力，努力营造文学绿地，精心打造刊物品牌，不仅催生了令社会各界关注的

“小小说现象”，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还营造出以中原郑州为中心的“小小说集散地”，初步形成集编辑出版、多渠道发行、广告策划、社会函授为一体的小型高效的文化产业实体，为新时期文学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某种成功的参照。

3月1日，中国作协公布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把小小说品种引入评选序列，这是对郑州和全国同行们近30年来，坚持和倡导小小说文体所做出的文化贡献的肯定。我们将继续坚持事业与产业兼重的发展战略，在保持传统纸媒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品牌优势、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开发、整合、延长产业链条，在手机阅读、网络开发、出版翻译等诸多领域，面对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阅读模式，去迎接挑战，为生存与发展赢得更大空间。

众所周知，第五届鲁奖评选参评的24部“小小说集”在初评后悉数出局。我曾在另一篇文章里分析其原因时写道：除了诸如缺乏评选话语权、小小说集质量的参差不齐、业界内讧干扰等因素外，为了严格审视自己，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客观上尚存在的原因。小小说方兴未艾的30年后的今天，社会各界对小小说文体所产生的文学、大众文化现象以及携带的产业化意义，《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双效文学期刊的成功，对小小说经典作品的认同，应该是毋庸置疑了。但对于“小小说作家”这个字眼，以及对它的正确评价和所产生的文学影响力，似乎还没有达成共识。一方面是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对于小小说作家关注不多了解不够，迟滞了应有深度交流，另一方面许多小小说写作者也尚在成长路上，整体的文学成就、艺术造

诣、人格锻造还未达到大家所期待的某种高度。或许假以时日，小小说才能真正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总之是“同志仍需努力”。

仅就“鲁奖”而言，让小小说生搬硬套原有的“标准”是不够准确的，要附加上适应这种新文体特点的元素来对位才行。小小说业界今后应该继续大力推举打造“标志性”的小小说作家，编辑出版“量身定做”的参评小小说集，为此创造条件，也许会补上专门解决这一问题的必修课。平心而论，正因为小小说文体长期行走在民间性或边缘化的道路上，多年来才会方兴未艾，生机勃勃地成长壮大于天地之间。“金杯银杯不如百姓的口碑”，只要读者喜爱，小小说作家们又何必为一“鲁奖”而耿耿于怀呢。

陈：您提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观点，十多年来已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当初您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您认为这一理论观点今后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吗？

杨：对一种文体样式的理论探讨，肯定会促使其逐渐走向成熟并健康发展。作为小说一种，小小说不仅要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更重要的是，它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容量。之所以称之为“平民艺术”，当然不容忽略它在艺术造诣上的高度和质量。如果完整表述一下，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自有其相对规范的字数限定（1500 字左右）、审美态势、（质量精度）和结构特征（小

说要素)等艺术规律上的界定。我提出的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除了上述的三种功效和三个基本标准外,着重强调两层意思:一是指小小说应该是一种有较高品位的大众文化,能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认知能力;二是指它在文学造诣上有不可或缺的质量要求。很显然,我是把小小说定位在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的“雅俗共赏”的层面上。

我国当代的小小说文体已有了近 30 年的创作实践历程,其理论探索也在不断深入。尤其是纳入鲁奖后的小小说文体,必将面临着纯文学写作和大众化写作两种价值取向的分野,它的理论规范和评判标准界定也会二元化或多元化。这种似乎矛盾的情况出现究竟是“双刃剑”还是“互补共存”,恐怕也不是“行政手段”或“业界权威”所制衡得了的。好在原创之树常青,只要小小说写作者辛勤耕耘,好作品不断涌现,读者永远都拥有着终裁权。

陈:您说过:“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乳交融。”那么,您认为小小说已有哪些经典作品?精品应具有何种质地?写作者又如何才能创作出精品呢?

杨:或许是出身和经历的原因,就其阅读选择而言,我比较偏爱那些具有传统文化气韵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作品,尤其喜欢那些接近口语的白描语言艺术。读白居易的诗,读《水浒传》、《三言两拍》和沈从文、汪曾祺的文章,也读外国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杰克·伦敦的《荒野的呼唤》等,这些文字本身充满情趣和灵性,内蕴理性向度和恻隐、悲悯情怀。甚至固执的认为,所谓精品,重要的一条,

就是要把艺术趣味同理性思考结合得水乳交融。谁也无法硬性地向读者灌输小说里的东西。只能让读者在阅读欣赏中，潜移默化的受到某些触动。

如今的小小说文体已进入相对成熟期，对什么是好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大致形成。在我看来，作品的表现形式与质量蕴涵，只要能完美统一，都应属于“经典”之列。譬如艺术表现手法和观察思考角度迥异的《立正》、《黄羊泉》、《行走在岸上的鱼》、《伊人寂寞》、《陈小手》、《苏七块》、《雄辩症》等是精品。四大名著中，《红楼梦》集传统文化精萃之大成，是精英文化质地；《三国演义》、《水浒传》汇民族气派于巅峰，是大众文化质地；《西游记》把故事讲述得引人入胜，属通俗文化质地。三种文化形态，只要能写到极致，何尝不能构成制高点呢。

陈：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何向阳在《微言大义尺幅千里》一文中说：“我关注小小说现象的另一个心得，是小小说现象早已越出了单一的文学创作范畴。”这是杨晓敏书中讲的三个“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请您具体阐述一下“三个大于”，好吗？

杨：我有一个观点，作为小小说文体，它的文化意义大于它的文学意义。一篇小小说，要求它承载非常高端非常极致的文学技巧，或者要求它蕴涵很大的能量，是非常难的，也会限制它的旺盛生命力。如果延伸一步，小小说的教育意义又大于它的文化意义。因为小小说

文体既有精英文化品质，又有大众文化市场，对于提高全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水平、审美鉴赏能力，提升整体国民素质，会在潜移默化中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国家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人，与发达国家比起来，比例要小得多，做好基础的文化普及教育，应该是一个大前提。小小说能让普通人长智慧，对传统的文化普及方式应该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仅以《小小说选刊》、《百花园》为例，近 30 年来的发行量已逾亿册，培养和成就了成千上万的写作者，影响了两代读者。所以我认为，小小说的社会意义又大于它的教育意义。当然，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够写出经典，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固然重要，作家不能没有这种理想和追求，但是有更多的人，去热爱一种简约通脱、言近旨远，并能启蒙文学入门的文体，借此来给予别人或提升自己的审美鉴赏能力，多一些思考生活和认知社会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一种文化，如果不能形成流通，不能被更多的人消费，光靠少数精英的呼喊和觉醒，还是不够的，那只能是一种“弱势”文化。大众文化崛起的意义非同凡响，可以预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它必定会像改革开放之于中国经济变革一样，引起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提速升值。新时期自然也滋生出新的文学样式，来抒发、表达写作者们的思想情怀、艺术追求和认知生活的能力。小小说应运而生，顺应着历史选择的时尚读写的文化走向。小小说的读写不仅能为徘徊在文学边缘的人，拓宽大面积的文化参与和消费，圆了文学梦的情结，而且自身就携带着具有相当亲和力的文化权益。

文学的少数精英化带动、拓展着大众化，大众化提升、改善着底层的通俗化，使文学成为一个互补、互动的科学和谐的链条，只有这样，才能夯实现代文明进程的基础。所以从广义上讲，小小说的社会学意义便超出了它的艺术形态意义。小小说作家除了文学写作的追求外，他们还具有文学启蒙、文化传播和普及教育的作用。小小说写作，虽长期处于体制关怀的边缘却热情不减，这种自觉服务社会的功能理应属于公益事业的范畴。我以为，凡坚持小小说写作并持之以恒的人，是应该得到社会和受众的理解、尊敬的。

# 观察与记录社会的窗口——中 国大陆凌鼎年论

作家的责任就是要通过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把历史和社会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告诉读者。德国作家、画家谭绿屏在印尼万隆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撰文说：“凌鼎年的微型小说是一扇观察社会、记录社会的窗口，不仅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具有连绵的不朽性，可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者作为时代特征，社会历史的研究参考，其综合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一百年后仍是社会史料的研究资料。”

凌鼎年的娄城系列小说，就是一扇观察与记录当今社会的窗口。

凌鼎年，小名“鼎鼎”，属兔，1951年6月10日生于江苏太仓。祖籍浙江湖州，明代文学家凌濛初之后裔，祖父凌公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过《法制理财》《万国史纲要》等著作，系民国政府“文胆”陈布雷的老师。

凌鼎年，江苏太仓县中六七届初中、七零届高中，属“老三届”，1971年因受“海外关系”之累去微山湖畔的大屯煤矿摔打青春，当过工人、做过教师，编过报刊、写过史志。1984年毕业于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中文系。1990年初调回太仓，曾任太仓市政府侨办副主任。

目前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文



学报·手机小说报》执行主编、江苏省微型小说研究会会长、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美国“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奖”评委、香港“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总顾问、终审评委、蒲松龄文学奖（微型小说）评委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文评委。

1980 年底发表处女作，迄今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天津文学》《香港文学》《新华文学》《小说界》《中华散文》等海内外数百种报刊发表过 3000 多篇文学作品，700 多万字。先后出版过小小说集《再年轻一次》、诗歌集《心与心》、散文集《春色遮不住》、随笔集《采撷集》、微型小说集《秘密》、短篇小说集《水淼淼》、创作谈《凌鼎年谈小小说创作》、小小说集《凌鼎年小小说》、微型小说集《悬念》、理论集《小小说杂谈》、微型小说集《再美丽一次》、评论集《凌鼎年选评本》、随笔集《书香小札》、文化类集子《江苏太仓旅游》《太仓近当代名人》、微型小说集《过过儿时之瘾》、中篇小说集《野葵》、微型小说集《让儿子独立一回》《都是克隆惹的祸》《天下第一桩》《同时高材生》等 22 本集子。

作品译成英、法、日、德、韩、泰、荷兰、土耳其、维吾尔文等 9 种文字，有 500 多篇作品被介绍、发表在美、英、法、德、澳洲、日本、加拿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文莱、韩国、毛里求斯、芬兰、荷兰、新西兰、土耳其、瑞士，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 24 个国家与地区。

《茶垢》《拖鞋》《爱好》《生日日记》《剃头阿六》《再年轻一次》《让儿子独立一回》等 16 篇微型小说收入加拿大大学、美国大学、

日本大学、韩国大学、土耳其大学外国文学教材，以及新加坡中学、香港中学中文教材，还被国内多家大专院校选为教材与高中语文教材、初高中语文教辅教材及课外推荐阅读书籍，有作品被选为自学考试大学语文卷的分析题。并收入《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 200 多种集子。作品曾被《中国文学》（中文版、英文版、法文版）、《人民中国》（日文版）、《小说选刊》等数十种报刊选载、转载。海内外数十家报刊与网站介绍过凌鼎年其人其文，做过封面，登过照片，发过记者专访、人物写真，以及研究凌鼎年作品的作家论、评论等，有多位大学毕业生的学士论文或硕士论文是研究凌鼎年微型小说的，广东湛江师范的大学生还撰写了系统研究凌鼎年微型小说的 20 万字的评论专著《感动大学生的六位小小说作家之凌鼎年卷——先飞之鸟》。另，多位高校教师撰写了《凌鼎年微型小说研究》与《凌鼎年微型小说作家论》。国内先后有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矿大、四川大学、广东湛江师院、三江大学、同济大学、湖南邵阳学院文学院、湖南株洲师专、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旅游专科学院等十多所大专院校，及日本、韩国的华文培训学校的《汉语教材》、土耳其大学的《汉语教程》选讲过凌鼎年的微型小说。

作品曾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最高奖、5 次获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奖一等奖；集子曾获全国微型小说个人作品集（1980—1995）优秀作品奖、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入选中国作协等单位评定的（1982—2002）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获“小小说星座奖”。另外获

过《小小说选刊》等刊物大大小小 200 多项奖。

主编并与人合作主编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100 强丛书》《美洲华文微型小说选》《欧洲华文微型小说选》《大洋洲海外微型小说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选》等多套丛书，共计 100 多本集子。

作品被中央电视台等改编拍摄成电视单本剧，创作过电影、电视剧本《刘家港：郑和》，还策划并参与创作了 30 集电视连续剧《求职公寓》。

《小镇来了气功师》《赎罪券》《铸剑》《药膳大师》《高雅一回》《轰动一时的画展》《娄城故事》《酒酿王》《蓝色妖姬》《做独身女人真难》10 篇小小说获中国第 5 届（2009—2010 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评语：“凌鼎年的小小说作品传统文化意味较浓，人生哲理性强，题材宽泛，能将人物不同凡响的生命体验融于广博的知识和社会背景之中。”他对小小说文体有着明晰的认识和把握，能够调动和娴熟掌握小小说写作的各种艺术手段，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各种带有先锋色彩的实验文体，表现得花样繁多。他的“娄城笔记”系列作品，在小小说文体的选材、立意、构思上写得人物杂驳、各色人等栩栩如生，读后如入画廊，过目挥之不去。在作品中所注入的文化蕴含耐人寻味。譬如《铸剑》、《酒酿王》的故事新编，《药膳大师》里对“食疗”的专业表述，皆如行家里手般稔熟，一字一句皆有出处。

娄城发生的人与事，大都能在作者故乡太仓找到相对应的影子，如太仓籍的王世贞、吴梅村、仇英等历史名人就多次出现在此系列中。

因此，我们说，作家是以太仓为生活蓝本，精心打造出了具有地域印记、地方特色的精神产品佳作——娄城风情系列小说。

作家为我们展示了娄城特有的风土人情。这里，既有对文化人心态的深刻剖析，又有对小人物命运的独到描写，既有对达官贵人人性贪婪的揭露，又有对弱势群体真善美心灵的赞叹，无论是正人君子，还是奸佞小人，几乎都有鲜明的个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顾建新教授在《微型小说学》之《凌鼎年论》中，对其文化意蕴小说给予较高评价：“洋溢着江南水乡浓郁的乡情，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通过对文化人独特心态的剖析从而对中国历史、文化现象进行深刻反思”

《法眼》属于典型的文化意蕴小说。通过对文化人心态的深刻剖析，表达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主题思想。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艺术界是如此，其它各行各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者欣赏小说后，自然会产生这样的联想。小说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小说结构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一位外地黑脸汉子带来一只斗彩莲花盖罐，开价 8.8 万。古玩市场大户齐三元虽然有点眼力，但还是拿不住。这是一折。娄城古玩鉴赏家楚诗儒，是娄城法眼。他亲自鉴赏后得出权威结论：此乃赝品。这是二折。一位拄着拐杖的老者来到黑脸汉子面前，砍了将近一半的价，最后只用 4.8 万买走价值百万的珍品。这是三折。

通过对比刻画人物，是小说另一特色。一是假法眼与真法眼的对比。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先极力渲染法眼之厉害，然后让真法眼不

露声色地用事实戳穿假法眼。二是黑脸汉子与真假法眼对比。假法眼出于一片好心，怕黑脸汉子上当，遂认定是赝品，这是一种真诚与真诚的对比。真法眼明知是珍品，却装聋作哑，把珍品当赝品购买，自己净赚黑心钱，却让对方损失几十万，丧失了一个文人应有的品德与良心。这是善良与贪婪的对比。

所谓的法眼，即权威，看走了眼，让黑脸汉子损失惨重，让齐三元与藏宝失之交臂。

由此看来，权威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无条件崇拜和盲从心理。而人们一旦有了这种心理，又很容易变得真伪不辨，对错不分。

真正的法眼，虽深藏不露，却心术不正。

这是艺术的法则？还是生活的法则？

小说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

《列子·汤问》记载：俞伯牙善于弹琴，钟子期对音乐的欣赏能力很强。有一次俞伯牙弹琴时心里想着高山，钟子期听了说：“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又想着流水，钟子期听了说：“善哉，洋洋乎若江河！”

瞿秋白曾在鲁迅家里暂住，鲁迅在秋白住房里写下著名的一句话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是古代和现代两例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人故事。

《天下第一桩》为我们讲述的，则是当代文人之间一段纯真的友情。

娄城翰林弄的阮大头，从安徽收到一件好东西，号称“天下第一

桩”。另外一位收藏名家郑有樟，见了树桩，惊叹不已。他想尽了办法，却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后来，他去了一趟安徽，实地作了调查，回来后写下《流传有序的天下第一桩》一文。令他始料不及的是，阮大头看了文章后，竟然决定送给他“天下第一桩”！

自古以来，文人相轻。

那么，是什么使阮大头摒弃这一流传甚广的陋习呢？

是一种心心相契的深情，超越生死的厚谊。

为了得到天下第一桩，郑有樟可谓煞费苦心。他开了小车专程到浙江一位老艺人家，花大价钱购买 108 将水浒人物根雕，与阮大头交换，遭到断然拒绝。阮大头认为郑有樟侮辱了他，天下第一桩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然而，郑有樟并未死心。他亲自到天下第一桩的原产地实地考察，并写出一篇颇有见地的论文。这一切的一切都充分说明，郑有樟并非附庸风雅之徒，而是一位真正的雅士。这时的阮大头，才觉得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于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向对方无偿赠送珍品——天下第一桩，给我们又留下一段知音佳话。

作家以太仓为生活蓝本，精心打造出了具有地域印记，地方特色的精神产品佳作——娄城系列小说。《天下第一桩》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篇。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5 年倾力推出《感动心灵·最受欢迎的微型小说名家名作丛书》，凌鼎年风情小说《过过儿时之瘾》名列其中。

笔者为此写过一篇《他为娄城立此存照》的评论，在国内《金山》

和国外澳大利亚《汉声》等刊物发表，引起文坛关注。

禅宗哲学不仅是人生哲学而且是生命哲学，不仅“重人”而且“贵生”。它珍视现实的生命存在，表现出十分强烈的生命意识。禅宗将人的本质与精华均集中于其心悅，它对人的生命本质之崇尚集中表现为对人的心性的赞美。

《了悟禅师》通过三件事，颂扬了了悟禅师超人的智慧与平常的心态。

了悟进海天禅寺后，一不关门，二不扫地，引起众僧不满。了悟却不气不恼，奉送一副妙联将众和尚惊呆：上联为“空门岂用关”，下联为“净土何须扫”，初露锋芒，小试牛刀。

一日黄昏，因暴雨导致河水陡涨，木桥被冲毁，一年轻山姑因无法过河而心急如焚，关键时刻，了悟上前向姑娘施礼后，立即抱着山姑过了河。法眼见状忍不住发问：“这位和尚，出家人应不近女色，你怎么可以抱一个姑娘呢？”了悟的回答一语双关：“我早已把那姑娘放下了。你怎么反而老放不下呢。”一席话，说得法眼方丈大惭。

一个阴霾之天，清兵冲进寺庙，其他僧人早已逃跑，唯了悟仍在参禅。清将厉声喝道：“好大的胆子，竟敢如此目无本将军，你知道不知道本将军杀人如割草一般。”不料，了悟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掷地有声地答道：“将军你大概还不知道寺庙中也有不惧怕死的和尚吧，既然死都不怕了，还有什么好怕的呢？”

因了了悟的豪气与胆识，将军下令撤退，海天禅寺免于灾难。

最后，法眼方丈决定传位于了悟，被了悟婉言谢绝。临别了悟赠

一偈语表明其心态：“泥佛不渡水，金佛不渡炉，木佛不渡火，真佛内里坐。”

不仅众僧参悟着，读者也跟着参悟着。

生与死，是人生的一大谜团，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往往就蕴藏在死生之间。

禅宗大师们最关切地也是生死问题。了悟生死大事，乃是禅宗主张的重要内容之一，故而把渗透生死，了脱生死，作为参禅的最终目的。

“死”是每个人的最终结局，是人类无法抗拒的宿命。但是，当死亡降临之际，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结果也迥异。

面对波涛汹涌的洪水，法眼方丈欲用一根小树枝牵山姑过河，凶多吉少。生死关头，了悟打破清规戒律，毅然抱着山姑过河，挽救了一条生命，善哉善哉。

面对穷凶极恶的清兵的死亡威胁，了悟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从心理上战胜了自己，更战胜了对手，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海天禅寺，显示出一种超越生死的崇高的人格之美。

禅宗成就理想，不离现实，也就是说，禅宗追求的虽是一种精神的超越与升华，但它并不排斥人世，敌视生命，而是顺其自然，寓出世于世间，在现实中求解脱。禅宗在充分肯定每个人的真实生命所透露出的生命底蕴与意义的基础上，融解脱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化修道求佛于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从而提高了人的主体地位，并把人格尊严高扬到极致。



《了悟禅师》所蕴含的对人生永恒幸福的追求和对生命的尊重，以极有限生命如何进入无限境界的思想精髓，对于提升当下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品质大有裨益。

《剃头阿六》则是一扇观察与记录抗日战争的窗口。阿六给田爷理发过半时，突然天空飞来日本鬼子飞机。田爷不顾阴阳头，起身欲走。阿六不由分说按住田爷：“慌啥，还没完，这模样，算出你丑还算出我丑？”话虽朴素，却掷地有声。接着，炸弹在村头炸响了。田爷惊出一身冷汗，阿六却顾自理发。终于，阿六收起了剃须刀，取出一面破镜子递给田爷。田爷急欲付钱后开溜。这时一颗炸弹从天而降，弹片击中了阿六背后，血染了他整个背脊。阿六倒了下去，却又站了起来。倒下去的是肉体，站起来的是灵魂，是人格，是精神。小说最大的成功，是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阿六。那么，作者采用了何种手法刻画阿六这个典型人物呢？小说首先着力渲染典型环境。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也是最艰苦的阶段。这是大的环境。某天，阿六正给田爷理发时，天空突然冒出日本飞机，接着仍炸弹。田爷吓得屁滚尿流，阿六则坚持理完发。这是小环境。作者将阿六放在这个典型环境中，通过突发事件（理发时日本飞机突然仍炸弹），让阿六出现反常表现（坚持理完发），从而刻画了阿六这个典型人物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特征。阿六在环境极其险恶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理完发。这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理发师的职业道德，更体现了他作为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在阿六身上，集中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光辉。黑格尔强调，真正的典型人物，“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

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体式的抽相品。”（《美学》第1卷，第301—307页）阿六作为一个典型人物，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永远感染着我们，让我们难以忘怀。

作为评论家，凌鼎年出版了《小小说杂谈》《凌鼎年选评》等理论专著，为200来位海内外作家作序，并坚持写微型小说大事记至今，为当前和今后微型小说研究，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应邀参加过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文莱、上海、香港召开的第一届至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是我国唯一参加过八届研讨会的作家。应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邀请赴美国参加过“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应邀去维也纳参加过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年会，应大洋洲华文作家协会邀请去新西兰奥克兰参加文学研讨会，应邀去澳洲参加“墨尔本华人作家节”，与“中澳作家悉尼文学研讨会”，并应邀访问过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还应邀到香港、澳门、新疆、内蒙古、上海、四川、贵州、湖北、河南、浙江、江苏等多个省市去讲课。曾多次被聘请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全国性微型小说大赛的评委，还策划过多项全国性文学活动。

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央电台、上海电视台、上海东方卫视、江苏电视台、江苏电台，以及美国蓝海电视台、澳洲sbs国家电台、澳亚民族电视台等多家海外媒体采访报道过。

名列《世界名人录》《世界名人辞典》《国际名人辞典》《亚洲艺

坛名流》《东方之子》等 100 多种辞典。

凌鼎年是目前中国微型小说界创作、发表文学作品最多，应邀参加海内外文学活动最多，在海外影响最大的微型小说作家。

被海内外小小说同行与评论界誉为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创作的代表”、“领头雁”、“大哥大”、“小小说文坛司令级人物”、“中国小小说之王”、“中国微型小说的名片”、“微型小说文坛的劳动模范”、“微型小说获奖专业户”，并把凌鼎年微型小说既有数量，又有质量称之为“凌鼎年现象”。

# 微型小说，文坛绕不开的一个 话题——《文学报·手机小说 报》执行主编凌鼎年访谈录

作者简介：

凌鼎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美国“汪曾祺世界华文小小说奖”评委、香港“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总顾问、终审评委、蒲松龄文学奖（微型小说）评委会副主任、全国高校文学作品征文评委。发表过 3000 多篇作品，出版过 22 本集子，作品译成英、法、日、德、韩、泰、荷兰、土耳其、维吾尔文等 9 种文字。以下简称凌。

陈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陈：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他所说的“当代文学”自然包括微型小说在内，您如何评价顾彬的言论？

凌：顾彬教授是一个生活在西方国家的汉学家，他从另一个视角看中国当代文学，用不同于中国国内的审美标准来衡量、评判中国的当代文学，至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阅读、批评的参照系。

据说顾彬教授的阅读量还不小，但好像主要是阅读长篇小说，他是否读过中国当代的微型小说作品，我不清楚。就我所了解的情况，

海外翻译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的有加拿大黄俊雄教授翻译出版的《中国当代小小说选》，美国穆爱莉教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喧闹的麻雀》、美国祁守华教授翻译，在美国加州石桥出版社出版的《珍珠外套》等三本英文版微型小说集子，其他都是单篇翻译；而中国国内翻译出版的，只中国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过一本英文版《中国小小说选》、一本法文版《中国小小说选》，可能还不足以引起海外汉学家的关注。从顾彬教授提及的几位作家与作品看，很可能他还未顾及阅读微型小说，那么，他说的中国当代文学应该不包括微型小说，我们又何必自作多情说微型小说包括在顾彬教授的批评范围呢。

顾彬教授说的，正确与否都属一家之言。也许，他的评价不无偏颇，但对中国的文学界确乎是敲了一记警钟，值得我们反思。这帖猛药，如何消化，能起到多大作用，现在还很难说。

我在想，不管顾彬教授有没有说到微型小说，对我们都不失为一种参考意见。有人敲警钟，比一味自我陶醉要更有利中国文学的发展。真正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就要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世界文学之林这个大范畴来比较、审视、立足。

陈：新加坡作家林高认为：大陆微型小说作家写得太实，缺乏想象力。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解决那些方面的问题？

凌：新加坡的林高是我 1994 年在新加坡开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就认识的作家，如果我记忆没有错误的话，他在这次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就是《微型小说是与诗嫁接的文体》，他素来提倡微型

小说与其他文体嫁接、相融，作为一家之言，当然无可厚非。我与新加坡的华文作家很熟，可以这样说，新加坡的华文作家我大部分都认识，也读过不少新加坡作家的微型小说，还为多位新加坡作家的微型小说集子或作品写过评论，因此，对新加坡的微型小说还算有点发言权。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新加坡的作家的微型小说里，或多或少渗透出西方小说的元素，以及不同于大陆传统的价值观念、审美标准等，他们的不少微型小说作品更像大陆的随笔、小品文，特别是董农政、希尼尔等作家的微型小说，不仅想象力匪夷所思，就是叙述方式，文字表达，也与中国传统文学有较大的距离，我估计大部分中国读者似懂非懂，一知半解，这应该与阅读习惯、欣赏方式也有相当关系。其实新加坡的微型小说也并非都是云里雾里那一类，也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看如何比较，拿那些作品比较。

中国的微型小说量太大了，参差不齐，就整体来说，写实的占了大头，但比之新加坡的某些作品更像小说。当然，玩黑色幽默、荒诞派手法、魔幻主义的也大有人在，如果将这些作品去和新加坡的微型小说作品比较，中国的微型小说作家也不缺乏想象力，缺乏的只是思想，显然，新加坡的作家落笔比我们放得开，比我们率真。我们有形的无形的条条框框太多。

中国有中国自己庞大的读者群，如果都像新加坡作家那样写微型小说，恐怕海外的读者没有争取到，本土的读者先流失了一大半。君不见，当年玩先锋写作的那一批探索性作家，已基本上回归到了现实主义写作的路子上来了。为什么？要知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

探索永远是一小部分人的事。

陈：您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您渊博的学问是密不可分的，您家里藏书逾万，这在微型小说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据我所知，有不少微型小说作家基本上不读书，作品却火山喷发般发出来，有的作品还非常叫好，甚至获奖，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您认为读书写作是一种什么关系？

凌：你缪奖了，我只不过在微型小说作家中，算是多发了几篇作品，多出版了几本集子而已，谈不上多大的成绩。我藏书逾万这不假，但是否在微型小说作家中是最多的，我不好说，但我敢大言不惭地说：我收集的微型小说集子肯定是全世界最多的。

关于微型小说作家读不读书的问题，我读到过有作家自己写的文章，说自己从来不买书，不读书，照样创作云云。说心里话，我真的很佩服这样的作家。你想想，不读书也能写，作品还源源不断，这是多大的一种本事，我是学也学不来。常言道：各人各法，只要得法。如果真有人从不读书，照样创作、得奖，可能属于天才吧，我不眼红，不妒嫉，我辈这种笨人，不读书是写不出作品的，至少写不出好作品。所以我的书斋起名为“先飞斋”，就是笨鸟先飞之意，所谓先飞，就是先读点书，充充电，再动笔写。

作家通常有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型作家，一类是学者型作家，前者或写自己，或写自己的家族，或写身边的人与事，总之主要写他熟悉的种种；后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比较丰富，视野比较开阔，有思想，有观点，他把自己的思考融入到人物身上，融入到故事中间，

题材相对宽一些。

读书少的作家，或者说生活型的作家，往往后劲不足，很可能面临题材枯竭的窘况，自觉不自觉地会出现重复自己，重复别人的尴尬。

我可能属于介于生活型与学者型之间的那种作家，我在煤矿呆过二十年，又在政府机关干了二十年，最底层的与最上层的，我都有所了解，而且，除了西藏，我跑遍了国内所有的省份，还去了十几个国家与地区，应该算是有点生活底子的。我不敢说我读进去了多少书，但在微型小说作家中，很可能我是读书最多的一个，我光读书笔记就有一大摞，有些很冷门很偏科的书我也涉猎过，至今我依然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我从 1980 年开始发表作品，到现在还能写的出，我想与我不断读书，不断学习，不断思考，大有关系。

陈：赵禹宾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精辟：“小小说是瞬间爆发的艺术，但能量的储备却要靠平时积累。”您认为积累包括哪些方面？积累与创作的关系怎样？

凌：赵禹宾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他多年担任《小小说月刊》的主编，对小小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不过对前半句我保留看法，对后半句我十分赞同。

我认为所谓积累，主要有四方面，第一是文字功底的积累；第二是生活素材的积累；第三是思考深度的积累；第四是人脉关系的积累。

评论家口中的“学生腔”，就是指文字青涩，滥用修辞，语言不过硬，叙述不过关，而文字老到老辣，就是指文字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这需要在实战中练习的。



老写手都知道，情节是可以虚构的，细节必须来自生活，平时不观察生活，不积累素材，拿什么写。我从不临到动笔找素材，得力于平时的做有心人。

我曾说过微型小说作家缺少的不是精彩的故事，不是个性的语言，不是独到的结构，不是鲜活的典型，而是深刻的思想。思想哪里来？学习得来，思考得来，交流得来，碰撞得来，越钻越深，越思越广，这也是个过程，这也是一种积累。

我说人脉的积累，可能有人会说我俗气。其实，我本可以不说，装清高样，但这实在是存在的，又何必刻意回避呢。你认识的朋友越多，机会就越多，你认识的朋友层次越高，你机会的档次就越大。举个最简单而实际的例子，出版社委托我主编一本微型小说选本，我肯定首先想到那些平时与我熟悉有交往的作家，因为我有他们的电话、手机、电子信箱，联系方便，彼此也有信任感。

陈：现在，全国每年发表微型小说作品 2—3 万篇，作品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真正优秀作品不多。您如何看待重复现象？您认为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什么关系？

凌：我觉得这表述是否稍稍改一下，改为“良莠不齐，优劣混杂”，真正优秀作品不多这种现象并非微型小说一种文体特有，其他文艺品种何尝不是如此呢。

说到重复，作家确实要比画家、书法家、歌星、影星、笑星吃亏，书画家可以重复，作家就不行。比如你以画梅花出名，人家慕名求你梅花，你画了菊花，人家可能还不高兴呢。特别是那些唱歌的，有的

一首歌唱了一辈子。

作家永远不能重复，大作家不能，小作者也不行，就算是同一篇稿发了两个刊物也会被说成一稿两投，所以作家被称之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作家的作品重复自己重复别人都是要不得的，是对不起读者的，这是作家江郎才尽的表现之一。写不出千万不要硬写，而应该去读读书，充充电，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不过有一种观点要澄清，就是写的少就是精品意识，写的多就是粗制滥造，我看不一定，这要辩证地来看。分析我国当代微型小说文坛，那些被称之为经典作品的，大都出自那些创作量比较大的作家之手。其实，写得出谁不想多写呢。微型小说的优秀与否，与写多写少没有必然联系。优秀微型小说一半靠题材，一半靠作家的思想与技巧，有些好作品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并不是你有精品意识了，想写个精品，就能写成精品的，想写个获奖作品就能获奖的。更确切地说，有数量才有质量，写多了总有好作品。过错不在多写，而在轻易地投出去，有些质量不咋样的作品，如果不发，权当练笔，那读者就不会诟病了。

陈：冯骥才说过：“文学不允许雷同，无论与别人，还是与自己，作家连一句用过的精彩的格言都不能再在笔下重现，否则就有抄袭自己之嫌。”当下的微型小说界，题材撞车，手法雷同现象相当严重，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凌：有人说一不小心写成了《红楼梦》，我看很可能一不小心写出了重复。

微型小说与中长篇小说不同，因为篇幅短小，年产量高，重复的概率肯定要比中长篇小说高，而且在中长篇小说领域，基本上都是正儿八经的作家，不少还是专业作家，而微型小说界，以文学青年为主，以业余创作为主，那些刚涉足文学的，往往会以模仿起步，虽然重复，让读者很反感，但面对那些可能是处女作的文学爱好者，你又能如何指责批评他们呢。当然，如果是小有名气或成熟微型小说作家，那有另当别论。

在文学评论或者说文学批评方面，我一向的观点：对年轻作者要鼓励多于批评，给他们创作的信心，成功的希望；对成名作家要严厉，可以挑剔，只要是善意的。

陈：您认为微型小说能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吗？请您展望一下微型小说的前景与未来。

凌：以我对微型小说的了解，我个人认为：微型小说纳入鲁迅奖评奖范畴那是迟早的事。就像刀郎的歌，开始音乐界谁当他回事，但当满街都在传唱刀郎的歌时，你能无视他的存在吗？郭德纲未成名时，不就在小剧场里讨生活吗？那时那些高高在上的有话语权的谁会想到请他去央视演出呢。官场里有一句“有作为才有地位”，很有道理的，鲁迅奖争是争不来的，得靠我们一起努力，把这文体做大做强作优，到时用不着去争，有关方面自会考虑的。

想当年，有些文坛大腕是颇不屑读微型小说的，以极轻视的口气谈论微型小说，评论家也耻于评论微型小说，唯恐让自己掉价。认为微型小说是小儿科，难成气候，是很普遍的说法，但时至今日，这种

说法大大减少了，学院派也开始关注微型小说、评论微型小说。虽然微型小说还未纳入鲁迅奖的评奖范畴，但至少已成为媒体的一个话题，成为文坛开始关注、谈论的话题了，这无不说明微型小说离鲁迅奖越来越近了。

当微型小说越来越多地进入海内外教科书，开始影响一代人的时候，鲁迅奖评不评微型小说实在已不重要了。

微型小说、小小说正在做大，请看事实：2009 年底，美国成立了“美国华文小小说总会”，策划了“美国汪曾祺华文小小说奖”，每年评一次；香港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学生华文微型小说大奖赛又开始了，一等奖依然一万港币，还有四天三夜的免费夏令营。大陆更热闹，杨晓敏、高长梅、尚振山、滕刚各有庞大的出版微型小说、小小说丛书的计划，今年年初，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番薯网、中大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有望传媒、微型小说月报等又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中国微型小说数字航母”启动仪式，将在天津建立“微型小说基地”，共同构建中国微型小说“数字航母”。这对微型小说来说都是利好消息。微型小说的前景还用我多说吗？

# 学者型的干部作家——中国大

## 陆韩英论

韩英，这位微型小说的高手，迄今创作微型小说 1800 余篇，数量之多，质量之佳，为中国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界所熟悉。

研读他的微型小说，发现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构思巧妙、语言精美；关注现时生活，体现时代精神；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有益于感悟生活、陶冶情操、启迪智慧。

几年前，李瑛、柳萌、吕书臣等同志，与冰心老人谈起作家队伍的状况。冰心老人说，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干部作家，在这中间，湖北的王重农、岭南的韩英，比较突出。“我们的文坛，是多么希望有更多的‘北王南韩’啊！”

韩英，1939 年 11 月出生于辽宁省辽阳县。1963 年 8 月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被分配到广东省佛山工作。历任中共佛山地委组织部科长、副部长，中共佛山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佛山市委秘书长、市委副书记，佛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等职。研究生学历。

就是这样一位干部，逐步走上业余文学创作之路。1978 年 1 月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顾问、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顾问、广东岭南诗社副社长。在

国内及海外 150 余家报刊上，发表精短小说、精短诗歌、精短散文 3600 余篇，360 余万字，出版作品集 30 余本。获文学创作硕果奖、“五个一工程”特等奖、宣传文化精品奖，参加“九十年代第一天”全国征文大赛，获最具号召力奖。2001 年获小小说创作全国“十大高手”称号。2002 年进入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获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社、《小小说选刊》等联合颁发的“星座杯”奖。一些作品被选入文学史《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一些作品被译成英文。

韩英置身于官场之中，了解官场，揭露官场弊端的作品甚多，但是没有把官场写得一片黑暗，能够用唯物论和辩证法分析问题，该褒的则褒，该贬的则贬。他刻画了秦副书记（《走宴》）、林厚实（《告状》）、李躬（《风雨故人来》）等一系列清官形象；他刻画了古远志（《鬼嚎谷》）、赖金山（《固若金汤》）、谭泉（《花园风雷》）等一系列贪官形象。无论赞颂还是鞭挞，都是通过精彩的细节描绘，入木三分，没有模式化、脸谱化的倾向。

韩英通过多种题材，采用不同手法，一再呼唤“绿色的世界”。他的《柳树——叔父》《墨河》《青蛙公主》等系列作品，验证环境保护是他创作微型小说的一个基本母题，体现他的是非观念和忧患意识。

韩英为人坦率、真诚。他的《小胡子先生》《特区检查站》《老马恋栈》等篇，映衬了他的正直的本性和幽默的个性。

反腐倡廉、抑恶扬善，加强环保、系念民生，增进友谊、推进和

谐等等，这些重大的主题在文学作品中，不能像法律文书、领导报告那样直白，要靠塑造的人物形象体现。

韩英笔下的人物众多，有高官富商，有平民百姓，林林总总，排列起来，是一个人物长廊。他的作品集，是当今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是当今社会心灵的艺术写照，是幽默而机智的文学微雕。

多年的创作实践，锤炼了韩英构造精短文体的能力。他善于描绘，不但有意，而且有形，有音，有神。如《狗囚》《席梦思惊梦》《高干病房里的呐喊》等篇，绘声绘色，生动活泼，既有言下之意，又有弦外之音。

韩英的语言风格，代表着这位公仆作家的两重文化特征：为政，要求文笔近于公文的简洁、朴实；为文，又需要文笔斑斓缤纷、跌宕往复。韩英兼而有之，在明快、庄重中，采用谐音、夸张、拟人，形成一种“文不甚深，语不甚俗”的纯净语言的风格。

韩英政务繁忙，作为一位业余作家，为什么能有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从披露的大量材料来看，韩英是一位学者型的官员、学者型的作家，其创作成果如此丰硕，来源于他深厚的积累，包括经历上的积累、学习上的积累、资料上的积累，以及辛勤的劳作。韩英自小家贫，看到《高玉保》这本书，如获至宝。一直刻苦读书，奠定了扎实的文化基础。参加工作后，经历过四清、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多个时期。1983年4月，年仅43岁，就走上地厅级领导岗位。从政的经历为他提供了增长见识的天地和施展才华的舞台，有机会以独特的视角，观察社会，体察民情，加之他有敏锐的捕捉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成为其创作不竭的源泉。正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所指出的，韩英同志的文章，体现出“官员的视角，作家的文笔”。海外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唐舸认为，“韩英现象”乃“官员文化现象”之典型例证。著名微型小说理论家刘海涛写道，“韩英文体”是文学创作界和文体理论界的一个有特定价值的研究案例。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1 日）



# 源头的活水从何而来？——中 国大陆韩英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我在一些报刊上，经常看到您的一些微型小说，还研读了您的几本微型小说集子，特别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韩英微型小说百篇》，很有收益。觉得有几个问题，想向您讨教。

韩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九届人大常委，以下简称韩）：欢迎您风尘仆仆而来。朋友来了，有好酒。咱们以茶当酒。你来访问，互相切磋，回顾一下业余写作情况，对我是一个鞭策。

陈：您在繁忙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业余文学创作三十余年，难能可贵。问题是如何处理本职工作与业余创作的关系。会不会很累？

韩：做好本职工作是职责所在，马虎不得；搞好业余创作是良知所在，欲罢不能。本职工作第一，业余创作第二。实在是忙。忙到“走在路上有人随，办公室里有人围，出差外地有人催”。

我从 1983 年 4 月起，就实行七天工作制，节假日像往常一样上班。形成的习惯是“三短一快”——开短会、讲短话、写短文，吃快餐。惜时如金，对时间的支配——增加有效的，减少应酬的，避免无效的。写的文章是“三点儿文章”——早起点儿，晚睡点儿，节假日多写点儿。

累是累，也是乐。无穷岁月忙中乐。要紧的是，要把工作与写作结合得好，让二者相辅相成，如影随形。

陈：您家里藏书很多。您是不是很喜欢读书？您如何看待读书与写作的关系？

韩：藏书是为了用书。书是不说话的老师，可以随时请教。四壁图书常为伴，逢到用时还嫌少。买书，读书，是我的嗜好。读书的人不一定做官，但做官的人必须读书。“不读书，不看报，工作起来瞎胡闹”这个顺口溜儿，用得着。

至于读书与写作的关系，那就更为密切。作者，首先应该是读者。创作微型小说的人，首先应该是阅读微型小说的人。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叫“万、千、百”——需要涉猎万篇、精读千篇、粗作百篇，方能写出几篇佳作。搞自己的，看人家的，相互映照，逐步提高。

陈：2010年9月，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16本“我最爱读的微型小说”，其中海外作家10本，中国大陆作家6本。在这6本中，就有您的1本，书名是《树丫上的石头》。这说明您的作品，有一个广大的读者群。

韩：父老乡亲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他们中间那些热心的读者，是作家的上帝。作家写出来的东西，要有人喜欢看，才有用。写出来的东西，没人看，有啥用？读者喜欢作家的作品，是对作家的最高奖赏。

陈：创作，没有素材不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您在一千多篇微型小说中，写了那么多的人和事，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就像有一眼甘泉，泉水汨汨流出。请问这源头的活水从何而来？

韩：宋朝诗人陆游，有个名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借用这个名句，改动一下——“坐在机关疑无路，下去走走又一村”。

无论在地委机关工作，还是在市委工作时期，经常蹲点、跑面，搞调查研究，接触的人和事比较多。生活是土壤，大众是奶娘，这话确实不错。作家就应该像蜜蜂那样，到各处采集花粉，把花粉酿成蜜。

源头的活水从何而来？从实践中来，从学习中来。

陈：很多作家，都生活在群众之中，与周遭的世界，有广泛的联系。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有高下之分，有精粗之别，这其中的原因何在？

韩：生活的底子越厚，创作的路子越宽。作家深入生活，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与此同时，作家认真学习，又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因为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而且要认识生活。对纷繁复杂的生活现象认识得越深刻，对隐藏在生活现象背后的意蕴就发掘得越彻底。没有思想的作品，等于纸扎的花，腊塑的像。对同样的素材，作家各有不同的加工方法。作品水平的高低，是由生活积累的多寡、思想认识的深浅、加工能力的强弱这三个因素决定的。在这三个方面肯下功夫，作品的质量就会上去。

陈：文学创作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艰辛的劳作过程。作家一般都经过探索期、旺盛期、衰退期这些阶段。有人写道，在您的果园里，已经是累累硕果。请问您是笔耕不辍，还是就此封笔？

韩：作家的创作历程与其生命历程通同相济。小树长成大树，大树终要枯萎。这是铁律。

作家与官员不同。做官有任职年限，写作是终身课业。

作家、书画家，有封笔之说。

搞文字工作的人，常称自己从事的行业是爬格子。

我觉得，学童有开笔时，作家无封笔日。封笔是能够动笔而停笔，是主观人为的；因身体情状或者其他原因，不能动笔而停笔，这是尊重法则。爬格子没有“退休”一说。

官到退时不恋栈，离开官场，泰然面对，这是一种境界。船到码头又前行，为官一时，为民一世，又是一种境界。

光阴不会倒流，青春不可复返。新的时段，新的打算。出于己愿，不强所难。

读书写作，不亢不卑，继续奉献社会，何乐而不为？

爬格子，你问我还“爬不爬”，我告诉你，我还要爬。只要我能爬，就要在这个格子上继续爬下去。不计较爬得快与慢，不计较爬得优与劣……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1 日）

# 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中国

## 大陆邢可论

邢可（邢珂）男，1937年8月4日出生，山东省栖霞市人。原名邢国玺，字尚好，号慕白，笔名夜莺、可人、祝新康、艾伦拜、乐举、郑碧人、艾好书、丁口、刺客等。中共党员。1984年毕业于中共河南省委党校。郑州市百花园杂志社原副社长、主编、副编审。1957年3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书记等。1969年6月转业到郑州柴油机厂，任宣传组（科）长、秘书等。1975年5月调郑州市文化馆，任创作员。1977年11月调《百花园》（当时叫《郑州文艺》）至退休，任编辑、小说组长、副主编、副社长兼主编、郑州小小说学会会长，郑州点子咨询服务公司总经理，百花园杂志社函授学校校长，《小小说研究报》总编辑，郑州市国际公共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中华大业国际舆论促进会副秘书长，中华国际舆论社副总编辑，世界河南人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小小说文学院院长，郑州市作家协会顾问，河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秘书长，《大玩家》杂志总编，河南省先进文化研究会《文化视窗》副总编，河南省龙源列子文化发展中心顾问，河南省收藏家协会文化艺术交流委员会高级艺术顾问，美国联邦文化教育协会“国际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客座教授，中国兰亭书画院名誉院长、高

级书画师，河南省当代中国书画院顾问，中原精英书画院顾问，荣获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授予“共和国艺术家”，国际汉学研究会金奖、文艺大师称号等。

1957 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含小小说）、诗歌、散文、文艺评论、报告文学等 600 余篇（首），近 200 万字。主要作品有《找连长》、《进城》、《介绍人》、《历史答卷》、《一个丈夫和两个妻子》、《永远的追求》、《四个铁匠和一个女人》、《天才》、《耳朵》、《淘金者》、《游戏》、《看不见的歪脖树》、《找回自己》、《离婚之后的妻子》、《灯光》、《你看到了什么》等。出版有《邢可小小说集》（南京出版社 1989 年 6 月）、《风波未平》（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怎样写小小说》（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6 年 5 月）、《爱的天国》（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2002 年 5 月）、《怎样读小小说》（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6 年 5 月）等。主编《1985 至 1987 年全国优秀小小说选》一套（上中下）、《精品小小说》一套（4 本）。有 50 多篇作品被选入全国 60 多种选集中。《痼疾》获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二等奖，《良心药》获《文学世界》三等奖，《来客引起的痛苦》获《海燕》1986 年优秀作品奖，《癌，并不可怕》获《北京晚报》1992 年征文优秀作品奖，《痼疾》获《中国作家》1996 年优秀作品奖，共获奖 30 余次。《一个妻子的二十四小时》被上影电视部改编成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播放。《游戏》、《戏赌》被某影视公司购买改编版权。《岳工程师的遗言》入选河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初中二年级《语文阅读文选》、《怎样写小小说》入选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语文教学效率试

探》（节选）、《游戏》入选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出版的由王蒙、刘心武主编的初中二年级《课外语文》、《找回自己》入选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的高中二年级用《中学生阅读文选》（此篇多次被译成英文等介绍到国外）等书。有近 50 篇作品，入选 60 余种书籍。多次在新加坡、泰国发表作品。其书法作品入选第三届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并出画集、绿染山川书画展并出画集、第四届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并出画集，《大玩家》2007 年第二期选登，并被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许多国家、地区和国内的私人收藏。

传略已入编山东《栖霞县志》、《栖霞人杰》、《世界名人录》（中、英文版）、《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跨世纪中华文艺人才大典》、《世界优秀人才大典》、《东方之子》、《科学中国人·中国专家人才库》、《世界艺术家记录大全》、《世界人才大辞典》、《中国作家大辞典》等 70 余种名人辞书。

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一身的邢可，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写小小说并且至今还在写作的，全国仅邢可一人。这既是他对小小说所作的一个突出贡献，又为现在乃至将来写作者作出了良好的表率。他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很显著，主要有三：

一、小小说的画面感很强，每篇小小说，就是生活中一个精彩的画面。

透过画面，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蕴藏着非常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像一座雕塑，丝毫不动。我拍一下他的肩膀。他终于抬起头，

莫名其妙地看着我，似乎有点不满。‘车来了，你坐哪趟车？’我忙说，并向外指指。他眨眨眼睛，指指耳朵，摇摇头。他是聋子。我走出候车室，车已开走。”《耳朵》仿佛一幅街头即景画，画面上只有两个人，一个人在说话，另一个人在看书。虽然无法交流，传达出的思想内涵却很丰富：作为残疾人尚且如此自强不息，正常人更要顽强拼搏。对于残疾人，全社会理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爱护。作者在《有关耳朵的话》中说：“现在看这篇小说，确实无技巧可言，从进站到离开，就那么一件事，几乎完全与生活本身一样自然、真实，却又好像比生活本身多了点什么。也许它的价值就在多那一点东西上——艺术。《耳朵》发表后，很多读者来信谈读后感。奇怪的是，他们的理解与我的原意不同，又各自相异。”这一方面说明小说具有多义性，另一方面又说明小说本身的内涵非常深刻。“从此，每日深夜，我都注意对面楼上的窗户，几乎每夜都有灯光，一直亮到深夜。一看到那灯光，我就受到鼓舞，就能写出意想不到的文字。那灯光给我智慧，给我信心，给我灵感，给我永不疲倦的精力，它不是一支普通的电灯，而是我生命的灯塔，是我新的生命放射出的光辉。我每天夜里写，面对那神圣的灯光。写得顺利、轻松、愉快，简直是一种享受。我把写好的东西寄出去，很快发表出来，受到朋友的好评。那灯光的主人是惯偷，已被公安机关逮捕。他白天睡觉，晚上出去作案。那灯光是他的信号，一方面告诉他的同伙，他不在家，另一方面，让邻居认为他未出门。我的头懵了。我的心碎了。我呆呆地站着，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脑子里一片空白……”《灯光》这个画面不仅让小说中的



“我”头懵了，也让读者头懵了。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微型小说卷》的《看不见的歪脖树》，堪称此类作品的上乘之作。人们从歪脖树下经过时，明明不会碰到头，为什么还要歪头呢？在我看来，这既是一种心理作用（害怕受到伤害），也是一种习惯作用（条件反射），更是旧的习惯与旧的传统在人们心理根深蒂固的一种表现形式。小说这样写，立意已经很好了。但是，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又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写歪脖树被锯断后，人们从树底下经过时仍然要歪一下头。这简直是神来之笔，把国人身上的劣根性，揭示得淋漓尽致，令人拍案叫绝。小说的成功，还给我们另外一个启示：文学作品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大凡优秀之作，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结晶。

二、运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魔幻主义等多种艺术手法，刻画人物，揭示主题，启迪人生。

“忽然，脚下一个怪异的小瓶，引一缕阳光刺进他的眼睛，他忍不住，踢了它一脚。奇迹发生了。小瓶在沙滩上旋了几转，瓶盖离开瓶口。一声轰响，瓶口吐出一股白烟。白烟急剧上升，眨眼间幻化出一个高大的人形魔鬼。‘哈哈哈哈哈……’魔鬼高声大笑，吓得他浑身发抖，‘小伙子，感谢你把我救出来！我已经被关了四千多年，快憋死了。我的弟兄们早已来到人世间。’魔鬼欢声高叫着，向他跟前踉跄了两步，‘说吧，救命恩人，我可以满足你三个愿望，要什么都行！’

‘三个愿望？’他瞪大眼睛，半惊半喜。”这是《来去匆匆》中的精彩片断。魔鬼虽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但魔鬼最终将他的美梦破灭，客观上救了他的命。“院长最后没法了，就对袁大夫说：‘干脆，就在你

自己身上试验吧，你先服用。’袁大夫一听，吓得脸色都变了。他心里清楚，哪有什么良心药啊！他不过在止咳糖浆里兑了点蒸馏水。如果他喝了，就得讲实话，那后果不堪设想。想到这里，他心里一急，一口气没上来，当即昏了过去……”《良心药》仿佛一个魔镜，照出了医院上上下下诸多人的灵魂，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 三、语言幽默诙谐，形容词用得巧妙而精彩。

“他觉得头一懵，眼前漆黑一片，脑袋里像突然被掏空的葫芦。他定定地站着，不动也不吭，变成一座雕像……”（《情丝漫游》）

“我很不服气，仍然孜孜以求，糟蹋稿纸和笔墨，像乌龟一样在小方格上爬行。节假日，工作之余，我总把自己拴在写字台上，苦苦思索，辛勤笔耕，和我作品中的人物一起受苦，像十字架上的耶稣。欢乐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失败和失败带来的痛苦。”（《灯光》）

“每年春天，他刚把谷种、玉米种播进土地爷怀里，温暖的阳光就把他拉到河边，扒去他身上破旧的衣衫，让他本来就黑的脊背，在阳光的抚摸、亲吻下，变得漆黑流油。”（《掏金者》）

“汽车像乌龟似的爬行，车灯开着也没用，盘旋在车头前的浓雾，毫不客气地把灯光吞噬。骑自行车的人好似电影里的慢动作，一片铃声。拥挤的人群像干涸湖中的鱼。A好不容易从那‘湖’中挤出，挤进工厂，坐到他的办公桌前。但他沉闷的心情并未减轻，心中的雾团，比自然界的雾更令他迷茫、烦闷、忧郁。”（《雾》）

作为评论家，他写作并发表了大量评论，并结集出版了《怎样写小小说》、《怎样读小小说》2部理论专著，为微型小说理论发展作出

了贡献。《怎样写小小说》最大理论收获，是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邢可先生是这样表述他的观点的：“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是作者运用独特的构思表现主观理念的一种文学形式。”

（《怎样写小小说》）冯骥才在《一个文学小人国的建设者》一文中高度评价《怎样写小小说》：“看邢可写作的目的，他更注重理论的应用性。从确立小小说的概念发端，他努力地阐明小小说的立意、选材、结构、人物形象及语言的种种经验的方式。看得出，他的兴趣不是理论总结，而是引发写作者对小小说规律认识的自觉，以推动创作。可以说，这是一种创作理论，一种有血有肉、充满实感的理论，因此，也是写作者们欢迎纯理论家们不应忽视的理论。”

作为编辑家，他发现和培养了大批小小说作家。目前活跃于小小说文坛的实力派和重量级小小说作家，大多得到过他的帮助与扶持，这也是他为小小说所作的一个突出贡献。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8 日）

# 一个文学老人的呓语——中国

## 大陆邢可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看不见的歪脖子树》用艺术实践诠释了您自己的论点：“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请您谈一下此文是如何立意的？

邢可（中国作协会员，原《百花园》杂志社副社长、主编，以下简称邢）：

现在来谈这个问题，恍如隔世，那是 25 年前的事情。关于这篇东西，我已谈过几次了，我曾把它称为“大风刮来的小说”。那时候，我住在一个商业闹市街的二层楼上，楼下是一条通往商店的路，路的一边，即靠我住的楼那边，是一排比大腿还要粗的白杨树。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第二天早上，我站在阳台上一看，路边一棵白杨树被风刮歪了，歪成 45 度左右的样子，向路中间倾斜着。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什么，但我每天没事的时候，就站在楼上往下看。有一天，我发现从楼下路上走过的人，明明离那棵倾斜的树还有几十公分远的距离，却要向一边歪一下脑袋，好像是害怕碰到树干上。这个动作不仅引起我的注意，而且对我的触动很大。我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现象。这种心理现象，有时是不自觉的，甚至是下意识的。我心里猛一亮，想到了人们的习惯心理、习惯动作、习惯势力和无意识。我就从这里

下手进行开掘，来构思这篇小说，后来就写成了《看不见的歪脖树》，它的立意，我就不必再说了，凡是读过原文的人，都不难理解。

陈：“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这一理论，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和一大批读者的阅读。您提出这一理论的理论依据是什么？您认为它有无进一步发展之必要？

邢：我提出“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这一论点，完全是从小小的本质特征出发，并由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艺术规律，这是它的内涵，而不是外延。不像有的人，把外延当内涵，把阅读指向，当艺术规律，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呱呱，误导作者和读者，遗害无穷。而且，我是从欧·亨利、星新一以及国内外大批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中总结、提炼出来的，被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和优秀作品所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是颠覆不破的符合创作实践的理论。任何人都不可能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来蔑视它或否定它。小小说理论专家刘海涛教授，对此有极高的评价（详见拙著《怎样写小小说》序）。

正如任何事物都要发展一样，小小说理论同样需要发展，而且必须发展。无数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必然成为这种发展的基石和动力，但这决不是主观臆造和痴人说梦所能奏效的。

陈：您认为灵感是如何产生的？写小小说需要灵感吗？灵感与生活的关系怎样？请结合您的具体作品加以阐述。

邢：首先我要肯定，写小小说必须要有灵感，而且，几乎所有的艺术创作都需要灵感。有灵感的作品才生动，才有灵气，否则，最多也只能是匠气。靠拉帮结派，相互拉扯吹捧出来的东西，只能是气球，

不会是艺术品。没有艺术灵感，你就是龇牙咧嘴，咬牙切齿，把吃奶的劲儿都用上也白搭，挤出来的，终不过是文字垃圾。至于灵感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很复杂，不容易说清楚，甚至像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难以说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灵感的产生既有先天的因素，又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自觉与不自觉的问题。比如上面说的那篇《看不见的歪脖树》，就是直接从生活中来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提炼和升华。但我在写《耳朵》时灵感的产生，却是莫名其妙的（灵感有时真的是莫名其妙的，稍纵即逝的）。那是在一次笔会上，早晨起床后，我正要洗脸刷牙，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形象，在我面前晃动，也就是说，灵感在敲我的大门，有了创作冲动。我就赶快草草地摸了两把脸，刷了几下牙，坐到桌子前面，铺开稿纸，拿起笔就写。好像水到渠成，写的非常顺利。我正写着，朋友喊我吃饭，我只好随口答应一句，你们先吃吧，仍不停手中的笔。结果，我一口气写了五六百字，写完了。

饭后，我看了一遍，自己很满意，拿给朋友们看了，都说好，并说是全国水平。可是，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个灵感是怎样来的，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来。我只能说，那可能是平时不自觉积累生活的结果。

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小小说至今仍在笔耕不辍的，全国仅您一人。您的第一篇小小说是何时发表的？支撑您“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的动力是什么？

邢：说来惭愧，我那篇写好人好事的小小说，是 1959 年发表在

武汉军区出版的《战斗报》上（在这之前，我从 1957 年开始，就发表过一些诗歌和随笔）。中国的 1958 年，是所谓的“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时的作家们也不甘落后，跟在“大跃进”的屁股后面瞎起哄。结果是，诗歌满天飞，小小说遍地跑，报刊上刊登了很多小小说。我是 1957 年春天，初中还没毕业就当兵的。当兵之前，就想当作家，就拼命地读文学作品。这时候，我看到这些小小说，就拚命地阅读，还收集起来剪贴，收集了一二百篇，贴了厚厚的一大本，一有空我就读。读的多了，自己就想写。一天中午，战友们都睡午觉了，我偷偷跑到教室里，一口气写了千把字，题目叫《变》。那时候没有稿纸，就写在我平时用来写信的纸上。我写好之后，从头看了一遍，不改也不抄（没时间），有照着《战斗报》的地址写了一个信皮，把稿子装进去封好，偷偷放到连队的信箱里（战士寄信不用贴邮票）。没过多久，收到报社编辑东风的来信，说我的小说写的不错，准备发表。我受到鼓励，连续又写了四篇给他寄去，每一篇他都来信说不错，留下发表。可是，只有那篇《变》发表出来了。因为 1959 年庐山会议之后，开始批判彭德怀，加上当时纸张紧张，《战斗报》停刊了。我那四篇小小说，因为没有底稿，连一个字也找不到了。

我之所以到现在还在写小小说，就是两个字：喜欢。或者叫：爱好。

陈：2010 年 6 月 11 日传来喜讯：24 部小小说集，包括我的评论集《声音》在内的 2 部文学评论集，参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其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历史意义不言而喻。请您对此发表评论并预测结果。

邢：我希望评出当之无愧的真正的好作品，那将是很有意义的。

陈：有人说，理论之树常青。也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您认为微型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是一种什么关系？当下微型小说理论的优势与劣势何在？请您展望一下微型小说理论的前景。

邢：我认为理论与创作的关系，就像人的两条腿，或者是火车的两股铁轨。当下小小说理论就像一个美女，多少人都想亲近它，这就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甚至会有不怀好意的流氓恶棍。对于小小说的未来，我曾多次写文章表示，我对小小说创作和小小说理论的前景都不看好。因为中国的小小说事业，已经远离了艺术，被引入商业领域，甚至被某些谋求私利和满足私欲的人，引到斜路上去了，这几乎跟中国的整个国情一样，积重难返。君若不信，请拭目以待。阿门！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8 日）



# 最大量的思想——中国大陆白 小易论

白小易，男，祖籍山东博兴，1960年8月生于沈阳。198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在沈阳《体育天地报》当记者，后在沈阳《芒种》杂志社历任编辑、主编等职。现在沈阳市作家协会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9年获得第五届“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2000年获得“沈阳市德艺双馨艺术家”称号。另有各类文学奖数十项。

1981年在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作品除一部长篇，十余部中篇之外，多为微篇小说。作品多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者》、《青年文摘》、《小小说选刊》《中国微型小说选刊》等选刊选载过。1985年发表的小说《客厅里的爆炸》曾被国内外数百种报刊和选集转载，并于1990年入选美国NORTON出版社出版的《世界60篇优秀短篇小说》。该作品还被中外许多教育部门确定为文学辅导教材，如王蒙、刘心武主编的《课外语文》，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文学教材，美国McDougallittell出版公司的高中文学教材《20世纪世界文学》等。另有多篇小说收入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小说选》一书。

白小易是沈阳市的一位作家。他的第一篇作品是在1981年由沈阳的《芒种》推出的。多年来，他在小说领域，特别是微型小说领域取得了很大的影响和成就。提起微型小说则人们立刻会想到沈阳的白

小易。白小易的一些脍炙人口的小说已进入当代文学名著之林。如《客厅里的爆炸》曾被国内包括《小说选刊》、《小说月报》、《读者》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内的数百种书刊转载，并入选美国莱顿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六十篇优秀短篇小说》、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的《中国小说选》。该作品还被中外许多教育部门确定为文学辅导教材，如王蒙、刘心武主编的《课外语文》，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文学教材，美国 McDougallittell 出版公司的高中文学教材《20 世纪世界文学》。白小易已出版的作品集，分别是 1990 年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微型小说集《温情脉脉》、1992 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型小说集《白小易微型小说 100 篇》、2002 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痴情指数》、2009 年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微型小说集《轻描淡写》。今年江苏凤凰出版社还将出版一本新集子《白小易微型小说精选集》。

编撰作品一部：《中国微型小说选》（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0 年）。获得的主要奖项有：1985 年小说《客厅里的爆炸》获中国青年报及中国文联千字小说一等奖，该作品还获得 1985 年度辽宁省政府奖和 1985 年度沈阳市政府奖；1987 年小说《正常》获得《小说界》举办的“全国微型小说大奖赛”三等奖；1988 年小说《意外》获得《小小说选刊》、《青春》联合举办的“全国小小说联合征文大奖赛”二等奖；1993 年小说《好戏》获得“萌芽文学奖”；1996 年个人作品集《白小易微型小说 100 篇》获得中国微型小说学会颁发“春兰·微型小说个人作品集评奖”最佳作品奖；1998 年小说《想望》获得全国“新华杯”微型小说大奖赛头奖；小说《神交》获得《小小说选刊》两年一度优

秀作品奖；1999 年小说《魔鬼超市》获得首届“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00 年获得“辽宁省优秀青年作家”称号；2000 年还获得“沈阳市德艺双馨文艺家”称号和“沈阳市百位文艺名家”称号；2001 年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小小说星座”称号。2005 年小说《流浪汉的公园》获得《微型小说选刊》读者最喜爱奖。

《客厅里的爆炸》是公认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经典之作，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

小说情节十分简单：一对父女去好友家做客。主人砌茶后将暖瓶往地上一搁，转身进了里屋。不一会儿，暖瓶自动爆炸。暖瓶的爆炸声把主人从里屋揪了出来。他的手里攥着一盒糖。一进客厅，主人下意识地瞅着热气腾腾的地板，脱口说了声：“没关系！没关系！”“太对不起了，”他说，“我把它碰了。”“没关系。”主人又一次表示这无所谓。

巴尔扎克说过：“艺术就是用最小的面积，惊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

《客厅里的爆炸》中的细节，小到不能再小了。但是，它传达给读者的思想容量却很大。小说既写了一种传统（勇于揽过），也写了一种心态（有些事情越描越黑，不如违心承认，双方皆大欢喜），更写了人性的二难境地（违心认错是人性中一种美德，但它的负面影响也很大）。小说透过暖瓶倒地后三个人不同的态度这个表象，挖掘了深刻的社会内涵，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达到了以小见大见微

知著的艺术境界。面对客厅里暖瓶自动爆炸这个意外事件，屋子里三个人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父亲毫不犹豫地承认是自己所为。这不难理解，在别人家做客，暖瓶突然发生爆炸，而客厅里只有父女二人。女儿年幼，作为父亲，不勇敢地站出来承认，行吗？女儿对大人们这种善意的谎言则大惑不解，女儿沉默了许久：“只能这样吗？”得到了父亲肯定地回答：“只好这样。”尽管父亲回答了她的问題，可是她仍然无法理解。因为，老师经常教导她：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现在，连她敬爱的父亲也在说谎，这叫她今后怎么想？怎么做？父亲虽然给了朋友一个满意的交待，却给女儿心灵留下一个永远也抹不掉的阴影。阴影或许会影响女儿一生的生活，这恐怕是父亲始料不及的。主人听到暖瓶爆炸声后连忙出来，嘴上虽然说没关系，内心深处却希望朋友承认是自己所为。请读者注意，前后两个“没关系”，意思表示完全不同。第一个“没关系”，实际上表达的是“有关系”意思。所谓听话听音，是也，父亲自然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第二个“没关系”，则是父亲承认错误后，主人欣喜若狂的客套话。细节是小说的灵魂，细节是小说的生命，这些创作中的至理名言，在《客厅里的爆炸》中，得到了最好地体现。《客厅里的爆炸》中的细节（暖瓶自动倒地）虽然简单，但通过父女二人和男主人公对待暖瓶自动倒地的不同看法，引申出的思想容量却很大。试想，如果作者仅仅写暖瓶自动倒地，而不写三个人对待它的不同认识，那样，或许也会写成一篇小说，但决不会像现在这样，产生如此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小说运用细节的成功，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仅仅获取了生活中好的细节，是远远不够

的；生搬硬套生活中好的细节，也不行；必须根据艺术规律，对生活细节加以合理而充分地改造与利用。如此，才有可能收到良好的艺术效果。

白小易其它小说精品也不少，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特点：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叙述不露声色，往往留下艺术空白，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丈夫老是怀疑她和小林有什么事。她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小林和她在同一间办公室，但他们很少说话。小林对人很冷淡，她甚至觉得和他在一起工作挺闷的。有一天，下班时间已过，她还坐在那儿不动弹。小林出了门又折回来，郑重其事地问她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她站起身，走出门来，对小林说：“送我回家”。这天晚上，丈夫没有盘问她。她却心平气和地等着，一直等到半夜，她等得不耐烦了，就主动问他：“你干嘛不要我交待清楚？”“不用问了。你今天心里没鬼。你的脸色从来也没有这么正常过。”他那副神态就像个活神仙。《正常》通过一个细小的细节，写出了某些夫妻关系的不正常。为何不正常？小说未作交待，而是留下艺术空白，让读者参与小说的二度创作，产生共鸣。这就是空白小说的艺术魅力，《正常》达到了这种艺术效果。

《神交》中的女孩为何在作画时远离人群？为何在山上埋满“地雷”？对我的突然来到为何不勃然大怒？为何将画好的画撕碎？为何又将碎片一点也不少地装进画板的夹层？这些疑问，不同的读者会找出不同的答案。这样，小说的思想内涵就很丰富，给人生的人生启迪就很多。小小说作家网研讨专区首席版主萧江，在采访我时问道：“您

认为优秀小小说应该具备那些特质？”我回答：“一是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统一。二是刻画了感人至深的人物。三是留下诸多艺术空白。有人写文章说，中国作家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之一，是作品写得太饱满。他是针对长篇小说而言的。在我看来，小小说更存在太饱满的问题。汪曾祺说过：‘空白，是小小说的特点。可以说，小小说是空白的艺术。’此言善哉。我认为，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人们在阅读小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这足以说明，优秀小小说是作者与读者共同完成的。”

她懒懒地扭开收音机，声音开到能清晰地传到洗漱间的程度，便披着睡衣刷牙去了。这样她昏倒在洗漱间的时候，两条雪白的大腿便从睡衣下摆赫然显露出来，以至于隐蔽在对面楼阳台上，正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的专家（据说他还是位通俗文学爱好者）认定是一个典型的奸杀现场，而不得不甘冒丧失名誉的危险给警察挂了电话。嘟嘟囔囔叫的警车把许多好事者吸引到楼梯口。一心准备查验尸体的法医一进门竟差一点表现出他的失望来。苏醒的兰兰泣不成声，根本不理睬那几个疑神疑鬼的警察。这是第一个意外。昨晚本市机场起飞的一架民航飞机在途中坠毁，机上一百零八人全部遇难……，兰兰的丈夫就是乘坐的这次航班！最后，丈夫居然回家了！这是第二个意外。“我根本就没上飞机！兰兰，我骗了你。我昨晚上一直和她呆在一块儿，不信你问她。对了，快来认识认识，她叫倩倩，倩倩！”丈夫竟然带回二奶向妻子示威，这是第三个意外。兰兰噉地一声扑过去，抱住那

个不知所措的姑娘，拼命吻她的脸蛋儿。兰兰不仅不仇恨倩倩，反而与之拥抱。这是第四个意外。她放开那女孩儿，拍了一下丈夫的脸蛋儿——“我的乖乖，你真行……”兰兰一语双关，不责怪反而夸奖丈夫。这是第五个意外。就这样，《意外》不停地给读者意外与惊喜，层层剥笋，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提升主题思想。令人称道的是，这一切都是通过不露声色的叙述完成的。作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春江花月夜》，中国唐代诗人张若虚仅存的一首名诗，描绘春天夜晚江畔的景色，词句优美，被称为是“孤篇盖全唐”的杰作。该诗曾被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家彭修文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并因此广为流传。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被喻为“孤篇横绝全唐”。

白小易则因一篇小说《客厅里的爆炸》，奠定了他在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史上的地位。虽说不是“孤篇横绝中国”，但小说达到的巅峰很难突破它，却是有目共睹不争的事实。

他的作品以格调清新明快、思想健康深刻而很快引人注目。白小易在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许多人是看了他的小说后才喜欢上微型小说这个文体的。他的《白小易微型小说 100 篇》在读者中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被许多文学爱好者视为珍藏本，赢得了纯文学领域令人眼热的读者。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2 日）

# 精品是写出来的——中国大陆

## 白小易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客厅里的爆炸》是公认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经典之作，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一大批作家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请您谈一下此文从素材到立意，从人物到语言，从结构到细节诸方面的情况。

白小易（中国作协会员，就职于沈阳市作家协会，以下简称白）：  
《客厅里的爆炸》写在 1984 年，那年我 24 岁，刚刚大学毕业一年。也许是初出校门的那种强烈反差造就了我的敏感，那时候很爱写，写得很多。这篇的故事原型其实是个爱情故事。我的女友在外地当兵，每次回来我就去她家看她。有一次，她嘱我在她不在家的时候也应该偶尔去她家看看她父母。这么一天我就去了——以为她不在家，去了却赶上她刚好回到了家。女友母亲说我消息好灵通。我觉得解释麻烦，便默认了。写小说时做了的背景性的东西更少。至于很多人看到的各种意义，都是一个好作品必然会令评论家和读者附加的。

陈：有人认为，精品可遇不可求。在我看来，精品既不是想出来的，也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我的观点得到日本汉学家和评论家渡边晴夫和中国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李利君的赞赏。您认为



精品是如何产生的？

白：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我最近“想”了很多可能的精品，但一直没有写出来，当然也就不成其为“精品”了。

陈：中国大陆微型小说走的是写实路线，大多写得太饱满。您认为原因何在？如何才能克服这种现象？

白：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太“饱满”。这种饱满让我们浪漫不起来。生活就是这样，何谈“克服”？慢慢等吧，等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一切自然就好了。

陈：冯骥才说：“文学不允许雷同，无论与别人，还是与自己。作家连一句用过的精彩的格言都不能在笔下重现，否则就有抄袭自己之嫌。”可是，在当下中国微型小说界，重复却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其中包括一些名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白：重复是无奈的，是才气与激情匮乏的表现。我一发现自己有重复之嫌，便马上自觉地停笔了。我暂时不写，是一种积极的调整，为的是以后写更好的作品。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2 日）

# 飞翔的小小说——中国大陆谢志强论

谢志强，男，1954年6月生于浙江，曾在新疆生活20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浙江宁波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文学港》杂志主编助理。1982年走上文学之路，专攻小小说创作，迄今已发表小小说1500余篇，出版小小说专著15部（其中两部为小说理论集），各类选刊、选本选载400余篇（5篇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90余次获奖，其中，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奖（蝉联六届一、二等奖）、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入围、入榜两次）、200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小小说集《飞翔的感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联合评选的小小说星座榜、《小小说选刊》等举办的“新世纪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2009年颁）、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2004—2005年度）等。10余篇小小说选入国内大、中、小学教材及考卷，20余篇小小说译介到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土耳其、俄罗斯、波兰等国，部分小小说选入美国、加拿大、土耳其等国的大学、小学教材。

谢志强是中国小小说界重量级作家，在小小说创作实践与理论创新两个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擅长运用魔幻、象征、变相、隐喻等多种艺术手法，使得他

的小说呈现一种飞翔的姿态。

彭老师说我头顶上亮着一盏灯。我疑惑，同伙伴们捉迷藏时竟然不敢钻草垛，生怕头上的灯引起火灾。长大了，我头顶上那盏灯已没了亮光。我一方面怀念彭老师，另一方面又害怕碰到彭老师。《我头顶上那一盏灯》用象征、变相、隐喻等多种艺术手法，告诉了我们诸多人生哲理。其实，我们每个人头上都有一盏灯。这是生命之灯，理想之灯，希望之灯。这盏灯永远都不会熄灭。尽管每个人头上都有一盏灯，但并非每个人都懂得它的意义。列夫·托尔斯泰说：“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活得长的人，头顶上那一盏灯，不见得就越亮；活得短的人，头顶上那一盏灯，不见得就暗淡。有的人活着，他死了；有的人死了，他活着。活着的人死了，是指他的精神之死，并非肉体之死。精神之死之人，头顶上那一盏灯自然就熄灭了。死之人精神却活着，头顶上那一盏灯还亮着，仍然照耀人们前进的方向。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福克纳说：“人之所以不朽，不仅因为生物中只有他才能发出难以忍受的声音，而且因为他有灵魂，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精神和忍耐精神。”在我看来，人有灵魂，是人之所以不朽的主要原因。有灵魂的人，头顶上那一盏灯永远亮着。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穿透力，就在于此。

《另一种毒酒》写第三得插足，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故事老生常谈，却写出了新意。

我给前夫讲的一则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的确感动了他。他似乎有点回心转意，甚至产生破镜重圆的想法。但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最终，二人还是友好地分手了。虽然分开了，但他仍然被她讲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所感染，总认为自己中了毒。戒酒后，依然如故。

这里，毒酒实际上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他中了她的爱情之毒。这种毒是精神上的，或者说是思想上的。它仿佛没有解药。如果说有的话，或许在他和她的心中。

有人说，家庭成员唯夫妻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有人间的最爱。

虽然他们已不再是夫妻。但是，一日夫妻百日恩。他们毕竟相爱过，毕竟在一起生活多年。

他头脑中的爱情之毒，需要时间这种最好解药。

其实，男人有时比女人更脆弱，非细心的女人，不能发现。

她发现了他脆弱，说明她还爱着他，在她心里。

爱是一首无字的歌，有欢乐，也有痛苦；有好合，也有离别；有欢笑，也有泪水；有成功，也有失败。

外号“排骨”的知青陈立，在替生产队看管水牛时，从蚂蟥吸自己身上血受启发，转而让蚂蟥吸牛身上血，然后再火烧蚂蟥喝牛血。日积月累，竟然将牛身上的血全部吸干，并最终导致牛死亡。好在此事未被生产队发现，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小说《蚂蟥》一语双关，既指蚂蟥吸人血，更指人吸牛血。

我们看到，《蚂蟥》中的陈立，实际上已经变成一只专吸牛血的蚂蟥了。

从 1968 年 12 月，毛主席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文革结束的 1978 年，全国下放知青总数

达到 1700 万人。

《蚂蟥》中的陈立，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员，然而，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从他身上却可以折射出知青生活的艰辛与精神的苦闷。

鲁迅先生说：“倘要完美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

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毛病，这很正常。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战胜自己？

《圣经》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

因此，我们要控制“兽性”，彰扬人性，努力使自己成为“天使”，而不是“野兽”。

这样，我们的人生才会更加完美，更加有价值，更加有意义。

二、他是文体创新特色显著的微型小说作家。

国王实际上是死于自己之手。

何出此言呢？

自从珠子进宫后，国王便对它宠爱有加，让珠子享受亲王同等待遇。甚至国王听政时，珠子也陪伴其左右。更要命的是，国王改变了它的生活习惯。结果，导致悲剧的发生，国王自食其果。珠子本来对毒药很敏感，它们一碰到毒药就兴奋地跳舞。可国王偏要违反常规，用羊奶或驼奶浸泡鲜花的花瓣制成的净身液，给珠子净身，久而久之，珠子对毒药的敏感就失去了。

《珠子的舞蹈》告诉我们这样一条人生哲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都要遵循客观规律，顺其自然，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受到惩罚。

英国美学家荷加兹说：人的各种感官都喜欢变化，变化产生美。

凌焕新教授在其专著《微型小说艺术探微》中指出：“变形的艺术处理就是给予常态的事物以变化，使读者产生新奇感。只有当变形比常格更具表现力时，才有艺术价值。”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假如作家只是描写一对静止的珠子，尽管这对珠子价值连城，是稀世珍宝，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那样的话，也许可以写成一篇小说，但不会有什么新意。

在一般人的眼里，一对普通的珠子，是不会跳舞，也不会识别毒药的，更无生命力。但是，到了高明作家手里，珠子不仅会跳舞，还会识别东西，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小说中，作家对珠子充满了真挚的情感，不仅赋予它思想、性格、意识、语言，还赋予它灵性（作家语），更赋予它灵魂。这种写法，凌焕新教授称之为“怪诞式变形”。

据说，现在每年各类报刊杂志发表微型小说 2—3 万篇，“写实路线的微型小说仍然是创作的主流。”（卢翎《腾刚评传》第 128 页）

在这种背景下，作家在艺术形式上的大胆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就颇令人赞赏与钦佩。

那么，作家为什么会在他的小说中出现这些引起读者关注的变化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生活积累。作家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活了二十年，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度过的。那里构成了他想象的基础，滋养了他的小说，用作家的话来说“我的想象在那里展开翅膀”。二是知识积累。作家给自己规定，每天读书 80 页，一个月完不成，下个月补回来。10 多年过去了，竟然

坚持下来。这里所说的阅读，包括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及其它书籍。创作实践和文学理论的有机结合，使作家创作中的变化日新月异多姿多彩，其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珠子的舞蹈》堪称文体创新的佳作。

从作者引用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学者安贝托艾柯的那句话“我们踏进小小说林的时候……我们必须准备好接受例如狼会说话的事实”中，我们找到了他文体创新成功的秘诀。

三、提出“小小说的飞翔”这一命题，是他对于小小说所作出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不仅在理论，也在实践。

他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于一身的三栖作家。作为评论家，他出版了《小小说讲稿》、《给石头穿衣》两部评论集，涉及表达空间、时间处理、叙述方法与叙述力量、故事背景、作家的历史观与物质观、事实与判断、形象与观念、语境与累积、重复、细节、系列小小说的能量等诸多方面。“小小说的飞翔，是小小说的一种艺术表达方式，幻想、魔幻、寓言等形式的小小说就呈现飞翔的姿态。通俗地说，就是把现实当中不可能的写成艺术的可能，体现出事物的非逻辑和超现实性，也就是真实生活中不可能的现象，在艺术中却成了可能。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将这类型的小说定义为‘轻逸’。我想这就是那类飞翔的形象。卡尔维诺在实践中确立了小说的追求，他说：‘我寻求轻逸的形象’。还说‘轻是一种基于哲学和科学的观念看待世界的方法。’他的小说一直在减少‘沉重’。卡尔维诺将这类小说作为‘未来千年文学’的趋势和前景，很有点回归

神话时代的意味。这种趋势，在世界现当代小说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小小说讲稿》之第一讲：《飞翔起来的小小说》）在我看来，作为评论家，提出“小小说的飞翔”这一命题，是他对于小小说所作出的一个贡献。这个贡献不仅在理论，也在实践。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4 日）



# 世界很小，小小说很大——中 国大陆秦俑论

在中国，谈小小说必谈小小说作家网；谈小小说，必谈秦俑。秦俑，已经成为中国小小说一张非常耀眼的名片。

秦俑，原名伍建强，男，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湖南涟源人，2002年毕业于湖南师大中文系，2003年加盟郑州百花园杂志社，现任百花园杂志社副总编辑，《小小说选刊》执行主编，兼小小说作家网（[www.xxsj.com](http://www.xxsj.com)）站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小小说集《纪念日》，《被风吹走的夏天》。近年来参与策划、主编《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和《中国小小说典藏》等。秦俑与杨晓敏主编的《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5卷），荣获郑州市第十一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图书类一等奖。

秦俑在其小小说集《纪念日》后记中写道：“至于创作，我思考得不多，但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无论是虚构的现实还是真实的幻觉，你笔下的文字都应该是真诚的。它们不一定是生活的真相，但一定有着你所能达到的离真相最近的距离。而你笔下的人物，无论好人坏人，他们都有着一张张同样真诚的脸。他们向你微笑，对着你哭泣，他们唠唠叨叨地说话，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们戴着面具招摇过市，但在你的面前，他们脱去浮华与虚伪，还原

了本来的面貌。你可以深入他们的内心，但不能左右他们的命运，甚至不能控制他们说什么和做什么。你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接近他们，了解他们，然后把你看到的和想到的记下来。”

是的，在《纪念日》中，我读到了秦俑的真诚，对文学的真诚，对作品中人物的真诚。同时，我也读出了爱，对文学的爱，对作品中人物的爱。爱，是贯穿于《纪念日》中的一根红线。这种爱，既有同学之间纯洁无暇刻骨铭心的爱（《化妆》），也有恋人之间不弃不离心心相印的爱（《浪漫猫公社》）；既有农村干部与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爱（《八爷的六十大寿》），也有普通农民家庭之中略带凄苦忧伤的爱（《回家》）。

善于通过精彩传神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与升华主题，是秦俑小说显著的艺术特征。《化妆》中，当那个胖女人漫不经心地给死去的陆小璐化妆时，“我们都无声地哭了，平时最讨厌看陆小璐化妆的吴莎莎，突然很激动地冲上去，一把就夺过了那个胖女人手中的眉笔。胖女人露出一脸的不解。吴莎莎大声叫道，你怎么可以把她的眉毛画得这么难看！”一个“冲”字，一个“夺”字，就把吴莎莎同学对逝去的陆小璐深深的爱，揭示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回家》中，大伟在外面打了五年工，回家时在车站与六岁儿子相遇。由于他五年来一直未回家，于是他把儿子当乞丐，一咬牙给了他 20 块。儿子可怜巴巴地伸出小手向他讨钱，他犹豫半天才掏钱。这段细节描写把父子二人各自的外貌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大伟回到家，父子相见并相认的一刹那，小说文字不多，但其中蕴藏的东西却很多：“这时候小孩子

转过身来，大伟看到孩子的脸显得很清秀，额上有点儿显长的头发被水舔成一缕一缕的，孩子的一对眼睛正忽闪忽闪地向他眨个不停……”八爷六十大寿那一天，请来了村长、妇联主任、文书三个村干部作陪。眼看就要开席了，可村支书却迟迟未来。八爷急了，命令儿子大林无论如何要把村支书请来。最后，村里几个年轻后生硬是用担架将崴了脚的村支书木根抬了来。将村支书木根用担架抬到八爷家喝酒，仿佛一副农村干部群众之间其乐融融和谐图！毋庸置疑，当下农村不少地方干部群众关系十分紧张，个别地方甚至相当恶化。有的地方，干部与群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在此背景下，党中央高瞻远瞩，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在我看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尤其是和谐的干群关系。因为，和谐也是生产力。水流因为不同的落差而发出声响，小到细语潺潺，大到声若惊雷；器具在不平衡状态下产生震动，轻则悦耳动听，重则惊心动魄，这些都是自然界的不平则鸣。生活中的不平则鸣，或发之于声，用语言叙述诉求；或赋之以形，以行为表达意愿。不平则鸣这句古训告诫我们：和鸣才能和谐，和谐才能发展，和谐也是生产力。干群关系和谐了，大家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小说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秦俑小小小说评论观点独到而新颖，往往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为小小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在《浅谈小小小说与故事的区别》一文中，他指出：“小小小说也是小说，要把小小小说当作小说来写，进

一步说，小小说创作也要进入文学的叙事，而不是简单地以情节的新奇巧趣来夺取读者的眼球。”在《我们的想象力哪里去了》一文中说：“想象力并非只存在于童话和科幻创作中，要在小小说创作情节设置、塑造人物、铺陈细节等各个环节都有体现。只有给小小说插上想象的翅膀，它才能越飞越高。”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他从哲学的层面和高度提出了一个一鸣惊人与众不同的命题：“世界很小，小小说很大。”堪称小小说的经典语录，将影响一代又一代小小说作家和小小说读者。

杨晓敏在《秦俑和他的小小说作家网》一文中对秦俑给予了高度评价：“2002年初，一个叫秦俑的小小说作者在网上创建了个人主页空房子——秦俑小小说空间。同年10月又改造成小小说作家网（[www.xxszej.com](http://www.xxszej.com)）。这一方全开放式的舞台，直接给长期徘徊在主流文学边缘的小小说插上了飞翔的翅膀。小小说再也不甘画地为牢，一举冲破了所谓话语权的藩篱，进入了一个高度自由的表达空间。它对于促进小小说这一新兴文体的发展繁荣，日益显示出无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秦俑和他的小小说作家网，已经成为中国小小说的一扇窗口，成为中国小小说作家走向世界的桥梁，成为中国小小说作家与世界华文小小说作家融合的纽带，成为中国文坛一道永远靓丽的风景！（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7月11日）

# 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大陆

## 秦俑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2002 年初，你创建了个人主页“空房子——秦俑小小说空间”，后又改造为小小说作家网。请问，你为什么将自己的个人主页起名叫“空房子”？后来又怎么改造成现在的小小说作家网？是否准备将这个网站一直办下去？

秦俑（百花园杂志社副总编辑，《小小说选刊》执行主编，小小说作家网站长，以下简称秦）：2002 年 6 月，我正好大学毕业。大四下学期的时候，课基本上都上完了，同学们都在实习或找工作。我是 2001 年底就已经定好了工作单位，所以这个学期就显得特别无聊。那个时候，大学里刚开始流行建网站（不像现在有博客，有个人空间，那时都是做那种简单的 HTML 的静态网页），我也跟风学了一下，就这样，将自己的作品及一些照片什么的放到了网上。至于为什么叫“空房子”，我也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因为感觉东西太少，或者是追求一种什么感觉吧。后来，通过这个个人主页，有十来个国内知名的小小说作家与我取得了联系，有人还提出要将他们的作品也放到网上，我就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开了个“文友作品”的栏目，再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了小小说作家网，原来是以作品展示为主，

到 2005 年的样子，才定位到了现在的以论坛交流平台为主的状态。

网站一直是我业余在管理，也多亏有一帮热心的文友做版主，我很感谢他们，能不能一直办下去我也说不好，但是我会尽力吧，因为到现在，这个网站已经不是我一个人的主页了。

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白烨指出：“现在文坛已经一分为三，一是以传统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文学写作在坚守；一个是依托市场运作的文学出版在壮大；一个是以网络等新媒体为平台的新的文学力量在崛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面对着的是三个文坛：我所置身的传统文坛、市场所体现的流行文坛，还有媒全所显现的新潮文坛，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你是否同意白烨的观点？你认为网络文学能否最终取代传统文学而占据主流文学地位？

秦：他的观点就是他的观点，我认同或不认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也只有咱们国家才会有这么多的评论家，才会研究出这么多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才会派生出这么多的流派和新名词。一个“文坛”都已经够乱了，还要一分为三，真不知道这么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学会被引向一个怎样的歧途。至于你说的网络文学是否能取代传统文学，我是这么理解的，传统文学也罢，网络文学也罢，只是给文学的传播提供了不同的途径，究其实质，这两种所谓的文学形态，更多的只是创作风格的不同、作者看待世界的观念不同（因为作者年龄不同，社会阅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造成的），我们不能因为平台不同，流传度不同，就厚此非彼，便你若是

将“网络文学”理解为在网络上传播的文学，那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你，若干年之后，所有的信息和文字都会在“网络”（可能不只是现在我们用到的互联网与手机网络）上传播，但那个时候，文学的本质还是不会改变，所以就算是“取代”，也无非跟原来的诗歌题在墙上，后来有了纸，印成了诗集，是一样的道理。

陈：你的小说一类描写校园及网络生活，一类描绘乡村生活，相对来说，我更欣赏后一类小说，《八爷的六十大寿》、《回家》等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作品？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一篇作品？

秦：非常感谢，我从来都不奢求所有的读者会喜欢我所有的作品，这是不可能的，也很没有必要。但是，我很希望能做到让大部分的读者都能从我的创作中找到他喜欢的某一类或者某一篇作品，这样就足够了。我的创作题材与风格比较多变，但这种变化也不是杂乱无章的，如果仔细梳理一下，还是有一个大体的轨迹可循的，从题材上来讲，从最初的“Q村”系列（乡土），再到“平凡人物李四”系列（机关、官场），再到“欲望都市”系列和“心灵花园”系列（都市、情感、网络、成长），这一方面与我的生活经历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我的某些情绪相关。如果从风格上讲，变化也比较清晰，例如同样是“Q村”系列，之前的《八爷的六十大寿》与后来创作的《金保反腐败》就很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讲，我可能更喜欢后者，因为它的思考是立体的，而且更接近于我心目中的文学的状态。至于对自己作品的评价，还是那句话：我一直在努力，我很认真，我也很真诚。我一直将作品

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它们中的一些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们终归是我“亲生”的，你们可以都不喜欢或者只喜欢其中的一部分，我对每一篇作品都很珍惜，因为它们记录下了我在创作它时的那种生活状态和情绪状态。等到哪天我若老了，我会一个个地打量它们，就像在打量我的过去。

陈：米兰·昆德拉说：“所谓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过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比它的创作者多。小说的智慧，就是上帝的声音。”你今后的小说中，如何发出“上帝的声音”？

秦：我应该不属于或还没有达到“真正的小说家”这个级别，我的作品中估计也产生不了“伟大的小说”，所以很遗憾，我没有聆听到过“超自然的声音”，从我的作品里，也不会发出“上帝的声音”。但是，我会偶尔“发傻”，对着镜子里的另一个我自言自语，有时还扮演自己作品的某个角色，有一些这样虚拟的场景后来就变成了我小说中的某个部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习惯。至于我的作品，我希望它们发出的都是我自己的声音，我不是上帝，我也不需要上帝。如果你想要，那么，你去找米兰·昆德拉吧。

陈：我在我的第五部小小说集《紫砂壶》后记《我的文学梦》中写道：“精品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此观点得到了日本汉学家和评论家渡边晴夫，中国小小说作家白小易和评论家李利君的赞赏。也有人说：精品可遇而不可求。你如何看待精品？你认为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创作出精品？

秦：“精品”这个概念其实比较模糊，没法去下一个精确的定义。



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读者对象，不同的时间段，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精品。所以，大部分的所谓“精品”，只能是从属于某一个时间段内的精品，或者只是从属于某部分读者的精品，甚至只是某一年在某位评论家或者是某个读者眼中的精品。衡量真正的精品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时间。这个时间有多长比较合适呢？我认为至少是 100 年。100 年之后，如果我们现在称之为精品的作品还被人推崇为精品，那就可能是真正可以传世的精品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创作没有必要去过分追求“精品意识”，因为能不能成精品不是作家自己可以决定的，我们能决定的，只是我们所创作的作品是否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否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凭良心创作，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可能是我对自己的小小说创作提出的两点最基本的要求吧。

陈：2011 年 6 月 15 日传来捷报：你光荣加入中国作协，向你表示热烈祝贺！你加盟中国作协，对你的创作与评论，对小小说作家网更进一部繁荣，对以郑州为中心的小小说作用的更进一部发挥，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秦：要感谢小小说，这是小小说对我的馈赠。加入作协，对来我说，是一种安慰，或者说，是一种鼓励，但我更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点儿压力。我在创作上向来比较随性，有一点点压力，肯定是好事。至于对小小说作家网甚至对郑州小小说的影响，可能不如对我个人的影响来得更现实也更直接吧。不过，从近几年中国作协吸引新会员的情况来看，中国作协对小小说文体和创作队伍的关注更多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作协会员中，以小小说创作为主或以小小说为主要创作

方向的作家已逾百名，这应该中国当代文坛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1 日）

# 神奇的力量——中国大陆符浩 勇论

符浩勇、男、汉族、1964年10月出生，海南省屯昌县人。现在中国人民银行某市支行供职，大学毕业，高级职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小说界》、《北京文学》、《天涯》等全国四十多家省市文学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八百多篇，《天津文学》、《百花园》、《小小说月刊》等曾推出其作品专辑。有八十余篇作品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读者》、《青年博览》、《作家文摘》等选载。著有小说集《逝水流年》、《稻香》、《哑山》、《红玫瑰并不美丽》、《今天你微笑了吗》等10部。曾被海南省文联授予“德艺双馨”青年艺术家称号，被海南省作协评为“振兴海南文学探索者”三十强之一，曾获海南省青年文学奖。小说集《爱到深处》曾荣获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小说集《无处安放的花瓶》荣获国家冰心图书奖。代表作有《大浦湾风情》、《我爱你胜过我自己》、《夜凉如水》、《无处安放的花瓶》等。

符浩勇微型小说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描绘海南风土人情，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

中国原本是个乡土社会，中国文学也诞生在田地耕耘之间。“文

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符浩勇运用生花妙笔，写出了回荡在海南山水之间的人性与人情之真善美。小说集《稻香》描绘的正是处在新旧交替时代的海南渔民众生相。当前，农村文学对农民工精神探求与审美表现上，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缺陷，在对现实社会的症结或焦虑现象缺乏尖锐的、敏感的反映和一种批判精神。主题的单调、粗浅，对农民工的同情、怜悯仍停留在“苦难诉求”上，并把这种“苦难”仅仅归结于政策。作品中只有苦难和无奈，阴暗与寒冷，相伴而来的只有颓废、绝望、恐惧。整个作品笼罩在一片阴暗潮湿的灰蒙蒙的雾霭中。符浩勇则不同，他用现代意识抵达渔民的灵魂深处，在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格局中，从人性的复杂性、生动性的角度，重新审视渔民命运沉浮和心灵嬗变，着力挖掘人性中的真善美，给我们以明亮温暖的理想诗意。着力彰显渔民在磨难、挫折中与生俱来的勇于创业，奋力开拓的坚忍、执着、隐忍、善良、宽容等个性，赋予渔民生命以生存尊严与价值意义内涵。读中学时，秋妹爱上了家境贫寒但学习刻苦的宏伟。她送给宏伟的两个鸡蛋，虽然不足以填饱肚子，却温暖了宏伟那颗冰冷的心，促使他考上了中师，而秋妹则成了村里出了名的好吃懒做者昌泽的媳妇。几年后的一天夜晚，曾经的恋人终于在村头一间小屋见面了。见面后的宏伟，要直奔主题。此时的秋妹才看清了宏伟的庐山真面目，毅然离开了他。回到家，秋妹才感到昌泽的伟大。她第一次搂住昌泽的腰，搂得他喘不过气来。搂着搂着，鼻子一阵恸酸，泪流满脸。《蜡月》在鞭挞假恶丑的基础上，着重讴歌真善美。秋妹成了真善美的化身，不过，她的真善美并非与生俱来，

而是在生活的磨砺中逐渐得来。为了宏伟，秋妹私自拿家里的鸡蛋给他。为了送他上学，秋妹偷村里的西瓜。唯其如此，秋妹才显得真实可信感人。在秋妹的影响下，昌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找回了自己。

《最后的狩猎》中，“声响了，倒下的不是小鹿。小鹿跑进了一片茂密的竹林中，倒下是他多年厮守的忠实的狼狗。”这种结局，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猎人找到猎枪，把它抛进了苍莽的山谷底……”小说中的最后一句话可谓神来之笔，把猎人身上的真善美描绘得淋漓尽致。《青山黑水·上篇》中的旺爹和二杏，用自身行为感化了杀人潜逃犯小海仔，使其良心发现，最终投案自首。旺爹和二杏用真善美感染了杀人潜逃犯小海仔，彰显了真善美的伟大威力与无穷魅力。

## 二、擅长运用细节描写，揭示人物的双重性格和悲剧命运。

《黑皮表链》中的海珊，十七岁辍学来到海头中学食堂打工。她生活上关照工作上支持实习老师张进，目的有二：一方面有暗恋张进的意思，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他敬重教师这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在她心目中，张进简直是个英雄，或者是英雄的化身。她崇拜张进，几乎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张进对她信誓旦旦地说，这里环境好，食堂伙食好，他一定争取能留下来。可是，到了最后，张进女朋友来看望他时，他立马又变了脸，对女朋友说：“这里环境差，食堂条件更不好，我巴不得早日离开，你不说过要同你父亲说，让我转行不当教师吗……”看到这里，海珊的眼泪就流了出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这是晚唐诗人李商隐《锦瑟》中的两句诗。

诗人以“沧海月明”，“蓝田日暖”比喻自己所追求的美好理想，以“珠有泪”，“玉生烟”比喻理想的幻灭。意思是，美好的理想，象鲛人的泪珠洒落海中，终成泡影；像玉山上升起的烟霭，随风飘散。张进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前后判若两人，前面之美好，与后面之丑陋，形成了强烈地对比与反差。年轻单纯，追求美好理想的海珊，终因理想的幻灭，而黯然神伤，甚至潸然泪下。小说写出了张进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以及他复杂多变的性格。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双重性格，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小说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槟榔红》中蹲点白净书生，与渔姑亚曼一见钟情。临别，亚曼捎上那件绣了槟榔红象征爱情的毛绒衣。不料，多日后一个叫“屎桶”的中年光棍，在靠岸捞鱼时拉起了一件埋在泥沙里的毛绒衣。洗净了，还是新的，胸前还精工细细地绣了一对槟榔红，正是亚曼送给白净后生的。面对寄托理想与希望的毛绒衣，亚曼痛苦不堪。这里，通过丢弃的绣了槟榔红的毛绒衣，把白净后生的双重性格揭露无遗。《黑风夜》透过一只马灯，揭示了三个双重性格的人：姓黄的白脸，一方面趁人之危蹂躏兰婶，另一方面又当着兰婶男人的面夸奖兰婶。兰婶为了救丈夫一方面不惜失身，另一方面又在丈夫面前强作欢颜。犟哥一方面感激兰婶很早就点上马灯给他带来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他又不知这背后隐藏着辛酸的故事。犟哥的悲剧，留给我们诸多思索。《竖碑记》则将人物双重性格和悲剧命运推向了极致。憨子婆娘在船尾伸懒腰时，不慎摔进水中。“救人，快救人阿！”婆娘的相好白脸慌了，向情敌憨子求救，自己则不动。最后，婆娘得救了，憨子却沉入海底。

事后，婆娘特地来到憨子坟地，立下一块打眼的碑，上面写着：亡夫憨子之灵墓；落名是：妻率儿盘双喜立。双喜的黄姓，改成盘姓了。憨子婆娘先前是二手货，嫁给憨子后积习不改，又与白脸好上了，生下一子，并让儿子跟白脸姓。可是，生死关头，婆娘终于看清了白脸的庐山真面目，并与之决裂，最后决定儿子跟憨子姓。白脸与憨子女人好，并非真的爱她，只是好色而已。当婆娘落水后，白脸只是要求憨子救人，自己却不动。更让婆娘气愤的是，当婆娘要白脸把浆递过去时，他却纹丝不动，导致憨子葬身大海。憨子看见婆娘与白脸私通，表面上无动于衷，内心却翻江倒海。但是，当他看见婆娘落水后，依然奋不顾身相救，并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小说通过憨子婆娘落水这个细节，将三个人物的双重性格特征和悲剧命运揭示得淋漓尽致。

三、语言凝炼生动，精彩传神，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人物性格特点。

“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一笑，却见小伙子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同在屋檐下》）二句话，就将姑娘的害羞和小伙子的放肆描绘得惟妙惟肖。

“血，染红了一大片倒地的草莽，空气里，漂起了一股血腥。他跑过去，虔诚地跪下，猝然抱起狼狗。狼狗睁着眼睛，黯黯的，闹不清主人为什么要杀它，浑身的毫毛抽搐着，颤颤的，一幅绝望哀怨的样子。他顿然热泪漾出眼眶，半晌，才放下狼狗，把脑袋撞得山喊，

喊道：‘我，我对不起你——’山鸣谷应，远传开去。”（《最后的狩猎》）这段文字，一方面把猎人与狼狗之间的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蕴藏着深刻的哲理，让我们重温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老旺爹问过海仔：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大山不留客。小海仔却满脸惶惑：不，我留下来陪老爹你，就不走了……说时他的目光抛向二杏。二杏脸热了，转眼望向远方。”（《青山黑水：上篇》）一问一答中，老旺爹的老谋深算，小海仔的曲径通幽，二杏的深情含蓄，跃然纸上。

“大树下的她手里的石头滑落了。那草莽刺丛中踏秋的是大林叔和她的娘呢。她又上路了，她要赶在娘进门前回家去。瘦瘦的上弦月，静静地洒下灰白的光，田野里，娃声响得更闹了。”（《踏秋》）女儿和男友在偷偷摸摸的踏秋中，突然撞到了也在踏秋的大林叔和她的娘。善解人意的女儿一方面谅解娘反对自己的婚事，另一反面又理解娘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在一静（一新一老二代人踏秋）一动（娃声）的对比与反差中，更加凸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村长姓李，精瘦，硬朗，两只忽闪的蟹眼，有神灼人，看上去就是显山显水的人物。他睨着眼，干咳两声，便使吵嚷的村民静下来。”（《远村扶贫》）干咳两声就使村民噤若寒蝉，如果开口说话乃至破口大骂，村民岂不要吓破胆？从正面来说，是威信；从反面说，则是霸道。读者看罢这段文字，会产生诸多联想，获得诸多启迪。这就是符



浩勇小说神奇力量的具体体现。

海南作协主席孔见在《稻香》序中写道：“黑夜是一座煤矿。作家们应该相信，自己写下的文字有着符号一样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事物的性质，能够打开一扇大门，或者将一些可恶的门堵上。”符浩勇的小说，关注转型期人类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的确给人一种神奇的力量。这既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为微型小说所作的一个贡献。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1 日）

# 作品存在意味着缔建一个世界

## ——中国大陆符浩勇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小小说是一种新兴文体，多年来你以写小小说为主，小小说文体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小小说如何在有限篇幅里讲好故事？

符浩勇（海南省作协副主席，以下简称符）：在中国，小小说是当代真正从民间兴起并发展繁荣的文体。小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创新，它不是小品，不是故事，不是短篇小说的缩写，而是具备独立品质和尊严的一种文学样式，不仅具备人物、故事、情节等要素，还携带着作为小说文体应有的精神指向，即给人思考生活、认识世界的思想内涵和智慧含量。

我十分赞赏，当代小小说文体倡导者杨晓敏先生推选优秀小小说作品的标准，那是思想内涵、艺术品位和智慧含量的综合体现。所谓思想内涵，是指作者赋予作品的“立意”，它反映着作者提出（观察）问题的角度和深度，深刻或者平庸，一眼可判高下。艺术品位，是指作品在塑造人物性格、设置故事情节、营造特定环境中，通过语言、文采、技巧的有效使用，所折射出来的创意、情怀和境界。而智慧含量，则属于精密判断后的“临门一脚”，是简洁明晰的“临床一刀”，解决问题的方法、手段和质量，见此一斑。2010年3月1日，中国

作协公布了《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正式将小小说文体纳入评奖范畴。小小说文体经过近 30 年的生长已日渐成熟，近年来由民间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范畴已形成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一大批标志性的小小说代表作家已挺立于文坛，其优异的创作成就正得到社会各界读者的日渐认同。近些年来，许多省级（省作协主办）文学期刊如《小说界》、《山花》B 版、《山西文学》、《四川文学》、《福建文学》、《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及《飞天》等辟有固定“小小说”栏目与“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并列，用以发表小小说。去年陆颖墨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海军往军》就是以一组小小说组合而成。韩少功的《山南水北》其中有很多小小说文本。说起来我的《四英岭人家》由则地域性小小说组成。近年来，由若干小小说构筑组成长篇小说的案例并不鲜见，如滕刚的《异乡人》、《男人履历表》、王豪鸣《赵六进城》、徐均生《失忆人》等。

有人说过，小小说文种已束缚了我的创作空间，精巧的构架（实际上可遇不可求）能够打捞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而遗漏的或许更加贴近本质的生活。这些年，我写小小说，除了借助故事的结构对叙事视角的探索外，更多的是关注酷烈的人性深处最温柔的部分。

小小说如何讲故事，我作了如下探索：1.小小说应该有一个好故事，但决不是只讲好一个故事。小小说讲求意在动笔之前，但落笔成文后其意又在文本之后。成功者的失败或失败者的成功往往会成为小小说讲述人物悲剧的氛围，而表现悲剧的境界大多用喜剧手法。2.一个故事是圆满的，但小小说可以圆（指结构），但却不能满（指剪裁）。

也就是小小说文本可能是零碎、散断的，但文本背后的故事应该是完整、连续的。3.小小说讲故事的关键在于由故事中的“谁”（人物）来讲，即作者必须确定一个故事的叙述人。叙述人应从故事的什么地方（哪里）切入，贴着故事中谁（考虑叙述人与人物的距离）来讲。这是叙事视角，决定着文本的格调、氛围、语境、口吻及笔触等。故又常说，故事是作者编的，而小说则是人物写的。4.小小说讲故事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样写，不在于写了什么而在于能让人感受到什么。但决不是写了什么，就能让人感受到什么，这就要考核作者结构的力量和语言的魅力。5.小小说应是一种纯叙述性文体，拒绝对事物作描绘性渲染。小小说切入点应有画面感，拒绝对事件作旁观性介绍；必要的介绍应通过插叙或补叙中来完成。6.小小说的标题应是故事的叙述人所起，绝非是作者或者读者所代替。它应是与文本主题相近不相切，相切了会摩擦或伤及文本意蕴的延伸或艺术空间拓展。

陈：小小说文体只是一种外在构架，作品的意义真正体现在主题意蕴上。近年来，你的创作主题主要关怀哪些问题？又怎样艺术地表现？能否举个作品实例加以分析？

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底层”一直是当代文学的主流概念。我觉得这也应该是一个写作者良知和责任体现。近年来，我创作的主题也集中体现在这个方面，我总是致力把笔端伸到人物的精神领域去，伸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伸到他们的情感末梢，触及他们内心最温柔、最脆弱、最潮湿的那部分，去捕捉他们情感中最敏感、最神秘、最疼痛的东西。这样的关怀才真正体现文学价值。近年来，我写四英

岭人家出门打工的系列故事如《收旧货》、《血杀》、《非礼事件》、《稻香》、《残月》和《失乐年》等就是我以批判和悲悯意识作为出发点，不断自觉突破城乡融合交流中狭隘的两极对立的单向思维，以更广阔的眼界和胸襟去把握当下这种变化中的现实的作品。小说的故事是虚构的，但人物的情感是真实的，作品中提供的经验是真实可信的。要举作品实例，我想通过近年来提携、鼓励、奖掖我的老师们的评论加以佐证。

《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先生写过我的印象记，其中对《稻香》是这样写的：《稻香》是这样一篇具有深刻的道德思考的优秀作品。农民的孩子李群，因家乡遭了灾荒而进城寻活路，临行时娘给他一个地址，让他进城找一个叫贾良的人，说此人是当年下乡知青，会帮忙的。走的前夜，他和青梅竹马的稻香姑娘告别，发誓要进城混出一条路子。却没想到，进城后结结实实碰了一鼻子灰，那个贾良根本不认他，甚至不承认自己就是贾良，把他扫地出门。世态炎凉并没有击垮这个纯朴的乡下孩子，他艰苦拼搏 20 多年，终于混成了商业高管，还成了贾良的上级。耿耿于怀的李群永远不会原谅贾良的刻薄无情。让作为读者的我们也顺着李群的思路去鄙视这个小人。然而，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奇峰突起，当年的初恋稻香的女儿长大后来投奔他，他居然也变成了贾良的翻版，就连冷言冷语也与贾良如出一辙。是什么让当年善良纯朴的乡下孩子变得如此冷血？作品并没有正面回答，却更激起了读者对人性、人情与道德层面的追索与思考。好在李群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了道德自省和人性救赎，也许是想起了当年贾良的冷漠

嘴脸给自己的伤害？或许是想起了稻香当年的柔情，他对即将失望而去的姑娘承认自己就是李群。结尾具有喜剧式的反讽意味——稻香的女儿并不是求他安排工作的，人家是在大公司工作的白领，找他只是代母亲稻香来送家乡土特产的。值得一提的是，稻香只是一个虚写的幕后的人物，为什么要用来做小小说的题目呢？仔细体会，“稻香”是一种意境和象征，是男主人公李群的家乡情结和人性的本原，从这篇小小说中，可以品读出作家符浩勇构思的精巧和匠心。

又如小小说评论家、山东小说家高军先生在《小小说创作简论》中点评到：近年来，他（符浩勇）的小小说创作中出现了《血杀》和《收旧货》等写进城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状态的优秀作品。前者写胆小的贾德强进入城市后的格格不入和尴尬难堪，他在有了些积蓄后接来媳妇一起生活，可不久包工头老黄就与其有了私情，他在心灵饱受折磨下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可还没等他下手老黄已被人杀害在厂房外，贾德强一改胆小猥屑，大胆地走上前去，硬把杀人的责任往自己身上揽，作品在小事和大事的反差中让人物性格发生逆转，对人的尊严意识予以深度关怀，使主人公灵肉分裂又纠缠的缩影深刻折射着病态时代的痛楚心灵，作品对人性的呈现是深刻的、沉痛的，对灵魂的拷问是让人震惊的。这样，保证了小说在艺术层面的高蹈。后者写詹承宜用自己的隐忍、宽容、善良感动了城里人。作为收旧货的他没有像别人一样急着回家过年，想再坚持几天多收点多增加点收入，他带着为城里人寻找到的日记本，在委托人的车库前迷糊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委托人被深深感动，并决定让给他的儿子过了年后也来这里

干门卫。让委托人施以善意的关怀，在苦涩中逐渐弥漫起丝丝温暖，闪耀着人性和道德的光辉。这种指向爱与善的温情呈现出一种文学的正义力量，作家用这种方式完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成功叙述，探索了人类生命的此在场境与意义。

湖北小小说作家、评论家陈勇先生在对我的访谈录中写道：他（符浩勇）的小小说语言凝炼生动，精彩传神，廖廖数语便勾勒出人物性格特点。如：“雨中，一位身材条直的姑娘朝着屋檐奔来。她本来打着伞，但伞很小，挡不住风雨的前后夹击，小腿以下全湿了。挤进来后，她躬身挽起裤筒，露出白皙的小腿，撩一下额前驳乱的刘海，本能地对中年妇女和小伙子一笑，却见小伙子正盯着她裸露的小腿，便忸怩地转过脸去。”（《同在屋檐下》）二句话，就将姑娘的害羞和小活子的放肆描绘得惟妙惟肖。又如：“血，染红了一大片倒地的草莽，空气里，漂起了一股血腥。他跑过去，虔诚地跪下，猝然抱起狼狗。狼狗睁着眼睛，黯黯的，闹不清主人为什么要杀它，浑身的毫毛抽搐着，颤颤的，一幅绝望哀怨的样子。他顿然热泪漾出眼眶，半晌，才放下狼狗，把脑袋撞得山喊，喊道：‘我，我对不起你——’山鸣谷应，远传开去。”（《最后的狩猎》）这段文字，一方面把猎人与狼狗之间的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蕴藏着深刻的哲理，让我们重温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再者：“老旺爹问过海仔：‘想家了，就回去看看，大山不留客’。小海仔却满脸惶惑：‘不，我留下来陪老爹你，就不走了……’说时他的目光抛向二杏。二杏脸

热了，转眼望向远方。”（《青山黑水：上篇》）一问一答中，老旺爹的老谋深算，小海仔的曲径通幽，二杏的深情含蓄，跃然纸上。还有：“大树下的她手里的石头滑落了。那草莽刺丛中踏秋的是大林叔和她的娘呢。她又上路了，她要赶在娘进门前回家去。瘦瘦的上弦月，静静地洒下灰白的光，田野里，蛙声响得更闹了。”（《踏秋》）女儿和男友在偷偷摸摸的踏秋中，突然撞到了也在踏秋的大林叔和她的娘。善解人意的女儿一方面谅解娘反对自己的婚事，另一反面又理解娘追求新生活的勇气。在一静（一新一老二代人踏秋）一动（蛙声）的对比与反差中，更加凸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

陈：最近，你当选海南省作协副主席，请你谈谈近年来取得的创作成绩及参与的文学活动情况。

符：日前，由杨晓敏等主编的《2010 年中国年度小小说》选本和由高长梅主编的《2010 年中国小小说精选》及由冰峰主编《2010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分别由漓江出版社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及花城出版社出版。我的小小说《今天你微笑了吗》、《夏日里最后一趟班车》、《始料未及》分别被收入三本 2010 年度作品选本。这是我的小小说作品多年被收入年度选本。

近 5 年来，我有多篇作品选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当代小小说大系》、《新中国 60 周年小小说精选》等，每年有 3 篇以上作品被选入年度选本。其中小小说《桥》、《荒漠一夜》、《无处安放的花瓶》分别收入山东莱州、安徽合肥、广东肇庆等中学作为高考模拟试题。我有多部作品被出版社推介出版。如小说集《哑山》列



入《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四辑)》丛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2008年12月),小说集《无法安放的花瓶》被列入“青少年素质读本·中国小小说50强”丛书,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2009年5月);小说集《今天你微笑了吗》列入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丛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2010年9月);小说集《幸福大道》被列入“中国新锐作家方阵·青少年小小说读本”丛书,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2010年12月)。近年来,我还多次荣获小小说文学奖项,被授予各种荣誉称号。2008年,被河南《小小说选刊》授予“新世纪小小说·36星座称号”;2009年,小说集《无处安放的花瓶》荣获国家冰心儿童图书奖;2010年小小说《与春天约定》列入年度小小说排行榜(雪弟)。并荣获《小小说选刊》评选的2009—2010年度(第13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

同时,我热心于我省文学出版活动,2008年10月,主编小说集《二十九种激情》,收入海南本土作家29人38篇作品,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2009年3月,牵头组织出版海南首部小小说作品集《帆起南岸》,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陈:海南小小说相对滞后。作为海南小小说领军人物,你肩负重要历史使命。请你描绘海南小小说的远景发展规划。

符:在当代,小小说有成千上万的写作者,而在海南写小型小说的作者并不多,能写成气候的就更少。我多年坚持小小说创作的同时关注着海南小小说的动态及趋势,早期韩少功、晓剑、夏萍、廖怀明、韩芍夷、林太荣都写过小小说,韩少功的《棋霸》就曾获首届《小小

说选刊》两年一度优秀奖；晓剑的《钉鞋》被《小小说选刊》选登和收入选集；夏萍的故里旧话系列颇受好评，她的小说集《人在天涯》就收进大部分小小说，记得《退潮后的滩岸》、《赶海人故事》曾被《小小说选刊》选载；廖怀明当年主持《海口晚报》副刊辟专栏扶持了一大批小小说作者，若干作品还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奖励。还他本人出了一本点评东南亚微型小说鉴赏本《海那边的中国人》，《毒鱼案》被《小小说选刊》选载。但近年来他们却少见小小说流于笔端。多年来，海南本土作者写小小说中的佼佼者有王辉俊（曾出版小小说专集《椰岛情调》）、潘春雄（出版小说散文集《一纸风情》）、王义和（出版小说散文集《真情永远》）和符朝荣（曾有作品被《小小说选刊》选载）。王辉俊出版的小小说集《椰岛情调》，我曾为他写评论《滴水里的太阳》发表在北京《金潮》（今《金融作家》）文学期刊上；符朝荣《巷道的故事》发表在《中国交通报》上，并获全国交通系统小小说征文一等奖；另一篇《石桥的故事》在《海口晚报》发表并被《小小说选刊》选载。儋州有个叫牛福盛作者写的小小说也上过《小小说选刊》。1995年，我受河北文联《小小说月刊》所托，组稿在该刊发表海南张丽婷、成可、陈旭浪、王义和等人的小小说，其中王义和的小说还多次在《沧州日报》和《东北亚经济报》发表。近年来，韩少功创作的诸如《青龙偃月刀》、《事故之后》等系列作品屡被选载，他的《蛮师傅》还获得首届蒲松龄小小说奖，为海南的小小说创作赢得了荣誉。2009年春，我牵头组织编辑《帆起南岸》海南五人小小说集，收进王辉俊、王义和、潘春雄、符朝荣等60篇作品，

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文学报·手机小说选报》执行主编凌鼎年作序《直挂云帆济沧海》对海南五位作者小小说作品作了赏析与肯定，写道：“他们在纷繁芜杂的生活里选择文学，表现人生与时代，那是一种人生体验世界的心灵诉说，更是生命理想的追寻和精神守望。”2010年下半年，我又组稿拟出版海南小小说精选《退潮后的滩岸》，收入包括韩少功、晓剑、崽崽、张浩文等25位作者125篇作品，目前正寻求出版社出版。待条件许可，我将发起创办《海南小小说》季刊，以推动海南小小说创作。

（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7月11日）

# 文字与生命之花——中国大陆

## 蔡楠论

蔡楠，男，汉族，1963年8月生，河北任丘人。1986年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教师、文化馆创作员，现任河北省任丘市地税稽查局副局长。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200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作家协会小小说艺委会主任，沧州作家协会副主席，郑州小小说学会副会长，曾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小说界》《读者》《文艺报》等60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200万字。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文摘》等大量转载。入选《中国当代小小说排行榜》《喧嚣的麻雀——中国小小说精选》（英译版）《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百年百篇经典微型小说》《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小小说》等100多种权威选集。有作品被拍成电视剧，被选入大中专学校教材和中考试卷，被译介到国外。著有散文集《翅膀划过天空》《蔡楠的博客》2部和小说集《行走在岸上的鱼》《生死回眸》《八月情绪》《叙事光盘》《天晴的时候下了雨》《芦苇花开》《白洋淀》7部。60多次获全国、省市文学奖。曾获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冰心图书奖、《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河北散文名作奖、中国新闻奖、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等重要奖项。曾被评为“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新世纪中国小小说风云

人物榜——金牌作家”，被誉为“荷花淀派新时期的传人”。

“在当代小小说领域，蔡楠是能够把传统语言、现代结构和人文精神糅合到一起的一流作家。白洋淀这块丰沛、奇幻的土地，成为生于斯、长于斯的蔡楠的生活史和观察史以及萦绕心头的精神家园。他的这两篇作品朴素而沉重，弥漫着湿润的水泽气息，混杂着爱的忧伤和咏叹，不由让人心头掠过一丝战栗。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和优雅的叙述风格，对节奏和色彩的敏感，携带的哲理、寓意、象征意味等，给新兴的小小说文体创新，带来无限度的拓展和延伸。‘荷花淀’文学流派自孙犁先生的《荷花淀》开始，涌现出了刘绍棠（《运河的桨声》）、从维熙（《七月雨》）、韩映山（《水乡散记》）、房树民（《渔婆》）等一串响当当的著名作家和叫得响的作品，形成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底蕴和柔中有刚的美学趣味，有着华北泥土的芬芳和朴素明丽的文风，成为现、当代文学史上风姿卓然的文学现象。作为该流派新时期的传人，年轻的蔡楠虽然无法像前辈们那样，有着打鬼子、斗汉奸和新中国成立初期那种传奇经历以及波澜壮阔的生活阅历，无法超越他们所矗立的时代文学丰碑，但同样在白洋淀的滋润和熏陶下，他依然寻找出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这是杨晓敏在《“荷花淀派”的新传人——蔡楠印象》中所言，蔡楠在中国微型小说界之地位与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我看来，蔡楠微型小说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叙述视角独特而新颖，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望，使读者产生艺术共鸣。

大头在母亲体内一呆就是三年。出生时外表饱经沧桑，像个小老

头，内心却天真烂漫，像个孩子。父亲在乡下当副乡长，总想进城却不能。大头不仅帮着出主意，还变了一包钱。结果，父亲如愿以偿进城并当了局长。男人有钱就变坏，父亲很快和一个女人好上了。不久被大头领着母亲捉了奸。当然，大头也有失算的时候。父亲因一件案子牵扯，被请到检察院半个月，大头却说：进去就回不来了。谁知，话音刚落，父亲就回来了。

一般的科幻小说，其人物、故事、情节都是超现实的。《早衰人》则与此有点不同，它既有科幻成份，如早衰人、一双火眼、会变钱，等等，也有现实的成份，如父亲包二奶，母子捉奸，等等。并且，它的科幻与现实结合得比较完美，叙述视角独特而新颖，颇令人称道。

从 1904 年《绣像小说》刊登徐念慈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到如今中国本土科幻小说创作，已逾百年。

科普界对科幻小说的科学性表示怀疑，主流文学则对其文学性持蔑视态度。因此，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科幻小说还有点不成气候。

鲁迅、林语堂大力倡导过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但他们的登高一呼，却并没有带来应者云集。毕生从事科普创作的高士其是一座高峰，但此后却很难找到他“衣钵相传”的清晰脉络。

优秀的科幻作品，应当是科学现象与文学艺术的结合，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晶。

科幻作品创作之路，任重而道远。

刘海涛教授指出：“叙述个性的形成是叙述魅力产生的基础。”

（《现代人的小说世界》第 160 页）微型小说家邓皓也说过：“因为受小小说本身特点的制约，小小说在创作中往往打破一般小说的那种平铺直叙的呆滞的语言格局。”

《关于年乡长之死的三种叙述》，打破了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述个性，因此，产生了一种叙述魅力。

这篇作品实际上是由三篇小小说联缀而成的。叙述一，主要讲年富力的婚外恋。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三者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小姨子。作者这样写，有其良苦用心。试想，连小姨子都不肯放过的年富力，对其他女人则更是有恃无恐了。叙述二，写年富力玩小姨子穿帮了，二姐妹打了起来。年富力无奈地看了看变成母狼的两个女人，一闭眼，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叙述三，写他行贿县委书记穆天。结果，穆天被双规，他也拔出萝卜带出泥，副县长的美梦只好化为泡影。

如果将三篇小小说分别发表，未尝不可。但那样的话，人物形象就显得单薄，故事情节就显得单一，思想容量和艺术特色就显得单调。三合一则完全不同，给读者阅读带来强烈冲击波。

一般而言，一篇小说通篇都是叙述语言的话，容易引起读者的审美疲劳。但是，我们欣赏蔡楠的小说时，却丝毫没有这种感觉。

何也？

我们似乎从白小易一段话中，找到了正确答案。他说：“微型小说里叙述的内容最理想的效果应该是不具体的，不固定。不具体就是多留空白，由读者凭自己的想象去填补，而不固定，则使作品的情节与人物命运保留最大限度的变化余地。”

叙述一至叙述三，分别写年富力人生道路上三个故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叙述一写得比较虚，那个神秘电话是谁打来的？主人公为什么很看重这个电话？小说留有很大的空间，让读者去思考。叙述二对姐妹二人的结局，叙述三对老婆孩子的表现，均未作交待。

这样，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命运，就出现了不确定性，从而激发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蔡楠认为，小小说作家的叙述应该等待着读者的叙述。小小说的叙述形式实际是语言的冒险形式。它可以不讲情节因果线性链和严密的逻辑，也可以以人物为中心的地点、事件不统一，人物身份也可以不确定，但叙述者是无处不在的，叙述的视角是随时变化的。也就是说，小小说可以作为另一种人生、另一个世界而存在，抵抗着现实的世界或者历史的世界。

他最近写了一组有关白洋淀历史题材的小小说。在写作中，面对久远的人物和事件，首先考虑的不是事件的线性，而是叙述的角度。

《鱼图腾》是写人与环境和谐相处思考的，用一个鱼化石的口吻来叙述远古母系氏族的一个故事。《秋风台》是重述荆轲刺秦王故事的，但没有正面写荆轲，而是由荆轲刺秦的那把名叫“徐夫人”的匕首来讲述那段尘封的故事。《响马盗》是写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虚构了刘六的一匹战马名叫望云骓，让这匹战马叙述、见证那段农民起义的历史。《蓼花吟》是写宋辽对峙时期战争的，设置了一个歌伎作为叙述者，来叙述那段往事。在这组小小说里，他还运用了复调、多声部、多视角的现代叙述手段，尽可能地为读者打开想象的空间，来等待读



者的再叙述，尽可能更加真实的让读者自己去还原那段历史，来让读者寻找他们认为更加符合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和事件。或许这是一种冒险，但恰恰是这种冒险的叙述，会更让读者体验出小小说这一文体最迷人的魅力！蔡楠的可贵与不同之处，就在于此。

二、语言极具浓郁的白洋淀水乡特色，柔美之中有阳刚之气，给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和美的艺术享受。

白洋淀是中国海河平原上最大的湖泊。位于河北省中部。旧称白羊淀，又称西淀。是在太行山前的永定河和滹沱河冲积扇交汇处的扇缘洼地上汇水形成。现有大小淀泊 143 个，其中以白洋淀较大，总称白洋淀。面积 336 平方千米。水产资源丰富，淡水鱼有 50 多种，白洋淀由堤防围护，淀内壕沟纵横，河淀相通，田园交错，水村掩映。淀上波光荡漾，水鸟啁啾，芦苇婆娑，荷香暗送，构成了一幅生态美景。素有华北明珠之称、亦有“北国江南、北地西湖”之誉。2007 年 5 月 8 日，保定市安新白洋淀景区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身于斯长于斯的蔡楠，得水之灵气，用语言作彩笔，描绘了白洋淀水之美人之更美。在他笔下，水不仅仅是一种无色无味的透明液体，而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同时，语言也极富张力与亲和力：

“可那年我被渔民陈瞎子的渔网逮住了。我就留在了白洋淀。陈瞎子当初是不瞎的，只是后来被我啄瞎了。那天，我飞过浩渺的水面，飞过远接百里的芦苇荡，来到了荷花淀。我看见了满淀的荷花艳丽无比，我看见了成群的鱼儿跳出水面闻香戏荷，我还看见了一群姑娘划

着小船唱着渔歌采摘莲蓬。我落在一片硕大的荷叶上，将我鹰般的身体缩成了一只鸭的模样，我锐利的嘴被眼前的美景磨圆了。我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捕鱼高手。我想就是现在饿死，我也不愿破坏眼前的宁静啊。我呆了，我醉了。”（《鱼非鱼》）

“荷花淀里便多了一对亲密的俪影。红鲤红，白鲢白，藕花映日，荷叶如盖。红鲤和白鲢在无数个白天和夜晚听渔歌互答，看鸥鸟飞徊，享鱼水之欢。白鲢就对红鲤说，天空的鸟自由，也比不过我们呢，它们飞上天空，不知被多少猎枪瞄着呢！红鲤就提醒说，我们也不自由呀，荷花淀外的渔船一只挨一只，人们各式各样的渔具，都在威胁着我们，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会成为网中之鱼呢！”（《行走在岸上的鱼》）

“我看见他们就那么精赤条条着，上了小岛，点燃了一堆又一堆的蒲草。鱼们就在火里、在木棒上变成了食物。还有的，等不及的，干脆就把活的鱼直接送入了嘴里。鱼鳞、鱼肠、鱼肚就很不雅观地粘在他们的血盆大口上。他们吃了鱼，有了力气，又向水鸟们发动了进攻。野鸭，野鸡，野鹭惊飞了半边天。鸟巢被他们捣毁了，鸟蛋成了他们的腹中食。就连行动慢的鸟儿，也没有逃脱他们的掌握。又是一堆一堆火起，鱼类的好朋友鸟类也焦糊了翅膀。那只红嘴黑天鹅拖着被击中的伤腿，黯然一声哀鸣，冲进云霄，没入了远天的苍茫……”（《鱼图腾》）

“花头是有预感的。几天后，一个外国旅游团来到了鸳鸯岛。他们看上了花头，花重金要清蒸这条白洋淀最大的鱼王。人们开始追捕花头。花头反抗着追捕。它上下翻飞，左右摆动，撕裂了罩，撞破了

网，最后它被逼到了观鱼港最狭窄的角落，一个跳跃，硕大的身躯向水泥池墙猛地撞去。血立时洒红了观鱼港，所有的观赏鱼都被血腥浸染透了……”（《鱼非鱼》）

三、在中国微型小说界，文体创新最成功的作家非蔡楠莫属。

他将文体创新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行走在岸上的鱼》堪称文体创新的典范之作。俗话说，鱼儿离不开水。蔡楠则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人们头脑中固有的思维模式，创造了一个鱼儿离开了水也能活的神话，为鱼儿乃至其它水中动物寻找一块能够自由栖息自由生活的陆地。想象力丰富，是这篇小说的第一个艺术特点。在文学创作形象思维过程中，想象、联想、和幻想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补充事实链条中不足的和还没有发现的环节”（高尔基语，见《论文学》第 158 页），以丰富、充实作家描绘的形象，使形象塑造得以最后完成。二是可以使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充满生气，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蔡楠深谙此道，他把生活中的不可能，变成了艺术中的可能。这主要得益于他丰富的想象力、联想、和幻想。新加坡作家林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大陆微型小说存在的主要弊端：写得太实！在我看来，写得太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想象力、联想、和幻想不丰富，是主要原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有机统一，是小说的第二个艺术特点。红鲤与白鲢是客观现实主义的，而对红鲤在岸上行走的描写，则是浪漫主义的。小说把绮丽的想象，大胆的夸张，精确的描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象征、拟人、夸张、对比、隐喻等多种艺术手法融合，使小说艺术手法

呈现多样性，是小说的第三个艺术特点。作者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场景与画面，虽然是色彩斑斓的水中鱼儿，但由于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因此，使小说具有了很大的思想容量与艺术空间，能够给读者带来诸多人生启示与艺术启迪。

（收入《荷花淀派新传人——蔡楠小小说研究》一书中）

# 现实的湖泊与精神的家园——

## 中国大陆蔡楠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杨晓敏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如今的小小说文体已进入相对成熟期，对什么是好作品的评判标准也大致形成。在我看来，作品的表现形式与质量蕴涵，只要能完美统一，都应属于经典之列。譬如艺术表现手法和观察思考角度迥异的《立正》、《黄羊泉》、《行走在岸上的鱼》、《伊人寂寞》、《陈小手》、《苏七块》、《雄辩症》等是精品。四大名著中，《红楼梦》集传统文化精萃之大成，是精英文化质地；《三国演义》、《水浒传》汇民族气派于巅峰，是大众文化质地；《西游记》把故事讲述得引人入胜，属通俗文化质地。三种文化形态，只要能写到极致，何尝不能构成制高点呢。”杨晓敏对你的评价颇高。请谈一下《行走在岸上的鱼》创作过程。

蔡楠（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小小说艺委会主任，以下简称蔡）：  
《行走在岸上的鱼》创作于 1997 年，是我“新荷花淀派小说”的代表作品，也是我由追求唯美的小小说到现代小小说的转型的一个标志性作品。那时我经过多年的努力、奋斗、挫折，再努力，再奋斗，终于如愿以偿，完成了由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工作逐步稳定下来。多年的奔波和辛勤劳作，让我觉出了底层小人物生存的艰难。我常去的地

方是白洋淀，那里的荷花、芦苇，还有自由的鱼儿常使我心旷神怡。但水位下降、环境污染、渔人无节制的捕捞，使得白洋淀成为我心中的痛。看到我羡慕的鱼儿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在淀边思考：我对跟着我的司机大发感慨，然后说，我要写一篇《行走在岸上的鱼》。于是，我就在第二天铺纸写作，一气呵成，写下了这篇作品。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一条鱼儿？一条被环境污染、渔网追捕得无处逃遁的鱼。要想活命，我们只有在岸上行走，只有在更加恶劣的环境下坚强的生存。这既是鱼儿的抗争，又是人类的抗争。那时候我还住着 60 多平米的房子，我没有自己的书房，也没有电脑。但那是个周末，我女儿不在家，阳光很好，我就在我女儿的房间写完了这篇作品。感谢那个周末，感谢那束阳光，感谢我女儿。

陈：媒体称你为新荷花淀派的传人。你认为这个“新”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在写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处理继承与创新之间关系的？

蔡：孙犁先生是我崇拜的大师。新，首先是相对于孙犁先生的“荷花淀派”而言的。其次，是内容新。先生笔下的白洋淀和我笔下的白洋淀，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管是环境、人物还是生活场景，亦或是故事都不一样了。再次，是形式新。我的小说多采用现代结构、现代手法，表现了多种形式上的探索 and 追求。在叙述上，我尽量避开直线型的叙事，常多角度、多方位来俯瞰故事，常表现出一种实验性和陌生化。即使是我写的一些历史题材的白洋淀小说，也采用新的叙述角度，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内心，尽可能地展现丰富的意蕴。但无论怎样变化，我都是对先生“荷花淀

派”的一种继承，我在先生诗意美的文字里浸染着，我在先生塑造的人物影响下创作着，我走不出先生的博大精深。我的作品的魂还在先生的作品里。我试图继续努力诠释白洋淀。但先生是一块永远的丰碑。

陈：在中国微型小说界，文体创新最成功的作家非你莫属。你将文体创新发挥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行走在岸上的鱼》堪称文体创新的典范之作。在文体创新过程中，你是如何处理内容与形式之间关系的？

蔡：内容的选择与作家的生活阅历、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关注点以及时代的影响都有关系。正是这样的原因，我才有了关于白洋淀的、关于乡土的，关于反腐败的、关于自然环保的、关于揭示人性弱点及欲望膨胀等等题材的作品。任何人都有广泛的题材，关键是如何表达，如何把握，如何体现。我喜欢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和叙述技巧。写每一篇小说，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有一个新的目标。用一些摇曳多姿的笔法，用一些变幻莫测的形式，制造一些旖旎万千的风光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从这一点来说，我不喜欢赛跑，我更喜欢散步，喜欢从不同路线、以不同方式达到目标。再有，我喜欢探索的乐趣。生活是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她不可能以一种固定的形式或格式展现在你的面前，有时她丰富的让你无从把握。生活有未知性、多义性、含混性。小说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也要用多种形式来表现这三性。所以，我创造了一些实验性的形式，设计了一种非常态的陌生化表达。比如《叙事光盘》按 A 盘、B 盘、快进、慢放来结构故事，《生死回眸》打破常规，由死写到生，完全可以倒过来读；《车祸或者车祸》则是

由叙事、说明、议论、叙事四部分组成，都是讲述的一个故事，但一步一步在升华故事。内容决定形式，好的形式策略能使作品意义增值，更能展现丰富的意蕴。我追求的是外在形式与内在表达的统一。

陈：你在《小小说要成功地讲述她自己》一文中写道：“我以为，能够体现一个小小说作家功力的元素有两个：一个是语言表达能力，另一个是叙述能力。而作家是借助语言来叙述的。他要通过自己的话语来控制读者、呼唤读者、等待读者，与读者在一篇小小说中共同勾勒一幅充满情感的图像。”那么，你在生活中是如何积累语言的？在写作过程中，又是如何选择与运用语言的？如何使你的叙述既新颖别致又能为读者所接受？

蔡：我说过，体现一个作家功力的元素有两个，一个就是叙述能力，再一个是语言。其实现在有好多作家只满足于讲故事，而不注重语言。我曾经有意识地锤炼过自己的小说语言。我写过诗，写过散文，当然现在也还写。我对“荷花淀派”的语言用心学习过，比如孙犁小说的诗体美，比如刘绍棠小说的韵味美。我还十分赞赏沈从文、汪曾祺的小说语言。我觉得世界上的语言最美的要数汉语了。她丰富多彩而又意蕴丰厚。当然我对古典散文也十分喜爱。这些都对我的小说语言构成了影响。这在我的写作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所以能够在写作中自由地选择和运用语言。

小小说的叙述形式实际是语言的冒险形式。它可以不讲情节因果线性链和严密的逻辑，也可以以人物为中心的地点、事件不统一，人物身份也可以不确定，但叙述者是无处不在的，叙述的视角是随时



变化的。也就是说，小小说可以作为另一种人生、另一个世界而存在，抵抗着现实的世界或者历史的世界。我最近写了一组有关白洋淀历史题材的小小说。我在写作中，面对久远的人物和事件，首先考虑的不是事件的线性，而是叙述的角度。《鱼图腾》是写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思考的，我用一个鱼化石的口吻来叙述远古母系氏族的一个故事。

《秋风台》是重述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的，但我没有正面写荆轲，而是由荆轲刺秦的那把名叫“徐夫人”的匕首来讲述那段尘封的故事。《响马盗》是写刘六刘七农民起义的，我虚构了刘六的一匹战马名叫望云雅，让这匹战马叙述、见证那段农民起义的历史。《蓼花吟》是写宋辽对峙时期的战争的，我设置了一个歌伎作为叙述者，来叙述那段往事。在这组小小说里，我还运用了复调、多声部、多视角的现代叙述手段，尽可能地为读者打开想象的空间，来等待读者的再叙述，尽可能更加真实的让读者自己去还原那段历史，来让读者寻找他们认为更加符合自己心目中的人物和事件。尽管这是一种冒险，但恰恰是这种叙述的冒险之旅，会更让欣赏水平日益提高的读者乐意接受，因为他们能够体验出小小说这一文体最迷人的魅力！

陈：你以鱼为题，写了不少微型小说，如《行走在岸上的鱼》、《鱼非鱼》、《鱼图腾》等等。在你笔下，鱼不仅有生命，更有思想感情意识乃至灵魂。在我看来，鱼既是一种象征，更寄托了你的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你为何对鱼情有独钟？这种浓浓的鱼情结源于何处？它对于你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

蔡：鱼儿离不开水，水儿离不开鱼。现实是水，小说是鱼。白洋

淀是我的精神家园，正如你所说，鱼儿浸透着我的思想感情、意识乃至灵魂，也寄托了的文学理想与政治理想，所以对鱼情有独钟啊！但在我的写作中，鱼儿是一种载体，是一种象征，她能够让我的想象飞扬起来，让我的深思飞扬起来，进而长成小说的翅膀，带着我的梦想，我的追求，我对生活的实实在在的触摸和完完全全的感受，结构成篇篇作品。鱼是我笔下的人物，但鱼又是能够超越时空、超越生死、超越人类的精灵。她的诸多自由和诸多不自由，让我找到了小说的角度，给了我写作的钥匙。

陈：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指出：“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于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将如何超越故乡？

蔡：莫言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我同样喜欢的是福克纳和格拉斯。他们都能够在自己记忆的故乡建起一个文学的大厦。莫言的东北高密乡，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格拉斯的但泽，成就了他们的文学梦想，也幸运的让他们成为大家，走向世界。我作品中的“白洋淀”不只是一个地域意义上的白洋淀，她是现实的湖泊与我自己精神家园的结合体。这里有我“写不尽的人和事”。现实中的白洋淀是有变化的。它已经由一个曾经清澈透明的湖泊变得有些污浊，甚至局部干涸了，

以后它还会变成什么样子，比如，引黄济淀后，也许更加澄明更加清澈。从某种意义上说，白洋淀的历史实际上体现了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痕迹。我的作品就是试图追踪白洋淀的历史发展。但又不等同于历史。我的小说随着白洋淀的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再怎么变化，仍然是文学的世界。我的文学之根也在故乡，我正在寻找一种更为广阔的角度，一种更为大气的形式，一部更加丰厚的作品来表现故乡、抒写故乡。但愿那种哲学的超越的灵光，也照耀在我这颗“幸运”的头上。

（收入《荷花淀派新传人——蔡楠小小说研究》一书中）

# 用生命写作的作家——中国大

## 陆陈力娇论

为什么我文思泉涌？因为我用生命写作！为什么用生命写作？因为文学已融入我的生命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比我生命更重要！黑龙江女作家陈力娇，对文学的认识与理解与众不同，她的作品因此而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特别引人注目。

陈力娇，女，1960年2月出生，黑龙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黑龙江省文学院签约作家。1987年开始文学创作，1988年发表作品，1989年去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青年作家班学习，1989年秋考入上海复旦大学作家班深造两年。

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文学报刊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草本爱情》，中短篇小说集《戏园》《平民百姓》《非常邻里》，小小说集《不朽的情人》《赢你一生》《爸爸，我是卡拉》等。作品多次获奖，多次选入各种版本，多次被选刊转载，部分作品在国外发表。

其中《一位普通母亲与大学生儿子的对话》获2005年“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2008年获中国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36星座奖；散文《你知不知道该对谁感恩》2008年获《文艺报》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一等奖；小小说《败将》荣获第十二届（2007—2008

年度)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2011 获中国小小说第五届金麻雀奖。代表作有:《猎犬黑豹》、《军礼》、《少年》、《不朽的情人》、《阿宠的春天》、《思念》和《雪祭》等。

《阿宠的春天》《两根电线杆》《饥饿的歌声》《思念》《信任》《特别杀手》《老婆你属于谁》《亲爱的羊》《谁还敢嫁你》《念想儿》10 篇小小说获中国第 5 届(2009—2010 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评语:“陈力娇对文学尤其是对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有着浓郁的兴趣,创作中感情非常投入,几乎每一篇作品,都能感受到她对纯真爱情的呼唤,对善美人性的推崇,对畸形命运的矫正。她的小小说作品质量整齐,多属作者呕心沥血之作。透过柔韧遒劲的文风,显出作者的博爱、宽容和悲悯情怀。陈力娇的叙事能力和编织故事的才能在小小说作家中是少有的,这是她的优长。这一组小小说新作依然以她一贯的文风,给我们带来惊喜,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阿宠的春天》、《思念》写得感情细腻而韵味悠长,内容丰厚。陈力娇勤奋而达观,抒写在爱海泛舟的人世沧桑,成了陈力娇小小说的鲜明标志。”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一文中指出,“文学创作要感情参与,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但感情不是一朝一夕的。”

陈力娇对生活之爱与对文学之情,较之一般作家更深。因此,她的小说较之一般作品更有深度,既有对善美人性的推崇,又有对人间真情的呼唤,还有对人生命运不公的抗争。

她的微型小说艺术特色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

善于通过对比刻画人物。对比是文学创作中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陈力娇深谙此道，在其作品中将对比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少年》运用对比手法，描写了老、中、少三代人，在死亡来临之际的不同心态。列车在半路上出现故障，其它车厢异常吵嚷、烦躁、愤怒，而 15 车 2 包厢却出奇地宁静。这是第一层对比。车厢之间的对比，为后面集中描写 2 包厢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作了铺垫。面对死亡威胁，中年人赶紧给妻子打电话，用暗语交待后事；老人则给老伴打电话，安排未了之事；只有少年一言不发默默无语。最后列车将故障排除，少年问牧师之话石破天惊：“你知道《马太福音》第 29 章最后一条是什么吗？”牧师回答不上来。少年告诉他：“向前向前向前！”虽然牧师知道《马太福音》根本没有第 29 章，但在少年面前，他却自惭形秽。这是第二层对比。这里，通过老、中、少三代人对待死亡的不同态度，刻画了三个时代人的不同性格特征。列车长与老年人和中年人的对比，是第三层对比。大难降临之际，列车长想到的是整个列车人员的生命与财产安全，丝毫不考虑年幼儿子的生命。而老年人和中年人则想到了自己和家人（这种想法属于人之常情没有错。但与列车长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第四层对比，是父子对比。父亲在前方镇定自若指挥抢救，儿子则在后方沉着冷静处之泰然，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父子一前一后遥相呼应，谱写了一曲人性美和人情美的颂歌。

《猎犬黑豹》对比更加精彩。在冰天雪地的南极，猎犬黑豹付出

脱落两颗牙齿，折断一条后腿的沉重代价，挽救了科考队员小吴。这是人与狗的对比，在对比中更加突出了狗的通人性，赞扬了狗的自我牺牲精神。科考队员一行七人向3号营地出发前，队长向小吴下达了死命令，抛弃为救小吴而奄奄一息的猎犬黑豹。这种对比揭露了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就在队员们经过艰难险阻快到了3号营地时，大家突然看到“3号营地的雪坡上，高高站立着赫然醒目的黑豹，它的嘴里衔着一抹红，耀眼的红色火焰一般燃烧在南极洁白如玉的背景之上。”这最后的对比，将狗之善解人意与人之忘恩负义，揭示得触目惊心淋漓尽致。

陈力娇《军礼》与许行《立正》有异曲同工之妙。当兵回乡探亲的表哥，始终不忘军人本色，动辄喜欢向人敬军礼。表哥回家那天，在村口被一群孩子团团围住，表哥马上给孩子们敬了一个军礼。而“我”，则躲在树后怕见表哥。第一次对比就先声夺人，使表哥的阳刚之美与“我”的忸怩作态形成了鲜明地对比。这其实还只是虚写，更精彩的对比在后面。当“我”被小姐缠得高度紧张时，当小姐的香腮向表哥脸颊贴去时，表哥豁然像弹簧一样弹了起来，然后站起身向目瞪口呆的我们啪地打了一个立正，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再然后他转身迈着正步跨出房间，刚才的醉意一扫而空。这种对比，把表哥的军人本色和人格之美，表现到了极致。

其二，作为女性作家，陈力娇小说不乏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温柔，给人以阴柔之美。但更多的小说，则富有男性作家具备的雄浑、苍劲、豪迈、粗犷，给人以阳刚之美。后来发表的《阿宠的春天》、《两根电

线杆》、《饥饿的歌声》、《寻岸》、《信任》、《特别杀手》、《老婆你属于谁》、《亲爱的羊》等大量作品中，均有充分地展示。

其三，她的小说语言华丽、典雅、高贵、厚重、凝炼，具有亲和力，穿透力，和感染力。读之如饮醇酒，香飘四溢，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这样的语言在她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信手拈来。

“南极的风太凛冽了，它们无情地撕破了小吴的睡袋，刮走了小吴为黑豹疗伤的药品和绷带，也把猎犬黑豹的缕缕绒毛掠向了天空。”

（《猎犬黑豹》）“咯噔一声，一缕青丝随风落地。”（《高手》）“洪水像一头发疯的猛虎，叼住儿子甩了几甩，终于把儿子甩得离开了大树也离开了他。‘（《生死之间》）’从金蹈光的墓前旋起一股凉风，凉风拔地而起，惊飞了几只觅食的小鸟，它们匆忙地抢了几颗米粒，羞涩地飞向了天空。”（《大爱》）“这样的墨镜不管怎样漆黑的夜，看世界都如同白昼。”（《布控》）“第二天这间房子生火了，有炊烟袅袅地从屋顶的烟囱旋出，过路人能隐隐地听到小孩子的笑声，大人的窃窃私语声，几只麻雀不失时机地落入院中……”（《我想有个家》）“她宽厚的手掌，在小个子女人的背上轻轻地拍着，像数着岁月难料的痕迹。”（《另类妈妈》）“她含笑如月，沉静如初，现出骨子里的贵族气。”（《花开花落》）

其四，结尾堪称一绝。她的小说结尾，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不重复自己，更不重复别人。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伤痕累累的黑豹，居然先于科考队员抵达了3号营地，不仅给科考队员带来



惊喜，也让读者为之欣喜。它的嘴里衔着一抹红，耀眼的红色，却是小吴的羊绒衫。而小吴却说，黑豹，哥们儿，没忘了带着我的羊绒衫呢（《猎犬黑豹》）。当列车长父亲抱着年幼的儿子走出车厢时，人们一方面感到意外，另一方面又对父亲钦佩不已。而少年的举动和神态，又是那么的让人在滑稽中见底蕴（《少年》）。经过激烈思想斗争，辛格·比萨终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怀抱，“那天他大摇大摆进了克格勃机关，他吹着口哨，脸上带着从容的笑意……这谜底后来由知情人传出许多版本，但是只有一种比较适合辛格·比萨，说他一直在想念他的妈妈，寻找他的妈妈，可是他的妈妈早在他神秘失踪的第二年，抗不住思念之苦，抑郁而终，死前哭瞎了一双眼睛。”让人既感意外，又觉兴奋（《寻岸》）。修理汽车的吴黑米却挂出了免费洗衣服的牌子，从大人们疑惑不解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了，少年为母亲担忧的拳拳之心。而他的老板看到他的窘境，“很爱怜地摸摸吴黑米的头，眼睛有点湿，末了他说，从明天开始，你给我做食堂管理员吧，那样你的母亲就看不出你的一双黑手了。”温暖四处流淌，至此我们看到了真正的陈力娇（《吴黑米的手》）。阿王将爱心溶化在一杯杯掺着高钙的白开水中，而妻子直到第 100 天戒毒成功时才发现。感动得哭声一声比一声高，都“分不清是 F 调还是 G 调”了。人间真情，无所不在（《戒毒》）。

陈力娇在《蓝天下，那只鸣唱的哨鸽》一文中，动情地写道：“不断清洗灵魂，把文学当己任，把创作当诉说，为人类的需要与建构锤炼自我心性的极限与高度，那响亮悦耳的哨鸽的鸣唱，无时无刻不在

告诫我，作品的高度就是人的高度。”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言行。

我们从她的作品中，既看到了她作品的高度，更看到了她人的高度。

陈力娇的成功，向我们诠释了这样一个真理，真正的作家是用生命写作的，用生命写作的作家，其作品是不朽的！

# 没有岸边的河流——中国大陆

## 陈力娇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你是以中短篇和长篇小说著称于世的，为何在 2004 年选择小小说？你写作小小说时间并不长，成就却非常显著，有两个标志，一是《赢你一生》入选中国小小说八骏，二是《不朽的情人》入选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二辑，2010 年，你又出版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百部系列之《爸爸，我是卡拉》，请问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

陈力娇（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主打中短篇，间歇写长篇，不忘小小说，这是我一贯的做法和方针。曾经在全国各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近百篇，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戏园》《平民百姓》《非常邻里》，长篇小说《草本爱情》出版后，反响很好，《文艺报》《文学报》《福州晚报》《黑龙江日报》《文艺评论》等多家媒体给予了相应的报导并配发了评论，新浪网和《生活报》给予了连载。但是即使这样，我还是忘记不了小小说创作（又名微型小说），因为我的处女作就是小小说，当年在《小说林》发表后《小小说选刊》给予转载，这对我是个较好的开端，也是一个忘记不了的起点，就好像我最初的鸟巢，虽几经搬迁它也还是我的最初，就好像现在吃山珍海味，但是我还是忘记不了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土豆包包。一个人的曾经与他以

后的路息息相关，它们相互生成，相机而行，筑成一道道风景，成为我们的景仰和热爱，时时刻刻伴随着我，我消失它都不会腐烂。

除此之外就是来自骨子里的深深爱恋。

我曾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穆爱莉教授采访我时说，“写小小说是我一生的最爱，不论我写多少中短篇还有长篇，我都不会停止小小说创作。因为它不但滋润和提升了我，还塑造和试探了我艺术的腕力，耐力，包容力，还有爆发力。它的技术含量和浓缩的精华在某种程度上考验和驱动了我，使我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峰回路转一路兴高采烈打马高歌，完成了小说创作道路上的‘由处女到妇人’整个人类成长的心智历程。”这是我的心里话，放在这里，作为我热恋小小说最好的佐证。

陈勇：悲悯情怀是贯穿于你作品中的基调，这是性别原因，还是生活原因，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

陈力娇：一个作家，具有悲悯情怀是他（她）创作的根本，有没有这一点决定他（她）创作的方向和底蕴。悲悯情怀不是装出来的，和做作没关系，是不自觉的，是与生俱来的，就像你身上的摇感器，你时时都背负着它，却不知它在哪里，而它就在你心里，头脑里，根深蒂固。当然也和后天的修为和品性分不开。

我在随笔《面对世界举杯》里说了一件事，就是我去外省参加笔会，宴会厅里，对面的另一张桌上有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向我点头致意，当他透过密集的人群向举起澄黄色的橘汁时，我看到他是用两只半截的手臂为我敬酒，光秃秃的手臂对夹起一杯澄黄的橘汁时，我被

猛然击中，顿时泪如雨下。那时我就想，我没什么理由不为这世界做些什么，没什么理由不让我的文字成为他们活下去的勇气，成为这个孩子生命及精神上的一根顶梁柱子。

悲悯情怀常常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偶露峥嵘的。它一直装点着我，为我做着内心天空的补充与缝合，超凡而脱俗。

如再往深说一点，悲悯情怀大约和对生活的感恩分不开。生活是个庞大的机体，它很霸道，总会把完美放置死地，把窘境放入命门；它也很吝啬，不情愿把所有的好处集结在一个人身上。这是一种平衡，天地的平衡，阴阳的平衡，轻重的平衡。更多的道理是我们永远参不透的。但是有一点，它让我们学会了感恩，学会了对世界无边的谢意。不管它怎样肆虐呈威，怎样让我们失去优长变成残缺，它能让我们活着，并把有限的生命辉煌到极致，这就是我们最该感谢它的地方。

现在的年轻人有时抱怨处境不好，我总是规劝他们，别这样说，我们的祖国正在摸索和修正中，我们吃着他的饭，别要求他的脚印步步都正。

感恩是我一生的主调，成就了我的创作，让我一心向善，用自己微不足道的光亮，去光耀周围，光耀亲人与朋友，还有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我想这是我应该千恩万谢的，有这就足够了。

陈勇：你的小说不只有女性作家的细腻与温柔，更多地却是男性作家所具备的豪迈，雄浑，苍劲。这种特点在《猎犬黑豹》等大量作品中都有充分发挥和体现。在我看来，你的这一类作品更能代表你的文学成就，也更感染人。你在写此类作品时，是如何进行角色转换的？

你是如何把握男性生活特征的？作为女作家，如何才能走入男性的内心世界？

陈力娇：我的创作大约分两个领域，一是你说的这种有着男性阳刚之气的正义题材，另一类就是情爱题材了。前者，类似《猎犬黑豹》这样的作品，如《寻岸》《米桥的王国》《少年》《两根电线杆》《叛逃》等，这类它们刚好和我的性格吻合，由于题材比较贴近我的个性和主张，表现时就得心应手掷地有声，让人物的情境更能适合作品的需要，一个作家，他（她）是围绕着作品而生，而不是作品围绕着他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就看作家的水平和水准，尺度高则微水波澜，驾轻就熟；否则会纸上灯月，残梅腐朽。

另一类的作品是我比较拿手的情爱小说。我们的世界是由爱组成的，万事万物都没离开过爱，都是由情感滋养而成，而在爱中生，和在爱中夭折，实在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我是想让人们在爱中知道怎么去爱，怎么去珍惜，怎么去警醒，让爱不是空穴来风，让爱久留而长存不息，如此徜徉其中，大获其益。

还有一点是，由于是女性，观察可能较之男性细腻，由于敏感，可能体会世界较深，下笔时力争准确到位，去除旁杂，就天人合一了。

角色转换是我最爱挂在嘴边的话题，作家的职责就是不断地燃烧自己，把自己碾碎，用自己的感同身受去告诫和影响他人，哪条路是人类必经之路，哪条路充满荆棘和虎豹需要小心，作家身在此山中，不但打扫了道路也打扫了心灵。

怎样走入男人的内心世界，其实是男人走入了我的内心世界。在

在我看来，男人是这个世界的主要承担者和建设者，但是说到底，男人不管到哪个程度，是英雄还是败将，他都还是个孩子。面对孩子，充满母性的女人一定要充满爱意，女作家更要充满爱意，有了这种心态再去看男人去审视他们的内心，就会一览无余，一看一个透，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陈勇：现今世界物欲横流，人心浮躁，你认为小小说作者应该怎样克服浮躁心理？小小说创作的进程是不是分几个时期？面对素材的枯竭，小小说作者怎样保持创作势头？

陈力娇：每一个有志于文学耕耘的人，大约都该克服自己的浮躁情绪。我甚至可以说，如果能去掉虚火，专心小说的每一招，每一式，每一个纹理，每一个声音的起落，那小说创作就成功了一半。但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能全身心的脚踏实地的耕种自己的文学田园。一个优秀的作者，他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的心不静，小说是心灵圣水的流淌，当众多喧哗骤起，势必惊涛拍岸，心绪难宁就会被无边的噪音淹没锐起的才气。

创作大约分几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什么都写，什么也不怕时期，这个时期作品很多，失败的作品占一半；第二个是审视时期，这个时期写东西是挑着写，作品数量下降，质量提高；第三个时期是登顶时期，差三米就是山顶，成功近在咫尺，却可能一辈子也上不去。坚持住的，就成功了，但大多数都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体力不足，修养不足，耐力不足，信心不足。

这时素材枯竭就是原因之一了，可供滋润你的灵感也停滞了。面

对这些问题，其实没别的办法，就是冷静，给自己充电，让自己的内心和眼光重新与生活接轨，重新展开你的生命新领域。把眼光放远，把战线拉长。

这样的阶段任何写作者都有，谁都不例外。打牌有一句话，叫先赢是纸，后赢是钱。写作也一样，开始褥热和后来登顶不一样。真心希望大家能安全平稳地度过这一关。挺一挺就过去了，过去了，前面依旧温暖如旧。

小小说，它是一条美丽的暗流，看得见看不见都不重要，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它没有岸。是一条没有岸边，却供我们营养生息的河流。

陈勇：近日，你喜获中国第五届小小说金麻雀奖，这是你一个很耀眼的里程碑，也可以说，你的小小说创作完全进入了中国小小说的一流阵营。你认为金麻雀奖是个什么样的奖项？你参赛作品有哪些？评委对你是怎样评价的？能发表一下你的获奖感言吗？

陈力娇：中国小小说第五届金麻雀奖日前揭晓，有幸成为十名中的一名“麻雀”，笨拙地腾飞于天空，这殊荣于我可能过大，但却是前行在一片蔚蓝中的点点星星，检索我先前的足迹，光耀我以后的路程，于我这已经足够。

黑龙江地处祖国北部边陲，天高地远，花水自照，在全国三十几个省份中能受此关注，足见黑龙江小小说事业的繁荣昌盛。在此之际，我最想说的就是，感谢所有教诲过我，给过我无私的指点和帮助的老师、编辑、朋友，还有小小说这个带我进入窄门的小巧文体，它对我的鞭策和锤炼，已超过它本身对世事的吸纳和体认，多少年的相处，



它俨然已是我脖颈上一条御寒的红围巾，晚霞般拦截了我对寒冷的不适与惶恐。

创作的路漫长而难走，我终于发现，它与我，曾是那么的难舍难分。

“金麻雀奖”是于 2003 年由《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郑州小小说学会联合设立。该奖项倡导和规范小小说文体，推介名家，遴选精品。以每位作家在规定年度内创作发表的 10 篇作品为参评单元，严格参照作家的整体创作实力进行评奖，弥补了文学作品在全国奖项中小小说品种的空白，具有全国性、权威性和公正性，是中国当代文学事业中的重要奖项之一。

我参赛的十篇作品是：《阿宠的春天》《两根电线杆》《饥饿的歌声》《思念》《信任》《特别杀手》《老婆你属于谁》《亲爱的羊》《谁还敢嫁你》《念想儿》等，均是选刊选过的比较说得过去的作品。

评委给我的获奖评语是：“陈力娇对文学尤其是对小小说这种新兴文体有着浓郁的兴趣，创作中感情非常投入，几乎每一篇作品，都能感受到她对纯真爱情的呼唤，对善美人性的推崇，对畸形命运的矫正。她的小小说作品质量整齐，多属作者呕心沥血之作。透过柔韧遒劲的文风，显出作者的博爱、宽容和悲悯情怀。陈力娇的叙事能力和编织故事的才能在小小说作家中是少有的，这是她的优长。这一组小小说新作依然以她一贯的文风，给我们带来惊喜，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阿宠的春天》、《思念》写得感情细腻而韵味悠长，内容丰厚。陈力娇勤奋而达观，抒写在爱海泛舟的人世沧桑，成了陈力娇小小说的鲜

明标志。”

这些铮铮的话语让我感动，再怎么步履放纵的人，也决不会留恋于过去的寻春独行，我倚立在小小说屋宇的门口，想着这爱意深及的评价，又一次感到任重而道远，我只能把这无边深悠的语脉，看作一次庄严起程前的叮咛。

什么话语能代表我此时苍辽玄远的心绪？

定居在法国的越南僧人一行禅师说：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安详，内心深处的安详，这种安详使我们无坚不摧。

对，安详，无坚不摧，我想这才是我未来人生的全部意义，一张准确无误的列车时刻表。多谢陈勇。

# 丰富多彩的时代凯歌——中国

## 大陆沈祖连论

沈祖连，男，笔名申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长，中国小小说金牌作家得主。自 1981 年起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小说、报告文学 1000 多篇，计 300 多万字。部分作品入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成》《百年百篇经典微型小说》《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国家大书。有作品被译为外文发表到欧美及东南亚等地，并入选日本、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大学教材。1994 年、1996 年、2008 年、2010 年分别出席第一届、第二届、第七届、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已结集出版小说集《蜜月第三天》《粉红色的信笺》《邀舞者》《沈祖连微型小说 108 篇》《男人风景》《圣洁》《申弓小说九十九》《做一回上帝》《都市蒙面人》《母亲的红裙子》《富在深山》《前朝遗老》等 12 部，获得市级、省级、国家级各类文学奖计七十多次，其中《沈祖连微型小说 108 篇》获得首届中国个人微型小说优秀文集奖，《男人风景》获第四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艺创作铜鼓奖，个人 2001 年入选中国小小说八大家，2002 年当选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之小小说星座，2005 年被评为钦州市首届德艺双馨文学家，2006 年获钦州市第五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2007 年被中国小小说高

层誉为中国小小说的“南天一柱”，2008年被评为全国金牌小小说作家，2009年获中国小小说最高奖金麻雀奖。

沈祖连系中国第一代小小说作家之一，从当年的汤泉池笔会一路走来，已坚持小小说创作20多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小小说专业户，在中国微型小说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创作在中国微型小说界自成一体，独领风骚，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为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其微型小说艺术特色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写法，看似平淡，实则蕴藏着真与美，让人把玩再三，回味无穷。

作家家乡地处两省三县交汇地，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与区位优势，故“三岔口系列”于1987年下半年应运而生。作家说：“我是采用微型小说的形式，一个一个人物去写，力求在一篇里展现一个人物，让他们构成一个整体，即生活在三岔口这个背景下各式人等共同演绎一曲丰富多彩的时代凯歌。”《华光四》写了20篇，曾在《小小说月刊》连载，反响不错。本文是其中一篇，颇有代表性。有评论指出，沈祖连选材追求原生态，作品来源于生活，而且力求保持生活原生态，作品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事件，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澜，因而形成了自然天成的境界。对此，我深有同感。获奖小说《华光四》最大的特点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当下，有的作者不深入生活，闭门造车，雕琢痕迹严重。有的作者，生活积累已经枯竭，不去充电，却继续写些矫揉造作虚情假意的作品。沈祖连则不同。他

有生活，其所写作品，或是亲身经历，或是亲身所闻，亲眼所见，都有生活原型，极少向壁虚构。

《华光四》采取白描手法写活了两个人物：朱海明和华光四。朱海明是暗写，是虚写，是陪衬，华光四则是明写，是实写，是主角。两人都是校友，都是三岔口上富甲一方的商人，他们的致富带着地方农民的本质，愿意为家乡及乡亲们做些功德的事。但在捐资建校这件事上表现却截然不同。老朱虽第一个捐资，着实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最后却令人大跌眼镜：仅仅出资三千元！

相比之下，华光四则显得沉稳老练得多。只见他不露声色，拉开皮包，抱出发票，一挥而就写下三十万！并且声言，要承建教学楼，不但捐了资，而且还确保自己所捐的资金完全彻底地用在建校的事业上。以致学校竣工实际耗资比他所捐的超出了8万元，他也十分乐意支付。与其说是捐资，不如说是捐楼。

如果说在捐资建校这件事上表现了华光四的慷慨大方，那么在给学校取名问题上则显示了他的与众不同。想当年朱海明出资一万多建了村边的一座桥，还要在桥上凿上自己的大名，而华光四建成了教学大楼之后，则说叫什么名不重要，只从自己掌握的仅有知识里搜出了“天子重贤豪”来，让本可以用自己大名来命名的教学楼称为贤豪楼。

我十分欣赏作者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写法。这种写法，看似平淡，实则蕴藏着真与美，把玩再三，回味无穷。

三岔口一定有许多独特而优美的景物与风光。如果在作品中结合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适当地加以描述，对渲染环境、烘托气氛，刻

画人物，是非常有利的，其三岔口地域特色则更加明显。

“什么样的女人最幸福？”

提此问题的，是早年台湾一位叫王锦云的美丽少女。当时，她得到这样的回答：“有菜篮可提的女人最幸福。”

可是，有许多女人不珍惜自己的幸福。《妻子离家的日子》中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夫妻二人本来十分恩爱，妻子却听信谗言，无端怀疑丈夫有外遇，险些酿成大错。

夫妻之间，要互相忠诚，不要无故猜疑对方。要相互宽容，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就要宽容和谅解对方。夫妻双方都要有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女人，更要有自己的事业，使自己生活变得充实起来。

否则，就有可能出事。

央视女主持人张越说过：“一个女人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自己的事业，起码要有自己的事情；如果没有自己的事情，就会把丈夫当做自己的事情，那就真的会有事情发生。”

这句话仿佛是对小说中的妻子而说的。

一个人的幸福感，并不是随着他所占有财富增加而增加，相反，他拥有的物质越丰厚，从物质中所得到的幸福感会逐渐减少。这是经济学中一条重要规律——幸福递减律。

女人的幸福，提在手上，写在脸上，留在心上！

二、擅长运用细节刻画人物，揭示生活的本质。

丈母娘从农村搬到城市住，晒衣服缺一根竹子。大姐夫多方打听，发现某工地堆着许多竹子。他要花钱买，人家不同意。再三央求，虽

然答应，却要办理许多手续。二姐夫得知，飞奔过去，既不打招呼，又不给钱，扛了竹子便回家。《竹子就在跟前》，通过一件细小的事情，一方面描写了两种人不同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揭示了生活中存在的悖论现象：有些东西，通过正当途径不易到手，而采取非常手段却轻易得到。竹子就在跟前，大姐夫胆小，循规蹈矩，花钱也买不来。二姐夫胆大，拿了就走，如入无人之境。这是生活中的两类人，一类中规中矩，做事按部就班，从不越雷池半步，这种人往往吃亏。另一类则头脑灵活，反应敏捷，胆子比较大，往往捞到不少好处。现阶段，这类人呈上升趋势。表面看似对社会危害不是很大，实际上，潜在危险是不容忽视的。

当下，流行一句话：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哄抢公私财物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地方甚至相当严重。

竹子就在跟前，大姐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弄不回来，遭老丈母娘的白眼。二姐夫不用吹灰之力，就到了手，哄得老太太十分开心。

在对比中，两种不同人的不同境遇，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事情，比如分房子，加工资，提拔等等，说好话不一定解决问题。而适当地讲一点狠，往往迎刃而解。这种悖论现象有一定代表性，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品性是一个人的守护神。”

这就是说，心中有一清廉自守、洁身自爱的品德之神，就可以击退各种干扰与诱惑。

小说艺术特点有二：其一，竹子实际上是象征物，象征物质诱惑。这里，竹子不是一般情节的中心道具，而是具有深刻含义的象征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物质诱惑，人们应当怎么办？读罢小说，会让人产生许多联想与思考。其二，语言质朴、平实、简约，看似平淡无奇，仔细咀嚼，却回味无穷。

老实人老四成了说真话的代名词。可是，老四也有说假话的时候。为了能分上新房，为了让老四家续上香火，老四破天荒说了一次谎。结果，所有人都相信他说的话。老四凭着一句假话，分到了三室一厅，而且还是楼层非常好的三楼。在错误中显得愚蠢的人，让他在惩罚中变得聪明。老四虽然暂时未受到惩罚，但纸包不住火，他的谎言总有一天被戳穿，届时，他将吞下自己酿下的苦果。其实，做一辈子老实人没有什么不好。虽然老实人有时会失去一些东西，但从长远看，老实人用真情感动人，用改变影响人，用状态燃烧人，用实力征服人，用行动带动人，用坚持赢得人，又会收获许多东西。一生做好一件事，一生具备某种品质，看似简单，实则极难。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活在世上，总会面临各种各样的诱惑。在诱惑面前，很多人失去了理智，变得疯狂起来。值得警惕的是，老实人的偶然一次虚伪，具有更大的欺骗性与危害性，为我们敲响了警钟，使我们有必要对老实人重新定位，重新思考。这一点，过去似乎不大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老实人的虚伪》，不仅为微型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新的面孔，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



### 三、含蓄隽永，言已近而意无穷。

原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在《申弓小说九十九》序中说：“精短小说的最高境界，应是含蓄隽永，言已近而意无穷。”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举了两篇加以论证：《部长你好》和《死鹅》。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同时我认为类似的小说为数不少。《殊途》中的 AB 二君同时在车上丢了手机，但二人对待丢手机的态度却不同：A 君自认了，隐忍了一下，便转入正常生活之中。B 君则不同，先是到营业厅找营业员调通话记录，接着又向主任反映情况，然后到 110 报案，最后在城西公安分局立了案。为了尽快找到丢失的手机，B 君在全河酒店包了个厢，请有关人员喝酒。酒足饭饱之后，李队长拍胸：五天之内有结果。李队长说话算数，第五天果然告之结果：偷手机的人终于找到了，不过在云南昆明，抓人要 B 君出钱 3000 元，又可以买二个手机了。表面上看，二人对待手机的方法和态度不同，实质上，是二人人生观价值观的不同。当手机丢失后，A 君不是等待破案，而是更加勤奋地工作，靠劳动又赚回了一个手机。而 B 君则瞎折腾几天，既赔了金钱，又赔了精力，更赔了心情，可谓得不偿失。此其一。个别公安局工作职责不明，互相推诿，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此其二。更为严重的是，有些民警在办案过程中接受吃请，损害了自身形象。此其三。公安民警办案经费严重不足，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制约社会治安的一个因素。此其四。上述四点都是我们在阅读完小说后获得的主要人生启迪。不同的读者，还可获得不同的人生感悟。《棋规》中的李国柱，刚当上县长，就要毁县政府大门。老班人

马不同意，说那门有文物价值。无奈之下只好把大门改向南，从南墙上凿出一个大门，大院一下子透了光，农贸市场就在门前，每天从早到晚，鸡声鸭声不绝于耳。在五一象棋大赛上，李县长与县里象棋冠军对奕，县长要走蹩脚马，让裁判把马牵回了原处，县长又揪了出来。

“怎么不行？你也可以这样走嘛。”“拐角马，这是老规则！”“什么老规则，体委主任在吗？”“到！”人群中站出个中年汉。“这马的框框，你回去给我改一改！”“这……”“这什么！那大东门当初不是说不改么。”这一段对话，让我们沉思良久。改大门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危害是有目共睹的。而改规则则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因而危害更大。与此同时，一个盲目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俗官形象呈现眼前：中国象棋的规则是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不是你某个人或某个官员想改就改得了的，在其他事情上，你可以呼风唤雨，可那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既俗定约成，又根深蒂固，更是几千年的经验与实践才形成的，怎么一句话就可以改得了的呢？别说是你一个体委主任或是一个县长，就是国家主席也是动不了的。《棋规》让我们浮想联翩，获益匪浅。

四、《小山村》等小说浓缩改革开放之精华，成为时代的缩影。

王蒙说过：“小小说是一种敏感，从一个点、一个画面、一种对比、一声赞叹、一瞬间之中，捕捉住了小说——一种智慧、一种美、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种新鲜的思想。如果短而平，短而无味，短而有套子，再短也是长。而妙即创造性与独特的内涵，见人所未见，挖掘别人未曾留意的思想内涵、生活内涵与审美内涵，一以当十，短

以胜长，句句抓到痒处，打到痛处，是谓妙。”作者深谙此道，并发挥得淋漓尽致。《小山村》切入点选得好选得妙。俗话说，吃了五谷，哪有不伤心寒的。所以，人人都可能得病，病了肯定要看医生。小说将村医务室作为一个小舞台，让各色人等一一粉墨登场，尽情表演。运用对比手法是小说另一个特点。对比又有多种：小山村改革前后对比；城市与农村对比；穷人与富人对比；医生前后对比；乡亲们对医生前后对比。通过这些对比，不仅刻画了人物，而且揭示了生活中的某些现象，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针砭时弊，使作品的思想和倾向做到了“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小山村》没有议论，作者的观念、倾向隐藏于文字之中，让读者自己去体会与感悟，比作者直接点题，要高明得多。

五、在文体创新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取得了可喜成绩。

《申弓小说九十九》后边的一组短信小小说，《朋友》《情人节》《短信息风情》等形式新颖，手法创新，被百花园执行主编冯辉称之为中国短信小小说的首倡（冯在惠州日报记者的一次访谈所说）。作为资深微型小说作家，沈祖连没有按部就班，没有墨守成规，而是寻求新的突破。这种突破，既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第二届家委代表大会预备会纪实》，是一篇讽刺小说。它的形式很独特，一个6个人的小会，居然要模仿全国大会的模式，让人在忍俊不禁中沉思良久。小说对目前泛滥成灾的文山会海，予以尖锐的嘲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沈祖连微型小说题材广泛，内涵深刻，艺术手法多样，揭示了社

会的某些本质特征，是一曲丰富多彩的时代凯歌，成为我们认识与了解社会的一扇窗口。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初衷不改小小说 为伊消得人憔悴——中国大陆沈祖连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包括您《做一回上帝》在内的 24 部微型小说集，包括我文学评论集《声音》在内的 2 部评论集，都参评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可谓双喜临门。这是微型小说集和微型小说理论专著首次入围鲁奖，是中国微型小说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必将载入中国微型小说史册。有记者请我预测结果，我婉言谢绝。在我看来，获奖固然重要，但参予同样可贵。因为，参评本身已经向中国文坛充分展示了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理论的风采。这对于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理论向纵深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请您对此发表看法。

沈祖连（中国作协会员，广西小小说学会会长，以小简称沈）：  
小小说事业是我辈奋斗多年的事业，今年，中国文学高层能让小小说进入鲁迅文学奖，这自然是件好事，是小小说界里的大事。意义之大小自不必说，在小小说界里恐怕最为振奋的就是我们曾经被歧视多年了，一旦取得了入场资格，这对小小说界无疑是皆大欢喜的事。就我个人来说，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拿鲁奖才进行的，其实我写作多年才有鲁奖，而且有鲁奖之后也好多年好几届才让小小说参评，假如为了这

个，那我就当不成这个作家了。当然，这次征集稿件，我也送了一部近作参评。因为条文规定，小小说要以集子形式参加，并且小说集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是在本届鲁奖的时间范围内发表，查看过，我的《做一回上帝》正好新作超过了三分之一，便上送了。至于能否获奖，至于花落谁家，那是上帝的事。其实谁获奖都好，只要有一个小小说的名额，那就是我们中国小小说界的天大造化了，因为，虽然可以参与，却没有单列，而是归在短篇小说里，那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陈：《小山村》被评论家认为是您的微型小说高峰，浓缩了 30 年改革开放之精华。请谈一下此文的创作过程。

沈：《小山村》写成于 200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 1978 年始，正好走过了 30 年，正好是成功的 30 年。我也正好经历了这 30 年。这一年前后，全国上下一片沸腾，热议 30 年，欢庆 30 年，总结 30 年。我虽然没有去凑这个热闹，但心里却也时刻关注着，因为我的整个人生最美好的 30 年也是处在于这一时期。国家调动了一切文艺手段，热情讴歌这 30 年。我却一直象个局外人一样，没有拿出最积极的行动去参与。倒是某天陪夫人去农村看医生，这个村医生一下子进入了我的视野，正如小说中所写一样，每天来候诊的人不少，他诊治一个人耗时不少，不管有无耐心，来了总得等。因为是在村里，无论如何都得论个先来后到。因此有时从上午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都未必就能轮得到。然而，即使是这样，这位医生也有外出的时候，总会隔三岔五地到市里去为一些人治病。而每到一个家庭，回来时总要跟旁人说起这个家的情况，自然让旁人听得眉飞色舞。能请得到他的，

便都是些富人。这样，便觉得小说可以写了。其实我写作时，并没有刻意要写成改革开放的时文，不想发表之后，竟会引起了一点小小说的轰动，在郑州得到了百花园及杨总编的认可，在本地，也被资深文人所看好，其中深得隐退了近 10 年的国家一级作家、我的文学入门老师于峪先生大加称赏，认为这代表了我的一个小小说高峰，还专门撰文作了评介。其后，国内多家中学也拿来作高考的模拟题或期终试题的内容，特别是山东省，全省各大市中学都用作试题。

陈：微型小说内容与形式是一个有机整体。有的形式创新小说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只有形式没有内容或内容单薄。您的《朋友》《情人节》《短信息风情》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内容与形式结合得很完美。您认为微型小说的创新应从何入手？

沈：常言万变不离其宗。形式是要为内容服务的，脱离了内容的形式，再独特再新颖也是没有意义的。但同一个内容，假如你采用了独特的形式，使之让人感到新颖或陌生，这样便让人在很愉快中接受。比方《朋友》一篇，我只采用了三段相同的短信息，分别发给男女好友及一般朋友，从三个朋友的回复中见真假辨好孬。发收短信息，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常用的手段，运用到了小说上，应该是很自然的，危难见真情，当一个朋友突然接到另一朋友的求助信息，最能显示其态度，我是借用了现代短信这一形式，让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假义暴露无遗。假如光是写两朋友互发短信逗玩，那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而《情人节》，则是展现了人的地位悬殊所造成的畸形心态：一个平头百姓，在情人节这天，突然想到给他们的女市长发一条短信，是一时

心血来潮或是什么倒也一时说不清，可短信发出之后，这位平民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意想不到的竟是，他却得到了市长的回复。原来，身处高位的女市长，也是平凡女人，平凡人所具有的，她一样具有，平常女人所需要的她一样需要！据此，我认为，微型小说之创新，首先还是要考虑如何将它的内核进行包装，即当你找到了内核，就要选择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进行包装，正如一篮子荔枝，纵然是妃子笑或是上好的桂味，你用只蛇皮袋去装它，虽然味道还是那味道，可递给客人或朋友时，或被弃之道旁也未可知，因为他不打开，不尝试，再好的味道也根本不知道。

陈：凌鼎年说过：“数量与质量是个辩证关系，没有数量，往往没有质量。与其十年磨一剑，不如一年磨十剑，我不相信十把剑中没有一把好剑。”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是如何处理数量与质量关系的？

沈：凌鼎年是我们老一代小小说作家，他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不敢苟同。作为一个小小说专业户来说，作品是得要一定的数量，君不见这两年我们中国出版界对小小说的特别青睐？近期本人应约出版的小说集就有五六部之多，试想假如数量少的话，怎么可以应付得过来？不过，多并不能代表好，我们家乡也有一句土话，即一窝泥蛇也比不上一条眼镜蛇。假如锻不成好剑，别说十把，就是一百把也不中用。许行老这一生写了多少小小说我没有精确数字，可他有一篇《立正》，不但我记住了，全中国的小小说界都记住了。而陈永林现在拥有全世界第一的数量，却没有一篇是《立正》！因而我的看法，



拿稿酬要量多，而传世留名则要精，我这一辈子，倘有一篇让人记住也就知足了。

至于说到如何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我是在抓数量的过程中，重点抓象样一点的，即在磨十把剑中，有计划有目标地选磨一二把锋利一点的。至于能否达到吹毛削铁的状态，那也由不得我，要看其问世以后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了。

陈：有人认为，精品可遇不可求。我认为，精品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我的观点，得到了日本汉学家和评论家渡边晴夫，中国著名微型小说作家白小易，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李利君的高度赞赏。您认为精品是如何产生的？

沈：我赞同可遇不可求的说法。小说都是写出来的，可小小说的写，与其他小说不同，起码，小小说工作量不大，一千多字的文章，真正写起来，用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写完，不同于长中篇，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爬格子（现在叫敲键盘）。就这么多年的创作经历，也曾写出近千篇来，不过，称得上精品的却少之又少，那是为什么？也有段时间，看到别人佳作迭出，也曾想弄几篇好的出来，可偏偏就弄不出来，并且是越急越出不来，却在不经意的时候，便来一篇，让人读后反响不错。比方我的前期小说《猪经理》，曾经一段时间被国人公认为我的代表之作，不过那却是偶然在街坊上碰上的，而不是坐在书房里冥思苦想搜索枯肠所能造出来的。

陈：素材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尚未经过集中、提炼和虚构的原始生活材料。素材随处可见，关键是能否发现并表现

之，故有诗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您的素材来自何处？您是如何对素材进行取舍的？

沈：文学作品来源于生活，这是老常的说法，素材，自然也是生活中来，这是世所公认的，我也没有什么独特的看法。我的素材便也是从生活中来，平时有事无事，我都喜欢到处走走看看，经意不经意地都能捕捉到一些有趣的东西，那就应该称之为素材了。至于怎么个使用这些素材，这就是取舍了。我是将它化解为细节，存放有仓库里，到什么时候偶然被一句话或是一个动作一个表情一件事点燃了所谓灵感，大脑中跳出了一个叫立意的东西来，自然就会来提取生活中的细节，比方我在写《小山村》时，其实那个医生的整个流程早已娴熟于心，当写到了乡亲们的排队次序，自然地跳出了一个细节，那就是采用村上随处皆是的瓦片这个小道具来。还有《奖金》中的二人在争夺冠亚军时的面对面较量上，突然想到了对方用手机发短信这个细节，这是生活中随处可有的素材，当它能为立意所用时，便可以取，当它不能服务于立意，便舍之。

陈：“三岔口系列”是您精心打造的一个品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您写作“三岔口系列”的动机与宗旨何在？您最满意哪一篇？是否将“三岔口系列”进行到底？

沈：我的三岔口系列写得比较早，是二十多年前就开始了的，那时好象国内还没有先例，滕刚还戏言说是系列小小说的鼻祖。我自然不敢这样妄尊，其实孙方友的陈州系列也早，并且写得好。我之所以要写作三岔口系列，动机有二，一是立志要写小小说，就不能只写一

二篇，而要写出百甚至千篇，这样就得从纵的方面去开掘，从写作中，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开拓，一个相同的地域，便可以写上几十甚至百篇，一个人物也可以写上几十篇，比方《华光四》，我一气写了 20 篇，《美人鱼姑娘》写了 13 篇。其二是想开发家乡的价值。我们家乡那个地方比较独特，是二省三县的交汇处，在改革开方之初，农民首次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生活方式，到这个三不管的地带来经商，一时鱼龙混杂，文明与野蛮同时并存。我就是想要用自己的笔来书写出一幅生动多彩鲜活的家乡图景，甚至要写成不是长篇小说的长篇小说。在这批小小说中，评价较高的自然是《猪经理》，其次是《华光四》，《美人鱼姑娘》，不过我比较喜欢的还是《五婆的鸟巢》。至于将三岔口系列进行到底的问题，不好说，到底怎么样才是进行到底？是一直写下去，还是要写到它的尽头？下个问题是说将小小说进行到底，我想，这三岔口系列小说也是小小说，既然要将小小说进行到底，自然也就包括了三岔口这个系列在内了。同时我还想跟您说，除了三岔口系列，我还有几个系列：女人系列，象棋系列，小瘪四系列，最近还有个城市研究系列，这些系列构成了我的小小说大厦。

陈：“其实要真正弄好一篇小小说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种小型的文体，它所需要的不是人的创作初技，而是作家一辈子为之追求与心血。而我，就是这个为之一辈子追求的人。我要继续写下去，写到终老，我就是要将小小说进行到底！”这是您在第八届世界微型小说年会上发表论文《将小小说进行到底》中的一段话。请将您的最高目标具体化或者量化。

沈：这个话我是 20 年前就在全中国第一届小小说笔会即汤泉池笔会上讲过的了，20 年来，一直是初衷未改，一直苦苦支撑到了今天。由于痴情于小小说，这些年来，基本上没有写过什么大小说，甚至连小小说以外的其他文体也不大去写作，比方我们钦州市这几年因为北部湾的开放与开发，曾经组织过几批文人去采写时代热潮的报告文学，曾出版了几部这样的书集，论稿酬也比写小说丰盛得多，期间也分派了我一定的采写任务，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我没有接受。都到了这把年纪了，我立定一个主意，就是我想要干的事未必都可以干，可我不想干的事，我就可以不干，这就叫做我的博客我作主。20 年都已经走过来了，我想再坚持下去我会做得到的。

至于最高目标，我没有。年轻时，也就是 20 年前，当我写出一百多篇出版第一部小小说集时，我们广西一位青年评论家说，照你这样的速度，完全可以赶上日本的星新一。他说星新一一生写了 1000 篇微型小说，成了世界大师。那时便确立了一个目标，象星新一那样，这辈子写足一千篇。不过现在看看，我们中国，超过星新一两倍的作家也有了，也未见得怎么样，我自己也达到了一千，却也依然故我。便不把这作为最高目标。那么除了这，还有什么是最高的目标呢，自然是没有。有的就只是继续写小小说，写到终老，套用一句唐诗即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看来我这辈子是交给小小说了。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30 日）

# 极力展现人的尊严与生命的原色——中国大陆尹全生论

尹全生，曾用笔名风神、海啸，男，1955 年生于河南内乡；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杂志副主编，襄樊市作协副主席；名列“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获得者。

迄今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小说近千篇，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青年文摘》《世界微型小说经典》等及各权威小小说选刊、选本广泛选载。著有。著有《当代微型小说精品方阵天路里程》、《中国小小说点藏品七夕放河灯》、《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微型小说名作选狼性》等 7 部小小说专集；在全国各类文学大赛中获奖 40 余次，其中 4 次获得“全国优秀小小说奖”。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反映硬汉形象的作家屈指可数，尹全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的此类作品极力展现人的尊严，生命的原色和人性的光辉，如《海葬》等。

《海葬》艺术特色有三：

一、作者擅长在绝境中展开矛盾、刻画人物，在山穷水尽、柳暗花明的峰回路转中，凸现作品的灵魂，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和情感。

小说一开始，便把阿根推向绝境，鸽子爷三兄弟欲将阿根推下海喂鱼：“这次出海原本就不是打渔，而是一个阴谋”，阿根和鸽子坐在船头，“互相用眼睛传递着惶惑”，他们虽然不知这是一个阴谋，但已经感觉到了凶多吉少。小说结尾，船上 5 个人又面临绝境：船开始下沉，海水已齐三兄弟胸前，危难之时。阿根抓住仅有的两个救生圈，分别给鸽子和鸽子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生与死的紧要关头。阿根把生的希望留给了鸽子父女，自己则选择了死亡。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托付终身吗？所以，鸽子爷改变了对阿根的看法，是明智之举。

二、在出其不意的突变下，竭力展现人性的光辉。

小说开头，读者也许会对鸽子爷三兄弟合伙谋害阿根，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但是，随着情节的不断展开，尤其是生死关头阿根的义举，改变了鸽子爷对阿根的看法。鸽子爷三兄弟最终成全了阿根与鸽子，自身却沉入海底，实现了人性的升华。我们看到，一方面，鸽子爷三兄弟“海葬”了，人性中丑的一面随“海葬”消失在读者的视线之外；另一方面，脱胎换骨的鸽子爷三兄弟又以崭新的一面随“海葬”又浮现出水面，永远展现在我们面前，永远定格于我们的脑海之中。

三、小说着力抒写人性之美，展示的不是阴谋，不是惋惜，而是阳刚。

《海葬》刻画了阿根、鸽子爷三兄弟的硬汉形象，这应当是作者对于微型小说的一大贡献。当下，微型小说反映风花雪夜、儿女情长的占了许多篇幅，而描写硬汉形象的似乎很少，人们有理由相信，一

些意志薄弱的读者，胭脂味浓的小说看多了，会不会像《红楼梦》中贾宝玉一样，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因此，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多读尹全生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过去大量的评论中对尹全生作品中的硬汉形象往往作狭义理解，认为他作品中的硬汉仅仅指男子汉。

在我看来，尹全生作品中的硬汉形象，既包括男子汉，又包括女中强人。一言以蔽之，对他作品中的硬汉形象应作广义的理解。

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有一句话已经成为经典：“短篇小说写场景、中篇小说写故事。长篇小说写命运。”

读罢尹全生《命运》，我们发现，微型小说同长篇小说一样，同样也可以写人物的命运。《命运》系列共 4 篇微型小说，七八千字的篇幅，写出了女主人公黄翠花不同凡响的一生，写出了她敢于同命运抗争，决不向命运低头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一位女硬汉形象。《命运》注重表现女主人公的精神境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视角，展示了人性的苍凉与苦闷。翠花与狗剩，40 年前同时考取大学，两家大人有意让一对才子佳人结伴而行。没想到，旅馆里男男女女睡通铺，这件日常生活小事，却极大地刺激了单纯善良的翠花。最终，翠花选择了逃亡，这成了她和狗剩人生的分水岭。小说最后，狗剩成了高级干部——副省长，翠花则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生命已奄奄一息。所以，作为副省长的狗剩，在翠花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仅三个字：“命运哪……”

作家在表达人在冷峻现实中的生存尴尬境遇时，仍不忘记树立人

的尊严和生命的坚忍。我认为，这是作家高人一筹之处。

翠花是女中强人，她口吐白沫翻白眼后，从来没有吃过药住过院！一般情况下，她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遇到原则问题，她绝不含糊，更不让步。那年，她大姑娘高中毕业要报考大学。根柱说：“能够填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钱上大学？”这时的翠花横下一条心，抓起一把剪刀，披头散发的扑到丈夫跟前：“你要是不同意，我这就跟你拚了！”尽管这一次翠花又遭毒打，大姑娘却如愿以偿进了大学。后来，大姑娘非常有出息，已经是博士后了。难怪翠花的遗容安详而满足，甚至还带有几分自豪。

“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这是杨晓敏的精辟之论，早已被小小说文坛所认可。尹全生紧随此道，他从现实的日常生活中，从人的情感方式、生活方式出发，致力于表现底层普通人的生存状况和情感，表达他对社会与人生多方位的哲学思考，挖掘经过时间沉淀与过滤后的生活品质。

检点这些年的微型小说，硬汉形象并不多，因此，尹全生走塑造硬汉这条路子，显得难能可贵。

风格既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同时，风格又是作家进行自由创作的锁链。尹全生早已意识到这一点，故他近期创作的作品，笔下的人物呈现出多样性。《命运》主人公黄翠花是女性，而且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女性。这充分表明作家更加关注民生，同时，也是作家用实际行动诠释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具体表现。

我认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要求作品的语言“平民化”，“下



里巴人”看得懂。那种欧化语言、那种不用标点的句子、那种味同嚼蜡的语言，尽管写的是平民生活，读者也会敬而远之。

王蒙说过：“读小说象和别人聊天，可以排遣孤独，排遣寂寞。”阅读《命运》，作家仿佛端坐那里，一边品茗，一边娓娓道来，向读者讲述着一个既老又新的故事。读者时而屏声叹气、时而轰然大笑；时而沉默附和、时而欢呼雀跃。

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评论家樊星，在《“新生代”文学的另一面》一文中说过一句精彩的话：“将时代的缺憾记录下来，将生活的悲剧记录下来，本身就是一种呼唤；文学，不应该忘记那些值得同情、需要关注的弱者。”

在当下，关注现实生活中处于基层的普通人生活命运及心理情绪的作品，较前些年减少了，尤其是真实描绘中国农民生存境况、心理需求的作品更少的情况下，《命运》摆脱既定模式的束缚，另选出路，喜获成功，显示了作家超人的洞察力与胆略，给读者带来了难能可贵的心灵的激荡和振奋。

（分别载湖北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1 日和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2 日）

# 像江河那样奔流——中国大陆

## 尹全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作家海明威短篇小说《老人与海》最后一句话，成为人们经常引用的经典之语：“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倒。”在我看来，这句话是否也可以概括你小说中硬汉形象的本质特征？

尹全生（中国作协会员、《微型小说月报》副主编，以下简称尹）：  
俗话说是“人活一口气”。人的肉体十分脆弱（“脆弱的芦苇”就是世人认同的说法），但有精神支撑的生命则是强大的。我作品中的那些“硬汉”，多是为“一口气”活着的，被某种精神支撑着的人。由此说来，用海明威的话来概括我小说中的硬汉形象还是恰当的。

陈：在你笔下，硬汉形象主要指的是男子汉，但也有例外，《命运》中的黄翠花就是女性中的硬汉形象。这一点，过去评论并未提及。硬汉情结是不是你的一种文学追求？硬汉情结产生的原因何在？

尹：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人说什么话。任何文学作品无不是作者本人的修养、个性、情感、生活体验的外露。因此，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塑造什么样的人，一般来说不是作者刻意“追求”的，而是个性、情绪、修养、体验等通过文字自然流露出来的。河流千折百回奔

向大海，并不是河流的“追求”决定的，而是“水向低处流”的本性决定的。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和河流同样没有理性，是由本性、情感支配的。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不论在小小说界还是其他文学圈子都是存在的。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晋升，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挣钱，有人则要通过“强说愁”来获取虚名，还有人要通过“强说愁”来使上司欢颜，那么，这样的作家就近似于商贾、娼妓、太监了。自古至今，好像还没有听说哪个商贾、娼妓、太监是“硬汉”的。

陈：冯骥才说过，“凡是真正的作家，都有一辈子的敌人，如丑恶、虚伪、庸俗、懦弱等等”。契诃夫就选择庸俗作为他的敌人。你的敌人是什么？

尹：作家应当是有良知、良心，有济世之心的人，他不能放弃对人类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不能放弃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那么，一切与自然规律相悖而使生命陷入困境，使生灵陷入精神煎熬的形态和观念；一切返祖为兽，靠他人的血汗饲养的动物，都应当是我的敌人。

江河的奔流不可避免地要冲刷、冲击阻碍它的顽石或淤积物，优秀的文学作品正是在这些冲刷、冲击过程中掀起的浪花。

陈：各种艺术门类，都需要丰富的生活滋养，作家非常需要具备海绵般的吸收营养的能力，也就是作家头脑里应当有块“海绵”。在创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吸引民间文学养分的？

尹：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台高性能的电子讯号接收装置；接收

到讯号后，转换成音频或视频信号，通过复杂的处理后再播放、传输，成为人们视觉可接收的画面，也就是作品了。

“接收装置”的接收频率往往是不一样的，我接收的频率，民间的成分比较多，对洋“频率”不太敏感。毕竟自己是中国人，毕竟写作的东西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因此就偏爱民间文学，特别是故事。其实，中国的经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大都是由说书人当故事讲了一代又一代，因此才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著的。小小说是叙事文学，我认为不应当缺少故事这个要素。特别是中国的小小说，面对的主要是中国的读者；中国读者有自己非西方的阅读审美习惯，无故事情节的小小说大众肯定不喜欢。或者说就不该往“小小说”中挤。小小说既然是小说，它就应当具有小说文体的一些普遍性的特征，如虚构、人物塑造、故事性等。

“我的根在哪里”？这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都应当扪心自问的。我的小小说较注重故事性，大多都有一个较完整且尽可能曲折跌宕的故事，构建一个特殊环境，在此环境中表现人物和思想。使小小说具有故事的可讲述性、可读性，是我的追求之一。

陈：蒋子龙说：“真正的作家应该没有家，他的灵魂，他的精神应该在路上，在行动中。如果一个作家安于有家了，他的精神就死了。”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的写作是否在路上、在行动中？

尹：作家是人，家对于人还是需要的。尽管我也认同作家的灵魂、精神应当“在路上，在行动中”，但现实生活中的“家”还是需要的。古往今来的大家，似乎大多是有家的。一个作家的精神处于什么层面，

绝不是有他所处的生活层面和环境所决定的；只要有思想，是不可能被世俗的家庭禁锢的；没有思想，终生与流浪汉为伍也照样是流浪汉。

（分别载湖北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1 日和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2 日）

# 小说的硬度——中国大陆严苏

## 论

严苏，男，江苏淮阴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已发表作品 200 万字。代表作品有：中篇小说《新上任的八品芝麻官》《翻毛皮鞋》，短篇小说《王老五和他的黑牯》《豆芽儿》等。出版长篇小说《官运》、中短篇小说集《歌舞升平》《女人》《换一种活法会如何》《长在天上的庄稼》、散文集《落叶飘飘》等七部。部分作品获奖并入选年度优秀作品集。现为《短小说》杂志执行主编，江苏省微型小说协会副会长，淮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严苏是活跃于文坛的小说作家。他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者写农村，写城市，写部队，也写教育。《流浪》、《朦胧》反映的是学校和家庭教育问题；《长在天上的庄稼》写得是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对于土地的缱绻眷恋之情；《扭秧歌的老人》、《脑血栓》，呈现给读者的是农村留守老人和孩子的生活现状；《男人的耻辱》、《耳光响亮》、《游在城市的鱼》，写得是城市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他的小说，文笔优美，人物个性鲜明，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故事生动，语言独特，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一、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小姨》中的小姨，由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最终成为一个顶天

立地的女人。小说主要通过两件事，来展示她独特的个性与不幸的遭遇。外公去世后，小姨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辍学回家，另一个就是继续学习。在我母亲（小姨姐姐）支持下，小姨选择了读书。小姨家离学校很远，道路崎岖坎坷，步行要两个小时。有条件的学生都住校，省去奔波之苦。小姨没住校，是走读，但中午不回家，在学校代伙。所谓代伙，就是把干粮带到食堂，请师傅做饭时放在笼子里蒸一蒸。吃饭时花五分钱买个菜或者汤，图个热乎，这样比住校经济，一个月有一元五角就够了。小姨每月来我家，就是为这一元五角钱。漫长的三年求学之路，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其间的艰难，唯有小姨自己知道。这种磨难虽然痛苦，却为后来的人生之路作了有力的铺垫。家庭幸福给了小姨快乐，而婚姻不幸则给她带来了一生的痛苦与灾难。早在村里当代课老师时，村支书之弟就多次骚扰她，令她左右为难苦不堪言。在媒婆撮合下，小姨终于嫁给了一个工人。结婚伊始，夫妻恩爱甜蜜。不久，他就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孩子出生，他只回来看过一次。以后像走亲戚一样，十天半月露一面。他把家当旅馆，来了吃，住一宿第二天就走人。这还是好的，有时还向小姨伸手讨要。他有一张巧舌如簧的嘴，他怕小姨不给就说出种种用钱的理由。小姨心软，看不得他有难。有了孩子后，用钱的地方多起来，实在拿不出就不给了，让他自己解决。他不理解，当小姨吝啬，把钱看得比他重。他生气了，就想尽办法折磨小姨。家，名存实亡。尽管如此，小姨依然追求理想与事业。工夫不负有心人。小姨先是去掉了十年的代课教师的“代”字，接着转为民办老师，然后参加中师函授，拿到了大专文凭。

最后，成为公办老师。小姨的成功，留给我们诸多人生启迪。

小牛犊牵回家，王老五把它当小子喂养，饥食嫩草渴喝温水，夏凉冬暖；还天天为它梳毛篦虱子。小牛犊的毛油光水亮，有风吹来，毛发飘起，像风吹过水面，一波撵着一波，看着让人心生柔情。小牛犊在王老五呵护下，身子一天天粗壮起来。老伴见了说，看你，把牛当人，大贵小时也没这福气。王老五说，人畜同理，我把它当二小子养着呢。老伴说，你在取笑我。我这辈子对不起你，没为王家多生几个带把的。王老五说，小牛犊也带把，它就是我的二小子！小牛犊像个伢子，一会儿看不见王老五就叫唤，叫声像伢子找爹娘，声声含泪，字字带情。王老五听到，把手里的活儿放下，快步跑进牛棚。王老五下田劳动，怕小牛犊在家里想他，就用长绳拴上牵着，找一片好草，让它在那里吃。小牛犊很乖，它低头啃草，隔一会儿抬头看看王老五，待嘴里的草吃完了又低头啃草。夕阳西沉，王老五要回家，小牛犊的肚子也圆了。他牵起牛绳，夕阳里一人一牛，悠悠然然，慢步行走。作者用语言作彩笔，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牛和谐图。在王老五眼里，他分明有二个儿子，一个是王老贵，另一个是小牛犊。在农忙时节，王老五打电话给在外打工的王老贵，让他回家帮忙，王老贵借故不回。小牛犊则任劳任怨，默默无闻。不仅如此，小牛犊仿佛看透了王老五的心思，比平时更加亲近依恋王老五。这不仅让王老五感动不已，也让读者感慨万千。

《生命的硬度》中的小翠，小时候得了一种怪病，送医院后医生说没救了。母亲抱着小翠不吃不喝，呆呆地坐在床上，一天没合眼，



两天没合眼，没想到第三天早晨，小翠突然半睁开眼睛，伸出舌头舔一下干裂的嘴唇。生过这场病，小翠身体渐渐好起来，往后再也没进过医院。用母亲的话说，小翠命硬，到了鬼门关，又被阎王爷驱赶回来。不料，小翠在过一座石拱小桥时，又一次落入水中。母亲惊呆了，眼看着小翠在水中挣扎，顺着急流往下游漂去。小翠在湍急水流里上下翻流，像一片树叶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没入水中。刚落水那一会儿，小翠大脑一片空白，不知自己怎么了，呛了几口水后，意识突然出现，她知道自己难逃一死。求生的欲望占据着她的大脑，更揪着她的心！她睁开眼睛，眼前一片混浊，什么也看不到。小翠想喊叫，嘴巴刚张开，又呛进一口水。她咬紧牙关，双手不停抓动，想抓住一件救命的东西，就在这时她的身体撞击到了一件硬物，咚的一声，人就失去了知觉。小翠击到的硬物是一棵大树，当人们跑过去解救她时，发现她死死地抱住了一棵大树。她的母亲费了好大的劲，才掰开她的手。最后，小翠还是死了，死于父亲之手。死因很简单，父亲看见小翠穿上新买的牛仔裤后，恼羞成怒，逼她脱下，然后操起剪刀，几下就把新衣剪成布条条！这哪里是剪新衣，分明是剪小翠的心，剪小翠生活的希望与追求。小翠绝望了，用父亲剪成的布条条，结束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令人扼腕长叹，痛心疾首。小说用小翠之死揭示了当下农村一些青年妇女的悲剧命运，触目惊心振聋发聩。

## 二、细节平中见奇，奇中见情，感人至深。

《军礼》最后写道：“父亲离家愈来愈近，晓友心跳加快，他感到血管里流动的好像不是血液，而是熊熊燃烧的火！晓友整一整军装，

把身体站成一棵树，静静地等待父亲归来。父亲走到门口，认真地看了晓友一眼，晓友也认真地看了父亲一眼，四目相对，只听见刷的一声，父子二人几乎同时举起右手，给对方敬了一个军礼！继而快步上前，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父亲由对晓友恨铁不成钢，到对晓友敬军礼，这种质的飞跃，一方面得益于父亲教子有方，另一方面也是晓友自身努力的结果。当然，在晓友成长过程中母亲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晓友对父亲敬军礼，同样是一种质的转变。这种转变经过了儿时对军人父亲一种不自觉的崇拜，到最后发自内心的敬重。由此看来，父子二人互相敬军礼这个细节，就蕴藏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草朵》中草朵塌了这个细节，具有震撼力。草朵塌了还可以重新垒起来。但是，如果父亲倒了下去，就不会再站起来了。在这里，草朵既是一个道具，起到了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提升主题的作用。同时，草朵也具有象征意义。德顺不正好是一个草朵吗？他把三个儿子拉扯大了，让他们成家立业。可是，他们仍然把他当草朵，继续啃他，直到有一天父亲像草朵一样塌了，才肯善罢甘休。亚米契斯说：“一个人如果使自己的母亲伤心，无论他地位多么显赫，无论他多么有名，他都是一个卑劣的人。”父母为把三个儿子抚养成人，付出了心血与汗水。如今，父母年迈体弱。三个儿子本该孝顺父母，让他们颐养天年，健康长寿。但是，事情却恰恰相反。三个儿子不仅不孝顺，反而互相攀比榨取父母钱财，令父母心寒，令读者不齿。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是说，要像爱自己父母一样爱天下老

人。这是敬老的最高境界，现阶段一般人不可能达到。但是，爱自己的父母，却是对子女最基本的要求，必需做到。否则，他就是一个卑劣的人。

“外婆给家里人装饭，第一碗一定是小姨。外婆盛饭十分上心，她将饭勺轻轻地放进锅里，一勺勺往前移动，让锅底的厚物沉淀到勺子里，待勺子满了再缓缓提起。小姨的碗满了才轮到舅舅，然后是外公，最后才是外婆自己。”这个细节，一反农村重男轻女现象，写了重女轻男。通过对比艺术手法，将外婆对小姨特别的爱，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让我们感动。

三、语言风趣幽默，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情趣与生活气息，极具亲和力与穿透力。

“晓友希望日子过得慢点再慢点，最好是停滞不前，就像呼呼转动的车轮被坏小子猛然塞进一根树棒，那样父亲就不会回来探亲了。或者变换一下，父亲回来了，时间却如风车一样快速转动，眨眼之间假期过完了，父亲不得不打起被包走路，那多好啊！父亲在家的那些日子，晓友说话像蚊子哼哼，从来不敢大声嚷嚷；走路如同猫捉老鼠，脚步轻得连自己都听不到；吃饭坐在桌子上，低着头狼吞虎咽，吃饱了赶紧开溜。父亲的目光生硬，那种硬能够融化钢铁，晓友只要感到背后火热，特别是脖颈有刺痛烧灼之感，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一定是父亲在虎视眈眈地看他。”（《军礼》）

“小姨明白过来，心律加快了，呼吸也急促，她不知校长下面说的是什么话。小姨两只好看的单凤眼紧紧盯着校长的嘴，恨不得伸进

手去，把她想要知道的话抓出来，掰开揉碎看个明白。相亲结束，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姨抬头看天，感觉天比往日蓝；小姨垂目看草，小草也比往日绿。小姨还想放声歌唱，歌唱美好的生活。他与小姨相识不到两个月，一个月末，在小姨闺房里，他眼瞅着外婆外出，霸王强上弓，成功实施了身份置换，一个不相干的男人，一下成了我的姨父。”

（《小姨》）

“二叔身子骨硬棒着呢，走路像敲鼓，脚底咚咚有声，一步跨三尺，跟年轻人差不多。女工见二叔如此豁然坦荡，心中一动，像只美丽的蝴蝶扑向二叔，乖乖地做了二叔的俘虏。二婶的肚子真是一块肥沃的大地，过门仅四年，就把别人家十多年的事给干了。她像一台生育机器，一口气为二叔生下四个带把的。二叔看着一顺水儿躺在床上的四个小家伙，满心喜欢地对二婶说，我们该喘口气了，二婶看一眼小家伙们，又看一眼二叔，幸福地点了点头。”（《二叔》）

“小满过后，天上的老日一日强似一日，毛辣子似的直刺人的眼，人站在晒场上，不多一会儿，皮肤跟着火一样枯焦生痛。黑牯的大嘴像切割机似的，王老五喂啥它吃啥，从来不挑拣。王老五打开院门锁，听到动静，黑牯不停地拱栏，有意弄出很大响声。王老五边跑边说，别拱啦，别拱啦！你这个坏东西当我闲得没事干是吧？把栏拱散了你自由了是吧？黑牯仿佛听懂了王老五的话，见他来了立马乖顺下来，把头靠在王老五身上，脚在原地不停地走动，尾巴还发出扑答扑答的甩动声。”（《王老五和他的黑牯》）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4 日）

# 小说的气味——中国大陆严苏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在写作中，您追求什么样的小说？

严苏（中国作协会员，《短小说》杂志执行主编，以下简称严）：  
“读者是美食家，他们不会选错‘食品’。写了多年小说，愈来愈崇拜面食师。面食师做面点，先将面粉加水 and 匀，然后兑上适量的面糟或发酵粉，搥熟后放到暖处发酵。几个时辰后，面发酵好。这时就是面食师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经过一番技术性的劳动，包子或是卷子整齐地放进笼内。笼上大灶，先文火，后猛火，再文火。灶房里氤氲着令人激动的热气，待热气浓稠到对面不见人影，面食就熟了。这时如果你推门进入灶房，嗅嗅鼻子，不用看，保管你一口就能说出笼里蒸的是包子还是卷子。小说如果能写到这个份上，读者打开书，‘包子’或是‘卷子’的气味扑面而来，小说就成功了。创作，我追求‘包子’或是‘卷子’的气味；身为编辑，我同样追求这种气味。”

陈：王蒙说过：“读小说像是和别人聊天，可以排遣孤独，排遣寂寞。”读您的小说，不仅有如王蒙说的那种感觉，而且还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快感与人生感悟。请问：这种美妙艺术效果的产生，是您刻意为之，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露？

严：小说就是小声地说，像和朋友聊天，推心置腹，娓娓道来。

陈：《王老五与他的黑牯》将人与牛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描绘得惟妙惟肖，一方面令人神往，另一方面又让人叹为观止。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严：我离开农村多年，创作所需，与农村一直保持着联系。当创作不畅时，我就会到农村走一走，吸一吸“地气”，待回来时，笔就顺了。王老五是我见过的众多的农村老人中的一员，他们对土地、对耕牛的感情如同自己的儿女。——此篇小说，是生活对我的馈赠。

陈：作为《短小说》杂志执行主编，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您认为优秀小说的特质是什么？

严：创作与写作的最大区别是“创”，而不是“写”，写可以复制。《短小说》拒绝复制，排斥鸡毛蒜皮。创作没有捷径，拿出你的看家本领，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钢”是小说之魂。

陈：文学是人学。您小说中的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是生活中的“这一个”。在创作过程中，您是依据生活原型，还是如鲁迅所言“杂取种种，合成一个”？您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

严：创作各有不同，有的人注重人物，有的人注重故事。我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原型，但又似曾相识，就是鲁迅先生说的杂取种种。我想得很多，作品却少，一篇东西要酝酿很久，就像女人生孩子，不到时候出不来。

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您小说语言独具特色，富有亲和力与穿

透力，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在生活中，您是怎样积累语言的？在创作中，您又是如何选择与使用语言的？

严：我说过，小说是有气味的。“气味”就是语言，别人一读即知。语言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我对自己的语言要求很严，作品经过反复打磨才会出手，不敢浪费编者的时间，更怕读者半途扔下。

陈：您的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写农村，写城市，写部队，也写教育。在我看来，您乡土小说更加感人。您的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源于何处？它对您写作有何意义与作用？乡土，会成为您生命与文学之根吗？

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与许多行业都有接触，久了就想写一写。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农村，这与我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有关。农村题材的小说占我作品数量的一半以上，过去我写过一部长篇《官运》，最近刚写好一部中篇《幸福家园》，是对新农村的思考。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4 日）

# 微言中蕴藏着深刻大义 表象 中折射着深度思考——中国大 陆刘公论

刘公，男，1960年2月18日出生，大学文化，拥有写作和法律两个学位，湖北朱家湾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精短小说研究会会长、咸阳文学研究院院长、《精短小说》杂志社主编。先后在《小说界》、《小说林》、《短篇小说》、《延河》、《朔方》、《天津文学》、《黄河文学》、《解放军文艺》、《橄榄绿》、《解放军报》、《人民武警报》、《三秦都市报》、《消费者导报》、《辽河》、《百花园》、《深圳青年》、《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泰国《大众周末》、《京九晚报》、《人在旅途》、《南方周末》、澳大利亚《澳中周末报》、泰国《中华日报》、新西兰《先驱报》等近百种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多篇。著有小小小说集《新潮小小小说》、小小小说集《灵魂撕裂的那一刻》（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参评作品）、短篇小说集《在乎山水之间》、军旅长篇小说《闪烁的亮点》、长篇小说《春意阑珊》、《中学生书法参考教材》等多部，并主编了大型图书《中国精短小说名家经典》上下卷和《中国精短文学作家十人行》1—11辑等，共计达1000多万字。

作品曾获首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微小说年度三等奖、年度中国优秀小小小说奖、武警部队文艺奖、首届全国小小



说擂台赛二等奖等，作品多次被《作家文摘》、《小说月报》、《读者》、《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转载，并入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鉴赏》、《中国 2002 年度微型小说排行榜》、《小小说名家珍藏》、《中国微型小说名家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选》、《中国侦破小说选》、《中国小小说金榜》等书。小说《生死抉择》被翻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作为华语教材。小小说《行长的乡村情结》2004 年 8 月入选中学生语文读本初二下册。《虎痴》入选英语版本《珍珠夹克及其他故事》，《原来如此》被土耳其大学选为大学教材。其肖像和创作简况，中国作家协会《文艺报》第二版、中国作协会刊《作家通讯》封三、《解放军报》第三版、《人民武警报》第四版、《百花园》封二、《橄榄绿》封三、《小小说选刊》彩色插页、《微型小说选刊》封二、《小小说月刊》、封二、《小小说读者》封二、《陕西文学界》内文、《三秦都市报》第三版、《消费者导报》第三版等报刊有专题介绍。咸阳电视台 2003 年 10 月以“作家刘公”为题播放了专题片，《咸阳人手册》的名家档案栏目中刘公位居第三，有详细介绍。国务院人事部主办的《中国人才》杂志 2006 年 9 期以《人生再现光泽》为题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其传略被收入《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

刘公既是一位微型小说作家，又是一位微型小说杂志主编，还写了不少微型小说理论文章。他的创作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风格，他主编的《精短小说》在全国有较高的知名度，他撰写的微型小说理论文章赢得许多作者的好评。刘公微型小说有鲜明的特点与独特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节设置上出奇不意花样翻新，给读者带来阅读新奇感。

刘公许多微型小说不是墨守成规，而是频出新意，如黑夜的闪电，使人眼前一亮。如《人鸟情》描写了人与人之间，人与鸟之间，鸟与鸟之间发生的情感与冲突。人与鸟之间，鸟与鸟之间的争斗，是虚写，目的是为人与人之间纠葛作铺垫。鸟与鸟之间打斗有三次，每一次所发挥的作用不一样。第一次是董康二人为竞争副局长，借斗鸟暗中较劲，把对手搞倒，并博得好名声。结果，董科八哥把康民八哥眼睛啄伤，随后，董科又把自己八哥头揪下来。斗鸟打成平手，仕途之争也是平局，新的副局长则是从另外单位调来的。第二次是两只鸟互相钻进对方鸟笼，唱起了情歌。两位主人见面开始点头，嘴角有了一丝微笑，冰开始慢慢地融化了。第三次，康民八哥突然失踪，董科给自己八哥下达死命令：不找回康民八哥不准回来！董科八哥不辱使命，终于找回了康民八哥。至此，董康二人才完全冷释前嫌，重归于好。这里，鸟与鸟之间争斗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两人只是把鸟作为一个道具，利用斗鸟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与情感，以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当人心情不好的时候，鸟成为人的牺牲品，董科就亲手杀死一只鸟，手段是十分残忍的，应当受到道德审判和良心谴责。可惜，小说对此并未提及。而当人心情好的时候，鸟才成为人类的朋友。这种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是十分有害的。

“当下的小小说在情节设置上套路太明显了，以致让人产生了厌倦感。”（雪弟《互为观照的镜像》第41页）的确如此。我们看到的微型小说，情节似曾相似的太多了，难免会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令

人欣喜的是，《人鸟情》的情节设置颇有新意，让我们眼睛为之一亮。

《诱人的枫叶红》中，东盛邂逅美女阿珍后，见色起歹意。谁知，弄巧成拙，反被颇有心计的阿珍套牢，送进了监狱。当然，东盛只是个替罪羊，因为仅仅根据几封情书，以及玻璃杯和水果刀的指纹，就认定他是杀人凶手，属于有罪推定，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依据小说提供的信息，我们得知阿珍是个二奶。

阿珍之所以当二奶，目的是为了金钱。东盛的非份之想，正中她的下怀。于是，阿珍就汤下面，设下陷阱，让东盛往里面钻，以此嫁祸东盛，转移人们的视线。这的确是一条十分阴险狡诈的诡计，连公检法也被欺骗了。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阿珍虽然得了一大笔遗产和保险费，最终还是进了监狱，等待她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当下，包二奶者主要是两类人：一是官员，二是有钱人。小说中包二奶者是一位生意人，故这里只讨论有钱人包二奶的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现在的情形表明，富人们的衰败周期在迅速缩短，“现世报”和“二世祖”越来越多，很难有撑过三代的。

统计表明，20 年前第一批发财的富人，到今天已近七成破产衰败。一位专家在《2004 年度中国财富报告》中指出了其中原因：一是先天素质不高；二是发财后染上四大顽症：狂妄自大，贪婪和野心，色迷心窍和好赌成性等不良嗜好，感情所累，小蜜当政易败家。

湖南常德一位千万富翁，因为在女人身上大肆挥霍，曾和 200 多

个女人发生过关系，最终在穷困潦倒中悬梁自尽。

这个例子一方面印证了专家的高论，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懂德语的小丁，既是人才，又是奴才。当他以人才身份出现时，虽然与外商谈判成功，为公司创造了大量物质财富，却遭到总经理的冷落。而当他以奴才身份出现时，虽然与外商谈判失败，给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却被破格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成为公司二号人物。《原来如此》，为我们讲述了一则人才与奴才不同命运的故事，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古今中外，这种用奴才而不用人才的例子汗牛充栋，不胜枚举。

大思想家孔子也曾两次遭遇昏君。一次是季恒子死后，其子季康子欲召孔子回国，但他听信谗言，放弃了重用孔子的计划。第二次是，楚昭王听说孔子正流浪于陈、蔡两个小国之间，便派人将孔子接到楚国，想委以重任并封给孔子七百里的土地。在楚国宰相子西的反对下，楚昭王打消了启用孔子的念头。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孔子虽然终身未做官，却成为世界著名的大思想家，实乃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明代张居正在《陈六事疏》中说：“其才虽可用世，或以卑微而轻忽之，或以名高而尊礼之。”

现实生活中，有才干者因地位低下而受轻视，无才干者因有名气而受重用的现象，有一定代表性。

《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非其人而处其位者，其祸必速。

意思是说：用人不当，则带来的灾难一定很快就会降临。这段话，值得当权者深思。

## 二、幽默讽刺中蕴藏着诸多人生与艺术哲理。

领导干部退休回家后，仍然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指手划脚，动辄让人向他早请示晚汇报，喜欢作报告，喜欢签字画押。一句话，喜欢权利。为了让离休在家的老爷子心情舒畅，一家人只好将单位里一整套例行公事，全部照搬到家庭生活中来。结果，奇迹发生了，老爷子的病不治而愈。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打个报告来》，辛辣嘲讽了某些领导干部为官的惰性。离休与退休在家的领导干部，精神上的孤独与寂寞，权利上的失落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何描绘他们的晚年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打个报告来》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揭示了离休与退休在家的领导干部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描写了他们鲜为人知的心理活动，描绘了他们反常的行为。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内心就是一个社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的情感活动，都不会相同。我们的作家，应当写出生活中的“这一个”来，而不能写成千人一面，千人一腔。《打个报告来》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就在于此。

群是朱家湾唯一的光棍汉。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喝酒，见酒必喝，一喝必醉。别看他孤零零的一人，可他并不孤单。湾子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都忘不了请他去作客，当然他不会两只肩膀抬只嘴，去白吃白喝，他每次都要行礼钱，也就是赶情，朱家湾人对行礼的说法。群

赶情总是向上看齐。以前赶情有十元五元的，他总是掏十元。后来赶情涨到五十元二十元，他总是掏五十元。再后来，赶情涨到一百元五十元，他总是掏一百元。最后，群因为无钱赶情而上吊自杀。《赶情》结尾写道：大伙儿清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家只有一个空米缸、一口掉了边的锈铁锅、一只裂了缝的老粗碗。我们看到，空米缸、锈铁锅、老粗碗作为道具，将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群写活了，画出了他极爱虚荣的魂。

陈豁嘴的嘴豁，并不是他从娘胎里带来的，而是他贪嘴，偷摘邻居家的柿子，不幸从树上摔下来，嘴磕在树茬上留下的痕迹。因了嘴豁，好事一个接一个，先是上门说媒的人多了起来，以前嫌他嘴豁的姑娘也不嫌弃了。后来是被县剧团招走，成了城市里的人了。再后来是被省上一家文工团挖去，成了这家文工团的台柱子。为了爱情，到一家大医院做了嘴唇整形。万万没想到，女孩却突然变卦了，因为陈豁嘴整形后，气力大幅度下降，再也吹不出那动听的号音了，文工团也决定不再聘用他了。他沮丧地找那医院的医生，要求再把嘴整回去，医生像见到外星人一样，惊讶地说：“我绝对不会做有损医生职业道德的傻事……”《一鸣惊人》中的陈豁嘴，成也豁嘴，败也豁嘴。他的人生悲剧，既有自身原因，也有其它因素，让人若有所思。

今年三月初，王三突然得了重病，几天茶水不进，弥留之际，麻子媳妇哭得死去活来，说：“……你最后看我们娘儿们几个一眼吧”，那凄惨的情景让人落泪。王三没一点反应，好像马上就要咽气了，只听麻子媳妇带来的傻儿子陡然叫道：王三，站起来！真没想到，王三

竟然一下子站了起来，眼睛睁得圆溜溜的，麻子媳妇说：许大头早免职了，你站起来干啥？王三喉咙里哼了一声，像一堵墙，轰然倒地，再也没有站起来。《激灵的王三》中的王三，与许行《立正》伪连长有异曲同工之妙。《立正》伪连长一听到“蒋介石”三个字就立正，《激灵的王三》中的王三，一听到“王三，站起来”，无论在干什么，都会站起来。小说结尾堪称神来之笔，病入膏肓的王三听麻子媳妇带来的傻儿子陡然叫道：王三，站起来时，居然站了起来。小说将动乱年代对人精神的摧残描绘得触目惊心惨不忍睹，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 三、巧用道具，抒写浓浓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刘公在《生死抉择》中写道：飞机继续颠簸下降，危险在不断升级，容不得我再多想，在没有征得她许可的情况下，我卸下降落伞，强行捆上她的后背，并反复交待启伞、着地等要领。她点点头，好像明白了。

她在空姐的搀扶下，缓缓移向舱门口，走着走着，她又突然折转回来，双手颤巍巍的，拇指和食指捏着她倩照的两个边角，带着泪音说：“解放军同志，留个纪念吧。”我双手接过她的照片，说：“你快走吧”，她泪水涟涟，一步一回眸地离开了飞机。

《生死抉择》中的我，在生死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曾经误会过自己的她，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谱写了一曲爱的颂歌。危难时刻，小小的降落伞承载了多少爱与情啊！降落伞作为道具，在这里产生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康连长前脚离开，新连长就迫不及待地叫通信员和文书撬开那箱

子。箱子里装满了大小不一的纸条，文书一张张整理好交给新连长，新连长一看，眉头顿时锁成一团，怪哉，怎么全是空白纸条？新连长很纳闷，他冥思苦想了三天，也没悟出个道道来。《神秘的铁皮箱》中的铁皮箱作为道具，见证了康连长对战士们大写的爱，见证了战士们的成长经历，见证了部队指战员与战士们兄弟般的情谊。

《傻子一样的葡萄》中的葡萄作为道具，起到了一波三折的作用。起始的时候，葡萄还没成熟，小孩子们就偷偷地掐着吃，住在一楼汪二嫂的小根每次都是首当其冲，不到成熟的季节，那葡萄就一粒不剩了。此一折，既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又描绘了顽童的可爱。葡萄有八九成熟的时候，住在八楼的陈老汉来了个先下手为强，他趁别的人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小根也不知窜到哪去了的时候，在外面叫了两个收破烂的小伙子，一上午就把葡萄下了个精光。两个小伙子拉了满满的两三轮车，拉到全市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卖给了水果批发商。卖的钱自然是陈老汉装进了腰包。此二折，既写了道德的沦丧，又写了弱势群体的无助。昨天一场暴雨后，我去岳母家有事，发现葡萄架下满地都是葡萄，看大门的老师傅用簸箕正在往一块拢，小根一边往嘴里拾葡萄，一边说傻子，傻子，你们都是傻子，我吃死你们……此三折，既暗写了生活的改变，又写了小根的无奈。

刘公是一位思考型作家，在写微型小说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微型小说理论文章，涉及开头、情节技巧、主题、风格、文体意识等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见解，给读者不少启发。他出任《精短小说》杂志社主编后，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微型小说作家，并开辟专栏发表理论



文章,为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 微型小说璀璨的明天在向我们 招手——中国大陆刘公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你是为数不多的集琴棋书画于一身的作家。四位一体给你的创作带来了哪些影响？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四位一体是否给你的写作带来不便？

刘公（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精短小说研究会会长、咸阳文学研究院院长、咸阳市作协副主席、《精短小说》杂志社主编，以下简称刘）：  
过奖了，我只是喜爱文学和书法罢了，画画虽酷爱过，参军后第一年曾被团政治处借用，画了五十多幅法制宣传画，在全团巡回展览，后来被排长影响内务卫生的训斥，不得不放弃了。至于琴棋，我只是会点二胡、笛子、口琴，偶尔下下象棋而已，不足挂齿。要说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应该说正面的多一些，所有的艺术都是相通的，比如吹口琴，音符高低错落才会给人以美的享受，你写一篇小说，情节一波三折才会吊起人的胃口。比如书法，你创作一幅作品，要考虑到笔法、墨法、章法，考虑到整幅作品的布局，写小说也一样，不仅要考虑到起笔收笔和行距的疏密，还要注意语言的一致性，注意笔不连而意连的情节贯通等方面的因素。至于会不会给写作带来不便，一般不会，只要你在精力和时间上合理安排，将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

陈：包括你微型小说集《灵魂撕裂的那一刻》在内的 24 部微型小说集，包括我文学评论集《声音》在内的 2 部评论集，首次参评第 5 届鲁迅文学奖。虽然最终未获奖，但参评本身已经充分展示了中国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理论的巨大成就，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将载入中国微型小说史册。你认为中国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理论离鲁奖还有多远？哪些作家和评论家有望问鼎鲁奖？

刘：第五届鲁奖首次把小小说（微型小说）列为一个奖项，实在是可贺可敬，这是许多小小说（微型小说）作家、理论家多年的企盼，这标志着小小说（微型小说）这个小说中的新家族首次得到官方的认可，她必将推动小小说（微型小说）事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只可惜，五届鲁奖最终没有一部小小说（微型小说）作品集得奖，实在是让人叹息。其中原因大致有三，一是 24 部集子还没有达到鲁奖的标准，火候还没有到，这是外因；二是小小说（微型小说）队伍中的内讧，正如河南作家刘建超的怒骂，小小说（微型小说）队伍中有“狗杂种”，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生怕小小说（微型小说）队伍中有人得了鲁奖，我就多次接到“质询”的电话，这是内因；三是介于上面两种原因之外的很复杂的原因，诸多的一两句说不清的原因。至于小小说（微型小说）离鲁奖还有多远，应该说不远，有些老作家的作品早已达到鲁奖的标准，只是发表的时间超出了这次评奖的规定时限。按照目前的小小说（微型小说）发展境况，下一届问鼎鲁奖的可能性有，但不会太大，估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希望吧。不过，有些曙光就不错了，因为曙光的后面必定是阳光灿烂。

陈：“幽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在西文用法，常包括一切使人发笑的文字，连鄙俗的笑话在内……在狭义上，幽默是与郁剔、讥讽、揶揄区别的。这三四种风调，都含有笑的成分。不过笑本有苦笑、狂笑、淡笑、傻笑各种的不同，又笑之立意态度，也各有不同。有的是酸辣，有的是和缓，有的是鄙薄，有的是同情，有的是片语解颐，有的是基于整个人生观，有思想的寄托。最上乘的幽默，自然是表示‘心灵的光辉与智慧的丰富’……各种风调之中，幽默最富于感情。”（《林语堂——论读书，论幽默》，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目前幽默或搞笑已经提升到哲学研究的范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幽默就是一门哲学。作为《幽默讽刺·精短小说》主编，你认为幽默讽刺在微型小说创作中扮演何种角色？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哪里？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作家中，你认为那位作家的作品最幽默？

刘：幽默讽刺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一两句不可能把它诠释清楚，幽默中有讽刺，讽刺中也有幽默，二者相辅相成，但就小小说（微型小说）而言，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起码占有小小说（微型小说）整体作品的半壁河山，我主编的《精短小说》在前面冠以幽默讽刺，是基于小小说（微型小说）创作的发展，还有与其他小小说（微型小说）纸质媒体加以区别的用意。世界幽默讽刺作家，当属契诃夫、左琴科、鲁迅、马克·吐温等。

陈：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内心就是一个社会。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兴趣爱好，他们的情感活动，都不会相同。我们的作家，应当写出生活中的“这一个”来，而不能写成千人一面，千人

一腔。请结合创作实践和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刘：是的，每一个人的外表、思维，都有其自身的特质，世界上找不到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对于创作而言，我提倡初涉文坛的朋友不妨模仿模仿名家，像绘画一样，不临摹是很难进入正道的，但是，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就要步入创作之路，写出“另一个”来。目前小小说（微型小说）最大的顽疾之一，就是千人一个面孔，许多稿子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一再“繁殖”的陋习实在应该休也。比如写做官的退休后“官瘾”不退的景象，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了篇《打个报告来》，在《羊城晚报》刊出后被多家报刊转载，之后出现了许多类似的小小说（微型小说），直到今天，还有“面熟”的小小说（微型小说）出现。当时，做官的不想退下来的小小说（微型小说）较多，但退下来后如何的小小说（微型小说）还没有见到，我就写了篇退休后继续在家做官的“局长”，这就写出了“另一个”。同类型的素材，别人这样写，你可以那样写，别人从正面看，你可以从侧面或者后面看。

陈：“应当在精、巧、新、深、妙、奇、转七个字上大做文章，多产生一些为微型小说废寝忘食、鞠躬尽瘁的微型小说专业作家，用精短的手法展现人物和情节，凸现微型小说特有的美感，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大中抓小，小中见大，言微意远，不断摸索微型小说的创作规律，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创作高品位能留芳的微型小说精品。”这是你在《中国微型小说理论批评的现状与发展前景刍议》中所说的话，颇有见地。精、巧、新、深、妙、奇、转七个字，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是相当艰难的。有的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够达到。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那是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我提倡小小说（微型小说）尽量做到精、巧、新、深、妙、奇、转七个字，是从宏观上说的，单篇作品只要做到其中一个字也就行了。小小说（微型小说）是灵感偶发的产物。她的篇幅有限，不可能像中长篇那样娓娓道来，只能惜字斟句地反复打磨，但她绝不是中短篇的缩写。生活中的小小说（微型小说）素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希望小小说（微型小说）作家和爱好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写出有自己特色的好作品。

陈：在你博客上看到了你写的 28 篇微型小说理论文章，涉及开头、情节技巧、主题、风格、文体意识等诸多方面，有自己独到见解，给读者不少启发。你认为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中最大的通病是什么？微型小说理论能否引领微型小说创作？微型小说理论对作家的指导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中国微型小说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研究，特别是有像您这样的理论家的辛勤耕耘，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较为完整、较为成熟的微型小说理论体系，为我国的微型小说创作起到了功不可没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使许多微型小说作家知道在创作中应该弘扬什么，应该摒弃什么，使微型小说这种灵便机智的文体进一步拉近了小说与社会生活的距离，能够更加及时地捕捉社会脉搏的跳动和瞬息万变的生活轨迹，《小小说论坛》多次召开小小说作家网络研讨会，为推动小

小说理论和创作的发展，起到了导航性的作用。

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说过：“作家们都明白，用语言表达不完的，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如今，在许多读者的眼里，这些写小小说（微型小说）的作家，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你认为如何才能使微型小说写得充满智慧？

刘：铁主席的这番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认识一位著名作家，长篇小说写得很有份量，他看了我的微型小说集后，也想把玩几篇，可写了几篇，没有一篇他自己满意的。他对我说，没想到小小说（微型小说）这玩意儿，比写长篇还费劲。著名评论家李星看了我的作品，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说，微型小说虽小，但写好并非易事。我觉得铁主席的这番话，更多的是对微型小说作家的鼓励和鞭策，我们应当以此为动力，创作出更多的力作来。因为现实中，不少作协和作家把微型小说当作“小儿科”，认为不能跟长中短篇小说相提并论，这可能有些偏见，但也给我们微型小说作家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微型小说的精品力作还不多，还没有引起文坛的重视。这就更需要我们去努力，穷尽我们的智慧和灵性，多生“漂亮的孩子”，多生“人见人爱的孩子”。我相信，微型小说的春天已经来临，微型小说璀璨的明天已经在向我们招手，用孙中山的话说，叫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 对生存本质与生命意识的拷问

## ——中国大陆闵凡利论

闵凡利，男，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人。一九七一年八月出生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闵楼村，现在滕州市文化馆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一九八九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在《天涯》、《莽原》、《大家》、《红岩》、《江南》、《长城》、《芙蓉》、《北京文学》、《散文》等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散文一百五十余篇，计一百五十余万字。中、短篇《死帖》、《解冻》、《三个和尚》、《神匠》、《油钩子油撒子》、《玉葬》、等分别被《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载；小说《死帖》、《真佛》被拍摄成电影，由《死帖》改编的电影《江湖道》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冬日的散步》《带伞的日子》被拍摄成电视散文。作品曾获“首届吴承恩文学奖”等省以上文学奖十余次。出版有小说集《心中的天堂》、《一路莲花》、《找啊找啊找啊找》；散文《在夏日里画场雨》等。其中《心中的天堂》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系枣庄市第三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滕州市第四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滕州市第十二、十三届政协委员。山东省外事翻译学院客座教授。

一、作为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人，闵凡利新禅悟小说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像与不像的矛盾统一，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



在对闵凡利的新禅悟小说进行评说时，有一篇作品是必须要说的，这篇作品既是闵凡利新禅悟小说的成名之作，也是他新禅悟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更是他“新禅悟小说”的奠基作。是这篇作品触发了闵凡利对“新禅悟小说”的灵感，听闵凡利讲，这篇作品创作于 1995 年，那时的闵凡利只有 25 岁。这篇作品就是《神匠》。这个发生在朝圣路上的故事，也是关于两个男人战争的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生动一波三折，人物形象力透纸背呼之欲出，语言短中见奇，平中见巧，实中见真，堪称同类题材的上乘之作。和尚拿来一张发黄的照片，要神匠塑。神匠看罢女像，觉得面熟。此为一反。小说开篇，既埋下伏笔，又吊了读者胃口，可谓一箭双雕。观音泥像塑好后，要洗尘。洗尘不用水，而是用神匠的汗。可是，此时的神匠身上却没有汗了！何故？小说未作交待，而是渲染气氛，为后面高潮来临作好铺垫。此为二折。秋天来了，该给观音安“心”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神匠竟然把自己的心，安到了观音身上！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烈举动，惊天地泣鬼神。神匠肉体虽然死亡了，灵魂却得到了永生，精神得到了升华。此三折。小说写了三个人物：神匠、和尚、女人。女人是虚写，神匠与和尚是实写。三个人物，神匠刻画最成功。神匠爱女人，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付诸实际行动。我们既没有看见“我爱你”之类甜言蜜语从神匠口中脱口而出，也没有看见“我发誓”之类山盟海誓从神匠嘴上流露出来。神匠对女人的爱刻骨铭心，永远埋在心灵深处，一万年不变！元代大诗人元好问，曾为一只受伤的大雁写下：“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现实生活中，生死

相许的爱情并不多见，于是，读者只能寄希望于作家了。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著名画家周韶华说过：“其实我每天都在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像与不像的矛盾统一。不像让人难以理解，太像又没有气势，不能跨越时空。”周先生是就绘画而言的。艺术是相通的，文学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神匠》的成功，周先生关于虚与实的精辟论述，带给我们诸多思索。

《一路莲花》中的师徒二人到灵山朝圣。灵山，既可以看作是一个真实地方，又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虚幻的地名。正如老和尚生说：“孩子啊，到灵山朝圣是我们向佛祖许下的誓愿，到佛祖跟前能跟他上一柱高香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已经上路了，我们并且在走，孩子啊，那灵山就已在我们心中，佛祖就已在我们的眼前了。孩子啊，也许我们一生都不会到达灵山，也许我们马上会到达灵山。无论怎样，我们的走是在表明我们的决心，表明我们的意志和坚强。孩子啊，挺起来吧，只要你的心中装上了佛祖和灵山，不论你走了多远，不论你到与不到，你都已经抵达了，你都已经完成了你的誓愿。孩子啊，放下吧，放下你所有的病痛，放下你所有的负担，放下你的悲观，就像师父我，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能走多远就让我们走多远吧！”这种似与不似，像与不像的矛盾统一，使小说的思想内涵变得深厚起来。

《行路的和尚》中的和尚坐禅。只要他一坐下，一用功，就发现有一头很凶猛的狮子在他跟前跳舞。和尚想甩掉，可怎么甩也甩不脱。功用得越厉害，狮子的舞跳得越疯狂。和尚虽有些怕，但心里却高兴死。因为狮子是文殊菩萨的坐骑。文殊是智慧的化身呀！和尚想，一

定是我修行得好，修练到一定程度了，文殊菩萨在向我暗示，给我显灵呢！最后，师父说，假如你用这把刀子能杀死它，就说明这狮子是魔；若杀不死，就说明这个狮子是真的。不信你就试试看。和尚信了师父的话，又一次坐禅。那狮子又来了。功用得越厉害，狮子舞得越激烈。和尚见狮子舞得忘乎所以，心想，时机来了，就猛地挥刀向狮子刺去……刀到底是刺向狮子，还是和尚自己？小说未作交待，而是留下空白，艺术效果更好。就这样，小说在似与不似之间留下悬念让读者去感悟去联想去发挥去创造，产生了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 二、其它题材小说蕴藏诸多人生与艺术哲理，耐人寻味。

清代钱大昕在《弈喻》一文中，用下棋打比方说：“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

世间许多东西，背起不易，放弃更难；表面放弃不易，心里放弃难上加难。因为。背起的往往是对人们极具诱惑的东西，诸如金钱美女权力地位功名利禄等等。如此美妙的东西，一般人背起了，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如《彩石》中的“我”，背上了就不愿放弃，结果呢，一生都活得很累，老了“像只离群雁，像只老鸵鸟”。能够从表面到心底都彻底放下物欲者，才称得上智者，如《彩石》中的“你”，一辈子都活得很轻松，老了仍是鹤发童颜，夫妻相敬如宾，家庭美满幸福。人生旅途中，布满荆棘，充满坎坷，变幻莫测。作为人生旅途中的匆匆过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放弃。曾经有一位身负背囊的跋涉者，在广袤的沙漠中独自前行，终于耐不住骄阳之下黄沙的滚烫而倒了下去。片刻后，跋涉者舍弃了行囊，毅然拿起水和食物离开了。

那行囊里装满了丝绸、黄金、翡翠、象牙……正因为他做出了放弃的正确选择，才有了生命的延续。蝉奋力丢掉外壳，因而获得自由歌唱；壁虎勇敢地挣断尾巴，才在危难中保全生命。不是每株幼苗都能长成参天大树，不是每朵花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其实，人们费尽心机背起而又不肯放下的东西，许多对他们来说并无实际用处。人生在世，所需有限，一张口能进几口汤？睡一觉能用几间房？财富再多也属身外之物，要来何用？因此，人们要学会放弃。

放弃诱惑，会得到踏实快乐；放弃不义之财，会得到平安快乐；放弃勾心斗角，会得到宁静快乐；放弃争吵，会得到家庭和睦快乐。

能背起是小本事，肯放弃才是大智慧。

闵凡利的小说着重写一个字，那就是“爱”。以《宋朝的爱情》为例，小说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妓女到底有没有爱情？二、妓女能否成为民族英雄？这两个问题提得很有新意，值得我们为之思考。

第一个问题不难回答。将军因为爱妓女而产生了杀敌的强大精神动力，以致于遭到敌人的暗算，最后战死沙场。妓女因为爱将军而胆从心中生，机智勇敢地杀死了敌人的将领，为将军报了仇，为宋朝雪了恨，最后为爱而殉情。这样的爱情，丝毫不比普通人的爱情逊色。

第二个问题，人们的回答可能不尽相同，所谓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是也。不过，老百姓为妓女立了一块铁牌，称之为大宋英雄。对于妓女来说，这是无尚的荣光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不分先后，不分贫富，爱国也不论地位高贵，还是卑微。一个中国人，只要

为国出了力，尽了责，做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就应当得到肯定，受到嘉奖。小说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可对于妓女来说，她拿自己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那就是一个字：“爱”。那是她对将军的承诺，那是她对将军的爱啊。至于是不是英雄，对妓女来说，并不重要。一个人有爱没爱，爱还在不在，那才是她活着的真谛。

三、语言具有张力，富有神韵，颇见功力。

闵凡利对小说语言的拓展和经营，可谓是匠心独具。闵凡利写过诗，从事新闻写作近十年，后来又写散文。可以说，闵凡利的语言是多元的。在对小说语言的追求上，他刚开始追求的是“力道”，后来又转为“味道”，以至现在的“韵致”。

让我们来欣赏下面一些段落：

“悟了禅师一看闵秀才的表情，就知他为什么来寺里了。虽然都是痛苦，但有的痛苦是写在脸上，有的是写在心上的。写在脸上的痛苦是脸上的肉在疼，写在心里的痛苦是眼神在痛。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些，瞒不了悟了禅师。”（《莲花香》）脸上的痛苦人人都有，每个作家都看得见，写出来不足为奇。心中的痛苦人人也有，不是每个作家都都观察得细致入微并把它表现出来的。“眼神在痛”这四个字，把闵秀才写活了。

“佛曰：你们三者皆拿出尘世三道最绝的菜肴，老衲也入乡随俗，献出一样。说着伸手入怀，掏出一物，鲜鲜艳艳，活蹦乱跳，是心。四者推怀换盏，逐一品尝。佛看三者之菜鲜嫩金黄，凡心大动，便各

自夹些填入嘴中，品时味美，过后，肚里异常难受，不免排出三枚臭气来。名、利、权三者见佛心鲜红，食欲大振，皆抛箸入盘。进口皆吐，大曰：苦也！便不再问津，就吃起另三样菜肴，吃得杯盘狼籍，忘乎所以。酒毕，唯佛心完好如出。三者其问佛：心怎这般苦？佛看看三者，想说说因为所以，但看三者之疑相，哈哈大笑。佛曰：佛苦的是心，甜的是人，香的是味。三者咋舌，只觉口内异香如兰如麝，皆大惊，忙呼佛，佛已无影。”（《佛心》）把心作为下酒菜，堪称一绝。更让人叫好的是，佛心居然是苦的。不过，“佛苦的是心，甜的是人，香的是味”，这句话颇耐人寻味。

“这一天到‘洗尘’了。就是给神洗澡：从头上洗一盆清水。洗去尘世的灰垢，好干干净净地做神。神匠不这么认为，他说神是人变的，他给神洗尘，是洗神味。洗尘是最圣的时刻。神匠把门和窗都用布遮得严严实实，这是他的绝活。就是往神身上涂抹他的汗水。他妻子问过他：你的神塑得那么活，有绝招吗？他在酒后告诉妻子。他对妻子说：神有了人味神才是神。神才活。神匠要给观音涂抹汗水了，神匠很激动。这时，门推开了。和尚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神匠心里一凉，他觉得他的一种东西就像夏天里的一块冰，正在慢慢地融成水。”（《神匠》）“神是人变的，他给神洗尘，是洗神味”，这句话是小说的文眼，将神写得活灵活现力透纸背呼之欲出，令人拍手叫绝。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8 日）

# 让心中的莲花自在的芬芳——

## 中国大陆闵凡利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钧教授为你的小说集《一路莲花》专门写了《一念心清净，莲花处处开》的评论文章。他在文中指出：“他的系列禅悟小说如《神匠》、《真爱是佛》、《真佛》等，之所以获奖，之所以受到各界好评，最重要的就是闵凡利对于人性善和美的执著阐扬，这就使他的小说具有了古典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调，从而与那些揭示人性之恶的‘现代主义小说’区分开来。”请问：你小说中的古典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调源于何处？你认为“新禅悟小说”与“旧禅悟小说”的区别在哪里？作为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人，请你展望新禅悟小说的前景。

闵凡利（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新禅悟小说”的开拓人，以下简称闵）：我觉得每个人只要他心里拥有真诚和热爱，拥有幻想和美好，他就具有了古典主义情怀和浪漫主义情调。这种情怀和情调会伴随我们一生，在我们一生的追求和行进中，她会时时让我们陶醉和感动。他会给我们快乐和追忆。他会唤起我们内心的美好和唏嘘。说起来，这种情感来自我们内心的深处，那种对爱的追逐和向往，那种发自生命的追问和感叹。

新禅悟小说和旧禅悟小说的句别在于：新的就是新的，是对旧的一个超越和改变。当然，我这里所谓的旧禅悟小说，就是对过去所有一些禅悟小说和小品及禅悟故事的总和。我的新禅悟小说，就是对一部分远离红尘中的人的内心情感和心路历程的展示，描述出生命的禅机和人生的玄妙。当然，这种描述是小说的，是唯美的，更是真实的，他是贴近人本身的真实和诚恳，是进入心灵的。说到底开启人的心智的，是给人当头棒喝的。

新禅悟小说是我这么多年倾心所开拓的一种新的类型文本。旨在对处在浮躁中的人们提供一种思索和启悟。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浮躁，怎么给现代人提供一个让自己静静思考自己来与去的机会，新禅悟小说就利用佛、道中人的生命故事给人们提供一个机会，他通过人们对这些人的理解来明白自己，明白自己的疼或痛，虚和空，孤独与寂寞，挣扎与觉醒。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物质生活的奢侈丰富，人们的内心会越来越迷茫、越落寞，越空虚、越孤独，人们越来越不知道自己是谁，不清楚活着的目的和目标，这个时候，人们就比任何时候急于知道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目的。而新禅悟小说恰恰起到了开心智，解迷惑，滋润精神，慰藉心灵，小说中所提供出的禅悟故事恰如一泓清泉，让我们每个干渴浮躁的心田得到灌溉，所以说，新禅悟小说会逐渐发展成一种雅文学中的类型小说，她是“高、精、尖”人们精神读本，是芸芸众生的心灵鸡汤，其前景是喜人的，也是很广阔的。

陈：《神匠》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像与不像的矛盾统一，



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请谈一下此文从立意到构思，从素材到人物，从语言到想象等方面的创作经验。

闵：《神匠》这篇小说是我新禅悟小说的开篇之作。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就是现在让我写，我也写不出了。我总是感觉，这篇东西和我是有缘分的。那是在一九九五年夏天，当时我在滕州市委宣传部报刊发行站负责《枣庄日报》在滕的发行工作，并是该报驻滕记者站的牵头人。那时，我虽从事着新闻报道工作，由于其他原因，我不能写新闻，只好搞起文学创作。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如何写一个精美的作品。也就是说如何写一个精致的小说。

记得是九月的一天，我陪着新华社来采访的记者去了滕州西面的文公台。文公台是一处古建筑，是当年滕文公向孟子问政之处，也是滕小国故址。主建筑是一个三层的殿宇。大殿里塑着滕文公向孟子询问他如何施政的雕像。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像，当时心一动。想，原来，神是人造的啊！

我就想造神的那个人，他如果要是把一具神像塑成他爱的人的模样，那该是一个多么永远的绝唱啊。那个时间，我写了很多关于男人与男人的战争故事。比如《活在冬日里的雪》、《玉葬》（此篇 2003 年被《小说月报》第十期选载）等，他们的战争都是为了自己的女人自己的爱。我就有了想写一个关于神匠和爱的故事。当时计划写一个中篇。回到办公室后，我一夜都没睡好觉，我在构思。我想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人物都是谁呢？这个时候我想起了和尚。我想，假如写一个和尚与神匠为争夺一个女人，是不是可以出彩呢？我为我的想法

兴奋起来。我就想，活在世上的人哪一个不是活在爱中呢？就写他们两人为争夺爱而展开的一场战争吧。于是我脑海里就清晰出了一个故事。

我动笔写起来。当写到八千多字，感觉还没进入我要表述的东西。我只好在语言的叙述上采用短句。这样节奏快了起来，故事行进也相应快起来。写到一万七千多字，我重新通看一遍，越看越失望，因我所写出的东西和我的构思成了两张皮。当时，我是两条线走的。那个被塑成观音的女人的笔墨我展了很多。后来，我想，如果把这个女人作为一条暗线，不是能节省很多笔墨吗？那个时候我对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很感兴趣，我认为，真正的好作品，给读者看到只是十分之一，而十分之九都埋藏在那十分之一中。我于是对写完的作品进行大肆删改。当时想，能让一个字说明的，绝不让两个字来表达。去掉所有修饰的词和字，不留一句废话和一个费字。经过二十多遍地修改，我硬把一个需要中篇表达的东西压进了不到三千字的篇幅里。我发现在这三千字里。我把故事外延扩展了，留给读者思考和创作的空间增大了。

再说一下这篇作品发表的一些趣事：

我先把这篇作品寄给了《天涯》。等了半年没信息，当然那时是1996年的夏天了，我就又寄给了《莽原》。当时《莽原》是张宇老师任主编。我记得清清楚楚，寄出稿子的第七天，我接到张宇老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看了我的小说《神匠》，感觉不错，问我往哪里寄了没有？我说往《天涯》寄了，一直没信息。他说他要在《莽原》

上用，并想把题目改为《造神记》。我说行。

可没想到，第二天，我接到《天涯》蒋子丹老师打来的电话，说《神匠》被安排在《天涯》第六期重点刊出。她打电话问我要作者简介。我告诉蒋老师因没接到你们的用稿通知，我把这篇稿子又寄给《莽原》。张宇老师打电话说《莽原》要用。蒋老师说你给张宇说就说我们《天涯》用，让他把稿子撤了。我问行吗？蒋老师说行。我把我的简介报给了蒋老师，接着给张宇老师打电话。张老师一听很为我高兴，并说《天涯》在文坛的影响大，能在上面发，选载的概率大，是好事。并又向我约稿让我给《莽原》写一个这种类型的作品（没多久我给张老师又写了一个短篇《魔人》，发在1997年《莽原》年第三期）。

后来《神匠》在《天涯》1996年第六期刊出，接着就被《中华文学选刊》（1997年第一期）、《作家文摘》、《小小说选刊》（1997年第五期）、《传奇文学选刊》等报刊选出，后来获得《小小说选刊》的1997—1998年度优秀小小说奖。

通过《神匠》这个作品，我结识了张宇老师和《小小说选刊》的郭昕老师、杨晓敏总编及编辑部里的老师和文友，还有《天涯》里的蒋子丹老师。是他们胸怀的大气和对我的厚爱，才使《神匠》得以面世而让更多人接受和喜爱。他们是《神匠》的伯乐和恩人。

（1999年夏初，《神匠》获《小小说选刊》1997—1998年度优秀小小说奖，我去郑州领奖，会议期间，我专门去了张宇老师家致谢。张老师听说《神匠》获奖很高兴，并让夫人给我和张老师拍照合影留念）

《神匠》是我的“新禅悟小说”的开篇之作。是我对小说故事和语言简洁到精致的一个个例，从而给我的创作找出一个突围点，使我的“新禅悟小说”形成了系列和自己的独特的韵致。

陈：我在《重复，小小说之大忌》一文中写道：“现在，全国每年发表小小说2—3万篇，重复小小说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所说重复，包括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诸方面。犯有此类毛病的，不仅有初学者，也有不少小小说名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小小说家作品，仿佛流水车间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美国在机械制造业中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采取标准化通用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批生产有了可能，从而引发了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是，作家创作作品，不能采取机械制造的方式，重复别人，重重自己，千篇一律。”另外，还有一个重复：出版社出版的大量小小说选辑。有的书只换一个名称，内容不变。这一方面浪费了资源，另一方面浪费了读者的时间。你如何看待两种重复？你认为风格与重复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闵：对于重复和复制自己与作品的问题，我想这就说明了写作和创作的问题。真正的作家是创造性的写作。也就是说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独创的，有前人或别人没有的东西。只有这样的写作才配得上作家这个称号。而写手的写作就是无尽情的复制和重复。他们把写作当作了一种商品（当然，文学作品是一种文化商品），为了迎合市场，获取更多的利益，他们就不停地生产，把自己的写作进行了批量生产。对于这种写作，我们应该抱着同情的心去看待，第一：他们是社会的

产物；第二，他们是社会的需要。第三，也是最主要的，他们是写手们的需要（因为有银子写手们能更尊严地生活）。

风格是靠作品来支撑的，是靠众多的作品支撑的。作家的重复和复制和写手们的不一样，作家的重复是就一文学命题和自己所要反映或表述的主题进行写作，为了把这一主题写深写厚，他会从多角度多方位把她写“烂”写“透”。这个时候，为了统一叙事基调和语言特色，可能会重复语言特色和叙事口气，当然，这个重复是为了写作的需要，是作品的需要。她与写手的不同，写手的重复和复制是市场的需要，效益的需要。

对于有些作者换汤不换药的出书，我想，有些是作者愿意做的，有些是出版社在做的。如果是出版社为了获取效益而做的，那与作者无关，因为只要有利可图的事商人都愿意去做。如果要是作者那样去做，我想，不问如何，要尽量地更换一些作品，最少加上三分之一的新内容，不然，那就不地道了，那就对你的读者不够意思了。

陈：有的作者基本上不读书，作品却如火山喷发，并屡获大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当然，有的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写不出文章来。这说明读书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很微妙。在我看来，读书要既入乎内，又出乎外。你是否同意我的观点？请结合你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阐述读书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闵：关于写作，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写作境况。在我看来，有的人是用才气在写，有的人是用积累在写，还有的人是用艰辛在写。艺术创作是一个最需要天赋的工作。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我可以这

么说，天赋要占到百分之九十。从我写东西到现在有二十六七年了，身边的及我见过的写作者很多，很多人书读的很多，国内的，国外的，现代的，古代的，说起书来，他们头头是道，说起对作品的分析，他们入木三分，可让他们写起来，却真不敢恭维。写的作品不是肤浅，就是语言疙疙瘩瘩，惨不忍读。有的人没读过几本名著，没读过多少书，但他们的写出的作品却总能给人震撼和唏嘘。我想，这些人就是天生写东西的。他们固有的才气和对语言的掌控那是先天就有的，好像早在基因里存在的一样。

读书和写作说有关系那有很大的关系。说没关系我觉得一点关系也没有。曹雪芹不是没读过《百年孤独》《安娜·卡列尼娜》《尤利西斯》等书，写出的《红楼梦》不照样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和世界的经典吗？

当然，读书是人们了解世界、了解历史、沟通心灵、和伟大灵魂对话的方式。他是开拓作者视野、激活创作灵感、提升创作高度的一种最便捷的手段。最主要的，读书会让我们发现。

发现我们自己的小和丑，痛与优。

陈：你的人生经历坎坷：出生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毕业；搞过建筑，学过钣金，干过理发，后到镇上从事新闻报道，机构精简后回家；1994 年开始，做过报刊投递员，接着从事报纸发行站的管理工作，在滕州市文艺创作室搞创作，市文化局招至局秘书，后又回到家中，从事自由写作；2004 年，被正式调入市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这种经历，既是你人生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又是你文学创作强大

动力。期待你更好地运用精神财富，为社会为读者带来更大惊喜。

闵：一个人多折的生活经历对个人来说那是磨难和坚持，那是韧性和坚硬，那是有泪往肚子里流的坚强，那是汪洋中的一条船的漂泊和坚信。我总是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来世上做一件事的，为了把你要做的事做好，多受些委屈，多被人看不起，多受一些冷嘲热讽，这都是应该的。关键是，我们要学会转化，要把这些东西转化为动力，转化为感恩，转换为热爱。只有这样，天才会高，风才会轻，云才会白，水才会清……只有这样，心才会平静，爱才会博大，人才会平凡，笔才会出彩……

做自己的事，说自己的话，走自己的路，码自己的字。“人”字很简单，只一撇一捺。我想写文章也很简单，只有一个字，那就是“爱”。

愿“爱”永驻我们心中。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8 日）

# 探索神秘的动物世界——中国

## 大陆申平论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动物小说数量之多，质量之高，影响之大，非申平莫属。他的动物小说独树一帜，堪称一绝，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在于：通过艺术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人类只有用自身的作为去激发动物的性灵，使之与人的性灵沟通，人类与动物之间才能永久和平相处，才能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一切自然物之间的平等。

申平，男，1955年7月2日生于内蒙赤峰市林西县。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发表作品240万字，出版专著8部。《头羊》、《猎豹》等十几篇作品获全国大奖。小小说作品集《怪兽》、《头羊》分获郑州市小小说学会第二届、第三届“优秀文集奖”；作品集《红鬃马》入选《中国小小说典藏品》第三辑；作品集《母亲的守望》入选《中国小小说50强》，获第七届“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

申平动物小说艺术特色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借物喻人，托物言志，表达与寄托作家的政治理想，以及对某些司空见惯见怪不怪现象的反思。

作家在《我写动物小小说》一文中写道：“我写动物小说，说到底是把动物当作人来写的。红鬃马也好，头羊也罢，它们几乎就是人的化身。我把人和动物放在一起去比较，把动物当成一面镜子，照出



人类自私丑陋的一面。”的确如此，申平小说中的动物，被赋予人的思想，情感，智慧。在一般人眼里，猪是愚蠢与懒惰的代名词。但在《奇猪》中，猪却成了聪明，智慧，勤劳的象征。主人当兵去了，猪非常思念，于是，步行 800 公里，看望在部队服役的主人。之后，又原路返回。这里，一方面说明猪的聪明，另一方面又说明猪的智慧。它懂得主人当兵已成“官身”，又懂叶落归根的道理。所以，探望主人之后，它又马上回来。《两条狗的爱情及其结局》中的人们犯了己所不欲，勿施于动物的错误。要知道，动物也是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们不应当“漫不经心和觉得好玩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动物的纯真爱情”（雪弟语）。类似的作品还有：对社会上愈演愈烈假冒伪劣盛行现象的忧虑（《飞龙》）；对生活中经常出现的捕风作影行为的反思（《女大学生宿舍的虱子》）；等等。

二、运用对比与衬托的艺术手法，揭露人性的堕落与丑恶，赞美动物对人的忠诚与厚爱，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农场那头公猪》的农场会计，为他的一己私利，先后向公猪和狼开枪。当他上前取猎物时，被诈死的狼咬伤。就在他危在旦夕之际，曾遭他暗算的猪不计前嫌。身负重伤的它一跃而起，吼叫着扑过去，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侧面一口咬断了野狼的腰！公猪不惜生命与野狼同归于尽，也要保护主人的生命！在《战马火龙驹》中，疯狂的人们为了得到战马，设计陷害火龙驹。不料，它宁死不屈，“一声悲鸣，忽然将身子一纵，就如同一道红色的闪电，直扑下悬崖去了。”接下来的场面异常壮烈，让人惨不忍睹。“战马一匹接着一匹，随着声声悲

鸣不断，扑向悬崖……”小说把人性的残忍贪婪与战马火龙驹的坚贞不屈，揭示得触目惊心。《猫王》中，“猫王帮助许六指消灭了耗子精，他非但没有犒赏猫王反而要捕获它，要让它替自己找回往日的威风，替他充门面。这种可耻的想法令人厌恶。”（刘宇娟语）。在我看来，“厌恶”说轻了，而应当用“唾弃与谴责。”《白狼》中的孙二愣，端了白狼的老窝，遭到报应，让我们想起了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白蛇》中的郑一父亲因杀死了蛇而被蛇吓死，教训是很深刻的。《狗宝》中的张大爷之子杀死了狗后才知狗的价值。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非要等到失去了才知珍贵？小说既寓动物，更寓人，因而内涵十分丰富。《绝壁上的青羊》中的老葛，为了儿子生命，不惜追杀一头怀孕的母羊。好在他的良心尚未泯灭，终止了行为，让我们为人性的胜利而高兴，为母羊重获新生而欣慰。《草原百灵》中的百灵姑娘与贩卖百灵鸟的人对比，表明人性中的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百灵作为二奶虽令人所不耻，但她救鸟行为却又令人钦佩。普通人的环保意识居然不如“二奶”，这种悖论现象值得关注。徐老四欲取狐狸之心，遭到 10 岁女儿的强烈反对，可他仍我行我素，“很快就将利刃刺入狐狸腹中，竟将一颗狐心血淋淋地扒了出来。”徐老四的残忍行为立刻遭到报复，女儿从此病了，最后不治身亡（《杀狐》）。《怀念牛》中老黄牛关键时刻冲上前去，同狼群搏斗勇救主人，令人感动不已。“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列宁这句话是针对人而言的。在我看来，也可针对动物。《浪漫和恐怖之夜》

既有人与狼群的对比（虚写），又有人与人的对比（实写）。通过二组对比，揭示了人性之恶在危险来临之际会自然消除这种有趣现象。《狼涎》中，男主人公锅扣千方百计要杀狼——温温。但是最后，还是温温救了主人。这样，在对比与衬托中，更加凸现人之渺小，狼之伟大！

《狼财》中的商人，因贪财最终死在狼手中，“商人被狼啃得只剩下几块骨渣和一摊鲜血，猎枪的枪托也被咬成碎末，连枪管也被咬出许多牙痕来……”在人与狼的较量中，人最终败下阵来，留给人们诸多思索。《猎神》中老人与省射击队几个小子对比，突出了猎人之神。

最神的是老人与熊的对比。面对庞然大物，先前目中无人出口狂言傲慢无理的小子们，吓得落荒而逃。而老人则如铁塔般伫立在那里，目光如炬，神情镇静自若，用智慧、勇气，信心战胜了不可一世的熊。

《杀牛》有两层对比：一是魏老八与村人们的对比，村人们对牛的冷酷无情与魏老八对牛的情深意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二是人与牛的对比。牛老了，不中用了，遂被无情的主人抛弃，甚至惨遭杀害。此时此刻，年老体弱的牛，面对人们手中的屠刀，唯一能做的只有哭泣！小说一方面揭露了人性的残暴与自私，另一方面又对老牛悲惨遭遇深表同情。《一窝小鸟》运用对比手法，批判了人类扼杀动物的行为。

再让我们看一下申平的获奖作品《头羊》。一只花高价买来的新疆纯种细毛种公羊——和平，为生产队繁衍了许多后代。照说，和平应当得到嘉奖。可是，瘸羊倌却总是看不惯它，千方百计陷害它。最终，将和平害死。那么，瘸羊倌心里为什么就容不下一只外地来的公

羊呢？盲目排外，是原因之一。其次，是一种疯狂的报复心理。为了树立和平威信，生产队将瘸羊倌过去养的头羊杀了。瘸羊倌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第三，是瘸羊倌一种心理变态。瘸羊倌其实是一种落后保守势力的代表，当他的实力被削弱以后，他的心里难以平衡，他总想置和平于死地，从他看见和平第一眼开始，便产生了这种邪念。因此，和平之死是必然的。

红鬃马也是死在它的主人之手。如果主人不剪去它为之骄傲与自信的马鬃，它就不会惨死在野狼爪下。如果主人对它多一些关爱，少一些斥责，它也许不会那么快就死去。动物和人一样，既需要尊重，也需要自由。主人无端把它关在马厩里，又无端剪去它身上的马鬃，使它既失去自由，又失去尊严。尽管红鬃马咬断绳子跑了出去，但失去了锐利武器的它，显然不是凶狠野狼的对手。红鬃马的死，其实是人类导演的悲剧。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人类应当用自己的良好作为去激发动物的性灵，使之与人的性灵相通，实现人类与动物之间永久的和平共处。否则，当地球上的动物全部消失后，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 三、传奇性。

表现在人物与动物，故事与情节，细节等方面。动物小说只有具备传奇性，才能吸引读者，才能感人。猪千里追寻主人（《奇猪》）；公猪死而复生咬狼并与之同归于尽救主（《农场那头公猪》）；只要听到枪炮声，哪怕是鞭炮声，它就会高声嘶鸣兴奋异常，处于高度战争状态（《战马火龙驹》）；它居然挣脱主人的绳索跑出去，与野狼决斗，

宁可死在狼爪下，也不愿躲在马厩里（《红鬃马》）；蛇居然吓死人（《白蛇》）；野狼变成了人（《狼精》）；等等。申平在《小小说的故事性及其它》一文中说：“我写小小说喜欢讲故事，而且愿意把故事讲得有点传奇色彩。”我们在欣赏他的小说时，的确感到他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故事性与传奇色彩。可贵的是，他的小说不是为故事而故事，而是故事后面有故事，令人回味无穷。

四、充分运用象征，对比，衬托，夸张，拟人化，隐喻等多种艺术手法，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与动物形象，提升主题思想。

“在申平的有些小小说中，有一种寓意托志的象征美的意蕴，《红鬃马》、《通灵》等都体现了作者的一种寄托，一种寓意，一种象征。红鬃马、黄鼠狼都是有灵性的生命。红鬃马桀骜不驯和勇猛非凡不正是人格化的象征吗？当它那卷曲漂亮的长鬃被主人剪掉时，等待它的是毁灭的厄运。”（闻鼎《尺幅之间，略形求神》）。

五、语言粗犷，豪放，苍劲，浑厚，富有张力与动感及亲和力，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那雷仿佛就在人的头顶炸开，以万钧之力和排山倒海之气势向前推进；滚过去猛地又滚回来，如磨盘一样在空中滚个不停；闪电一条接一条上下左右银蛇一样乱窜，让人眼花缭乱……”（《草龙》）“我和战士们一起呼喊战马的名字，迎着马群飞跑过去，抱着马脖子哭啊喊啊。黑旋风打着响鼻，眼中泪光闪闪，它还伸出舌头来舔我的手，看样子真想跟我说话啊！”（《去找战马墓》）。

总之，申平动物小说已经成为开放在小小说百花园里一朵耀眼而

鲜艳的奇葩，芳香四溢，格外引人注目。他的动物小说，不仅成为文体创新典范且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作家与读者诸多创作与人生启迪。申平动物小说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此。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7 日）

# 为了人类和自己：爱动物、写动物——中国大陆申平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在《我写动物小小说》中写到：“我写动物小小说的直接原因是感到神秘和好玩。”那么，间接原因又是什么呢？

申平（中国作协会员，以下简称申）：我写动物小小说的间接原因，当然是为自己的文学表达寻找一个合适的载体。其实对动物世界感到神秘和好玩的，绝不是我自己，应该说这是人类共有的天性。既然大家都有好奇心，那么描写动物的小小说自然会引人注目。还有，作家在描写现实世界时，有时候是不能完全秉笔直书的。你写的太过尖锐，就有人来对号入座，找你的麻烦。但是如果我写的是动物，并且通过描写动物表达出我的思想，无论我写的再尖锐，也不会有人主动对号入座。他就是看出来了，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同时动物世界和人类社会息息相关，当动物和人发生各种关系的时候，往往会映射出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你不必把你的思想强加进去，自然而然就“流露”出来了。这就是我要说的间接原因。

陈：《红鬃马》、《战马火龙驹》、《去找战马墓》、《寻找大黄马》等动物小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许多艺术家都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像与不像的矛盾统一。不像让人难以理解，太像又没有气势不能

跨越时空。在你的动物小说中，你是否追求人与动物合一的境界？

申：我写动物小小说，首先就是把动物当成人来写的，无论是红鬃马也好，火龙驹也好，还有头羊也好，我在写它们的时候并不觉得它们是动物，我觉得它们就是人，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这些动物都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个性，当它们的追求和个性与两条腿的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悲剧就产生了。人类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同时人类的自私霸道也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不但容不得异类的个性，就是同类的个性也不能容忍。红鬃马的死，火龙驹的死，头羊的死，都是人类贪婪霸道的结果，这种现象也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君不见，有多少富有个性的人才被打压和扼杀？如果说“合一”，这也是一种合一。生活都合一了，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合一的？你说的像与不像我倒没想那么多，反正有一条，你讲的故事要像，不能漏洞百出。如果连故事都讲不像，编不圆，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陈：写儿童小说需要一颗童心，而写动物小说则需一颗爱心。你对动物的爱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你是如何与动物亲密接触的？

申：我从小就喜欢动物，喜欢听有关动物的故事。那时家里虽然穷，但是我家却不断养狗。我和每一条狗都有感情，它们不幸夭折我都会痛哭流涕。后来我高中毕业，曾经在生产队里放过几个月的羊，当小羊倌，这段经历对我很重要。不然就不会有《头羊》这样的作品产生。我对马、牛这些家畜都充满敬畏，马车、牛车、驴车我都“驾驶”过。所以我的作品里才会出现它们的身影。直到现在，我家里还养了宠物狗，我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下楼去遛狗，仔细观察它的动作



表情。我对动物，真的很有爱心。

陈：在写动物小说过程中，灵感与激情的产生，是来自于动物本身，还是其它方面？

申：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为什么，因为灵感和激情的产生，本身就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我回想了一下，我写的动物小小说，有的是由小时候听的故事改造出来的，包括《红鬃马》这样的作品；有的是由记忆中的形象“蜕变”出来的，像《头羊》；有的则是根据一种思想演绎出来的，如《绝壁上的青羊》。还有的是怎么写出来的，我自己也说不清。

陈：你最满意哪篇动物小说？最不满意哪篇动物小说？

申：这个问题还是留给读者去评判吧。自己的孩子都是肉，不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相信读者会有公正的评价的。

陈：你是否准备在“动物小说”这口深井里深挖下去，成为“动物小说”之王？

申：“成王”倒不敢说，但我感到幸运的是我好像成了第一个亮出动物小小说旗号的人，这就占住了一个山头。占山头不是目的，是要在这里垦荒栽树，一棵又一棵地栽，直到栽得满山绿色，花满枝头为止。我很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和我一起栽树，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会不断努力下去，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动物小小说，为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也同时为了我自己。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7 日）

# 山上无山山独尊——中国大陆

## 秦德龙论

秦德龙，男，1955年10月26日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第五届河南省文联委员，郑州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天津市蓟县人。多年从事微型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出版10部文学作品专著，作品被收入80余种文集。曾被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分别推介为“当代百家”。多次荣获《小小说选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微型小说选刊》“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作品奖、荣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评选一、二等奖。名列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评选的“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名列2006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微型小说选刊》曾开设“德龙专栏”。小小说选刊曾授予“2006年度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金牌作家”等荣誉称号，并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

《到乡下睡麦草》《狼爱上羊》《陌生人俱乐部》《都市的乌鸦》《大师之隐》《苦戏》《你和谁在一起》《这也许就是个神话》《无组织的人》《没宰名片》10篇小小说获中国第5届（2009—2010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评语：“秦德龙多年来一直活跃于小小说创作舞台。以他的刻苦勤奋和对小小说艺术的不懈追求，不间断地创作了一批深刻反映

现实社会人生、具有一定思想深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小小说力作。这一组作品构思巧妙，并以作家的犀利目光，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正在发生时’的现实社会人生，试图有所发现和思考。秦德龙的小小说常常有一种新颖感，对于社会上的敏感话题和热点问题，他会及时构思成篇，反映端倪。作者关注社会问题是从人物出发的，把‘写人’作为文学创作的本源，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当下小小说领域中能以‘幽默’文风见长的并不多见，而秦德龙无疑是其中之一。”

秦德龙微型小说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达到了比较完美统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擅长揭示生活中存在的悖论现象，蕴藏深刻人生哲理。

十年前，著名歌手李娜唱罢一曲惊天动地《青藏高原》之后，秘密离开北京，迁户张家界市著名风景区天门山。接受记者采访时，李娜吟咏天门山寺古联：“天外有天天不夜，山上无山山独尊”，表达艺术追求就是要达到“山上无山山独尊”的极致，也只有这种博大心胸才能使自己的“音乐元素”得到升华。

《色盲》中的老童，从小就是一个色盲，直到在学校体检，才发现自己是一个色盲。色盲的老童，却对美术情有独钟，其作品在省里获奖，书画大师对其作品评价甚高：“这幅作品，用色独具匠心，超越了传统风格，创造了神奇迷离的天地，其艺术价值是永恒的。”

由此，我们想起了贝多芬。

贝多芬的生活，几乎是一种长期的受难。4岁时，被暴烈的父亲整天钉在钢琴前，11岁到戏院乐队挣钱，17岁挑起家庭重担。命运

多舛，从 1769 年开始，贝多芬逐渐失聪，其时他的音乐生活刚刚走上巅峰。可以想象，耳聋对于音乐家来说是何等的具有摧毁力的劫难。然而，贝多芬没有被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挫折所吓倒，凭着惊人的胆识和毅力，创作出交响作品《英雄》、《命运》、《第九交响曲》，最终用音乐战胜了人类的平庸，用心灵战胜了生活的苦难。

身体存在某种缺陷的人，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同样在艺术上能达到山上无山山独尊的艺术效果。真实生活中贝多芬的成功，足以证明这一点。

一个小孩不小心掉到了水里。不会游泳的杨孩，奋不顾身地跳下去救人。不料，人未救上来，自己却沉入河底。后来，还是会水的刘孩，救起了落水者。最后，杨孩被授予烈士称号，而真正的英雄刘孩，却被人们所遗忘，包括那个落水者。

《谁是真英雄》揭示了见义勇为存在的一种悖论现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见义勇为者，虽然施救行为失败，却被有关部门授予烈士称号，人们仍然把他看成是英雄。而真正的英雄却往往被社会和人们所忽视。

从感情上讲，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见义勇为者虽然未成功，但毕竟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是十分惨重的。授予其烈士称号，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对其家属是一种安慰，对见义勇为现象也是一种鼓励。

从理智上讲，这种情况又是必须加以改正的。凭心而论，对于杨孩见义勇为的精神，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对于他的救人行为，则不

宜提倡。作者是这么认为的，我十分赞成他的观点。

我认为，人们对见义勇为的“勇”字，必须重新认识与理解。在我看来，这个“勇”字，既包括勇敢与坚定，也包括机智与灵活。对于前者，人们看法一致，而对后者，存在异议。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如何树立榜样，树立怎样的榜样，却大有文章可做。小说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一群青年农民打工者想进入露天公园跳舞，却被无情地挡在公园外面。理由荒唐滑稽啼笑皆非：衣冠不整者，谢绝入园！这些为城市建设作出贡献者，只好隔着一条河，水中望月，无可奈何地看城里年轻人在那里疯狂舞蹈。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中间隔着一条河，平时不能见面，只有七月十五过节那天，才能相会。而城市公园的一条河，却人为地把城里人和乡下人隔开，使之永远不能相见。这条河具有象征意义，令人深思。

农民工进城，为当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然而，社会尤其是城市市民对民工的淡漠、挤压、排斥和欺骗，却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相当普遍和严重。

青岛某报曾展开过“是否在公共汽车上专辟一块区域给民工”（有人嫌他们脏、气味难闻）的讨论。由于讨论本身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声讨。

著名作家尤凤伟当即撰写《泥鳅也是鱼》的檄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民工都赶回农村？那城市里的建筑业、工厂、服务业恐怕马上要出问题，光是那些垃圾，就不知谁

来收拾。”不久，他又写下长篇小说《泥鳅》，为农民工立言。

农民工没什么能力，更没有什么财富，每日蓬头垢面，实在不是很体面。但是，一种职业的待遇好坏，辛苦与否，体面与否与从事这种职业的人的“人格高低”无关。农民工并非无用的象征，而是可贵的自食其力者，为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亿万农民工，同样是中国的脊梁！

河也好，铁门也罢，都是有形的。这种有形的东西，无疑是非常有害的，也是非常可怕的。在我看来，更为可怕的，则是城里人心中那条河，那道门。它们根深蒂固，要想铲出它，非一日之功。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二、他的官场小说自成一体风格独特，开辟了中国当代官场微型小说新的领域与新的形式。

公务员队伍的体制化，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构成，成为直面现实的文学创作应予表现的内容。这样一种含带了相当的独有特色的社情与国情，为现实主义写作提供了丰沛的素材与鲜活的内容。但当下的所谓“官场小说”领域，却是泥沙俱下，十分芜杂。一些比较流行的“官场小说”，大多没有走出摹写现实的窠臼，只满足于编造浅显的故事、制造热闹的情节，没有写出事象背后的生活肌理，尤其是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情，至于反思意识、批判精神等，更是微乎其微，难觅其踪。比较而言，属于“官场小说”前身的“新改革小说”、“反腐小说”，确实还出现过一些相当精彩的佳作力构，让人至今记忆犹新，如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陆天明的《省委

书记》、王跃文的《国画》、阎真的《沧浪之水》等。这些作品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场景上，表现置身其中的各色人等，尤其主要的正面人物，既以巨澜大波写他们的精神风骨，又以细波微澜写他们的个性心态，作品在保守与改革、营私与为公、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矛盾冲突的展示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这个时代的正气，读来既引人深思，又催人奋起。

当然，这是就长篇小说而言。微型小说界写官场小说的人有不少，但真正有特色的作家不多，秦德龙官场小说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色。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官场系列微型小说集——秦德龙著《领导随意》，集中体现了现代官场微型小说的特点。《领导随意》分为“让鸟说话、桃色新闻、别开玩笑、条件反射、有人证明、城市新闻”六辑，每个小辑当中的作品所反映的内容与小辑标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换言之，《领导随意》同样可以当成一个长篇来读。如果说《个人简历表》是一个关于人性话题的长篇，那么，《领导随意》就是一个关于话语权话题的长篇。李利君在《官场不随意》中说：“秦德龙塑造的人物，大多很有特点。但细看时，又似乎不是‘原型’形象，他更长于把人物写成一个‘符号’，说的是普遍性的现象和规律，勾出的是官场上一个又一个的‘这一个’，他们名字不同、职位有高低，但大体上却被一些相同的事情烦恼着情感、左右着思想。对于这些普遍现象和规律，秦德龙很自信。《让领导记住名字》竟然有一半篇幅在讲一般性的情况，在后半部分才引出一个叫‘王静’的人物；《他说他虽农民》这个人物虽然叫着高尔思，却也可能是任何‘尔

思’，这个人物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姓氏，他是一个符号……在秦德龙的作品里，很多主人公的名字就是‘领导’、‘老一’、‘吴小手’之类的名号，这些非常不像真实生活中的人名的‘名字’，反映出来的就是秦德龙对这类人物从‘普遍意义’的角度进行刻画的初衷。秦德龙的这些人物不像别的成功小说形象那样，以丰富饱满取胜，他是靠人物的‘单面’生动取胜的。”在我看来，李利君的概括既是准确的，又是深刻的，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三、《微型小说选刊》创刊 20 多年来，只给两位作家开过专栏，秦德龙是其中之一。

“德龙专栏”题材广泛、信息量大、语言幽默、构思奇巧、主题深刻，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强的阅读震撼，被读者誉为“南有滕刚，北有德龙”。

2005 年 6 月，微型小说选刊决定开设“德龙专栏”。2005 年 16 期（8 月）该刊隆重推出“德龙专栏”，首发 2 题。以后，每月两期，每期 2 题，持续至 2006 年 12 月。共开设专栏 33 期，专栏用稿 66 篇，多为原创。开专栏期间，该刊共发读者评论稿 51 篇。其中 2005 年 10 篇，2006 年 41 篇。

郑允钦主编在专栏伊始发表了主编按语：

“本刊自 2003 年为滕刚开辟专栏以来，受到了读者的好评，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改变了微型小说界只见作品不见人的局面。”

然而，要真正繁荣微型小说创作，让人们对这一新兴的文学品种



刮目相看，光靠滕刚一员虎将是不够的。因此，我们一直期待着新的重量级人物的出现。

现在，又一员虎将终于站到了我们面前，他就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秦德龙。

秦德龙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是我们看重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认为，微型小说‘船小好调头’，迅捷地反映社会生活是其重要特征和优势所在。秦德龙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且勤于独立思考，他的小说属于‘现代人介入现代生活’的一种，内容新颖奇特，题材涉猎面广，较好地体现了微型小说这一优势。

我们看重秦德龙的又一个原因，是他的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幽默、幻想、荒诞、夸张、变形等手法时有娴熟而巧妙的运用，且文笔老辣机智，显得别具一格，给人以全新的感受。

鉴于此，我们决定从本期开始，隆重推出‘德龙专栏’，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关注。

2007 年 1 月，该刊调整栏目后，持续推出秦德龙的作品，编发在“名家新作”等栏目。2007 年、2008 年，每个月都发表秦德龙的稿件，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2007 年用稿 27 篇，2008 年用稿 32 篇，2009 年用稿 7 篇，2010 年用稿 5 篇，累计用稿 39 篇。这 4 年间，该刊又编发读者评论 34 篇。

“德龙专栏”和“名家新作”栏目倍受读者的好评。秦德龙共有 6 篇作品被读者评为“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其中：2005 年度评选

的是《牙签鸟》《加黑框的名字》；2006 年度评选的是《吃证据》《老虎卖尿》；2007 年度评选的是《第 100 个》《流浪的狗》。该刊三年内先后颁发了 6 本荣誉证书，作者 6 次荣获了微型小说的最高荣誉奖项。

秦德龙是中国微型小说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对中国微型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官场小说自成一体风格独特，开辟了现代官场微型小说新的领域与新的形式。二是他在《微型小说选刊》开专栏，引导读者的阅读取向与价值取向，达到了社会效果与艺术效果比较完美统一。“德龙专栏”题材广泛、信息量大、语言幽默、构思奇巧、主题深刻，在读者中产生了很强的阅读震撼，被读者誉为“南有滕刚，北有德龙”。“德龙专栏”成为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界一道独特而靓丽的人文景观，已经并将继续影响作家的写作与读者的阅读。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9 日）

# 寻找一盏灯——中国大陆秦德 龙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水中望月》在《百花园》1996年第9期发表后，引起了小小说界的关注，先后被收入多种文学选本，成为你的小小说成名作。有的读者说，看了许多描写民工生活的作品，唯有这篇印象最深。有的作家同行也说，流着泪看完了这篇作品，民工的内心世界竟如此简单，也如此深刻。《水中望月》是你走向成功的里程碑，你也时常为此而感动。其后，你又以它为延伸，写出了近百篇反映民工生存境况的“异乡人部落”和“异乡人的孩子”系列。迄今，它所引发的“余震”，仍在继续。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秦德龙（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郑州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以下简称秦）：

《水中望月》是我在1996年创作的作品，发表于1996年第9期《百花园》杂志。我所工作和生活的铝城小镇，有个公园，我经常在里面漫步。我不止一次看见民工们围在露天舞场的外面，欲进不能。有一天晚上，我的创作激情突然被点燃了，随即在灯下写完了这篇作品。现在回想起来，作家首先要被自己感动，才能感动读者和编者。

陈：《微型小说选刊》创刊20多年来，只给两位作家开过专栏，

你是其中之一。开专栏的详细情况，我在评论中已作了阐述。这里，再问你三个问题：开专栏对你写作产生了什么作用与影响？最令读者满意的是哪一篇小说？最令你感动的人与事是什么？

秦：毫无疑问，开专栏对我的创作产了非常积极的意义，逼得我不断地写出新的满意的作品，以飨读者。专栏也是我创作的重要拐点，使我的写作面更宽，题材开掘更深。更多的读者，通过专栏认知了我的作品，从微刊选发的争鸣文章和我收到的读者来信看，都说明了这一点。开专栏，是作家在微型小说界获得的最高荣誉，引发了微型小说领域的高度关注。陕西的《精短小说》杂志，也随后开设了“秦德龙专栏”。郑州的《小小说选刊》和《百花园》杂志，同时选发了我的大量作品，形成了南北呼应之势。《小小说选刊》向我颁发了“2006年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的荣誉称号；2009年，《小小说选刊》又为我颁发了“金牌作家”的荣誉证书。在第三届“金麻雀”节上，我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至于读者满意我的哪篇作品，还是由读者评说。我有6篇作品曾荣获微刊的“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微刊向我颁发了6本证书。中国微型小说年评、微型小说“6+3”活动、《小小说选刊》和国内其它权威期刊都使用了我的一些作品，这也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

最令我感动的，就是微刊的主编郑允钦老师给予我的支持、理解、厚爱、提携，他不但热心地指导了我的创作，并以人格的力量影响了我的人生。此外，还有第一位专栏作家滕刚先生，没有他的举荐，我也不可能接过“专栏”的接力棒。

陈：“小小说的读者，多为性情中人，他们阅读小小说的过程，也是获取智慧的过程。给读者以怎样的智慧？这是考问作家能力水平的难题。没有思想的小小说，不可能有智慧；没有哲理的小小说，不可能有智慧；没有诗意的小小说，不可能有智慧；没有故事的小小说，不可能有智慧；没有文采的小小说，不可能有智慧……可以举出多种例子。小小说必须写得有智慧，这是读者无言的要求。”这是你在《小小说的艺术指向》一文中所说，很有见地。我在阅读你小说时，感到你的小说写得充满智慧与幽默。请结合你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秦：小小说作家应该给读者智慧。“让普通人长智慧”，是“平民艺术论”的阳光工程。没有这个光源，小小说很难让人眼睛发亮。读者买杂志，读小小说，就是想看看这个窗口有哪些未曾见过的风景，读者就是想让小小说这个朋友，告诉他未知世界的样子，告诉他梦境里的色彩，告诉他怎样把敌人变成朋友，告诉他如何将蚂蚁当成大象。谁不想变得聪明起来呢？就是原本聪明的人，也想变得更聪明。没人愿意当傻瓜。许多人和小小说交了朋友，就是感觉自己和从前不一样了，就是眉心中长出一只慧眼了，或者说，开天目了。这就是小小说的魅力所在。用智慧和读者交流，是一项很复杂的劳动，很艰巨的劳动。读者往往比作者聪明。作品如果不能让读者产生心灵的震撼，不能让读者得到点什么，就意味着作家的失败。因而，向读者学习，向生活学习，向名著学习，是作家的必修课。从这个角度说，作家有理由表现得比读者更聪明些。否则，读者不会买帐。

智慧和幽默是一对亲兄弟。贺绍俊说：“哲学是幽默的笑脸。”微型小说首先要有趣味，要好看，要有可读性。当然，离不开有趣的语言，有趣的人物，有趣的故事，有趣的情节。幽默风趣，充满弹性和张力，才能抓牢读者的眼球。当然，幽默诙谐，不是哗众取宠。读者进入微型小说的陷阱，首先是被作家的花言巧语引诱的。幽默的魔鬼，或在口若悬河的讲述中，撕开人物的胸膛，捧出鲜红的心脏。或在娓娓而谈的迷雾中，奇峰突起，展现意料之外的彩虹。幽默是一种具有润滑功能的语感。语感丰富的作品，是有磁性的作品，是第一印象，是第一桶金。有了幽默的文风，便获得了微型小说型的通行证。试想，在信息化时代，在手机段子满天飞的天下，有谁会在百忙之余，阅读一篇寡淡无味的作品呢？读者的基本需求是开心解颐，排遣烦恼。如果不幽默，是会造成消化不良的。而囫圇吞枣式的阅读，于读者又有何益呢？

陈：“官场小说”是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手法反映生活的小说类型，从很大程度上说，其文化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单纯文学的意义。“官场小说”其实是民间通俗的说法，是作家以独特角度观察以中国政治官员为核心的大众生活、执政能力和社会现实，以及中国政治文化和政治文明的现状与进程。“官场小说”作为一个名称正式提出来，是王跃文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以后。1998年，王跃文写成《国画》。随着小说出版，“官场小说”作为描述、揭密官员腐败生活、政治较量的一类小说的名词，迅速被读者牢牢记住。你何时开始写作官场小说？官场小说中的人物故事细节，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你自己的

影子？是否害怕有人对号入座？准备将官场小说进行到底吗？

秦：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写官场小说了，但官场小说仅是我全部作品中的一个分支。2005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在“感动心灵”书系里，有我一本官场微型小说《领导随意》，属于类型小说。这本书曾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官场系列微型小说”。实际上，很多作家都写过一些官场微型小说。我写的官场小说，其故事和细节，都有生活的原型，并非我的臆造。也有自己的影子。我在官场中，仅是个边缘人物，酸甜苦辣，自知其味。我不怕有人对号入座，我知道有人会对这类小说有看法，有歧义。在现行体制下，这类小说很难发表或出版。其实，这类小说，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小说。写官场小说，是由素材决定的。以后，只要有合适的素材，我还会再写的。

陈：我写过一篇评论《重复，小小说之大忌》，在小小说作家网发表后引起网友们极大兴趣与关注，反响非常强烈，并获征文优秀奖。你在《小小说的艺术指向》一文中也说：“不想重复，可又免不了重复。许多小小说作家，都面临这种尴尬。不要怕重复。重复是量的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有质的飞跃。一棵树不是森林，两棵树也不是森林，多少棵树是森林呢？一棵一棵栽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惊叫，看见了一片森林。从独木到森林，发生了质变。写小小说，重复是很难免的，重要的是，重复是为了熟能生巧。量的积累是必要的。更何况，每一片树叶，都是不一样的。”所谓英雄所见略同也。你如何看待小小说名家的重复？如何避免自己的重复从而永葆艺术生命常青？

秦：对于作家来说，重复是不可避免的。重复，有助于作家形成自己的风格。但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甚至是挑剔的，读者不想读到见过的东西。作家如同魔术师，读者总是希望他花样翻新。因此，作家应力戒重复，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攀升，不断地超越。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别人。要知道，小小说是不规则的。好的小小说，总能让作家找到表达自己的突破口。作家也需要寻找一盏灯，照耀自己前行的路。



# 浓缩人生经验的精品——中国 大陆喊雷论

喊雷，男，1938年生，原名刘汉雷，陕西富平人，原籍四川南充。系中国作协会员，富平作协名誉主席，富平书画院名誉院长，《富平诗书画》主编。有作品数百篇次被《作家文摘》、《中国文学》、《读者》、《小说选刊》等报刊转载，入选《世界微型小说经典》、《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北大语料库》、《中学生魅力阅读》、《超级阅读》、《阅读版语文》、《小说戏剧阅读锦囊（高中版）》等文集二百余部。《生死抉择》入选初中语文教材（S版）、土耳其大学语文教材。曾获第三届中国人口文化奖、由《微型小说选刊》主办的全国读者评选的“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5次）、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主办的年度评选奖（7次）、由《文学报》举办的全国百字小说大赛一等奖和第二届柳青文学奖等奖项共40余次。获小小说作家风云人物榜“世纪之星”称号。出版有《喊雷小说选》、《魔袋》、《生死抉择》。其书法作品曾获中华民族艺术杯一等奖等奖项10余次，被中国国际文博会审定为一品，入选《百年经典·中国书法全集》。

喊雷深谙艺术创作中“似伤于小，实成于小”的辩证法。他的小说比故事有品位，比散文有情节，成为浓缩人生经验的精品，其艺术

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人物前后行为的对比与反差展开故事情节，凸现人物性格特征，揭示主题思想。

厂办郭主任命令秘书肖刚去捡掉在路边的手袋。肖刚发现手袋里空空如也，颇感为难。不料郭主任认定肖刚独吞了手袋里面的钱。结果肖刚莫名其妙地下岗了。我们看到肖刚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实话实说手袋里没有钱吧，郭主任肯定不会相信；拍郭主任马屁说手袋里有 400 块钱吧，郭主任不但不会相信，他甚至会因此认为手袋里有 4000 块钱、40000 块钱呢。《魔袋》既描写了小人物伴君如虎的悲哀处境，又鞭鞑了某些大人物的贪婪与丑恶，让人感慨万千。现如今，某些领导干部比老虎更厉害。其手下工作人员整天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长此以往，精神极有可能崩溃。在社会转型期，类似肖刚处境的小人物不在少数，他们的遭遇令人同情。郭主任之流也不在少数，他们的所作所为令人所不齿。《亲子鉴定》中，大学遗传学专业毕业的宫克，开办了一所亲子鉴定所，生意每况愈下。在他给素昧平生的人写了暗示他们须做亲子鉴定的信后，鉴定所终于由门可罗雀变为门庭若市了。就在宫克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之际，宫克的父亲却突然去世了。父亲临终立下遗嘱已把用他的资金建的制药厂（即如今的亲子鉴定所）捐赠给了市人民医院，限宫克在本月底之前交出全部财产。父亲的遗嘱出乎宫克意料之外。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份鉴定书居然是宫克自己鉴定的。小说的批判意义，由此凸现。《遇》中的跛子以乞讨为生，屡试不爽。一日，却碰到了钉子。

当跛子向一位客人乞讨时，客人问他：“你年纪轻轻，凭什么向我要钱？”“我凭这——向先生要。”跛子指着 he 的一条断腿回答。“我凭这——不给你钱！”客人说这话的同时，双手迅速将自己的裤管向上高高提起——跛子看出那是接了假肢的两条断腿！一个腿的跛子，总认为向人乞讨是天经地义的。当他碰到断了两条腿的成功人士时，他心灵受到极大震撼，从此不再乞讨，开始了新的生活。《获救》中，老张老李两个仇人从集镇夜市出来，凑巧同时返村。走着走着，老张突然听到走在前面的老李“啊呀”一声惊叫，遂前去察看。原来老李误入溪河，坠入冰窟。老张急中生智，把折下的一段柳枝递到老李手中，将其拖离险境。老李刚要言谢，不料老张说：“要说谢谢的是我！如果你不叫那一声‘啊呀’，第二个坠河之人肯定就是我！我被你救了，岂有知恩不报之理？”张李二人因此“化干戈为玉帛”，当年曾互相打斗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 二、细节描写精彩传神，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力透纸背。

9岁的小映在河边跌伤了腿。当郎中的爷爷虽已治疗，小映仍疼痛难忍、不能下床。为了彻底根治小映的伤腿，爷爷骗他说，如果三年之内找到了碰伤腿的那块条石，把它凿磨成石枕，用以醒脑镇痛，散血化淤，舒筋活络，则腿有救。从此，小映每天都拉着双拐，到处寻找那块石头。三年很快过去了，小映还是没有找到石头。不过，腿却利索了。《石枕》给我们至少两点启迪：其一，善意的谎言，有时候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如果爷爷不用善意的谎言去让小映花三年时间寻找条石，小映的腿也许真的就废了。小映的腿废了，人也会垮下去。

他的人生与命运，又将是另外一种结局。其二，创造奇迹靠自己。小映之腿，三年时间不吃药不打针，全靠经常行走，最终才完好如初。这种既省钱，又治好了病的方法，可谓一举两得。创造这个奇迹的不是别人，正是爷爷和小映自己。歌德说：“希望是生命的灵魂，心灵的灯塔，成功的向导。”爷爷善意的谎言，实际上是给了小映生活的希望。小映只有马不停蹄地去寻找，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是希望之光，让小映重新站了起来，获得新生。《镜子》中，宝根有了媳妇忘了娘，好吃的留给女人，并跪着给女人洗脚，引起娘的强烈不满。宝根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左右为难。万般无奈之下，宝根便打发媳妇到娘家住了几天。媳妇临行前到婆婆房里打扫，在擦拭一面挂了四年多的镜子时，镜子摔在地板上打碎了。宝根闻讯，责怪她。婆婆听到破碎声，“猛地从床里翻身向外，目不转睛瞪着地下的玻璃碎片，骤然跳动不已的心也随之碎了；枯瘦如柴的手颤颤抖抖一扬，便翻着一双不得瞑目的眼睛离开了人世。”小说透过镜子摔碎这个细节，把婆媳之间，母子之间，夫妻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让人产生诸多联想与思考。《左邻右舍》中，赵钱孙三家偷电，唯李家守身如玉。在强大压力下，李家不得不就范。最后，厂里突击检查，发现赵钱孙三家偷电，李家并未偷电。赵钱孙感到蹊跷，电工遂告知：李家那电线头是拴在靠近公用线的钉子上，另一头则结在他家屋后窗棂上。他家用这条线晾衣裳，搭毛巾。原来如此！李家表面上与赵钱孙同流合污，实际上却出污泥而不染。从此，李家不得安宁：刚刚灌满的液化气被放空；门旋钮上涂满了黑油漆。李家假装电线偷电这个

细节，不仅刻画了赵钱孙李不同的性格特征，而且引发人们关于道德与人际关系学诸多问题的思索。

三、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给人诸多人生启迪。

大桥断了，爷爷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公路中间拦车，却拦不住。原因很简单：

司机们加大马力就是为了尽快逃离险境。殊不知，却一个个把车开进了河里（《生死抉择》）。他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了他人的生命，于是，一年又一年的清明节晚上，他都要来到三岔路口守候，打着电筒，让电筒光照着那一条通向镇上的大路，直至次日天明（《守候》）。与其说是女人自杀，不如说她是被谣言所杀（《井绳》）。孪生儿子三番两次算计二叔，二叔被迫到县福利院领养一个儿子养老送终（《凸凸娃拆靠背》）。人心不足蛇吞象。贪婪之心不仅让外商终止了投资，也使姬福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坑》）。打猎之路迷失了，无关紧要；人生之路迷失了，则无法挽回与选择（《迷路》）。七爷虽以偷为生，最终却揭发贪官罪行，自己也洗心革面，放弃罪恶，立地成佛，其行为颇有道德力量（《雅盗》）。沈宏的《走出沙漠》写没水的四个人走出了沙漠；汪曾祺的《陈小手》写了一个恩将仇报的团长。喊雷的《三人行》既写了三个人有水走不出沙漠的故事，还写了一个更不是东西的团长，耐人寻味。

一位作家说过：娼妓是生命的陷阱。

如今的大街小巷，那些装潢华丽典雅的按摩室，十之八九提供色情服务，已是公开的秘密。显然这是我们社会存在的阴暗面。娼妓现

象与社会文明进步相悖。其一，它有伤社会风化，败坏社会道德，滋长腐败。其二，它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娼妓会造成性病泛滥，其中最为可怕的是第二癌症：艾滋病。虽然我们眼下还没有能力和条件彻底杜绝卖淫嫖娼现象，但打击和防范却是非常必要的和必需的。

《光明行》中“冉记理发摊”两次与雅美发廊竞争均胜出，至少说明三点：一是理发摊和发廊只要增加透明度就能防止暗箱操作，并且生意会十分红火；二是绝大多数人是经得起美色诱惑的；三是像魏镇长这样的干部毕竟是极少数。

人人皆平等，玩人尤可恶，被玩实可悲。佞官玩百姓，视为草芥；小人玩忠良，置于掌股上；玩弄女人，丧失人格。

我党七千多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像成克杰、胡长清以及魏镇长之流，只是极少数。这说明“美女关”不见得人人难过，关键是看你品德是否高尚，思想是否健康。更为重要的是，阴暗的东西，总是害怕阳光。

（载《华山文学·富平版》2010年夏季号）

# 似伤于小 实成于小——中国

## 大陆喊雷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既是作家，又是书画家，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像您这样集作家、书法家、画家三位一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您在写作、书法、绘画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是否得益于您三位一体的独特优势？

喊雷（中国作协会员，富平书画院名誉院长。以下简称喊）：我用两支笔。一支用来创作微型小说，一支用来创作书法、绘画作品。我自幼就旷达不羁，读书习艺一味好高骛远，且见异思迁。学绘画、学书法、学篆刻；写诗、写小说、写散文……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曾涉脚。在其间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大半生过去了，两只脚才最终停到了写微型小说和从事书法创作这两个“点”上。我从这两个立脚点上出发往前走，似乎比单腿蹦跳走得快些、稳些。那原因在于“所有的艺术都是亲兄弟，每一种艺术都能给另一种艺术以启迪。”（伏尔泰语）不过即便是亲兄弟，太多了也不成。会添乱。我选这兄弟俩正合适。我以为小说创作、书法创作都是作者思想感情的宣泄渠道，都能把作者的人格力量转换成意象。我写小说时总是努力使其情节、语言、人物形象、题旨能像自己的书法作品那样既使人感到一目了然，而又韵味隽永；亦然，我从事书法创作时行笔泼墨也总是自觉地把

写小说的直面人生的勇气和典型化原则转换为我的书法之法，在干湿浓淡焦互相辉映的墨色对比变化和刚柔、曲直、疾涩、疏密、虚实的价值取向方面溶入传统的精髓，并关注大众化审美情趣，力争写出具有文人风骨的、具有民族特质的独具个性的作品来，以期成为一个搞书法的小说家和写小说的书法家。我的小说容易读到，书画展请到西部书画名家网观看。

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色彩、声响、场景、人物、情感、思想，一切全靠语言来加以表现。可以这样说：没有好的语言，简直就不可能有文学。您的小说语言很有特色，用高军的话说：“朴实简洁，干练深沉，用深层次的幽默讽刺营造特定氛围，直撩生活的面纱，寥寥数语就入木三分，冷透骨髓，但又冷中寓热，让人读出昂扬的力量。”请问，您这种语言风格形成的原因何在？

喊：在家里，我打的电话次数最多，但我耗费的电话费最少。家人说我打电话就像发电报，三言两语就完事。长话短说，是我的习惯。长话短说，要求在开口之前必须思索再思索。长话短说首先要求说得准确，没有歧义；其次还要求说得深刻、生动，有利于凸显要表达的事件发生、发展时的氛围，把需要表达的喜怒哀乐诉诸他人。我能得全国百字小说大赛的万元奖就是得力于我长话短说的习惯。其次是我刻意效仿中外名家。我不写诗化或散文化的小说。有写诗、写散文的题材干脆就用来写诗、写散文。不搞不同品种的嫁接。我总是把能让读者顺顺当当读下去作为起码要求。好读的目的达到之后，才追求那更高的目标——耐读。我绝不写那种读十分钟想三五天都不知其所



以然的小说。小说不是谜语，更不是催眠药。

陈：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评委给予您《生死抉择》等 10 篇获奖作品的评语是：“喊雷的小小说题材宽泛，或直面现实，写当代百姓之喜怒哀乐，或勾画历史，写古代奇人奇事，这表明了其艺术视野的开阔。”您的小说素材，是来自直接生活经验还是间接生活经验？是来自书本知识？抑或是来自其它地方？

喊：我写小说的生活经验从哪里来？回答是：您提到的几个方面的因素都有。在一篇小说的孕育、构思、写作过程中，既要有可遇而不可求的创作冲动，又要有与作家阅历密切相关的独特的审美视角所发现和确定的题旨，还要有表现这一题旨的合乎生活逻辑的情节和细节。如果仅仅强调题材的可遇而不可求，那么就必然抹杀作家的生活经验、艺术功力对创作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致使其成为守株待兔的角色。

我感到作家对小说素材的发现和處理，与根雕艺术家的创作过程很相似。根雕艺术家在山上把他认为用得着的树根采集回来时，尽管它带着泥土的芳香，甚至于还带着鲜活的青枝绿叶，但它还不是艺术品。他必须凭借他的见识从各个角度去审视，看清楚眼前的树根到底能雕塑成什么形象——是飞鹰还是奔马？是雄鸡还是白鹤……只有确定了题旨之后，他才能动刀斧，将不需要的部分砍掉，将该增添的部分接上，然后精雕细刻、着色上光。显而易见，一件根雕作品的诞生，固然有在山上采集时的机遇，但更离不开制作时的艺术追求；“遇”与“求”相互关联、彼此依存、相得益彰。

须知，相遇往往是以相识相知为前提的。生活中失之交臂的“相遇”是常有的事。被雕塑成艺术品的树根，如果当初落到砍柴人手里，它早就被投入炉灶了。罗丹说得好：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

陈：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泉》，不去画群蛙聒噪，而是画游弋于流水之中的三两只蝌蚪；郑板桥画万竿竹，不是画竹林，而是画三五片竹叶。两位画家高明之处在于深谙艺术创作中“似伤于小，实成于小”的辩证法。您认为在创作微型小说时如何才能做到“似伤于小，实成于小”？

喊：在杂技舞台上，竞技者从细细的一根钢丝上走过去，或徒手，或打伞，或拿杆，观众都会喝采、欢呼，认为他技艺高超。如果他在广场上走过，无论是跳跃、奔跑，都很难引起在场的人注意，因为从平地上行走的能耐只要有脚的人都具有。写微型小说的人很像走钢丝的竞技者，缺少艺术功力的“表演”是没有读者喝采的。所以肖云儒说：“小说越短，限制越多，审美信息承载密度越大，要克服的困难也就越多，越要求在剪裁、提炼、构思、表达上完成高难度动作。”

陈：凌鼎年在《喊雷，小小说作家中的异数》一文说：“喊雷的所谓体验生活是以他的身家性命为代价的……或许是有了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经历的垫底，他的文字也就有了区别于他人的份量。”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些磨难带给您宝贵的精神财富，才使您创作出了一篇篇浓缩人生经验的微型小说精品？

喊：是的。如果我没有“文革”前期和“文革”期间的不堪回首

的生活经历，而是顺顺当当地上完大学、参加工作，我可能不会成为作家。人常说：文学作品是生活的副产品，苦难是事业成功的磨刀石。可见如果我没有不平凡的经历垫底的话，写出来的作品会更差劲。

陈：您虽年届古稀，但仍充满强烈的创作欲望，并且宝刀不老，精品迭出。曹操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请问您晚年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喊：1995 年，我的《鸭趣》被央视小品大赛剽窃。为了打维权官司，我多次奔波于上海、北京。后来虽赢了官司，但却耽误了写作。这几年写的小说少了。好在身体还好，脑子也还能使，除了常常为国内外求字求画者挥毫之外，还想多写些微型小说。

年岁逼出的三分无奈、七分不服老，使我在七十寿辰写了一首《题自画像》的诗。今咏出来以展示心迹：

对镜捉影风难捕，寓神于形像不真。

恨无返老还童术，权将翰墨染霜鬓。

陈：祝贺您荣获第二届柳青文学奖。请您发表获奖感言。

喊：我以小小说这个文体为杖，一步一步地去攀登文学的珠穆拉玛峰，虽然峰巅还在云端，但我不会停下脚步。

在这个生活节奏很快的社会，我写小小说既是为了节省我写作的时间，也是为了节省读者阅读的时间。我发誓要把小说越写越短。

在我得过的文学奖中，我最看重的有两个：一个是今年 9 月获得的《文学报》举办的百字小说大赛一等奖；一个是昨天获得的柳青文学奖。获柳青文学奖表明我的第二故乡（我原籍四川）的文学前辈正

在伸出温暖的手携我前行。

（载《华山文学·富平版》2010 年夏季号）

# 真实体验与质朴情感——中国

## 大陆李永康论

李永康（1964—），男，四川邛崃市人。曾就读于西南民族大学、鲁迅文学院。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文学院创作员。先后在建筑公司、杂志社任职。现为成都市温江区文联、区社科联副主席、《微篇文学》执行主编。198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小说集《小村人》《生命是美丽的》《红樱桃》，评论集《为了一种新文体——作家访谈》。作品曾选入教科版小学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多篇作品被国内多所学校选入中考、高考模拟试卷及中考高考用书。作品多次被《作家文摘》《小小说选刊》《阅读与鉴赏》《中华活页文选》《微型小说选刊》《读者》《小说精选》《作文评点报——名篇佳作版》等多家报刊选载，并收入《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中学人文读人与社会》《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汉英对照）《一世珍藏的微型小说 130 篇》《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名篇赏析》等 100 余种选本；主编有温江历史文化丛书《人文温江》八卷，《最具中学生人气的 100 篇微型小说》《最具小学生人气的 100 篇微型小说》《感动农民的 68 个悬念故事》。小说集《小村人》获成都市人民政府颁发的第五届金芙蓉文学奖。小说集《生命是美丽的》《红樱桃》先后获得由温江区人民政府颁发的首届王光祈文艺奖特别贡献奖、第二

届王光祈文艺奖一等奖；《酒干倘卖嘞》等 10 篇作品获首届中国小小说金麻雀奖提名奖。《中国传奇》获得第十三届（2009—2010 年）《小小说选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曾获成都市第八届群众文化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一等奖等等。名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辞典》李永康在三个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

一、他的小小说平中见奇，淡中见味，让人感动不已。

将军还是放牛娃的时候，栽下一棵树。当将军解甲归田回村时，当年的小树苗早已长成参天大树。一年秋天，小偷偷了成熟的苞谷。六神无主的乡亲们决定采取挨家挨户搜查的办法，揪出小偷，被将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制止了。《将军树》首先写了这件事。其次写将军临终前用磁带录下遗嘱，告诫乡亲们不要违反政策伐树做棺材土葬，而是将自己火化。至于为村里盖新学校，修水泥公路，办集体企业，建福利院等事情，则只是一笔带过。这样写，重点突出，详略得当，将军形象就跃然纸上，立在读者面前了。

如果用挑剔的眼光来看，将军自己为自己栽树这个细节值得商榷。这样写，显得将军有自吹之嫌，不符合将军性格发展的逻辑。假如改成将军参军后不久树死了，乡亲们自发地替将军再栽上（将军自始至终不知道），或者将军死后乡亲们为了怀念将军种上一棵树，并命名为将军树，也许效果会更好一些。

瑕不掩玉，作者歌颂将军美好品德的宗旨是值得大加赞赏的。因为，没有这些将军的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甚至流血牺牲，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最后，借用《好大一棵树》的歌词，向已故的和健在的将军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你昂起头/冰雪压不服/好大一棵树/任你狂风呼/绿叶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欢乐你不笑/痛苦你不哭/撒给大地多少绿荫/那是爱的音符/风是你的歌/云是你的脚步/无论白天和黑夜/都为人类造福/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你的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

《谁都可以拥有太阳》，是日本著名作家岛崎藤村在《现代领导》杂志 2006 年第 5 期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很有意思，借过来评李永康《生活》。

品学兼优的贫困生王玉梅逃学的原因，是热心同学做好事损害了她的尊严，王玉梅用大家捐给她的 2 元钱，捐给班上患有白血病的同学，却不被同学们理解。班长不仅将 2 元钱还给她，还硬塞给她 50 元钱。一气之下，她远走他乡。后来，又嫁给当地一位农民，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

报载：纽约公立小学在冬天大雪封门，公司、商场都不上班的时候，他们仍然坚持用黄色校车一家一户地接送孩子上学。这是因为，该学校有不少赤贫家庭的学生，白天开不起暖气，供不起午餐，学校停课一天，穷孩子就受冻一天，挨饿一天。有家长说，何不让富裕孩子在家，让贫困孩子去学校享受温暖和营养午餐呢？学校答复：我们不愿让那穷苦的孩子感到他们是在接受救济，因为施舍的重要原则之一，应是保持受施舍的尊严。

有时候，人们善良的愿望与实际效果往往相去甚远。可惜，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见怪不怪，这是十分可怕的。

假如同学们保护受施舍的尊严，王玉梅也许不会负气出走，将来或许会成为某一领域的优秀人才。

岛崎藤村说得好：“我们的当务之急不仅仅是要追赶眼前的太阳，更重要的是要高高举起自己生命内部的太阳。”

小说启发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太阳，高高举起自己生命内部的太阳，为生活的理想与理想的生活而奋斗。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指出：“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让人感动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少。作家对故事的重视要大于对情感或心灵的重视。因此，要让我们对一部作品感动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可是，李永康《生命是美丽的》，却让我感动不已。

山里孩子穷，上不起学。尿床的学生，就更不敢上学了。每天早晨上课铃声响过后，我和另外一位老师，轮换着去查尿床学生的被褥。如果是湿的，就悄悄地拿到自己寝室里烘干。一次二次，一般人可以做到。长期如此，恐怕很难做到。但我和我的同事却做到了。对于老师而言，只是举手投足之间的区区小事，但对于尿床孩子来说，可能会影响他的一生。

的确如此。尿床学生最后发出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感叹：生命是美丽的！

山区条件是很艰苦的，孩子们甚至分不清鲫鱼和鲤鱼。为了让孩子们产生感性认识，老师骑了自行车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买来鲫鱼和



鲤鱼，让学生们大开眼界。

老师不仅教学生知识，更教他们如何做人。课外活动组织的诗朗诵，既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又挖掘了他们内心的优秀。

小说写得富有诗情画意，名人名言引用恰到好处，细节描写生动感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孙子开啤酒瓶时突然爆炸，炸瞎了他一只眼睛。虽获 5 万元赔偿，心里却总是耿耿于怀。为了减少啤酒伤人事件发生，他利用赔款开了一家废品收购站，专门收购空啤酒瓶，砸碎了卖给玻璃厂，虽然亏本，仍乐此不疲。后来，啤酒厂登报聘请他当顾问，并欲与之联营。这一招果然厉害。从此，再也没有人光临他的收购站了。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酒干倘买无》，一方面感人至深，另一方面给读者诸多思索：个人力量再大，毕竟有限。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啤酒瓶爆炸，必须靠法律，靠政策，靠制度，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齐抓共管，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推而广之，手机爆炸，电视机爆炸，冰箱爆炸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莫不如此。需要指出的是，消费者的作用有时比较尴尬。一方面，酒瓶伤人事件频频发生，另一方面，消费者又将空啤酒瓶卖给收购站，客观上成为制造悲剧的帮凶，不仅伤害他人，而且有可能伤害自己及家人。消费者应当明白：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消费者只有人人都享受权利的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才能既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又不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同在一片蓝天下，共创美好未来，共享美好生活。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二、评论观点新颖独特，关注重点人物与微型小说热点难点，为微型小说理论研究提供了支持。

《为了一种新文体——作家访谈》中，对许行、杨晓敏、滕刚、谢志强、王奎山、凌鼎年、邢可等十几位微型小说名家进行采访。所提问题既有深度，又具有普遍意义，给作者读者诸多艺术启迪。

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杨晓敏访谈录》（1）中提问：“在小小说领域，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理论观点广有影响。我也注意到文学评论界对您这个观点的各种阐释性文章。按《辞海》解释，平民指普通民众。《读者》、《故事会》的读者也是普通民众。照此推理，散文、杂文、小品文、故事、笑话等，是否都可以称之为平民艺术？小小说的独特性又从何言起呢？”在（2）中又提问：“麻雀曾误列入五害之一，一度受到人们的歧视。把小小说领域这么重要的奖项命名为‘金麻雀奖’，是否取其内在寓意呢？”

在《小小说的可能性——滕刚访谈录》中提问：“你的张三系列不是简单地对国人的愚昧、怯懦和冷漠宣战，更不是载道工具。就如苏珊·塔格所说，是作为艺术家‘向人们固有的关于体验的观念挑战，或者向人们提供关于体验的其它信息，并对体验作出其它解释。’这也使你与同类作家拉开了距离，成为独特的‘这一个’而让人惊奇、陌生，甚至于无所适从感。”

在《飞翔的小小说——谢志强访谈录》中提问：“我的理解，你说的‘飞’和‘走’只是一种形式。事实上，‘飞’和‘走’不是对立的，也不能截然分开。《红楼梦》不就‘走’出了一个高峰么……

在系列小说的创作中，就我有限的接触，目前只有冯骥才的《世俗奇人》，王蒙的《笑而不答》，《贾平凹的《太白山记》，孙方友‘陈州笔记’，‘小镇人物’，阿成的《遍地风流》最耐读。我想问的是，小小说兴起已有 20 多年时间，目前好多小小说作家都有一种焦虑，如何突破已成当务之急，你在未来的创作中有什么打算？”

在《小小说是立意的艺术——邢可访谈录》中提问：“……至今为止，小小说里还有没有具有特征的，富于审美魅力的，含有丰富历史意蕴的性格的人。有一段时间，我也被一些评论家的‘小小说创作不可目中无人’的表现所蒙蔽，其实，我是没有参透其中的玄机。这里的‘人’其实是为‘立意’服务的。‘小小说是立意的灵魂’，上品的小小说应该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请谈谈您现在的看法。”

三、以他为首创办的《微篇文学》，为中国小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经过李永康精心策划和广泛社会活动，并约请一些同仁酝酿协商，大家推举，由李永康出任会长，田友桂和张建国等人担任副会长，田友桂兼任秘书长，报经有关部门批准，于 1998 年 12 月 8 日组建了“微篇文学研究会”。次年一月创办了会刊《微篇文学》，从此踏上了一条比自身文学创作更加艰难更富激情的文学之路。

李永康和同事们与时代文化前进的本质合拍，在刊发短小的作品如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杂文的同时，把重点放在兴起不久的小小说文体的倡导上。以理论为先导，以实践小小说创作为中心，以发掘培养小小说新生代作家为宗旨，精心设计专栏，把刊物办出特色。

《微篇文学》头版主要刊登文学信息，报道我国小小说界重大文艺活动，先后开辟了学会专集，推介了南京金陵微型小说学会、广东佛山微篇小说学会、河北沧州小小说学会、河北邯郸微型小说学会、成都微型小说学会……与它们互动发展，使处于相对范围狭小的广大会员和读者了解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动态，扩大视野。在其他版面分别创办了“理论与研究”、“名家笔会”、“文摘”、“名家精品”、“名人专访”、“创作天地”、“会员作品展览”、“私人档案”、“个人写作”、“读者来信”等栏目，又重点突出“理论与研究”和“个人写作”两个栏目，把理论指导与创作实践、名家引路与学习模仿、群体鼓励与个别辅导结合起来，使会员和作者通过阅读和写作，明确小小说是一种立意的艺术，立意是小小说的灵魂；要立意新奇，结构严谨，留下空灵，结尾出人意料，文字在二千字左右；要适应当代读者生活节奏快而阅读水平又提高了的审美要求；要与当代人的经济原则和文化素质同步……这就是小小说比较热门的原因。同时，内容形式上编排了小说、散文、诗歌、评论、消息、书讯等等，丰富多彩，适应了方方面面的作者和读者的要求。他们贴近了会员和读者，贴近了金温江，受到大家的喜爱。

这些举措，正如他们在创刊时写给读者、作者的《几句心里话》中所说的：“《微篇文学》……是我们和读者、作者交流沟通的桥梁。要说的她已经说了。余下的就是你同她对话后，能不能对她认同，产生亲切感，然后和她交朋友了。为此，我们作了些工作，约请了读者朋友耳熟能详的名家的佳作妙构，但更多的版面还是留给了众多的、

正在拼搏的、不知名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包括正在读着这份会刊的朋友你，未来的名家正诞生在这数以万计的文学爱好者中”。

当三千份创刊号赠出以后，像一石击破水中天，反响强烈，稿件像雪片般飞进编辑部。著名作家高缨来信说：“温江是一个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地方，也是文人荟萃之处……我一贯认为培养作家的报刊、自己有阵地，不然不出作家、诗人。以后再给我寄几期，以再对贵刊发表意见吧。我而今在峨眉山生活、写作，顺便培养几个学生。其中一青年作者名牧尔（真名李俊英），写了两篇小小说，特介绍给你们，希望予以发表，这将对年轻人极大的鼓励……”

著名小小说作家凌鼎年在来信中表示，要将《微篇文学》推荐到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等地，让它走向世界。

前辈作家和当代知名作家的肯定、参与和鼓舞，鞭策着李永康和同仁们，他们办刊的精神日益旺盛。

李永康凭借自己在文学界的影响，奔走呼号，借人东风，恳请公开发行的刊物扶持。《贡嘎山》杂志社在其“博物”中选刊《微篇文学》上发表过的小说，同时向读者隆重推介《微篇文学》。《青年作家》杂志社与其携手合作，共同开辟《微篇文学》栏目，使微篇文学研究会的近百名会员的作品向社会登台亮相，把《个人写作》栏目推向高潮，特色卓著。

湖南省宁乡县的作者曾中玉写来藏头诗评价《微篇文学》说：“微言大义蕴中间/篇幅精奇品更研/文学推敲多韵味/学海无涯望峰颠/前程自是锦绣路/景色迷人望万千/光跃九州跨世纪/明朝好绘艳阳天。”

当它从民办转到文化馆后，《微篇文学》又留出一定版面，一次次选刊区域内兄弟文学社团的作品，自觉而积极地营造区域文化氛围，起着团结作用。

《微篇文学》就这样带着自身鲜明的个性，走进了“名刊”的视野，走进了名家的记忆，走进了作者的心里，走进了读者的笑容……

《微篇文学》的同仁们的守望与追求实现了。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25 日）

# 惊喜与收获——中国大陆李永康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创办微篇文学研究会和《微篇文学》的宗旨是什么？维系它走过十几个春秋的动力何在？最艰难的时刻是如何渡过的？你准备将它引向何方？

李永康（中国作协会员、成都市文学院创作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李）：主要是想给业余写作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动力有很多，第一，是我热爱微篇文学这种精短样式，对微篇小说尤其喜爱；第二是有众多文友的支持。你所谓的最艰难，我猜是指没有经费办不起来，这种情况该怎么表述呢，我们创办的一到七年，完全是自筹资金、靠文友的帮助才坚持下来。第八年至今一直得到地方政府的资助，并由文化部门来进行业务指导，才使得我们能举办诸如“《微篇文学》温江笔会暨微篇文学研究会成立十周年座谈会”等大型活动。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把《微篇文学》做成一个既有民间色彩兼具地方特色的品牌。前不久，成都市温江区因《微篇文学》，被四川省文化厅命名为“微篇文学艺术之乡”，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陈：小小说、微型小说、微篇小说三个名称，已为文坛所认可。

你认为有无统一名称之必要？哪一种名称，更有利于发展与繁荣？

李：微篇文学艺术泛指微篇小说、精短的散文、诗歌、散文诗、杂文、曲艺、微篇报告文学等等，它的特点是短小精悍，易于写作和传颂，来源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生命力极强，属于平民艺术范畴。我们在创办《微篇文学》的时候，就把重点放在倡导“微篇小说”的创作上。微篇小说、小小说和微型小说的名称均有历史，各有来源，它的存在是客观的，不存在被文坛认不认可，也没有统一的必要。现在，中国初、高中统一教材均有这种文体的专门介绍和训练，可以预期的是，不远的将来，人们对它认识将会改变，那时候才更有利于这种文体的发展和繁荣。

陈：《红樱桃》一书部分作品入选了多种选本，产生了广泛影响。请介绍入选总体情况。

李：我要感谢策划、出版这本书的个人、公司及出版社。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书也难以和读者见面。说产生了广泛影响谈不上，这本书里的作品入选很多选本，只能说是小小说文体的一种优势：形体短小，利于传播。

陈：你在《误读》中说：“读小说可以让人回归自己，也会让人离自己越来越远。”此话极富哲理，颇有见地。请结合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加以阐述。

李：这是一篇小小说里人物的话，放在作品里，可能很有些意思，单独提出来讲，难免变味。再说，没有看过这篇作品的读者也很难理解。一篇小说完成后，作者说啥都是多余的，有时候，读者想到的还



是作者无意识的表露。所以，我一般对侃侃而谈的所谓创作谈都保持警惕的眼光。

陈：当下微型小说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有些方面有新的突破与进展，理论对实际的指导作用日益显现。你认为今后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如何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际的指导作用？

李：国内微型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最有成就的当数凌焕新先生、江曾培先生、刘海涛先生、杨晓敏先生、王晓峰先生、姚朝文先生、龙岗华先生、顾建新先生、雪弟先生、冯辉先生、张春先生等等。我相信，随着微型小说文体的日益成熟和广泛传播，微型小说理论研究和批评会有大的突破和进展。

陈：第5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将小小说纳入评奖范畴，包括你《红樱桃》在内24部小小说集，包括我《声音》在内2部评论集参评。你如何评价全部落选？你认为小小说与小小说评论，离鲁奖还有多远？哪位小小说作家与小小说评论家，有望率先获得鲁奖？

李：微型小说及其评论落选第五届鲁迅文学奖非常正常，没有必要责怪谁破坏了啥，目前还没有人具备这么大的能量。我一直坚持认为，评奖只是一种鼓励，它除了对作家能增加一点经济上的收入外，不能改变你作品的质地。我非常奇怪的是，现在读者读书也盯获奖作品一拥而上，不管自己喜欢不喜欢。优秀的作品从来就不是评奖评出来的，相反差的作品，给一个奖，只能增加骂名。凡执着追求写微型小说、有文学天赋有敬畏的人，都有可能因此而获得鲁迅文学奖，谁先谁后有啥关系呢。

陈：你曾到鲁迅文学院学习过，最大收获是什么？给你现在乃至将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

李：那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段时间我没有事干，想出去开心一下，正好鲁迅文学院招生，我就报了个名去呆了半年。最大的收获是把北京各个景点看了个够，还结识了不少同学，眼睛看书看坏，戴了副眼镜回四川。文学创作要有天赋，后天的努力有时候往往事半功半，多看一些书就能写作吗？所以说，当年去鲁迅文学院学习更多的是一种象征，好在我没有花公家（纳税人）一分钱。

陈：微篇文学研究会创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举办各种笔会，编选《四川三十年小小说选》。近期又开展了首届（2009—2010 年度）四川优秀小小说作品评奖活动。作为学会主要负责人，你功不可没。期待你与你的同事们带给我们更多惊喜。

李：孤掌难鸣。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很多时候在给别人带来惊喜地同时，往往也给自己一些意外的收获。谢谢你对我的采访。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25 日）

# 细微之处见精神——中国大陆

## 张记书论

张记书微型小说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见微知著。他善于从宏观角度，对生活中所发生的细小事情进行透视，并把它们放到大背景中予以审视，从文化与哲学的层面对生活现象进行观照与剖析，作品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富有思辨色彩，给读者诸多人生启迪。

张记书，男，1951年3月21日出生。河北省肥乡人，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会员。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微型小说千余篇，百余篇被《读者》、《中外书刊文摘》、《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300余篇作品在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泰国等国家及中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发表。百余篇作品在海内外获奖。《怪梦》入选日本大学教材，《珍珠情缘》、《死亡试验》入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材，《尿炕》入选美国大学教材，《暖水袋·痒痒箠·灯光》、《德爷》、《尿炕》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出版《怪梦》、《醉梦》、《情梦》、《追梦》、《梦非梦》、《无法讲述的故事》、《爱的切入点》七部微型小说集。《爱的切入点》入选“青少年素质读本·中国小小说50强”，并获2009年冰心儿童文学奖。出席一、二、三、四、五、六、七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并发表论文。1996年11月，在

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与韩英联袂提出“微篇小说”称号，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小孩尿炕，是生活中发生的十分平常的琐事，人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但是，这个生活细节到了高明作家手中，却把它变成了一件非常精美的艺术作品。小时候，弟弟尿炕，娘不仅不嫌弃，反而想方设法弄好吃的。禁不住嘴馋，“我”也故意尿炕，分得一杯羹。参加工作后，刚开始“我”工作认真，一是一，二是二，却原地踏步。后来，“我”在工作中也“尿炕”，居然奏效，不仅升了级，调了资，还出席了市劳模大会，甚至在会上谈了“经验”。尿炕的故事，最终以喜剧形式收场，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悲来。“我”在工作中“尿炕”，实际上是弄虚作假，偷奸耍滑，投机取巧。不料，这种雕虫小技，居然给“我”带来不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好处。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为数不少，这种反常现象，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可怕的是，人们对此却熟视无睹。《尿炕》的出世，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小说中的“娘”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某些单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领导干部。小说中的“我”，也具有象征意义，象征某些善于投机取巧之徒。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批判意识因此而更加凸现。

我国 60 岁以上老人已达 1.5 亿，迈入老龄社会。赡养老人，不仅是家庭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当下，很多人认为只要物质上满足了老人们的需求，就是赡养老人了。其实，这是赡养老人的一个重大误区。张记书《暖水袋·痒痒箠·灯光》堪称同类题材的佳作。当老宝子卖了四群羊，存款达到 5 位数时，一种莫名的冲动骤然涌上心头。

原来，他 30 多年前老伴就去世了。他又当爹又当娘，把儿子春生拉扯大。现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了，感情生活便随之提上了他的议事日程——他对隔壁的王寡妇产生了好感。可是，当着儿子的面又不好意思开口，只好旁敲侧击地频频向儿子发难，一会儿要他买暖水袋，一会儿要他买痒痒篦，一会儿又借孙子相亲之事大发牢骚：“一个毛腕孩子，说什么亲呢？夜里凉了，给他买个暖水袋。背上痒了，也给他买个痒痒篦嘛。”老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儿子暗示，儿子却始终像个榆木脑袋不开窍。表面上看，春生是个孝子，实际上却是个不孝之子！一个连父亲的心思都摸不透的儿子，算孝子吗？因此，老宝子有泪只能往心里流。亲儿子都不明白自己的心思，何况旁人？当下中国，像春生这样的子女占有很大比例。尽管他们物质上满足了老人们，但从不考虑老人们的精神与情感需求。老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也不愿或不便表白自己的想法。子女们则由于自身利益而忽视老人们的正当需求。结果，致使老人们正当愿望不能实现而陷于孤独寂寞，甚至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给晚年生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小说结尾可谓神来之笔：“每天晚上，老宝子仍躺在床上瞅后窗上的灯光。那王寡妇也许在灯光下纳鞋底吧！”这灯光的作用有三：一是呼唤爱早日降临老宝子头上；二是使小说产生一种淡淡的忧伤之美与朦胧之美；三是具有象征意义，使小说的批判锋芒更加凸现。

夫妻之间性生活本来是私人隐秘，不便启齿，但张记书却照样拿它来说事，透过夫妻性关系不和谐，揭示了深层次的家庭与社会问题。

《疲软》基本由对话组成的，用闹钟作为每次对话的起点，一共写了

四次对话，即晚上十点，午夜十二点，凌晨四点，清晨六点。晚上入睡之前，武市长仍然下达命令，让智金利赶写第二天的讲话稿。这第一次对话，实际上为新婚之夜夫妻二人性生活失败，定下了基调。午夜十二点，武市长仍无睡意，而智金利也在心里数数儿，两人同床异梦。武市长大怒，斥责智金利废物，这很伤他的自尊心。凌晨四点，两人仍各自做梦。睡梦中，武市长一把抱住智金利，而智金利却把她错当成前妻。尽管二人合作了一次，但还不能认定是夫妻之间真正意义上的性爱。清晨六点，智金利起床后第一句话：“我还要赶稿子。”武市长闻言，恼羞成怒将智金利赶出家门。第二次婚姻仍以失败告终。原因何在？两人政治地位不平等，导致夫妻感情破裂。新婚之夜，武市长仍然颐指气使，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此乃官本位思想在作祟。而对自己的顶头上司，智金利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半步。此乃下级在上级面前性自卑的反应，是官大一级压死人观念在作怪。夫妻生活属于私生活，应当在富有浪漫情调和优雅美妙氛围中进行，达到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妙境界。因此，需要夫妻之间密切配合。在夫妻生活中，平等至关重要。把男性当作性奴隶，或者把女性当作发泄对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两人之间缺乏爱情，是第二次婚姻失败的重要原因。洞房花烛之夜，智金利脑海里仍然想着前妻，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把武市长当作前妻而行使丈夫权利，说明他对武市长根本没有爱情。武市长把智金利作为性伙伴，呼来唤去，一旦不能满足她的生理需求，就原形毕露，大发雷霆，说明她对智金利同样没有爱情。小说的对话，交代了情节，刻画了人物，尤其刻画

了人物心理细微变化，语言也比较精炼和简洁。小说的成功，为文体创新提供了一个范例。

张记书在《大题小作小打大闹》一文中，对微型小说发表了自己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微型小说正是把小与大辩证地统一为一体的艺术体裁。小可以小到一个场景，一个细节，一个动作，一个神态，甚至几句对话；大可以大到一种心态，一种世俗，一种观念，一种理论，一种传统。微型小说撷取的是一朵浪花，但须使人能窥见大海的波澜；它捧出的是一幅扇面，在咫尺间展示的是名山大川的瑰丽；它是一粒细小的沙石，却可以折射出大千世界的无限风光。一句话，微型小说起于小，而止于大。如果起于小，而止于小，微型小说就永远摆脱不了雕虫小技的命运。”

张记书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的微型小说，以小见大，以有见无，以虚写实，以小破大，以人生或生命中最富有特征性的那一瞬来打动读者，鼓舞读者，引导读者，因而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

# 写微型小说 当大作家——中 国大陆张记书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有人说作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型作家，另一类是书本型作家。很  
显然，您是属于前者。您如何看待读书与写作，生活与创作的关系？

张记书（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以下简称张）：我认为  
读书是学他人的经验，是死书；生活是读每个人的脸，是活书。读死  
书是为了站在他人的肩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读活书是为了在生  
活活水中有所发现，从而为文学画廊塑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

陈：您是除凌鼎年之外，出席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次数最多  
的大陆作家。您在一至七届研讨会上都宣读了论文，您的一些观点，  
如小与大的辩证关系，在海内外曾经引起了广泛的影响。《中国新文  
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横空出世，是微型小说走向辉  
煌的一个主要标志。请您展望一下中国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前景与  
未来。

张：1996年11月，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研  
讨会会上，已故老作家许行就作了展望，他发表的论文题目就叫《微  
型小说前程似锦》。我非常赞同老先生的观点。但这似锦的前程决不  
会凭空而来，需要千万个微型小说作家去努力，去拼搏。不要怕坐冷



板凳，冷板凳坐热了，就成功了。每个作家还要有大家的胸怀和智慧，写微型小说，但要立志当大作家。还有一个问题，微型小说队伍要团结，不要分裂。要把心思用在创作上，不要用在拉帮结派的歪门邪道上。

在新时期微型小说的发展上，河南郑州的《小小说选刊》、江西南昌的《微型小说选刊》、上海微型小说学会，无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还有后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微型小说杂志和出版社编辑微型小说专集的编辑们，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值得一提的是 2010 年 1 月，天津出版传媒集团、番薯网、中大文景数字出版的战略合作，联合推出“构建微型小说数字航母，万部精品入驻番薯网”的举措，将在微型小说发展史上，竖起一座新的里程碑。

陈：在曼谷召开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您与韩英联袂提出了“微篇小说”这个名称，引起文坛关注。选择在此次大会上提出，出于何种考虑？对于当下名称仍然混乱，短时期内无法统一的现象，如何评价？您认为哪一种名称，更有利于微型小说的繁荣？

张：其实，在 1994 年 12 月新加坡召开的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听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发言，尤其对这一文体名称甚多（如：精短小说、超短篇小说、极短篇小说、掌上小说、掌篇小说、迷你小说、瞬间小说、口袋小说、墙头小说、一分钟小说、一袋烟小说等），就有所感触。觉得应该规范化，有一个统一的名字才好。后来，与韩英先生的想法不谋而合。切磋一番，认为从长篇、中篇、短篇排下来，觉得叫“微篇”为好。而且越早统一越好。于是，在第二届研讨会上，

韩英就作为论文提了出来，我自然与他唱和。大会结束后，我们一起从曼谷飞到香港，在弥敦大酒店再次议起这一名称。为了造点舆论，韩英邀我到佛山小住，提议最好写篇文章。我便写了《说三道四话微篇》，经韩英先生推敲、润色，发表在佛山一家报纸上。这个名字虽然至今未能被认可，也只有让文学史家去做评定了。现在海内外基本统一到了两个名字上，一是小小说，二是微型小说。就世界范围内，叫微型小说的占大多数。就我而言，“微篇”不被承认之前，我同意叫“微型”。

陈：您的七部微型小说专著中，有五部书名带梦字，可见，您对梦情有独钟。以梦为题，表达了您一种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追求？您以后还会以“梦”命名吗？

张：古人讲，人生如梦。梦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句成语叫黄粱美梦，出处就在邯郸。说的是唐朝个书生屡考不中，在一个小客店里，碰到吕洞宾，吕洞宾给他一个磁枕，说枕上它就可以如愿以偿。果然，书生枕上磁枕就做了一个好梦，梦中，升官发财，娶美女生贵子，享尽了荣华富贵。梦醒来，店主的小米粥还未煮熟。从小受这个典故的熏陶，所以对梦字颇感兴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创作的《怪梦》受到好评，顺理成章，出版的第一部专集就叫《怪梦》。后来，一位易经高人给我讲，说我是木命人，梦字头上两个木，对我的事业发展大有益处。以后写梦的作品不仅多，出专集也以带梦字的作品做书名。另两部专集的书名，其实也是带梦字的，只是编辑给改成了现在的名字。以后出书，我打

算还带上梦字。

陈：据我所知，中国微型小说界，父女作家仅两对，一是您与女儿张可，另一对是刘国芳与女儿刘柳。张可写微型小说，是否受您的熏陶？《追梦》是你们父女二人的合集，写得很美，成为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父女二人是否继续上演“二人转”？

张：常言道，门里出身，自会三分。张可走上写作道路，不能说我无关。记得她上中学时，写了篇散文（也可称微型小说）叫《失落的心》，中心故事写了一个农村大嫂到邯郸卖桃，不小心桃筐翻了，桃子滚了一地，可没一个人帮她捡，有骑自行车的人还故意往桃上轧，女儿看不下，一直帮大嫂捡完地上的桃子。结尾她写道：“桃子丢了，还可以捡回来；一个民族的爱心丢了，是不容易捡回来的！”我觉得这篇稿子写得不错，就鼓励她投稿。果然在《作家报》举办的全国青少年诗文大赛中荣获二等奖。后来，又荣获新加坡一项文学奖。这无疑对她的写作是个肯定和鼓励。大学毕业后，她先后在西安一家报社和邯郸一家杂志社工作，工作之余，始终不忘写作。现在，她在自修心理学，也从不停笔。她认为，心理学对写作大有益处。我想，在微型小说界，我们父女一定会继续上演“二人转”的。并且，女儿一定比我演得好。长江后浪催前浪，女儿这个后浪劲头很猛，早晚会把我这个乏力的前浪拍到岸边上的。女儿有一句玩笑话：“动不动说，这是张记书的女儿；总有一天会说，这是张可的爸爸！”

陈：微型小说界评论远远滞后于创作，对于创作负面影响不言而喻。令人欣慰的是，目前从事微型小说评论的人正在逐步增多，评论

力度在加大，评论文章质量在提高，引起有识之士的关切。您认为评论对创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当下微型小说评论亟待解决哪些问题？有无设立全国微型小说评论大奖之必要？

张：评论对作家应该起到鞭策和鼓舞作用。现在对微型小说的评论，一是少，二是水平不高。而且捧的多，批的少。有见地、有个性的指导性的评论更少。在当今一个比较浮躁的社会中，微型小说评论家，要沉下来，对当前作品数量大、水平偏低的现状，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对微型小说作家的作品，从历史、哲学、文化的高度，给予批评分析，从而指引他们长足的前进。当然，如果能设立微型小说评论大奖，那就太好了，无疑对评论队伍会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

# 独具特色的三栖作家——中国

## 大陆黄克庭论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三位一体的人屈指可数：杨晓敏、邢可、赵禹宾、黄克庭。

黄克庭，男，1963年1月23日出生，浙江义乌人。1981年7月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物理系，曾任乡村高中教师15年。1981年1月担任文学季刊《三月》副主编，1998年至2008年，任义乌当地党报副刊编辑，现为《义乌商报》记者。坚持业余文学创作20多年，文学作品散见于《北京文学》、《百花园》、《杂文报》等全国100多家报刊杂志。出版《白开水》、《小小说欣赏》、《放松作品》、《清水芙蓉》（与人合著）、《梦幻时代》、《在马路奔跑的鸡蛋》六部微型小说作品集，另出版散文集《凤亭豆腐干》。《鱼与佛》、《天网》、《恩师》、《十年流水账》分别获第一、二、三、六届全国微型小说评比大奖。在《义乌日报》开辟《小小说欣赏》专栏，此专栏获2000年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二等奖。有作品入选大专文学函授教材，并有多篇小说进入山东、安徽、沈阳、广东、河南、江苏、湖北等地中学语文试卷之现代文阅读题。《忏悔》、《残疾人》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英文对照版）等多种选本。

2009 年，被《小小说选刊》、《百花园》、郑州小小说学会、小小说作家网授予“新世纪小小说风云人物榜——新 36 星座”称号。2009 年 5 月，获“中国小小说 50 强”称号，其作品集《在马路奔跑的鸡蛋》入选青少年素质读本，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获 2009 年冰心儿童图书奖。2006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个人传略被收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辞典》等辞书。

黄克庭微型小说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以科幻、幽默、风趣、机智、想象力丰富，思想性深刻，可读性强，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占有一席之地。从思想内容上归纳，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科幻小说，一类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后一类作品以描写官场和校园生活居多。

关于他科幻小说的艺术特色，刘海涛教授在《进出于现代与传统的“两栖人物”》一文中作过精辟论述：“他通过科幻式的想象，最大限度地对人性劣根性和丑恶的欲望做了夸张的、变形的描写。这种夸张的、变形的描写让我们看到了在正常的生活里看不到的罪恶真相和见不得阳光的本质。他可以说是对人类的劣根性做了科幻式的极致演绎，这种科幻式演绎给予我们读者一种惊醒，一种震撼——高度科技发达的明天将是人类罪恶蔓延的天下，高科技与人类精神不能兼容。”

这里，我不再赘述。

我之所以称黄克庭是独具特色的三栖作家，除了他集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于一身之外，更在于他创作了大量的科幻小说。他的科幻小说，不仅量多，而且质量高，影响大，丰富并发展了科幻小说这种

文体，为微型小说文体创新作出了贡献。

批判现实主义，是贯穿于黄克庭微型小说的一条主线。午菲在《批判现实主义的魅力》一文中，对他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进行分析时，特别提到了《本事》、《摸》、《是我自己弄错了》、《童声》、《牙祭》、《决断》、《大写》、《白开水》、《座位》、《心声》、《龙椅》。我认为，还有几篇必须提到，即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中的《忏悔》、《残疾人》。我尤其欣赏《残疾人》。小说把贪官比作残疾人，这个比喻很新奇很形象。首先必须肯定，贪官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同时也必须看到，贪官不是正常人，而是心理有障碍的残疾人。贪官心理障碍表现在身体每一个部位。这样，就把贪官写活了，既揭示了贪官贪婪的本质，又撕下了罩在贪官身上的画皮，还其本来面目，达到了很好艺术效果。

在我看来，他的科幻小说也集中体现了批判现实主义精神。只不过，他是通过一种荒唐的、虚幻的、变形的、夸张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而已。这便是他科幻小说的独特之处。我们过去看到的许多科幻小说，不少是为科幻而科幻，缺乏批判现实的精神，因此，没有艺术生产力。文学源于生活，科幻小说也不例外。黄克庭科幻小说中的人与事，虽是荒诞不经的，但都有现实生活作为根据。此如，《拷贝记忆》中，记忆是现实生活客观存在的，拷贝记忆是作家的大胆想象。现在虽然无法实现，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实。《超现代抢劫》中的抢劫，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当下，有一些穷凶

极恶的犯罪嫌疑人，采取暴力或采用其它手段，将活人杀死后贩卖人体身上各种器官，牟取暴利。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这种反人类反人性野蛮行径的一种强烈批判。类似的还有《梦幻时代》、《新城市牛皮癣》、《安乐死》、《病毒效应》、《文物》、《鼠害》、《电子保姆》、《父母心》、《猪八戒的住址》、《天网》、《吃惊》、《悟空治病》、《你病了吗》等等。

在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中，细节的生动与传神，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艺术特点尚未引起微型小说评论界的关注。

《张慢》中男主人公喜欢打开自来水龙头滴水，晚上也不例外。母亲因此而睡不着觉。后来，为了母亲晚上能安睡，他终于把水龙头关死了，然而他却失眠了。原来，他深夜听到了邻居家滴水声了！一个细节，就活画出张慢吝啬的守财奴形象。《老许》中乡村教师从教31年，弥留之际的遗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我活着不能进城，死后就让我做个城里居民吧。”仅一句话，就将生存目的卑微与生存过程崇高形成巨大反差揭示得淋漓尽致，使老许这个人物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十分感人。《大写》中妙龄女存款时却不知如何大写金额，营业员告知后仍然不会，并愤然答道：“这还不够大吗？”小说透过物质富有而知识匮乏的妙龄女郎不会大写数字这个细节，把部分暴发户虽然有钱却无知而傲慢的丑态揭露得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好。

《摸》中主人公上当后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花此五十元，值！”用赖福祥的话说：“这真是写绝了！自己丢了银戒指，便希望别人丢掉金砖，自己当了乌龟，便希望别人也作王八，用别人的损失来安慰



自己受损的痛苦，小说就这样将人性中的劣根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了。”

他的点评，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入木三分，一针见血，击中要害。他很聪明，点评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抓住小说闪光点并由此切入进行精辟而独到的分析与解剖。不少点评，画龙点睛，寓意深刻，蕴涵哲理，让人过目不忘。比如，《退刀记》点评：“在日本制造的东西日益被世人使用的今天，在南京大屠杀不断离我们远去的时候，我们仍要关注刀锋较为光亮的日本刀！”《在柏林》点评：用“墨、泪、血”三个字概括写作三个不同层次，十分精辟。《免费》点评中一句话堪称经典：“母爱这笔账，是任何人都无法还清的。”

当然，他的点评美中也有不足：有的浅尝辄止，未能深入展开阐述，如《卖鱼老人》、《一根烟头》等；有的点评观点值得商榷，如《红灯》、《天才的力量》等。此外，他的点评全是溢美之词，不符合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点。我认为，在充分肯定艺术成就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不足，更有利于引导读者阅读与欣赏，使读者产生更大的艺术共鸣效果。

作为编辑家，他成绩也不俗。1988年至2003年，他在《义乌日报》绣湖副刊辟出专栏刊登微型小说，并亲自配发点评，深受读者喜爱。其结集出版的《小小说欣赏》一书，选登的都是专栏所发作品，并荣获2000年全国报纸副刊好专栏二等奖，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于2000年3月至2007年8月，在《金山》杂志开辟的“精彩回放”栏目里，成为点评主角，评点文章逾百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为既写小说又写评论的同行，我给黄克庭提几点建议：一、科幻小说在保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曲折动人引人入胜的前提下，更多一些人物形象刻画，更多一些精彩传神的细节描写。二、继续挖掘校园题材小说，多写像《老许》这样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兼备的作品。美国作家托马斯——沃马斯说过：“我已发现，认识自己故乡的办法是离开它；寻找到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心中去找它，到自己的头脑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以及到另一个异乡去找它。”这里所说的超越，指的是思想或哲学的超越。对于教师而言，学校即他的故乡。因此，托马斯——沃马斯的这一段话，对于描写校园题材的微型小说作家，也是大有裨益的。

# 作家的价值取决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国大陆黄克庭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黄克庭先生，您的科幻小说想象力丰富，不仅给人艺术享受，而且让人从中学到不少科技知识。大学物理专业毕业，使您具备了从事科幻小说的条件，这是您的优势所在。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科幻小说？您的科幻小说素材，是来自于现实生活？还是书本知识？抑或其它方面？

黄克庭（中国作协会员，浙江《义乌商报》记者，以下简称黄）：  
首先感谢您对我科幻小说的夸奖！我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是物理，毕业后在义乌农村高中教了 15 年物理。由于有这段与传统文学似乎没有关联的过程，让我拥有了一般文科生所没有的财富。我热爱科学，我热爱物理，我热爱学生！我在教书的时候，是很投入的。曾经获得“义乌市优秀班主任”称号，物理教学论文在省级专业报刊多处发表、获奖。让我很欣慰的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参加高考，物理科目有得满分 100 分的。担任高中生班主任多年，经常有学生问我：“到底学文科容易，还是学理科容易？”起初，我不能很好回答！因为，我不知面前的学生其素质到底偏哪边？文科和理科，理论上确实有很大差

别。但是，后来我改变了回答学生问题的思路。我问学生：“你选科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省力气，那么你不论选什么，都是不可能学好的！如果你都认真学习，那么你不论选什么，都是可以学好的！”我至今仍坚信，对于普通人而言，素质都差不多，只要持之以恒，只要刻苦努力，一定能出成绩。当然，天才、智障者除外。

时至今天，手机、电脑、汽车、飞机……都已经与普通百姓紧密接触，科学的魅力正不断深入人心。作为高中物理教师，我不能不思考未来科技的走向会如何？不能不思考未来科技的发展会给人类带来什么？不能不思考未来科技的力量会把人类改变成什么样？这些未来的问题想多了，觉得很有意思，就熬不住要动笔写了。未来的问题，当作论文写，需要严密论证，需要收集足够现实证据，很难！未来的问题，当作小说写，则不受许多条条框框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自由飞翔，很快乐！我觉得，学会写小说就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灵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就是上帝！我的科幻小说素材，基本上来自于自己对未来世界、未来生活的思考。

陈：从 1904 年《绣像小说》刊登徐念慈《月球殖民地小说》，到如今中国本土科幻小说创作，已逾百年。不过，科学界对科幻小说科学性表示怀疑，主流文学界则对其文学性持蔑视态度。鲁迅、林语堂大力倡导过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但他们的登高一呼，却并没有带来应者云集。毕生从事科普创作的高士其是一座高峰，但此后却很难找到他“衣钵相传”的清晰脉络。请您结合自己创作实践，展望一下当前我国科幻微型小说的前景。

黄：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对于科幻小说也不例外。我们知道，没有一条道路是不曲折的。科学发展史、文学发展史，都充分证明了“曲折性”。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与人的关系会更紧密，人类对科学的感情会不断加深，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我们的明天、我们的未来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科幻微型小说的前景一定会不断走向光明。

不过，现行的应试教育体制，不利于我国科幻微型小说的发展。原因是现在年轻一代“正是应试教育的产物”——文科生是“科技知识断腿人”、理科生是“文史知识断腿人”，要让他们扛起中国科幻微型小说的大旗，还需要走相当长的路。

陈：在创作科幻小说时，是先有深刻的立意？还是先有巧妙的构思？灵感来自何处？

黄：您说的以上两种情况都有。灵感，这个东西很神秘！她是需要“触发的”！

“触发灵感”的东西不是具体的吧？有时，在走路的时候会出现，有时与文友聊天的时候会出现，有时看别人吵架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忽然闻到什么特殊的气味的时候也会出现。现在，被公认的是——灵感钟情于认真、勤奋的人。

陈：您的科幻小说都以红楼神堡作为背景。请问：这个红楼神堡有何象征意义？您今后的科幻小说是否继续在此神奇的科幻舞台上演？

黄：《红楼梦》是一座文学顶峰。里面的太虚幻境很迷人！那里

“亦真亦幻”的故事、人物，与未来世界有许多共性。所以，我就建立一座“红楼神堡”作为自己的属地，目的是让自己创作的人物有个栖息地，如《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我今后的科幻小说，一定会继续在此神奇的科幻舞台上上演。我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科幻微型小说的一张名片。

陈：在微型小说界，既写又评的双栖作家凤毛麟角。您写作的动机与目的何在？对微型小说评论界有何高见？

黄：我要承认，我写作的动机与目的并不高尚。起先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我原先在乡下农村教书，看到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有背景人”调到城里去，就很羡慕！可是，自己是农民的孩子，缺钱缺背景，更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因此，就选择写作这条路，企图通过自己的笔耕，进城工作。老天慈爱，果然，自己的愿望实现。真正进入小说世界后，发现“里面的世界更精彩”。当我收获了很多快乐后，我觉得应该与别人分享，这就是我给感动我自己的好作品写评论的原因。对于微型小说评论界，我盼望有越来越多的作家能参与进来。特别希望有像您陈勇这样高规格高品位高热情的人从事这项工作。

陈：风格既是一位作家成熟的标志，同时又是束缚作家的一条锁链。您如何看待风格？

黄：首先，我们对作家不能太苛求！不能要求作家“路路通”！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人，只能出现在文学作品里，不可能出现在客观世界里。许多古书里说某某名妓“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其实都是

谎言！姚明，只能打篮球出彩；聂卫平，只能下围棋出彩，叫他下中国象棋就不行了！其实，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就是成功了！所以，我认为能形成自己风格的作家，都应该肯定。世界，需要多彩，但并不是要求每朵鲜花都拥有五颜六色！

陈：您的文学理想是什么？您认为微型小说能否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能否走向辉煌？

黄：人，来到世界，也就几十年，很短暂的！人，活在世界上，都不容易！我们总是被“温饱疾病”、“灾难死亡”，以及各种争斗所困扰。这就是我写《在马路上奔跑的鸡蛋》的原因，呼唤大家共同珍惜生命、呵护生命。其实，我们都像“在马路上奔跑的鸡蛋”一样，随时会被“毁坏”——中央电视台的著名“国嘴”罗京，上班时间大多在空调房子里，也只活了 48 岁；身价几个亿的赵本山，前段时间“脑溢血”，差点就离开这个可爱的世界……

人，消亡很容易，活着就是奇迹！脆弱的生命，需要我们的智慧去呵护去涵养！因此，我的文学观是“让自己开心，让读者开心，让大家开心！”其实，世上所有的宗教都让人“平静、平安、快乐、幸福”，包括“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我认为微型小说能否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队伍能否给群众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能否为社会的文明、发展、进步创造出“蛋白质”、“维生素”，这也是微型小说能否走向辉煌的根本性问题。

陈：您很有知识，您的作品，非常有哲思性，中国人受孔子的儒家思想影响比较多，请问，您是不是信奉道家思想？这对您评点作品

有没有影响？

黄：只要是真理，我们就应该拥护，就应该继承。不管这真理来自于“马克思”，还是来自于“孔丘”。孔丘的“仁爱”精髓不是糟粕。汉武帝大力拥孔，他的帝国令世人惊艳。儒家的“修身养性，治国平天下”，也不是精神鸦片。人类能够不断走向文明，靠得是“正气”与“正义”。

道家的思想精髓是：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讲究与自然相融相谐。也就是说，道家重视“大气候”。可惜，许多人都曲解了儒家和道家——犹如瞎子摸象。如今，有的人唯我独尊，目空一切，漠视道德，否定先贤——这些才是真正的腐朽思想。虽然我不是仁人贤人，但我热爱仁人贤人！虽然我不可能成为仁人贤人，但我会永远拥护仁人贤人！我看待作品是我综合思想水平的反映，不只是儒家、道家对我有影响。



# 描绘平民生活的画卷——中国

## 大陆王培静论

王培静，男，1962年8月出生，山东平阴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小小说沙龙会长。

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小说选刊》、《时代文学》、《小说界》、《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长城》、《中国青年》、《解放军报》、《北方文学》、《长江文艺》、《芒种》、《小说林》、《短篇小说》、《鸭绿江》、《广州文艺》等全国几百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二百余万字，其中小小说八百多篇，有近百篇作品被《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短篇小说选刊》、《小说精选》、《青年博览》、《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精品》、《文化博览》、《老年博览》、《小品文选刊》等报刊选载。《我有房子了》和《长吻的魔力》分获中国第五届、第七届小小说一等奖，作品30多次在军内外获奖，百篇小小说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感动中学生的一百篇小小说》等各种选集。在国外的《世界日报》、《国际日报》、《棉兰早报》、《澳洲彩虹鹦》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百篇。出版有小说集《秋天记忆》、《怎能不想你》、《王培静小小说选》、《向往美好》、《王培静小小说选》、《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路上》等文学专著，其中，入选中国小小说五十强的《谁

不愿做只飞翔的鸟》荣获 2009 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在王培静与贺鹏的倡导下，北京小小说沙龙于 2004 年 6 月 27 日在北京成立。2004 年第三期《世界华文微型小说》杂志隆重推出北京小小说沙龙作品小辑，这是沙龙的首次集体亮相。随后，《北方文学》、《澳洲日报》、《百花园》、《短小说》、《金山》、《天津文学》、《天池》等报刊，先后推介北京小小说沙龙。2008 年 5 月 24 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教授穆爱莉慕名前往北京，对北京小小说沙龙进行学术专访，并将专访内容写入她主编的《中国小小说现象与研究》（英文版），向世界介绍北京小小说沙龙。此外，沙龙成员贺鹏的小小说《人户合一》进入 2005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会长王培静的《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副会长亦农的《因为有爱》、郁葱的《与生命赛跑》分获 2009 年度冰心图书奖。在全国十几个小小说学会中，三人同时入选中国小小说五十强并获奖，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办有自己的会刊《北京精短文学》，他们办学生夏令营，向西部捐书。北京小小说沙龙在他的领导下，办的风风火火，同时，他自己的创作，也是成绩斐然。

杨晓敏在《小小说是平民艺术》一文中指出：“小小说是平民艺术那是指小小说是大多数人都能阅读（单纯通脱），大多数人都能参与创作（贴近生活），大多数人都能从中直接受益（微言大义）的艺术形式。”

这种概括是相当精辟的。

在我看来，归纳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特点时，还应该加上一条“小

小说大多反映平民生活”，这既是“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概念的应有之义，也是小小说深受读者喜爱的主要原因。

王培静的小小说，大多写得是平民生活，因此，他的成功实际上是对“小小说是平民艺术”最好的诠释。

从思想上归纳，王培静的小小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部队战士们的生活，另一类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在描述部队生活的作品中，他将笔触对准那些普普通通的战士们。一是赞美他们高尚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情怀，如《心结》、《意志》、《寻找英雄》、《爱吃饺子的那个人去了》、《离别》、《党费》、《本色》、《军礼》、《小岛不了情》、《生命的延续》、《美丽谎言》、《手机里的遗书》等。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作品往往颠覆传统，另辟蹊径，写出了军人的人性之美与心灵之美。荣获第三届全国小小说评比三等奖的《心结》，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阵地丢失了，王二柱心里比谁都痛苦。他被二军某团收容后，报了假名，意在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果然，在后来的一系列战斗中，他冲锋陷阵，十多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身上有六十多块弹片。团长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懂得，战场上的军人要尊重，战场上的逃兵，同样要尊重。他们都是大写的人，失去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哀伤。因此，团长放了王二柱一条生路，给他重新报效祖国的机会。心理学上认为，人性中最深切心理动机是受人尊重，得到肯定和被人赏识。王二柱受到团长的尊重，所以他格外看重第二次新生，抱着必死的信念，重回战场，英勇杀敌。王二柱身上彰显了生命的伟大，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二是通过

一些极平凡小事，热情讴歌战士们美好纯结的心灵，如《师生情》、《情书》、《和首长“过招”》、《拾荒人的梦想》、《守岛老人》、《在北京当兵》、《钥匙的故事》、《战友啊战友》、《在一起》、《一碗泉》等。

《钥匙的故事》写得很有生活情趣，充满智慧与哲理。《战友啊战友》写得很有人情味儿，把战士们以苦为乐甘于奉献的心路历程揭示得栩栩如生。《一碗泉》把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我们看到，当鲜花盛开时，军人的忠诚，是写在大地上的和煦春风；当夜深人静时，军人的忠诚，是写在人们睡梦中的甜蜜果实；当战争来临时，军人的忠诚，是写在枪林弹雨中的热血诗行。和平时期的军人，欢乐人群中寻不见他们的身影，危难中却离不开他们的精神。“为了人民的利益，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庄严的军人誓词，崇高而伟大的军人理想，表现了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和豪迈情怀，令人肃然起敬。

在描绘普通人生活的作品中，《留言条》很有新意。小说通过女主人公吴淑芹与乡下侄儿（小偷）互相留言，来展示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提示主题思想，内涵比较深刻，形式比较新颖，堪称文体创新的优秀之作。作家获第五届全国小小说一等奖的《我有房子了》，是一篇带着血和泪的控诉书，它将普通教师在生存状态极其艰难条件下，仍然憧憬幸福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对官僚主义揭露得入木三分，对不正之风批判得一针见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谁不愿做只飞翔的鸟》把少男少女对知识的渴望与对未来生活的美好遐想交织在一起，充满诗情画意，让人感动

不已。值得关注的是，他的寓言体小说数量虽不太多，但质量较高。

《羊与狼的故事》中，羊一反过去弱者代表而成为强者，狼则一改过去强者形象而成为弱者。这一切皆源于动物园将羊和狼关在一个笼子里。一旦人们打开铁笼，放狼归山，狼的本性便暴露无遗。作家借动物的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人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暂时夹着尾巴，而一旦得势，就会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因此，人们啊，要擦亮你的眼睛，把世界与人看得真真切切明明白白。《苍鹰之死》一方面揭露人性的贪得无厌，另一方面赞扬了苍鹰伟大的母爱。在自己不能救回孩子时，选择了自杀。《猎人之死》既给滥杀动物者敲响了警钟，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善水者溺死，善骑者摔死，猎人有时也会死在动物手上！

王培静小小说艺术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平淡中蕴含着哲理，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他的小小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人物普普通通，故事平平常常，语言平实朴素，却耐人寻味与咀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实，创作中最高境界为无技巧。虽然不敢说王培静已经达到了这种最高境界，但至少，他已经向最高境界迈出了一大步。其二，细节描写很传神很逼真很到位很感人。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招领启事》中，失主在晚报中缝登的一则寻物启事这个细节，堪称神来之笔。原来，鼓鼓的钱包里，装的是一份离婚起诉书。钱也有，不多，只有十几元。这样写，实际上是对那些企图非法占有别人财物的人的一种莫大的嘲讽，小说的批判力量由此更加凸现。《愿做小梅家的那条狗》中母亲之话，

令人潸然泪下，感叹万千，沉思良久：“我要是托生是女儿家的那条狗该有多好啊！一是能天天和女儿在一起，二是好吃好喝，暖暖和和的不受罪啊。”《吃鱼》中妻子的一句话道破天机：“我其实也不愿吃鱼头和鱼尾，以前我吃，是为了把中间的好肉留给你和孩子。可是今天，你竟然还让我吃这个。”吃鱼这个细节，包含着比较深刻的人生哲理。《天使的翅膀》中的张老师，即使折断了自己的翅膀，也要让学生唐飞飞和于猛飞翔，令人钦佩。尤其感人的是那个细节描写，更将张老师崇高的人格魅力推向极致：“废墟下，张米亚老师跪仆着，身体早已冰冷，但他双臂环抱着的两个孩子竟还都活着，救援人员怎样也掰不开他的双臂，只有含泪将他的双臂锯断，才拖出两个学生。”作家另一篇获第七届全国小小说一等奖首篇的《长吻的魔力》，之所以感人肺腑，主要原因在于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细节描写。身为消防支队长的宋阳，因为要去救火而不能陪怀孕的妻子宁静到医院做检查，情急之下，宋阳在宁静外套上贴上了一张纸条：“我是一名消防战士，因有火情去救火了，请您替我照顾她，谢谢。”一路上，宁静得到了诸多素不相识人们的悉心照顾。这哪是长吻的魔力，分明是细节的魅力，人性的胜利。

顾建新教授与陈嘉在《在写实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一文中指出：“王培静崇尚写实，追求写实，以此形成他创作的风格。”

对此观点，我十分赞同。

不过，我又认为，作为一位颇有成就的实力派作家，仅仅走写实路线，是远远不够的。对于王培静来说，应当走写实+写意=创新的

路子。他具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人生经验，这是他的宝贵精神财富，写实对他而言，易如反掌。而写意，则尚需花些气力，下番功夫。

# 做生活的有心人——中国大陆

## 王培静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您发表了 200 多万字作品。写作是一段寂寞之旅，也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对于您而言，写作意味着什么？

王培静（中国作协会员，北京小小说沙龙会长，以下简称王）：  
人是要有点理想的，工作之余看看书，写点东西，是自己心灵的一种愉悦。写作是一个寂寞的事业，一件寂寞的事情，我认为没有什么捷径，如果说有技巧的话，那么，一，你得做一个有心人。得仔细观察生活，最好带个小本子在身边，把当时你看到的想到的东西记下来，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情节，到你创作的时候也许刚好需要这样一个情节，那么根据你的记录进行发挥，那样就会更加生动，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就发生过；二，就是要勤奋。要逼着自己写，我当时在煤矿里挖煤的日子特别累，但我坚持写日记，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我写了二十多年日记，从没有间断过。三，就是要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或者叫生活感受。写作，对我来说，就是热爱。

陈：《军礼》一文中，您把荣军长的那个军礼描写得很有力度。在今天，这个军礼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尘世的一切载重物。很想知道，您是怎样来描写这个军礼的？这篇文章的取材是真实的吗？



王：每当人民的财产和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冲在前面的总是军人。军礼在军人的生活中既是最普通又是最高贵的礼节，在抗洪前线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将军给牺牲的部下敬个礼也许不算什么，但这是白发人给黑发人敬的礼，这够悲壮了吧，但谁也不知道的是，这还是老子给儿子敬的礼，所以荣军长举起的那只手非常艰难。生活中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创作时我作了艺术的升华。

陈：在部队的每一天，您是否都被感动？最难忘的人与事有哪些？这些难忘的人和事，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部队生活是否会继续成为您写作的主要题材？

王：那倒不会。刚到部队时，感到的是新鲜和不适应，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部队也没有那么多难忘的人和事，虽然部队是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所思所想大部分和老百姓一样。军人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的是他们具有一种坚忍刚强的意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在我心中，人世间最纯最真的一种情就是战友情。战友们的所思所想就是我要表述的主题。要今后的创作中，部队生活还会是我创作的主题之一。

陈：军旅文学的实质是什么？

王：我说的不一定对。我觉得军旅文学的实质，就是用文字表现和描写穿军装的这个特殊群体，探求军人的精神源泉。追求崇高、阳刚和英雄主义都被视为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特质、美学风范和价值取向，这也是逐渐形成军旅文学区别于其它文学最显在的美学气质。它的作用主要在于陶冶精神、洗涤灵魂、昂扬士气、凝聚兵心、铸造军魂。

陈：您的作品，几乎都是赞美部队战士们的阳刚之美，而对女战士的阴柔之美，您几乎很少反映。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了世界，男兵和女兵共同构成了军营这座大厦，您是否考虑在今后的创作中，对女兵给予一定关注？

王：这我承认，在我的作品中，反映女兵生活的篇章比较少。但军营中女兵占的比例很小，工作的关系，了解她们的生活更少。在今后的创作中，我会尽量照顾到这个群体。

陈：新加坡作家林高认为，大陆作家普遍写实，缺乏想象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结合创作实践，发表对您想象力的认识和理解。

王：他说这话有他的一定道理，但也太过绝对。大陆作家的作品普遍写实不假，但也不乏有充满浪漫主义情调的作品。形成这样的局面，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中国的文学要参预生活，反映现实生活，也于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有关。我自己创作的部分动物小小说，就是调动自己想象力的产物。再说，中国的先锋派、实验小说一直存在。

陈：文学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您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从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这个过程用了多长时间？

王：前几天，参加一个撰稿人会议，他们说，现在的特稿写的太假，要重拾写实。我要说，小说切忌写的太实，要艺术的再现生活。从生活真实转化为艺术真实，这个过程我用了五年的时间。

陈：清代陆世仪说：“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敲击不已，火花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

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以不灭。得悟亦不难，须继之以躬行，深入以学问，然后悟可以常继。”这里所说的“敲石出火”的感悟，自然就是我们所说的灵感，结合具体作品，谈一下如何才能获得灵感？

王：主要是做生活的有心人。

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自己发明了一种百病皆治的药，各种患者上门求医。我发须皆白，如一个仙人，观察着芸芸众生的各色表演。我一醒来，忙搜寻记忆，把主要情节记了下来，后来创作了那篇《神奇的药片》。

我那篇《家书》也是从听来的一句话挖掘来的，刚当兵时的炊事班长是个老兵，没文化，老家来了信，他找小兵给念，就把那句：“我想和你睡觉”给传出去了。我后来把主人公定位在援藏公路的建设者身上。这篇作品入选过十多个选本，得到了不少作家、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陈：小小说界伉俪作家仅仅两对，王培静与沈会芬，生晓清与汤红玲，可谓凤毛麟角。在创作中，您与沈会芬之间是如何相互碰撞，产生创作火花的？

王：过去的生活比较艰难，我夫人是反对我写作的。她当时说，你天天写，有什么用？不当吃，不当喝的。想想办法，多去挣点钱。后来生活相对好点了，我发表作品的稿费也多了不少。不知不觉，她也重温起了自己的文学梦，并且是散文、小说都写。现在已发表了近百篇作品，大部分是小小说。出版了自己的作品集《夏夜》。不但我

们俩都写，儿子王嘉在我们的影响下，也发表三十多篇散文、小小说，《小小说月刊》、《九州》都曾发表过我们的小小说一家人小辑。

陈：以您为首的北京小小说沙龙成立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原因何在？北京小小说沙龙今后的走向？

王：沙龙成立以来，我们已经以北京小小说沙龙小辑的形式十多次在国内外报刊上亮相，出版会员作品选，出版会刊，向西部捐书，和学校共搞文学夏令营等，能取得这些成绩，主要是我们这个组织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现在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工作、生活中有很多压力，参加这样的聚会，可以给大家减压。交流写作心得，共同提高写作水平。

和全国的小小说组织交流互动，办好会刊，帮助会员发表作品、出书，多为会员办实事，好事。

陈：结合自己的创作实际，谈谈您在小小说方面的创作心得。

王：我认为，在小小说创作中，立意相当重要。就像写诗要有诗眼，写小小说要有故事核。一篇小小说，有一个好的故事核，设置两个情节，三个细节就成立了。

我获第五届全国微型小说一等奖的那篇《我有房子了》，故事是从朋友口中听来的。他说，一个小人物奋斗了一生，也没住上自己的房子。临咽气时，对儿子说，在我墓碑上刻上我有房子了几个字就行了。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口头给朋友要了版权。我把这个故事，放在一个一心扑在教育事业的老教师身上，咽气前，他做了一个梦，他去阴间报道，阎王爷问：“你在阳间干什么工作？”

“普通教师。”他听到前边一个报到的说是个银行副行长，阎王爷对当差的小鬼说，领他去十八层地狱吧，冤枉不了他。他觉得到世上走了一趟，混了几十年，还是个普通教师，有些不好意思。

阎王爷说：“正好有一所学校缺一个校长，你去吧。”

见他怔在那儿。

阎王爷说：“你放心，学校有一套二居室你先住着，只要三个月考查合格，马上分你一套三室二厅的房子。教育是提高民众素质的关键，你们的工作太重要了，这一点我懂。”

老周安详地走了，走时脸上还带着一丝笑容。

给他换寿衣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他的胸脯上出现了几个字。看到那几个字，所有在场的人无不潸然泪下。

儿子把这几个字让人做在了父亲的骨灰盒上。

后又刻在了给父亲立的石碑上。

那几个字是：我有房子了。

周老师墓碑上的几个字用红漆刷过，特别醒目，又特别刺眼。

这是对现实生活中，让老实人流汗又流泪的官僚作风的最有力的批判，也是为周老师们鸣不平的最有力的呐喊。

陈：举例谈谈您的动物小小说。

王：我有一篇小小说，题目叫《苍鹰之死》。记得是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个国家的人们喜欢上了吃鸟蛋，致使鸟类明显减少。鸟们为此怀恨在心，经常攻击人或向人们的头上拉一泡屎。

我写到：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来边城小镇拉海儿游玩的内地人越

来越多。人们现在不都是讲究吃特色吗，小镇上的几家餐馆相继“开发”出了几个拿手菜，什么‘天上人间’、‘花好月圆’、‘小蘑炖土匪’等。所谓‘天上人间’就是卤鹰蛋和鸡蛋，这‘天上人间’吧，鸡蛋好找，可这鹰蛋就是稀罕物了。物以稀为贵，按一般的标准，一份‘天上人间’里有8个鹰蛋和8个鸡蛋，标价基本在四百元左右。由于鹰蛋被人们吹的有点神了，说它不但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含有高蛋白，高钙质，并有滋阴壮阳作用。

.....

一步一步，苍鹰把腾尔木罕带到了悬崖峭壁的边沿。这时苍鹰回了一下头，它的眼珠一转，好像是向腾尔木罕做了一个鬼脸。这一瞬间，腾尔木罕好像感觉到了，他的心猛的一颤。他对自己说，一定要小心，不行就放弃。但那只苍鹰却在前面不远处停了下来。腾尔木罕偷偷向下看了一眼，不由的倒吸一口凉气，下面是个深不见底的大山涧。他稳定了下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再向前爬，他观察了下地形，向苍鹰所站的另一边爬去。走了几步，他脑中突然有种不祥的预兆闪了一下，他打算撤退，这时他在身边的岩石缝里发现了一个鸟巢，他的心又狂跳起来。他下意识地向苍鹰看了一眼，苍鹰用惊恐、哀怨地目光盯着他，他的心又是一颤。他本想放弃，但心里一想，临阵退缩不是我的性格，况且果实就在眼前。这时他向苍鹰笑了笑，开始把手伸向鸟巢。他小心的把那个大鸟巢从岩石下拉了出来，里边整整有十二个鹰蛋。这时苍鹰哀鸣着向他扑来，他一躲闪，呼叫着的山风差一点把他和鸟巢一起吹下山崖。这时苍鹰回身箭一样的俯冲下了山涧。

腾尔木罕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定了定神，开始准备撤向安全的地方。这时那只苍鹰又飞了上来，它不顾一切地哀叫着向腾尔木罕进攻，腾尔木罕挥舞着手里的匕首保护自己。苍鹰俯冲了几次，体力渐渐不支，它受了伤，有鲜血从身上滴落。只见它退回到山涧的上空，停顿了片刻，在腾尔木罕迷惘的注视下，用尽最后的力气撞向山崖……

苍鹰的死，是对自己保护不了孩子的自责，也是打向猎人脸上的响亮耳光。

陈：在您心中，好的小小说的标准是什么？

王：我认为，好的小小说，要给读者留下回味的余地和想象的空间，不要写的太满太实。

好的小小说，能滋润心灵，启迪人生。

好的小小说，是人们精神餐桌上的精制小菜，鲜美可口。

# 直率的真实——中国大陆何百源论

何百源，男，1943年11月16日出生，笔名：岩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1965年大学毕业，由国家分配到云南边疆从事森林勘查设计工作20年。1985年调回家乡佛山市从事文化工作。先后创作发表文学作品200多万字，出版专著7部，其中中短篇小说集《人生如旅》获1996年度佛山市“五个一工程奖”及第二届佛山市文茂艺术大奖；散文集《边塞丛林二十秋》获1999—2000年佛山市“五个一工程奖”；散文诗集《星光的旋律》获佛山市文学创作硕果奖。2006年11月评为佛山市9大品牌作家之一。出版《浮生故事》、《结局并非如您想象》、《活着不能没有爱》、《谁笑到最后》等微型小说集4部。有作品入选大学、小学教材或译介到国外，其中二篇小说入选英文版及中英文对照版《中国小小说选》并成为加拿大教材。数十篇作品入选国家级权威选本。数十次获国内、国际奖项。2003—2007年连续五届获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奖百佳作品奖，《德叔落选》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2006年6月，当选首届全国最受读者喜爱的故事家百杰。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二级作家，中外散文诗学会广东分会副主席，《佛山艺术》杂志主编。1980年以后专攻微型小说创作（兼写随笔），先后发表微型小说500多篇，



部分作品入选年度最佳小小说，小小说排行榜，及各种年度选本、精华本等，另有作品译为英文、俄文版，被大中小学选为指定阅读辅助教材。

现实主义既是一种创作方法，又是一种创作原则。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最基本特征。恩格斯说：“除细节的真实以外，还需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何百源因有 20 多年时间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因此有着非常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生活阅历，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此，他走的是一条写实道路，具备一种写实精神与态度。

契诃夫说：“按照生活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

何百源的小说，醇厚朴实，真实自然，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具有生活的原汁原味，给人以原生态之美感，在微型小说界独树一帜。

何百源 1965 年秋从中南林学院毕业后，在云南工作了 20 年。云南遂成为他创作的第一片土壤。1985 年，他从边疆调回家乡广东珠江三角洲工作。家乡，成为他创作的另一片土壤。珠江三角洲是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地区，也是率先打破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的先行区。“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置身于这样的大环境，使他较之其他作家具有更加独特的区位优势，并把这种优势转化为创作优势。

他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创作作品大多反映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尤其是乡镇人物的生活、思想、情感、精神状态。这一时期写得

比较好的作品有《特别家庭》、《诺言》、《买火扇》、《角色》、《戒烟》、《神林的故事》、《偷报纸的小孩》、《傻子签名》等。丈夫与妻子为了儿子，在完全没有感情更无夫妻之实的情况下仍住在一起，给外人以恩爱的假象，生活上则实行AA制。儿子考上大学后，分别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劝说他们尽早分开，寻找新的幸福生活。看来，夫妻二人低估了儿子的思想观念与心理承受能力。如果他们早一点分开，儿子也许不会那么痛恨这个冰冷的家（见《特别家庭》）。作品写出了父母长期“冷战”给孩子心灵与精神上造成的创伤，并引发人们对这种家庭婚姻状况进行反思。《诺言》中的县长滕觉民，为风信区敬老院落成剪彩，随口答应最高龄的一位孤寡老大妈，明年敬老节一定到福利院来看望她。但是，县长说过也就忘了，整个任职期间，诺言一直没有兑现。退休后在无意中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才想起曾经许下的诺言。但是为时已晚，老大妈早已离开人世，弥留之际，老人总像有一件未了的心愿，原来她始终记着县长说过要来看望她的。小说让人不禁深思：现实生活中，还有多少当官的许下过多少诺言没有兑现？“诚信”已经成为某些人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玩物（见《诺言》）。珊珊小小年纪就非常讲信用，爸爸带着他赶年底最后一趟大集。爸爸答应过一位大爷买他的火扇，可是后来又发现，还有价钱相同但更漂亮的火扇。于是爸爸就打算不买原先那大爷的火扇了。珊珊坚决不答应爸爸这样做，坚持要在茫茫人海中寻回原先那位老大爷。爸爸拿她没办法，只好和她一起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寻回原先那位卖火扇的爷爷。《买火扇》成为一曲讴歌诚信的颂歌，被选进

《“读·品·悟”优秀小学生成长必读第一书》。易音因为车祸受重伤，她主演的角色由姐姐易声匿名顶替，不料歪打正着，使姐姐一举成名。导演感叹道：“我们多么需要像易音这样技艺超群的演员呵！可惜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没有盼到！”导演赞叹的易音，其实是姐姐易声。殊不知，易声二十年前就曾是一位导演手下的演员，只不过没有得到器重而离开了。导演的一句话，把某些人在用人问题上存在的偏见与误区揭露无遗，《角色》让人警醒。戒烟，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而对于年过半百、有几十年烟龄的初三班主任陈雅图来说，应该是更难。他一次无意中听到躲着抽烟的学生说的话，知道了学生的行为其实与自己的恶习有关，于是立马戒烟。《戒烟》中陈老师的毅力和勇气，来自于他为人师表的一份责任感和对学生无私的关爱（见《戒烟》）。制止村民们乱砍滥伐，竟然要借助于封建迷信，《神林的故事》振聋发聩。

他前期作品艺术上最大特点，是擅长通过细节刻画人物。自己给自己写情书这个细节，把中年妇女对爱情的渴望对爱的呼唤揭示得淋漓尽致，非常感人，让人联想起恩格斯一句名言：“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见《活着不能没有爱》）。老医嫩医同一诊室坐诊，老医面前排长龙，嫩医面前无人问津。一日，一位四十多岁的妇女突然在嫩医面前跪下，称嫩医曾用几贴中药使老父起死回生。霎时，排队候诊的病人们从老医那边移到嫩医这边来。从此，找嫩医看病的人与日俱增，嫩医也因此名声大噪。其实，只有嫩医一个人知道，这位妇女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姐姐。这个细节，不但将“心理作怪”的

社会现象剖析给人看，并且把姐姐工于心计、爱护弟弟的性格特征揭示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见《老医嫩医》）。黑风山矿泉水公司花几十万元登广告，使产品一夜之间家喻户晓。而一位回乡度暑假的大学新闻系学生写的一则《读者来信》，却使黑风山矿泉水公司破产倒闭，让岑经理像一个战败的将军，败下阵来。《新闻效应》通过这个细节，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大集团公司也好，一场战争也好，有时竟然会败在一个小小的环节上。

他后期作品转向对人性的拷问，思想内涵比较深刻与丰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人粥》、《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城市边缘的幸福女人》、《以狗会友》、《给孤坟上油》、《肉欲》等作品，体现了上述特点。ABC 三人买促销商品中奖欧美 7 日游。回国后，30 岁的 A 和 40 岁的 B，仍然沉浸在往日的回味和狂喜之中，惟 50 岁的 C 不言不语。一个星期后，C 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留下一份遗书，悔恨不已。C 之死谁之过？表面上看，促销的商家有过。你不搞这个活动，不打乱 C 的平静的生活，C 一辈子也不可能去欧美旅游，更不会因为 7 天生活的强烈反差，而厌恶人生。实质上，杀人凶手不是别人，而是 C 自己。杜甫《写怀二首》云：“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有了富贵，人们不免追逐；有了欲望，人们难免放纵，又常常不加节制。其结果，则必然是迷失方向，丧失志气和追求。小说告诫人们，面对富贵的诱惑，我们应当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讲求对贫贱的自乐（见《一夜富翁》）。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1958—1961 三年天灾加人祸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那一段历史我们不会

忘记。何百源的《人粥》把我们又带回到那过去的艰难岁月。龙祖根同学因生病发烧渴望能喝上一碗粥水，好友陆光明夜深人静时摸黑前去学校食堂厨房从后窗爬上灶台偷粥，一不小心，脚头打滑跌进了滚烫的千人锅中。天亮了，人们不知半夜里发生过烫死人的事，粥依然被装进一只只的粥桶里，抬回各班分给大家吃。直到最后，才发现锅底沉着一个人。但全校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这粥倒掉。一是体现了饥馑岁月人们对粮食的珍惜，二是对讲义气的陆光明的敬重，那是生命之粥啊！小说开头有一个情节：和往年一样，每到陆光明遭遇不幸的这一天，龙祖根都要亲力亲为熬一锅白粥给全家人吃，用这样的方式纪念挚友。龙祖根为儿子倒掉一碗白粥这样一件小事，而狂怒地掌了儿子一记耳光。这一记耳光所发泄出来的无名火，难道真的仅仅是为了一碗不该倒掉的白粥吗？还是暗含更深层次的复杂情感？（见《人粥》）德叔是个好人，但好人不等于就是好官。他从 18 岁起当村支书，一直当到 50 多岁，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房子还是原来的泥坯房。生活水平与几十年前没什么两样。尽管如此，人们并不埋怨德叔。因为他自己住的也是破瓦房，两张条凳架三块木板的床。然而，最近一次改选时，德叔竟然只得一票（这一票还是他投自己的），他落选了。一个村支书，不能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就是不称职。因此，德叔落选是历史必然，是村民们作出的明智选择。在党中央大力倡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小说运用艺术手法诠释了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和紧迫性。

进入新世纪以后，何百源在创作上调整了策略，在小小说创作上

更加追求思想的深度和作品的经典意义，写起小小说来不像以前那样一挥而就，而是反复构思、反复斟酌才落笔。写好以后又放一段时间，反复修改甚至重新改写才定稿，因此在数量上不如以前多，每年发表仅 10 余篇，其余时间为几家报刊写专栏随笔，随笔写得很快，他仅作为练笔。

此期间他创作发表的小小说中，有一批较具经典意义，有的在首发后，被多家刊物（或网站）转载，得到读者认可和好评，这一批作品是：《石女》、《镇长剃头》、《荣誉拍卖》、《行乞真爱》、《候诊记》、《记者登门》、《脆弱的春芽》、《健忘》、《密码》、《谅你争不到一元钱》、《胆量》、《辞职》、《谁是真女儿》、《老钉公身世之谜》、《大山的留守者》、《我为你补鼓掌》、《关于上主席台人数的核定》、《婚礼上的祭礼》、《一份特殊的医嘱》、《寸土之争》、《深谷幽兰》、《晒钱》、《老师名叫电抱鸡》、《生命的构成》、《寻找美女》、《灿烂爸爸》、《博导“丑牛”》、《贴满女人像的窝棚》等等。其中《生命的构成》原发于《中国铁路文艺》2009 年第 9 期，《小小说选刊》同年 22 期选载，编者伊水在评点中说：“按时下流行的某种分类法，此作可算是励志小小说。少年时读过的最著名的励志作品当属前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那段话‘一个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你回首往事时……’可谓是影响了几代人的励志格言。只不过保尔是用自己一生艰苦卓绝的奋斗来阐述生命的意义，而此篇中的牟剑则是把自己当做反面教员，告诫年轻人虚度年华就是浪费生命。大有大的内容，小有小的写法。如果你没有时间陪着保尔走过他激情华彩的一

生，那么，牟剑单刀直入的关于生命构成的问答，也会给你些许有益的启示。”

何百源许多小说都是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一次遭遇，一点感触，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奇特的故事，都会像电火花一样点燃他的灵感，引燃他思想火花的爆发。他用作品再次印证了“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这条颠扑不灭的真理。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30 日）

# 让作品使人爱看是我的最高目标——中国大陆何百源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现实如实的、真实的描写。您的小说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尤其是您小说中细节的真实，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您认为，细节对于微型小说创作具有什么意义？

何百源（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二级作家，《佛山艺术》主编，以下简称何）：有道是：故事好编，细节难寻。作品中的细节要极具个性，既要避免与别人作品中的细节雷同，又要注意避免与自己以往作品中曾使用过的细节雷同，这样的细节才能使读者过目不忘。文学作品中，能产生感人力量的往往不在宏大叙事而在于细节。要使细节产生感人的力量，就必须真实，经得起推敲。要注意防止出现人为编造的痕迹。有人认为，微型小说篇幅本来就短小，哪容得下细节的描写呢？这个看法是错误的。没有细节，则只剩下一条筋，一点不丰满，变成了故事梗概，人物就难以立得起来。即使是短到只有三两百字的“超短篇”，也应该有细节的描写。

陈：小说构思好之后，您是怎样找到切入点的？

何：小小说的特点是人物少，往往只有一个中心情节，在写作过程中容不得多余的话。因此寻找切入点就显得特别重要。对于经常从



事小小说创作的作者来说，要注意手法的变换，既要考虑尽快进入主题（即不能太多铺垫）又要引人入胜，留下悬念，千方百计抓住读者的心。如果你的切入点不能做到这一点，读者很可能在看了个开头之后就放弃了。

陈：在创作中，您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

何：举个例子吧。有位文友写他妻子的一次遭遇。他妻子原是一名专业运动员，打破过全国纪录甚至创造过单项国际记录，退役后由地方安排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待遇较差，与过去的职级一直没衔接好，多次反映均未得到解决。这天她又到组织人事部门反映情况，接待她的人态度很冷淡，自然也没达成什么意向。她走出人事部门大门时，正好电台的播音飘过来，内容是回顾该市在体育方面涌现的杰出人才和为国争光的业绩，正好就读到她的名字。

这是真实生活中的巧合，即是生活的真实。但如果照搬生活，将这个巧合写在作品里，那么人为编造的痕迹就显得太重，反而不真实了。这里必须说的是：作品中的真实有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之分。艺术的真实是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经过集中、提炼、概括而产生的，往往已经不是生活的原样。这样的细节更可信、更感人，更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片面强调生活的真实，往往反而不真实了。

陈：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构思过程中，您是如何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的？

何：有一个说法，不虚构就无所谓小说。虚构的过程就是作家（作者）创作的过程。生活是“根”，虚构是从“根”生长出来的艺术之

树。为此，作家（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就显得特别重要。否则就会显得贫乏、枯燥。艺术虚构能使故事情节按照我们设计的“轨迹”展开，人物性格达到理想化。一句话，生活本身往往是平庸无奇的，分散而无序互不关联的，而艺术虚构能将这些“散件”、“碎料”组合成或威武雄壮或柔肠百转或缠绵悱恻的引人入胜的作品。有一点必须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情况下，必须让读者感觉这事是真的，并愿意相信。否则一切将无所附丽。

陈：在生活积累中，人物积累更重要。因为文学归根结底是靠典型形象站立的。衡量一篇小说成就大小，主要看典型人物塑造得如何。请结合《德叔落选》、《人粥》等作品，具体谈一下您是如何进行情感积累和人物积累的。

何：《德叔落选》中主人公德叔，是一个“组装人”。作品中几个情节，都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比如：“每逢有‘情况’，比如台风、汛期、地震先兆，德叔就跑到办公室值夜，睡在办公桌上，用电话机当枕头，电话铃一响就抓起来，沉沉地叫一声：‘喂……’”这个情节发生在我的一位文友身上。他当农村生产队长出身，因事迹突出，后来成为“民选”副镇长。上述经历发生在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德叔让老婆缝了个小布袋，将公章装了进去，随时挂在裤头上。”这个情节发生在我读初中时一个外号叫“新兴仔”的同学身上。“新兴仔”初中毕业即进厂打工，到我在广州上大学时，他在广州一家工厂当厂长。当年小伴当了厂长，使我感到很惊讶，遂于某星期天去找他看个究竟。原来那只是一家街道办的小五金厂。只见他裤头上挂着

用生白布缝的小口袋，小口袋染着驳杂的红色，一问，才知道那是随身带的工厂大印。分救济粮时自家没分上，以及生产队改选队长，再怎么选笃定还是老队长当选的情节，都是我当年下乡当工作队员时亲眼所见。我将发生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老中青身上的几个典型事例“组装”到德叔身上，塑造了这样一个典型人物，使这个典型人物更具典型意义。但好人德叔只知道茹苦含辛当老黄牛，却缺乏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因此在新时期落后于形势，落选了。

《人粥》中的主人公龙祖根，生活原型是我本人。读高中时，我们是住校的。我寝室邻床的一位同学生病发烧，烧到口唇都结痂了。他喃喃地说，要是有一碗白粥喝喝就好了。那是物质极度匮乏的 1960 年前后，况且又是夜间，到哪弄一碗粥呢？于是我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学校厨房偷。平时我留意到，厨房背面靠鱼塘边的窗户，是没窗栓的。我就从这地方下手。我踏上“千人灶”的灶台时，觉得油腻的台面非常溜滑，当时就产生了一种惊惧感：万一失足跌进滚粥里，会当即没命。这次经历使我毕生难忘。自此之后，我对粮食乃至一切食物都非常疼惜，不惟如此，我容不得别人糟踏粮食。我写《人粥》是为了让人们铭记“浮夸风”、“共产风”曾给千千万万的人们带来的饥馑——一碗白粥几乎要用生命的代价去换取。

以上两篇，是我众多作品中比较成功的。我体会到，离开丰富的感情积累和厚重的人物积累，要写出感人的作品几乎是不可能。

陈：细节的运用要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服从于主题思想的表达，达到增强艺术感染力之目的。您小说中生动传神的细节，是直接来源

于生活，还是经过改造加工的？

何：我小说中的细节，基本上都是直接来源于生活，而非“二手货”。只不过这些细节经常是移花接木式的“嫁接”。我感觉，只有亲身体验过、经受过的东西，才能有更深切的体会，才能产生艺术感染力。比如《肉欲》中，主人公朱小丹在经济困难时期起个绝早去排队买肉的事。那时因严重缺油水，买肉都争要肥肉，而卖肉的女人却欺负他，给他割皮厚且瘦的“猪婆肉”。在再三争取无果的情况下，小丹只好将就。但他心有不甘，临走骂了一句：“真他妈的混。悔当初，不娶一个卖肉的！”这事就发生在我大学时一位同班同学（后来又是同事）身上。至于虽有锦衣玉食和提供改变命运的机会，但不愿做粗俗女人的“性伴”，这事也发生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以上情节虽非我亲历，但有知心朋友现身说法（他本人是不写作的，没有运用于文学作品），这样也相当于我本人亲历。写入作品时虽有修饰，但事情基本是真的。我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即从别人的著作中捞取细节。

陈：巴尔扎克小说有一条准则：“要使人爱看。”他时刻提醒自己要想到读者。您写作的准则是什么？

何：我写作的准则是从巴尔扎克那里学来的，即一定要好看，使人爱读，甚至读了开头就放不下。我有些作品，写好后自己觉得不满意，主要是考虑到可读性不强，就不拿出来发表。让它放着，一年，两年地“冷藏”，直到有朝一日，突然找到新的切入点，新的写作手法，所刻画的人物更丰满，才重新写，直到自己认为好看了，才出手。我在一篇随笔中说过，倘若写出来的作品不好看，没有读者，无形中

是在生产废纸。列宁曾将读某些假大空的文章比喻为“啃酸果”。我要让自己培育的文学之树结“甜果”，让读者喜爱。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30 日）

# 原汁原味生活的再现与提升—— ——中国大陆王孝谦论

王孝谦，男，1964年5月28日生于四川富顺，民建会员，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现任四川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总商会会长。业余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100余万字，作品曾获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和省政府一等奖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各级各类奖励多次，有小小说被收录在加拿大大学教材和我国小学教辅材料之中。已出版小小说集《痴圣》、《永远的标记》、小说集《危房》、报告文学集《越过丘陵》、散文集《人生如茶》、《神奇的仙市古镇》（与人合作）、电视文学剧本《君子魂》（与人合作）等专集。其作品及事迹传略先后被收录在《中国当代小小说名家名作》、《当代小小说精品库》、《中国当代小小说排行榜》、《中国微型小说排榜》、《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中国微型小说300篇》、《中国小小说300篇》、《中国小小说选集》（英文版）、《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中学生必读的100篇生活小小说》、《精美微型小说读本》、《中国当代杰出青年大典》、《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等书之中。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自贡市作协顾问、自贡市微型小说学会名誉会长。

王孝谦有着得天独厚的创作优势，他小说的主人公，既有官场中人，更多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由于他长年工作在基层，不仅十分熟悉老百姓的生活场景，而且对他们的行为方式、心理、个性、特点更有透彻的了解。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大都个性鲜明，既真实感人，又鲜活生动，让人难以忘怀。

一、他的官场小说大多写得舒缓与平实，绵里藏针，针砭时弊不露声色，蕴藏着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反映乡镇干部工作和生活的微型小说，不少写得咄咄逼人，或剑拔弩张。王孝谦的《乡长》则写得舒缓、平实。《乡长》通过前后两任乡长，对待殡葬改革的不同态度，写出了人物不同的命运，令人感慨万千心潮起伏。前任乡长老李，喜欢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捞到不少好处，是县市先进典型，仕途更是春风得意，调任县民政局长不久，即被组织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继任王乡长，工作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乡蚕桑员老秦父亲去逝，王乡长坚决要求火化。同时，暗示老秦可以埋个坟堆，做个道场。对于气势汹汹的县检查组，王乡长采取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办法，用土特产加上巧舌如簧，应付自如，顺利过关。王乡长甚至不惜挪用殡葬罚款修两所村小和两条村级公路。这可是乡里多年来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最后，王乡长被 10 名代表联名推荐为副县长候选人。前后两位乡长同时参加副县长角逐，一时成为全县人民热议的话题。结果，王乡长获胜，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你替老百姓说了话，办了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是不会忘记为民办事好干部的。朱德说过：“除了庙里的泥胎不犯

错误，活着的人哪个十全十美？”王乡长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员，身上也有不少缺点甚至是错误。唯其如此，这个人物才显得真实可信。听说作者本人曾担任过副县长，《乡长》所描写人物，是否作者本人亲身经历，不得而知。我想，王乡长身上或多或少有作者的影子。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想才思敏捷，佳作迭出，最重要的是热爱生活，体验生活，深入生活。

危房改造报告上交县里三四个月了，仍不见回复。眼看雨季即将来临，学生们将面临生命危险。此景此情，令分管全县危房改造的县教育局副局长伍西提焦急万分。情急之下，伍西提只好铤而走险，先收受包工头红包，再用这些不义之财来改造危房。结果，被人举报而坐牢。刑满释放后，他又重操旧业。最后，竟然倒在危房之下。

《危房》一方面揭示了官僚主义的危害（危房报告如果早一点批下来，伍西提也许不会走上犯罪道路，更不会死在危房之下），另一方面，对从事危房改造的政府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尴尬处境给予同情，同时，对有关部门只打苍蝇而不打老虎的行为表示愤慨与谴责（伍西提服刑期间出现死 4 伤 17 的重大责任事故，有关部门对此反而不予追究。这里面肯定涉及不少政府官员，甚至是县级领导干部）。

贫困地区中小学危房事件频频发生，屡屡见诸报端，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切。

作者曾担任县级领导干部，深知其中内幕。因此，选择这个题材，既表明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忧患意识，同时也说明他具有过人的胆量与勇气。



危房是可怕的，更为可怕是官僚主义。因为，危房是有形的，人们看得见摸得着，而官僚主义则是无形的，其危害更大。小说的深刻性，也许就在于此。

市长章刚从村妇给小孩做超大衣服受到启发，决定将街道宽由24米或38米，增加到50米。一年以后，一条宽敞大街的两旁一幢幢设计新颖的楼房正迅速往上生长，各地投资者从这条大道上看出了当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与气魄，纷至沓来。其实，任何事情，大到国家政策法律的制订，小到小孩衣服的剪裁，都应当有前瞻性，留有余地。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在重大决策时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处理好宏观与微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关系，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既发展了经济，又节约了资源。对于个人来说，把眼光放远一点，就会在工作、学习、事业、爱情、婚姻、家庭等方面，作出明智的选择，既使个人得到全面发展，又为社会作出了贡献。把眼光放远一点，有时需要放弃一些东西，包括一些既得利益。放弃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放弃旧的，收获新的；放弃小的，收获大的；放弃过去，收获将来。放弃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积累力量再度进取的拼搏精神。《市长与村妇》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就在于此。

二、擅长运用鲜活的细节，表现人性之美好纯洁。

平是个兵，上岛快三年了，没见过女的上岛来。一天，岛上破天荒热闹起来，某军政治部文工团莅临小岛，特为边防战士举行专场慰问演出。歌舞团有十多位女演员，个个似杂志上的女明星。平一直不

远不近地跟着一位好像在寻找什么的“封面女明星”。最后才发现，她在找厕所。平向领导反映后，找来纸笔写了“女厕”二字帖在墙上。唯一的厕所变成了“女厕”，战士们便往野外跑，而随文工团来的几位白面书生却不愿在光天化日之下野撒，也要求入厕，享受同等待遇。有一小子实在熬不住了，一下子冲进厕所，却见一妙龄女演员正在努力，随即一声惊呼，那小子吓得仰八叉，这件事闹得全岛沸沸扬扬。平与女明星又碰了一面之后，找来一颗大钉子钉在厕所墙上，褪去“女厕”一纸。于是，当女明星入厕时就将女军帽挂在钉子上，平入厕时则将男军帽挂在钉子上。战士们觉得好开心，平也觉得这日子好滋润，像过年。文工团离岛时，只有女明星没戴军帽，更显得风采照人。岛上的日子突然间寡淡下来，战士们都焉焉的一如往日。两天之后，那厕所的铁钉上突然又挂上了一顶女兵帽。那顶女兵帽悬在墙上，一直没人取走，成了岛上一道特殊的风景。《永远的标记》的结尾，堪称神来之笔。这个结尾，把守岛战士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使战士们血肉丰满个性鲜明，还战士们的本来面目，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与认识了新时期最可爱的人的精神世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战士们也不例外。战士们是人不是神，他们也有七情六欲，看见漂亮女演员上岛演出，也会心动。厕所墙上永远挂着一顶女军帽，一方面表达了战士们对美的追求与渴望，另一方面也象征战士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

徐二剃头从不问顾客取何发式，他自会依人定夺，总也相宜。特别是他玩的修面一技，令人叫绝。刮须刀被他细长的手指夹了，在人

面部轻点鸳鸯，刃部着面麻酥酥感觉随至，然后小指一翘，刮须刀木质尾部在敏感部位轻轻一点，让人的舒服感觉顿入高潮，紧接着又重复这过程，使人一直处于麻木舒服状态。末了，徐二转至背后右手巧巧的拈了剃须刀，左手攥住顾客衣领往下一拉或往外一挪，那刀便自颈项处一气儿轻弹跳跃直下于背心，让人从头到脚一遍麻木，反复几遭下来，坐者虚汗直冒口里却连称安逸，此技人称“鸳鸯戏水”，逗得人心里颤颤的痒，那刀刃如巧手弹琴，在皮肉上滑行却不伤毫发，分寸掌握极佳。有同行偷学，却屡发流血事件，终无人学成，这招便自成徐二绝活。《徐记发店》中的这个细节令人叹为观止。徐二剃头的绝活让许多人受益，最大的受益者是屠户金三。几十年后，徐记发店生意日益清淡，没过多久就关门了。绝活由盛而衰的原因，让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 三、语言精炼浓缩，生动传神，读之满口余香，回味悠长。

“老翁绝少说话，出言则极为精妙。那一日店主问：老伯，您老怎么有如此闲心？老翁捋捋长须，闭目微言，声若起于幽谷，久久绕梁：老衲在品着岁月……又一日，店主问：老伯，您品出什么了吗？老翁捋捋长须，闭目微言，声若起于幽谷，久久绕梁：无中生有……言毕启目，光芒映人。店主不懂其言，正在纳闷，顿感神清气爽，紫雾缠身，恍惚中那老翁离座飘去，瞬间即逝。店主猛醒，脚下生风追出，见那老翁已至城中小西湖尾，店主追至西湖尾，那老翁已无踪影，只见在废弃多年的古罗浮洞上空一团紫雾飘落。时近黄昏，店主如在梦中，静立良久，迟迟不走。突有声起幽谷：留心餐桌，照方抓药，

定成正果！”（《富顺香辣酱传奇》）

“冲这绝活来得最勤的要数屠户金三，这金三方头大耳，年近三十，孑身一人，最大的享受就是卖肉赚得几个钱，隔几日找徐二舞一回‘鸳鸯戏水’。其头发剃得极短，无从再剃，主要是图个享受。金三入座，徐二轻弹几刀，金三便昏昏欲睡，片刻则闻鼾声。徐二也不叫醒，金三睡去头无力，自由偏去，徐二也就转腕将就，旁人窃笑，徐二仍做得极为认真。金三享受够了总给双倍价钱。”（《徐记发店》）

（载《自贡日报》2010年11月30日和《作家文汇》2010

年12期）

# 有特色才有生命力——中国大

## 陆王孝谦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再现生活不易，提升生活更难。在写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处理再现与提升之间关系的？

王孝谦（中国作协会员，以下简称王）：写小说不是写通讯报道，也不能仅用标准镜头照相，而要经过艺术加工和后期制作，才能成为艺术品，理论上用“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概括了这个过程。所谓“再现”生活应该是一些不一般的生活细节或一些让人有“同感”的现象的描述，而“提升”实际上是作者通过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对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把握构制的一种“产品”，而产品质量的好坏源于制作者人生体验的深度和制作技巧，后者决定产品外观，而前者则被产品内涵所体现。所以我把在生活中有所触动的素材“再现”出来，又不断翻新，提升其内涵，打磨其外观，让作品更趋完美。

陈：《永远的标记》堪称同类题材的佳作。小说在描写军人的内心世界与精神世界上有所创新，值得关注。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王：荒岛上的边防战士的使命是神圣的，作为是伟大的，但其生活是枯燥的，《永远的标记》只是从人性的角度客观透视出军人作为“人”的正常心理需求和精神寄托，并选择了“厕所”这个独特的视

角来表现各色人等的言行举止，从而展现出荒芜世界里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陈：你的官场小说写得有自己的特色。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自己的影子？故事情节细节是来源于现实生活，还是艺术虚构？

王：实际上官场小说我写得不多，即使写了部分也选择了自己的独特视角，身在其中恐有误解，所以往往选择与“厕所”（应该是中性或者叫没有阶级性吧）相关联的题材来表现。我坚信作品要有特色才有生命力。

多数人物应该有生活原型，或多或少有自己对官场人物的理解，有自己的一些体验，但不一定就是自己的影子。

故事和细节应该是想象多于现实，几乎都是虚构的。比如本人获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的《不知不觉》，就是看了报纸上的一篇报道然后突发奇想编出来的。

陈：作为官场中人，在创作时如何做到既入乎内，又出乎外？

王：“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官场中人写官场中事也有利有弊，有切身体会写出来的东西应该让人更信服，但作为官场中人难免要走上“主观引导”的情节路径，所以我写官场时，我只把自己当作家，作家就要客观描述，在生活中我又尽量“去作家化”，该干啥时就干啥，便少了很多矫揉造作。

陈：你的人生经历很丰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创作财富。希望你带给读者更多惊喜与精神食粮。

王：就创作而言，经历丰富是一笔财富也可能是包袱，有的人经

历坎坷得太丰富反而无从说起，而一些小青年没有多少经历却佳作迭出，声名远扬，所以经历丰富不一定就能出大作品好作品。

我经历过的生活不会很快搬入作品，而总是让其沉淀，象一瓶酒变得陈香之后再打开，味道总是更好。

我似乎总有种社会责任感，在作品中或明或暗总想承载点故事之外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小说个性，所谓“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是一种不易达到的境界，但我总在攀沿，我希望有人记住曾经读过某篇东西，记住一丝动人的亮光，而不必记住我这个人。

（载《自贡日报》2010年11月30日《作家文汇》2010年第12期）

# 人性的胜利——中国大陆万芊 论

万芊在他的作品中展示了人性的崇高与正义、光明与温暖、真情与纯洁，作用于人的高尚情操，给读者以感动与鼓舞。

万芊，男，1959年3月28日出生于江苏昆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在《小说界》、《青年文学》、《天津文学》、《四川文学》、《广西文学》、《鸭绿江》、《雨花》、《百花园》、《萌芽》、《文学》（新加坡）、《文学报》等国内外一百多家杂志报刊发表小说、散文、随笔一百多万字。其作品先后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刊物转载，并被《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中国小小说精品库》、《2004年中国年度微型小说精选》、《2004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05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06中国年度小小说》、《2008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08年中国小小说年选》、《2008中国年度小小说》、《英译中国小小说选集（英文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 2000—2002》等多种权威微型小说选本收录。其作品被译介到泰国、新加坡、美国等国家，有作品入选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大学教材。《出售诚实》、《黄军帽》、《李斯说了一句大实话》、《李斯拣了一条腐败狗》、《冻土》、《梯子》在第一、二、四、五、六、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比中分别获三、二、三、一、二、二、二等奖。《金



《丝鞋垫》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腐败狗》入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著有《流年》、《游进城里的鱼》、《最后的航班》等微型小说专著。专著《最后的航班》获江苏省第三届紫金山文学奖。《最后的影剧院》获第二届吴承恩文学艺术奖短篇小说奖三等奖。

万芊小说最大的艺术特点是擅长运用对比与反差的艺术手法，不露声色的刻画人物，揭示主题。《留门》中的阿关到相好的芦花家中时，芦花事先准备了一把旧茶壶，每每入夜时只需在门阴子里浇上些水，那门就绝对没有惊人魂魄的轰响了，阿关只需轻轻一推便是，这门自然是芦花有意为他留的。不料，阿关老婆莹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出差提前回家的阿关，发现自家门阴子里也浇上些水。阿关做梦也没有想到，趁他出差之际，莹莹也为别的男人“疑似”留门！从此，阿关再也不敢离家半步了。阿佟十四岁时被邻居女孩无端怀疑是小偷。从此，他装聋作哑。20岁时在公交汽车上再现了当年的一幕，众人又把他当作小偷痛打。这时，一位女孩挺身而出，用人格为他担保，众人才摆手。阿佟向女孩鞠了一躬，像孩儿学话似的说了声“谢谢”，回到家里，又叫了一声“爸妈”。哑巴终于开口说话了。其实，小说中的阿佟并非嘴巴哑，而是心哑。这种心哑，是人为造成的。先前，别人对他不信任甚至诬赖，使小小的他陷入绝望，无助的他只能装哑以示极度不满。后来，也正是别人的信任，才使他感到生活充满希望，并重新开始说话。《犟哑巴》通过别人前后对阿佟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一个十分沉重而有意义的话题：只要人

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与关爱，世界将变得更美好。弟弟虎爷为夺取位子，向哥哥豹爷暗放冷枪。十几年后，侄儿狗儿为争夺位子，同样向叔叔虎爷打冷枪。小说《冷枪》通过虎爷和豹爷、虎爷和狗儿之间的对比，将人性的贪婪和丑恶揭示得触目惊心。《红肚兜》中金泾村女人们除阿雨娘之外，都戴红肚兜。于是，村中带红肚兜的女人们与阿雨娘之间，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因不戴红肚兜，阿雨娘常遭女人们的奚落，说她不安分，装样卖风骚。这样的对比，将一种风俗给生活上尤其是精神上带来的影响，充分地展示在人们的面前，让人感慨万千。阿龙开办的无形商店出售的爱情、智慧、欢乐、幽默，以及伪善、狡猾、欺诈等等商品，好的卖的，全卖完了，只留下诚实一个，原来想自己留着慢慢用的，因两客商争执不下，欲卖掉诚实，一人一半，且只收成本价。那两客商说，那诚实我们有。《出售诚实》，运用对比手法与怪异写法，呼唤诚实。诚然，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在唯利是图的商业时代，做一个诚实的人相当不容易，坚守诚实，更不容易。君不见，许多非商品变成了商品。《出售诚实》中的爱情、智慧、欢乐、幽默、伪善、狡猾、欺诈等等被出售即是有力的证明。更有甚者，出卖灵魂、肉体、人格、尊严，见利忘义之人不在少数。守诺言、讲诚信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司马迁说：“诚，为人之本也，人当取信于人。”辽宁营口市硬汉张凤毕，倾家荡产践行诺言的事迹震撼了很多人的心灵。张凤毕之子开出租车出了车祸，被判罚13万元。张凤毕一咬牙，卖掉房子，举家搬上了荒山种果树还债达9年之久。可惜天不假年，积劳成疾的张凤毕最终倒了下来。但他留给

家人最后的话是“树要成林，人要成才，债要还清”。《出售诚实》本意是对诚实的坚守。《黄军帽》则是中国版的《变色龙》。劳动局长匡亚文能有今天的风光，得益于 20 多年前何斌的那顶黄军帽。可是，当下岗的何斌戴上跟人讨要的崭新的黄军帽去找匡亚文时，却碰了一鼻子灰。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此时的何斌真的无地自容。何斌之所以重新戴上黄军帽是想让匡亚文触景生情，帮他再就业。不料，20 多年的交情，一瞬间化为灰烬。成也黄军帽，败也黄军帽！此事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峥嵘岁月，两人可以共苦；繁华年代，两人却不能同甘。《黄军帽》通过对比与反差，揭示了这种带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当然，这篇小说的意义还不在于故事情节的本身，主要在于人物本性的展示。

人是万物之灵，率直、耿直、说实话、真话，是为人本性的一个方面。而一味站在自己的角度，势利、伪善、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完全相背，恰如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则是为人本性的另一个方面。匡亚文在需要何斌帮助的时候，作着一种感恩的姿态，而当何斌确实需要他帮助的时候，却违背了自己最初的承诺。在我看来，他地位上去了，为人的道德水准却下降了。按孟子的观点，道德是一种恻隐之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当这种恻隐之心对自己毫无用处的时候，匡亚文选择了逃避。确实，当下的社会，人们的恻隐之心大有减退之势，而变色龙之流却呈上升之势。因此，《黄军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周言靠抄家发了横财，又娶了美貌的妻子，生了二男一女。照说，周言一家是非常幸福的。但是情况恰恰相反。两个儿子，

一个利用职务之便侵占公款被判刑 12 年，另一个被强制戒毒。女儿因组织和容留卖淫被判刑。老婆中风瘫在床上。周言也患了时髦病：包二奶。《抄家》通过周言抄家前后的对比与反差，揭示了一个道理：幸福易找不易得。而金钱并不是万能的，道德的沦丧恰恰是幸福的末路。大旦与小旦同时拥有一双相同的金丝鞋垫。最终，大旦受不住财富的诱惑，金丝鞋垫在一次次的无奈后化为乌有。小旦根本不知道而且压根儿没有把金丝鞋垫当做是财富，而只看作是一种母爱，是母亲激励自己励精图治、战胜逆境的一个精神图腾，最终闯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辉煌人生道路。《金丝鞋垫》中两兄弟对待金丝鞋垫的不同态度，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歌德说：“决定一个人的一生，以及整个命运的，只是一瞬之间。”大旦人生与事业的失败，缘于两个方面：一是母亲不该将金丝鞋垫的秘密告诉给他，使他对金丝鞋垫产生了依赖；二是大旦不该把金丝鞋垫只当做财富过早地消费享用以至一无所有。小旦人生与事业的成功，也缘于两个方面：一是母亲没有将金丝鞋垫的秘密告诉给他，同时，还叮嘱他别指望他哥哥大旦或其他任何人，断了他所有的后路，逼他绝地自勇；二是小旦本人并没有把金丝鞋垫当做是一种物质财富，而是把它当做了一种精神寄托：白天踏在脚底下，晚上洗净擦干了捂在胸口。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是我知道鞋垫是金的，这身老骨头可能早就化为不知哪处他乡的尘埃了”。《复仇》则有三处对比与反差：一是阿沧找阿四复仇。可是，阿四坐牢了，被仇恨烧红了眼的阿沧居然把复仇的火焰吐向孤儿寡母。当看到母女俩凄惨的生活情景时，阿沧复仇之火暂时熄灭了。不仅如此，他还出人

意料的承担起照料仇家母女的责任。这是阿沧人物的前后对比，人性中的正义战胜了邪恶。二是阿四人物自身的对比。阿四出狱后，怀揣一把菜刀，欲找阿沧复仇。不料，自己老婆和女儿竟然奋不顾身用自己羸弱的身躯护住阿沧，令阿四羞愧难当，最后只能断指自残、远走他乡。三是阿沧由丧失理智的复仇人变为富于同情心宽宏大量的完美人，阿四由丧失理智的复仇人变为自惭形秽无地自容的心理残缺人，两者对比，阿沧的人格力量得到张扬。三层对比，歌颂了人性的伟大，赞美了人性的胜利。

综上所述，万芊在多年的微型小说创作中，通过大量的对比和反差艺术写作手法的不断运用，营造了一种异峰突起的艺术效果，在给读者一定的阅读感官享受的同时，也很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挖掘了作品的思想内涵。

（载《昆山日报》2010年3月10日）

# 飞翔于感觉的细微之处——中 国大陆万芊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很多作品写到了陈墩镇，形成了一个陈墩镇系列。陈墩镇是你家乡一个真实的地方，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于你写作有何意义？

万芊（中国作协会员，以下简称万）：我出身在县城一个非常普通的解放战争渡江南下干部家庭。其实，普通干部家庭不仅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光环，反而多了一些生活的磨砺。在我十一岁时，父母拖家带口携祖孙三代到了远离县城当时还非常偏僻闭塞的江南农村一个小村庄安家落户，我很早就参加农村劳动，几乎农村小孩会的农活我都会。后来我在乡村、古镇读书、工作、生活，一直到三十岁回城。而父亲离休后不久又因病早逝。陈墩镇只是留在我心里的一个真实而虚幻的生活场景，带着深深的江南水乡古镇的烙印，那里有我太多熟悉的环境、人物、故事，我对于它的熟稔，甚至闭了眼睛在睡梦中，旧弄、老屋里那略带霉味的气息也会隐隐飘浮在我的嗅觉中。它并不是纯粹概念中的一个古镇，它是我生命的根，是我精神的乐园。正因为有了陈墩镇，我才觉得我并不是一个漂泊的异乡人。陈墩镇以它的厚实、宽容、深邃、沉稳，接纳了我。我的血液里流着陈墩镇的养分。我的小说只有以陈墩镇为场景，叙述就变得很顺畅。

陈：1977年、1983年和1989年是你人生的三次转折。它对于你从事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你从事小说写作的转折点又是什么？

万：我第一次人生转折是1977年的高考。它对于中国是划时代的，也是它让我获得很好生存的机遇。我原本想考邮电专业的，因为我非常想做一名飞翔在大街小巷的绿衣使者，但却因视力不行，被师范录取了。我学的是师范文科，而在学校的时间里，我几乎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资料室里，我兼着学生图书馆和教师资料室双重管理员的工作，我得以能阅读到大量的世界文学名著和最新的文学期刊。疯狂阅读，为我日后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次人生转折是1983年，我开始在一个古镇中学任教语文。期间，我一边教学，一边系统研习各种文体的写作，为日后的写作做着充分的准备。1988年，我尝试写作，发表了一定的作品，也因此于1989年底，告别了温馨的江南水乡古镇生活和心仪的讲坛，回到了业已陌生的县城。回城后的家就安在县城去古镇的船码头边上，且在交通航道管理部门坐办公室。时间与距离的变化，带来的最大感受便是江南的水码头、客船虽已因公路交通的冲击由极盛至衰竭，然多少封存的人物、故事，到了最后的客班停航后，竟然变得鲜活起来——帐房先生一般斯文的客船卖票人阿龙与陈墩镇上馄饨店女工秀兰间牵牵缠缠的旧船票情结（《最后的航班》）；养蜂人阿奎与虬村富家女晚香一家人的恩恩怨怨（《蜂匪》）；金泾村常遭人奚落的阿雨对红肚兜的心理障碍（《红肚兜》）；陈墩镇两旦家金丝鞋垫的家属演义（《金丝鞋垫》）；副官阿浩与二姨太旷日恒久心力交瘁的生死之约（《生死之约》）；金浜

村神斧申爷带憾的绝笔（《神爷》）；银泾村制茶高手柳公牵缠半个多世纪的情缘（《茶盏》）；银泾村完小校公办教师三官三十多年的伴校生涯（《三官》）；施工船老大刘世康大半辈子的伴船生活（《床》）……这些鲜活的人物与故事，都是我在远离了他们之后写的，几乎是一气呵成的，毫无刻意的追求，我很清楚这并非我有特别的能耐。而是时间的距离、生活积累的自然沉淀，使那些鲜活的素材渐渐显出其特有的艺术魅力。郭昕老师在评论我的一组小小说时说：“正是这种距离感，这种熟悉又陌生，遥远又亲近的距离感，使那些过时的黑白影片永不过时，读万芊的这两篇作品，就颇有些看黑白影片的感觉。”（《黑白影片的魅力》）。而写养鱼大王满舱、捉鱼能人阿成的绝活是我小说上《萌芽》杂志的处女作（《银泾村渔事两题》）。

然而，一个人不可能一直生活在记忆里，一个人的写作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记忆中。因为凭记忆凭积累写作，某一天，我突然觉得自己变得很陌生、很苍老，时间在向前推移，而我的写作在背离这种推移。我曾一度搁笔，虽然我曾想把一些精力化在长篇和短篇小说的创作上，然冷静地思考了好几年，觉得还是不要轻易放弃自己已经顺手的微型小说写作。只是，如若继续，我也不愿让自己的思维顺着惯性形成一种定势，在不断重复日益枯竭的记忆里走向死亡。

我开始反定势思索，把自己一些残存的记忆打包尘封，把眼光投向四周迷乱纷杂没有经过任何时间过滤的生活原矿。在生活的纷杂中，我把小我分离开来，用大我来思考一些原本让人困惑的问题。人生活在生活的混沌与繁杂当中，有时人生就像一团乱麻，越理越乱。



然而，理的过程，还是会让人收获一些领悟。在不断的领悟中，我又断断续续写了新的系列，有点乱乱的，没有成形。唯有李斯人物系列，倒是积累了一些作品，其中，《李斯拣了一条腐败狗》、《李斯把自己诬陷了》、《李斯扶贫》等，得了一些奖，为我获得了一些新的声誉。其实，这只是我思索生活的一些轨迹，我只是想通过一些好读的故事、人物、背景，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思索刻录下来。这种思索，我是自觉的。最近，我又写了一组，有《李斯的暧昧之旅》、《李筲的杂货铺》、《李咚的盐水瓶》、《一纸玩笑》、《亮亮的家》等等，非常期盼能得到读者的认可。

陈：你说过“莫泊桑、契诃夫一直是我的最爱”，在你的写作过程中，是否深受两位大师的影响？

万：我阅读和收藏了两位大师的好多版本的短篇小说著作，我觉得自己写微型小说、短篇小说比其他中长篇小说来得顺手，可能也是偏爱于他们的短篇小说。我曾经拜师学过书法，练过颜体和柳体，老师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入帖后再如何出帖，我想写作也是如此。喜欢，受影响是肯定的，但一味模仿是没有出息的。阅读给了我营养，但并不是给了我框框。

陈：你在《游进城里的鱼》后记中写道：“小小说，应该是一种近乎微型根雕的姿态。我设想一个出色的根雕艺术家，在创作一个出色根雕艺术作品时，应该是通过反复筛选，解读一些奇巧的老树根，然后依形而雕，依势而琢，去腐朽存精华，这样来赋予那些老树根以新的艺术生命和艺术魅力。”这段话写出了你对于微型小说创作的独

特的认识和体会。请结合你的具体作品加以分析与说明。

万：我曾经养过一条沙皮狗，我惊讶地发现，这狗东西与人一起生活后，比人还会享受，比人还腐败。腐败的结果使得狗渐渐背离了狗原有的狗性。而因为长期使用人使用的高档洗发精，狗的皮毛大面积脱落、发炎，以至丑不忍睹。最终，我只能忍痛把这狗东西丢到朋友的农场里。结果半年过去，我再去看它时，发现它生了一群狗杂种，回归了它本来的狗性，竟然很好地生活在自己的尊严当中。由狗我想到了人，由狗性我想到了人性，我觉得似乎有内容可写，虽说只是一条狗的一点小事。确立写作取向后，我便对原始的写作素材进行“雕琢”，写成了《李斯拣了一条腐败狗》。小说发表后，有十多家报刊杂志文集转载入选，还获得当年度全国微型小说评选一等奖。

陈：在写作时，最令你感到困惑的是什么？

万：老实说，我觉得写微型小说的困惑很多，受鄙视呀、成不了大气呀等等。但我觉得最困惑的还是有时真的找不到那种写微型小说的微妙感觉。精彩的微型小说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按理说，自己也写了近二十年的微型小说，人物、氛围、情节、手法之类，足以信手拈来，然每回动笔写新作品，对于自己总是一次新的精神磨砺。半道流产的东西太多了。

陈：著名作家沈从文解放前创作了大量反映湘西地区风土人情的作品，一部《边城》名闻遐迩。解放后，沈老也尝试着写些东西，但收效甚微，终于搁笔，转而潜心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绩斐然。当下微型小说界，一些作家已经江郎才尽了，却硬要打肿脸充胖子，

硬着头皮写作，于是只能重复自己，重复别人，既损坏了自己过去的名声，又害了读者。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万：我一直以为，小说是流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几乎一开始写微型小说时，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写作年度计划，就是每年争取写作微型小说 15 到 20 篇，并且争取每年有 2 到 3 篇作品转载入选或获奖。有几年实在完不成了，我也不怎么责备自己。这样写作，我不需要动用过多的生活积累，我可以笃悠悠地成熟一篇写一篇。今年春节，我自驾开车到浙江遂昌游了一座国家级的金矿。游金矿后，我对自己的写作设想有了更进一步的坚守。遂昌金矿最初开采是在唐朝，明清时期也在开采，到了现在，这矿还是富矿级金矿。缘由是每个时期黄金的开采都是适度的，探明矿脉作好标记后再择时开采，一直到现在，每年的开采总量一直控制在 500 公斤左右。正是适度开采，千百年来，遂昌金矿一直是座质量能得到充分保证的富矿。可能是巧合，我写作微型小说，动用的生活矿藏也是适度的。先前，我动用了在农村、古镇的生活积累，写了金泾村银泾村江南水乡风情系列微型小说，同时写了陈墩镇江南古镇风情系列微型小说，最近几年又正在以李斯为物主线写新城里人李斯系列微型小说，我先后在学校从教十多年，后又在交通管理部门工作近二十年，这些生活工作积累我没有很好的动用，我想也足以写几个系列。从去年开始，我正在写暂名为《虬村最后的老铤》的长篇小说，如果能获得一些成功，我就着手写《虬村最后的老牛》（暂名）、《虬村最后的老宅》（暂名）的“虬村三部曲”。我目前想写的小说还有很多，关键是要寻找写小说时的那种微妙的感

觉，让自己在那种细微的感觉当中真正地飞起来。

陈：祝贺你荣获吴承恩文学艺术奖短篇小说奖。请谈一下获奖作品的创作情况。

万：这次获奖的是我发表在《短篇小说》杂志 2007 年第 9 期的《最后的影剧院》。这篇小说是我江南古镇风情系列微型小说陈墩镇系列中的一篇。这篇小说有我三十年多前在古镇上当老师时生活经历的一些感受。我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是通过一位残疾老军人临危受命担任古镇影剧院院长的特殊经历和之后的遭遇，表现了政治禁锢时期有良知的人们对于人类文化传统的苦苦坚守。

（载《昆山日报》2010 年 3 月 10 日）

# 丰富的文学图景——中国大陆

## 邢庆杰论

邢庆杰，男，1970年出生于山东禹城，1990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全国二百多家报刊发表小说作品二百余万字。一百余篇作品被《小说选刊》《读者》等杂志转载。小说《玉米的馨香》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像风一样消失》入选《2008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小说集《电话里的歌声》获“2008年冰心儿童图书奖”；小说集《母爱的震撼》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已出版小说专著《三月桃花开》等十二部。现供职于德州市文联，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委员，德州市作协副主席。

邢庆杰有着丰富的生活经验。他的微型小说既立足于这一点，又不仅仅拘泥于个体的生命体验，而是充分运用丰富活跃的民间经验和地域文化，调动丰富的想象力，把流传于民间生活和文化中的鲜活语言和朴素审美结合起来，使小说充满原生态的温暖，同时又有很强的传奇性可读性，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图景。

一、巧妙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人物形象个性鲜明呼之欲出。

平庸的作者往往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高明的作者则不同，往往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很显然，邢庆杰属于后者。

鞭挞、抨击形式主义的作品，不少写得干巴巴的，枯燥无味，味同嚼蜡。

“那片玉米还在空旷的秋野上葱葱郁郁。黄昏到了。夕阳从西面的地平线上透射过来，映得玉米叶子金光闪闪，弥漫出一种辉煌、神圣的色彩。”

开篇，作者便把读者带入一种美的境界。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为迎接县长检查，乡长命令三儿强行铲除那片站着的玉米。这意味着，乡长将要人为地破坏这种自然之美。

玉米地的主人——五十多岁的汉子，眼里便有浑浊的泪涌落下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汉子的泪发自肺腑啊，因为他还指望这片玉米给儿子定亲哩。

美是一种客观存在，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信请看，“天黑了，那片玉米已变成了一片墨绿。晚风拂过，送来一缕缕迷人的馨香，三儿陶醉在玉米的馨香中，睡熟了。”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当检查组来到这片田地时，远远地，乡长就看到了那片葱郁的玉米在朝阳下越发地蓬勃。不等乡长回过神来，县长出奇地望着那片玉米，砸了砸嘴说：好香的玉米呵。县长的赞美，让乡长想到了三儿。实话实说，要不是三儿，这片玉米地恐怕早就夷为平地了。县长看到的，将是另外一幅图画了。乡长急了，四处寻找三儿，却不见人影。三儿最终还是拿自己的饭碗当了几戏，保护了这片玉米地，也保护了这片象征美的家园。想到这里，乡长吸吸鼻子，

眼睛湿润了。

知错便改，同样也是一种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当年，《玉米的馨香》，曾被家乡一位作者移花接木，发表于《荆州日报》副刊！当时有位文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请求我写篇文章予以揭露。我王顾左右而言它，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往事之所以重提，是想说明这样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玉米的馨香》的确是篇美文！

镇长与隋驼子女人私通，隋驼子怒而杀镇长。《剃头店》讲述的故事未免落入窠臼。不过，艺术上特色还是很明显的。

隋驼子理发的技术高超。镇长的头顶坑坑洼洼极为不平，有些坑还非常小，很难剃。除了隋驼子，恐怕没有人能理好。当然，镇长光顾剃头店，不排除隋驼子女人好看这个因素。

隋驼子理发技术高是次要的，小说重点是写他杀人的手段高超。在最后一次给镇长剃头时，隋驼子很随意地划破了他头顶上的一点儿皮，出了几滴血。但镇长并没有因此而发火，相反，温和地笑笑说，没事没事。之后，镇长中毒死亡，丝毫没有怀疑是隋驼子所为。最后，案件不了了之。

我们看到，隋陀子虽然在镇长面前只是一个小人物，却比镇长显得高大。

当隋驼子亲眼看到自己的女人和镇长苟合后，“隋驼子的驼背一下子直起了许多，他大喊了一声：你们——。镇长不紧不慢地系上腰

带，又整理着他的衣服，好像根本没看见隋驼子一样。隋驼子直起的背又慢慢地驼了下去，两只眼睛里的火也渐渐地熄灭了。”

这段文字虽然写得不长，但容量很大，极好地勾勒了隋驼子这个人物形象。

自己女人红杏出墙，作为男人，隋驼子非常愤慨，以致于驼背一下子直起了许多。但是，镇长当着他的面炫耀权势，故作镇静，又使他感到自卑，直起的背又慢慢地驼了下去，两眼睛里的火也渐渐的熄灭了。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隋驼子深知，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只有麻痹对手，寻找机会下手，才是上策。于是，表面上的火虽然熄灭了，而心中的怒火却燃烧得更厉害。这样，隋驼子高大——渺小——高大的形象，就展示在我们面前，让人过目不忘。

“当下，相对于人性的正面，人性的负面在文学中已成泛滥之势。以文学的阅读效应来看，前者是感动，作用于人的高尚情操；后者是煽动，迎合人的低俗本能。如果不能用人性的正面制约人性的负面，那么，一个作家的创作，个人乃至整个社会都会失去平衡，从而动摇和谐的根基。”（江岳《坚守人性的正面》，《湖北日报》2007年11月23日）

隋驼子杀人而逍遥法外，这或许就是《剃头店》会造成的负面效应。

30年前，男人和女人年轻时就相约私奔。结果火车晚点，男人被打，女人被抓。30年后，男人和女人年老时仍相约私奔。结果，女人被抓，男人疯了。



描写男女私奔的微型小说汗牛充栋。因此，邢庆杰的《晚点》题材并不新，但却写出了新意。

表面上看，造成男人与女人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似乎是火车晚点。实质上，真正的凶手，是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封建意识。

对比手法的巧妙运用，是小说艺术上的一大特点。

30年前私奔，与30年后私奔，只是形式上发生变化（两人由年轻人变成老年人），而无实质的变化（两次私奔均未成功）。通过这种鲜明对比，小说揭示了当下农村某些地方封建残余思想还根深蒂固，不仅扼杀年轻人的幸福，也破坏着老年人的家庭生活。

小说结尾写道：男人每天都要到站台等火车。他并不上火车，只是关心火车是否晚点。工作人员赶走了他，过一会儿，他又跑到站台上。男人遂成了站台一道持久的风景。

“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这是《寂寞的站台》中一句著名的歌词，拿来形容疯了的男人，再恰当不过。

令人心酸的是，男人永远等不到他心目中的人，但他却义无反顾地天天在等待！小说的批判意义由此更加凸现。

二、传奇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传奇人物不仅身手不凡而且足智多谋伸张正义。

《涵墨傲骨》中的谭士君是洛城最有成就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广泛临学古人，早年从颜真卿入手，后改学虞世南，又学钟繇、王羲之，并汲取李邕、徐浩、杨凝式、米芾等各家之长，使他的书法综合了晋、唐、宋、元各家的书风，融会贯通，自成一体，笔画圆劲秀逸，平淡

古朴。元初书坛三大家之一赵孟，提倡书法“专以古人为法”，对谭士君非常欣赏，以“书苑奇才”四字题赠之。谭士君的字好求，街坊邻居，平常百姓，或家有红白喜事、或要乔迁新居、或是门市开张，每求必应，且分文不取。谭士君的字也难求。凡为富不仁的奸商或贪赃枉法的官吏或不孝敬父母的逆子，无论出多么高的价码，也一概婉拒，绝无回旋的余地。额尔图用搜刮的民财在他的“牧场”旁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庄园，并请洛城县衙的师爷程路给取了个名字：福寿园。这个程路是汉人，他非常想巴结额尔图，就顺便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请当地的著名书法家谭士君题写门匾，以壮门面。谭士君不从，额尔图大喝一声，来人，把这一家大小人等，全部请到咱们军营！在一片哭叫声中，谭士君一家大小十六口，全被带走了。为了家人，谭士君被迫答应。中午，火辣辣的日头火一般炙烤着大地，也炙烤着额尔图门上那块刚刚挂上去的大匾。守门的兵丁倚在门框上打盹，忽然闻到一股刺鼻的硫磺和火硝的味儿，睁眼一看，门上那块大匾轻烟弥漫，接着窜起一溜火星，火就烧了起来。当额尔图闻讯赶来时，门匾已经快烧完了，引着了屋檐顶上的椽子，忙命人救火，天气正干燥炎热，哪救得及，火借风势，很快漫过整个门楼子，蔓延到所有的房屋上，整个庄园陷在了一片火海中，女人们尖叫着纷纷从屋里逃了出来，有些衣不蔽体，十分狼狈。小说在刻画人物时，采取欲擒故纵的艺术手法，一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又收到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艺术效果。

《说剑》中古天星与凌子逸决斗场面，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古天星一言未毕，忽然闪电般飘到凌子逸身前，同时，一道寒光直袭凌子逸咽喉！这一剑事先毫无征兆，而且古天星的身法、剑法快捷无比，配合得更是天衣无缝。他不是飞身跃到凌子逸身边的，而是像一股轻烟般飘过去的，无声无息，如同鬼魂，地上积雪数尺，竟连一丝一毫的痕迹都没有。他快，凌子逸比他更快！在场的三个人（包括古天星本人）未见凌子逸如何出手，只听“铛”的一声脆响，古天星的长剑已被一股凌厉的剑气荡开，同时，凌子逸的短剑取捷径抵在了古天星的咽喉上！这一荡一抵，一气呵成，巧得精妙绝伦，快得如同电光火石。古天星呆了。没想到十年的苦练，不仅没能赢了凌子逸，而且连一招也未过完，就一败涂地了。凌子逸收回短剑，放回鞘中，淡淡地说：“承让了。”这是一折，写得既精彩又埋下伏笔。谁都没有想到，就在这时，古天星忽然长叹一声，长剑闪电般向自己的脖颈刎去！在慧梦、玄空的大叫声中，凌子逸出手如风，二指夹向古天星的剑刃，眼见就要夹住……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古天星的长剑忽然逆转，“刷”的一剑削下了凌子逸的右腕。一缕鲜血溅在雪地上，红白相映，异常凄美。凌子逸平静地从衣衫上扯下一块布，草草包扎了一下右腕，又点了腕间的数处穴道，止住了血。这是二折。古天星的反败为胜虽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却为他后来的惨败作了极好的铺垫。凌子逸不怒反笑：“古天星，你这样即使骗得了天下所有的人，又能骗得了你自己吗？更何况，长江后浪推前浪，武林之中英才辈出，等到有优秀的后辈打败了你，你这个‘天下第一’可就彻底穿帮了！”一句话击中古天星的要害，他一挥剑喝道：“凌子逸，我不管你说什

么，今日须先取了你的性命！”寒光一闪，长剑指向凌子逸的咽喉！这一剑实在太快，慧梦和玄空想要援手，却哪里来得及。一声惨叫！古天星手中的长剑和整条右臂同时滚落在雪地上！这是三折，是小说的高潮。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凌子逸最终战胜了古天星，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胜利，而且是正义的胜利，光明的胜利，人性之美的胜利。

### 三、语言典雅、凝炼、生动、精彩。

“简练的文体型制必然要求生动而凝练的文学语言。我们可以看出，邢庆杰在语言方面的用心、致力结出了丰硕而诱人的果实。凭印象，《默契》中对卖报老妪的描写和对马力心理意识细节的捕捉；《玉米的馨香》中叙述语言的节制和精练的句式，《债钱》、《要账》、《剃头店》、《祖传规矩》等众多篇幅里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还有《敲诈》、《逃命》里对未出场人物的间接叙述，都标志着邢庆杰文学语言的典雅特征和成熟的风格化。”（邢庆杰小小说的文学景观——代序邢庆杰小小说集，杨晓敏，冯辉）我非常同意二位对邢庆杰语言的概括。同时，我还认为，邢庆杰语言中借鉴民间语言非常成功。

“蛋子娘确信周围无人后，就把腋下的小棉袄拿到胸前，双手提着领子，白白的袄里子朝外，好像要给谁披上似的。然后，她拉长了声音，冲着黑鸦鸦的苇子湾小声喊：‘蛋子——回——来——吧——。’那声音又软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听得我心里直发毛。‘蛋——子——回——来——吧——’。蛋子娘又喊了一声，那声音里透着一股神秘的韵味儿，虽然绵长，但刚吐出口，就被深深的苇子湾给

吸了进去。我想：蛋子的魂儿就在这苇子湾里藏着吗？忽然觉得这事有点儿恐怖。‘蛋——子——回——来——吧——’。蛋子娘喊完这一声，轻轻地将棉袄合上了，像包进了什么。她把那件棉袄裹得紧紧的，像怕把棉袄里的所谓魂魄丢掉似的。最后，她把棉袄又夹在了腋下，轻手轻脚地往村子里走。我爬起来，轻轻掸了掸身上的土，跟在她后面进了村。”（《叫魂儿》）

# 提升文学修养和洞察社会人生能力——中国大陆邢庆杰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玉米的馨香》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美文。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邢庆杰（中国作协会员，山东省作协全委委员，《鲁北文学》《读写指南》总编辑，以下简称邢）：《玉米的馨香》是根据我的个人经历创作的。故事发生在 1989 年秋，那时，我在一个乡政府作专职新闻报道员，秋收工作开始后，乡里在一个土地较多、较肥沃的村里成立了“秋种指挥部”，我被抽调到那里指导秋种。几天后，就发生了小说里的故事。故事的前半截都是真实的，包括主人公“三儿”的辞职也是真实的，只是，在那个现实故事中，“三儿”的辞职并没有保住那片玉米，那片玉米还是被搞掉了。我之所以把结尾写得较圆满美好，一是对美好的一种寄托和向往，二是把读者引向光明，使人们从作品中看到生活美好的一面，看到希望，起一个积极向上的引导作用。我想，这也是文学艺术的社会责任。

陈：作为《读写指南》总编辑，请结合你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阐述读书与写作之间的关系。

邢：这个话题应该是个老话题了，很多名家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个人认为，读书之于写作，还得因人而异。有些人天生不怎么爱读书，文章却写得不错。而有些人饱读诗书，却一辈子不会写文章。作家到了一定的境界，读书就是充电，多读书，读方方面面的书，会于潜移默化中提升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洞察社会人生的能力，写作水平就能相应提高。而有些人，读死书，直至把自己读成书呆子，也写不成文章。

陈：素材即作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尚未经过集中、提炼和虚构的原始生活材料。素材随处可见，就看你是否能发现并表现之，故《红楼梦》有诗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请问：你在生活中是如何积累素材的？在写作过程中，又是如何选择与运用素材的？

邢：素材的选择和运用，最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才情。在这里，中短篇的写作体验我就不说了，仅谈谈小小说。积累素材，我习惯把看到的或听到的有意思的事情记到电脑上，或一个小段，几百字，或几句话，甚至有的仅记几个字，只有我自己能“译”出来。没事的时候，我经常翻阅这些东西，哪一个考虑成熟了，就开始动手写。在素材的运用上，我常用的手段有三：一是真实地再现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总会有一些故事，它们本身就非常地传奇、生动、感人。我把它们撷取过来，稍加润色，就成了一篇不错的小说。当然，这些故事有亲身经历的，有发生在自己周围的，还有一些是听别人说的。如我的作品《竹香》、《飘飞的汇款单》、《才女刘玫》等，这些都是在生活中发生

过的真实故事，我只是用小说的手法把它真实地记录下来，没有枉费什么心思，小说就写成了。《飘飞的汇款单》被《小小说选刊》转载以后，被收入了七、八种小小说选本，还获了一个年度评选三等奖。

二是艺术地提炼生活。有些生活素材，不能直接写成小说，但它里面包含着一些值得提炼的东西。对这些东西，我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再加以艺术的升华，一篇小说便诞生了。如《玉米的馨香》、《晚点》、《要账》等，都是从生活中来，经提炼加工而成的。《玉米的馨香》是我的亲身经历，但事实上，文中那片馨香的玉米最终没有抗过行政命令的干预，被强制搞掉了。我最初写这篇文章时，是如实写的，但投了多家报刊，都石沉大海。后来，我把小说的结尾改为主人公“三儿”为了保住这片玉米，辞掉了人人羡慕的乡政府报道员职务，而由于这片玉米没有被“一刀切”，乡长还得到了县长有表扬，从而乡长也对自己的过激行为有所悔悟（一阵晨风吹来，空气里充满了玉米的馨香。乡长吸吸鼻子，眼睛湿润了），作品这样一改，至少三个地方得到了升华：一是主人公“三儿”的辞职，这个卑微的小人物为了保住那片玉米而做出的牺牲，使他的形象在读者心目中高大起来；二是乡长的悔悟，使读者从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的一面；三是县长的表扬，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人民公仆求真务实的良好形象（县长笑着对他说，这片玉米还没成熟，你们没有搞“一刀切”的形式主义，这很好）。作品这样写好后，被多家报刊发表、转载，并获“首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一等奖”，并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国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等七、八个选本。

三是围绕灵感编故事。我认为“灵



感”就是生活对一个人的启迪和点拨，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在瞬间对生活的感悟，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我有了灵感时，我先以灵感确定主题，再围绕主题安排人物、故事。我的很多作品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如《来电显示》、《游戏风波》、《网上情人》等。《游戏风波》的来源是我供职的第一个单位。那时我刚二十出头，不懂人情世故，由于写了几篇小说从玉米地里直接坐进了办公室。同事们很瞧不起我，无论什么业余活动都没人招呼我，聚餐更没有我的份，我很失落；大约过了一年之后，我由于勤奋工作，安分守己，得到了大家的认可，终于和大家融为一体了；第三个年头，我被公司列为后备干部，并计划先提拔为办公室副主任。很快，我就发现苗头不对了，人们又开始孤立我了，并有很多人到“一把手”那里告我的黑状。由此我感悟到：人呀，就得遵从孔子的中庸之道，既不能比别人太差，也不能锋芒太露，只有和大家一样庸庸碌碌，才会被大家接受。但这样写，立意并不太新鲜，且匠气过重。于是，我把这个故事放在了孩子的身上：透过孩子们玩游戏的规则——既不和笨孩子玩，因其太笨不够档次；也不和太机灵的孩子玩，因玩其不过没有面子；只和水平差不多的在一起玩。这样一写，既有了新意，也对人性的劣根有了更深的挖掘。

陈：在构思过程中，是先打腹稿，还是一气呵成？

邢：一般是先打一个基本的腹稿，但在写的过程中，常常进行大的修改甚至全盘推翻以前的构思。因为具体到写的时候，思想才会集中，思路才会开阔，想象力也最丰富，这些都是打腹稿或列题纲时做不到的。

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灵感的产生，需经历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种境界：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你灵感的产生，达到了哪种境界？

邢：这只是对创作阶段的一种比喻，也并非适合所有的人。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只能说：第一种境界所比喻的那种孤独和寂寞我已经经过了；第二种境界所比喻的那种为了梦想而废寝忘食的拼搏我也经历了。至于是否到达第三种境界，那得让读者来评价了。

陈：巴金云：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你如何理解他的话？

邢：其实，文学在较高的层面，是拒绝技巧的。技巧说到底终究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它适合一些初学者，使之尽快入门。而创作到了成熟阶段，作品从立意到人物，从故事到命运，都是浑然天成的，这个时候，技巧已经被作品的厚重淹没了。

# 关注小人物的命运和生存状态

## ——中国大陆吴万夫论

吴万夫，男，1969年12月3日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已在《清明》《啄木鸟》《四川文学》《飞天》《雨花》《中国文化报》《文艺报》等全国数百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300余篇（首），逾百万字。小说处女作《阿香》1992年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作品荣获《人民文学》征文奖、《飞天》征文奖、《微型小说选刊》第二届“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奖、第七届河南省五四文艺奖文学类作品金奖等各类文学奖项40余次。中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读者》《青年文摘》等转载，部分作品被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百年百篇经典微型小说》《中国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小小说十才子集》等多种选集和中小学语文教辅教材。数篇作品被译介至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其中，小说《坠落过程》被收入土耳其大学教材《汉语阅读教程》下册第五课。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金土》《朝圣路上》《挑着的家》《生命的支撑》《捡回的忧伤》等。现供职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吴万夫微型小说特色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将人的异化揭示得触目惊心、振聋发聩。

驴，哺乳纲，马科。性温顺，富忍耐力，但颇执拗。易饲养，抗病力较其他马属动物强，寿命比马长。《本草纲目》说它“长颊广额，碟耳修尾，夜鸣应更，性善驮负。有褐、黑、白三色，入药以黑者为良。”千百年来，驴始终是一个受侮辱与受损害的悲剧形象。《画驴》中的李鱼，因屡次受到顶头上司刁难，便画了一幅《驴》，以驴自喻，忍辱负重，几经磨难，终于熬出了头，被提升为部门经理。上任伊始，公司便为其配备了一名下手。没想到，人一阔脸就变。李鱼依葫芦画瓢用顶头上司对付他的一套，又对付手下。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来的大学生也爱画驴，画技远在李鱼之上，并且作了题款：黔之驴，吼尽踢完悲乎哉？看来，这位手下比当年的李鱼更倔强更执拗也更有威胁。李鱼理所当然地要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打发手下走人，以除后患。没有天敌的动物往往最先灭绝，有天敌的动物则会逐步繁衍壮大。道理很简单，有天敌就必须时时警惕，并要锻炼出对付天敌的本领。人亦如此。李鱼应当感谢他的顶头上司处处与他作对，不然，就不会有仕途上的飞黄腾达。然而，一旦失去对手，李鱼的前途则令人担忧。因此，没有必要厌恶你的对手，憎恨你的对手，而应该感谢你的对手。真正让你成熟起来的不是顺境，而是逆境；真正让你热爱生命的不是阳光，而是死神；真正促使你奋发努力的不是优裕的条件，而是遇到打击和挫折；真正让你成功的，也许就是你与对手的竞争。

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这句俗话没有错，但凡事皆有度，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之恩者涌泉相报，甚至用生命报答，未免不尽人情，甚至有些残忍。古人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

川，有容乃大。”为人处世，当以宽大为怀。滴水者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宽容之恩者。明代洪应明说：“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大山不语，是因为它的宽容，才有优美无限的自然风光；大海蔚蓝，是因为它的宽容，才有深邃博大的底蕴；谷穗低头，是因为它的宽容，奉献给人类沉甸甸的果实。世间万事万物，都以它的宽容为世界创造奇迹，给生命赋予活力。《圣经》说：“你待人当如人待你。”西方人主张这是为人处世的黄金规则。这就是说，别人待你的方式，是由你对待别人的方式决定的。这是一条普遍适用的规律。你能宽容别人，别人也能宽容你。这样，人际关系才能融洽。《我欠王鸽一枚蛋》给我们诸多思索。

光棍拾娃好不容易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女人——阿香，小两口日出而耕，日落而息，亲亲热热就像生活在蜜罐中。可是，身在幸福之中的拾娃在听了几个男人的玩笑话之后，就开始怀疑阿香起来。一日清晨，天刚蒙蒙亮，拾娃就起来了，匆匆擦把脸对女人说：“阿香，我今天要到城里办事，恐怕夜里回不来了，你在家注意门呢……”半夜，拾娃偷偷溜回家，被阿香当坏人抓破了脸。阿香得知真相后，病倒了——是心病，永远也好不了。阿香回到山那边后，再也没有回来过。“只有那小河的水依旧在不分白天黑夜呜呜咽咽地流。”小说结尾堪称神来之笔，对拾娃的批判达到了高潮。这种无声地批判，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美妙艺术效果。

## 二、抒写人性之美，描绘人间真爱。

他自己以乞讨为生，却捡了一个两三岁的瘫子女孩和不到半岁的

瞎子男孩，挑着他们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小镇的人们还看到：尽管他不会做饭，但他一日三餐都在做饭。他是在极力模仿生活，模仿过一个普通家庭的平常日子。他讨饭从不在外面吃。他每次都把讨来的饭菜带回‘家’，再生火重做一次，和两个孩子共同分享。并且每次他都要把灶火烧得浓烟滚滚，直冲云天。”《挑着的家》唱响了一曲爱的颂歌，让我们想起了一首歌《让世界充满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奔驰的列车上，“我”对好奇男孩编织了一个善良的谎言——“我”患了肝癌。一时之间，“我”成了列车上的焦点人物。一个大胖子对“我”说：“回家后给你抄一个祖传治癌秘方，不收一分钱。”周围之人纷纷上前安慰“我”，一位欲行短见的老大爷幡然醒悟，表示下一站就坐车回家。大家异口同声唱起《祝你平安》，让人感到人间处处充满爱。

《坠落过程》中，当她三岁的儿子从阳台上坠落下来时，“但谁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闭上眼睛的一刹那，却有一道黑色的旋风，从他们眼前呼啸而过，绕过所有的障碍物，穿过一条十几米宽的马路，向她的儿子坠落的地方冲去。当人们愣怔过来的时候，发现她正跌坐在地上，三岁的儿子在她的怀里哇哇大哭。儿子安然无恙。她却脸色惨白。”这是一篇对母爱潜能发挥到极致的作品，小说将人性之美与人间真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荡气回肠。

一对看夕阳的老人，在山崖如醉如痴地欣赏夕阳美景的时候，突然发生意外，他不小心滑下山崖，幸好被老伴拽住。在众人的帮助下，

他终于获救了，但老伴却从此再也站不起来了。每天，他都要推着老伴去看夕阳。这个镜头定格于人们的脑海里，成为夕阳里美丽的一景。

吴万夫的《看夕阳》，为我们讲述的虽是一则外国老人的生死恋，却同样感动了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然而，这对看日出的外国老人，却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一流传甚广的说法，为爱的画廊又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晚开的花/夕阳是陈年的酒/  
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多少情和爱/化作一片夕阳红……

夕阳是美丽的，看夕阳的老人是美丽的，看夕阳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更是美丽的。

三、语言凝练而生动，简洁而传神，富有生活气息，耐人咀嚼，回味无穷。

“阿香停止了啜泣，抬起头茫然地审视着拾娃。透过朦胧的夜色，她看清楚了，拾娃的脸上挂着几道手抓的血痕，深深的，如一个血鬼。阿香这才真正明白了一切！于是她又酸楚地哭起来。但这一次，她却没有哭出声，只是紧紧咬着枕巾，在心里幽幽咽咽地抽泣。”（《阿香》）

“忆莲把一颗通红的钉子，一直钉到王木匠的坟土里，直至看不见为止。忆莲边钉边恶狠狠地骂：‘王木匠，你个遭瘟的，你终于也有了今天！我要把你钉在地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忆莲扔了锤子和钳子，猝然抱头大哭起来。”（《端坐在阳光下的女人》）

“二球让银儿向东，银儿不敢向西；二球让银儿撵狗，银儿不敢撵鸡。”（《红裤衩·绿裤衩》）

“摩托车的屁股拖着一尾长长的黑烟，趾高气扬，风驰电掣般扬长而去。”（《有关死亡的三个命题》）

“但东爷对狗，却毫无惧色。那些被东爷治过病的狗，往往见了东爷，多远都要跑过来，摇头摆尾，舔东爷的手，上东爷的身子，亲密无间。人们都羡慕东爷能和狗打成一片。”（《做人》）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26 日）



# 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中 国大陆吴万夫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鲁迅弃医从文，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你弃医从文，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学成就。你弃医从文的动机与目的何在？

吴万夫（中国作协会员，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大河大图文公司编辑室主任，以下简称吴）：

关于弃医从文这个话题，几位采访我的作家、评论家及记者朋友们均涉及过，因为道路选择的相似性，他们很自然地拿我与鲁迅先生作类比。说实话，每当他们提及这个问题，我都有些紧张，很汗颜。鲁迅先生是一座丰碑，永远是我敬仰的大师，拿我与鲁迅相提并论，未免会让我惶惶然（事实上我是没资格的）。

你要问我弃医从文的动机和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从小所处的家庭环境非常艰难，兄弟姊妹多，母亲十余岁时就双目失明了，父亲也长年有病，可谓债台高筑，常常是吃了上顿愁下顿，苦不堪言。就是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让我从小就立下志愿，长大了要做一名作家，为我苦难的父老乡亲著书立说，写出他们的喜怒哀乐。在这一点上，我倒是时常为自己选择文学而自豪，因为我觉得，文学是表达我心灵的最好一种方式。

人生总是为理想而活着，就像鸟儿牵挂蓝天选择了飞翔。我从小的愿望是考上大学，当一名人民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为学生传经布道，解惑授业，觉得做老师是最为神圣的。但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又清醒地认识到，我即使能考上大学，贫穷的家庭也没法供我上得起大学，我别无选择。我开始之所以选择医学，纯粹是出于一种人类最朴素、最本真的愿望，那就是为了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学会一门可供吃饭的技术；但当我真正意识到手术刀只能解剖肉体，而无法游走在更多人的精神层面时，我毅然选择了弃医从文。关于这一点，我不想矫情地避讳，我确实是选择了与鲁迅一样的路子，无论我的选择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但我的愿望是真摯的。虽然我不可能取得大师那样的皇皇成就，但我会向大师看齐，始终把他们作为我的人生坐标。至于结果如何，我不敢妄下断言，但我会像每个人一样，坚信一个道理：过程是美丽的。

陈：在写作过程中，你是如何处理小与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歌颂与揭露之间关系的？

吴：你的这几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要我一下子回答出来，还真有一些难度。如果就你的这些问题一一展开回答，就不是三言两语的事情了，也不是在“访谈录”里轻易就能解决得了的，因为这些问题是每位创作者都会面对的课题。如果让我简单地概括如何处理这些关系，我想作家首先要把握一个“度”字。打开词典或是在百度搜索，对“度”的解释多达十几条：1.计算长短的器具或单位；2.事物所达到的境界；3.哲学上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质的数量界限……

俗话说，“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处，如何处理好“长”与“短”的关系，说穿了还是离不开一个“度”字。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如何处理小与大、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歌颂与揭露之间的关系，“度”就成了一把检验你的艺术水准的标尺。关于描写二战的作品很多很多，但美国作家奥莱尔的《在柏林》，用了不足 400 字，就表达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其震撼力和冲击力绝不逊色于任何鸿篇巨制和残酷的战争电影。同样，一个宏大的题材，当你处理不当，或是缺少了艺术把握和驾驭的能力，写出的东西少了“内核”，没有多少实质内容，自然会被别人丢弃一边的。如何处理“小与大”，也是对每位作家的智慧的考验。

作家在创作中一定要遵循艺术规律，要明白生活的真实不等于艺术的真实。常常，我们会听到某人对某部电影或小说指指点点道：“这个地方看起来就很虚假！”“这个地方一点儿也不真实！”……显然，被人们指认为“虚假”和“不真实”的地方，就是因为作者闭门造车、胡编乱造，在创作中违背了艺术规律。有时候，生活中发生的某个事件或细节，属于个例，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使真实地发生和存在，但因为不具有普遍性，当我们不加艺术处理而直接照搬到作品中，难免会让人质疑。

说到“歌颂与揭露”的问题，也值得每位作家深思与警醒。生活有真善美，自然就有假恶丑，这是生活规律，是两种对立的哲学范畴。我们歌颂“阳光”，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积极向上；我们揭露“阴暗”，是为了让人们更加珍爱生活。因此，大而无当的“歌颂”，有给人沦

为“政治工具”之嫌；没完没了的“揭露”，难免令人产生消极颓废情绪，这是一个民族不可取的。“歌颂与揭露”，应该是一种辩证关系，需要作家冷静客观地面对。

陈：你为何格外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与生存状态？你特殊的生活经历，是否成为你写作的精神财富与动力？

吴：如果把社会比喻成一座金字塔，那么小人物（又曰底层人物）则是构成整座塔的基座。历史虽然是由胜利者写的，但站在金字塔最底层的，仍然是无以数计的小人物。关注底层人物的生存状态，表达他们的情感诉求，应该是每位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党或政要，都不会忽视这种来自民间的立场和声音。表达对底层人物的关切，其实是关乎整个社会平稳、有序、健康、和谐地发展，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最起码的态度。由于我出身于农村，这多年又一直漂泊在城市，所以对底层人物一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自然对他们投过去更多温情的目光。他们为我们的社会建设作出过巨大贡献，付出了很多血汗，但劳动与报酬往往很难成正比，是社会保障系数最低的一群人，由于身份地位诸多原因，依然遭到来自方方面面的误解甚至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关注他们的生存际遇，其实就是梳理我们社会不和谐的声音。

高尔基说过，文学即人学。一名作家，只有经历多了，才能对人、对社会乃至整个时代有了全新而深入的把握与理解。人，总是在不断的经历中，才能感知更多的人和事，才能由幼稚走向成熟。经历，对一名作家来说，是取之不竭的矿藏，是创作的源泉。古人言，世事洞

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只有你经历多了才能长学问，只有你懂得了人情世故，才是写好文章的关键。这些都是强调生活经历的重要性。苦难的生活是每个人都不希望面对的，但对于一名作家而言，未必就是坏事。无论生活的逆境对我多么严酷，我从没有颓废沮丧过，我总是告诫自己说，这是上帝对我的磨砺，是馈赠给我的最好礼物。无论顺境或逆境，我对生活始终怀着虔敬、感恩之心。由于特殊的生活经历，在我的心中总是涌流一份别人无法体会的情感，想写的东西很多，信手拈来，都会成为我的创作素材。因此，特殊的生活经历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与动力。

陈：《阿香》堪称同类题材的佳作，作品的思想与倾向是“从场面与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恩格斯语），我尤其欣赏小说中这种不露声色的叙述。请谈一下此文的制作过程。

吴：《阿香》应该是我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关于《阿香》的创作过程，应该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二十年前，我刚考进当地的一所卫生校学校，年龄不到二十岁，是正儿八经的一名学生。一个雨夜，同学们都回寝室去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的窗下，聆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也许是情窦初开，在那个雨声敲打孤独的夜晚，我的意识里充满了对异性的无限向往和崇敬之情，觉得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美丽的人，我应该为女人写一篇作品！在这个强烈的意识支配与驱使下，我顾不上休息，一个人静静地端坐在窗下，奋笔疾书，开始了《阿香》的创作。或许是情感的特别炽烈，我是一口气写完《阿香》的。我久久地沉浸在《阿香》所营造的凄美的氛围里，

进一步认识到女人的可贵，获得美的不易……

没想到的是，当我带着这篇作品应邀参加由县文联举办的“映山红文学笔会”时，竟然引起《百花园》编辑老师的关注。他们开始以为写作这篇作品的人已经结婚了，所以才有了这种情感的独特体验，当了解到我的学生身份后，对我更是倍加关注，我也成为那次笔会关注的焦点……更令我没有想到的，这篇小说处女作在 1992 年还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短剧——呵呵，这是题外话，扯远了，就此打住。

陈：你在《杂想杂说小小说》一文中说：“每个作家都是在为自己建造房子”。这句话既形象生动，又颇有见地。请问：你是如何为自己建造“房子”的？你最终会将“房子”建成什么形状、多大规模？

吴：这是一个关于作家的创作态度的问题。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是在为众多的人创造精神产品，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求。作为一名小说作者，我要力争使自己的作品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

作家写作品，通俗的比喻，就是为自己建造房子，对质量的要求自然就上升一个高度。每个人在建造房子的过程中，技术水准不一，但态度决不能含糊，哪怕是一砖一瓦，也要经过严格地挑选，决不能允许瑕疵存在，马虎不得。因为，这盖出的每一栋“房子”，不仅仅是大小舒适的问题，还牵涉到众多人的“安全”问题。汪曾祺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表达自己的创作观：“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过去有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得失者先是社会的得失……一个作品写出来放着，是个人的事

情；发表了，就是社会现象。作者要有‘良心’，要对读者负责。”我想，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作家，势必肩负起对时代、社会、读者负责任的态度，定会按最高标准积极建造属于自己的“房子”。

至于我最终会将“房子”建成什么形状、多大规模，我一时不好说。好在，我正在努力建设中，即使盖不出金碧辉煌的大厦，也一定持严谨端正的态度。但愿我的努力，不会辜负你与众多读者的期待。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26 日）

# 小说的深度——中国大陆奚同发论

奚同发，男，1967年10月出生，中国作协会员，大学客座教授。出版有长篇小说《拥抱苦色》、小说集《爱的神伤》、《最后一颗子弹》、随笔集《浮华散尽》。有作品曾获全国年度小说评奖一等奖、优秀作品奖、河南省文学奖等，或收入中国现代文学馆，或运用于全国硕士研究生试卷，国内近百家刊物转载，多家出版社选本选入。并被评为“全国小小说十大新闻人物”。

奚同发微型小说在题材的挖掘、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运用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深度，在中国微型小说界独树一帜，格外引人注目。

一、将曲折生动、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与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融为一体，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当今微型小说，重故事轻人物现象愈演愈烈。有的小说看完后，只记得一个大概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小说重人物刻画，但故事性不强，同样缺乏可读性。奚同发则与众不同，他将二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在精彩传神的故事情节中，展示人物性格特征与悲剧命运；而人物性格特征与悲剧命运，又通过故事情节表现得更加充分。

《美人依旧》堪称此类作品的代表作。怀孕七个月的妇女，在关家里防盗门的一刹那间，被身后的男子一把抱住，紧接着脖颈上便感到那



股寒气……瞬间，他电击一般扔掉短刀，跺着脚大喊：“我不想杀你……”枪声伴着他的喊声再次响起……令狙击手没想到的是，在他撞进来的几秒钟，屋内的两人离开了警方测定的方位向门边走动了几步。加上室内光线不足，第一枪打偏了——子弹从歹徒的肩头穿过，恰恰促成了歹徒手中短刀随着身子抖动而突然用力……女人的身体最终被出卖了。作为医生的丈夫，面对医学研究机构的专家及省卫生部门的领导，虽然感情极度痛苦，还是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他比别人更知道妻子腹内保存完好的胎儿的医学价值。最令他痛苦的是，他在省城医学院人体展览室里，看见了妻子的腹部半面被切开，露出子宫已孕育成形七个多月的婴儿。尽管他的妻子还像当年一样美丽。但是，这种美丽变了味，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丈夫泪流满面。这个结尾意味深长耐人寻味。一方面女人的身体最终被出卖了并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人虽死亡的美丽女人的尊严和隐私却受到了伤害，并且伤害她的人就是她丈夫。这种二难境地，不仅让丈夫泪流满面，也让读者思索不已。

远远地站在那所大学门前，一直以来给工友神侃这是“我的大学”的杨小一心里怵怵的。舍不得花钱坐公交车的他，是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的。虽然前些日落了场雪，路面打滑，他的嘴里哈着白腾腾的雾气，但他的全身和手心都热乎乎的。其实，小一来这座城市，主要想看看自己当年最想上的大学是啥样子。打工的日子，每当睡前侃大山或雨日休工，坐在潮湿冰冷的工棚里，或是躺在连通的地铺上，小一说的最多的还是“我的大学”，那幸福样儿就像自己真的上过那

所大学。工友就笑他：你的大学门朝南还是朝北？虽然不知道门朝南还是朝北，但那所大学却是他几年来天南海北打工的精神支持。当杨小一终于站在“我的大学”门口想进校门时，保安却将他拒之门外。杨小一不甘心，沿校园外边走一圈。墙外的农田加上积雪，一踩两脚泥。他顾不得许多，仰着脖颈，脚尖点地行走，目光贪婪地尽可能伸向一人多高的围墙里面：高耸的教学楼、笔直的大路、优雅的小树林，林间砖墁甬道、长条石凳、随意摆放的石头……远处树丛里好像还有一对男女在亲密。树丛阻挡了视线，急匆匆往前小跑，小一突然发现了围墙的一个缺口，想都没多想，他就从那儿跳了进去。“咚”的一声，躺在地的小一全身泥水落叶。原来缺口里侧是一片低洼，一滑一摔，疼得他叫出了声。望一眼偏西的太阳，他咬牙急急地起来，一瘸一拐走向不远处的水泥大道。没想到，刚接近路边，正好有个保安迎上来问：你怎么回事。小一忙说，我跳墙进来，只想看看学校，没别的意思……杨小一借出校园机会，终于圆了自己心中一个梦。虽然被保安当小偷押着，但毕竟亲眼目睹了大学，心里依然甜着。当下社会，不仅农民工，还有许多人向往大学，这是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现象。向往大学，实质上是追求知识追求美好的一种体现。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泛滥成灾的今天，小说具有振聋发聩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 二、细节精彩传神，令人叹为观止。

《刑警吴一枪》之所以成功，主要得益于两个细节。其一，吴一枪一边说着“奇怪了”，一边走向队友。就在这时，女犯从前裤裆中掏出一把枪，朝离她最近的吴一枪就是一枪——由于慌乱，又戴着手

铐，加上恰逢吴一枪那一瞬间改变姿式，弯腰拔草寻枪，她那一枪就打在了他的肩头。吴一枪几乎连看一眼也没有，就迅疾出枪，“啪”地一声，女犯扑倒在地，前额正中流出了一眼鲜血……。这个细节把女犯的狡诈与吴一枪的机警，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对歹徒更加仇恨，对刑警吴一枪更加敬佩。其二，赶来的队友发现，倒地的吴一枪，最后呈匍匐状，目视及双臂平举均朝前方，左手握成枪的样子，右手食指则以扣板机状一直僵硬着，最终也未能扳直……。细节，是小说的生命，在这里得到了最好诠释与体现。吴一枪最后倒地的动作，仿佛一尊雕像，将永远屹立在人们的脑海里和记忆深处，挥之不去。这个细节，还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女法官的泪水》中细节也感人至深。刘大爷说话时嗓音有些沙哑，却显出了态度的坚决：小叶法官，你不能走呀。索小叶一头雾水：我到哪里去啊？刘大爷说，乡亲们知道了，都在传说，你是调走哩。他们找到我，让我一定把你留下。我知道，你三十多岁，要相亲哩，咱这儿有的是好小伙。你看，刘大爷用手一指院子说，这是我从各村找来的，你随便挑哪个都行。乡亲们为了挽留尚未成亲的女法官，用他们最原始的行为，用他们最朴实的话语，不仅让女法官感动了，也让读者感动不已。

瞬息，吴一枪大脑一片空白，但多年历练的职业素质让他快速调整状态，像对待一个平常犯人那样，出列举枪。可是他并没有瞄准法医在犯人身上标明的心脏部位，而是稍偏向右上方，接着枪响三声。吴一枪的三发子弹均出了膛！现场指挥及法院的领导惊呆了，法医也

愣了，不知所措。片刻，现场指挥喝斥吴一枪：怎么搞的？谁让你连着开枪？懂不懂规矩？法院领导也冲过来质问：没检验就连击？还是三枪，你咋回事你？有点纪律观念没？没说一句话，吴一枪只是静静地面对他们的怒火冲天。检查后法医宣布：三枪打在犯人胸口三个部位，虽然未直接射击心脏中心，但案犯确已死亡。《绝杀》中吴一枪打三枪这个细节，把吴一枪此时此刻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作为行刑手，吴一枪必须无条件服从命令。作为曾经的同事，吴一枪犹豫不决是可以理解的。人毕竟是有感情的，相处那么长时间，突然之间要永别了，吴一枪心里同样翻江倒海。所以，吴一枪违反开一枪的命令而开三枪。在法与情的天平上，最终还是做出了明智地选择。虽然违纪，毕竟完成了任务。打三枪这个细节，还原了吴一枪的真实面目。唯其如此，这个人物才更加真实可信，血肉丰满感人至深。

### 三、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感染力强。

《最后一颗子弹》心理描写非常精彩，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嘿嘿嘿……不可能！我计算了你的子弹。你昨晚四次对天鸣枪，两次开枪打伤我的兄弟。刚才是你的第七次鸣枪，也是你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嘿嘿嘿……没想到吧，枪神今天要死在我的手里啦……”歹徒虽满脸狰狞，却流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心虚。这并没有逃过吴一枪敏锐的眼神。“是吗？那么，我们来数一二三，开枪。”吴一枪轻松而镇定地说。他的右臂有力而笔直地举着，黑洞洞的 7.62 毫米枪口坚定地指向对方。“一……”吴一枪手中的枪一动不动，铿锵锐利的声音顿时划破凝滞的空气传递开来。歹徒紧盯吴一枪，慢慢地抬起有些

发抖的左手，双手紧握那支沾着泥草晨露的手枪，他似乎看到吴一枪眼里另一个人举枪的影子。“二……”声音依然洪亮、坚定而自信地穿透林子间。一位警察与一名逃犯共同演绎着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吴一枪明白，自己已没有子弹了，可歹徒还有一发子弹。吴一枪嘴角挂着微笑——就让这不易察觉的微笑永远留在自己脸上吧。同时，他注意到，对方枪口明显地虚晃了一下，额头浸出一层亮闪闪的白色，一粒汗珠清晰地从鬓角加速地滑过脸颊。“三！”吴一枪在身后的一束阳光突然射向林子间的空地的一刹那，斩钉截铁大喝一声，就像刚才命令对方站住那样威严有力，声震长空。吴一枪的心理战果然发挥了作用，歹徒先是额头出汗，最后子弹打飞了。吴一枪迅速跃向对方，没想到，歹徒被吴一枪吓死了，并且苦胆也裂了。数一二三时，作者有大段心理描写，既有吴一枪的，也有歹徒的。吴一枪的成功，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面对危险境地我们首先要战胜自己，尤其是精神上和心理上战胜自己。其次，在对自己极为不利的险恶环境下，要对对方施以心理战术，从而彻底摧毁对方的心理防线，达到不战而使对方失败之目的。

纸条夹在小学四年级的课本里，已有些泛黄，捏在手上，汗水在手心一层层地外浸。母亲长叹一声，唉——八年了，也不知写字的人家还承认不？这个地址还管用不？她怔在那里，是啊！没办法，只能把命运交给这张纸条……八年的精神支撑，随着一个普通信封寄走了……心里空落落的，她每天都在寨口的老树下，俯瞰那条石块铺就的盘旋而上的山路，渴望能看到邮递员和驮了邮包的马儿。一天，两

天，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两个月……没有回音。在煎熬中撕去了开学那天的日历，泪水一脸一脸地打湿夜的枕头，一张穿越时空的神秘纸条，并没有给她带来神奇。母女再次相拥而泣，而后任由媒人择日与男方见面。这，就是她未来的生活。几天后雾气没散的早晨，门前响起清脆的马铃铛，邮递员大喊她的名字。在灶头烧水的她，手握尚在燃烧的半截儿柴火，夺门而出。《白纸黑字》中的这个细节，将母女纸条情结，刻画得惟妙惟肖。在这里，纸条实际上已经成为母女二人的精神支柱，其作用已超出纸条本身。小说的社会意义，就在这里。

语言冷峻、厚重、凝练、老道，富有张力、穿透力、震撼力，善于用感情色彩浓烈的语言，渲染气氛、制造氛围，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印象。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1 月 16 日）

# 被一个人物常常感动着——中 国大陆奚同发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最后一颗子弹》堪称同类题材的精品，我尤其欣赏小说的心理描写。  
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奚同发（中国作协会员，《河南工人日报》综合副刊部副主任，以下简称奚）：这是“吴一枪”系列小说的第二篇。最初写了《刑警吴一枪》后，许多读者都很心痛吴一枪那样与我们告别，甚至有些作家也批评我不该让这个人物这么早就与读者分手。于是，我决定，要续写一些有关吴一枪的什么。因为第一篇已写到了他的殉职，第二篇《最后一颗子弹》便选取了他职业的一个片断来写。以后的吴一枪的篇什，都采用了这种写法。《最》这篇，是一种传奇吧。与第一篇他没子弹被无知的劫匪杀害相比，《最》中的对手是听说过他的，自然心里有种预警。这种预警表现在行动上，是受心理暗示的。所以，“狭路相逢勇者胜”不无道理。两人的较量，是从智慧到心理，再到正义与邪恶之间。当然，还有比如那束影响了罪犯的视觉的阳光等巧合因素。

陈：“吴一枪”系列包括十篇小小说，写了他的第一枪和最后一枪，他的职业，他的爱情。张平、周大新、朱秀海、阎连科、刘庆邦、

乔叶、戴来等一批名家看好吴一枪这个人物，阎连科甚至把“吴一枪”与汪曾祺的《陈小手》、日本作者星新一的小说相提并论，杨晓敏、冯辉、寇云峰、秦俑等人，均表示了对吴一枪的关注和好感，甚至有读者干脆把吴一枪与作者划了等号，见面直呼你为“吴一枪”。在我看来，中国微型小说理论界对此关注不够。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吴一枪。请问：你写作吴一枪的宗旨何在？吴一枪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继续写吴一枪系列？

奚：写吴一枪完全是来自于偶然。有一次听一位警察朋友讲，有位警察受了批评后，自己躲在屋里不停地擦枪。我突然觉悟到，做警察这种职业，肯定会有一些特别的职业心理。于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去探索这样一些人群的那种人性深处。

起初只是想写一些警察的故事，有点传奇，有点悬念，有点意思，有点细节。写着写着就发现，吴一枪这个人物很令我震惊，他是有血有肉的，有人格、有情感的，同时凸现着与别人不同的个性和行事准则。他是一个社会的人，生命中自然存在着被社会异化的可能。他是英雄，也是凡人。他可以击败一个个对手，包括露一手、玫瑰杀手、把弹头打得卡在一枚铜板方孔的女枪手，甚至可以凭着自己的威名，空枪对决持枪逃犯并出奇制胜；同时，也有自己的烦恼、无奈，比如成为一个名人的烦恼、遭遇职业与爱情的二难选择、执行枪决曾最欣赏他的上司的死刑等。在英雄与凡人之间，他不得不面临“偶然”和另一个词“无知无畏”。他的牺牲是个偶然，因为遇到第一次抢银行的持枪歹徒，他们根本不知道吴一枪是谁，也不清楚自己的枪口或许



还没瞄准对方、就可能被对方抢先击中而送命。这种偶然和“无知”促成他们敢于向吴一枪开枪，从而让一位“孤独求败”式的传奇英雄永远地倒下。面对强大的敌人更显强大的“吴一枪”，不得不也要面对命运的偶然。这是一个人物在小说中的必然和偶然，跟现实相似，但现实的必然和偶然不能直接运用于小说。生活的偶然说着话就可以发生，而小说中的必然和偶然需要铺垫或理由，否则就不可信，显得虚假。

吴一枪在生活中肯定没有原型。因为我对公安的生活了解的并不多，但我相信，存在着这种职业的个别性，同样也存在着人性的大同。这个系列写了十篇，应该已结束了。我喜欢尝试挑战，也喜欢更多地挑战各种题材。于是转写别的系列小说了。

陈：微型小说创作因为篇幅不长，许多作家每年写的量较大，但你多年来一直控制着写作的数量以保证作品的质量，你对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看待的？

奚：写吴一枪的过程，也是吴一枪写我的过程。一篇一篇的写作，让我对自己开始产生怀疑。当我们的写作过了“发表”关，写出作品不再担心发表的问题，拿去就有刊物或报纸刊登，这时谁来对你的小说和写作负责？如果不是你自己，就不会有别人了。因为现在刊物如林，都需要大量的稿件，他们虽然需要好稿，同样也不得不编发更多的“发或不发，都行”的稿子。如果一个写作者总因为作品不断发表而沾沾自喜，就太可悲了。写到一定程度，有了点小名气，或获了什么奖，约稿也纷至沓来，作者如果不能自律和沉淀，来提高质量和追

求，抵制不住“发表”的诱惑，只能不断地重复自己，写十篇跟一篇没有什么不同。当然，质量与数量有多大的关系，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

陈：吴一枪的写作，给你的小说创作上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奚：我曾一次次给朋友讲，越写越害怕，越写越觉得找不到出口。那么一篇短文，怎样发现一个人物，找到“这个人物”的叙述方式、结构方式。不是什么人什么场合都适合穿唐装、西装、牛仔裤的。思维、举止、背景、感觉，哪怕身上一个看似可有可无的物件都应该是属于这个人的，包括语言的运用，比如句子长短、词语选择等。“这一个”的写作才是独特的写作，属于你的写作。我的小说写作，构思时间会长一些，坐在一个角落，慢慢地想象；遇着一个什么情节，也可能坐在马路边，面对行人视而不见的想象，然后桌前落笔，再一遍又一遍舒服地改写，让小说在修改中向我的想象接近。有时改写中发现了仅仅某个词语的运用问题，比如《绝杀》原稿是汽车的“正前方的玻璃”被撞坏了，改为“前挡风玻璃”，都是愉快和欣喜的。十篇“吴一枪”，修改的手稿和打印稿多达几百页。

陈：系列小说的创作既耗时又费精力，而且难度颇大，你未来还有这样的创作计划吗？

奚：过去的5年里我只是想写“吴一枪”，希望能写一个长久活在文学中的人物……现在我写的是另一个人物，是位名叫“杨小一”的农民工，第一篇《幸福一小时》发表后还被《小小说选刊》头题位置转载。第二篇《杨小一的尴尬》也被多家刊物转载。这个系列也是

计划写十篇，这种持久性的挑战，令我的创作一直保持兴奋的状态！

陈：你的法制微型小说讴歌了公检法战线英雄人物，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道德与良知。难能可贵的是，你的法制微型小说一扫过去的主题概念化、人物脸谱化、故事雷同化、语言僵硬化，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请问：你为何关注公检法？在写作过程中，什么最令你感动？最难驾驭的是什么？作为律师，我给你一个温馨提示：你不应忘记政法战线还有一支重要力量——司法行政干警。监狱警察、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为社会和谐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

奚：其实关注公检法也是偶然的，说不清具体原因。不过，公检法在我的小说中都是个前景，我更主要还是写人。比如说，想写一个干部，一个好干部，大家要留住他，于是就借了法官这个身份。这种题材最震撼写作和阅读的应该还是人性中的那种正气。有时候，写作中常常被一个人因为职业异化而生成的崇高而动情。这类题材最难突破的仍然是一个好故事。因为作家们写的多，电视剧、电影之类也不少，加上新闻、网络等各种可供阅读的平台繁多，我们现在的写作，想找出来一个特别的故事，要比写作本身都困难。同时，感谢你提议写一些律师、公证员等方面的小说。只要有合适的题材，我肯定会尝试的。

陈：结合你创作实践与具体作品，阐述你在写作中，是如何以小见大，以虚写实，以小破大，以人生或生命中最富有特征性的那一瞬来打动读者引导读者的？

奚：写作有时是一种感觉，我没有这种有意识的以小见大之类的想法。但微型小说那么小的篇幅，一般只能从一个瞬间开始，慢慢地向四方展开，然后完成这样一个篇幅中的虚构。

陈：阿来说过：“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他虽是就长篇小说而言的，同样适合微型小说。在我看来，作家的积累，既包括生活积累，也包括知识积累，更包括感情积累。遗憾的是，作家们对感情积累重视不够。你在生活中是如何积累感情的？在创作中又是如何将积累的感情发挥得淋漓尽致的？

奚：这种积累应该是一种潜移默化吧！没有特意去收集，不像题材或是一些专业常识。写作更多的是靠语言的张力来解决人物本身的情感体现。至于到什么程度，应该是这个人物本身的力量，不是作家的一种有意识的控制。有时候，设计的表达，在写作中很快被情节或人物性格的变化而引发了变化，都是常有的事。当然，这与一个作家的修养和人格力量也有关系。

陈：你是否准备将微型小说进行到底？你的最终文学理想与目标是什么？

奚：我写过长篇小说，现在还在写中短篇小说。前不久，大型文学双月刊《莽原》第四期刚发了我的中篇小说《没时间，忙》。一个题材能用什么体量的方式来表达，还是以“量体裁衣”为好。写作于我，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唯一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可以让我更多的享受文字自由带来的快乐。所以，我喜欢虚构文字，喜欢小说这种体裁，至于篇幅，不是太关注。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1 月 16 日）

# 再现生活之美——中国大陆刘 殿学论

刘殿学，男，1942年3月3日出生，江苏省盐城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过多年中学语文教员。1987年鲁迅文学院学习出版长篇小说《红枸杞》、《绿丹蓝》及中篇小说集、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校园故事集等著作等17部。作品多见于《小说界》《雨花》《延河》《北方文学》《飞天》《红豆》《红岩》《小说选刊》《青年文摘》《作家文摘》《读者》《中华文学选刊》《儿童文学》《中学生》《儿童时代》《少儿文学选刊》等刊报。部分作品被中学语文教科书、课外读物和语文试卷选用，数十篇小说译成英文、维文、哈萨克文。数十次获得各类文学奖，其中《一桶水》获首届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一等奖，《生命风景》获冰心儿童图书奖。荣登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列为中国36位小小说星座作家之一。刘殿学微型小说艺术特色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一、着力挖掘普通人身上蕴藏着的人性与人情之美

茫茫戈壁沙漠，水比金子还宝贵。205井一班人，一天只能分到一桶饮用水。不曾想，秀和狗的来到，打破了原有的寂静。特别是狗的一泡尿，使一桶水变了味儿。狗之父对此勃然大怒，抡起大巴掌朝着狗的屁股猛拍。顿时，“狗儿圆溜溜的小屁股蛋上，五条红蛇棱，

一条一条往起棱。”那些干爸爸们闻讯，个个怒斥泉，人人呵护狗。末了，小非洲叮叮当当把大家伙的水壶找来，灌童子尿。

《一桶水》虽然未正面描写钻井工人的工作，但从侧面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环境的艰苦与工作的艰辛。“从基地到沙漠墓地的 205 井，两百公里。”一句话，点出了环境的恶劣。“爸爸们”又粗又黑的大毛嘴，把人家嫩嫩的小脸蛋儿，亲得发红。一句话，钻井工人的形象便跃然低上。

席勒说：“祈祷从天空乞求幸福，劳动向大地索取幸福。”

作者对“向大地索取幸福”的钻井工人一往情深，通过一桶水这面镜子，赞美与歌颂了钻井工人的勤劳，朴实、粗犷、善良、友爱之美。

语言富有个性且幽默，是《一桶水》的又一特色。正当大家伙对一桶水加了“味精”而面面相觑时，曼德拉一句“童子尿去火，知道啵？”的幽默话，使众人回过神来。泉及小非洲等人的语言也相当有个性，颇令人玩味。

班主任老师忙叫刘泰英去后勤处找来一架升降梯，他亲自爬上去，一缕一缕，慢慢地解开缠在小鸟腿上的尼龙丝。将受伤的小鸟小心翼翼地笼在手心里，从梯子上下来，对我说：“谢谢你周以璇，你的细心观察，无意中救了一只小鸟！要是再过两天没人发现，这只可怜的小鸟就会死掉！谢谢你！”

我赶快上前用双手护过那只受伤的小鸟，看看，它细细的腿，被尼龙丝缠成一道道血印，嘴里还啣着只小蚂蚱，没咽下去——再一看，

就是刚才刘泰英给捉的那只刚长翅膀的小蚂蚱，一定是那只在窗口叫的鸟妈妈喂它的。那么，这只受伤的小鸟是它的孩子吗？鸟也这样有爱心吗？不可思议！

正说着，那只美丽的鸟妈妈，看我护着它孩子，在我们头顶上发疯似地飞叫着，有几次，差一点要啄到我们的头，我吓得赶快松开手。

手一松，那只受伤的小鸟，从我手中“腾！”的一下飞走了，飞到它妈妈跟前去了……

《鸟之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鸟和平共处图。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导、教授、著名评论家於可训，在《本是性灵之物》这篇评论中指出：“人类对动物的每一次‘生杀予夺’对动物来说，都不会是无动于衷的，都会在动物身上激起类似于人类自身的情绪反应。人类与动物之间或友爱、或对立、或仇视的关系，就是由这种反应建立起来的。因此，注意到这种反应，视动物如同人类一样，是一种灵性之物，是人类与动物建立一种平等的亲和关系的重要前提和保证。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有两种选择：亲和与对立。人类只有用自己的作为去激发动物的性灵，使之与人的性灵沟通，人类与动物之间才能永久和平相处，才能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实现一切自然物之间的平等。”《鸟之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那母亲裸着上半身。一只手死死地抓着小男孩的脚，往上托。看得出，那一刻，她在使尽全力，将她的儿子往上推！推向希望！推向天堂！那母亲已经僵硬！已经被凶猛的泥石流挤压成僵硬！她就那样站立着，手伸向天空！伸向呼救！那造型看上去很美，好比全金塑



成的一名世界举重冠军！入土为安，我们含着泪，准备将这位伟大的母亲放平。可就是放不倒她，她身边的泥石已经挖空了，也放不倒她。”此情此景，感天地泣鬼神，引起读者强烈地共鸣。《永恒的爱》用艺术的形式向读者诠释了世界上什么人最伟大？世界上什么爱最珍贵？

## 二、善于运用生动而精彩的对话刻画人物

“长箫停住。瞎子平缓地说：‘是好人。但，脾性不好。人好，脾性不好，不能算好人。’本是向着瞎子，瞎子倒数落我？大声告诉他：‘刚才投的是石子，你知道吗？他明明在捉弄你，知道吗？’‘知道。石子什么声音？金币什么声音？我听得出来。’‘你为什么不谴责他？太缺德了！’‘看，看看，你还在生气？没必要。在他，是取乐儿。在我，是一个声音：当！就这么简单。那饭盒里的钱嘛，有人拿，有人给，到底是给的人多。”我缓了缓，说：“你咋这么说话？你这不是助长坏风气吗？’‘来了，又来了，你这人心好，脾气不好，脾性不好，不能算好人。你反过来想想看，他要拿，我能不让他拿么？我看不见，也追不上他。哎！你想听曲子吗？’瞎子说着，慢慢地将长箫顶住嘴唇。悠扬而又忧伤的箫声，继续在天桥上空哀婉地飘荡。”

这是《哀婉的箫声》中的对话。瞎子的老道世故，“我”的执拗正直，小伙子的卑鄙无耻，通过对话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

“她能看到老画家画板上的画了：在深蓝色的湖面上，几只白色的海鸥在飞翔。湖边，重叠陡峭的山峦。岩石上站立着一个穿红裙的少女，面向湖面……她忽然眼一亮：‘画的我吗！’‘什么？画得不像？’

画家用满是颜料的手擦擦胡须，说。‘……’‘是的，小姑娘。因为有了你的生命之火，这湖光山色才有了生命的美感！谢谢你小姑娘。’画家拭拭汗，自言自语又说：‘世界上的一切，生命才是最宝贵最美的呀’她看看老画家那古枝般的手，问：‘是没有价值的生命呢？’画家有些茫然：‘生命怎么会没有价值呢？’”

《生命风景》中老画家与高考失利女生的对话，既言简意赅，又充满哲理。它不仅对中学生的的人生与学习有很大帮助，同时对成年人的工作与事业也有诸多启迪。

### 三、刻画了一个个清官形象，给人们以生活的信心与力量

寒冬腊月北风起，高楼大厦终于建成了，当官的和社会名流都试睡一回总统间。可是，建造大厦的民工却连睡地下室的权利也没有。要不是邢副市长迅速出面，民工们这个年恐怕要在牢里过了！《寒冬腊月北风起》运用对比手法，揭示了生活中存在的悖论现象，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民工们给邢副市长下跪，把他视为清官。这种做法虽不可取，但是可以理解。农民是弱势群体，当他们走头无路之时，只能出此下策。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里，老百姓寻找青天，颂扬青天的努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圣人出，黄河清”的呼唤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窦娥冤》、《十五贯》等戏剧久演不衰，包公、海瑞、况钟、郑板桥、刘墉等青天的故事，被百姓传颂至今，就是明证。清官情结源于清官政治。清官政治的实质就在于，人们将自身的安全、幸福寄托于官员乃至政府的道德自律上。当然，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靠官员道德自律是不行的，必须通过法律与制度，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达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这几天，周县长上下班，自己走路。小车坐久了，腿都有些不自然了。周县长还没走到家，周太太就在阳台看到了。对女儿说：“小蓉，你看你爸又是走路回来了。”“真的？”女儿也到窗口来看。周县长一进门，女儿问：“爸，你又是走路回来的呀？”“哎。”老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喘气。街上认识周县长的人，也觉得奇怪，咋老走路？县长也能走路？县长就好比过去的县太爷，县太爷出门都是八人大轿。现在大轿没有了，县长咋不坐小轿车？礼拜五，是县长下基层日。周县长拿起包，又想走路下去，可家人的眼睛，路人的眼睛！我们这样的人走几步，咋引来这许多怪话呢？《多走了几步路》中的周县长走回家的行为，不仅外人不理解，家人也不理解。尽管如此，周县长仍坚持上下班自己走路。事情虽小，意义却大。小说通过一件小事，写出了做一个清官也难的事实，歌颂了党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感人形象。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7 日）

# 爱的呼出——中国大陆刘殿学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一桶水》一方面将人性与人情之美描绘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极富生活情趣。小说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融于一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刘殿学（中国作协会员，新疆奎屯市作协主席，以下简称刘）：  
2003 年，市政协组织委员们到克拉玛依察访，我们几个政协委员一起到离基地一百公里的油井去体验生活。看到那些原油工人那么辛苦啊！中午，一望无际的大壁滩上气温高达 50 多度！用手摸井架，烫得不行，我们又是撑伞，又喝着饮料的，还是热得站不住。晕！那些工人在不停地干活。打那，一个个可爱的“油狗子”形象就印在我心里了。回来一直想他们，想他们的生活，想他们的爱情，想他们的父母，想他们的妻儿……一直想了很久，肚子里就有了“泉”和“秀”、“曼德拉”、“小非洲”等人物形象。我很爱他们，现在还爱。

陈：在我看来，您的许多作品都充满一颗爱心与童心。这种爱心与童心源于何处？它对您的写作发挥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

刘：爱心不泯，童心不老。每个写东西的人都一样。爱心来自情

感，每写一个人，先跟他（她）心可心地相处。到写的时候，感觉不是我在写谁谁，而是他（她）们自然就出现了，说话了，做事了，生气了，开心了，所以，写出的人往往不是文学的人，而是自然的人，生活的人。

陈：您在《走出属于自己的路》一文中说：“多年来，将小小说创作归纳为‘五个一’：一两个人物，一两个细节，一波三折，一千来字，一气呵成。小小说的人物设置不能多，人物多了，篇幅就得拉长，出场的主要人物最好不要超过两个人。有人说，一个细节就是一篇小小说，这话说得很对，其实，小小说就是一个细节泡开的。”请结合您的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刘：我写过一篇叫《不要忽略与儿子相处》，这篇千字文，本来也可以设置妈妈、同学，同事等诸多人物，想想，这么多人都来了，不好招待，干脆就让老子儿子两人相对，妈妈也没放进来。

那一天，我儿子出世了。

出世的那一天，我不在家，在泰国谈生意。我决心挣钱养活儿子，我要让儿子长大出人头地。

等我回家的时候，儿子会叫爸爸了。我兴奋不已，抱一抱！亲一亲！

我又一次出差。

回来的那天，妻子说：你去幼儿园接孩子。

孩子不要我接，说不认识我。幼儿园老师也叫我拿出证件来。

我心里很难受，自己的亲儿子说不认识我，幼儿园也把我当恐怖

分子。哎！说什么也要在家多呆几天，与儿子好好相处一段时间，磨合磨合感情。

几趟差一出，儿子十岁了。

儿子十岁那年，我送他一只篮球。

儿子很高兴：“爸爸，你教我打篮球好吗？”

“呵，今天恐怕不行儿子，我得去公司处理一些紧急事务。”

“那好吧。”儿子抱着篮球转身跑出去。走得很毅然，对我似乎不存多少期待。

我看着儿子的背影，儿子已经长成大人了，想抱着亲一亲，已经不是时候了。哎！我一共才亲过他几次？

在俄罗斯远东经贸交易会上，我突然接到儿子的电话。问：爸，自愿填什么？

我感到很突然，问：什么志愿？全市就那么几所中学，有什么可选择的？

儿子说：不是，高校志愿。

我一惊，马上感到内疚和失职。说：对不起儿子！爸爸对高校志愿完全外行，听你妈和班主任老师的。

生意做定，回家的时候，儿子也正好放暑假回来。这是我儿子吗？再长一两年都赶上姚明了！我问：“你在学校篮球队吗？”

儿子说：“不。在省队集训。”

我不知道说什么，十分满足地说了一句：“儿子，你让我感到十分自豪！你能坐下来和我说一会话吗？”

儿子已经学会了腼腆，有点不好意思正面看我。红着脸说：“哎呀！今天恐怕不行爸，几个高中老同学约我一起去打球。哎对了爸，你把车子借我用一用吧。”

我望着比我高出一头的儿子，车钥匙拿给他。

“谢谢爸！”

我跟出去，问：“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

“呵，那可说不准，那些 gm 特皮筋！不玩透了，肯定不让你走的。拜拜！”

儿子已经是国家的人了！一年两个假期，别的大学生都能回家，而他们却要东跑西颠地集训和比赛。很像当年的我，有了他要做的事，有了他要相处的集体、同事和领导。很想他的时候，只有打电话：“儿子，什么时候回家一趟？”

“呵爸没空！这次比赛，省里给我们的任务，保二争一。如果不进前三名，球队大换血！累！”

陈：新疆微型小说相对薄弱，作为新疆微型小说领军人物，您肩负重要历史使命。请您描绘一下新疆微型小说美好蓝图。

刘：新疆也有小小说写得好的，如老施、老胡等，年轻人写小小说的确实不多，现在报刊用小小说的地方越来越少，所以年轻作者更少。好在奎屯市有自己刊物，《准噶尔文艺》，用这个园地在地不断地培养年轻作者。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文学应经济而生，西部发则中国发，西部强则中国强，不用很长时间，西部小小说会立在西部经济腾飞的翅膀上，升腾！升腾！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7 日）



# 耀眼的理性光芒——中国大陆

## 袁炳发论

袁炳发，男，1960 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理工大学文化传播学院兼职教授。1984 年开始创作，至今已在国内外报刊发表小说数百篇，其中有多篇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读者》等报刊选载并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汉英对照）等多种选集。有作品被选入美国、日本等大学教材。已出版《袁炳发小小说》、《弯弯的月亮》、《寻找红苹果》等三部小说集。小小说被改编过电视短剧在央视三台播放。

小小说《身后的人》获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奖，先后获中国作协颁发的“中国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奖”、“中国小小说首届金麻雀提名奖”、“中国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奖”、“新世纪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榜——金牌作家”。

《红绸》《母亲的军帽》《枪案》《不染》《岁月》《毁灭》《让姨妈想疯了的那个人》《云雀》《童话》《软刀》10 篇小小说获中国第 5 届（2009—2010 年度）小小说金麻雀奖。

获奖评语：“袁炳发善于在小小说的构思过程中‘以点带面’的

阐发开来，这个‘点’是指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点和关注点，一个‘点’能带出一篇小小说。作者的小小说题材较为宽泛，以反映当代社会生活为主，语言朴实自然，晓畅简洁，故事结构递进快，叙述不拖泥带水。袁炳发的生活积累相当丰厚，呈现出一种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写作状态。《枪案》在极短的篇幅内刻画了战友之情和兄弟之义，但最后依然挖掘到了属于人性的弱点。《软刀》不软，在特定环境里和典型人物身上，却照例是一件‘利器’。作者的语言简洁，叙述节奏明快，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袁炳发与侯德云，于德北被称为“东北三剑客”。袁炳发微型小说注重思想深度的开掘，内涵十分深刻与厚重，闪现出耀眼的理性光芒。其艺术特点有三。

一、在强烈地对比与反差中，凸现人物性格特征，蕴藏着丰厚的人生哲理。

《弯弯的月亮》中，老师问同学们：“弯弯的月亮像什么？”回答异口同声：“像月亮。”只有星子说“像豆角”。结果，星子遭到批评。回到家里，曾经做过小学老师的奶奶，也批评星子。长大后，星子成为一位教师。上课第一天，她问学生们：“弯弯的月亮像什么。”回答与几年前一模一样：“像月亮。”这时，一个叫田菲的学生举手回答：“像豆角。”与几年前不同的是，田菲的回答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这种鼓励是她成为一位作家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她长篇小说就叫《弯弯的月亮》。小说一方面抨击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另一方面赞美了素质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小说对比手法的妙用，达到了很好艺术效果：

一是星子与老师的对比；二是星子与奶奶的对比；三是星子与同学们的对比；四是星子与学生们的对比；五是星子与田菲的对比。

《身后的人》里的将军，总感到他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头看书时，这个人又无影无踪了。这样写，寓意深刻。其实，我们每个人，大到领导干部，小到平民百姓，身后都站着一个人，都有一双眼睛盯着你。只有警钟长鸣，才能防微杜渐。从艺术角度看，这种写法很高明，身后的人，介于似与不似之间，既空灵，又巧妙，给读者留下很大艺术想象的空间。《黑色幽默》中的琼对追求她的男孩说：“爱我就要从十三楼跳下去！”先后有四五个男孩望楼止步。当第五位男孩欲跳楼时，琼一把抱住了他。事后得知，男孩以前有过神经不正常的病史。这个结局，无异于打了琼一个耳光。难怪她常常坐在一个地方凝思默想，想着想着，就泪流满面了。吹了一辈子牛皮的冯大吹，最后终于说了一句真话：“其实，我老家没什么十间大瓦房。”为何出现这种前后截然相反的情况。《冯大吹》的主人公自己揭开了谜底：“平时和大家说的那些话都是瞎话，过着苦日子，不扯干啥去？扯扯也宽心呀。”话虽朴实，却蕴藏着不少人生哲理。《红色毛衣外套》中，老柳妻子因嫌他不讲卫生而红杏出墙。事发后，自杀身亡。妻死后，老柳特地买了一件红色毛衣外套，穿在身上。可惜，妻子再也看不到了。老柳前后衣服的对比，让人浮想联翩，唏嘘不已。

## 二、巧用道具，展开故事情节，升华主题。

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一把炒米》集中体现了这种特点。战争年代，炊事班长与另外两个战士被敌

人包围，靠吃野菜啃树皮过了七天七夜，硬是没动米袋里的一把炒米。为了保存力量，老班长决定让大个子战士吃一把炒米后突围，自己则与儿子一小个子战士掩护。大个子战士突围成功，父子二人壮烈牺牲。一把炒米作为道具，像镜子一样照亮了父子伟大而崇高的灵魂。关键时刻，老班长父子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希望留给自己。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行为，与日月同辉，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雨果说过：“最高的圣德便是为旁人着想。”战争年代令人羡慕的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和平年代更需要发扬光大。当下，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得非常复杂与微妙。有许多人，见利益就上，见危险就下，道德滑坡与人文精神的缺失，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一个人无法改变社会，却能改变自己。每个人都改变了自己，社会也就改变了。所有的眼睛都在搜索世界，搜索世界的眼睛不怕光怪陆离，却怕空空一片。一个人如果搜索不到友谊的落点，他很可能对所有人充满敌意。如果搜索不到真诚的落点，他很可能会怀疑整个世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一把炒米》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岗位》中的教师淑云热爱自己的岗位，却被商人丈夫嘲笑，而且打算与她离婚。就在二人准备办理离婚手续之时，丈夫看见了她手里拿着一个红稠布的小包。丈夫以为她拿了家里的金银财宝，打开一看才恍然大悟：包内竟是数千个很细小的粉笔头。见他困惑不解，她告诉他：这是我从教生涯中，每教一节课的记载。这里面有多少粉笔头，就是我给学生们上了多少节课。看见这些粉笔头，丈夫终于理解

了妻子。这里，一包粉笔头作为道具，既展开了情节，掀起了高潮，又将小说的思想内涵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药壶》里的阿东爷爷哮喘病犯了，阿东就从七爷那里借来药壶，给爷爷熬药。喝了几副药，爷爷的病就好了。阿东连忙把药壶还给七爷。阿东前脚刚走，七爷就气哼哼地把药壶扔进河里。当夜，七爷突发脑溢血而亡。几天后，阿东来到七爷坟头，把一个新药壶置放在七爷坟头，然后跪下来，含泪给七爷磕了二个头就走了。前后二个药壶，作用截然不同：前一个药壶，害死了七爷；后一个药壶，则给七爷赔罪，但为时已晚。面对二个药壶，人们不得不发出人生无常的感慨。《方式》中的他自 16 岁吸烟后，一吸不可收。妻子为此同他大吵大闹，甚至同他离了婚。后妻也反对他吸烟，却很聪明，在他生日那天反而给他买了一支考究的雕花烟斗。就这样，他戒了烟。这一刻，男人读懂了女人，女人也读懂了男人。烟花雕斗的作用，功不可没。《1976 年 7 月 28 日》中的一张纸条，使我妻子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小小的纸条，拿在手上是多么沉重啊！《王五》中汽车的急刹车，则将王五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死亡一种》中的乡村女教师青青，在买粉笔返回途中掉入陷阱。当人们在陷阱里找到她时，她贴身口袋里的一盒粉笔完好无损。一盒粉笔，见证了青青短暂而美丽的人生。《重要》中的坤独自一人吃 20 个串串，也吃不下。但他与女友共进餐时，却一口气吃了 200 串。在这里，串串虽然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飞跃。但一对少男少女，却因为它和好如初了。《狗》中新婚燕尔的平外出学习一年，怕娇妻寂寞，便买回一条黄毛小狗。平回家后，黄狗做欲扑状，对他很凶。而

当他的同事辉进门时，黄狗却温顺了。小说并未写其妻红杏出墙，而是通过狗对辉与他的反常举动，暗示妻对他不忠。这里，狗不仅防了小偷，也成为妻子与别的男人有染的有力证据。《年轻时的事》中的他和她，结婚八年，吵了八年，眼看就要分手了。一天，他随手仍掉一只破袜子。没想到，第二天她将袜子补了穿在自己脚上。他似乎从中悟出了什么。从此，他们再也没有吵架，一直很和气地过到老。一只破袜子，拯救了一个家庭。

### 三、语言朴实自然，言简意赅，绵里藏针，回味悠长。

“汤大以从来没有的亢奋，抹下脸是血，爬起身，歪歪斜斜地向山巅奔去。他要追赶上那个从山巅上消失了的穿红袄的女人，他要告诉这个女人，是她救了他汤大的生命。”（《生命》）“故乡的季节正是北方的寒冬腊月，天气格外的冷，那种如锥子一般的寒风，把路上行人的脖子扎得吞缩在衣领里，低着头过往匆匆。”（《怀念初恋》）“在乐爷临咽气时，乐爷拉着儿女的手，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悲着脸对儿女们说：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在酒楼耍了几十年的大勺，却没有真正很体面地坐在酒楼里吃过一次饭。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穿戴整齐坐在酒楼里，好……好……话没说完，乐爷就咽了气。”（《乐爷》）

“刘小虎问汤爷：汤爷，有件事您必须告诉我，不然我死也不明白。您为什么救了我刘小虎二次命？汤爷对刘小虎的问话，好像早有准备。刘小虎话音刚落，汤爷就说：我救你是为了用你，懂吗？你爹用了三十年，我也用了三十年，咱们之间就算扯平了。话毕，汤爷就咽气了。”（《汤爷》）“雄的肚子里喝进了水。雄意识到这水能够吞

噬他的生命。雄就大喊：救命！救命！其实，在雄喊救命时，大家就早已脱衣跳入水中向他游去。被救上来的雄，坐在那里吸完一只烟后说：活着也是没意思！”（《活着没意思》）“在妈妈心底的深处，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另一个世界，那是个异常遥远，亲切，褪色后仍散发强烈诱惑的世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2 日）

# 创新再创新——中国大陆袁炳发

## 发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与侯德云和于德北并称“东北三剑客”，成为中国微型小说界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东北三剑客”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为之？“东北三剑客”今后的走向如何？

袁炳发（中国作协会员，哈尔滨作协副主席，以下简称袁）：

袁：“东北三剑客”最早是由著名作家阿成提出来的，是他对我、于德北、侯德云三位东北籍的小小说作家的综合评价。这个称谓很有江湖气度，也不难理解，我们常常习惯把以群分以类聚的事物冠以江湖来形容，首先，我们三个都是写小小说的，在一个圈子，而且东北三省我在黑龙江，于德北在吉林，侯德云在辽宁，在地域上我们囊括了东三省，尤其是，二十多年的小小说创作，无论是江湖风起云涌还是风云变幻，我们三个一直在小小说江湖的潮头，以坚守理想和不断的创作表达我们对小小说文本的热爱。大家知道，阿成本身也是一位小小说创作的高手，时有佳作问世，而他提出“三剑客”时，他本人正是《小说林》的主编。以一个江湖高人的眼界观察小小说江湖，他自然有他自己的判断和认识。我的意思是说，他当时提出“三剑客”，并不是出于一种造势或宣传甚至噱头，他是基于对小小说界的全面了



解，基于对我们三个东北作家的了解，综合提出来的。而“东北三剑客”从口头落在纸上有据可查的是 2004 年《小说林》第一期的《小小说四人谈》。其实在此之前，阿成与我、于、侯曾经有过多次的不同方式的交流，并且在 2003 年，我们四人分别在辽宁大连、吉林松花湖有过两次深层次的面对面交流，探讨的成果就是我上面说的《小说林》的访谈。这是一个标志，从此，“东北三剑客”在小小说界得到认可和传播。

陈：苇子沟是你故乡真实的地名，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于你的写作有何意义？

袁：苇子沟是个真实的地名，她是我的故乡，她在我的文学创作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她是我的精神的伊甸园，是我创作的源泉。对一个精神产品的创作者，我觉得苇子沟当然是一个象征，是我的艺术摇篮，她不仅成就了我很多作品，同时也不断的滋养我，给我创作的动力。

陈：你写的一篇文章《小小说创作的陌生化》很有新意。请结合你的小说，加以具体阐述。

袁：我愿意以《身后的人》为例。但是我不想具体来阐述了，《小小说创作的陌生化》在理论上已经尽量地说到了，毋庸赘述。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补充一点，《身后的人》的构思，在当时应该说十分“陌生”，即使是现在也不在复制的范畴之内，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在取材上的新，表现为陌生，作家在立意上的新，表现为致远——主旨、意趣的致远。

陈：《身后的人》形神兼备，令人回味无穷。请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

袁：其实，应该说，我们脑海里是早就存在着这样的生动的历史形象的，比如在文字和影像中，我们永远铭记共产党队伍后面的一只长长的支援的人民的队伍。但是，怎样把历史的形象凝练成感人的人物形象呢？《身后的人》就这样产生了。故事塑造了一位将军形象。这位身经百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将军，离休之后终于有时间闲赋下来，却常常觉得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过头去看，后面又空无一人。“身后的人”把将军带到深深的回忆当中。回忆中有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有牺牲的战友，有掩护过他的苇子沟的群众。是张妈和她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掩藏在间壁中，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使他顺利完成任务。但解放之后，将军多方打听寻找张妈也没有下落，最后，将军把自己的几万元存款寄给苇子沟民政局，汇款单附言栏写着：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很显然这是一个感恩的故事，“张妈”代表着付出爱和支持的人民群众，而将军是感恩的实施者，但是，我并没有把感恩这种崇高的情感功利化和世俗化，将军的感恩是用一辈子不遗余力的为祖国为民族奉献作为实践的，“张妈”和“张妈”一样的人民群众是他感恩的对象和动力，这使感恩成为一种使命，兼具人性温暖的光辉和崇高的道德与理想的意义。可能打动读者的也恰好是这个点。

陈：你的近期文学目标和远大文学理想是什么？

袁：这个问题可以按着东北剑客方式，爽一下，就是：创新、创

新，还是创新。近期的文学目标和远大文学理想，从某种角度说，可以用这个词贯穿始终。谢谢您的访谈。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2 日）

# 作家靠人物说话——中国大陆

## 亦农论

亦农，男，原名唐哲，生于 1971 年 5 月，原籍河南南阳镇平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冰心儿童图书奖获得者。小小说代表作《棋杀》、《狼的爱情》、《报账》、《征服》、《一匹公狼要寻死》等。现居北京，职业作家。

1987 年开始发表作品。先后有千余篇小小说发表于《解放军文艺》、《儿童文学》、《四川文学》、《百花园——小小说世界》、《小小说月报》、《当代小说》、《写作》、《北京晚报》、《杂文报》等数百家报刊杂志。

2001 年 7 月，在北京《京华时报》开辟小小说专栏，成为“中国小小说作家在报刊开专栏第一人”（腾刚语）。2008 年 11 月开始在《小小说月刊》开辟惊悚小小说专栏。数十篇小小说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 1976—2000》、《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中国卷》、《中国小小说 300 篇》、《中国微型小说 300 篇》、《小小说三百篇》等各种选集。有 60 余篇作品被《小说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作家文摘报》、《文摘报》等转载。有小小说在《澳洲日报》等海外华文报刊发表，《棋杀》、《狼的爱情》等小小说作品被译成英文收入汉英选本推介到海外。《一匹公狼要寻死》被某高校导演

系改变成剧本上演，并被改成播音版广为流传。

小小说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大奖。小小说《报账》获《微型小说选刊》第二届（1999—2000）全国微型小说大赛一等奖，《惊天大假》获2002年全国科幻微型小说征文三等奖。小小说《征服》获2005年上海微型小说协会主办的全国小小说征文大奖二等奖，《狼变》获2006年上海微型小说协会全国征文三等奖，等等。

从2006年8月起成为职业作家，主要从事长篇小说创作。2004年出版《北京小小说八家》（与人合著）。2008年出版长篇小说《石佛镇》（第一部、第二部），2009年2月出版长篇小说《美人蹄》，2010年4月出版长篇小说《北京记者》、《血纸人》。小小说集《因为有爱》入选中国小小说五十强，现代文学馆馆藏，2009年11月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

另著有长篇小说《蛇咒》、《鼠咒》、《古镇异咒》、《血桃花》、《京都鬼话》、《北戴河之阴魂不散》、《魅惊情》、《体育教师之恋》、《浴室别恋》、《桐桐的点点狗》、《伏牛传奇》、《大秦历险记》、《天字一号追杀令》以及《亦农散文随笔集》、《亦农情诗选》、《亦农中短篇小说选》、《一个都不宽恕——亦农杂谈集》等二十余部，约500余万字。

文学是人学，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品靠人物说话。亦农小说擅长对人物的刻画，他笔下的人物，形神兼备，令人过目不忘。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一个人没有脊梁，就无法站立，只能是一堆肉泥；一个国家没有

脊梁，就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会是一盘散沙，任人欺辱宰割。

《征服》把我们又带回到腥风血雨的抗战末期。在日本司令官大竹四郎屠刀面前，方存孝和董天音两位热血青年，表现出了中国人极大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大竹四郎，被这种气吞山河的气势所吓倒，所征服，当晚即上书日本天皇，请求从中国撤军。回国后不久，大竹四郎剖腹自杀。两年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爱国主义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有着切实的内涵。古人云：“报国之首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

在民族危难之际，爱国情怀表现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砥砺着人们血战到底的气概。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爱国者，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家捐躯，为民族殉节，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

《征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告诫中国人民：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发愤图强、振兴中华！

一只母狼，为了给狼崽治伤，不惜把自己的腿咬伤，然后和桂子亲近，从她爷爷手里弄到治伤药，再回来给它的崽儿医治。等它做完这一切后，猎人爷爷举枪向母狼射击，桂子极力阻止，枪声才没有响起来。

小说一方面赞美了母狼为救子不惜牺牲生命的伟大壮举，另一方面讴歌了桂子与母狼之间的纯真友情，同时，对大人的环保意识反而不及小孩的悖论现象，提出了善意的批评。

小说的细节描写生动、传神、逼真、感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桂子一步步走近，伸手摸了摸它的额头，它竟侧过嘴伸出舌头舔一舔桂子的小手，桂子把一块馒头塞进它的嘴里。桂子走几步，回头，老狼还伫立在那里。桂子招招手，同时丢块馒头在地上。老狼迟疑片刻，跟过来，很准确地叼起那块馒头咽下去。”

桂子摸它的额头，它舔她的小手，桂子把馒头塞进它的嘴里。这些描写，把人与狼之间亲密无间其乐融融的关系，刻画得惟妙惟肖。

当爷爷从背包中取出紫色药粉，给母狼敷上，又用蓝布包扎好时，老狼侧过头来舔一舔桂子的小手，转身消失在麦浪中。

一个“舔”字，把母狼对桂子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最感人的细节描写，是母狼给小狼崽治伤的场面：“老狼在一个小小窝里，它身边还有一只狼崽儿，一条前腿没了，血已结成块儿，糊在胸腹处。老狼正在用尖锐的牙齿把那刚包扎过的腿布撒开，用舌头舔那腿上的紫色药粉，然后一口口吐在狼崽儿胸腹处。”

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细节描写的独到之处。

由此可知，细节描写成功与否，是一篇微型小说是否感人的关键所在。

《棋杀》则将人物刻画推向了极致。方虚竹作为医生，完全可以在药里下毒，杀死日本鬼子小林雄二。那样做，却违背了医生的职业道德。救死扶伤，乃医生的天职。在方虚竹眼里，小林雄二也是一个病人。因此，药杀不可取。哪有医生杀病人的道理？棋杀则另当别论。小林雄二服下方虚竹开的药后宜静心固气，二日可痊愈。但方虚竹送

给小林雄二的棋局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当小林雄二苦思冥想之时，必暴怒。怒则伤神，神伤则气散，气散则必死。如此看来，药杀乃下策，而棋杀则不露声色，杀人不见血，实乃高招。手无寸铁的中国普通老百姓，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不足取。最好的办法是智取，让敌人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死的。这样，不仅杀死了敌人的肉体，更消灭了敌人的精神与灵魂，使敌人痛苦悔恨一辈子，彻底反省自己的罪恶。

纵观文学史，我们应当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作品，有二种，一是描写了典型人物，即作品靠人物说话；另一种虽然或者也描写了人物，但却主要是抒发作者一种情绪，作品笼罩着一种色调，一种氛围，等等。

亦农小说虽然还不能说塑造了典型人物，但他所描绘的人物，却具备了典型人物的某些特征，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供人们永久欣赏。



# 用文字温暖人生——中国大陆

## 亦农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作品靠人物说话。你小说人物形象个性非常鲜明与独特，令人难以忘怀。你认为塑造好人物，是创作的第一要务吗？

亦农（中国作协会员，职业作家，以下简称亦）：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创作优秀小小说的前提，也是创作长篇小说、影视剧等所必须的重要元素。它是任何靠故事为叙述要件的文学作品的必要条件。一部小说如果没有一个或几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支撑，就谈不到精彩生动。一部影视作品过去之后，也许人们并不能记得住它的故事内容，却依然能脱口而出其中某个人物，这部作品基本上就算是一部成功的作品了。

好作品的情节发展，并不完全由作者撑控，而是由作品中人物的性格、人生观、世界观来决定。有作家为自己作品人物的死亡而痛哭流涕，就是一个证明。作家并不想让他笔下的人物去死，但这个人物性格决定他必须选择奔死的道路，作家也没办法。“性格决定人生”，这句话对现实中的我们有启发，对作家如何创作人物也很重要。

陈：《棋杀》堪称同类小说的佳作。小说素材是来自史料记载，还是民间传说？抑或是你的凭空想象？

亦：《棋杀》完成于 1998 年 10 月。我 1998 年 2 月到北京，当时就是抱着为实现文学梦想而来。打工只是为了糊口谋生，生活压力很大。文学可以说是我当时生活的精神支柱和希望。因此我把业余时间几乎全用在构思写作小小说上。《棋杀》是我在前门东郊民巷一间仅五六平方米、用羊毛毡作房顶的租屋里，屁股下垫着砖块，趴在一张加宽的单人床上完成的。此前我已学习写小小说八九年，撑握了一些写作技巧，最主要的是我的“精、气、神”在当时全都凝聚在小小说创作上，可以说创作这篇作品时，我正处在“外在技巧与内在动力完美结合”的黄金时期。因此，我更愿意说《棋杀》属于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灵感闪现”的宁馨儿。

陈：你以写长篇小说著称，尤其是恐怖小说特别受读者青睐。近来来，为何痴迷微型小说？

亦：微型小说一直是我喜爱的表现生活、反映现实的文学形式。我从 1990 年开始学写小小说，最早在地方报刊发表，1992 年 12 月在《百花园——小小说世界》发表《花婆》。我对微型小说情有独钟差不多二十年了。微型小说更能迅捷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而且与杂文的犀利、散文的温婉相比，它更形象生动，不同人阅读会有不同的感受，它更容易感人于无形。

我从 2006 年 8 月开始主攻长篇小说。再长的长篇小说，也需要由一个情节一个故事衔接而成。而每个情节或故事，其实就是一篇微型小说。如果把这些短章锤炼好，联接起来就是一部长篇。近二十年的微型小说的写作功底，为我写长篇打下良好基础。有评论者说我的

长篇小说最大特点是情节起伏波折，人物个性鲜明，细节处理得好……其实，这一切都是微型小说教给我的。

陈：“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是诗与文的根。在生活中，你如何积累感情？在创作中，又如何将感情表达出来？

亦：情生于心，没有心动，不会有情，没有情，也不会自发地去写作。我们不能说“某某作家是天才”，但可以说“每个作家，都是感情丰富而且比较敏感的人”。

2003 年以前，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小小说写作上。除了工作，业余时间脑海里总是有意无意在构思小小说。我想信灵感，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沉浸其中，日有所想，夜才能有所梦。当你长期浸淫于某种创作状态时，灵感才有可能降临。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灵感只给那些痴迷的人。

关于主题先行，还是故事先行。它们之间没有严格区分，对我来讲，有时候会先有内容，再有主题；有时候会先有主题，再有内容。但大部分情况下，是先有内容，再有主题。作品具备什么样的立意、主题思想等，大多是写出来之后才有的。如果主题先行，写出来的东西恐怕更多是机械的，寡淡无味的，生命力也难以常久。

我是性情中人，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部作品会写什么。所以我可能不会写出“伟大作品”。我给自己的目标是：作品一定要准确反映人性。是“准确”而不是“真实”，文学是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的，因此我们所写的“人性”，也应该要“源于人性”且“高于人性”。人性也需要艺术化了的，需要夸张、变形、“变异”，唯其如此，文学中

的“人性”才更具代表性。人性是恒古难变的，文学作品如果能艺术地反映人性，让它成为人类自身一面镜子，并最终影响人性，驱除“性恶”，更多“性善”，我就心满意足了。

陈：你是北漂的佼佼者。北漂不仅改变了你的人生，也成就了你的文学。你今后的创作，是否继续以北京为依托？

亦：我在北京生活十余年了。北漂生活已深入到我的血液里，它无疑会成我今后小说创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很感谢这些年的北漂生活，而且至今不曾有一丝后悔。作家必须得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我是那种喜爱过安逸生活的人，梦想像某些古代文人不为生计发愁，信马由缰游山玩水。但，这是不可能的，现实迫使我去为生计奔波，不得不融入社会。而正是这种“迫使”，使我了解北京，为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内容。我最新完成的《北京记者》近日将出版，它就是以北京为依托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后无论是微型小说，还是长篇小说，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会更多。

我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曾经不止一次想过，将来有可能，会和爱人一起背上行囊，去中国某个有意思的城市居住，短则十天半月，长则半年一年。如果条件许可，也会去国外。日本是对我最有吸引力的国家，《北国之春》那样美好的景象深深打动我。当然，欧洲许多国家也常引起我的遐想，可以边走边写作。

写作这个职业，有点像中医，越老越吃香。孙犁晚年的作品，齐白石晚年的画作，都是越老越简单，但越老越有味道。大智若愚，大巧若无，那种删繁就简炉火纯青的功夫，没有数十年是不可能达到的。

一个人能力有限。科学家搞发明创造，经济学家为社会经济把脉，政治家为国家命运劳心费神……作为写作者，我们能为人类做些什么？一位诗人说“靠文字取暖”。我希望写作能让我的人生温暖，也祝愿充满人性光辉的文学能让人类温暖。

# 不一样的天空——中国香港陶然论

陶然，男，本名涂乃贤，原籍广东蕉岭，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万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73 年秋天移居香港。现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兼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及其辖下之《中国旅游》画报副总编辑。

已出版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追寻》、《与你同行》、《一样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旋转舞台》、《平安夜》，中短篇小说选《蜜月》、《红颜》、《陶然中短篇小说选》，中篇小说《心潮》，小说集《岁月如歌》、《连环套》、《窥》，小小说集《表错情》、《美人关》；2004 年底，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陶然新概念小说》一套三本，包括《故事新编》、《一笔勾销》、《魔幻世界》、《赤裸接触》、《都市情话》、《走出迷墙》；小说散文集《强者的力量》、《香港内外》；散文集《回音壁》、《此情可待》、《月圆今宵》、《侧影》、《秋天的约会》、《一九九七之夜》、《香港节拍》、《红茶馆》、《绿丝带》、《十四朵玫瑰》，散文诗集《夜曲》、《黄昏电车》、《生命流程》等三十余本。主编《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共三辑十二册，主编香港三联版《香港散文选（2000—2001）》。有关其作品的评论选集《阅读陶然——陶然创作研究论集》（曹惠民主编）于 2000 年秋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曾任青年文学奖、《东方日报》征文奖、《读者文摘》征文奖、国泰航空公司与《明报》合办之“我的天空”旅游文学奖、澳门文学奖、马来西亚“冰心文学奖”评审、香港“大学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等之小说、散文评审委员，第二、三、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推荐评委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苏州大学客座教授、广东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组审批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长。

2001年12月，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邀嘉宾之一，应邀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3年11月，与香港其它三位作家应邀参加在法国里昂举行的“香港和他异性体验”文学研讨会；2004年3月，与其它两位香港作家应邀前往巴黎，参加作为法国“中国文化年”活动环节之一的巴黎“国际书籍沙龙 2004”及其文学讲座。2006年11月，应邀赴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陶然微型小说艺术特色非常显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构思巧妙，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望。

《连环劫》一波十折，层层递进，既吊足了读者胃口，又给读者意想不到的惊喜。起身眼睛还朦朦胧胧，蓦地便一愣，客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白纸，她一看，上面写着家婆的字：“我回乡下去，过几天便回来，你们放心。”大清早，家婆就留言离去，何故？这是一折。

她吃了一惊，甚么事这么紧急，连当面说一下也来不及，便匆匆地走了？莫非是半夜里的事情，被家婆发现？这是二折。半夜却摸上一个人，而且一上床那双手就极不规矩。她骇然问道：“是谁？”来人压低嗓音：“是我，你老爷……”家公？她吓得几乎当堂晕。家公爬上了媳妇的床，不仅媳妇惊讶，读者也大吃一惊。这是三折。她一向与她老爷有说有笑，十分投合。难道因为这样他就有了非份之想，连儿媳妇也不放过？她越想越气，对方继续用力，她被激怒了，不顾一切后果，又哭又叫一面手抓脚踢，就是不从。她终于保护了自己，对方灰溜溜地下了床，摸黑离去了。好在家公有自知之明，有惊无险，一场虚惊而已。这是四折。犹豫之间，家公便推开睡房房门，没事似地打了个呵欠，随口问道：“吃甚么早餐呀，今早？”她在内心里暗骂：“你演技倒不错，干了这天大的丑事，现在倒装得没事发生过一样……”家公得了健忘症，见了媳妇不脸红。这是五折。看到那纸条，他也呆了。过了一会才问：“究竟发生了甚么事？我去打麻将，清晨才回来……”看来，的确事出有因。第六折为后面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作了铺垫。她不理他，这时，阿超回来了，她急忙把他拖进睡房里，将夜来发生的试图强奸案，详详细细地告诉他。阿超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他跳了起来，推开房门，直趋他老爸那边，用也不知从哪里学到的功夫，“啪啪”一连五掌，掌掌清脆玲珑，直击老爸的两边面颊。这是第七折，矛盾终于爆发了，儿子痛打老子，父子反目成仇。老子受了委屈，推窗从三十楼跳了下去，只剩下一个目瞪口呆的他！第八折，让我们见证了悲剧发生的全过程。老妈忽地又回来了，脸上尽是



一道道被抓破的伤痕。听到惨变，老妈大叫一声，晕了过去；临终透露说，夜里摸进媳妇床上的，是她，目的只是为了证实一下做家公的是不是与媳妇有暧昧。第九折峰回路转，原来，罪魁祸首是她啊！她一听之下，惨叫一声，冷不防一头便撞在墙上，哪里还有命了？只留下一个阿超，呆若木鸡。第十折，悲剧大团圆。谁之罪？小说未作交待，留给读者思索艺术效果更佳。

《祸福一线间》层层剥笋，不断地给读者意外与惊喜：他一向以来特别憎恨警察，就好像天生有仇似的。每次见到警察走过，他便会很不屑地想，哼！你只不过有警枪而已，不然的话……小说开始，就给读者留下悬念：他为何恨警察呢？此其一。在通宵便利店吃了一块三文治，又喝了一罐啤酒，便走了出来，黑夜中，天又飘起细雨，他骂了声：“妈的！”一头竟撞到一个人的身上，那人喝道：“干甚么你！”他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两个警察。冤家路窄，他遭遇了二警察。此其二。警察骂他无赖，他的一口气直往脑门冲，那警察刚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便抓住一扳一送，那警察顿时滑倒。另一个警察大喝：“你袭警！”他这才清醒过来，知道惹下大祸，连忙转身就逃。警察骂他是偶然，发生冲突是必然。因为他骨子里恨警察，警察也看不惯他。此其三。一走神，他竟跑入一条死胡同，等到警觉想要回身，那两个警察却已经阴冷地笑着，一步一步地逼了上来。他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却被一把扭住。他也弄不清楚他是怎样被摔倒在那湿漉漉的地面上，接着拳脚便好像雨点似地落在他身上，他凄厉地呼叫，但没有拯救他。在这个雨夜的世界里，好像只有他们三个人，在热烈地

演出一场闹剧。手无寸铁的他，自然不是警察的对手。何况他又背负袭警的罪名。吃苦受罪就在所难免了。此其四。真他妈往死里打呀，这两个人渣！可是有甚么办法？打也给人打了，告他们？无凭无据，怎么告？算了吧，就当是被鬼打了，算我倒大霉。他个人肯定不是二警察的对手，于是，有泪只能往心里流，打掉牙只能往肚里吞。此其五。可是第二天傍晚，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潮水一般涌来，有记者，有律师，有社工，有……好像一夜之间他便成为了名人。原来那天晚上他被殴打的经过，被人用连环镜头拍下，而且图文并茂地被报道出来，群情汹涌。那两个警察成了被告，他获得了百万巨额赔偿。真乃柳暗花明又一村，他因祸得福了。此其六。他拿到了一百万的赔偿之后，仍不放手，又委托律师向那两名警察索取惩罚性赔偿，他明知从他们身上也榨不出甚么钱，但他不想放弃报复的机会。问题本来已经得到解决，可是，他贪得无厌落井下石欺人太甚，即使欲望得到满足，也因此埋下祸根，总有一天会遭到报应。此其七。

二、结尾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人感慨万千回味无穷。

突然间，汉明便失明了。也只不过是才结婚一年的少年夫妻，甚至连蜜月期也还没有过去。她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也不知道日子该怎么过。终于，她获得好消息，但条件是她必须捐出一只眼睛。她当然不愿意，以她的美貌，变成独眼龙，该如何恐怖，但是汉明却哀哀地说：“……你献出一只眼睛还可以看到，换到我有一只眼睛能够看到，却也算补偿我的终生遗憾……”既然做夫妻，也就有难同当吧！

哪里想到，当汉明看到独眼的她，便大叫一声，转身逃出，从此便在外面包二奶。《有眼无珠》结尾堪称神来之笔，给读者二个意外地结局：一是汉明终于重获光明；二是重获光明的汉明却出尔反尔恩将仇报抛弃有恩于自己的妻子。

《阴雨绵绵的下午》结尾写道：“正待摁通话器，那少妇便倚了过来，颤声道：‘阿 Sir，给我一次机会啦！’原来是假身份证。纠缠中不经意的身体接触，忽地令他失控，警察与偷渡客，忽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风雨过后也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少妇说：‘放过我吧……’反正香港多一个偷渡客也没甚么不得了，不会陆沉。我当我甚么也没见到。”少妇假身份证，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警察与偷渡客，忽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表面看有些意外，细想也在情理之中。警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更有一念之差之时。

只不过是三两下拳脚罢了，他便把那个入屋企图打劫的汉子制服了。这个劫贼，太他妈有眼不识泰山了！也不先问问我秦一刀是甚么人。他太太倚着他，问：“是不是该报警，把这个贼佬绳之以法，不再害人？”那汉子低着头，沉沉地说：“英雄饶命，我这是走投无路，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冒险。我以后不敢了，请你高抬贵手，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做人……”伸脚踢了那人一下，冷笑道：“路是自己走的，你好自为之。我放你容易，下次再撞到我手上，你可没有这么幸运了！”

胧中睡去，他们沉浸在那胜利之中。睡到半夜，忽然觉得头颅上顶着一管坚硬冰冷的手枪式物体，一看，呀！这人不就是他放过的匪徒么？

那人嘿嘿笑道：“小人报仇，不用几天！”财物给洗劫一空，警察赶来，问了他一句：“甚么职业？”他迟疑着讲不出口，他太太嘴快，吐了一句：“他是第一阔佬的贴身保镖……”《自身难保》结尾颇具讽刺意味：秦一刀号称第一阔佬的贴身保镖，只不过是三两下拳脚罢了，他便把那个入屋企图打劫的汉子制服了。然而最后，秦一刀却被那个入屋企图打劫的汉子制服了。这个结尾看似意料之外，其实却在情理之中。俗话说：山外有山，强中更有强中手。此外，有些力量是会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此消彼长的。小说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等到恢复知觉，眼睛给绷带蒙着，她真怕从此便再也看不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看不到她的阿明了。但手术很成功。她以为第一眼看到的，该是她的儿子，但不是。坐在她面前的，是阿倩。“阿明还没回来？”她问。阿倩犹豫了一下，“他不是去做生意，他去澳门。”“去赌？”福婶大吃一惊，“他哪里有甚么钱？”“事到如今，我也不能不告诉你了。”阿倩叹了一口气，“他给你办事买东西，从中克扣了不少钱……”《母子团聚》结尾，分散四十年的一对母子终于团聚了。但是，团聚却失去了天伦之乐和应有的意义。因为儿子居然敢克扣母亲给他买东西的钱，更让母亲伤心的是，儿子拿了克扣母亲的钱去赌博。这个结尾振聋发聩，令人警醒。

### 三、语言风趣幽默，富有哲理。

“年近半百的时候，思想成了一匹野马。只觉得高峰期已过，不论精神与体力，都已经明显地在走下坡，他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等到他从台北回来，伊妮却把一迭相片甩在他面前，喝道：‘你去收集

资料，还是去收藏女人？’这些赤裸裸的相片，赖也赖不掉。”（《手段》）

“他想办法把钞票搬回家里，阿娇问他：‘人家都拿支票，你干吗拿现金？财不可露眼，这样的道理你都不懂？’他笑，‘马会那边的人也这样劝我，不过我要来一记怪招，人家不会想到吧？我把钞票抱回来，是要过一过数钞票的那种过瘾感觉。’说罢，他将一迭钞票狂抛。出门时，阿娇问他：‘你总不成把钞票也扛到街上吧？’他说：‘你给我放心，我早就准备了保险柜，万无一失。’看完电影回来，才发觉屋子有些零乱，而那保险柜也洞开，那些可爱的堆积如山的钞票也不翼而飞。他急得大哭，叫道：‘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密码？’阿娇冷笑，‘我也知道。不是一六八就是八八八，你当然用一六八！蠢材！’”（《密码一六八》）

“秋雨落在街上，他走得正愁，一抬头，凭着经验，便一眼看出，那个面貌姣好的少妇，可能是偷渡客。本来，他可以扬一扬手，把她拦住，说一声：‘麻烦你把身份证拿出来看看。’但他不。这少妇实在惹火……假如……假如甚么？他吃了一惊，不再继续想下去。那少妇撑着雨伞，提着菜和肉，在前面走着。那姿态，摇曳生姿。”（《阴雨绵绵的下午》）

“查理竟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猝然去世了；于是那些吱吱喳喳的女人又再次议论纷纷。当然啦，年纪差那么多，怎么受得了？简直就是夺命！不过现在好啦，留下巨款，让她一个人独享，实在是因祸得福！真不明白这些女人，是我丧夫，你们何必说三道四，那么残

忍？你哀哀地哭了。你一直觉得你爱查理，直到这时，在悲痛之余回心一想，假如查理并非那么有钱，以她名模特儿的身份，到底会不会下嫁？她竟不敢正面回答了。查理的后事办完之后，律师点算家财，你才知道，他只剩下空架子了，连房子都已抵押给银行；你当场作声不得。”（《遗产》）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2 月 15 日）

# 欲望的倾诉——中国香港陶然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连环劫》环环相扣，扣人心弦，不断地给读者惊喜与意外。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称。

陶然（中国作协会员，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世界华文文学联合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学会副秘书长，《香港文学》总编辑，以下简称陶）：世事无常，但又有一定道理，绝非无缘无故，只是人在其间，常常不自觉而已。我便试图以客观的视角把当中的荒谬或偶然或必然呈现出来。力求达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效果。

陈：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的小说如何为读者“画出存在的图”？

陶：画出存在的图，是小说家的责任，但不是唯一的途径。小说有许多种可能性和必要性，未必一定必须存在才能写，只要有其可能性和合理性，可以显示某种状态或意愿，便可以写。无论写实或者魔幻或者其他写法，只要能够反映人生百态，都值得欣赏。

陈：巴金云：“写作是一种欲望的倾诉，一种幸福感的满足。”您

在写作过程中，是否有这两种感觉？

陶：人人的感觉大概因人而异，但倾诉的欲望恐怕是相同的。

陈：作为香港文学总编辑，请您介绍一下香港文学。

陶：香港文学是纷繁多姿的文学，尽管在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里，文学无可避免地边缘化，但还有很多有志于文学的人们继续文学追求。而香港处于东西方交汇之地，视野比较开阔。只要明白文学始终是属于小众的，文学爱好者就会安于边缘的位置。

陈：您出版了三十多部专著，可谓著作等身。写微型小说是偶尔为之，便一发而不可收。您为何对微型小说情有独钟？是否打算从一而终？

陶：写微型小说于我而言，不是主攻方向。有创作欲望，适合用微型小说表达，便用这个体裁。并不特别偏爱或偏废。

陈：请您谈一下近期文学创作与未来文学理想。

陶：随心所欲，没有既定的计划和理想。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2 月 15 日）



# 理论之树常青——中国大陆顾 建新论

顾建新，男，1946年12月25日生，上海人，蒙古族，中共党员，徐州市政协委员。出版《微型小说学》、《写作训练教程》、《中国现代文学名篇新析》、《获奖小小说选评》。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全国征文大赛数届评委，江苏省教育厅中文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矿业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汉语言文学系主任。现任江苏九州学院人文与社会工程系主任，著名文学评论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微型小说理论研究，迄今在新加坡《新华文学》及国内《文艺评论》、《红楼梦学刊》、《甘肃社会科学》、《文艺报》、《文学报》、《安徽作家》、《浙江作家》、《福建文学》等报刊发表评论100多篇，写书序20多篇，小说评点数百篇。

顾建新对于微型小说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专著《微型小说学》的重要价值在于：第一次把微型小说的理论研究提到了学科的高度，并提出了微型小说诸多新课题的研究构想。

这本书对把微型小说理论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对于中国未来理论研究的系统化、创新化、特色化，不仅提供了思路，而且有了明确的设想。意识创新、视野开阔、高瞻远瞩，想象丰富；既有宏观

规划，又有细微探索，是这本书的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作家、评论家、中国散文学会会长林非，在《微型小说：朝阳文学》一文中，对《微型小说学》评价颇高：“顾建新撰写《微型小说学》是一部深入探索其思想与艺术规律的精心之作，它的问世必将在理论上产生指导作用，在实践中产生鼓励和促进作用。”

韩英在《微型小说创作的繁荣呼唤微型小说理论的建设》一文中也给予高度评价：“构建微型小说学这座大厦绝非易事，也绝非一个人所能济事。它是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程。江曾培同志有《微型小说面面观》，诸孝正同志有《怎样写微型小说》，邢可同志有《怎样写小小说》，以及刘海涛同志有《微型小说写作艺术论》等等著作问世，今日又有顾建新同志的《微型小说学》问世。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都是构建微型小说学这座大厦的有功之臣，功不可没。”

在我看来，顾建新《微型小说学》对于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两章：一是第二章《咫尺应须万里：构思论》。构思论中关于选准聚焦点的三种情形：意蕴聚焦、情节聚焦、人物聚焦，观点新颖独特，分析精辟到位，对作者创作很有启发。二是第七章《东风夜放花千树：作家、作品论》。作家论撰写了包括凌鼎年在内的 24 位作家，这应当是中国当代最早的微型小说作家论，开创了微型小说作家论之先河。我在《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后记中写道：“2000 年，收到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顾建新专著《微型小说学》，获益匪浅，尤其是其中的 24 位作家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于是，我产生了写《百家论》的念头。我把这一想法说给顾教授听，他大力支持，

更加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与力量。”

二、为许多作者作序，并为知名或不知名的青年作者撰写大量的评论，发现与培养了一批作家。

他的评论，遵照鲁迅先生提出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原则，不溢美，对作品的缺点，也予以大胆地诚挚地提出。同时，在评论时，决不是走马观花地大致看一下作品，而是对原作进行了深入细致地研究与认真地探讨，真正发现了作者创作的特色，鲜明地提出来。他的评论，摆脱了经院式的纯理论的评说，文风力求朴实无华；而且确求真知灼见，因此不仅对作者本人，而且对其他的创作者，都极有裨益。特别是在进行个案的研究过程中，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造课题；甚至延申到对当前国内微型小说创作存在的弊端，敢于大胆评说。他的评论，以及在历次微型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常使人感到振奋与耳目一新。他的文学评论，已形成了个性化的风格，与一般的评论者，有明显的区别。

他在《一滴水中的大千世界——读葛取兵的〈一滴水中的乡村〉》中写道：“我以为，《等着过节》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小说开头写的‘没事，又暖和，蹲在朴实的宅墙根，这是山村老人冬季的功课。’一个荒漠的精神家园，不是在远古，而是在时代飞速变迁的今天，不能不令人惊愕与感慨。小说中的莫老大，年仅 43 岁，就开始‘一年四季吃救济’。结果农业局春播时给他的玉米良种，他煮着吃了；给他的小羊，又被他美餐了。无论怎么救济他，他仍然是穷！小说昭示我们：要想彻底让农民摆脱贫困，只有物质的帮助是远不够的，精神

的‘脱贫’是根本，是最重要的！”这段评论中关于精神的“脱贫”的论述，见解非常独特，振聋发聩。在《奇葩又一枝——序〈梦笔生花——何开文微型荒诞小说选〉》中写道：“我们当前的小说创作，存在着鱼龙混杂的情况：一些冠以‘幽默’的小说，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是一些无聊的锁事的胡乱堆砌；所谓的‘荒诞’小说，缺乏深刻的内涵与让人回味的魅力。大量浅层次的小说充斥我们的报刊，降低了微型小说的品格，使读者离小说越来越远。因此，大力提倡小说的精品意识，对于一种文体的生存与勃兴，是至关重要的！”

当下，全国每年发表小小说 2—3 万篇，重复小小说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所说重复，包括主题思想、故事情节、结构、语言、叙述方式等诸方面。犯有此类毛病的，不仅有初学者，也有不少小小说名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别小小说作家作品，仿佛流水车间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美国在机械制造业中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采取标准化通用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批生产有了可能，从而引发了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

但是，作家创作作品，不能采取机械制造的方式，重复别人，重重自己，千篇一律。

在我看来，重复是精品的主要敌人。

因此，顾建新关于树立精品意识的论述，非常及时深刻非常。

三、多年来，他为中国微型小说的创作繁荣，竭尽全力。

他把这件事，一直提到事业的高度看待。首先，他多次担任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全国征文大赛评委。每次都认真评阅，从大量的征稿中

发现好的作品，发现人材。在看到好的作品后，他会兴奋地给创作者去信。由此，他不断地结识新的朋友。同时，每次评选结束后，他都严肃地撰写“评选感言”，对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毫不掩饰地提出。

其次，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曾到北京、佛山、南昌、常德、义乌、郑州、宁波、宝应、江都、扬州、连云港、任丘、井冈山等地开会、讲学，对推动当地的微型小说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所到地的报纸都做了报道，扩大了微型小说的影响。

第三，他在中国矿业大学给研究生开设了小说创作的课程。为本科生开设微型小说选修课十多年，听讲学生近万人。目前，将继续开设下去。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7 日）

# 建构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 中国大陆顾建新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作为数届全国微型小说评奖评委，请您阐述一至八届获奖作品总体印象与艺术特征？存在的主要问题？评奖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方面？有获奖者在网上宣称：拒绝领奖！理由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不能代表中国微型小说，因而不具备权威性。您对此如何评价？

顾建新（中国矿业大学中文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以下简称顾）：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举办的每年一度的评奖工作，溶注了评委与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这是不容忽视的。同时，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作者的参加，特别是近几年有海外的许多作者参加，就足以说明它具有生命力。参加评奖的总评委，有中国作协的副主席，有大杂志的主编，有大学的教授，不是凭个人意志拼凑的人员，有代表性。至于它存在不足，我们可以提出意见改进。当大树长得葱绿茁壮时，我们要浇水和培土而不是砍倒它。至于对这几年作品的总印象，我感到水平是在逐年提高的。但震撼人心的作品还不多。还是那句老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陈：现在名称越来越乱，您认为是统一名称好，还是各行其是？哪一种名称，更有利于微型小说发展与繁荣？

顾：这是一个有历史渊源的复杂问题，而且又有人提出新的名称；它不是谁能下一个行政命令，就在一个早上就解决得了的。一切要等待时机。我以为，群雄并存的情况还要延续一个时期，也许是不短的时间。不必过虑。把精力放在创作文学的精品上才是。

陈：中国作协创研部李朝全在《文艺创作于国家形象》一书中指出：“文学具有普适性。借助语言的艺术，通过描写和表现生死、美、人性、人心、爱情友情亲情人类共通的情感等永恒的主题，反映生命的本质、生命的痛苦与欢乐，人类的生存方式、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展现美的艺术的魅力，表达理想主义、人文情怀、终极关怀，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文学可以参与建构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为世界读者所普遍接受。譬如，刘恒的小说注重从人的食、性、居等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出发，来探寻人性，探寻百姓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压抑下的生存状况。”那么，微型小说如何才能参与建构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呢？

顾：还是要深入生活，与最广大的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我们还有不少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只有真诚地、真实地反映他们的生活，才能引起他们与全社会的共鸣。

陈：美国批评家阿尔弗雷德·卡津 1960 年发表了《当今批评的功能》一文，他的文章效仿的是艾略特 1923 年发表的《批评的功能》；再往前，马修·阿诺德 1864 年撰写了《目前批评的功能》；还有很多人对批评做出过辩护，包括惠特曼、王尔德和莱昂内尔·特里林。这是因为，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最精巧的评论也比不过最粗陋的创造。”

马修·阿诺德说：“批评的力量比创造的力量低级。”只有创作不了伟大的文艺作品的人才写评论，他们以此来享受作者体验到的快乐。在王尔德这样的才子眼里，评论只是借题发挥，“对一位评论家来说，艺术作品只是启发他自己创作的一个暗示。”在您看来，评论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创作与评论、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哪里？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顾：确实，我们目前的评论还多注重理论上的探讨，似乎文学创作与评论是两层皮，或者是油与水的关系，溶不在一起。往往是评论家的评论，作者看了不以为然，甚至认为是没看懂自己的作品，更谈不上指导创作了。究其原因，或是评论者多对原作研究不够，走马观花后写篇评论应付；或是评论家本身没有写作的经验与切肤的体会。评论与创作应是一家，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离了谁也不行。评论对创作的真正意义在导引，指出作者自己发现不了的问题，引它在正确的路上前行。

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什么？影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因素有哪些？

顾：这个问题很大，我只能谈一个方面：缺少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吧。

陈：理论之树常青。但也有人认为理论是灰色的。目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体系是否建立？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如何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作用？有无成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学会之必要？



顾：体系还谈不上。当前我们的重点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对提升我们的创作起到明显的作用。下一步的难点是，在微型小说理论研究上，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理论建树与创新。成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会是很必要的。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7 日）

# 独特的思想者——中国大陆冯 辉论

冯辉，男，1959 年生于河南新密市，河南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百花园杂志社编审，副总编辑，《百花园》执行主编，郑州市作协副主席，郑州市小小说学会会长，系河南省宣传系统“四个一批”人才。1981 年开始发表过一些电影艺术评论。1987 年以来，专注于小说理论与评论，特别是小小说艺术研究。1998 年发表《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获河南省首届文学新人新作奖。

冯辉评论特点，是着力将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进行综合研究，强调小小说的文学品质，注重分析和概括小小说基本艺术特征和若干表现形式，力求与千百年来中外小小说艺术实践达到内在契合。近年来，在编辑工作中有选择地进行了一些作家作品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重视作家的创作心理，着眼于小小说文体未来发展，把自己独特的认识与观点灌注其中，引起了小小说文坛作家评论家与读者的共同关注。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0 年 8 月出版的《论小小说》一书，集中展示了他评论的成果。

在我看来，《论小小说》艺术成就、美学价值、社会意义主要体现在综论、编者说、作家作品论三大部分。

综论之一《小小说与“小”、“巧”、“玲珑”》，提出了与众不同的

观点：“更多的小小说名作在雄辩地证明着：巧，不是重要的。越是大师的作品，越是难以找到‘巧’的故事情节。读契诃夫、海明威、马可·吐温、川端康成、伯尔的小小说，在情节上大多是平直的、舒缓的。在一个作家的创作过程中，巧与不巧，并不起什么关键作用。一篇作品酝酿所描写的生活的‘偶然’是在遵循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去表现偶然之中的必然，是创作主体生活感受对象（题材）的共鸣融会决定着作品的内核，这种内核在胚胎的孕育中，其题材可能具有‘巧’的基因。即使有，那也不是人为的，人工的。在写作中，不少巧合往往是为作家始料不及的。一味地主张‘无巧不成书’，只是抓住了创作中部分浅在的外部现象，而没有在根本的层次上抓住创作技巧上的一些重要环节。”这段论述与传统观念大相径庭，一方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另一方面又启发作家评论家读者的思路。

在《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一文中，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1881—1996）提出的美学假想（那就是“有意味的形式”。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这种线、色的关系和组合，这些审美的感人的形式，我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予以创新。冯辉认为，贝尔的这一界说，将艺术品与现实事物区分开来，从而在理论上概括出作为艺术品才具有的根本性质，给我们两点启发：一、文学艺术应当将艺术创作的观念理直气壮地高扬起来，而甩弃很多并不由衷的“前提”和标签，减轻因袭的艺术价值观的包袱，将艺术创造变成一种自由自在的审美活动。而在此种创造的心境中创

作出的作品，往往最具艺术意味和生命的活力。二、“意味”一词具有较大的涵括性，它尤其能够体现出人本意义（唯独人具备思想力和审美潜能），可以容纳很多文学艺术家对艺术的理解与体验。当今小小说创作已成为真正的艺术意义上的小说审美活动，主要表现正是在于小说文体的解放与自觉，小说文体成为自由表现的形式，内容与形式真正地建立起了合作，形式有了意味，意味有了形式，真正进入了美学境界。接着，冯辉详细阐述了“有意味的形式”四种实现方式：模拟性形式、隐喻性形式、象征性形式、感觉性形式。“有意味的形式”的提出，创新了小小说理论，拓展了小小说研究新的领域，值得关注与重视。冯辉在阐述“有意味的形式”四种实现方式时，理论联系实际，举例典型，很有说服力。同时，深入浅出，详略得当，给作家评论家读者诸多艺术启迪。

《小小说的跨世纪展望》从两个方面来展望新世纪初小小说的新状态：一、对世界性主题的投注和对异化的反思。一些世界性主题日益得到作家们的表现，如人类的共同发展、和平与互利、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个人权利的具体化。二、价值观、伦理观和艺术表现的多元化。市场经济体制秩序对人本身的最大改变是意志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和才智的充分发挥。作家们的艺术思维空间，也得以充分的开拓，艺术表现日新月异。

编者说之一《想到“精品”》：“目前，小小说界‘呼唤精品’之声四起。但其中有个问题人们不应忽略：在以往历史的转折关头那种‘直抒胸臆’、往往振聋发聩、轰动一时的控诉型小说难以再度繁盛，

实际上那种局面不再会经常形成了（哪怕是七八年才来一次）。此后，被人们摄入阅读视野的将是巨大生活洪流中的朵朵精彩浪花；小小说精品的含义将会有所变异。在今后的小小说里，可能吟咏多于呐喊，立体多于平面，雅致多于暴烈，混沌多于明快；小小说作家与读者将在崭新的层面上达成一种广泛默契。”此段关于精品含义将发生转变的论述，高屋建瓴，具有前瞻性，开阔了作家评论家的视野，对读者阅读也产生了影响，艺术效果与社会意义非常明显。

在《小小说文体的几种矛盾统一》一文中写道：“小小说是人民性的艺术，也是这一特定文体自身的一些客观因素所决定的。小小说是在千百年来文体流变中逐渐形成的，精短的小小说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标识，这就决定着这一文体形成若干一般规定性。这些规定性都是矛盾统一的。比如，它是简短篇幅与容量厚重的统一，它是通俗易懂与意旨深远的统一，它是情节单一与感染力强烈的统一，它是通俗故事性与高雅文学性的统一，它是妙趣横生与扑朔迷离的统一，等等。因而，它需要作家更多的智慧；它告诉人们，第一流的小小说都是雅俗共赏的。这是难的，但读者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小小说。”几组小小说文体矛盾统一的概括，非常准确，非常精彩，非常到位，给我们许多艺术上的思索。

编者说之二《故事之外的艺术能量》：“小小说的优势是什么？说法很多。其中之一是：跟故事比起来，它有文学性；跟散文比起来，它有故事性；文学性、故事性二者兼得，在以格局精短为文体特征的文学形式中，小小说无疑站在鳌头之上。这一描述，说明了小小说这

一事物的本质特征，说法也很简明朴素。”冯辉一语道破小小说与故事的本质区别。

巴尔扎克说过：“偶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编者说之三《“偶然”是伟大的小说家》对此加以论述：“巴尔扎克强调小说叙述策略中的‘偶然’，决不意味着可以把‘偶然’作为一种写作的‘生意经’去利用，孤立地理解把握‘偶然’，将小说情节编排得荒诞不经，使读者如坠五里之雾，莫名其妙，而是说在把握本质必然性前提下，多多地重视偶然的可能性、戏剧性、人性、微妙性。说到底，‘偶然’是一个文学性的课题。”冯辉关于偶然与必然的论述，站在哲学的高度，条分缕析，令作者茅塞顿开获益匪浅。

《小小说与“三一律”》：“我们以前提到过戏剧史上的‘三一律’概念（即一个事件、一段时间、一个地点的交汇）被众多小小说作家（包括一些中短篇作家）所借鉴，所融会，在艺术上有如虎添翼之效。戏剧‘三一律’形式是为了紧紧地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而不至于使观众因剧情的平淡乏味而离开现场，那么我们的小说家们不是同样需要考虑对读者的吸引力吗？我们不要将小小说的表现手段狭窄化、单一化，更不能将小小说文体变得停滞，变得封闭，而应当具有更宽广的艺术视野，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中那些有助于增加小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有益于小小说文体更富生命力的艺术规律并加以融合，如此，正是小小说的强盛之道。”冯辉将戏剧“三一律”引入小小说研究，开阔了作家评论家读者欣赏的视野，意义与作用不言而喻。

作家作品论《从心灵出发——读秦佣的小小说》：“我一直觉得，读一个人的作品，首先是读这个人的心灵，即这个人的心理愿景是什么，这个人何为而悲，何为而乐，他写出了怎样的人物和故事，以及通过这些人物和故事表达了怎样的苦恼、焦虑、悲愤、伤心、冲动或沉思。文学必须有这样的感染力，这也正是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仅供人消遣娱乐的艺术形式而能够永久为人类所需要的特质。”这段话与其说指出了秦佣小小说的特点，不如说概括了小小说乃至整个文学作品所应当具备的特质。

《人学之树常绿》：“在文坛上一派浮躁的状态下，申平却不断拓展自己的题材领域，强化‘人学’的表现功能；在写作泡沫化的风尚中，申平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打造生动感人的文学典型，抒发人间真情，启迪人们对生活的反思，针砭社会 and 人性中的痼疾……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现实所需要的。”冯辉借申平小说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普遍现象与规律，发人深醒，启人心智。

《当代的中国寓言》：“我读韩英的微型小说作品，不是按文学教科书上说的标准去读，而是暂且局部地放弃了那些文体特征，文体要素，将他的微型当做寓言来读、来理解，寓言的意义，寓言的魅力，寓言的艺术能量，非常强健地体现在他的微型小说作品里。韩英小说化的当代寓言，作为一种他特别擅长的文体，他的话语文本里寄藏着非常丰富、非常浓厚、非常鲜活的当代性与历史感，总装载着文化的、社会的、观念的和心理的信念。”冯辉把韩英作品当作寓言来解读，与传统小品文解读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研究方式的转变，实质上是

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

《李永康的小小说》：“永康君以一种平民化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平民的心态，以平民眼光，平民的然而也是平民作家的话语来关注那些很普通的人；那些被某种热潮遮掩住了身影的人；那些被某种喧嚣压低下去的微弱的声音；那些某个时刻被光亮遮罩住的角度。然而这却是我们最广大的社会，最广大的人群。永康君讲过的这些普通故事也许普通，但他发掘出的那精神上的光亮却并不普通。”这段话与杨晓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论点，不谋而合，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借孙荪为冯辉《论小小说》序作为本文结束语：“专注乃为学成之根本。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不唯有视野宏阔的小小说专论，更有几十篇作家作品论，共同显示了冯辉的理论兴趣和理论素质。同时，形成了他系统的小小说理念。可以看出，对小小说在整个小说和文学中所具有的普遍共同的特质，尤其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颇富学养和理论感，又具有鲜明强烈的现实性。我赞成冯辉做学问的意识，他是把学问和工作结合起来做的。编的是小小说，研究的也的小小说。这成为他的一个重要特点：为学专注。选定一个方向，从不同角度往广度和深度发展，久而久之如宋人李清照所言：慧则通，通则无所不达；专则精，精则无所不妙（《打马图经序》）。冯辉因此而成为研究小小说的专家。”



# 小小说面面观——中国大陆冯 辉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最近，我读到您的《论小小说》一书。这本书对小小说文体的基本概念、当代小小说的文体流变、小小说创作中涉及到的具体问题都作了梳理。我觉得您十分强调小小说的文学品质和艺术创造相统一，对小小说创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关于小小说创作的未来发展，《论小小说》里有《小小说的跨世纪展望》的篇章，对这一问题，您是否还有更多的想法？

冯辉（文学评论家，百花园杂志社编审、《百花园》执行主编、郑州小小说学会会长，以下简称冯）：《跨世纪展望》那篇文章是 10 年前发表的，跨入新世纪已经 10 年了。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意义重大。我想从宏观一点的角度谈点感受。首先是确立好作家无愧于 21 世纪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立足点只能是现实，而不是跟风、拜物和虚无主义，一个作家的出发点只能是社会期待。这是基础。还有两个方面值得注重。一方面要重拾一些价值，坚持一些信念。这与传统有关。不能说时间已经进入新世纪，所有一切都过时了，要创造一种全新的文学，这不可能。恰恰相反，此前文学中的很多价值（如真善美），文学的基本品质、基本特性、文学对人的生命状态和

精神生活的关注是要永远坚守的。当下文学中的苍白失血，浅薄化、粗鄙化表现正是作家们丢失了文学固有的价值观和基本品质造成的。很多经典作家的逝去并不意味着他们精神使命和艺术创造使命的完成。比如，我们可以说鲁迅、巴金、曹禺的使命已经终结了吗？他们的书人们还在读，他们的戏人们还在演，从某个角度上说，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创作无法超越他们，还差得远，我们应当惭愧与反思。厌旧趋新是人的本能之一，但人们在急于趋新的奔跑中会轻忽、丢失很多本不该轻忽、丢掉的东西。我们现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但有些人会轻忽掉连西方社会的人们今天还在捍卫的那些普世价值。很多人抱怨是互联网的普及导致了文学传播的惨淡，但没有想到人民群众对作家的失望、文学创作远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感受才是问题的本质。很多作家只会追风，不再会反省和深思。另一个方面，在这个飞速变化、信息爆炸的新世纪中，作家需要善于发现新问题、解放艺术想象力。在今天，由于资讯传播的发达，各类群体、各种情形下人们的观念、行为可以即时地公诸于世，当下出现的很多现象远远超出了作家艺术家们的想象力，很多情况下（科学技术发明除外），最富于想象力的人并非作家艺术家。应该说，这种情况对作家艺术家的存在构成了威胁，作家艺术家们对现实的隔膜、迟钝、僵滞已经明显不合时宜。比如说，今年被广泛宣传的高级干部杨善洲同志的所作所为就超出作家们的想象；忠于神圣职责的王瑛在殉职后人们才知道她因病而债台高筑；你也很难想象，一个副市长帮商人一次可获近亿元贿赂，而案发后长达 7 年难以对其审判；数位部级高官竟会共享情妇；最近，

出现了有互联网以来中国第一个“自首举报微博直播”！这些都是远超人们的想象力的新世纪的传奇故事。当然，作家的任务并非是直接地写这些新闻事件，而是应当从这些现象里找出这些现象与文学创造间的内在联系。人类一直认为作家是最富于想象力的，那么这个神话在今天就大可怀疑。小小说作家的一个优势是敏锐和迅捷，而对 21 世纪里涌现出的新现象，我们不是有很多功课需要料理吗？

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坚守与突破——2010 中原作家群论坛”上，高度赞扬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说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业，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中国作协荣誉副主席、著名评论家张炯在惠州“中国小小说创作基地”挂牌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小小说文体经过 30 年的成长已日渐成熟，由民间汇入中国文学的主流范畴，已形成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今年 3 月中国作协在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中，把小小说纳入评奖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后的小小说文体将会和她的兄长们（长篇、中篇短篇）乃至别样文学体裁一样，竞相生存在同等条件下的氛围里。”小小说纳入鲁迅文学奖评奖范畴，对百花园杂志社来说，既是机遇，更是挑战。您与您的同事们，如何将小小说做大做强，实现小小说新的质的飞跃？

冯：今年，中国作协将小小说明确地纳入评奖，表明了一种国家认同，因此意义重大而且深远。实际上中国作协对小小说很早就十分重视，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茅盾、老舍等都号召过发展小小说文体。至于现在的评奖获奖情况，我觉得可以乐观、理性地看待。乐观地看，

小小说作家们应当保持自信。第一，很多经典作家正是当代小小说创作的开拓者，这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如王蒙、冯骥才、汪曾祺、林斤澜、贾平凹等。谁能低估小小说在审美价值上、文学性上和艺术境界上的品位呢？这还且不论读者群体的庞大。第二，已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中有很多人从事过或正在从事小小说的创作。我没有详细统计过，但觉得能够较好地把握小小说创作的特性是这些作家叙事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之一。同时，对此也应当理性地对待。“鲁奖”作为一种国家认同，它是对少数而不是全部优秀小说创作的褒奖，它是一种锦上添花，它从性质上表明并非优秀的作品都可以榜上有名。因而未获奖的作品并非都是因为质量问题。总的来说，我们应当看到，“鲁奖”的要求与我们所倡导的小小说思想艺术质量是相一致的，小小说作家作品必将产生获奖者，但不必谋求很多人群体性地拿到此奖。

关于小小说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人的体会上说，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方面是坚持文学品质与艺术创新的结合，也就是对质量的严格把握，这里质量概念的内涵应该是具有革新性的，动态的，即它是立足于现实的，密切联系社会期待和大众要求的。同时还要坚持对青年小小说作家的扶持，这也是根本性的。再一个方面是拓展小小说作品推出平台，开拓小小说创作成果的多种文化转换形式，探索创作效益提高的多种可能性。

陈：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说：“我觉得艺术创作，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知识。你一定要懂得很多的东西。你写东西所要牵扯到的知识，应该尽量地把握。第二，你要去体验生活，要有经验。

但仅仅有知识和经验还不行，这就需要第三，即活泼的想象。所谓想象，就是广泛的同情，设身处地把自己看做一条虫、一棵树、一个异性、一个老年人，等等。”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觉得小小说创作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冯：您提出这个问题非常有现实针对性。我赞成余光中先生说的这三条。这是“文学创作的准备”问题的一般规律，这三条是高度概括，若要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我觉得在实践中还要具体化，在每一条中起码要找出一个点。“要有知识”怎么具体化？我觉得要找到一条贯通起相关知识的线，如在学习历史中理出思想史这个点，由人类思想史的进步联系到社会现实，这样就可明晰当代社会中的种种问题和必然趋势。又如“体验”的具体化，我觉得首先要确定一个体验者的立足点是什么？是立足在弱势群体的立场上来体验，还是一个从“富二代”或“官二代”的立场去体验？那是迥然不同的。关于想象力前边已经谈了。至于小小说创作的准备，我觉得在余先生谈的三条后边再加一条即可，这就是务必研究一下小小说文体的特性。小小说的外部形态很简单，就是篇幅的限制，而要在小小说里谋求表达一种极致，其内部结构形态和叙述技巧就气象万千了——这就要下功夫研究一番。以上都是必要的准备。

陈：我在评论《重复，小小说之大忌》中写道：“现在，全国每年发表小小说 2~3 万篇，重复性的写作占有一定比例。这里所说的重复，包括主题、故事情节、结构、叙述方式等诸方面。犯有此类毛病的，不仅有初学者，也有不少小小说名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个

别‘写家’写作，仿佛流水车间生产出来的批量产品。美国在机械制造业中曾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采用标准化通用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批生产有了可能，从而引发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但是，作家创作作品，不能采取机械制造的方式，重复别人，重复自己，千篇一律。”您如何看待小小说作者中的重复性写作？您认为重复与风格是何关系？

冯：这个问题切中时弊！很多作家——有不少青年作家、有不少读者也把这个问题的提得很尖锐，这是警讯。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就是有的作者发表了若干作品便莫名其妙地进入陶醉状态，产生一种错觉：原来写小说就是这么简单！于是他对文学、小说的理解便停顿在那个地方，其思想的触觉不再活跃，丧失了对文学创作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敏感性、犀利性、微妙性，其艺术的好奇心平复下来，创作对于他不再有难度，甚至相信只要有发表量，谁都会承认其“创作成就”。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头脑就好比一种模具，模具不变，它产生出多少产品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作家创作的“模具”很特殊，它必须是一次性的。新“产品”的产生必须有赖于“模具”的改变。但是，您说的那种重复性写作者似乎相信，我一种“模具”可无限期使用。一个作家的工作是艰辛的，这种艰辛主要表现在他必须不停地至少是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的“模具”——大脑。毫无疑问，重复性写作与风格的形成毫无共同之处，人们通常说的风格指的是写出多个作品的较为成熟的作家，在艺术创作中已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个性。A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是在长期的创作探求中逐渐成熟起来并与 B 作

家、C作家……的对比中显现出来的，这其中还包括A作家在艺术实践中对经典作家和同时代作家的学习借鉴和富于个性的创新、超越。而重复性写作的A作家前年是A，今年还是A，明年还是A。A作家几乎不可能在某一年同B作家、C作家……放在一块儿作参照，因为二者没有可比性。

陈：在您的《论小小说》一书中有几个篇章论述创作精品问题，足见您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我在一篇评论中指出：“精品不是说出来的，也不是想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这个说法，得到了日本汉学家和评论家渡边晴夫，中国著名小小说作家白小易和评论家李利君的赞赏。当然，也有人认为，精品可遇不可求。您认为精品是如何产生的？精品与经典是否同一概念？哪些小小说可以称之为精品？

冯：“精品”、“佳作”等都是一定的、通俗的说法，用来称赞一些最令人满意的、几近完美的作品，但它不是学理性的概念，文艺理论词典中不会收这些词。说某作品是个精品，人们可能难以形成统一认识，但一般而言，它可以是一种来自多方面的、多数人的共识。一个作品能被人称成为精品其实很不容易。一个有创作经验的作家发现某个有意义的素材、产生某种创作灵感往往有一定的偶然性，作品在何时进入公共视野从而引起反响、好评如潮也有偶然性，所以作家往往有“可遇而不可求”之感。偶然性虽不可控，但它却潜在于必然性之中。我觉得，我们应该注重的是精品产生的那些必然因素。人们呼唤精品，企求的正是那些可为性、必然性因素，这些因素不外乎咱们前边谈到的作家对文学特质的领悟与坚守，作家的立足点、聚焦点、

社会的期待和个人的创作准备等等。“经典”这个词倒是具有学理性，但它经过那些言过其实的书商们的炒作已经变味儿，可笑的是有的书商直接号召作家“写经典”，他们常常把一部分新作命名为“经典”。所以现在读者们已不敢相信“经典”了。然而真正的经典是有的，所有的经典都是经过时间和社会淘洗的——这是经典本来的含义。当下的许多新作太令人满意，于是被称为精品，这些精品经过时间的淘洗，可能大部分会进入经典之林。像王蒙、汪曾祺、许行等人的小小说作品就是这样。

陈：长久以来，很多人为“小说”与“故事”的差异而纠结，众说纷纭，好像莫衷一是。您认为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哪里？作为一个办刊人，您的选稿标准是什么？

冯：您说的很对，这是个直到今天还众说纷纭的问题，这个问题既重要而又复杂。之所以重要，因为不清楚二者的差别，就谈不上追求的方向。说复杂，是因为二者之间确有交合、交叉的情况，很多作家既写小小说又写故事，或差别不大的作品既可作为小小说发表也可以作为故事发表。在学理上也有其复杂性。“小说”这个词虽然在汉代就有了，但在现代文学范畴里，小说这一文体更多地具有舶来因素，已不是古典小说里的概念了。在英文里，“小说”和“故事”是一个词，然而外国文学中的“故事”与中国文学中的“故事”则不是一个意思。如果说中国文学中“小说”这个词的意义在近代以后曾被断裂，被重组，并形成一种崭新的文体，那么“故事”的意义则不曾被断裂重组，其中的原因在于它民间口传的俗文学性质和程式化大众接受模



式相对固定。一百年来，故事和现代小说在文体上的分野，可能是中华文化圈中的一个独特现象。现在通过二者的比对可看出差异。故事是一种相对固态的文学体裁，而小小说则是一种开放型的文体。故事的要素是故事的完整、情节的戏剧性和语言的通俗化——这几个要素与小小说并不冲突，这正是二者常常交合不分的部分。但二者在内容或主题上的要求是不同的：故事要求其主题必须明晰化和单向性，而小小说则要求其主题具有超越性，它要求超越的恰恰是明晰性和单向性。二者在形式上的不同在于，对故事来说，一切与“故事效果”无关的陌生结构、新奇手法或极端化表达都是受限的，因为接受者不可能去适应千奇百怪、无惯性可循的表现方式。故事这一文体不能想象主题多义或朦胧、事件残缺、情节淡化和自闭化陌生化的语言，然而这些在小小说里则司空见惯。比如黄建国的《谁先看见村庄》，是小小说中的精品，但它几乎是不讲故事的，更不靠故事打动人，可它对两个女孩子回到家前的对话、各种细节和心理的描绘催人泪下，是两个女孩子复杂的处境和命运的揭示征服了人们。又如徐慧芬的《编年史》更不是讲故事，它连缀起各个年龄段中的几个细节，表现一种沉重的人生感悟，著名作家柯灵曾大为赞赏。像这样最好的小小说是不能见容于“故事”的。关于优秀小小说的各种特质，《论小小说》一书中的《小小说与“有意味的形式”》、《标志性小小说》、《故事之外的艺术能量》、《小说之美：微妙性》等篇章里都谈到过，其中谈及的小小说作品当然是我认为最好的创作。

陈：小小说理论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在哪里？影响小小说理论研究

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世界性小小说理论研究的态势与走向如何？

冯：应该承认，近年来小小说的理论研究和评论相对较为平淡。回顾十年前，刘海涛、邢可、顾建新等大举掘进式的系统性研究，李利君、高军等如火如荼般的发现性评论，侯德云、谢志强、宗利华等创作评论双翼奋飞般的探索性评论，令人回味无穷。当然，近几年还是有不少作家评论家为此扎实工作，持续耕耘。可是相对于作家创作的活跃，特别是相对于一茬茬青年作家以崭新的创作实践走在前列，理论与批评确实滞后。理论研究难以阐释创作实践，稀薄的评论把握不了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者与研究者、作品与评论看似在交际，其实是各说各话、隔靴搔痒，两股道上跑车，甚至南辕北辙，这实在是尴尬与缺失。我觉得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问题，这就是理论研究者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研究者、评论者与作家创作心理、创作实践的脱节。是这种脱节造成了研究与评论的苍白。不妨试想：如果说作家因现实的复杂、严峻、艰难、痛苦和矛盾而产生灵魂的悸动、创作的灵感，而创作就是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涌流出的源头活水，那么研究者、评论者的话语来自何方呢？如果作家是生活矛盾、命运的承担者，现实斗争的亲历者或介入者，那么研究者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呢？如果说作家作品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文句都浸染着血汗与泪水，那么评论家的文字是什么属性呢？我觉得应当改变这种脱节的状况，这也正是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重点、难点。对小小说理论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有理由保持信心。从根本上说，理论研究与创作实践

是共生的，实践先于理论，任何理论都是从实践中产生并在复杂的实践中得到验证从而丰富、成熟起来。此外，小小说作为一种开放性的文学形式，其发展会逐渐成为世界性文学现象，不仅华文世界，日本、印度和欧美都有小小说，它势必导致越来越多的探究者、评论者投入其中。就中国而言，放眼未来，我感觉值得重视的理论研究可能来自那些有历史自觉、文化自觉的、创作与研究双栖型的出色作家，也将来自具有较好文化素养的青年研究者和评论者，还有众多密切关注现实、注重作家创作实践和创作心理的专家学者。

# 打开艺术之门——中国大陆邵 宝健论

邵宝健用《永远的门》打开了艺术之门，影响了千千万万读者。

邵宝健，男，1946年12月30日生，浙江省作协会员，国家二级作家。1978年发表作品，已在《小说界》等数百家报刊发表作品700多篇，200余万字，其中，100余篇被《作家文摘》等报刊转载，100余篇作品被《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选》等经典选本收录。著有《永远的门》、《收藏家的隐秘》、《复活的南天竹》、《绿鹦鹉》、《又是一个小阳春》等专著和长篇小说《结局》。30多次获全国大奖，部分作品被改拍、改编成影视短剧、广播剧和连环画。《永远的门》入选日本大学汉语教材和高校最新教材《比较大学语文》。2002年被中国作协创研部、文艺报、《小小说选刊》等部门授予“当代小小说风云人物榜·小小说星座”称号。

邵宝健小说艺术特点非常显著，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一、擅长选择与使用道具，来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提升主题思想。

《镜中人》男主人公肖遥通过望远镜观察对面美丽女孩沐浴而产生创作冲动与灵感，而女孩也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最后，肖遥事业与爱情双丰收。这里，望远镜这个道具选得好、选得妙。它

不仅打开了他的艺术之窗，也打开了他的爱情之窗，幸福之窗，人生之窗。望远镜，仿佛他与她之间架起的一座空中桥梁。《心堡》中女主人公随意之中仍到男主人公背上的绒线团子，像一根飘带，将素昧平生的他和她连在一起。这个抛来的绣球，不仅打开了他的心锁，而且也打开了她尘封已久的心锁，使她重新开始寻找新的幸福生活。《红门》中的红门，既是一个道具（家中实有的门），又是一种象征（夕阳无限好）。《失偶的手套》中的舒飞奥，用一只失去的手套，套住了年轻貌美的姑娘殷紫花，演绎了一段爱情佳话。把绿鹦鹉作为道具堪称一绝。《绿鹦鹉》中刘思劲财大气粗，对老母也舍得花钱，特地用9000元买来一只绿鹦鹉，让其陪伴年迈的母亲。绿鹦鹉倒也称职，每天早中晚按时向刘母问好请安。刘母甚感欣慰，寂寞的日子就像有儿子在身边一样。一年后，刘母阖然长逝，而这只绿鹦鹉却不知去向。刘思劲半夜被“孩子，你好啊”的叫声惊醒，才发现了久违的绿鹦鹉。尽管绿鹦鹉早已放生，它仍然夜夜飞返刘宅，转达刘母生前对儿子的思念之情。刘思劲与绿鹦鹉相比，尚不如绿鹦鹉“尽孝”。因为，刘母离开人世时，刘思劲不在刘母身边，而绿鹦鹉却在。

尽管刘思劲经济上满足了刘母的需求，而精神上的慰藉却是靠一只通灵性的绿鹦鹉来完成的。因此，刘思劲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孝子。当下，我国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超过总人口的10%，达一亿五千万左右，已步入老龄社会。老年问题不仅仅是家庭个人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们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尊老传统。中国人历来把“孝”字看得很重，就是说一个人从小就要敬爱父母，长大了则要诚心诚意地尊养

老人，使他们颐养天年。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意思是说，尊爱自己的父母还不够，还要设身处地、由此及彼，尊爱所有的老人。这是尊老的最高境界。

我们都应该像母亲当年呵护我们那样，去呵护母亲，让母亲有一个良好的心境，安度晚年。俗话说“百孝不如一顺”，在“顺”的过程中，把话说到位，把事办到家。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艺术”，需要晚辈足够的理解和耐心。小说通过绿鹦鹉这个道具揭示了一个非常沉重的社会问题：怎样才算真正的孝子？

河滨公寓 29 幢楼住着 12 户人家。虽近在咫尺，却鸡犬之声不闻，老死不相往来。302 室的户主——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兼报刊专栏作家，以 201 室鄢幼薇和 601 室赵之藤名义，分别给对方写信，才最终改变这一尴尬状况。从此，整幢楼才像一大家子人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

俄罗斯著名诗人丘特切夫在一首诗中这样写到：不管命运的手如何沉重/不管人如何执迷于虚妄/不管皱纹怎样犁着前额/不管心里充满几多创伤/不管你在忍受怎样的残酷和忧患/但只要你碰到初春和煦的风/这一切岂不都随风飘去？

有人感叹：工作和生活中再大的困难不怕，就怕人际关系太难处，真正的朋友太难觅。

正因人本是孤独的，所以，人与人之间才需要沟通，需要理解，需要信任，需要关怀，需要友情。当我们拿花送给别人时，首先闻到花香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抓起泥巴想抛向别人时，首先弄脏的也是

我们自己的手。不要在你我是非中彼此磨擦，有些话语称起来不重，但稍一不慎，便会重重地压在别人心上。不要企望控制他人，但可以掌握自己。不要吝啬你的微笑，它可是化解怨恨的一剂良方。多一些和煦的风，人际关系就会变得更加和谐，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美好，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丽。

《扇形台阶》中的这个道具，描写了血浓于水的兄弟情义，让人热泪盈眶，感动不已，产生了强烈心灵冲击波。而《永远的门》则将道具运用发挥到了极致。人们在清理郑若奎遗物时意外发现：墙上分明有一扇红色的精巧的门，门拉手是黄铜的！一扇画在墙上永远的门！这是爱情之门，这是理想之门，这更是生命之门！小说与其他小说不同之处在于：他将男女之间神圣的爱情，上升到哲学与生命的高度，上升到人性的高度，重新进行拷问与考量。在世俗压力和人自身心理作用下，男女之间的爱情宁愿沉默也不愿爆发。这种悲剧震撼了读者的心灵，净化了读者的灵魂，产生了永远的艺术感染力和魅力。门这个道具选得相当巧妙，堪称经典道具。同时，门又是象征。这个门到底象征什么？爱情？理想？生命？作家故意不点破表层具象与深层意蕴的内在联系，而把对小说主旨的解读与破译，交给读者，是十分高明的！

## 二、作家对色彩有着敏锐而独到的观察与体验。

他仿佛一位丹青高手，用文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斑斓的人间美景与图画。“日落之际的父子岭，被夕晖笼罩着；翠林含辉，紫气升腾，雾丝飘忽，百鸟亮翅归巢，雄沉磅礴，氤氲之气充塞苍冥。

山下是一脉坦平的绿野，农舍簇簇，晚炊烟气缭绕；乡路蜿蜒，细如绸带。”（《红门》）“蔚蓝是天空的颜色，开阔，爽朗；淡紫是爱情的颜色，甜蜜而忠实；墨绿是草地的颜色，恬静，又富有生命力……”

（《青春的色彩》）“他依窗而望，眼一亮。那斑驳老墙上，垂挂着一片碧绿的藤蔓。绿茸茸的叶子，肥硕而鲜嫩；藤蔓的初端，像无数屈起的小手尖儿，丝丝缕缕，缠缠绵绵。这绿色的藤蔓分明是老墙那头攀援而来的。”（《青春的藤蔓》）“一汪湖水，绿如蓝。没有风，没有一丝涟漪，没有水鸟，深不可测。左侧前沿的雪山开始融化了，有水流涌动；右侧是清淡似烟的远山，湖的大半个围，是茂密的树林。翠绿欲滴是一排有着高高尖顶的宝塔松。”（《蓝湖》）

三、热情讴歌与赞美普通老百姓身上所蕴藏着的崇高、正义、友爱、光明、温暖、深情、纯洁和善良等优秀品质。

《十二年前的苹果》、《黑琴》、《蓝湖》、《寄存爱情》、《有一种火花很美丽》、《哥哥你大胆地往前走》、《对面的邻居》、《复活的南天竹》、《黄昏读信》、《退休之日》、《芳邻》、《季厚明和他的女邻居》、《画事》、《幸福一种》、《鲜花盛开的阳台》、《金翅鸟》等作品，集中体现了这种特色。

邵宝健不仅用艺术实践打开了艺术之门，而且也为从艺之人打开艺术之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2 月 9 日）



# 酝酿成功的温度来自磨砺——

## 中国大陆邵宝健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从您的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您对美术情有独钟。您的不少小说是描写画家生活的。美术对您文学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您认为文学应当如何向其它艺术吸收营养？

邵宝健（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湖州市作家协会顾问，以下简称邵）：谢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有评论家注意到这个现象。念小学时，我喜爱画画，有画作在市少儿画展上展出，心里冒出过长大后当画家的念想。上初中后，这个念想就淡化了，被“当业余作家”的梦所替代。尽管如此，潜意识里，对绘画、美学、色彩之憧憬，没有中断过。近期较系统重读自己发表的作品，发现居然有数十篇的题材、内容与画画关联。也许，这个现象多少可以透映，自己一直没有中断过对幼年那个念想的追忆和神牵。

培养对绘画、音乐、舞蹈、环艺、电影等诸多艺术门类的兴趣和鉴赏力，对文字写作水平的提高很有裨益。不仅可以提高作者对外部的感受灵动度（保持对新鲜事物的好奇），还能扩大知识面（汲取素材的面随之拓宽）。如果你能较生动、较形象地用文字描绘场景和画面，这多少能说明你已有了较扎实的写作功底。

这里顺便说一句，我的有关美术方面的夙愿，已交由我女儿接替去兑现之。她去年在苏州大学完成艺术设计研究生学业，留校工作。这多少能弥补“失落幼年那个梦”的遗憾。

陈：《永远的门》是一篇经典之作，影响了许多读者，并将继续影响下去。小说素材来自何处？小说中的门，可谓小说的魂。灵感的产生，是否与您对美术的爱好有关？

邵：与爱好美术有关。对画家的敬重和关注也有关。该作素材采集是据于如是触动：一是，那一年，我第二次搬家。新居是别人多占而又退出的，共有5扇门和5个大壁橱的旧宅。卧室里那两个与邻居相连的似乎可以用拳头击破的壁橱，成了书架。二是，临近春节的一天，我在岳母家逗留，有机会看到街坊上称之阿婉娘娘的大妈在家门口磨米粉，旁有一位老男人在小石磨旁添米。他俩动作协调，态度亲和，但并非夫妻。阿婉娘娘长相清癯，据说过去是个好人家，一直没嫁人；而那位帮磨的老男人是挑水夫，单身。这对男女的独身和卧室壁橱之印象撞击，给了我灵感。我在着手构思乃至动笔时，脑子里曾几次盘桓以前听到的一则传闻：某电影院一位怀才不遇又不善沟通的美工，没有婚史，好酒，一天，这位孤独的画师裹着幕布猝死在舞台上。这个传闻我并没有记入素材，但潜意识里已把他当成男主人公原型了。所以“郑若奎”是位电影院的美工，也就很自然了。

陈：有评论指出，您和普通百姓有一种难舍的情结，您的小说着力反映弱势群体，小人物的生活际遇，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对苦难的坚韧忍受和对幸福的渴盼，对理想的追求，寄托了作者对笔下人物或

同情或敬仰或赞叹或抚慰的真挚情感，您为何有这种平民情结和悲悯情怀？它对您的创作产生了何种影响？

邵：我于 1967 年 7 月毕业于杭州化学工业学校，留校一年待分配。翌年 7 月分配在浙江龙游化工厂工作，先当工人，后当化验员。1980 年秋季，调回故里，先后在市燃化局、市重工业局、市工业局任统计员。1984 年 10 月调入《湖州日报》社任《苕溪》文学副刊编辑。我在异乡求学、工作整整 17 年；有趣的是，我在文学副刊编辑岗位上，也干了整整 17 年 “17” 这个数字离 “18”（要发）还差一步，所以，我心如静水地将自己定位于一介布衣。2001 年 9 月起，我流动到日报总编室干行政，直至退休。我在写作上的进步，得益于背井离乡的生活（不断有离别与归途的颠簸）、充满变数的职业（俯瞰谋生之甘苦）、底层的家境、布衣的社会位置。就这个意义上说，写作的激情和灵感，是生活对我的恩赐。

陈：您在《小小说断想》一文中说：“小小说是不完整的。完整的小小说是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创造的。”这个观点已被许多人所认同。是否还可以这样说：“评论也是不完整的。完整的评论也是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完成的？”

邵：现在思考起来，“不完整”的不仅仅是“小小说”（微型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有许多文学样式也是不完整的。比如一部近百集的电视连续集，播完后也还会有未了结的人事。

去年 10 月，我的那部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的获奖长篇小说《结局》，虽然有 32 万字，但有些文友读了，觉得似乎没写完，不过

瘾（不完整）。

至于评论是不是也是“不完整”，我没有发言权呵，因为我很少研究。但评论肯定不会面面俱到，评论作者对某位作家的作品的评论，肯定是有选择的，选择角度、选择切口、选择可发挥的论点。评论作品可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或异议，这很正常；它完全没有必要“由作者和读者一起创造”那个“完整”。

生活是不完整的。凡是艺术都是不完整的。艺术的功能是感染、感动、感化，贵在潜移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的所悟、醒觉、联想，甚至赞同或不屑，都是所读作品的延伸。极端地说，不完整的、有缺憾的艺术品，更具有审美价值。平常说“不要写得太满”，要注意留有“空间”给读者以想象，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陈：著名诗人艾青给阿古拉泰题词：“给思想以翅膀。”在我看来，这实际上也是对所有文学家的要求。您认为如何才能使微型小说的思想插上形象的翅膀？

邵：微型小说（小小说）因其篇幅短，更讲究“冲击力”。我理解这种“冲击力”要靠作品的思想性。新鲜的故事、精湛的构架、飘逸的文字、通畅的气韵，这是我理解的好作品之要素。也可以称之为“形象的翅膀”吧。但她从属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思想苍白，安上什么样的翅膀，作品都是飞不起来的。“思想”这个神灵，应该由那些大师和家人们去诠释，这里恕我不言了。

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说：“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中，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这跟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一模一样，这

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否已经感到孤独？

邵：本人性格较内向，也有无由头的忧郁。加上爱好写作，孤独感是难免的。一方面，写作这档事需要独人闭门操作，没有更多的时间挥霍于应酬和娱乐；同时，写作码字就像背纤和砌墙，沿河一步一步地前行、从地基一块一块砖地垒积，直至航程结束和高墙竣工，需要时间，需要耐心，不远离喧嚣无法干成的。另一方面，来自职场的偏见、世俗的急功近利，甚至亲友的误解，都是那种孤独的加压器。有时候，甚至有种被“精神围剿”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孤独，近乎于痛苦了。我只是想，干任何事都需要动力，孤独的结果，酝酿渴望，催人奋发；痛苦的后面，会有珍珠般的收获。所以说，既然爱上了写作，就把“孤独”视作好朋友吧。那些偏见、误解和一连串痛苦的磨砺，都将成为激励你成功的力量。

文学抚摸心灵。人生是短暂的，有遗憾、风霜、阴霾，需要文学的阳光。我当继续文学的跋涉。谢谢你的采访。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2 月 9 日）

# 独特的空间与张力——中国大

## 陆高盛荣论

有时候，对女人似乎不可以单单用美丽或者可爱来描述，对高盛荣我好像只能用“精致”这两个字了，不关乎容貌，只在她的内心。我想象不出一个恬淡、安静的小女人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承担着超乎她躯体能量极限的压力，坦荡、淡定、从容，面对磨难丛生的命运，面对一次次打击，她顽强地在自己的人生与艺术之路上跋涉，脸上始终带着阳光般的笑容。尤其能在繁重的生活压力下静心做研究，以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去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追求艺术，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与文字解读艺术。所以，这是个生命富有张力的女人，有很多理由值得人们关注。

高盛荣，女，汉语言文学副教授，文学硕士，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二级心理咨询师。祖籍山东乳山市南黄乡西浪暖村，1966年9月出生美丽的边境城市丹东，1988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2008年开始研究微型小说，这两年在微型小说批评领域很活跃，先后在《南方文坛》《长城》《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岁月》《电影文学》等十几种刊物发表微型小说评论二十余篇，获得第三、四届广西小小说大奖文学评论奖。纵观她的微型小说评论，可以看出她十分注重下面几点：

## 一、注重作品张力，强调作品文化内涵。

微型小说是很有能量的，这是高盛荣潜心研究它的关键原因。微型小说的能量是指作品内在张力支撑起的框架，由这样的框架承载的强大的文化内涵。这是个“点”与“面”的问题。“点”是指张力的支撑点，“面”是指文化内涵辐射出的空间，即读者阅后思考的内容。在《关于小小说的能量》一文中她说：“对故事的叙述是小说存在的根基，小小说亦当如此吧。小说的叙述常常是关注了时代，现实中最普通的人，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细节和内心感受，如此，小说的叙述就有了能量，即对时代和人的深刻展示，尤其体现在对人内心的强烈冲击上，小小说亦当如此吧。”

一方面小说的叙事能量具有绝对性，即篇幅越长，展示的社会生活内容越丰富，对人的剖析越充分，能量自然越强大了，一部百万言的小说很可能对一个时代的特征进行了界定，故事中人物纷繁，情节细节自不必说，对人物内心的刻画总还是很费了笔墨的，读后给人的冲击力可以设想到，如此，篇幅短小的作品自是无法‘力敌’。但还要看到事物的相对性，小说的叙事能量也该有相对性的问题，即在某一点上小说的这种冲击力有多大，也可以说作品从‘点’的角度对时代及人的本质的诠释达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文字篇幅长短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关键是对‘点’的挖掘的深度，深刻到足以敲击到人心的痛处、痒处、不自在处，冲击力就足够，也许在这个‘点’的探讨上，小小说就有了最大的优势。

一直很欣赏沈祖连先生的《手枪与手机》，始终看成经典，关键

就在于沈先生把人对权利的心理感觉阐释得淋漓尽致，把时代性内容拽出来任由大家审视，其实，沈先生所描画的内容何尝不是每个人心里的东西呢？哪个人对权利没有渴望？哪个人渴望成功后不是得陇望蜀？又哪个人不是他人权力下的玩偶？深刻，强大的冲击力，小说的魅力，小小说的能量。

还有韦乔友君的《人生》，非常有冲击力，把一个生存困境中中年男人的内心刻画得那么透辟，其实在质询一个问题‘人啊，究竟能够承担多少？人生啊，可以有的艰难还有多少？’真的是非常耐读的一篇好文，韵味非常耐久。大气——对人生的挖掘，人生况味的表达，几乎是每个社会底层生存人的共同感受，读起来沉甸甸，细品真有份量，人生的苍凉，中年人生命的苍凉。一枚叶子的份量重重地敲击着人心最脆弱的地方，读后久久不能释怀。小说的魅力如此，小小说的能量如此吧。

如此，回到了人人皆知的内容，小小说的能量来自对生活的深刻发掘，自然是带了思考的，自然是用了作家独自眼光的，即叙述视角的问题。小说素材千千万，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审视，从哪个角度着手就成了关键，那么，从用心体察人心开始吧，说出大家共有的感觉，说出别人没有说出来的感觉，用笔去释放作家自己内心的能量。

以上认识正是她针对微型小说张力的解读，张力造就作品能量，能量以文化“场”的方式释放出来，这样，微型小说也是小说，而不再“微型”。

二、深刻认识作品空间，强调创作要关注生活“味道”。



高盛荣始终认为字数不是束缚微型小说的羁绊，优秀作品总是在字数之外拓展出更宽广的空间。微型小说作品不需要对生活下结论，只要揭示出人们真实的生活愿望，就打开了作品字数所限定的空间，释放了足够的能量，因此她评论的作品都特别注意到能量。她在《有些小小说》一文中说“通常我们欣赏短篇叙事性作品的时候总是希望最终获得一个明确的印象，比如主人公的命运最终如何？事件最终的结局是圆满还是缺憾？好像内心总有那份期盼，总是不自觉地希望去判定——悲剧？喜剧？然而，世相百态，世事纷繁，似乎没可能仅以悲与喜就可判定清楚，俗常的生活，人如蝼蚁，人们过着庸常的岁月，原就没什么喜与悲可论，琐琐碎碎，朝朝夕夕。因此，简单地希望得到结论似乎不够客观，文字尊重了生活，尊重了世事运行的逻辑，作品就失却了最终对生活的简单评判。”

因此就有那样的小小说，简单地说了家长里短，好似乎平平淡淡，内在的生活真味却醇厚，没有剧烈的矛盾冲突，只是简单描述，人物的丝丝缕缕足以让人反复品味，品味生活的内质，品味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这样的小小说就拓展了故事的空间，不是以故事吸引人，而是靠‘味道’取胜，节奏比较舒缓，是慢三板，它是不太考虑结论的，它也不需要去关注主人公的命运趋向，读者只要知道这就是生活，足够。

现实生活内容丰富多彩，自然不是纯粹刚性的，也不是一味的柔婉，简单下结论自然不客观。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往往没有结论，也不需要结论，生活就如流水，已经没必要一定去判断清楚它究竟是什么。

么，读这样的小小说，似乎作家就想这样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活。

在对沈祖连的作品分析《解读沈祖连微型小说的“心理需要”》一文里就集中地谈了这个观点，还有对张凯、李家法、曹德权、李国新、李霞等作家的作品评论都是如此，都在强调作品空间扩张展示出作品能量。

三、强调作品题材是强化作品张力拓展作品空间的重要手段。

近些年来，她特别看重对微型小说题材的挖掘，对沈祖连、袁炳发、秦德龙、谢志强、刘中学、梁重懋等作家的微型小说的认识都注意到了题材问题。她认为只有题材不断深化，微型小说发展的空间才会越大。在《用灵魂触摸心音》一文中，她指出：“心理体验小小说是心理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产物，是指用文学的结构形式，包括情节、人物、语言等来阐释人的心理需求，用故事引领读者进行心理体验的小小说作品。心理体验小小说的完成，过程上至少要包括三个部分：首先，作者要对生活中的心理需求有特定的心理感受，这种心理感受通常是大众化的；或者是作者对特定生活环境下人的心理进行感受，这种心理感受又是人们普遍能够理解的；还有就是作者对生活中局部发生的特定心理障碍的感受与关注。其次，作者形成心理体验之后又将这种体验用小说的形式表达出来，即通过一定的情节刻画出特定人物的特别心理感受。最后，作者通过作品所传达出的特定心理感受随着作品情节的展开而直接影响读者的心理感受，即读者在作品的引导下进行特别的心理体验，从而完成对某种心理感受的认识或者由作品而获得特别的心理释放。如此，才可以说作品完成了心理体验小说的

特殊使命。因此，可以看出心理体验小小说本质上是作者用自己对生活的心理体验来引导读者去感知他人的内心生活，进行特定心理体验，获得心理学上的认知或者实现特别意义的心理调适。这样一来，文学作品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实现了教育人，感化人的功能，更从心理感知的角度对人的心理进行‘按摩’，由此也实现了文学的更为深刻的人本精神。”

这是她对微型心理体验小说的认识，这种认识使得作家自由状态下的创作纳入了心理学研究范畴，不仅对作家创作进行心理研究，而且对读者接受心理进行研究，更对微型小说在读者实施心理引导方面进行研究，从而使微型小说创作与心理疏导融合起来，开辟了创作新的空间。

特别是她关注到了袁炳发、李国新、白小良的民生微型小说。民生问题是当前的热点话题，微型小说如何把民生问题切实表达出来，是作家要深入研究的内容，在这方面她已经做出了努力，相信她会有更大成绩。

#### 四、一个女人的生命张力与空间。

高盛荣是个很特别的女性，生命富有色彩。我关注她不在于她写了多少评论，或者为微型小说做了多少工作，而是她独特的人生经历，以及这样的经历中她面对坎坷人生的态度。

1991 年深冬，一个雪夜，她的丈夫和父亲在一次意外中同时亡故。年仅 25 岁，结婚不到半年，腹中胎儿仅两个月，稚嫩的她如春天里日光下刚刚露出新芽的草，她该如何面对这天塌地陷般的磨难

呢？她是如何度过了那些眼泪淹没了阳光的日子呢？无数人劝她放弃腹中的小生命，可是那是她可以留住的爱情的唯一内容，她如何舍得下啊？她仿佛瞬间完成了人生的过度，决绝地遵从了自己内心的愿望，留下孩子，开始了艰难得令人难以想象的人生跋涉。

心无旁骛 19 年，专心做学问，专心做母亲。一个单身女人，把遗腹子带大，这其中的辛苦不必多说已经清楚了。她是母亲，不单单要像所有母亲那样照料好儿子生活，她还要做父亲，给儿子做榜样，给儿子奋进的力量，使缺乏父爱的儿子能像其他男孩子一样快乐成长。她成功了，儿子 8 岁的时候在《中国儿童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拔河》，并在这次“我写顶呱呱”大赛中夺得二等奖，要知道所有等级奖加起来全国仅有 10 个小朋友获奖，这是多么不容易的成绩啊。儿子也多次获得全国少年作家征文一等奖，12 岁考取了花鸟画业余七级。如今儿子已经是高三学生了，勤奋、自立、开朗、自信，心态阳光，是优秀的学生会干部，高考成绩超出当地本科录取线 100 多分。这一切都是一个成功母亲的骄傲。此前，2002 年辽宁电视台卫视频道《成长日记》栏目，以她的教育模式为题材做了一期题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半小时访谈，试图以她和儿子的生活为典型案例，为单亲家庭教育提供可借鉴的范本，2005 年她被评为丹东市的“十大杰出母亲”。

高盛荣做研究的目的很明确，是从现象中提炼本质的东西，为他人提供有价值的内容。因此，无论做系统性的课题研究，还是单纯性地关注文学现象，她都特别注重研究的实用性，这点在她的微型小说

研究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样勤奋、严谨、务实的工作和做人态度，她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

19 年，由思想简单的少妇到达观自信的中年女人，是一次次磨难促使她成长与成熟。这 19 年里，她经历了母亲脑外伤开颅手术，从生死线上抢回了母亲的生命。她自己 2009 年春天胸椎压缩性骨折差点瘫痪，但她顽强地站了起来，并活得越发昂扬。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她不断自省与自悟，不断自我完善，内心越来越“精致”，生命张力成就她越来越宽广的生命空间。19 年，她由一个合格妈妈成为一个优秀微型小说评论人，中间走过怎样的心路历程？我们看到的是她的成功，但我们更知道成功背后有无法想象的艰辛，祝福她今后走得更矫健。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8 日）

# 生活中的草，岁月里的树——

## 中国大陆高盛荣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作为微型小说评论人，你如何看待当前的微型小说现状？

高盛荣（中国大陆作家，微型小说评论人。汉语言文学副教授，文学硕士，二级心理咨询师，以下简称高）：当前应该是微型小说的“繁荣期”，当然也是由简单化走向成熟的过渡期。说它简单，主要是创作手段上还有欠缺，比如艺术手法上还没有真正打破模式化，往往关注“故事”或人物的最终结局，使得作品空间受局限。但很多作家正在创作上潜心下功夫，听说张凯先生最近的作品就有突破。大家都来关注这个问题，相信会很快得到解决。

陈：你认为目前微型小说创作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高：我仅谈个人想法，我读作品不是很多，只是粗浅感觉。我觉得最该注意的还是题材问题。生活中处处都有创作的题材，尤其微型小说的创作，短小使得它灵活，更易于展示多变的生活。但是否能抓住创作的“点”很关键。创作的过程是表达，如果题材的角度准确恰当，那么表达上的事就顺理成章了。当然，这也不是说表达技巧不重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两相比较而言，我更看重前者，所以，我的评论很少提及创作手法，就是这个原因。

陈：听说你除了写评论，还有大量其他创作，诗歌、散文、小说皆有涉猎，但一直没听说你出作品集，是这样吗？

高：写作是我的乐趣，一般情况下，在写评论很疲劳的时候我会换种方式“消遣”，比如写诗或者搞其他文体创作。到目前我的诗大概有五百来首了吧，微型小说也有几十篇，散文也有百十篇。不过我是为乐趣做事，也没想到要出版，将来会的，也算是对我创作的一种总结吧。

陈：搞创作对你写评论有影响吗？

高：这是肯定的啊，自己亲自写过才有“写”的感觉，才会对作品有更深刻理解。比如对作品“空间”的理解，我就直接从写诗的过程里获益。

陈：你是心理咨询师，这对你的创作和评论有帮助吗？

高：很有帮助。我对心理体验微型小说的认识直接得之于做咨询师的感受啊。沈祖连、袁炳发、秦德龙、刘中学的心理微型小说写得很专业的，很多都算是我们心理咨询的典型案例，我在讲授心理健康课时就曾拿他们的作品做案例来讲解，学生们很喜欢啊。

陈：作为职业女性，你如何看待事业和爱情？

高：这个么，真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我觉得对于一个人来说，事业和爱情哪项都不能缺，职业女性要有事业追求，也应该有完美的家庭和爱情，二者都是一个人前进的动力。

陈：问一个很私人的问题，作为单身妈妈，你如何看待单亲家庭教育问题？

高：单亲家庭，尤其单身妈妈的家庭一般都比较封闭，不太愿意与外界更多接触，我曾经也是这样。但是这样的结果只能使孩子更加离群索居，对孩子的教育很不利，为此，我一直鼓励儿子走出家庭，多跟同学接触。所以，现在别人根本看不出我儿子是个遗腹子，连他的老师都很长时间后才知道。儿子性格非常开朗幽默，心态积极阳光。当初我已经预见到儿子的教育会遇到困难，我才去学心理学，这也不仅是针对儿子，也有我个人的心理调节问题。现在看，心理学对我帮助很大。

陈：你如何看待坎坷和磨难？

高：我始终把自己定位在一棵草的位置上，生活中的一株草，总会不断经历风风雨雨，但风雨不可怕，只会使草更茁壮。当我们以耐心和毅力战胜了风雨，草就会变成树，坚贞不拔，只是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我不逃避坎坷和磨难，心态积极，生活就会有阳光。做草是说做人要低调，做树是说做人要昂扬。在自己的世界做棵树，在他人眼里做一株草，很好。

陈：感觉你是很有性格和色彩的，你如何看待人生？

高：怎么说呢？我有个观点：“人生的意趣不是逐己所愿，而是尽己所能。尽人力，成物事，顺天命，不勉强，不虚妄。”只要尽了自己的能力，一切顺其自然。看淡结果，注重过程，特别看重过程中的心理体验，人生的收获就会很多。

陈：你是不是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写作上？

高：不是啊。我的本职工作内容其实很丰富，这些年先后开设过



多门课程。不过写作是我的乐趣，有乐趣的事就会格外用心吧，我每天都要写作，不写就会感觉很失落。另外我的兴趣很广泛，我的手工刺绣技术也相当不错啊，苏绣、平绣都行，喜欢“读”画听音乐，这些对我写评论都很有帮助啊。但我不喜欢聚会凑热闹，太耗费时间，喜欢运动，一个人出去爬山散步，看天色，看流云，然后“想入非非”，再写作，感受就格外多。

陈：你为什么对微型小说有兴趣呢？

高：因为它“小”啊，读起来快捷，省时间，读来读去就喜欢上了，越琢磨越有味道。

陈：听说你们学校要建立微型小说研究机构，你怎么看？

高：微型小说是独立的文学体裁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作为高校，投入精力进行研究正是时机，会推动微型小说的创作和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对这个文体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陈：你如何看待现在的微型小说评论？

高：老一代的研究家已经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杨晓敏先生对推动小小说的普及和规范化功不可没。我们现在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把研究更细化，更深入，我们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下更多功夫。

陈：你如何评价自己的研究？

高：我做的工作并不多，先是把张凯先生的《酥皮糖糕》等三篇微型小说作品选编进了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9 版《大学语文》，这是本十一五规划教材。这可能就算是我研究微型小说的开始吧，然后就是对作家的关注，题材上的挖掘更多些，把心理咨询理论纳入微型小说

的研究中，现在在关注民生微型小说，我所谓的“研究”一直离不开作家的扶持，他们才是我成长与成熟的引路人。

陈：你概括一下自己评论的特点。

高：我的评论最突出一点是跟作家联系紧密，我评论的作家与我基本都有联系，他们的创作感受是我写评论的基础。我很感谢沈祖连、白小易、袁炳发、秦德龙、侯德云、于德北、谢志强、秦俑、张凯、宗利华、田洪波、刘中学、李国新、梁重懋等好多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他们的作品滋养了我，我从人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特别是杨晓敏老师，去年给我寄来很多资料，实在是受益很多啊。至于我自己，真的没有什么可说。

陈：你会一直从事微型小说评论吗？

高：应该是这样。不过我的兴趣很多，目前还在进行辽东布艺文化的事，属于民间工艺范畴。这项研究同样对我写微型小说评论有好处，至少文学与民俗的角度就很好，广西梁重懋先生的《烟墩大鼓》系列就属此列，我反复修改了几次评论的角度，最后还是从民间文化的“点”打开了评论的空间。

陈：感觉你的评论很“大气”，语言风格男性化，很张扬，你怎么看？

高：我想文字不应该有性别色彩，尤其评论文字。如果说我“大气”，那可能是视角问题，我的自身经历决定我更看重评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人的命运，人生体验等方面着笔，至于“张扬”，这点我自己倒是没注意到，可能是客观效果如此吧。

陈：作为广西小小说学会会员，在这个群体里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高：广西小小说学会是个十分成熟的文学团体，我的成长和成熟离不开这个群体的培养，我对那里的老师和朋友怀着感恩的心。这个群体最大特点是积极向上，充满活力，从每年大量的活动就可看出来，这是学会领导和全体会员努力的结果，我相信这个学会会大有发展的。

陈：你把自己定位为生活中的草，岁月里的树，相信你会是一株最茁壮的草，最终枝繁叶茂，高耸参天。

高：谢谢陈老师！其实我还想说的就是要感谢你，你一直在鼓励我走创新与发展的路，很难得。为你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写序言的过程我受益匪浅，让我看到了一个职业作家和评论家的敬业精神，这是我终生需要学习的，也祝福陈老师的创作更蓬勃，更有活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8 日）

# 兼收并蓄的创作型评论家—— 中国大陆张春论

张春，男，汉族，1979年生，湖南永州人，湖南工业大学讲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中国小说学会会员，湖南省评论家协会会员，某地级市申论类考试命题组和阅卷组组长，曾为《今日女报》情感专栏作家，现为《中学生百科》文化专栏作家，某文化传媒公司签约作家。联系方式：157420839@qq.com。

目前主持或主持完成湖南省社科联一般课题、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课题、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株洲市社科联课题和湖南工业大学课题各一项，主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两项（均排名第二），参与完成省部级课题六项、校级课题两项。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等报刊发表论文50余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摘21篇。其中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等文章5篇。另在《中国青年》、《大公报》、《侨报》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学作品80余万字，其中2002年至2005年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发表文章20余篇，引起一定反响；有文章被美国《读者文摘》、《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和新浪网、搜狐网等各大门户网站等转摘，并入选山东省高考模拟试题和中小学辅导教材；入选各类

丛书三十余篇；获文学奖项十余次；2008 年全国小小说新秀大赛特邀评委。

随着小小说创作的蓬勃发展，小小说评论也进入了一个稳步发展的时期。江曾培、汤吉夫、潘亚瞰、袁良骏、凌焕新、刘海涛、顾建新、杨晓敏、古远清、范培松、曹惠民、葛乃福、宋家庚、赵朕、王力、乔世华、邢可、赵禹宾、龙钢华、陈勇、刘文良、姚朝文、王晓峰、谢志强、石鸣、高军、侯德云、李利君、卢翎、韦妙才、秦俑、雪弟、张春、陈雄、刘天平、邹汉龙等一大批评论家的加入，更使小小说评论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态势。

“一旦学院派评论家、学者把某种文体当作一种文学现象研究，也就意味着这个文体站稳了脚跟。庆幸的是，微型小说已进入学院派的视野。”<sup>①</sup>在上述名单中，我们可喜的发现，汤吉夫、潘亚瞰、袁良骏、凌焕新、刘海涛、顾建新、古远清、范培松、曹惠民、葛乃福、宋家庚、赵朕、王力、乔世华、龙钢华、刘文良、姚朝文、卢翎、韦妙才、雪弟、张春等都来自高校。

而在这批名单中，张春可以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面孔，但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湖南工业大学的年轻教师，第一次将小小说带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视野，并以洋洋洒洒 3000 字的《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撰文指出，“张春教授并不属微型小说圈子的研究学者，这更说明关注微型小说文体的高校中的有识之士越来越多。”

②

其实，从 2005 年开始，张春就以《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大众文化背景下蓬勃发展的小小说》的 80000 余字硕士论文，开始在小小说评论界崭露头角，并连续在国家级重点文艺评论刊物《文艺理论与批评》（CSSCI 源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刊物发表小小说评论，主持湖南省社科联课题《中国小小说史研究》，以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的身份，成为助推小小说繁荣发展的生力军，也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界的新锐人物。

### 一、从创作角度体味小小说。

在小小说评论界，既能进行小小说评论，又能进行小小说创作的人数不多，印象突出的有杨晓敏、凌鼎年、陈勇、刘海涛、龙钢华、秦俑、李永康等，这其中就包括张春。张春进行小小说创作，其实很多人至今还不知道。

张春在开始小小说评论之前，有过长达 6 年的小小说创作。张春进行小小说创作，据说是在其就读湖南师大中文系开始。湖南师大中文系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著名学者钱基博、杨树达、骆鸿凯、马宗霍等教授曾在这里执教，为该院确立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优良的学术声望。韩少功、何立伟、徐晓鹤、张枣、何顿、阎真、邓皓、李跃、汤素兰等作家也都先后出自于这里。

四年的大学时光和大学毕业之后的多年生活积累，让张春的文学自由之路越走越远。小说、散文、纪实文学都成为他这一时期的主要创作方向。但让张春自己最满意的还是那些小小说。那些小小说，虽然还没有汇集出版，但都已散落于大报小刊，成为其评论生涯的另外

一种点缀。

《及格》是张春的小小说处女作，最先发表于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校园文学》。文章发表以后，连续被《青年文摘》、《作家文摘》等多家刊物转载。此后，《奎爷》、《剃头阿六》、《传呼机》、《电话》、《关系》、《左失良机》、《没“病”找病》、《来自木门的遭遇》、《今天我该如何称呼你》、《一声错叫》等文章，相继在《青春》、《杂文月报》、《短篇小说》、《新民晚报》、《北京日报》、《中国经济时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发表，并有文章入选《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中国小小说精选》等刊物。

在这些作品中，张春主要关注现代都市人群的无奈，如身处办公室的人群在职务升迁过程中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广州日报》2003.1.10《办公室烦恼》）；“韩平”为了能让大家对自己不那么生分，“无可奈何”地说自己是局长的“外甥”（《中国经济时报》2003.3.26《无奈关系》）；为了能让自己在优秀评选当中脱颖而出，不得不花钱请人来增加人气指数（《每日新报》2003.1.31《人气指数》）；省城的领导到乡镇检查工作，得到的总是掌声和各种红包（《中国教师报》2003.7.2《下乡的待遇》）；每天的应酬让人头昏脑胀，每天的职务称呼都让人揪心烦躁（《北京法制报》2003.7.25《今天我该如何称呼你》）；人家为什么能够如此快地获得升迁，因为人家“大刘”有着深谙官场的腔调（《天府早报》2003.11.9《大刘的官腔》）；办公室的同事为什么都用那么怪的眼神看着新上班的小伙子，因为小伙子的一声错叫让人无限遐想，同时也让很多人无限纠结（《杂文月报》2003.12《一声错叫》）。

同时也有对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在《山里汉子》（《湖南科技报》2003.3.6）中给我们车辆推出泥坑的是被我们误解的“山里汉子”；我们总认为自己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其实在现实中我们却不自觉地去违反规章制度，只有在“红领巾小朋友”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内心的虚弱（《海峡都市报》2003.3.25《马路天使》）；我们总认为对亲人好，却发现我们经常是冷落父母，而他们却一直在无微不至地照顾着已经不再弱小的我们（《中国经济时报》2003.4.23《早点溢情》）；等等。

在小小说创作界，很多人认为搞评论的是自己不会写才去搞研究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偏见。当然也确实有一部分评论家不会创作，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能鉴别一个作品是否优秀。而张春自己认为，搞评论最好能同时会创作，这样可以更为近距离地接触作品，了解作家的所思所想。而对于是否还在从事小小说创作时，他说，小小说评论是其文艺评论的一部分，小小说创作由于各种原因，目前已经很少接触了，但是对小小说创作界的关注则是一直在进行。他说，很遗憾没有在小小说创作方面搞出一些成绩来，虽然在2003年到2004年期间，小小说的作品发了有一百来篇。

## 二、从文化角度关注小小说。

张春接触小小说评论，开始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2005年，张春考入母校湖南师范大学，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学位。在2007年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他根据导师和朋友的建议，很快就将新世纪文学界普遍关注的大众文化，与蓬勃发展的小小说进行了有效结合，从此开始了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文化与文学生成机制的学术历



程。

进入新的世纪后，当代文学评论发生了质的转变，从纯粹的文学内研究扩充到文学外评论，也就是说更多地是从边缘角度进行嫁接。在这个时期，大众文化正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张春也很快地从蓬勃发展的微小说现象入手，找到了其与大众文化的有效切入点。

张春的硕士学位论文《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大众文化背景下蓬勃发展的微小说》，曾经获得过郑州微小说学会第三届优秀理论奖（2008）。自文章在中国知网发布后，中南大学、苏州大学、西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硕士生毕业论文，都开始对微小说创作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广泛地研究，甚至有的论文还对张春的论文进行一定量的借鉴。

在这篇长达 8 万字的硕士论文中，张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首先探讨了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微小说发展轨迹，接着从四个方面探讨了微小说所具有的大众文化特征，即大众文化的普及性和微小说的大众化，大众文化的消费性和微小说的市场，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和微小说的趣味化，大众文化的渗透性和微小说的渗透化，并探讨了微小说对大众文化负面性的反拨，同时高屋建瓴地探讨了前进中的大众文化和微小说的发展前景。

整个论文着眼于大众文化的现实语境，对微小说的发生、发展、兴盛与繁荣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同时提出微小说要进一步实现持续繁荣，必须立足于大众，汲取大众文化之营养，并在这种繁荣过程中有效规避大众文化的某些缺陷；从而使微小说在当代先进文化建设当中

起到应有的更积极的作用。

据了解,这本厚厚的硕士论文曾被张春拆分成了 8 篇论文,分别是:《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小小说名称多样性研究》、《小小说发展概观与大众文化视阈的考量》、《有种姿态叫反拨——大众文化负面效应中的小小说独特审美研究》、《小小说的大众文化视野考量》、《大众文化语境中当代小小说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化语境中小小说娱乐性审美研究》、《大众文化背景下的小小说创作市场化研究》、《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中小小说的新闻性研究》,分别发表在《文艺理论与批评》、《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绵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上。

除了从大众文化的角度对小小说进行研究外,张春还对小小说女作家群进行了集中研究,并在《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 《宜宾学院学报》2008 年第 8 期和《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1 期,连续推出《难以走出性别樊篱的书写——小小说女作家创作群体的女性视野解读》、《智慧、张力与温润:当代女性小小说诗化审美探微》、《大众文化语境中女性小小说世态书写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后小小说女作家群概观及其文化意义》等四篇文章。

这四篇文章是国内目前关注小小说女作家最为集中的评论文章,因为几乎涉及到了目前国内崭露头角的小小说女作家:袁雅琴、陈毓、徐慧芬、何晓、非鱼、刘黎莹、申水霞、珠晶、夏雪勤、高虹、汪静玉、高黎莹、马月霞、汤红玲、谷凡、申剑、彭晓玲、段淑芳、刘柳、

张可、沈荼、陈敏、申永霞、刘春莹、宋子平、姚淑清、张文珍、冷月、胡玉、涓涓、匹匹、关宏、史春花、胡丽端、庞颖洁、路也、王银铃、符海丽、田湘钧、许丽萍等百余位女性作家。张春的文章对小小说女作家群的创作情况和创作影响进行归纳和总结，同时对女作家的创作思路和创作焦点、难点和前进方向，也进行了颇为细致地点评。这项工作在国内外是独一无二的，其本身具有的研究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正如他在文章中指出的，小小说女作家群虽然依然无法走出来自于女性身份的樊篱，但小小说女作家群还是以自己的独特身份让这一暂时弱势的文体更加充实更加灿烂多姿，“她们既在精神追求上延伸着当代女性文学的内核，同时也保持某种传统文化灵性的一脉相传，此外，还在女性视野的挖掘上弥补了众多男性作家在这方面的有意或无意的偏失，这对她们自己还是对小小说这一文学新形式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③

### 三、从历史层面剖析小小说。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小小说的发展，是世界华文小小说特别是中国小小说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课题，不仅对小小说的生成发展有重要的史料考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小小说进一步地实现独立，成为小说家族的重要一脉。此项工作的开展，离不开张春的倡导和付出的艰辛劳动。

在从史的纵向角度对小小说进行梳理之前，张春已经完成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小小说创作倾向上的两个横截面：乡土回眸与城市叙

事。2009年第5期和第6期，国家重点文艺理论期刊《文艺理论与批评》，连续推出了两篇具有宏观视野的文章，分别是《聆听故土上空飘扬的炊烟——改革语境中的三十年小小说乡土回眸》和《书写浮华背后落定的尘埃——改革语境中的三十年小小说城市叙事》。可见张春已几乎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小小说两大创作体系进行了囊括，文章发表后不仅在业内产生了重要影响，更为后期小小说的纵向研究提供了某些参考。

在《乡土回眸》文章中，张春指出，“纵观近30年的小小说，有很大一部分是关注乡土关注农民的。仅以《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2002）和《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2009）为例，有关乡土的小小说就占了六成左右。由此可见，在小小说的蓬勃发展过程中，乡土题材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体现着作家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对乡土家园的坚守，昭示着文学发展进程中某些不能移转的关注焦点，也凸显着当下语境中小小说难得的清醒和独特意蕴。”④

而在《城市叙事》中，张春则指出，“梳理小小说城市叙事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作品不仅书写着城里人之间的日常故事或是某些城里人回望乡土的寻根情怀，同时还观照着与城市保持若即若离的‘进城乡下人’的生活状态、人生理想与价值追求。究其根本，乃在于小小说作家们充分意识到，‘城市’并非城镇居民的城市，而是属于整个社会大众。”⑤文章最后，张春提出了这样的反思：要想在城市中扎稳脚跟，漂泊必将习以为常，流浪或成家常便饭。只不过关于根在哪里的问题，他们或将不再去追寻，即使偶尔为之也找不到准确的答案。

因为可以持续相依的精神家园只在内心。但不管怎么，即使现实中头破血流或无处安身，人们依然需要时刻对自己保持清醒认识，无论是生活在都市还是乡村，这或许是小小说城市叙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2009年3月26日，对于中国小小说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历史时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刊发了湖南工业大学张春的3000余字稿件——《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该文首次在国内提出了要全面梳理中国小小说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文章发表后，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等各大门户网站广泛转载，同时被人大复印资料转摘，美国纪洞天主编的《华文小小说视界》和中国四川李永康主编的《鱼鳃文艺》，分别对文章进行了全文转载。山东、福建、河南等省市的高二、高三语文模拟考卷，更以同名题目作为现代文的阅读材料，“百度”还有专门的针对答案的问题咨询。鉴于该文的影响力，湖南工业大学特给予奖励8000元，株洲市委、株洲市政府特奖励并颁发了“炎帝文艺奖”。

文章对当代小小说评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经过一大批作家和理论家的广泛参与，小小说的理论在三个方面得到了深化：一是理论研究视野获得扩大，二是小小说的精品意识获得广泛认同，三是地域性研究领域获得突破。但同时理论研究中也难免存在有不足之处：一是独立的理论话语体系尚未形成，二是小小说的艺术规律与创作技巧归纳尚需要其他角度挖掘，三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四是小小说的

批评环节有待发展。

文章认为,考察中国小小说的发展历程,需要重点阐述改革开放后小小说的创作高峰、创作内容、文化形式、大众思潮、小小说流派的发展和演化,具体可从 1980 年代、1990 年代和 2000 年代三个阶段进行考量。当然,文章也指出,对中国当代小小说发展进行系统研究,最大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在国内外没有小小说史研究先例的前提下,既要当代发展脉络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又不流于表面和程序,做到出新、出奇并具有史料意义,颇有难度和挑战性。

文章强调,深入研究中国小小说史的意义很大,一是填补国内小小说史研究的空白;二是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小小说发展;三是为小小说研究的繁荣,甚至为文化产业的繁荣提供参考;四是将包括大陆、港澳台,以及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等在内的小小说作家、作品进行研究,填补国内单人单篇研究空白,具有系统性。

为了开展小小说史的研究,张春同时申报了株洲市社科联课题、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课题和湖南省社科联课题,相继获得批复,并拨付了必要的科研经费。课题同时获得邵阳学院龙钢华教授的关注,被纳入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当中作为子课题。

张春目前已基本完成了材料的搜集工作,并完成了《探索中崛起的 20 世纪 80 年代小小说》(《中国文艺家》2009.12)、《20 世纪 90 年代小小说纵论》(《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等年代系列论文;同时,为了与各年代论文补充,张春目前撰写并发表了《莫

美小小说论》(《中国文艺家》2009.11)、《论李永康小小说的审美特征》(《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彭晓玲小小说论》(《钦州学院学报》2001.1)、《李性亮小小说论》(《郴州日报》2001.1)、《论新时期小小说的底层文学性》(《西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等文章。

从 1998 年至今,张春已经在《中国青年》、《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 50 余万字,并有文章被美国《读者文摘》、《读者》、《青年文摘》、《作家文摘》转载,同时还有文章被网友录制为音频在网络上广播。从 2004 年开始,张春已经参与国家社科基金 2 项(均排名第二)、主持省级课题 3 项、市厅级课题 3 项,在《人民日报》(理论版)、《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文艺理论与批评》等发表论文 50 余篇,其中独著 45 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转摘 21 篇。

在小小说评论界,张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存在,因为他是第一个将小小说评论登上《人民日报》的评论家,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连续不断刊登小小说评论;他第一次在学界提出要梳理中国小小说史,并连续获批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他第一次集中关注小小说女作家群,同时作为评论家的他自己也在进行创作——这位年轻的湖南工业大学的讲师、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必将在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领域走出更大一片晴天。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0 日)

参考文献:

①凌鼎年《走向成熟的微型小说文体》，《钦州学院学报》（J）.2009，（5）： 71.

②凌鼎年《走向成熟的微型小说文体》，《钦州学院学报》（J）.2009，（5）： 71.

③张春《难以走出性别樊篱的书写——小小说女作家创作群体的女性视野解读》（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16.

④张春《聆听故土上空飘扬的炊烟——改革语境中的三十年小小说乡土回眸》（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5）： 130.

⑤张春《书写浮华背后落定的尘埃——改革语境中的三十年小小说城市叙事》（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6）： 72.



# 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

## ——中国大陆张春访谈录

2008 年，在由郑州《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和小小说作家网联合举办的全国小小说新秀大赛中，张春作为特约评论员身份进行在线点评，在其简练、优美的文字中，我就获知这是一个在将来会有一定影响力的青年评论家。2009 年，《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在《人民日报》刊登后，小小说作家网第一时间进行了首页置顶发布，秦俑先生直接称呼其为青年评论家张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一直想对张春先生进行专访。

在推脱了很多次以后，张春终于接受我的采访。2011 年的 5 月 2 日，我们通过网络就小小说创作、小小说评论和小小说发展前景，展开了一番对话。

陈勇：张春先生，您好，听说您在从事文艺评论以前从事过小小说创作？

张春：陈勇先生好，很高兴接受您的访谈。我早就对您有过关注，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小小说评论方面走得很稳健，要向您学习。

其实，我一直喜欢写点东西，记得高中时候在《湖南科技报》发过散文和诗歌，当然更喜欢小说和故事，当时的《小小说选刊》和《微型小说选刊》我是经常买。大学时候进入了湖南师大中文系，在这里

我接触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其中就包括现在《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杂志社工作的秦俑。

当时我虽然喜欢写点文章，但很大一部分是散文、故事和纪实文学，当时家庭条件不好，就想着怎么通过撰稿赚点钱。当年确实也通过写稿子解决了一下温饱问题，反正情啊爱啊恨啊的东西，自己都不太懂，但是写出来编辑很喜欢，稿子也好发，一天编万把字不觉得累。

秦俑是搞纯文学的。我那时搞的都是通俗文学。但我俩关系很好。当时他在校园文学领域已经有了一些一席之地，快毕业那年他建了一个叫做空房子的网站，这个即是小小说作家网的前身。他是一个很努力很用功的同学，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他已经离不开小小说了。也正是这股劲，让中国小小说在网络方面走在了华文小小说的前面，他的贡献很大，谈小小说的繁荣发展是绕不开他的。也就是说通过他我认识了更多的小小说作家和评论家，要感谢他。

陈勇：你从事文艺评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什么会关注小小说？

张春：我从事文艺评论是在湖南师大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攻读期间，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湖南工业大学工作，对高等教育关注较多。读研后，开始对中长篇小说兴趣很浓，因为我本科期间的论文写的是《白鹿精魂论》，研究的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后面又关注阿来、扎西达瓦等小说家。但在硕士论文开题时，我突然想到了一直喜欢的小小说，当时博士、硕士论文涉及小小说的非常少，因此很快就定在了这一块。后来和导师以及秦俑等沟通，就将大众文化引了进来。

陈勇：《百花园》、《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是国内公认的小小说事业的推动者，他在大众文化与小小说的结合方面首开先河，你是否赓续了他的一些想法？

张春：杨晓敏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师。以前经常看《小小说选刊》知道了他的大名，能跟他面对面地请教，还得再次感谢秦俑。

2006 年，我为了搜集硕士论文的资料特意去了趟郑州。杨晓敏老师很热情地接见了，并给我提供了非常多的资料，也对我的论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因此，我的硕士论文里，是赓续了杨晓敏老师的一些想法的，或者说是对他的一些想法进行了一些新的阐释和扩充。

我觉得，大众文化和小小说之间是有一些内在的联系，将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既有利于改变很多人对大众文化的一些粗俗看法，同时也能改变一些人对小小说是个小物件的看法。杨晓敏老师是小小说事业的推动者，他让小小说成为了郑州的一块文化名片，所倡导的小小说金麻雀节，也让国内外的小小说作家、评论家齐聚郑州，对郑州的推介是很有贡献的。

到目前为止，我总共去过郑州两次。两次印象都非常好。第一次就是前面说的 2006 年，那一次我和郑州晚报的陈泽来编辑见了面，此前他在副刊栏目给我发过不少的文章，这次特意见一面，意义也很大。第二次就是 2009 年第三届金麻雀节期间，认识了很多的作家、编辑和评论家，并与他们建立了非常好的联系。总体感觉是河南人都很热情，非常地好客。也对郑州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中州大地在我

脑海里一直有着很深的文化根源的。

陈勇：你刚才说到你在郑州期间认识了很多的作家、编辑和评论家，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交往的？

张春：在小小说界，确实有很多优秀的知名的作家、编辑和评论家。这三个层面是互相联系的，都对小小说的发展影响很大。没有优秀的作家，也就不会有好的作品；如果没有出色的编辑，作家永远都不会有提高；没有突出的评论家，作家和编辑付出的辛劳将永远得不到总结和扩展。

人不可能封闭地生活，必须要与外界进行交流，不与人进行交流，人就很容易自闭也会缺失很多信息。作为一个评论界的新手，我特别注重与外界的交流与沟通。这么些年来，很多作家、编辑和评论家都帮助过我，在这里我重点提一些评论家。

我记得在硕士论文的后记里提到过刘海涛教授，我和他只是在郑州见过一面，在此之前的 2006 年写论文时，他给我邮寄了十多本的专著；大连市文联的王晓峰先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老师，我和在郑州见过一面，之后他也给我邮寄了他的《当下小小说》，这是一本关于大众文化和小小说的最为全面的专著；中国矿业大学的顾建新教授，同样是在郑州见的的面，回来后我经常和他通过邮件联系，他每次都是不厌其烦地提供很多资料和信息；凌鼎年先生目前虽然未曾谋面，但是几次的电话沟通，足见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龙钢华教授和刘文良教授都在湖南，我与刘文良教授同时还是一个单位，虽然他现在已经从小小说开始转向，并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著名理论期刊上

进行生态文学方面的理论批评，但是他对小小说的关注一直没有减少；雪弟近年来从事小小说的地域研究，平时沟通也是较多，他很活跃也是一个很勤奋的研究者。

陈勇：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我注意到你是某地级市的人事考试申论类命题组和阅卷组组长，同时你又在短短的四五内刊发了 50 来篇论文，而且都是在一些诸如《文艺理论与批评》的重要理论刊物和高等院校学报发表，同时我也注意到你还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发过文章，很好奇你的创作状态。

张春：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高校，从事的是高校管理方面的工作，日常行政事务较多，教学和科研只能算是次要性的。但我一直很重视教学和科研，但囿于工作内容的限制，所以只能是抽空进行。但我知道，自己并不聪明，所以只能靠勤奋。所有的一些论文和课题，都是我在行政工作之余，熬夜加班加点地完成的，确实很辛苦，但也很欣慰，毕竟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陈勇：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在国内外影响很大，你第一次在学术界提出了为小小说写史的想法。这是否标志着你今后会更更多地关注这个方面？

张春：《小小说：当代文学的一道风景》，本身就是一个省级课题的申报书，这个课题最后连续获得了几个机构的认同并将其立项资助，可见小小说史的研究正得到学界的认同和肯定。这是国内唯一的以政府机构下拨的小小说史的研究课题。目前这项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当中，部分论文已经在各大报刊发表，预计到明年这个时候可以结题

并出版最终成果。

邵阳学院龙钢华教授是我的老师，他申报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综合研究”，在 2009 年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一般资助课题。这是国内第一个以国家社科基金的名义进行的小小说的综合研究，意义非常重大。总体来说，我进行的史的研究只是综合研究的一部分，他将其作为了国家课题的子课题，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我也觉得很有意义，那就是龙教授进行的是横向研究，我从事的是纵向研究，二者进行结合，会助推小小说理论批评上一个新的台阶。

当然除了进行一些史的研究以外，我也一直在进行地域研究，特别是我们湖南的小小说地域研究。湖南小小说作家很多，在业内影响较大的有聂鑫森、王琼华、魏剑美、杨崇德、罗治台、白旭初、何一飞、彭晓玲、伍中正、戴希、李性亮、葛取兵、昌松桥、黄礼军、龙会吟、陈友林、刘吾福、欧湘林、蒋文锋、段淑芳等等。湖南小小说作家研究的论文即将发表。

陈勇：很多评论家都已经开始进行了转向，你现在又是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会不会将小小说作为你的博士论文，或者说你是否也会进行转向？

张春：从整体上来说，现在评论界对小小说关注的并不多，我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虽然创作小小说的作者很多，但是小小说能够产生大的影响的几率还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就小小说的创作理论来说，刘海涛教授的研究已基本涵盖了，其他人再想有所突破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入手，比如综合研究，比如纵向研究，比如地域研究，比

如跨界研究，等等。

我的博导李运抟教授主要从事的是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他是中国小说学会的常务理事，每年的小说排行榜他都是评委之一，他也关注过小小说发展态势，同时也参加过郑州的小小说研讨会。他支持我进行小小说的一些研究，但最好能够将其他的一些信息包括进来。因此，在博士论文的选题上，我会有选择性地将小小说纳入进来，具体哪个方面的内容目前暂时没有考虑好。

陈勇：希望能够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也愿意看到你在博士论文里提到小小说，那么这肯定是国内外第一个博士关注小小说的。

张春：谢谢，我很愿意这样。当然，您作为国内外小小说研究的高产评论家，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今后还要多多向您请教，也请您方便时候给我一些指点和帮助。非常感谢您的采访。说的不到位的地方敬请海涵。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0 日）

# 用血浆铸就微型小说——中国

## 大陆贺鹏论

贺鹏，男，1961年2月出生，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人，汉族，大学学历，2001年开始文学创作，有几百篇微型小说作品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以及东南亚许多国家报刊发表、转载，有多篇作品入选中国出版的《微型小说鉴赏辞典》、《中学生最喜欢的100篇微型小说》等权威书籍，还有部分作品入选澳大利亚、以色列、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出版的其它语种书籍；作品分别获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微型小说评选不同等级奖项，《人户合一》荣登2005年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过《怪病》、《你是好人》、《寻找自己》、《天堂背后》、《贺鹏微型小说选评》等微型小说作品集以及《绿色的浪漫》、《烛光》等报告文学集，并和父亲、女儿合作出版《老树新枝嫩叶》，主编出版过20多部文学作品集；现为世界文艺家协会会员，澳大利亚华人作家协会顾问，澳门中华传统文化艺术家协会永久会员，澳门国际诗词对联书画家协会永久会员，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北京小小说沙龙副会长；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小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应邀出席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在印度尼西亚、文莱、上海以及香港举办的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重点演讲。现为《澳



门文艺》总编辑。

贺鹏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微型小说作家、著名社会活动家，为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和繁荣，为中国微型小说走向世界，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微型小说艺术特色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入木三分，蕴藏着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

微型小说只有以有见无，以虚写实，以小见大，以人生或生命中最富有特征性的那一瞬来打动读者，引导读者，才能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入选 2005 年中国小说排行版的《人户合一》，题材新颖，构思巧妙，视野独特，振聋发聩，融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于一炉，堪称经典之作。《黑眼圈》可谓这方面的代表作。黑眼圈是一只羊的外号，透过黑眼圈以死寻找大草原上的绿色这个细节，小说揭示了一个重大而严肃的主题：“人类为了眼前的微利，不断破坏自然，最终也将贻害自身。”（顾建新语）恩格斯早就谆谆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黑眼圈》艺术特点很突出：其一、采取欲擒故纵的艺术手法，展开情节，升华主题。小说先写大草原天如何蓝，地如何绿：“雨后的第二天，太阳刚从东方升起，天蓝蓝的，在太阳周围还涂了一些红色，均匀地过渡着，好看极了，极目远望，有了许多绿意。”接下来，笔锋一转，写黑眼圈冲出羊圈，为寻找并不存在的绿地而亡：“就在父亲尽情呼吸着稍有湿润的空气时，黑眼圈突然跳起来，跨过栅栏，冲出了羊圈，疯了一样地冲着远处的绿色猛跑，父亲追了几步，黑眼圈全然不顾，父亲又大声喊黑眼圈，黑眼圈就像没有听到一般，还是

拼命往前跑。父亲从拴马桩上解开马，翻身跨上去，朝着黑眼圈奔跑的方向追去。等父亲骑着马追上黑眼圈的时候，黑眼圈已经爬在还没有完全泛青的土地上断了气。”读这样的文字，一方面给人以凄美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引发人们诸多思考。其二、通过人与羊的对比，尤其是羊之死，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这里，羊是明写，人是暗写；羊是实写，人是虚写。人类尚不如一头羊珍惜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悲哀啊！其三、象征手法强烈而鲜明。这头羊叫“黑眼圈”，象征意味不言而喻。与自然相通相依，协调一致，和谐共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主要思想。建立生态环保型社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因此，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家园毁于我们人类自己手中。让我们节约一滴水，保护一棵小草，让天空依然明净，让河水依然清澈，让小草依然碧绿，让花朵依然鲜艳，让阳光依然灿烂，让地球依然生辉！小说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此。《长寿理由》将如何保障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这个敏感话题写入小说，颇引人关注。尤其值得赞赏的是，小说没有平铺直叙，而是一反常态，打破常规，从采访高龄老人都想死入手，揭示了悖论背后的本质。《无助》中的娟子无助的眼神与民工困惑的目光，形成了多么鲜明而强烈地对比啊！晚上，娟子抱着孩子，拎了三个包，其中的一包里有三千块钱，搭公交车。她虽然惊恐万状，却不愿意接受车上一位灰头土脸，一看就像没有向老板讨上工钱民工的帮助。小说虽然描写的是一位城市少妇对民工的不信任，这一个实际上代表了“这一群人。”这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农民工进城，为当代社会尤其是城市的经济

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然而，社会尤其是城市市民对民工的淡漠、挤压、排斥和欺骗，却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相当普遍和严重。青岛某报曾展开过“是否在公共汽车上专辟一块区域给民工”（有人嫌他们脏、气味难闻）的讨论。由于讨论本身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故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声讨。著名作家尤凤伟当即撰写《泥鳅也是鱼》的檄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那是不是要把所有的民工都赶回农村？那城市里的建筑业、工厂、服务业恐怕马上要出问题，光是那些垃圾，就不知谁来收拾。”不久，他又写下长篇小说《泥鳅》，为农民工立言。在我看来，小说表面上写城市少妇娟子的无助，实质上写进城民工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无助。小说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

贺鹏《吃口》，收入其微型小说专著《寻找自己》之中。在书里，其父贺云飞和其女贺静妮，分别作《枫乃经霜红》和《我和爸爸一起成长》的序。

贺云飞是内蒙古小作家协会主席，《小作家》主编，贺静妮小小年纪已出版《那时的天空》和《京源雏凤鸣》两本散文集。祖孙三代同为作家，这在微型小说界乃至中国文坛，似乎都不多见。

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非人的摧残。当时，贺鹏还不到十岁，同样在劫难逃。平反落实政策后，父亲仍要送礼，才使贺鹏在公社农机站开拖拉机，然而，好景不长，拖拉机方向盘尚未摸热，贺鹏被人告了下来。此后，贺鹏又开过汽车，在工厂、机关及新闻单位干过，现居南京，从事文化工作。

这样看来，《吃口》所写人物和故事，一定是他的亲身经历了。

那样的年代，吃白面面儿已是比较上讲究的饭了。可是，师傅太贪婪，故意叫我将田耕得浅浅的。吃了炖羊肉后，师傅才叫我将田耕得深一些。我不满师傅的行为，一句“农民的吃口在哪儿？”的反诘语，把师傅问得无活可说。

贺鹏能写出《吃口》这样充满哲理耐人寻味的作品，与他坎坷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

文友们打电话对他说，你的小说大有进步。贺鹏大笑，那哪是小说？那全部是我的生活经历和感受。

贺鹏的成功，再次印证“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的经典之论。

二、运用荒诞、隐喻、变相、对比、夸张等多种艺术手法，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给读者诸多人生启迪。

傍晚时分，我出去溜弯儿。我与熟人一一打招呼。奇怪的是，人们都不认识我。更蹊跷的是，连父母也不认识我了。我回到家里，才找到原因：原来，我出门时忘了带假面具！

贺鹏的《我是谁》，用荒诞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揭示了触目惊心的人际关系。子女与父母之间都要带上假面具，可见，人际关系恶化到了何种地步！

当下社会，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而精神生活则愈来愈贫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隔膜，有些家庭的关系，也日趋紧张。

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的心态。

一位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要么你去驾驭生命，要么是生命驾驭你。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在心态上。

心理学家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生的成败有许多因素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心理态度。积极的心态，是获胜的法宝。它能使人从成功走向更大的成功，消极的心态则正好相反。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摆正自己的位置，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和谐起来，整个社会也会变得和谐起来！

《该死的椅子》，采取荒诞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揭示了“官椅一旦坐上去，人就可能被异化，本性被改变。”（顾建新语）这篇小说集中体现了微型小说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特点。《小人》一语双关，既指人的身体小，更指人的思想小。身体渺小可怕，思想渺小更加可怕。人的身体变小，是有形的，看得见，摸得着。而人的思想渺小，则看不见摸不着，危害更大。《泡汤》以娘胎中尚未出世的我作为叙述视角，角度独特而空前。其超前而大胆想象力，让人叹为观止，堪称打假题材微型小说的上品。《寻找自己》中的我，突然有一天发现自己不见了，于是大声喊着自己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在海滩上，我终于找到了我，我却不认识我。小说最后，我继续寻找自己。《寻找自己》既是贺鹏第二部集子书名，又是一篇力作。“它不仅代表了作者一个时期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也曾引起了小小说评论圈内的一阵热闹。”（凡一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有的人找到了自己，有的人一辈子，也找不到自己。原因何在？小说未交待，而是用一句“我继续寻找我自己”结尾，余音绕梁，回味悠长，给读者无限想象的艺术空间。

三、《天堂背后》填补了我国微型小说题材空白，为微型小说的繁荣作出了宝贵贡献。

国家禁毒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公安部禁毒局长杨凤瑞，在《天堂背后》序中给予高度评价：“毒品把许多人的灵魂扭曲成了魔鬼，把人们的修养和素质变成了廉耻和兽性，使不少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也使一些前途无量的青年沦落成为罪犯，甚至命丧黄泉。禁毒工作，预防为主。只有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参与到禁毒工作中去，远离毒品，创建无毒社会，我们国家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贺鹏先生在国际禁毒日之际，奉献给我们的这本《天堂背后》，就是用小小说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许多和毒品有关的亲情故事，不仅创作出禁毒领域中一些可歌可泣的人物形象，也描述了毒品带给人们非人性的生活状态，通过一个又一个通俗的、震撼人心的小故事，让我们读出了毒品梦幻般天堂的背后，就是可怕的地狱！目前，我国登记在册的 70 万海洛因吸毒人员中，大多数是在不了解毒品危害的情况下吸毒成瘾的。用小小说来反映中国的毒品问题，教育公众自觉远离毒品、参与禁毒斗争，贺鹏先生的《天堂背后》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本书把可读性与教育性融为一体，在带给读者艺术享受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毒品的巨大危害，必将对提高全民的识毒、拒毒、防毒能力起到强烈的警示作用。”

在我看来，《天堂背后》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将会更加凸现。

著名作家丛维熙说过：“时间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不允许我玩

弄文学。”

贺鹏则说：“尽管我的微型小说离真正意义的文学距离还很远，但我对文学是真心的，我对微型小说是动了情的，不是血浆，绝不铸就微型小说！”

衷心期待贺鹏先生为我们奉献更多更好更精彩的佳作，为中国微型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载《澳门文艺》2010年9月创刊号）

# 不断寻找自己的人——中国大

## 陆贺鹏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首先，祝贺《澳门文艺》创刊，祝贺您就任《澳门文艺》总编辑。作为澳门与内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您肩负的责任既光荣又艰巨。在微型小说方面，您将如何使澳门与内地作家之间加强交流与沟通，达到双赢之目的？

贺鹏（著名微型小说作家，著名社会活动家，《澳门文艺》总编辑，以下简称贺）：谢谢您的祝贺！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别行政区之一，有着 400 多年的历史文化沉淀，中西文化交融，经济高度发达，但在文学方面相对弱一些，特别是微型小说创作方面，无论是作家队伍，还是创作水平，提升空间很大，有许多业界人士评价澳门是金钱的天堂、文学的沙漠，尽管此评不免有点偏激，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澳门在文学上目前存在的一些遗憾。

《澳门文艺》是澳门政府新闻局批准的唯一一份文学类期刊，筹建这个平台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澳门文学的有效发展，加强本澳作家队伍的建设，成为澳门与内地、澳门与国际的文学桥梁，因为我是写微型小说进入文学领域的，我会用更多的精力或刊物版面去关注澳门与内地的微型小说，把澳门的微型小说介绍到内地以及世界各地，把



内地以及世界各地优秀。

陈：《人户合一》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据悉，这是微型小说首次入选中国小说排行榜。因此，这不仅是您个人的荣耀，也是微型小说界的骄傲。请您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

贺：关于中国的户籍问题，教育公平问题、高考制度问题，其实是每一位国人都在关注、思考而又无奈的一些问题，作为一个居住在这些问题更突出的首都北京的外地人（本人在北京居住多年），作为一个作家，关注度自然就会更高一些，《人户合一》是典型的主题先行作品，对于该主题的创作冲动和构思应该说至少有三、四年的时间，但始终因为找不到一个表现主题的合适形象和故事，没有完成创作，直到 2004 年从报纸上看到一个中学生郊游被害的一则新闻，赵燕红的形象才突然跳进我的脑海，户口不仅影响着活人的生存质量，同时还使死人不得安宁的故事才基本成型。

《人户合一》发表后，很快就被多家媒体转载，并有一些评论，2005 年还荣登了中国小说排行榜，这的确是微型小说首次进入中国小说的排行榜，我还是很兴奋的。

陈：在中国微型小说界，祖孙三代同为作家并结集出版书的（《老树新枝嫩叶》），仅您一家。您走上文学之路并取得骄人成就，与您父亲的熏陶及苦难的童年，是否密不可分？您是否将父辈的优良传统传承给了下一代？

贺：那当然！我上学期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在老家农村，学校几乎瘫痪，能够给我传授文化知识的只有父亲，因为父亲对文学的

爱好，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尽管受客观条件制约，一直没有太多的文学实践，但父亲在我们家始终有一个文学梦，这个梦一天没有实现，我就觉得一天对不起父亲，直到我真正开始了文学创作、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作家了，心里才得到了一丝安慰；其实您可能不知道，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家祖孙三代 14 口人中，有 6 个是作家；其中下一代的 4 个孩子中，已经有 3 个经常发表作品并出版过文学作品集子，几年前就先后成为了内蒙古作家协会的会员。

陈：著名作家丛维熙说过：“时间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不允许我玩弄文学。”你则说：“尽管我的微型小说离真正意义的文学距离还很远，但我对文学是真心的，我对微型小说是动了情的，不是血浆，绝不铸就微型小说！”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贺：尽管我的微型小说也得到过一些评论家、读者的好评，也获过不少奖项，但我知道距离真正的文学还有很大距离，距离归距离，不能因为距离我对文学就不虔诚，我对文学是真心的，我对微型小说是动了情的，这是一个创作态度，这是真话，没有掺一点假，每天只要做和微型小说有关的事情，我就开心，就快乐，微型小说目前已经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了。我在微型小说创作选材的时候，非常非常认真，张力不够、没有意蕴的题材，一定不会写成微型小说，不是血浆，绝不铸就微型小说，这话一定都不假。

陈：有位哲学家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如果能够跨越时空，留在后人的思想中并影响他们的行为，那么就可以称他得到了永生。”请问：您的精神来自何处？它对于您的人生、事业、文学、生活，乃至

家庭，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哪些影响？

贺：这个问题有些难回答，我有哪些精神我是不清楚的，如果说我对微型小说的虔诚、热爱和坚持是一种精神的话，那么，这种精神应该来源于责任，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作为一个作家，歌颂真善美、针砭假丑恶是作家的责任或义务，这些年，我这样做了，对社会履行了我应该履行的义务，尽到了我应该尽的责任，觉得心里蛮踏实的，这种责任不仅使我自己的人生有了意义、有了一些色彩，也对我在其它方面的发展，甚至是家庭生活、后代教育、后代的成长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责任，表面上看是履行或付出，而实际却是得到或获取。

陈：《寻找自己》既是您的第二部集子的书名，又是一篇力作。“它不仅代表了作者一个时期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也曾引起了国内外评论圈内一阵热闹。”（凡一语）小说中的“我”，是否有您的影子？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有的人找到了自己，有的人则永远找不到自己。您找到自己了吗？

贺：呵呵！我以为我的一生将会是寻找自己的一生。

能够自己找到自己的人是幸运的，而找不到自己还在继续寻找自己的人我以为则更幸运，因为他在不断地寻找着。丢掉的那个自己，其实我以为不是所谓的灵魂出窍或是什么意义的象征，而是自己理想中的自己，如果一个人在不断追求中实践着生命，不断完善中丰富着自己，那么，非常有可能就是在不断地寻找着自己。现实中的我，永远不是自己满意的我，而理想和现实往往又不是完整的统一，于是，

整个人生也许就是一个寻找自己的人生。至于我是不是找到我自己了，我可以告诉您，我对我自己目前的现状是很不满意的，现在为社会做的事情是不够的，我还想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您知道，我在QQ上的昵称是“寻找自己”，假如有一天您从QQ上看到我改名了，那就说明我找到自己了，也就是说我对自己开始放弃了。

陈：《天堂背后》是中国第一部反映禁毒的微型小说集。应当说，它的政治意义大于文学意义。您写作与出版此书的宗旨与目的何在？在创作过程中，最感困惑的是什么？最难驾驭的又是什么？您自己最满意哪几篇？

贺：您说的很对，《天堂背后》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文学意义。

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到过一个在仕途上很有前途的年轻人因为染毒，不仅失去了仕途上的机会，自己还被强制戒毒，妻离子散，染毒前后两重天；听了以后，我很震撼，原以为那些瘾君子都是社会上的痞子、流氓，后来才突然发现，其实我们对毒品、对涉毒人员、对禁毒工作是完全不了解的，作为作家，一种责任感迫使自己开始关注了禁毒领域。但真正在禁毒微型小说的创作中，尽管得到了国家禁毒局的支持，还是因为我对禁毒警察，涉毒人员的不了解，连基本的涉毒故事都很难找到，写完全陌生的生活太难了，实在是一件很难很难的事情，最后只凭着自己对的一种信念，才坚持下来的。

最难驾驭的就是作品当中的细节描写，这个领域的生活细节，我连想象都不会想象的，写出来的东西是很粗糙的。因此，就作品艺术方面，全书收集的45篇小说中，几乎没有我自己满意的作品，细节

的不成功使这些作品失色不少。

由于目前禁毒微型小说很少，这些作品的转载率很高，网络上涉及到禁毒微型小说，几乎全部是我的。

至于满意的作品，我只能说相对满意一些，比如《警魂春秋》、《错位人生》、《相亲》、《爱恨情长》等还算过得去吧。

陈：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用我在生活中演绎过的故事打造成的那些微型小说，也打动过一些人，他们或来信或来电话问我，说你设置的那些情节很动情，很绝的；我便笑了，我的小说哪有人为的设置？整篇都是在叙述，叙述一种真实的生活，叙述一种对生活真实的感受，叙述一种对生活真实的理解，因为我以为文学作品不是编的，应该是从作家血管里流出来的，微型小说更是如此。假如一些微型小说能够让读者品出一点点味道，那一定是鲜红鲜红的血浆凝结而成的。”请您结合具体作品加以阐述。

贺：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对农村、对农民有很深的情结，比如曾经获全国微型小说评选三等奖的《吃口》，该作品的素材来源就是我当年做拖拉机手时发生的真实故事，师傅为了可以吃到一碗炖羊肉，玩弄所谓的技术，人为地将机耕的犁提起来，不进行深耕，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当时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连一个拖拉机手都有一个吃口，而农民就没有呢？

这样的素材存储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年，直到写出来了，我的心才算放下来了。

《黑眼圈》的创作初衷，其实不是想写什么环保内容，而是我对

农民问题的再三思考，所谓的象征也是象征当时的农民；在创作的时候，我心里想着的那个黑眼圈就是农民，没有想起过和环保有关的一点点事情来，这篇小说，转载率很高，大约有 20 几个国家都用了，全部是按环保小说使用或点评的，呵呵，环保小说就环保小说吧，反正都是从我心里流出来的文字。

还有《老鼠娶亲》、《杏》、《买牛》、《换碳》等作品都是有基本故事素材的，而《我是谁》、《脸谱》、《该死的椅子》、《招聘父母》等许多作品都是对某种现象经过很长时间的感受、思考，有了相对成熟的想法才进行创作的，至于情结，即使是虚构，也是服从于主题的表现。无论是主题先行或故事先行的作品，我的作品都是经过反复思考才完成创作的，没有一篇是用一点小灵感一蹴而就的，因此，我才说，我的作品都是用鲜红鲜红的血浆凝结而成的。

（载《澳门文艺》2010 年 9 月创刊号）

# 耕耘在思维的故乡里——中国

## 大陆徐习军论

徐习军（1960—），男，江苏连云港人，供职于淮海工学院学术期刊社，国家二级作家。中国矿业大学兼职教授，新亚欧大陆桥（北京）研究中心研究员。在高校主讲过《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谈判》、《销售管理》、《公共关系》等主干课程以及《企业文化》、《知识经济》、《大学语文》等选修课程，指导过多名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实习和学位论文。

20 个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1983 年开始发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近十几年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大陆桥理论”、“企业文化”研究。主持和参与省、市、校级研究课题十余项。目前已发表 200 多万字文学和学术文章，出版文学作品集和学术专著 5 部。编导、摄制过电视专题片 30 多部。策划、组织过大型电视节目和国际性学术会议。成果获得过“全国微型小说年度奖”、“中国乡土文学奖”、“参花文学奖”、“中山文学奖”、“江苏省期刊明珠奖”等全国、省行业协会优秀成果奖以及市政府“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等 50 多项。获得荣誉：政府系统的有省级“先进工作者”、市级“优秀专家”、“优秀政协委员”；全国行业系统的“优秀编辑”等 30 多项。

兼职有：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江苏省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

连云港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市企业文化协会副会长，民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协委员，市人民检察院特约检察员，市软环境建设监督员，曾担任连云港市首届政府文学奖评委，省、市大专辩论赛评委以及一些企业的企业文化顾问、学术刊物的编委、多家学会理事等。

说起徐习军，大多数人是从报刊上那些署名“徐习军”的作品知道他的，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从当时有影响的许多报刊上都能常常见到他的作品，90 年代中期，《微型小说选刊》在封面上刊出“当代微型小说百家徐习军”的照片和简介，才有机会一睹这位全国知名的微型小说家的“尊容”。不认识的仅仅知道他是个作家，其实，文坛和统战界的朋友们称“人缘好、人格好、人品好”的人为“三好”公民，徐习军便是一个。

著名评论家、中国计量学院教授李惊涛先生说过：在江苏的作家中，徐习军身上有许多作家无法匹敌的东西，特别是他在文学之外所涉足的领域以及他在各个领域里取得的成绩是其他作家不可企及的。这，用来帮助我们认识徐习军是至关重要的。

笔者“认识”徐习军，是在微型小说业界兄弟们的口碑之中得以了解和相知相识的。

### 一、关于徐习军其人

徐习军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是六十年代吃过糠（生活艰难），七十年代扛过“枪”（民兵），八十年代进学堂（深造）的一代人。孩提时遭遇“文革”的动乱，使学生时代的徐习军一样成为“被耽误了一代”。但他没有因此而沉沦颓废，在工作之余，苦读文学名著，



畅游知识海洋，终于在文学创作上趟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崎岖小路。不过，他在淡漠地剖析这个纷繁世界的时候，又是那样的超然和宁静，不为风气所动，一心读书教书，潜心做学做文。他常说，要当好一个作家，必须把心静下来，以创作生产人民需要的精神产品为己任。

30 多年的潜心创作，他在海内外 100 多家报刊发表作品 300 多万字，数十篇被《微型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鉴赏词典》《中国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中国微型小说年度选本》《微型小说排行榜》《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国内名牌杂志和选本选载。他的许多作品还被推介到海外，在华人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家的大学教材里就选用了他的小说，他还参加过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

大约十四五年前，在一家报纸上看到风风火火搞了一年的“小小说擂台赛”，共发表来自海内外擂手的小小说 50 余篇，而擂主，竟是徐习军一人，他每周都要拿出一篇新作。可见他的周围团结了多少小小说作家，也可见他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若是谁将来编著中国微型小说史，我想有关“徐习军”的条目上会留下这条具有史料意义的内容：因为他是全国微型小说作家中第一个在报上开设小小说擂台，用自己的作品与全国数十位名家高手打擂而且持续了将近一年的人。

阅读徐习军的小小说，丰富多彩，姿色斑谰，或讲究某种境界，或朴素空灵，或诡谲深奥，或者是哲学意义上的，或者是人性意义上的。在这些小小说里，我们会真切地体味到什么叫语境，什么叫人物，什么叫氛围，什么叫底蕴，什么叫内涵。我们会感受到人与人的那份

关爱和温情，那种怀旧的晖光和依恋的韵味，那种绵长悠远的少年情结，那种悲悯、怅惘的人生体验。

他的微型小说创作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先后获得“中山文学奖”“参花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乡土文学奖”“首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奖”等奖项 40 余次，《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报》等刊物还在封面介绍过“当代百家”徐习军。

其实，为徐习军在全国小小说界赢得声誉的，不仅是小小说，他的中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同样精彩，尤其是文学评论，目前在微型小说界已是中坚力量，他的文学评论获得过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他不仅作品写得好，他的人品也让人赞赏有加。在他的办公桌上，时常会看到全国各地的一些文友的来稿，请他编辑审定，然后，他再根据“各取所需”的原则，批量将这些朋友的文稿推荐到他熟悉的一些报刊。

## 二、徐习军小小说的特色解析

报刊网络上写徐习军的很多，关于徐习军的小小说，已经有许多作家、文学评论家、大学教授做过评论，有的以徐习军小说来作评论、作论文、作学术研究，因之评上了更高一级的职称。仅我从报刊网络上搜集到的就有：中国计量学院教授李惊涛先生、江苏经贸技师学院吴新丽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张兴龙先生、连云港市委党校伍铁林教授、中山文学学院院长陈儒家先生、《江苏盐业报》副总编王震彩先生等学界专家，以及微型小说业界的凌鼎年、谢志强、汝荣兴、陈武、李永康、崔月明等等。这些对我完成《徐习军论》研究和写作十

分有帮助，在此现行谢过各位专家学者和业界弟兄们。

### （一）徐习军小小说选材、内容的丰富性

由于工作关系，徐习军忙于他的文学评论和他那与文学不搭边的什么“大陆桥研究”“企业文化研究”，近年来微型小说做的很少，十几年前那种一年发上七八十篇的劲头早已被琐事消磨，笔者主要从他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出版的两部小小说集《一片空白》和《心情消费》来切入。《一片空白》是 1994 年 5 月有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十佳精品集》之一。

《一片空白》中的小小说，涵盖了历史的、现实的、荒诞的社会现象。内容丰富，集文学性、思想性、可读性于一体。其中的小小说常常是以小见大，以弱胜强，更有甚者，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收入《一片空白》中的《红电话·绿电话》，作为一篇出色的讽刺小说，它是从官本位诱发的怪现状入笔行文的。官本位的现象，由于历史的积淀而显得形态深厚繁复。其间，“心为形设”或“心为物役”，是十分典型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人，不见了，转而成为附属于物的东西。徐习军用适度的夸张，使《红电话·绿电话》取得讽刺性喜剧效果，它不仅给作者带来一举成红的喜悦，也为微型小说的百花园增添了一朵色彩奇异的小花。

《一片空白》中《排斧》便是一篇四两拨千斤的优秀作品。它见微知著，以排斧为契，牢牢地扣住了传统的宗法机制扼制新生的旨归，写得冷静，节制而又有分寸。《排斧》是一篇不露声色的寓言体小说。它做得不温不火，恰到好处。在这篇小说的表层，读者可以见到一个

引人入胜的行业故事：徐家修船业务如何精湛，门徒如何众多，甚至是掌门人徐老先生的再三动员鼓励下，也不见有旁逸斜出者。为什么？这里隐含了一个悲剧所要求的因素。因此这篇小说深层的寓意就不是三言五语可以说清的。在小说里，作者处理得微妙，读者读得会心。尤其结束的一笔，令人辛酸忧愤，感慨良多。作者将小说做成了一道意旨复杂的门槛，至于你是否跨越了这道门槛，以及跨越之后是否见到了多维度的风景，他是不去过分干涉的。这正是一个优秀的微型小说作家高明的地方。

《心情消费》是徐习军的第三部文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收入 60 多篇短篇小说，分为六个小辑：有描绘当代人复杂情感的《情感季风》；有阐述社会转型期处于难堪境地的《尴尬的文化》；有展示世相百态的《大千世界》；有刻画人生喜怒哀乐《苦乐人生》、有追忆纯情年华的《岁月流逝》；还有透析市场经济中智慧较量的《商海泛舟》，内容极为丰富。

可以说，徐习军的小小说，尽是一些小百姓、小人物和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反映人与人之间无奈的虚幻出现的矛盾和折磨，刻画社会转型期发展不完善的方方面面，小说总是在最后让读者寻求和领悟小说真正内涵和弹拨读者心弦的答案。已故老作家李岩志先生在一篇评论中说：《心情消费》的全部内容都在竭尽全力的暴露煎熬人生的酸甜苦辣。每一个故事情节和结局的迷人和感人之处并不在于它的情节和结局如何，而在于它字字句句喷放出来的十分强烈的酸甜苦辣，刺激着读者的神经，不由得使你的心不能不沉下去，去用酸甜苦辣刺激

下流淌的唾液舔吮生命的创伤。

在徐习军的小说里，一个事件或一个人物，平凡的素材，普通人的命运，却能蕴涵广阔的社会内容，引导读者思考一些重大的问题。

## （二）徐习军小小说主题的鲜明性

曾经和徐习军一起执编《中国微型小说》报、《金陵微型小说报》，筹办微型小说研究会的《青春》杂志主任郭迅先生当时评价过生晓清、凌鼎年、徐习军等江苏的几个小小说名家，说他们的作品特色有的是语言、有的是主题、有的是情节、有的是结构，“习军的特色兼具主题和结构，属于典型的学院派风格”。

笔者认为，徐习军小说的基本调子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在《心情消费》中的小说突出地揭示了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严肃性。文学是人学，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类社会永远是个发展中的社会，它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因此，宽泛地说，一切文学作品都以其独特的方式，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问题，尤其是在现实主义小说中，这种问题意识表现得更为显著和激烈。因而徐习军的小说不论从什么角度入手，写的什么题材，但他总是有意识地集中反映了具有时代性、普遍性和严肃性的社会问题，或展示了问题的结症所在，或隐含了社会发展中的曲折与不完善，或者是表现出一种苦苦奋争而不果的迷茫。在他的作品中比较多的是反映小人物与社会的抗争。他对小人物寄予无限的同情，也对一些社会无赖式的小人物给予了无奈的、又是无情的鞭答。这与其说是对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不如说是作家对社会转型期暴露出来的当代社会机制中存在的弊端的急切盼变的心

理表征。

徐习军的小说关注社会、关注人性、关注生命。人们对生命意识的深刻体验可以是酒神式的迷狂，也可以是日神式的温情，而如果放在人类永远无法泯灭童年时代群体游戏的欢乐情感的角度上，徐习军的小说《楼梯口没有灯光》就是对生命意识中刻骨铭心的孤独的一种艰深痛苦的体验，荒诞的故事情节勾起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时的酸涩情感。

小说叙述了一位向来严肃的楼科长，因为受到局长的表扬而心里格外高兴，在回家没有灯光的楼梯口上顺手摸了一下“妻子”的下巴，后来他发现昏暗中摸的美女竟不是自己的妻子，而有可能是本办公室的女同事。在“性骚扰”谜团无法解开的困惑和自责无法排解的痛苦中，楼科长精神彻底崩溃，终于住进了精神病院。在暂时放弃了猜谜语似的文本叙述之后，我们无法排遣一个健康快乐的人一瞬间成为一个精神病人的压抑。我个人认为，小说最深刻的悲剧意味并不在于揭示谁制造了这样的荒诞，而是这种荒诞背后说明了什么？换句话说，人进入精神病院不是单纯的生理、心理疾病的问题，而是被驱逐出正常世界进入另一个荒诞世界引发的人生无可排解的孤独体验。

徐习军的小说虽明确地提出了各种社会问题，但没有流于概念化和简单化。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将重大的社会主题寓于真实客观的艺术描写中。因此，读了他的小说，我似乎能听得到作家那胸腔里强烈撞击和灵魂的剧烈颤动的心音，体悟到作家那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社会良知和忧患意识。他的小说，能给读者开阔的社会

视野和敏锐的时代感受。

### （三）徐习军小小说结构的独特性

徐习军擅长小小说，他也发表过很多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比如他发表在《连云港文学》、《青岛文学》、《南方文学》等刊物上的《陌生》系列短篇小说以及《边缘地带》、《雪地落叶》等中篇小说，虽然有其较大容量、较为复杂的情节来反映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然充其量也只是用主人公生活的一段或全部过程来反映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揭示社会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就其文本而言，我们更喜欢他的小小说。因为就揭示社会某一方面的特征这个创作内涵来说，并非小小说所不能及。相反，在上文说过他小小说恰恰同样反映的是现实生活中最富典型的东西。那么，他的小说最值得读者推崇的是什么呢？显然是他小说的结构。

他的小说常常是以小见大，以弱胜强，更有甚者，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完全来自于他独具匠心的构思、娴熟运用小小说的文体结构产生的效果。

写作学常常告诉人们：写文章要做到“凤头、猪肚、豹尾”。可徐习军的小说全然不顾这些，他的小说常常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头，或“无精打采”的叙述、或“娓娓道来”的家常、或“漫无边际”的问题，少有“富有激情”的“煽动”，可随着文本叙述读者不得不开始“紧张”起来，被徐习军“拎着神经”跟着他转，如果转下去就是“悬念”的揭开，并不是高明之举，沿用“欧·亨利”式的结尾只能说是作家的懒惰，徐习军的小说虽然也大多把“戏”做在结尾上，但

他在兜出“悬念”或即将兜出“悬念”的时候，往往笔锋一转，来个反转斜升，放大了阅读着的想象张力，扩张了“悬念”，升华了小说意境。

他在结构上突破“悬念”“误会”等情节链，构思上常常将素材进行“反常化”的艺术处理，使原本没有任何形象性、感染性的陈旧故事凸显出艺术的魅力和价值。

一向注重情节曲折动人的小小说创作，理所当然地把追求“反常化”艺术程序功能纳入自身的价值体系中，阅读徐习军一篇被多家选刊选本选载的小说《小说家是这样走上诗坛的》，很容易被其中“反常化”的艺术程序的精心设置所感染，面对如此熟悉的故事我们会感受到异乎寻常的叙述以及为之拍案叫绝的审美价值。追求艺术技巧上的反常化，并不等于文字的游戏。因为并不是任何反正常化的语言表达、布局方式、程序都可以称为艺术程序，按照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只有反常化程序与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延的复杂化形式的程序才是艺术程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把《小说家是这样走上诗坛的》中技艺的显著特征说成是“反常化”程序，其存在的目的首先在于作为一种艺术，在于唤起读者的审美感受。

寓言体小说在中国当代小说的多种样式和可能性里，始终占有重要的席位，就是由于此类作品往往具有思想的穿透力量。徐习军的《心情消费》里就有许多可以归结为寓言体小说的作品。《生命一公尺》便是一篇四两拨千斤的优秀作品。它见微知著，以开金矿为契，牢牢地扣住“发财——破财——死亡”这一现代社会式悲剧的隐喻，写得



冷静，节制而又有分寸。作者处理得微妙，读者读得会心。尤其结束的这一笔：“老尧终于没有看到胜利的果实，他的发财梦以及他的生命永远滞留在那还差一公尺的地方。”令读者辛酸忧愤，感慨良多。

#### （四）徐习军小小说语言意蕴的多样性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从《心情消费》中我看到，徐习军小小说的语言文字为我们开拓了一片如同西部阳光一样透明的审美境域。他的小说语言上既有含蓄隽永的风韵，又有通俗直露的白话。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而存在的。

隐喻之美是徐习军小说语言审美境域的一个鲜明特征。与一般的隐喻或象征不同的是，《心情消费》中的隐喻完全以明确的价值观念方式出现，换句话说，把意义无限丰富的象征明确为一种指代或者符号。虽然这样处理容易造成小说寓意世界朦胧美的丧失，但是，客观上与这篇小说文字呈现的简约而内蕴、质朴而秀丽的美学风格相契合，使得《心情消费》中的象征具有了凸显小说题旨的另一种深度。

语言的朴素简约而非雍容艳丽是徐习军小说的主要风格。素朴淡雅并不等于寒碜简陋，去掉了人为的修饰夸耀保持自然平易的简约风格，相反能恰到好处的运用往往起到了“味外之味”、“景外之景”的妙处。小说中的日常生活话语，却起到了简练中见形象、直观里蕴丰厚的美学效果。《心情消费》的语言审美境域首先体现出来的洗练自然、清爽雅淡的文字之美。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与徐习军小说在语言文字表达上的一贯风格一样，《心情消费》的文字美丽以素朴淡雅为根本特色，于是造就了小说文字上素朴自然中彰显优美、清新爽淡

中不失典雅的美学风格。

### 三、徐习军小小说带给读者的思考

#### （一）阅读徐习军小小说给读者带来积极的审美快感与享受

连续读徐习军一个人的小小说，并让我没有委顿的倦意，小说中折射出来的灿烂的阳光依然是那样的明媚，被繁杂的世务所腐蚀的五脏六腑七窍八穴都刹那豁然，韩英小说带来的积极审美快感与享受使我走进了清朗。

虽然他的小说取材俱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他能够很好地把握“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作家都知道“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并不是一回事。艺术创作照搬生活不可能成功，用生活素材的堆砌企图使之成为作品，是行不通的。真实的生活是一种客观存在；艺术的生活则是客观生活的一个“典型化”的创造。既是一种创造它就不再是客观的生活了，更何况是“典型化”的创造。韩英先生总是在无数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精心提炼出更趋于生活发展规则的更符合生活本质的真实。因而读他的小说总有一股浓郁的生活的芳香气息扑面而来，使读者在韩英营造的生活氛围中久久驻留。读他的小说，面对主人公乃至文中的每一个个性鲜明的角色，你都如同与自家的父兄、好友、邻居在对话，又像和上司、下属、同事在工作之余聊天，跳出局外看世事纷呈，赏社会百态，评人生得失。然掩卷之后在你还没有走出这集乡情、亲情、友情（当然也包括爱情）于一体的情感世界，没有把你的思绪从评析与观赏中收回来的时候，你就已经发现了社会生活是这么美好，无论是偏僻的、落后的、艰苦

的德性生活，无论让人痛恨的官场恶习，还是有悖于社会秩序的人事纠纷，徐习军总能经营得出彩，总能在他的艺术世界里找到明显的正义的“标杆”，正是这种“标杆意识”或者说“积极态度”，使韩英小说总是呈现给读者一种积极的、向上的阅读感受。因而，主题积极向上其实也是韩英小说的又一重要特色。

## （二）阅读徐习军小小说让读者产生丰富的阅读思考

读徐习军的小小说总要让读者产生丰富的阅读思考，触动读者思考神经的有许许多多触点，但归结起来总不外乎两个方面：

其一是来自对徐习军这个人的思考。写作只是徐习军他的副业，他搞电视、做学术期刊编辑、给大学里上十几门经济学方面的课程，就够忙的了，作为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还要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他还是一位称职的社会活动家，他曾任连云港市首届政府文学奖评委、市历届大专辩论赛评委、多家学校文学社团顾问、指导老师。无论他在那里出现，大家都会被他的亲和力所感染，所折服，乐于和他做推心置腹的朋友，朋友们称他是“人缘好、人格好、人品好”的“三好”公民。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徐习军积极履行职责，做好参政议政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努力搞好民主监督和社会服务。他担任了市软办的监督员和连云港市检察院的特约检察员，积极参与市各机关软环境的暗访，为各机关的软环境测评。他还积极参与访贫问苦、捐资助学、送书下乡，为普及企业文化、提升企业素质，他奔波为企业培训讲课。

徐习军才华横溢却从不恃才傲物，成果叠出却极其谦逊，忙碌劳累却不知疲倦，一个人干了三个人活计。广泛接触社会使得他的创作源泉永不枯竭。他经常在小酒馆里和文友们把酒闲话，谈艺说文，藏否人物，纵横古今，评说世事，出语当然是冷峻的，有时甚至尖刻，但又不失风趣幽默，不知不觉会落入他的套子里，让你忍不住开怀大笑。

其二是来自徐习军小小说文本的思考。他的小小说取材于广泛，这些作品中，有的揭示了一些深层次主题：官本位乃专制者的温床，一个无有监督却少民主的官僚肌体，其病深焉何以疗救；有的能让读者在感受到穿越文本话语功能层面而渗入道德心灵底层的切肤之痛的同时，思考社会生活秩序的重构。他的取材于社会底层井市生活的一些小说，有的能让读者思索世间最宝贵的真挚与情感；有的让读者思索具有时代性、普遍性和严肃性的社会问题，比如人口危机、环境保护、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等等。徐习军的小说总是鼓起勇气，歌颂那些应该歌颂的事物，鞭笞那些应该鞭笞的东西。不逃避现实而吟风弄月，不随波逐流而粉饰太平，不自视高贵而故弄玄虚。

### （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是作家的本真

“文化”是一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灵魂，有位名人讲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比来比去，最后比的还是文化。著名哲人毛泽东先生十分重视文化，早在战争年代他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作为大学教师徐习军是自身有文化、又致力于文化建设与文化传承的作家，他在本职之余致力于为社会生

产精神文化产品——文学作品，足见他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作家。这，恰恰是值得作家们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的。因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已经成为目下不容忽视的问题。

记得徐习军在一篇论文里说过：写作算得上是一门古老的手艺，随着时代的发展，多少古老的手艺和手艺人或为时代发展而更新，或为社会所淘汰，或放弃手艺而追随潮流去也。若将手艺的发祥地称之为故乡，无论淘汰或放弃，都无异于背离自己的故乡。惟有固守写作这门手艺的人，始终在思维的故乡里固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时代发展的功利来猜度这群写作手艺人，他们的作为，与工资奖金不挂钩，与名利地位没关系，与创收发财更无缘，与官场升迁还有害。然而，又是什么驱使他们这么执着的固守？这对于读者“认识”徐习军这样一个固守写作这门手艺的人，是很有帮助的。徐习军为什么这么执着的固守？因为他恪守的信仰是：作家明白自己的天职就是要在思维的故乡里耕耘那片不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2 日）

# 当代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小小说 需要重新定位——中国大陆徐 习军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表小小说的，应该是中国新时期小小说  
重新崛起的亲历者和参与者，你认为中国小小说崛起的因素有哪些？

徐习军（以下简称徐）：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微型小说这一文体  
在中国重新崛起，我正好是赶在这一时期开始创作微型小说的，我在  
8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期一直努力地耕耘着微型小说，进入 90 年代开  
始转向微型小说理论和批评研究。关于中国小小说崛起的因素的探  
讨，早在 1992 年我的一篇论文里就探讨过，我认为：对于微型小说  
能在那个时候崛起并繁荣，除了文本自身因素以外，还得益于社会、  
媒体和读者几个方面：一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导致读  
者阅读取向朝着快节奏的精短方向发展，人们需要在很短时间里获得  
一个完整的审美刺激，实现阅读享受，这是读者的因素；二是开放改  
革后报刊的大发展，并且报刊的竞争与改革越来越注重向受众提供大  
量可读性强的精神快餐，微型小说便成了首选，也使微型小说有了更  
广阔的天地，传媒的青睐促进了微型小说的大发展，这应归结为编者  
和媒体的因素；三是改革开放之后作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作者的积

极努力是微型小说繁荣的重要因素，大量微型小说作品推动了这一文体的发展与繁荣，通过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创作与训练，也使得大批作者走上文坛，这是作者的因素。当然，无论是社会因素还是人为（作者、编者、读者）因素，一个好的文学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而文学环境的营造离不开理论的导引。在微型小说的发展繁荣过程中，一些有责任感的微型小说理论家对微型小说发展的引导和矫正是功不可没的。这个观点被业界广泛接受和引用。

陈：你既是小小说作家，又是小小说理论研究专家和评论家，还是一名职业编辑，你集编者、作者、读者、评论者与一身，你认为当今小小说发展中有何不利因素？

徐：微型小说走过的 30 年，从总体上看，微型小说创作一直处于健康发展的态势，取得的成就十分引人瞩目。但唯物论告诉我们，世间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永远保持线性发展、稳步前进的趋势。当代微型小说创作也是如此。经过八十年代的悄然崛起，九十年代的迅猛发展，世纪末的繁荣成熟，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整个严肃文学的势头逐渐减弱的文化背景下，微型小说创作也慢慢失去了前一阶段的那种“轰动效应”。但它并不是高潮后的速然跌落，而是随着社会文化审美观念的转换，又以新的姿态、新的特点在继续前进发展。如同世间任何事物都难以尽善尽美一样，当代微型小说自身也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这些不足已成为阻滞微型小说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一是文体名称杂多。关于微型小说名称的讨论，由来已久。江曾培、林斤澜、凌焕新、刘海涛、韩英、姚朝文等先生，

都曾经探讨过名称问题，认为随着这一文体的日趋成熟，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目前这一文体的名称五花八门。从花样繁多的名称上来看，其文体特征的模糊仍由此而见一斑，文体特征的模糊尽管壮大了微型小说的队伍，拓宽了微型小说的生存空间，但其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严重的后果便是将微型小说演变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短篇文字的集合体。给文坛留下了对这种文体诟病的理由。二是主体创作的浮躁。当下，有些小说作家心态浮躁，贪多求快，缺乏沉下来深入体验生活，提高艺术素养，以写出少而精的传世之作的宏图大志。具体表现在一些作家创作心理的失衡、文化底蕴的不足、思维方式的陈旧保守、创作的模式化、套路化加之对读者趣味的迎合。三是创作主题的僵化。近年，微型小说创作主题单一化，缺少创新。一方面因为作家缺少发现世界的独特视角，缺少表达发现的独特方式，难以摆脱窠臼。表现在作家题材选择的表层化、狭窄化，叙述方式的陈旧等；另一方面多数小小说作家缺少人文关怀精神。因此，微型小说很有必要探讨如何写得更深、更新、更美的问题。四是理论批评的缺失与滞后。任何文体的成熟发展，必然离不开理论批评的梳理解析。小小说存在着理论的滞后、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批评环节的薄弱。最可怕的是小小说精品的匮乏。导致微型小说精品的缺失的原因，我以为有如下一些：名家的缺席、作家精品意识的匮乏、功利化的写作心态和用稿取向。这些，都一定程度地影响到当代微型小说在质量上的更大提高，需要引起作家、评论家的重视与研究，以使我国微型小说创作在新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提高微型小说的思想艺术质量，对微型小说的创作理论和写作技巧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既是时代的需求，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作为热爱小小说的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我强烈呼吁：当代文学语境下的中国小小说需要重新定位。如何定位，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关于这一点请读者注意我的下一篇论文。

陈：你的“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微型小说研究”获得江苏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工程”立项资助，请问你选择这一选题有什么意义？

徐：江苏是微型小说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大省，江苏在全国有影响的名作家最多、创作发表的作品数量最多、成果最大。江苏微型小说崛起、发展、繁荣的历程与改革开放 30 年来江苏文化大省建设发展历程同步，因微型小说具有作者多、作品多、读者多的优势，从文化基础建设方面最能展示江苏文学风貌。江苏也是文化大省，在江苏文化大省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微型小说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选择这一选题的意义在于三个方面：一是现实意义：选择“江苏微型小说 30 年”这一课题，旨在通过梳理 30 年来江苏微型小说的创作成果，探究江苏微型小说发展的轨迹，总结江苏文学繁荣的规律，观照 30 年来江苏文化大省建设的成就与缺憾以及江苏建设文化强省的路径选择。二是理论意义：遵循江苏建设文化大省的规划，重点结合江苏已作为微型小说大省的实际，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用过去取得的成绩来激励、用理论推动江苏省微型小说的进一步繁荣；由于突破了现有微型小说研究的方式方法，选取一个全新的视角，构建一个较高的

理论层次，对指导作家创作，繁荣文学事业，推进江苏文化大省建设，促进微型小说创作的发展，乃至对全国微型小说的繁荣发展，进一步深化微型小说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应用价值：研究成果可供文化事业领导全面了解江苏微型小说发展状况，进行深入探讨和制定文化政策借鉴；可供大专院校作为教材或学生选读文本，并可作为研究生自修课程读本；可供作家、作者提高文学创作素养参考，并可为从事文学理论研究人员提供丰富、翔实的资料与全新的视角和观点。

陈：我在中国知网看到你的一篇论文，好像是发表在一家大学学报上的，你在论文中说：“微型小说发展已经实现从刊物中心向创作中心的主体回归，江苏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心。”请你给我们谈谈这一观点好吗？

徐：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小说林中最少年”，成长为今日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青年，微型小说走过了一条从媒体中心走向创作中心的理性轨迹。或者说，微型小说发展已经实现从媒体中心向创作中心的主体回归，江苏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心。而这也正是这一文体的真正走向独立与成熟的现代化表征。

江苏在当代微型小说界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但也经历了一个起伏变化的过程。如前所述，20 世纪 80 年代初，因南京的《青春》培养了全国各地大批微型小说作家，使江苏一度成为微型小说的创作基地兼集散地。但此后，因缺乏有影响力的媒体，特别是缺乏微型小说的专刊，拥有众多微型小说名家的江苏只能退居为作品输出地。20

世纪末，随着《金山》在微型小说界的迅速崛起并被微坛认可，以及淮安《短篇小说》的创办，江苏又一次成为微型小说的作品输出地和集散地，再次成为中国微型小说的“龙头老大”。进入新世纪后，因为发表阵地的多样化和创作主体的集团化，微型小说发展已经实现从媒体中心向创作中心的主体回归，江苏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中心。

从成果方面来看，微型小说作品数量多、获奖作品多层次高；从队伍建设方面来看，微型小说作者队伍最为庞大、层次高、名家多，从理论研究方面来看江苏有较强的实力以及有影响的著述。此外，标志江苏微型小说成就和影响的还有很多：如我国第一份微型小说报纸是 1993 年创办的《金陵微型小说报》以及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成立后的第一份会刊《中国微型小说》，都是由江苏的郭迅、凌鼎年、徐习军具体编辑；最早由省作家协会召开的微型小说创作研讨会，是 1992 年 5 月江苏省作协在苏州举办的“江苏省小小说创作研讨会”；由江苏微型小说作家开办擂台赛，在全国目前上属于唯一；凌鼎年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列举了微型小说发展中 20 多项江苏第一。

我在《江苏成为中国微型小说创作中心的成因分析》已经谈到：作为文化大省的江苏具有成为中国微型小说的中心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江苏文化底蕴丰厚，宽松的人文环境，政府、政策支持微型小说事业，媒体支持力度大，江苏微型小说作家的不懈努力，队伍的整体素质高，合作好等等。当然，我也分析了一些问题，包括江苏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创作主题还需要突破，江苏微型小说至今还没有产生扛鼎

之作，江苏作家自身的文化底蕴还有待进一步丰富。

陈：徐先生，业界都知道你在大学里是搞学术研究的，以学者的眼光，你是怎样看待中国小小说未来的发展态势呢？

徐：中国小小说发展历程表明，她已经完成了从媒体中心走向创作中心的主体性回归，下面的发展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态势？我认为：

一是小小说发展要适应时代的诉求：要从边缘走向主流。在中国 20 世纪的文学史上，似乎注定要出现微型小说这类轻巧灵便的文体。实际上，当代微型小说文体意识真正酝酿成型的时间，目前大致的看法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那一时期，无论其社会现实背景还是思想文化背景，都给这一文体的兴起提供了相当肥沃的土壤。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小说家族最弱小的一员，微型小说要真正成为主流文学而让其他文学品种心仪仰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微型小说要摆脱“草根文学”、“快餐文学”的成见，必须走出创作困境，开拓创新，精益求精，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永不停步，方能真正实现从边缘走向主流的目标。当代微型小说，需要从边缘走向主流，这既是当下时代文学的召唤，也是当下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时代诉求，还是微型小说作家及评论家在新世纪的文化诉求，更是微型小说文体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必然结果。二是小小说发展要有精品的追求：从“平民化”走向“学院化”。微型小说生于民间，长于民间，读者也以“引车卖浆者流”的平民大众为主。因而一直被文坛以及微型小说业界自身看成是“草根文学”、“平民艺术”，事实也是这样，官方没有倡导过微型小说，

官方奖项里几乎没有微型小说，大腕评论家也不屑顾及。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随着微型小说的崛起、发展，以其自身骄人的独特成效立身于文坛，使得文坛上、评论界已经不得不正视它了。近年来，《中国新文学大系·微型小说卷》的出版，证实了微型小说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学院派评论家、学者把微型小说创作当作一种文学现象进行研究，这无疑说明微型小说正进入学院派的视野，微型小说从“平民化”走向“学院化”成为当代微型小说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态势。这既是微型小说这一文学品种的繁荣发展的结果，更是微型小说自身的精品追求。三是小小说发展要有应对信息社会的策略：从传统走向现代。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社会特征的日益显著，网络文化和影视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波，加上文化多元化趋势以及社会热点的增多，必然会对传统的阅读、对所谓“纯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当下传统小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困境，影像和网络传媒的冲击使小说饱受冷落。“文学走向市场”这一趋势会导致更多的纯文学期刊改弦更张，以迎合读者为刊物自身的价值取向。微型小说也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难：如手机、网络、电视等媒体的兴起，给传统的平面媒体造成了冲击。当然，各类新媒介和各种文化阵地，也为微型小说准备了崭新的发展空间，以此小小说发展要有从传统走向现代市委应对信息社会的策略。四是小小说发展要有拓展国际视野：从国内走向世界。小说视野的拓展，是新时期微型小说创作的一个总体倾向。微型小说发展变化的突破口，是微型小说视野的拓展。微型小说只有拓展了自身的视野，才能在小说观察、认识、反映的领域中进一步开垦和扩大。

因此，与世界微型小说界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不失为一种开阔眼界、向“新大陆”挺进的最佳方式。

1993年，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举办的“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是中国特别是江苏与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第一次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此后在新加坡、泰国曼谷、马来西亚、菲律宾马尼拉、印尼的万隆、汶莱首都斯里巴加湾、上海、香港，分别举办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这种世界性的研讨会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海外华文微型小说界的双向交流。世界和中国都需要小小说所体现的辩证思想、审美境界、文化精神、道德力量。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从国内走向世界，中国小小说国际视野的拓展，必将推进世界微型小说的繁荣与发展。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2 日）

# 感染人的灵魂——中国大陆蒋寒论

蒋寒，男，1969年6月出生，当过兵，参加过战，现供职于科技日报社。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定居北京。先后在《解放军报》《青年作家》《小说月刊》等上百家报刊发表作品100多万字；作品多次被《青年博览》《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作家文摘》等报刊转载。其中，《美丽的沼泽地》《寻找》《父与子》《风筝》《隐居城市》等多篇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微型小说卷》《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等权威选本、年度选本以及学生课外读物和语文试卷。已出版《感觉》《视觉》《父与子》《午餐的启示》4部小说集。

蒋寒微型小说艺术特色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小说塑造人物的方法丰富多彩。

有概括介绍，也有形象描绘；有外貌和内心描写，也有行动和对话描写；有正面描写，也有侧面描写。在我看来，蒋寒塑造人物的独到之处在于：靠行动描写来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江增培在其理论著作《微型小说面面观》中以“是否把人当作写作的中心”为标准，来论述微型小说与其它文体（小品文，杂文，散文等）的区别。蒋寒深谙此道，在他的每一篇小说中，几乎都把人当作写作的中心，通过行为描写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为当代小小说人物画廊

又增添了许多新鲜面孔。

大学毕业生与父亲在大街上走失后，竟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得不向警察求助。父亲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儿子。可是，父亲仍不肯放手，在警察与记者的惊愕视线中，父子二人又匆匆离开电视台，直奔人才市场，继续帮助儿子寻找工作。《寻找》并非危言耸听。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研究生被骗，甚至被文盲人贩子卖掉的事件，屡见不鲜，触目惊心。这些奇怪的现象说明了一个严峻问题：有些大学生生存能力低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自然界的法则。生存能力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和前提。一个人，尽管具备了渊博的知识，但如果连起码的生存能力也没有，那么他的知识再多，也没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他本人不仅不能作用于社会，相反，会被社会淘汰，甚至被社会抛弃。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当然，生存能力并非天生具备，而是靠后天培养。对于父母来说，要把对子女的爱埋在内心深处，放开手脚让孩子去闯世界。外面的世界太精彩，外面的世界诱惑也太多，不在生活的海洋中摸爬滚打，怎知生活的酸甜苦辣咸？对于子女而言，要敢于挑战生活，适应生活，跌倒了，不要紧，爬起来，接着走。失败了，没关系，调整方向，继续前进。生存能力低下已经成为大学生自身进步的瓶颈，也是影响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因素。过去人们对此有所忽视。小说通过父亲寻找儿子，儿子寻找父亲，父亲替儿子寻找工作等三个不同层面的寻找，把当下部分大学生生存能力极为低下及部分家长过分宠爱子女的行为，揭示得淋漓尽致。这种寻找行为，虽属个别现象，却也不容忽视。否



则，将给大学生和社会带来严重危害。《寻找》重新唤起了我们的认识，值得我们关注。

《山路弯弯》中的戚爷，挑一担花生下山时，从树林中突然冒出一条汉子，抓起一把花生，剥了几粒仍进嘴里，边咀嚼边要戚爷称10斤。可是，戚爷用编织袋称好后，汉子扛了花生便走。戚爷向他要钱，他居然威胁戚爷。戚爷如见恶虎，一扁担砍过去，汉子当场断气。戚爷清醒后如五雷轰顶，扔了担子直奔派出所。不料，派出所不仅不抓他，反而奖励他5万元。原来，那汉子是一个被公安局悬赏通缉的黑社会老大。小说不仅写了戚爷的行为，也写了汉子的行为。通过这些行为描写，既表现了戚爷正直善良与疾恶如仇的鲜明个性，又揭露了汉子厚颜无耻贪婪成性的丑恶嘴脸。

《鱼趣》中李金花和郑修，以钓鱼开始，而后舀鱼，最后捞鱼。二条害人鱼精，最终双双锒铛入狱，罪有应得。生活中，他们爱好钓鱼舀鱼捞鱼，工作中，他们则利用职务之便，把国家财产钓舀捞进自己口袋，成为人民的罪人。通过生活中钓鱼舀鱼捞鱼行为与工作中钓鱼舀鱼捞鱼（贪污受贿的形象比喻）行为的对比描写，不仅揭露了贪官们丑陋的灵魂，而且写得又很有情趣，让人们在笑声中获得诸多人生启迪。

伏尔泰在《纳尼涅》中说过：“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把伏尔泰这句话拿来评蒋寒的小小说，同样适用。

《美丽的沼泽地》开头大势渲染罗连长的妻子之貌美。见面后，

战士们却大跌眼镜。最后，战士们才知道，军嫂先前天生丽质，为保护公款遭歹徒袭击，面部被毁容。美（外貌）——丑（外貌）——美（心灵），这就是军嫂展示给我们的三个不同形象。如果说军嫂先前外表美，使我们视觉上产生愉悦的感觉，那么，她后来心灵上的美，则能够产生强大的震撼人心的力量，带来恒久的艺术魅力。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刻画了人物，使军嫂血肉丰满，个性鲜明，感人至深。

《一斤小麦》中的女主人翁许姑娘，家里非常穷，咬牙拉着媒人上男方家借 30 斤小麦，土壤爹精明过头了，担心许姑娘有借无还，又无奈土壤娘的眼色，秤小麦时故意少给一斤，以求心理平衡。谁知，许姑娘也很精明，发现了这个破绽。需要指出的是，许姑娘的精明是生活所迫，偶尔为之。而土壤爹的精明则是他平时吝啬的一个缩影。二者有本质区别，不可同日而语。自然，土壤和许姑娘的婚事被土壤爹给否定了。后来土壤又谈了许多对象，都不中。四十出头的土壤，心急如焚，饥不择食，只好娶了拖儿带女的寡妇。好在她要求不高：彩礼是 30 个红包，每个红包装一斤小麦。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许姑娘。这是土壤爹始料不及的。

文学评论家江岳在《文学的力量》一文中说：“人性的正面，诸如崇高，正义，壮美，光明，温暖，深情，纯洁这类渐被淡忘的词汇，应当在新的历史阶梯上重现，这是文学发展之字路后的新的难度和高度。”《一斤小麦》，抒写了人性中的温暖与深情，感染了人的灵魂，达到了同类题材的新高度。

《父与子》把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放在大地震的特殊环境中加以验证，既让人感动不已，又给我们许多思索。“爸爸长了一双眼睛，可他只能看见钞票，却看不见红绿灯，看不见穷人……”当下社会，为富不仁者不在少数，且呈上升趋势。因此，《眼睛死了》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的观念一旦发生变化，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观念》用夸张的艺术形式，告诉我们一条生活哲理。《诱惑》中五千块钱买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害你的是你自己！”《征服》中戈小珍本想征服情敌罗查查，不料反被罗查查征服，令人深思。昔日同窗，今日竟然诈骗同学钱财。《同学》提醒我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午餐的启示》中靳副局长下厂检查工作，本想为基层节约开支，没想到他的所作所为，反而给基层增加了负担。这种悖论现象，在现实生活中有一定代表性，值得我们关注。

## 二、细节精彩传神感人至深。

“雨滴扑打着低矮的平房，先如撒，继而如泼。女人也疯狂了：听，老天为咱伴奏呢！雨滴拼命地挤破房顶，睁大一粒粒眼睛，偷窥他们。嘀嗒！馋涎滴在女人的背上，云的馋涎。‘漏雨了！’女人翻身下床。赵四也翻身下床：‘忒无聊！’女人慌忙抓来脸盆，塞到床上，屋内立即奏响叮当悦耳的乐曲。”这是《北飘的云》中的一个精彩画面。趁儿子不在家，赵四与女人急忙抓住宝贵时间激情万丈。可是，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雨。如果他们的房子结实，那倒无妨。可惜，雨滴扑打着低矮的平房，先如撒，继而如泼，打乱了属于他们的温馨氛围。女人不得不中断激情，慌忙抓来脸盆，塞到床上，屋内立即奏响

叮当悦耳的乐曲。这个细节传达出了无比丰富的思想内涵：既有社会弱势群体生活状态的描摹，又有他们苦中有乐的自我安慰；既有对社会不公的质疑，又有对他们遭遇的同情。

“一线天”稍稍开启，徐徐放出寒气，像匕首，直刺女人心窝，躲过初一躲不了十五！说着他旋即又痛苦地摇着头，且收摊欲走。这时，人群中的拐子也恳求他，师傅，有没有替乡亲们消灾化邪的办法？师傅——！女人们欲跪下求情。瞎子摇摇头，就匆匆地走了。拐子看着村里女人们，也摇摇头……《瞎子》中的这个细节，颇耐人寻味。为什么瞎子徐徐放出寒气，像匕首，直刺女人心窝？小说未作交待，留给读者思索，艺术效果会更好。“教师悔悟了！没人时跪在女人面前恕罪，他边捆自己边说，看在儿子分上，原谅我。秀珍愣愣地面对他，泪水簌簌地涌着，眼前逐渐地模糊了人称老师的男人，突然就嘿嘿大笑起来，笑罢就疯了……秀珍疯了后，章村人再见到秀珍时，发现她也双目失明了，只是嘴里不住地唠叨一句话，我是瞎子，我也是瞎子哟……”小说结尾更为有力，尤其是秀珍疯了后嘴里不住地唠叨一句话，我是瞎子，我也是瞎子哟……这个结尾，一方面凸现了人物的悲剧性格与悲惨命运，另一方面使小说的批判意识更加强烈。

三、动词运用极为生动与鲜活，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抬头，天空满是云，飘着，向北。如羊群奔涌，一直向北，天含着青山，叼着绿地，吐出无边的草原……”（《北飘的云》）“含着、叼着、吐出”三个动词极为出彩，不仅将自然景物拟人化，写活了自然景物，而且赋予这些自然景物思想情感灵魂乃至生命，令人叹为观

止，拍案叫绝。“云，忽然飘进女人眼里”，一个“飘”字，把女人内心复杂与喜悦的心情描绘得惟妙惟肖。“先如撒，继而如泼”中的“撒与泼”二个字用得极为准确。撒是小雨，泼则的倾盆大雨。雨之由小到大，带给二人的麻烦也是由小到大。我们表面上看到的是先撒后泼的雨，但雨的背后却是令人窒息的东西。这就是撒与泼所蕴藏着的深刻哲理。“闷热，从赵四的指尖滑落”，“滑落”二字用得恰到好处。“阳光掀门而入”，“掀”字很传神。“一朵红霞，缓缓爬上女人的脸”，“爬”字非常贴切。

“刘二刷拉抖开散发着油墨馨香的报纸，俩牛眼珠子忙贴上去。来啦？来啦。又有啥新闻？在看呢。每天，同事张三李四王五孙六准时跟他屁股滚来。问候完，女清洁工已麻利地帮他们沏好了茶，屋子里顿时飘起茉莉花香。”（《上班》）“抖”活画出刘二的神气，“贴”字则形象生动地写出刘二看报纸的神态，“滚”则活灵活现写出了一班铁哥们的亲密接触。

“二胡声戛然而止。只见老乞丐不紧不慢地将二胡靠在左腿，伸手，准确地从地上抓起 100 元钱，他的手指颤了一下，然后慢慢地放进单衣内包，又从包中取出一沓零钱，一张张点给朱畿。老乞丐的举动，震慑了所有在场的人，也震慑了肖亚兰，朱畿也疑惑地看老乞丐。只见老乞丐的瞎眼动了动，说：孩子，现在我为你单独拉一曲吧！大家都被老乞丐的诚实所感动。朱畿捏着一把零钱说：好吧。老乞丐架起二胡，一曲节奏欢快的《战马奔腾》旋即滑出指间……”（《考验诚实》）“抓、颤、放、取、点”五个动词，将此时此刻老乞丐矛盾复杂

的内心世界揭示得淋漓尽致。抓，欣喜若狂；颤，出乎意料；放，心态平和；取，恢复原状；点，得心应手。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让人感动的作品越来越少。作家对故事的重视要大于对情感或心灵的重视。因此，要让我们对一部作品感动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蒋寒的小说，不仅感动读者，而且感染读者的灵魂。蒋寒小说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就在于此。

# 在积累中等待——中国大陆蒋寒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小小说，应在积累中等待”，这是你在《不能随意为之》中所说，很有见解。在我看来，这个积累是多方面的：既包括生活积累，又包括写作技巧积累，还有感情积累。关于感情积累，过去重视不够。阿来说过：“小说的深度，取决于感情的深度。”此言独特而新颖。虽然他是就长篇而言，但同样适合微型小说。

蒋寒（《科技日报》编辑记者，《大众科技报》专栏作家，以下简称蒋）：小小说“不能随意为之”纯属个人感言，不多说。我比较赞同阿来的观点。写作就是一种感情劳动。不带感情的写作，等于浪费生命。特别是在今天这样的快节奏生活中，时间可是浪费不起的宝贝疙瘩，每天为生计生存忙得灰头土脸的，哪容许拿宝贵时间去玩弄文字游戏。所以，为什么写写什么？这是每当我拿起笔或者坐在电脑前准备感情劳动时一定要问的。当然有朋友要说：写作也是为生计嘛。是的，那都是专业写作者。可我不是，或者说还没具备那个能力。无论是在部队还是转业到报社，紧张忙碌的工作都需要我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还没必要为小小说投入太多的精力和时间。那么，为什么写就十分明确了。写作于我就是一种放松，

一种情感的释放。选择小小说，正是对它这种情感表达形式的喜爱。既然是见缝插针，故而，就不能随意宣泄了。写什么，就得掂量掂量了。说句让你见笑的话，至今我还没有一篇即兴之作。大多是酝酿很久才动笔。虽然发表的作品中还没有一篇精品，但从感情上良心上是无愧于编者、读者的。不错，我们珍惜时间，更要尊重编者、读者。

陈：你在《大众科技报》“文化漫谈”开辟“小小说专栏”，每周一篇。产生了广泛影响，请谈一下开个人专栏的情况。

蒋：开辟专栏是一个偶然，抛砖引玉吧。《大众科技报》从 2006 年底已隶属我报，2008 年搬进了同一个大办公区办公。2009 年底，该报总编室主任尹传红对我说：“把你的小小说发一组给我，我给你开专栏。”这着实令我感到意外。其一、我这点事儿报社没几个人知道。原来，他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辟了“我身边的科学”随笔专栏，他的随笔和我的小说好几回撞在一块儿，引起了他的注意。一聊，得知我出过集子，他就有了此想法。其二、我报文艺副刊停办 20 多年没恢复，一直以做新闻为主。他在子报为我开辟小小说专栏，无疑是个大胆的举动，我担心社领导看见说不务正业。后来证实担心是多余的，2010 年 1 月 5 日专栏第一篇出来，立即在社里引起了强烈反响……更可喜的是，编委会还有了恢复文艺副刊的意向。第一组 10 篇见报后，在读者作者中更是引起了较大反响。随着大量的小小说自来稿，我的专栏便不得不逐渐隐退舞台，它提前完成了抛砖引玉的使命。现在，每周一篇已变成了不定期。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尹传红和责任编辑句艳华两位同仁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原本于 2009 年



底，我决定减少甚至放弃小小说创作了，由于专栏的开辟，让我重新燃起了激情，并有了一种箭在弦上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通过齐心协力，彻底打消我们的报纸在读者中“专业、沉闷”的误区，使其变得更加活泼，好看，好读。这也是我为什么写的原因之一吧。一旦我报文艺副刊恢复，相信小小说将不会缺席。

陈：《北漂的云》堪称同类题材小说的佳作。它的细节描写既生动传神，又极具批判锋芒。请介绍小说的创作过程。

蒋：创作《北漂的云》源于一个现代术语“城市边缘人”。现代社会中，这是一个不小并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想方设法融入城市，又因种种因素难以融入，他们徘徊在城市边缘，却又不甘心，只好用热情和韧劲默默地努力着，等待着，梦想着。赵四是其中一个代表，一个现代阿 Q 式人物。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写作者，不会让他们从视线中消亡。这就是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创作时“北漂”二字频频闯入我的脑海，以小小说形式反映北漂者的作品还不多，于是就有了《北漂的云》。来北京生存的人都知道，吃饭、上班跟打仗一样，节奏飞快。更何况赵四一直在谋求生计的过程中，其内心的焦虑可想而知。作为男人，他又害怕女人小瞧，因而强装，硬撑。据医学上讲，男人压力大了，轻则感冒，重则性衰。赵四就这样成了云，从头至尾只剩下了一张男人的躯壳。于是，小说着重截取了他一天中无奈而又无聊的几个片断。由于字数限制，要在有限篇幅反映出赵四内心的焦虑与现实的无情，于是在情节细节设置上，便有意安排了赵四女人，邻里老太太，女房东，分别代表了个体、社会和制度；女人是他要面对的

生活，邻里老太太的目光是社会评判，女房东的拖拉正是某些体制的无奈。同时以云、闷热、暴雨、蚯蚓等，来渲染势不可挡的火热现实生活，并使他三次不自觉地骂出了“忒无聊”，从而折射出他内心的矛盾与焦虑，无奈与无助。我这样设置结尾：赵四趁机对女人说：“哦，我进城去，下午还有几个重要业务要谈。”目睹衣着体面的赵四，夹着包，迈着沉重的脚步，朝北边踩去。云，忽地飘进了女人眼里。以此反映赵四不屈的生活态度和坚定的人生信念。通篇大量采用动词，短句，正是为谋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小小说也有如歌曲一样，什么词配什么曲，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韵律和美感。就不多说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陈：蒋子龙说：“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那些静下心来来的作家最终能胜出。”你是否同意他的说法？你现在能否静下心来写作？

蒋：同意他的说法。今天不是一个浮躁的社会，而是一个逼人浮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功利已远远大于了文化。可不是，且看一片繁荣景象的小小说世界，我们一边为拥有庞大的作者队伍而欢欣鼓舞，一边为小小说作品相互嫁接大量粗制滥造而痛心疾首。试问如此发展下去，还会有多少人认真阅读小小说？我以为，写作分经历写作和经验写作。前者是挤血，而后者就是挤汗了。无论前者和后者，只要没有做一定时间的沉淀，没有充分的准备，而是草草地把作品搬上舞台以赚取功利，那么，这样的写作者终将被“长江后浪”所掩盖，被历史潮流所淹没。作为作家，要无愧于这个称谓，要时刻问一问自己的良知，我们为什么写？为谁而写？是的，在小小说创作道路上，

我现在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报社的工作又比较忙，不可能有太多的时间用于创作。如果付诸感情劳动，就当静下心来。在此，祝我们的小小说写作队伍中，有更多的佼佼者在中国文坛、世界文坛中胜出。我期待着。

# 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中国

## 大陆戴希论

在中国微型小说界，具有批判意识的作家不在少数。戴希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原因有三：一是他所处的位置特殊。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委政法委副书记。二是他的批判意识具有正义性。三是他的批判相当深刻与尖锐。

戴希，男，1965年4月24日出生，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南省常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已在《诗刊》、《散文百家》、《百花园》、《羊城晚报》、《南方文学》、《杂文月刊》等报刊杂志发表文学作品近600多篇，其中30多篇作品在《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杂文选刊》、《青年博览》、《教师博览》、《传奇·传记文学选刊》、《文摘报》、《文萃报》等报刊转载，20多篇作品入选《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中国小小说300篇》、《中国当代散文精选》、《中国寓言诗选》、《中国年度最佳杂文》、《中国年度最佳小说》等多种选本，10多篇作品获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全国散文大赛二等奖、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比二等奖、全国杂文大赛优秀奖等多种奖项。出版了微型小说集《玫瑰与仙人掌》、《爱的谎言》、《每个人都幸福》、《秘密约定》、《想听听你的声音》和散文集《释放心情》。

《想听听你的声音》还入选《中国小小说 50 强》，由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并获 2009 年冰心图书奖。个人传略收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大辞典》。

戴希是个多面手，既写小说，也写散文，还写诗歌和杂文等。不过，他成就最高的仍是小说。

戴希小说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主要是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如《想听听你的声音》、《每个人都幸福》、《奶奶的告诫》、《爱的谎言》、《那次化学考试》、《永远是朋友》、《想念白雪公主》、《醉酒》、《租个男友陪病父》、《可怜天下女儿心》、《母亲》、《闯红灯》等等。《想听听你的声音》将异性之间纯洁无暇的关爱与友情，描绘得感人至深，催人泪下。《闯红灯》可能受到台湾女作家罗燕如的《红灯》影响。尽管如此，《闯红灯》依然有其独到之处，通过前后两次闯红灯，揭示了两种社会制度下，两种不同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爱情观，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哲理性。

艺术价值较高的则是他揭露批判现实生活的作品。这类小说往往撷取生活场景中的一个小事件，一个小画面，于人情事理的细微之处，写出官场风云、人性善恶。《换届歌》用四首歌曲折射 A、V、B、C、D 五个领导干部在换届大会上的不同心态。既形象生动，又寓言深刻；既忍俊不禁，又令人沉思。A 是一把手，已经连任两届，不论升迁还是平调，在单位工作的使命均已完成，职业生涯也很圆满，故他唱一首《十五的月亮》。B 是 A 的人，现在 A 要走了，V 可能接班，B 就只能唱《月亮走我也走》。C 一方面和 A 心有灵犀，另一方面与 V 也相

处不错，他脚踏两只船，便唱《月亮代表我的心》。D与A结怨甚多，与V暗中勾结，现在A要走了，V将走马上任，他的喜悦之情自然溢于言表。此时唱《十五的月亮十六圆》，正好代表他的心……作品将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通过歌曲这种轻松活泼的形式予以表现，既达到了揭露官场阴暗之目的，又有几分喜剧色彩与黑色幽默，艺术效果非常明显。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是平庸之辈；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则是高手。很显然，戴希属于后者。

戴希批判小说的最大特点是讽刺。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讽刺往往还伴有幽默，不乏辛辣味。何谓讽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凌焕新在其专著《微型小说艺术探微》中指出：“讽刺的核心是暴露丑的不协调性，通过对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美的肯定。这也就如鲁迅所言，将那些无价值的毁灭给人看。”

水冷村小学校舍岌岌可危，五百师生生命危在旦夕。县委白书记、俞副书记，县政府叶副县长、县教育局马局长先后在石村长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最后，汇报材料又重新回到石村长手上。戴希的获奖小说《危房》，对官僚主义的讽刺，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振聋发聩。在我看来，领导批示实质上是人治的一种表现形式，与法治社会格格不入。但是，现实生活中，不少领导干部甚至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往往热衷于写批示。领导干部的批示到底有多少落实了？人们不得而知。表面上看，《危房》中那些大权在握的各级领导干部，对危房还是相当重视的。从县委书记到教育局长，都先后在汇报材料上批示，要求下级尽快解决危房问题。并且，媒体对此事还作了正面宣传报道。

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上的作秀而已，断然不能当真。不是吗？汇报材料从起点又回到了起点。值得警惕的是，领导们的不作为虽是丑的事件，却以美的形式（批示）出现，加上舆论的误导，因此具有很大的欺骗性。生活中既有真善美，也有假恶丑。作为微型小说作家，肩上担负着双重责任。既要歌颂美的事物，又要鞭挞丑恶现象。我认为，戴希在揭露社会阴暗面的同时，也要写一些正面典型，弘扬正气，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危房是有形的，但官僚主义的危害却是无形的，并且，这些官僚主义利用看似合法的形式（批示），沽名钓誉、草菅人命、危害社会、殃及百姓。《危房》充分运用艺术形式，将那些无价值的毁灭给人看，其讽刺与批判相当深刻和尖锐，达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与艺术效果，堪称同类题材的代表之作。

善于通过细节来刻画人物，是戴希此类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洗手》中中国官员小便后不洗手被外商看到，致使到手的合同泡汤。《笑》中墨局长旅游归来后却不苟言笑，不仅让单位手下噤若寒蝉，也让家里人草木皆兵，更让二奶一头雾水。人们事后得知，只是墨局长的一颗门牙掉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便把墨局长平日的家长制作风揭露无遗。《轻轻地问候你》通过两次不同的问候，把某些人阔脸就狂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领导上镜问题》将小人物工作中左右为难的尴尬处境描绘得非常形象与逼真。

鲁迅在《从讽刺到幽默》（《鲁迅论创作》第 642 页）一文中指出：“讽刺家是很危险的。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

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鲁迅此文是针对国民党统治时代言论不自由而言的。如今这种“刺死讽刺者”的现象，一般情况下不太可能出现。但作为讽刺家，所面临的风险却依然客观存在。

戴希身处领导工作岗位，其作品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既需要勇气与胆量，又需要智慧与才干。现在，他这两方面都做到了，不得不令人刮目相看。

（分别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 月 18 日和《常德旅游文化》

2009 年 3、4 期合刊）



# 无私无畏——中国大陆戴希访 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早期作品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后期作品追求正义的批判意识。这种截然不同的变化原因何在？是否与你从事的工作有关？

戴希（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文理学院中文系客座教授，以下简称戴）：原因在于我是个性情中人，但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加深，我对国家与民族历史命运的关注度和社会责任感都在不断增强。这与我工作应该是有关系的。

陈：鲁迅说过：“讽刺家是危险的。”你写批判小说，是否有一种危机感？是否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准备一直批判下去吗？

戴：有句话曰“无私无畏”，我没有危机感。不清楚是否有人对号入座。好在没有人明里找我的麻烦。我是喜欢求新创新之人，难说会一直批判下去。

陈：你的批判小说，有无生活原型？有无你自己的影子？你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戴：我的讽刺小说有的有生活原型，有的没有，但一般没有自己的影子，一般来说我都是旁观者。我认为艺术的真实是夸张或者变形了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源于生活的真实。

陈：杨晓敏在广东惠州召开的申平作品研讨会上说：“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为故事而故事，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当下不少刊物混淆二种文体，读者颇为不满。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戴：我认为故事和小说是可以切换的：换言之，文学化的故事也是小说，通俗化的小说也可以是故事。但故事和小说不能混淆。对于办刊，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宽容一点吧。

陈：蒋子龙说过：“文学的感觉从哪里来？一是先天的素质，也就是天赋。二是经历，经历就是财富。三是有好的故事，故事靠人物，人物靠行动，行动靠矛盾。”结合你的作品，谈一下你的文学感觉从何而来？

戴：一是从生活体验中来；二是从读书看报中来；三是从道听途说中来；四是从胡思乱想中来。

陈：江曾培说：“微型小说将走向辉煌。”李万青则说微型小说是“立不起来的小说”。你如何评价微型小说？

戴：我支持江曾培先生的观点。当今文学，还是要让读者和市场来检视。我个人认为，微型小说的前景与未来是光明的。随着愈来愈多的读者喜爱微型小说，随着越来越广的市场欢迎微型小说，再过10年左右，微型小说就会强劲崛起，成为代表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文学典范，就像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曾经风靡和繁荣，代表过我们中国和中华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学辉煌一样。

（分别载中国作家网2010年1月18日和《常德旅游文化》

2009年3、4期合刊）

# 着力挖掘女人的内心世界——

## 中国大陆吴富明论

吴富明，男，笔名：天井。福建宁化人。供职于人民银行三明市中心支行，系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三明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郑州小小说学会理事、三明市梅列区文协副会长。1995 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带伞的女人》分别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和首届郑州小小说学会新人奖；《感谢父亲》分别获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和三明市政府首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修裱师傅》获三明市政府第二届百花文艺奖三等奖。评论集《天井杂谈》获郑州小小说学会第三届优秀理论集。作品入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小小说 300 篇》、《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小小说精选》、《小小说大智典》、《感动中学生的 100 个父亲》、《中学生感恩故事全集》、《2006 中国年度小小说》、《让小学生受益一生的 100 个父亲故事》、《2007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小小说年选》、《2007 最适合中学生阅读微型小说年选》、《中国小小说 300 篇》、《中国微型小说 300 篇》、《精美小小说阅读本》、《最具中学生人气的 100 篇微型小说》、《2008 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传奇故事》、《2008 值得小学生珍藏的 100 篇微型小说》、《感动农民的 68 个父亲》、《2009 值得中学生珍藏的 100 篇传奇故事》等全国选集，《城市的方向》被选为省内外地市高中文学文本考试题。

著有小小说专集《带伞的女人》、《离开女人的男人》、《一个人的视角》、评论随笔集《天井杂谈》。个人简介及创作随笔收入《福建省文艺家辞典》、《小小说的诱惑》、《小小说作家辞典》。

吴富明笔下人物众多，但关注最多，写得较好的是女人。即使是写男人的作品，视点中还是女人。

全国人大常委、福建省人大原副主任林强先生在给吴富明第二本集子的序文《描绘多彩生活，展示精彩人生》一文中写到：“吴富明从女人入手来写小小说，就说明他是个对生活充满关注的人，是个细心的人，是个有思想准备的人。”

对此，我深有同感。

吴富明第一部小小说集即取名《带伞的女人》，第二部小小说集《离开女人的男人》大部分作品也是描写女人。他的第二部集子《后记》题目就叫《小小说中的女人世界》。在此文中他饱含深情地写道：“感受女人，就用哲学的眼光去思虑，在灵魂深处跳跃。我想，写女人世界的小小说，应当是情感至极后的最好渲泻，表情达意，抒胸展志，激扬生活，发挥个性，那里的世界既有温柔轻漫，又有钢骨铮铮；既有辛酸泪史，又有欢歌笑语；既有贤德良母，又有泼辣刁妇……”

的确如作家所言，他笔下的女性，大多血肉丰满，情感丰满，个性鲜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概括地讲，吴富明描写女性的作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绘爱情的，既有爱情悲剧，如《田庄的故事》、《馋嘴妞妞》。更多的则是爱情轻喜剧，如《归来的爱情》、《期盼》、《附加说明》。另一类极力展现女性特有的魅力。一方面描绘女性之

美，如《梅婆》、《燕殇》、《冬天不落雪》、《卖枇杷的女孩》、《过程》、《活路》、《礼物》、《竞争》、《守候生日》、《征婚》、《内情》、《放飞风筝》、《猜猜我是谁》、《夜色》、《一片红叶》等。另一方面揭露人性之丑恶，如《暗流》、《买鞋》、《易碎品》。还有的作品，表现人性的无奈，如《失落》、《吃蛇》。

吴富明描写女人的作品，讴歌赞美居多，讽刺揭露较少，表明他对女性的尊重与理解。在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抬头的今天，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女性内心世界细腻丰富，神秘，她们美丽，聪慧，妩媚动人。较之男性，她们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也更为曲折。

作为一位男性作家，如何走进女人的世界，如何用女性视角来描绘女性，使之更符合小说创作不断摇摆和颠覆的状态？如何运用女性的视角，既使用温情展示，又能够激起读者的悲悯情怀？这些，是吴富明今后需要更加关注的问题。

《带伞的女人》是吴富明描绘女人的代表作。这篇小说写得不落窠臼，一波三折，令人回味无穷。小说之所以成功，首先得益于作家选择了一个新颖别致的道具：伞。伞，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但到了高明作家手里，伞却成了不可或缺的道具。无论严寒酷暑，女人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油纸伞。女人这种怪异举动，不仅常人无法理解，连她丈夫也不能容忍。最终，丈夫还是抛弃了带伞的女人。“我”用真诚与爱心，打开了女人紧锁已久的心扉，才最终揭开女人带伞的秘密：“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就因被心爱的人抛弃，而反被村人误解、嘲笑、诽谤，还时不时受冷不丁石块，菜叶的袭击。

由于多次被伤害，她就养成了带伞的习惯。”原来如此！伞，成了她精神支柱。小说结尾，女人终于第一次没有带伞，因为她已经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此时此刻，伞对于她来说，已经是多余的东西了。这里，伞不仅是道具，更具有象征意义。按照顾建新教授在《微型小说学》中的分类，微型小说运用象征，可以分局部象征和全篇象征。很显然，《带伞的女人》属于全篇象征，整篇小说孕育着象征意义，即全部内容、情节、紧紧围绕着一个作者精心选择的象征体展开，作品的寓意由此透露出来。

在我看来，《吹瓶的女人》虽然未获奖，但同样很优秀。小说女主人公小量怀孕了，肚子里却全部是水，孩子没有任何内脏，只有一个完整会动的头。小量的爱情与人生悲剧，谁之过？父母？小学老师和校长？事业单位领导？小量自己？也许都是，也许兼而有之。鲁迅说过：“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吴富明深谙此道，他通过小量的毁灭，将人性的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振聋发聩，令人警醒。小量怀孕了，肚子里却全部是水。这个细节十分精彩，令人拍案叫好。在读者眼中，小量肚子里的水，分明是一滴滴悲痛欲绝的泪水。小说的批判锋芒由此更加凸现。

吴富明是位有思想、善于思考的作家。他在写小说之余，也写了一些评论，有的评论在《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小说出版》等刊物发表，并结集出版了评论集《天井杂谈》。该书分三辑：第一辑、小小说文本漫评；第二辑，小小说作家速描；第三辑，风景中的沉思。相比较而言，价值更高的是第一辑。该辑中，既有对作品的具体剖析，

也有对文本的详细解读；既有与作家、评论家的深度对话，也有对人物的争论；既有对作品的精彩点评，也对小小说现象的独特思考。我尤其欣赏他的点评，尽管只有二、三百字，却画龙点睛，一语中的，给读者诸多启发。

宁化既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名人辈出，又是闻名于世的客家祖地和革命老区。这里的人民勤劳好客，富于创造性。

生于斯长于斯的吴富明，应当将笔触更多地倾注于故乡这片神奇的土地，关注故乡人物特别要关注客家人，多描绘家乡风土人情与风俗习惯，多展示他们的内心世界与精神风貌。这是他创作的优势所在。如果充分利用好，前景将十分广阔。

# 追逐小小说行驶的春天——中 国大陆吴富明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吴富明先生，你坚持小小说创作十五年，其间虽然写过诗、散文及文学评论，但你一直把小小说创作与阅读当作人生的一件乐事，请问你是如何坚持并为之努力的。

吴富明（以下简称吴）：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有道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从中学时代起，阅读文学书籍是我阅读的重点之处，那时家中古典诗词和先秦散文（古汉对照本）很多，我最先是从这里开始学习的。那时最主要的是学习语言，读这样的书，有一种空灵之感。后来中学时学到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我对通感的手法产生了兴致，于是后来就着这种手法写了第一篇作文，教语文，又是唱美声的男班主任向报社推荐了该文。虽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消息，但对我是一次成功的心理考验，为此我对文学更加地迷恋。等到参加工作后，为了提高自己阅读与欣赏水平，业余，我当时报考了福建电大文秘专业的学习，通过三年的学习，自己在文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创作开始步入正轨。1995年在省级刊物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后来，陆续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许多小小说、小小说评论。在这里需要着重提到一个人和一本刊物。这个人就是杨晓敏总编和他的《小小说选刊》。因



为这本杂志，我才有了最终的小小说创作梦想，因为有了他，我才有了机会出席郑州召开的全国小小说笔会，才有了机会与广大小小说作家谈文交心的机会。创作过程中，因编读往来，我的许多评论稿件与建议都被当时的《小小说选刊》编辑（现在是副主编）赵建宇老师保留着。记得是在郑州，杨晓敏总编当着赵老师面说给我听的。我是心存感念的，至今如此。1997 年第 7 期我的小小说《错位》第一次走近了《小小说选刊》的殿堂，当然，小小说评论却是多次走近她的。我觉得，阅读的结果就是消化，于创作与评论中消化。评论是消化的最直接效果，我的第一篇评论《一堂深刻的教育课》也是第一次以独篇走近《小小说选刊》1996 年 16 期上的。其实，说实话，每次阅读这样有品位的刊物里的每一篇小小说，是不亚于自己创作一篇好作品的，受益是读书的最高境界，只要所阅读的文字里有那么一句话，一个词，或是一段情节等等让人感动并记忆都是会让人快乐并愉悦着。我的创作常以《小小说选刊》的高标去实验并为之努力的，我想，老师从这里就可以让您感觉到我与小小说的缘份了。

陈：是的，从你与文学的情缘中可以体会到，你的许多作品都是以女性视角展开叙述的。你为何如此关注女性？作为男作家，你是如何控制女性内心世界的？

吴：如果以情感来区分性别的话，世界上无非男女之情，这种男女之情是宽泛并多彩的。它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从现实真实的人物情感流露，到电影艺术创作因情节设置放映出来的情感宣泄，再到虚拟的网络世界制造的情感寄托，都无法离开男男女女这种色彩

与角色的相互交替的情感动漫，因此，作为文学创作，特别作为小小说创作，抓住情感这种存在于每个个体身上的东西，就能够很好地表现一个作者需要营造的事件氛围。这点上，女性就是一个很好的情感发散地，从她们身上发挥出来的艺术功用在小小说里显得尤其明显，既可以调动人物动态，又可以活跃情节发展，最重要的是能将读者纳入共鸣的境地，从而升华小小说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当然作为男性作家，要把握女性微妙的内心世界，控制女性在文本中的各色情态，这就需要在生活中多观察各色女性生活情节，这里的情节，是指你所会面、经身而过，别人交谈提起过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情态。一般来说生活女性姿势的各种表现，亦是认识她们内心世界的最直观反映，是情感涌动下的行为再现，作为男性作家就应很细心地区分，把她们安排在自己适合的情节里，充当角色。可以是主角色，也可以是配角，这要依作品表现主题而定。这好比是取景，判断女性之中的最美风景，作为男性作家也是需要设身处地去融入思考的，因为小小说的取景讲究独到的艺术。思考多了细腻，人物就不会走偏路。

陈：说得如是。那么请问，聂敬萍既是你的妻子，又是你的第一读者。她对于你的写作，无疑是非常支持的。在你挖掘女人内心世界过程中，妻子是否给予你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吴：妻子的支持对于我的写作是有帮助的。那时，刚从事创作之初，没有电脑，完全是手工抄正后投寄，但文字校正多是妻子的事。那时收到的退稿信和用稿信也很多，妻子总是收集整理好。妻子说，不管是退稿，还是用稿都说明编辑对你的关注。何况，有人的稿件还

石沉大海呢，你是幸运的了。的确，文学创作之初我是很幸运的，得到的编辑指导很多，记得一本杂志编辑给我最经典的一句话是：“希望你能在我刊占有一席之地。”妻子见后说，你去占有吧，机会来了。当然，至于控制女人内心世界过程中，妻子有无具体指导与帮助，我想间接是有的。因为文学是创造的，一个是直接，一个是间接。我的女性形象大都来源于我观察的生活。把天南地北的各色女性综合了，以融入的方式来选择小小说创作的构思，使得女性人物看起来贴切，合乎现实人物。所以，有时当一个女性人物出来时，妻子还为此当真，生过气呢。我对妻子说，生气就好，说明我对女性的刻画真切了，创作的人物活了。

陈：宁化是一座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出。你从事文学创作，是否得益于家乡这块风水宝地？换句话说，你是否受到了故乡文学熏陶？

吴：是的。一个人成长过程是离开不故乡的养育之恩的。作为文学创作也同样离不开故乡历史文化与生动的生活资源滋润的。宁化具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有志传李世熊、书法大家伊秉授，扬州八怪之一的黄慎等等世界名人。这些先贤让后人除多了敬仰外，还多了一个拼搏向上的奋进精神。我的文学创作或多或少是得到过这种精神鼓励的。当然，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热爱，是因为爱才会去主动追求。什么的追求方法才会让自己的文字长出翅膀呢。我找到家乡这块生活资源所带来的滋润。宁化以前的县城生活就像“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样热闹。人流、杂货就像系上线的铜钱一样相互碰撞，发出声响。

我的文学人物与题材生活就来源于此，并为之发挥。不过，文学是创造的，除了构思与谋划可以创作人物与事件外，实践先行才是最主要的文字质量见证。没参加工作前我体验过卖菜、当过建筑工、染印工、摩托车修理工、化肥搬运工、人身保险记录员等等临时性工种，还遇过人生最痛心的往事。参加工作后，从事过办公室、发行、保卫、宣传等工作岗位，这些生活与经历及人生阅历都为我小小说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所以我的小小说有许多可以找到现实生活人物的影子。所以，有许多读过我小说的朋友说，你写的故事跟我经历的生活简直是一样的。我想，家乡的风水宝地就需要这样贴近大众的小小说，亲近大众的小小说，才显得意义所在。

陈：作家就是思想家。你在写评论的同时，勤于思考，写了不少评论，并有评论专著问世。是什么原因使你写评论？是否准备继续写下去？

吴：前面我已经讲过，评论是消化阅读的结果，体现文本的价值。一篇评论就是一篇心得，既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文学鉴赏力，也可以与作者一个交流的机会，达到相互促进与提高。今后，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因为这是一种思考的手段，也是一种责任，对将来小小说的发展有益。

陈：美国在机械制造中率先提出“惠特尼制度”，即采取标准化手段，使机械化大规模成比例生产成为可能，从而引发了机械制造领域的一场革命。可怕的是，在当下小小说创作中，重复已经泛滥成灾。我曾在小小说作家网上发表《重复，小小说之大忌》一文，引起网友

们关注。你如何看待重复现象？如何看待有些小小说作者不断重复自己而又执迷不悟？如何才能克服重复现象的发生？重复将会给小小说带来怎样的影响？

吴：模板的制作最初是为合理精准地出产一个成品。小小说的模板当今很多，优秀成片，经典可数。一个初学者按着模板套路，加上生活的一点素材，填充进模板里，出来了一个成品，这是让人高兴的事，因为他会制作小小说这种东西了。这种小小说之所以称为东西，是因为没有艺术的创作的思考实践，也就是构思的自我主动性，参与性。完全是一种被动写作。但在小小说创作入门时，这是可取的。因为兴趣有了，热情也会上来。但是当兴趣和热情已然成风，成了见了地就能盖房，不需要挖地基了，成片成片立起小小说时，小小说也就成了豆腐渣小说，小小说事业也就成了豆腐渣事业。这就可怕了。新的、老的、少的，大家都一个套里讨小小说，我们当初的文学思维也就变得模糊不清，文学创作宽泛的局面从此越变越窄，想象空间就会在倾然间轰垮，读者也会在焦虑中质疑小小说的未来是否精彩。所以，抑制这种行为刻不容缓。至于有些小说作者不断重复自己而又执迷不悟的问题。我想，这些作者除了功利思想作怪外，还有就是应景式的约稿让他们以为自己是“名人”来的都是宝，复制一篇作品就比新作者高明多了，反正编者用着也就用着了。最主要一点就是有些作者阅读与思索得少，素材枯燥，新鲜东西补充不多，创作又不思进取，创作路数穷尽了才会执迷重复创作，以篇充多，不求质地。所以，一个小小说作家，只有多读书，多到生活中去体验和观察生活，多交流，

多思考，不断追求精品，不断完善创作手段与手法，才能出新品，出佳作。重复是对自己的桎梏，更是对小小说未来前景的毁灭，作为小小说作家一定要走出这种现象，多忧思，强发展，努力创作小小说生动、精彩、哲理的未来。

陈：请谈一下你今后的文学思考。

吴：今后，我的文学创作的重点还是小小说，但一定得有质的飞跃。我想，在写小小说时融入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特色，更加突显人格魅力，倡导真善美，弘扬主旋律，体现人性之美，当然，在适当的时候，还会以女性的视角来开挖小小说精彩的瞬间，达到阅读与思想和谐统一。

今年，小小说的春天已然行驶，我将不断追逐她的脚步，去完成故乡题材系列小小说创作，将故乡所发生和经历人与事展示给读者，让小小说的阅读效果更加有味有哲思。目前看，故乡小小说人物创作已发表了一批，还有一批正在创作中，相信接下来的故事会更精彩，期待小小说同行及读者们的评阅。

# 人性回归的深情呼唤——中国

## 大陆冯春生论

冯春生，男，1960年正月17生于内蒙古杭锦旗锡尼镇，中共党员，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会员，现供职于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政协，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已发表300多篇小小说，200多首诗歌，创作60多首歌词，有小小说在加拿大、泰国、香港的报刊上发表。有小小说被翻译成英文、蒙古文、景颇文在书刊上发表。已出版诗歌集《梦园》，小小说集《有人敲门》、《愚智之间》、《一错再错》、《喝酒规则》四部，歌词集《歌语杭锦》，编著《杭锦旗粮食志》、《杭锦旗文史资料》第六辑、第七辑。代表作有《盗墓贼》、《成长》、《小炉匠》、《摊派》等，小小说曾获第三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小小说年度奖四次三等奖、郑州小小说学会优秀作品奖、内蒙草原文学创作奖、鄂尔多斯文学创作奖，有多篇小小说入选国家级文集，传略收入《小小说作家辞曲》、《内蒙古作家》等书。原伊克昭盟文联给举办过两次作品讨论会。

赵国霖在《人性的呼唤》一文中写道：“冯春生只把自己对人性的感悟告诉读者，可是，读者却从中听出了他对人性回归的深情呼唤。”我以为，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也是很到位的。

获第六届全国微型小说评比三等奖的《救命法宝》，堪称深情呼

唤人性回归的佳作。乔楞父亲经常带着他上东山上，走到东山上的一个山洞旁，指着被乱石遮掩着的洞口说：这里存放着你爷爷留传下来的救命法宝。只有我们到了山穷水尽无法生存的时候，你才能打开山洞取出法宝。父亲死后，他的放荡有增无减，没几年时间，便将家境败落。走头无路的他，猛然间想起父亲的话。他费尽了力气，扒开石头，走进山洞一看，只见一块青石上放着一只破碗和一根讨吃棍。青石上还存有一行字告诉他，这破碗和讨吃棍，是他爷爷的爷爷使用过的。结尾，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救命法宝居然是一只破碗和一根讨吃棍！其实，这个结尾意味深长：既是对乔楞无声的谴责，更是对天下像他那样人的一种人性的深情呼唤。这样，小说就具有了非常深刻而丰富的思想内涵。《成长》中的村宝，第一次外出打工时，向九个同伴都借了钱。因此，回家时不仅背了六千块的债，更为严重的是，人变坏了：穿得花花绿绿，头发染得黄一股蓝一股，戴一副墨镜，腰里还挂着一部手机。可怜的父亲，为了还债，卖了猪，卖了羊，人瘦了一圈。村宝看在眼里，记在心头。不久，他独自一人外出打工。年底，他回来了，变了一个人似的，穿着朴素，一头乌黑的头发油光明亮，一进门就说：“爸，给你六千块钱，打工挣的。”小说通过村宝二次打工的不同结果，写出了独生子女的成长史。在当下独生子女教育面临困惑的时代背景下，《成长》的面市，无疑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盗墓贼》描写三代盗墓贼的故事。父子二人盗墓，父亲下去拿宝物，结果墓塌了，父亲被压在下面。儿子丢下父亲，提了包裹就走。



多年以后，儿子成了父亲。父子二人又去盗墓，父亲下去拿宝物，结果塌方了。父亲被压在下面，儿子丢下父亲，提了包裹就走。

当初，儿子抛弃父亲。现在，儿子又被自己的儿子抛弃。这到底是因果报应？还是惩罚轮回？

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人连名利都不需要了，不追求了，那么他的心就死了。故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因此，不追求名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追逐名利？是像《盗墓贼》中的儿子那样，为了利，不顾亲情抛弃父亲，还是采取正当手段追逐名利，让人们奋发向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这是《盗墓贼》留给我们的思索。

时下，有人把钱比做水，其中的意味颇耐人回味。

人活在世上，既缺不得水，也缺不得钱。把钱看作水，是一种大彻大悟。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常地对待金钱，财富也许会经常地跟我们有约。挣钱并不在于技巧，而在于挣得怡然。

唐太宗说过：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同理，钱能成就人，亦能毁灭人。

那种为了掠夺不义之财，不惜牺牲亲人的做法，违背了做人的天地良心。最终，不仅毁灭了他的亲人，也毁灭了他自己。

金钱似水，顺流逆流，流过的是匆匆当日，留住的是阅世警言。

小说艺术上的明显特色，主要体现在结构上。

“重复，是艺术上的大忌，特别是情节上的大段重复，往往标志

着艺术上的单调和贫乏。然而，有意的重复，重复中显出不重复，重复处见出作者独特的艺术匠心，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艺术魅力，则是艺术技巧的娴熟与高超。”（凌焕新《微型小说艺术探微》第 203 页）

《盗墓贼》采用复合结构，描绘了二对父子、三代人之间因盗墓而发生的事件。在第一对父子中，儿子抛弃父亲。在第二对父子中，儿子又抛弃父亲。在三代人中，父亲实际上是处于关键位置，在复合结构中处于中心地位，他既抛弃了父亲，又被儿子抛弃。这种复合结构，在重复中极好地刻画了三代人尤其是父亲的悲剧形象，艺术效果非常明显。

最后，借用马宝山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结束语：“春生用韵味醇厚的笔从容叙述，达到了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朦胧阅读佳境，这是很需要功夫的。今天春生已经高高举起向小小说创作的顶峰挺进的旗帜。”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3 月 22 日，《鄂尔多斯日报》2010

年 6 月 22 日）

# 写作是一种责任——中国大陆

## 冯春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盗墓贼》写得不错，尤其是它的结构之美，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请问：小说的素材来自何处？你是如何构思的？

冯春生（以下简称冯）：小说的素材来自我们这里的人说的一种道规（盗墓者尊循的做法。就是一种做事的原则，实际上他是一种人的本能的使然）。我想把它写成小小说，以此来揭示人的本能本性。这篇小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但我用了重复的写法，反复表现，更深地揭露了人性。

陈：马宝山说过：“我建议春生将他写作的河流引向曲折蜿蜒的山谷里去……”你是否接受他的建议？

冯：我当然接受了，马老师是我的朋友，他对我的小小说写作有过好多的教诲和鼓励，我诚恳接受。我虽说写了好多的小小说，但有的故事情节太平淡，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是一个构思技巧问题，它跟你的学识，阅历都有关系，只有精巧的构思才能达到艺术的高度，我要在创作上更加努力。

陈：你在《喝酒规则》后记中写道：“我只想揭示生活中一些现象所蕴含的道理，用我的感悟去感悟别人。”那么，你生活中感悟最

深的是什么？

冯：我生活中感悟最深的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理解了才能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坦荡。

陈：有人说：“责任感是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你是否同意这种说法？你写作的责任感是什么？

冯：这种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作家就是要对社会有责任心，我写小小说有时就是针对社会上的一些时弊而发作的，我讽刺挖苦，就是希望一些不好的东西能变好。

陈：如何使你的作品更进一步带着浓郁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赞美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歌咏故土风物，彰显蒙古族同胞多彩的生活图景和热烈酣畅的文化性格，是你今后需要着重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冯：这一点是我在小小说创作中最大的失败，我是一个在草原上生活的人，我对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化了解的很多（我的爱人就是蒙古族），我能给外地人讲好多草原上的事情，我能一鼓气写 50 首反映草原、蒙古族风情的歌词，并出版歌词集，但我写这方面的小小说就太少了，草原文化、蒙古族文化博大精深，有好多的东西是需要我们挖掘和研究的，也是很好的写小小说的素材，这是我今后需要努力的地方。谢谢陈老师的访谈。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3 月 22 日，《鄂尔多斯日报》2010

年 6 月 22 日）

# 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中国

## 大陆郑能新论

郑能新小说富有浓郁的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他不仅关注大别山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更关注他们的心灵世界与精神状态，以生命的个体体验的精神情状表现日益丰富多彩的乡村生活，不断拓展和深化了农村题材小说的表现内涵和层面，进一步发展了农村小说的精神高度。

郑能新，男，1963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英山县，大学文化，副研究员职称，现任湖北省黄冈市文联常务副主席，黄冈市作协副主席、黄冈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为“湖北省政府专家津贴”获得者，2008年获“湖北省十佳文艺青年”称号。

郑能新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小说集《遥远的乡村》、《变奏》、散文集《心旅》、报告文学集《选择艰难》，主编大型画册《黄冈名人》。作品见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长江文艺》、《朔方》、《西湖》、《北方文学》、《广西文学》、《芳草》、《安徽文学》、《南方周末》、《中国艺术报》、《文艺报》、《北京日报》、《新华日报》、《中国文化报》、《湖北日报》等百余家报刊杂志，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读者》、《青年博览》

等选载，并选入多种大中学教材，其中《父亲的烟杆》、《街头》、《小保姆》、《一斤茶叶》等 40 多篇作品获全国大奖。2011 年 3 月 27 日，由世界华文小小说总会西班牙分会、西班牙伊比利亚艺术中心主办，《华新报》和《中国报》协办的世界华文小小说征文活动评选历时半年终于揭晓，中国湖北省黄冈市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郑能新小说《对手》荣获三等奖。此次征文活动在 4000 余件作品中共评出五篇获奖作品：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均为中国作者夺得；三等奖为郑能新和西班牙作者雅鲁辉托娅、西班牙作者苏发新所分享。

郑能新写作题材广泛，他的微型小说独树一帜。其微型小说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物个性鲜明，内容丰满，真实感人；二是语言具有泥土气息与生活气息；三是心理描写细致入微。

《山子》中的全福，《山魂》中的旺安，《乡村人物》中的熊医生、郑文书、老王，《路灯》中的小王，《家事三题》中的父亲、母亲、姐姐，《城乡故事》中的来福，《小保姆》中的丹丹，还有五叔，老支书等众多的人物形象，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对手》中的将军与二牛是地坪河一对十分要好的伙伴。后来，各为其主，将军跟共产党闹革命，二牛成了国民党军官。二人历经无数血战，一步一步一个脚印从士兵当上了将军。所不同的是，他们走到了两条不同的路上。解甲归田的将军有一个夙愿——在凤凰山顶修一个座纪念碑，建一个纪念馆，将军倾尽所有拿出一万元，但是，无异于杯水车薪。而远在海外的对手却捐资 1000 万元，造福乡亲，目的只有一个，也要在凤凰山上建栋房子



颐养天年。矛盾由此展开：——  
——得人心者得天下！不同的时代彰显不同的意义。奠基仪式那天，将军倒了下去，倒在自己打过胜仗的土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将军之死，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

《生日》中的来福，明知有战事，偏偏送儿去当兵，结果儿子为国捐躯。可惜，却不被招财理解，有泪只能往心里流！看罢小说，读者不仅跟着流泪，而且心里面流血！

《父亲的烟杆》中父亲为了让儿子读书，不惜卖掉几次危难都舍不得出手的、珍藏了一生的宝贝烟杆。在父亲的祭日，“我”装好一窝烟点燃，把它轻轻地放在父亲的坟头。父亲的烟杆，让我们感受到了如山的父爱及父亲的伟大与崇高。

教了二十多年书，仍是民办教师。却无怨无悔。在即将告别三尺讲台之时，周老师给学生上了最后一课。临行前，周老师千叮咛万嘱咐困难学生，以后有事继续找她。教室外面雨停了，新来老师和同学们的泪水却雨一样地流了下来。《周老师》中师生离别的场面感人肺

腑催人泪下，周老师的形象不仅定格于学生的脑海中，也定格于读者的记忆深处。

文学是表达作家思想感情的艺术，此思想感情必含作家之禀性、阅历、修养及情操，作品则是作家灵魂的写照。只有发自肺腑的东西，才能感动别人，只有真诚地投入写作，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与应和。

郑能新小说人物之所以感人，在于他浓浓的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在于他对这片红色沃土炽热的情怀，在于他对大别山农民兄弟般的挚爱。

郑能新小说语言于自然、简洁、质朴之中，却又包含着深沉、凝重的哲理，富有浓郁的大别山乡土气息与泥土芬芳，令人回味无穷。

“这个小城里有不少曾被别的医生判过死刑的病人，只要转到他的手上，十有八九起死回生。由此，他的名字在小城里震天价响，不管是有身份的还是没有身份的，见了他的面，那腰杆就矮了三分”——

《熊医生》。“五叔回家时，乡邻们都说：‘咋不多住些日子？’五叔说：‘么样的人么样的命，我受不住那福’说着，五叔又把在狗儿那里的生活经历演绎成了许多动人或可笑的故事，乡邻们听着听着，一个个充满了神往。”——《五叔》。“打那后，父亲再也没有那个优雅的吸烟姿势了。他总是找来一摞废收的报纸，撕下一块，卷成一个喇叭筒子叼在嘴里，有时候，那烟呛得他直咳嗽，咳得腰变成了一把弓。”——《父亲的烟杆》。

郑能新小说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为刻画人物起到了很好作用。六斤送一斤茶叶给王主任，不料，出门时妻子却拿错了，六斤将自己家

用的劣质茶叶送给了主任。六斤知道以后，一夜没有睡好，早早地起床坐到写字台前那张长破藤椅上，思考着上班时如何向主任交差。上班时间过了很久。主任室的门还没有打开。此时一段描写把六斤忐忑不安的心态揭示得十分到位。接下来六斤与主任的对话，更是把六斤悔恨、自责、愧疚、无地自容的心态揭示得惟妙惟肖，让人一方面对六斤这个小人物生存状态恶劣及尴尬处境深表同情，另一方面对他不择手段溜须拍马表示唾弃。——《一斤茶叶》。当了二十多年钳工的刘二，接到厂长找他谈话的通知后，主观判断自己离开红星机械厂的日子到了。于是，他怒发冲冠地跑到厂长办公室，不问青红皂白就与厂长争吵起来，听了厂长一番话，刘二才恍然大悟。原来，厂长是想让刘二办一个培训班，把原来那些下岗和其他岗位上的工人带出来，重新上岗。刘二与厂长的对话，将刘二浮躁、焦虑、愤怒的心态，刻画得栩栩如生。当下社会，像刘二这样的人为数不少。小说通过刘二，实际上揭示了当今社会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浮躁与焦虑的心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心态》。来福儿子为国捐躯之日，正是招财儿子结婚大喜之时。来福心里如刀绞一般疼痛。尽管如此，来福仍然提了两瓶好酒上门贺喜。不料，遭到招财冷遇。这对于来福来说，又是一个致命地打击。来福从招财家出门，到他回家后猛喝“五加白”这段描写，把来福心中对儿子的思念之情，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黄冈，这片红色的热土，文昌武盛，豪杰辈出。这里诞生了一位元帅，两位共和国主席，三位党的一大代表，两百多位将军；有毕升、

李四光、彭桓武等科学巨匠；有李时珍、杨济泰、汤用彤、徐复观等哲学大师；有余三胜、黄侃、闻一多、胡风、废名、熊召政、刘醒龙等一批文化名流……

身处风水宝地的郑能新，一定能够吸纳先贤圣哲之灵气，抒写锦绣壮丽之华章，为家乡再增添一道靓丽的人文风景。（分别载湖北作家网 2010 年 1 月 25 日，《鄂东晚报》2010 年 4 月 16 日，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6 月 2 日）

# 文学创作的动力——中国大陆

## 郑能新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地坪河是你家乡的一条河，还是一种象征？地坪河在你小说中有何意义？

郑能新（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政府专家津贴获得者。以下简称郑）：地坪河确是我家乡的一条河，她填满了我的记忆深处，也是我童年的象征。我是喝着地坪河水长大的，我与地坪河有着很深的感情！

陈：种地不赚钱，使农民不可避免地要逃离土地，到物质文明更为发达的城市寻找谋生之路，你的小说今后是否会关注大别山外出打工农民生存状态？

郑：我骨子里流淌的本身就是农人的血液！我以前的作品也有反映农民兄弟生存状态的，今后还会更多地关注。

陈：来到城市里的农民有了比农村更多谋生机会，然而城市并不是他们大脑中想象的天堂，现实代替头脑中对城市想象后，内心却有了来自城市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时刻处于焦躁不安之中。因为，他们的根在乡村，城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无根的浮萍。因此，返乡是他们一种必然的选择。你的小说是否会关注返回大别山的农民

工？

郑：是的。

陈：万里在《郑能新创作论》一文中说：“与著名作家刘醒龙所挖掘的西河文化所不同的是，作家郑能新是用生命的个体体验的精神情状来表现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他通过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形神丰满的乡村人物形象，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深刻思考和寄予的美好愿望。”请你介绍一下河西文化及它对你创作的影响。

郑：我的小故乡有一条河叫“地坪河”，我的大故乡属于“西河”范畴，西河是有极其深厚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她北承江淮，南控吴楚，丰富的、悠久的历史故事，众多的、火热的现实生活，都是文学创作的生活源泉。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著名作家刘醒龙都是从这里走向全国的。所有这些都是我进行文学创作的动力。

陈：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说：“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你如何理解莫言的这段话？你如何超越故乡？

郑：禅宗五祖在选择传承人时，足下高徒神秀出一偈语：“身似菩提树，心似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不使惹尘埃。”而在寺庙干着勤杂事务的慧能却在神秀的偈旁写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

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因而慧能得到了五祖的衣钵成为禅宗六祖。

这个故事对于理解莫言这段话我想是再恰当不过了！

（分别载湖北作家网 2010 年 1 月 25 日，《鄂东晚报》2010

年 4 月 16 日，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6 月 2 日）

# 着力表现人物的情感律动——

## 中国大陆饶建中论

饶建中，男，1959年9月生于江西南昌市，1960年随父母到九江湖口县城，1976高中毕业后当过三年工人。1979年考入九江师专中文系，1982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在湖口中学任教，1985年又考入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从1984年起先后任湖口中学团委副书记、团委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副校长、校长。2002年调江西教育学院教育系任教，2003年任江西教育学院附中副校长，2005年任江西教育学院附中校长。

1983年发表第一篇微型小说，已在《小说界》、《青春》、《中国校园文学》、《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天池》、《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江西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发表微型小说300多篇，多篇作品在全国征文大赛中获奖，已出版《饶建中小小说集》、《生命的旋律》、《最后的选择》、《阳台上的眼睛》、《小包的秘密》等五本个人微型小说专集，1991年加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1993年加入江西省作家协会。是我国新时期最早从事微型小说的作家之一，在我国微型小说文坛上有较大影响，被称为“校园作家”、“作家校长”。曾先后被评为九江市十佳青年、市十佳青年教师、市新长征突击手、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南昌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和江西省首届中小学优秀校长。个人传略已载入《中国当代教育名人辞典》、《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家辞典》、《小小说作家辞典》和《江西学府志》。

饶建中微型小说艺术特点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巧妙运用道具，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揭示主题。

《一张戏票》中的戏票，就是很好的道具。从事社会关系学理论研究的王教授，在现实生活中，为了弄到一张戏票，也不得不动用各种关系。这简直就是一种绝妙的讽刺。更为有趣的是，王教授通过层层关系得到的一张戏票，居然是他为了妻子调动工作而送给人事局郝局长的。

《一张戏票》用夸张、调侃的手法，对社会上存在的关系网现象，予以嘲讽与抨击。

曹德权在《答高军》中说，我认为小小说的主要特征，就是一个“小”字，小小说就是小的小说。这里的小指表象，以小见大；这里的大指作品张力，或说内涵，小与大构成小小说的对立统一关系，也构成小小说作家对这一文体特征的突出认识。

我十分欣赏这种观点。

马克思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生活在社会中，必然会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受文体限制，微型小说不可能描写重大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作者选择一张戏票，作为社会关系的切入点，是非常高明的。

戏票虽小，但要得到它也非易事。王教授在众多桃李中，选择了

得意门生市教育局孙局长。孙局长又委托同学陈其——市总工会龚主席是陈其岳父。龚主席拜托自己部下——市人事局郝局长。郝局长又打电话给王教授——郝局长曾为王教授妻子调动帮过忙。王教授一咬牙，花 800 元买了一张黑市戏票，送给郝局长。不料，戏票通过郝局长、龚主席、孙局长传递，又重新回到王教授手上，让王教授欲哭无泪。

我们看到，一张小小的戏票，竟掀起了这么大的波澜，这就是所谓的以小见大。同时，巧合这种艺术手法，比较真实与可信，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新奇感，使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胶布》发表于 1983 年 12 月 3 日，是他的处女作。在我看来，此篇最大的成功，在于胶布这个道具选得好选得妙。我和陈小铃课桌之间用一条白色胶布粘住，作为三八线。这是小说中第一次出现胶布，为第二次出现胶布作了铺垫，埋下伏笔。我打篮球时被对方不小心划破掉了右指一块皮，我强忍疼痛坚持打完上半场。同学们围过来问长问短，陈小铃也急匆匆地跑来，气吁吁地对我说：“给你胶……胶布！刚才从……医务所拿来的，先暂时贴上吧，免得接球时痛”。我们看到，第一个胶布是虚写，第二个胶布才是实写。第一个胶布不仅将二位异性同学之间的表面距离拉大，而且将二人之间的心灵距离拉大。第二个胶布，则不仅将二人之间的表面距离缩小，更将他们之间的心灵距离缩小。实际上，胶布还具有象征意义。第一个胶布充当“第三者”角色，致使二人之间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胶布成为丑的象征。第二个胶布虽然还是“第三者”但这个第三者与第一个第三者，已经有

了本质的区别，它成为粘合他们之间友谊的天使，因此，这个胶布成为美的象征。反映异性之间正常交往的校园微型小说之所以不好写，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的切入点。饶建中将道具作为切入点，是非常高明的。这一方面得益于他对校园生活烂熟于心，另一方面也是他艺术成熟的一种表现。

《婚礼》中的辞海作为道具，既独特又感人。说它独特，是因为，为了这本辞海，姑娘不仅献出了一条腿，更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尽管如此，姑娘仍然在婚礼上，再次奉献他所珍爱的辞海。辞海作为道具，不仅见证了他们之间纯洁的爱情，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纯真的友谊，更象征“爱情永恒，事业成功！”

《圆周运动》中，老王四年前送出去的双喜牌暖水瓶，在两个儿子结婚被作为贺礼收回来后，又在小儿子结婚之际第三次回到娘家。水瓶作为道具，在小说中既展开了情节，又刻画了人物，最终揭示了主题。“作者却是以形象思维对人际关系作了一次深刻而理性的思考：流于形式的缺少真情人际关系交往，就像老王手中的那个暖水瓶，社会效益为零，甚至为负。”（江雪姣语）

《信的风波》中的一封署名张成的信，给这个家庭制造了一波三折的麻烦，好在最后的结局令人满意。

《归宿》中的他与妻子吵架后，一跺脚去省城找昔日情人。可惜，情人旅行结婚去了。从未给妻子买东西的他，破天荒给妻子买了一件羊毛衫。妻子的泪水把抱在怀里的羊毛衫打湿了一大片。从此，二人再也没有吵架了。一件羊毛衫，成了弥合夫妻之间感情裂口的粘合剂。

《妻子，举起了酒杯！》中的我与美丽女孩的一张合影，先是麻烦制造者，后来变为夫妻之间相互尊重与信任的桥梁与纽带。

《两个年轻人和一个收废品的老头》中装了三千块钱的旧鞋子，既是一个道具，又是一面镜子，写出了人性与人情之美。

《茶圣》虽写了张老师的一生，但重点写他与茶的不解之缘。茶作为道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结尾，学生钟查的一封信，更是将茶作为道具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酒圣》中廉洁公仆奖状作为道具，先发下来，又收上去，这种得而复失，令他醒悟，他因此发誓再也不出去喝一口国家的酒了。“李老师返朴归真地回到原先的生活轨迹，这种极富讽刺笔法的叙述，调侃，诙谐，幽默得发人深省。”（溶地语）。《烟圣》中的烟，既是道具，又是媒人，起到了双重作用。

《订报刊》中的五份《中国抗癌报》作为道具，一方面让人忍俊不禁，另一方面又让人思索不已。

《灯光》中的灯光，既是道具，又具有象征意义。灯关作为道具，既见证了他的爱情悲喜剧，也见证了他的小说起伏。灯光，既象征他心情糟糕时的颓废心态，更象征他爱情与事业双丰收的喜悦心情。

《第一位顾客》中那辆天天拆了装装了拆的摩托车作为道具，“真的只是招揽顾客吗？店主是精明的，在想办法引鱼上钩的同时，也在深挖内在苦练技术，于是才有了修车的长龙。”（蒋建明语）

我们看到，道具的作用可谓大矣。

二、结尾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蕴藏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烟圣》结尾写到：“新婚之夜，送走客人，杨丽宽衣催孙老师上床，孙老师说声别急，从柜中把家里所存的香烟全部扔至门外，一划火柴烧了起来，刹时天地一片通红，那场景酷似林则徐虎门销烟一样壮观。杨丽见状，如当年冲上讲台扑火一样，跳下床奋不顾身扑救。孙老师一把拉回杨丽紧紧搂在怀里喃喃地说：为了孩子，也为了你、我。”嗜烟如命的孙老师却在新婚之夜虎门销烟，他的行为既反常，又合理，小说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双重性。

《求医》中他的病被医生治好了，最后得知，医生是个兽医。这个结尾既让人捧腹大笑，又让人沉思良久。

《老王和小王》中，二王相争，最后小王获胜。小说虽然写的是写作，但对于工作学习生活乃至人生，都有诸多启迪作用。

《小包的秘密》中美丽的女大学生，漂亮的坤包里究竟藏了什么东西？结尾才知，原来，包是空的。这个结尾简直是神来之笔，让读者可以发挥想象与联想作用，小说的思想容量为之增大，人物形象为之增厚，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人们在阅读小说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叹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慰。《小包的秘密》之结尾，就具有这种神奇的艺术效果。

《送行》中的乡亲们，将全村唯一大学生送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可去省城的车票卖完了，他不愿又回村，于是住进了旅社。条件虽差，他却十分痛快，因为，“他摆脱了沉重得如同葬礼般的送行。”结尾虽出乎意料之外，却振聋发聩。

《爱打扮的她》中的她，每天总要精心打扮一番。可是，终于有一天，她不打扮了。原来，她丈夫出差了。这个结尾，把她对丈夫的爱描绘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条件》中的他和她就要结婚了，她对他说，婚前每人给对方提一个条件。他听了觉得蛮有情趣，欣然同意了。二人先后提了许多条件，双方都摇头。最后，二人手掌心上写着“只生一个”。这个结尾，既将人物精神升华，又将小说主题提升，达到了一箭双雕的艺术效果。

《最后的选择》中的一对青年夫妻，离婚时准备在野外吃一顿最后的晚餐。结果发现，那个草坪居然是他们最初相爱的地方。草坪，终于唤起了他们过去美好的记忆。

《位置》中的工会干事，在看球时竟然上了主席台。小说最后写到，一位学生将一只小板凳塞到他的屁股下，他才意识到，这才是自己真正的位置。这种结尾意味深长，耐人寻味。

《阳台上的眼睛》中的雅丽，每天清晨在阳台上频繁活动，做出各种姿势，神态妩媚，含情脉脉，以期引起二十米开外单身男子关注。一天清晨，雅丽看到的却是一个空荡荡的阳台！这种反转式的结尾，使失去男人关注目光的雅丽，花容顿时黯然失色。

三、语言幽默，诙谐，富有哲理，给人启迪。

“珊珊的丈夫说他已大学毕业去海南了，人不能光有知识没有金钱，我当年报考高校就是为了今日去海南赚大钱。珊珊看了十分诧异”

莎莎的丈夫说他已在海南上了成人高校，人不能只有金钱而永远

没有知识，我当年去海南就是为了弄钱为今天上大学打好基础。莎莎看了极为惊讶。

后来珊珊收到的是丈夫的钱，她感到很富有；莎莎收到的是柔情蜜语，她觉得很满足。（《珊珊与莎莎》）

夜班路过这里，她总要朝那个窗户望，希望被她称为“福楼拜窗口”有一天再射出银白色的灯光，但这希望之光像流星一般还没来得及划破长空，就消失了。她强忍住泪水，狠狠地咬着牙，似乎要咬碎那无边无际的悔恨、痛苦和悲哀。（《灯光》）

抽烟的档次随他升入中学也升级了，他抛弃“经济”，从“欢腾”跃上“飞马”。（《烟圣》）

当李老师兴冲冲地买了几本得意的书爱不释手地走出书店时，才发现妻子丢了。还算李老师多读了几年的书，在家出发前他就同妻子约定：在旅行途中，不管在哪座城市，无论在何时走散，不要互相寻找，以免失之交臂耗费时间，一律回旅社大本营“会师”。（《书圣》）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切恢复了正常，我何必又引起老吴不愉快的回忆？老吴将全套钥匙和锁都改朝换代了，一定破费不少，我若交出了钥匙老吴不恨我才怪！”（《钥匙》）

“第一节政治课，老师大概是讲团结呀友爱呀什么的。我根本没听几句，注意她的手是否‘越位’了。不错，还是胶布的威力大，整整四十五分钟，她不但没过线，而且还往那边挪过去了一点。”（《胶布》）

“丁大肚着实慌了，他试着一天不吃肥肉，当时也不感觉什么，

可是到了晚上，他肚里挖得慌，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剜了一勺猪油过下锅，丁大肚端起猪油一饮而下，顿时一觉睡到天光。后来他逢人就说：我丁大肚宁愿吃三十年的肥肉，也不愿吃六十年的咸菜。”（《丁大肚》）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29 日）



# 执着的追求和熟悉的校园生活 成就了他的微型小说事业—— 中国大陆饶建中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要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作为校长，你如何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作为微型小说作家，你如何使你的文字也说话？

饶建中（以下简称饶）：我从小就立志长大要当一名教师，经过三年高考，终于如愿以偿考到了能当上教师的九江师专，大学毕业后当上了教师，但我万万没想到还会当上校长，而且当教师不到两年就从事学校行政工作，在县城和省城二所不同的省级重点中学当了八年副校长十一年校长，因此，我对校园生活十分熟悉。二十多年的教育生涯，我是一边做校长一边写微型小说，自然重视校园文化，充分利用墙壁、橱窗、黑板报、广播、校报、校歌等宣传工具，营造文化氛围，告诉别人自己的办学理念 and 治学思路。我每到一所学校都创办了校报和谱写校歌，引导正确的舆论，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其实，我当时选择作家这一行，也是想通过文字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给自己留下美好的历史回忆。俗话说文如其人，我写出来的文字都真实反映了我本人的本质。比如我性格直爽、爱憎分明，反映在我的小说里就语言朴实、无华丽词藻；我思维敏捷，反映在我的小说

里构思巧妙，结尾常常意料之外；我生活节奏快，反映在我的小说里节奏推进也快；我熟悉校园生活，我的小说写校园生活的就占较大比例。

陈：当下校园微型小说精品不多，少量的精品大多思想大于形象，说教味浓，艺术性可读性不强。你的校园微型小说，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深受读者喜欢。在创作中，你是如何做到三性统一的？

饶：我在写校园题材的微型小说时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思想性，因为学校是青少年成长的主要场所，读书是学生成长的重要阶段，因此我必须多写些正面阳光的东西给学生看，帮助他们健康成长。艺术性是小说必备的条件，否则就算不上作品，更谈不上优秀之作，因此每篇小说我会尽力做到精益求精，使语言准确活泼，内涵力求深刻。可读性是青少年阅读最想要的，现在的学生功课多，没有更多的时间看小说，特别是不看那些读不下去的小说，因此我注重构思的巧妙，注重故事性，尽量使情节一波几折，激起学生的阅读欲望，比如校园作品《茶圣》、《酒圣》、《烟圣》、《书圣》等。总之，我在写校园小说时首先是想到思想性，负面的东西坚决不写，然后再考虑值不值得写，写出来后会不会给学生带来艺术享受，最后才是在迸发的灵感基础上构思可读性的曲折情节。

陈：道具是一篇小说不可或缺的元素。你的小说道具信手拈来，对于展开故事情节，刻画人物，提升主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小说中的道具，是否有生活原型？你是如何选择道具为小说服务的？

饶：我小说中的道具都是生活的原型，也正是这种道具是原型的才让我有了创作的灵感。如：胶布、辞海、开水瓶、票、信等。是因为我看到了发生在生活中这些道具本身呈现出来的巧合性、趣味性和故事性，我才会一下子记住它，并在这些道具上动脑筋，紧紧抓住这个道具去构思小说。然后尽量让道具在小说中多次巧妙出现，让它起到一个连接小说情节的轴心作用。因为我创作前所看到的道具已具备了小说的原素，所以只要在艺术上再进行加工，充实道具的故事性，这样的道具自然就为整个小说服务了。

陈：不少小小说理论书上是这样给你下定义的：“饶建中是中国新时期较早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1992 年就出版过个人小小说专集《饶建中小小说集》。”是什么原因使你走上文学之路？

饶：上小学时我看到语文老师口若悬河的分析每篇课文时，就发誓长大一定要当个作家，要写出更好的作品由别人来评价我。我的创作生涯始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那时刚上大学，心高气盛，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也试过电视小品、小话剧、诗歌、散文，当我神圣般地寄给几家报刊不料很快就被退了回来，我立马又寄给别的刊物，结果只是多了一张千篇一律的退稿单。屡寄屡退，几个来回弄的我筋疲力尽。当我意识到自己不是写小说的料子这辈子当不成作家时，偶尔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了一篇只有近千字的小说，心想如果这么短也称之为小说，我可以比它写得更好，于是就写了一篇只有 600 字的《胶布》，果然于 1983 年将要在地球上消逝的那天在《九江日报》一炮打中，当收到报社寄来的二块五角钱时，我真正意识到这是一篇标准的小小

说。与此同时，众多报刊上出现了许多像我一样短的小说，并冠之为“小小说”，我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地走上了小小说创作的“贼船”。后来我索性专门写千把字的小说，并装着城府极深的样子，在每篇作品前旗帜鲜明地注明“小小说”的字样，结果一发不可即收。后来我才知道尽管我国小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上千年，但小小说真正兀然崛起火起来成为小说家庭的一个正式成员，也就那几年的事，而我正遇上那个年代成为了幸运儿。现在已在全国各地发表了小小说 300 多篇，多次在《小说界》、《青春》、《中国校园文学》、《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百花园》、《小说精选》、《教师博览》、《青年博览》、《格言》、《天池》、《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江西日报》中露脸，多篇作品入选《世界华人微型小说双年选》、《中国大陆微型小说家代表作》、《中国当代微型小说代表作》、《全国小小说大奖赛会佳作精选》、《全国小小说年底评选奖作品集》、《微型小说三百篇》、《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等书。5 次获全国小小说征文大奖，已出版《饶建中小小说集》、《生命的旋律》、《最后的选择》、《阳台上的眼睛》、《小包的秘密》等五本个人小小说专著。

陈：你在《小小说之缘》一文中写道：“写作是件很快乐的事，我一直这么认为，她象恋爱一样，有一种令人心醉的激情，它通过文字本身使情感得到一种歇斯底里的宣泄。但写作也不是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的，我相信灵气，它与生俱来，没有就没有，生气也没用。我这人缺点不少，但思维敏捷，擅长幽默，喜欢胡思乱想，而小小说需要的正是这点。反映不敏捷的人千万不要弄小小说，小小说需要灵

感。我曾经几次特意关起房门坐下来想上半天一日，结果事倍功半，偶尔胡弄几篇也‘卖’不出去。我便使自己轻松起来，顺其自然，谁料创作灵感反而爆发在平时的生活中。后来我再也不主动构思了，正如恋爱时我从不主动追求对方而等待女孩的主动追求。”请结合你具体作品谈一下灵感是如何产生的？

饶：写微型小说真的需要灵感，我的灵感常常是在看、听、做、思中产生的。比如我的处女作《胶布》是我1982年大学毕业刚分到中学教书时，我看到一个男同学划男女“三八”线，不是同别人一样用刀在桌上刻出线条，而是用胶布贴在中间，我突然觉得值得一写：用胶布而不用刀说明他爱护公物，而且还有改正的可能，改正时只要把胶布撕掉就行了。代表作《珊珊和莎莎》是我办公室的两位刚结婚不久的青年女教师，她俩玩的很好，一见面就有好多话要说，但谈的更多的还是自己的丈夫，都说丈夫在单位上如何能干，在家如何爱自己。我听了好笑，因为她们都没说真话，她们的丈夫在单位上混的不怎么样，其中一个就住我家附近，经常听到小两口吵架打架。平时我也经常看到许多女人会违心的夸自己的男人。为什么女人都会这样好要面子虚伪呢？我在构思中就把当时社会上流行下海的现状结合起来写，结果一投到上海《小说界》就发表了。《最后的选择》是我和几位同学去一个农村同学家吃豆粩的真事，因为豆粩还没熟，我们就到田野里转转，转累了想坐下休息，但找了好几块草地都不理想，最后还是坐在当初选择的那块草坪上，这事触动了我，晚上回家我就把选草地与选择婚姻联系起来写。《小包的秘密》是看到电视中一个摩

登女郎挎着小包的特写镜头而突发的奇想，我想起当年我工作的工厂，有个县长的千金上班也是挎着一个很时髦的精致小包引起了大家羡慕的眼光。当时我选了很多结尾，但都不理想，最终我写小包是空的，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4 月 29 日）

# 营造自己的精神花园——中国

## 大陆吴军论

吴军，男，笔名东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70后实力派作家，作品语言风趣，手法灵活诡异，结尾耐人寻味。已出版《绝活》、《浮云》、《浮躁的世界》、《棋逢对手》、《五色土的故事》5部微型小说集。小说《错爱》、《我的父亲曾国藩》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现为湖北省作协会员。

吴军小小说集《绝活》，我看过多遍，最感动我的，莫过于《乡村故事》。

的确，民风淳厚的乡村，是美丽故事流传的源头。

吴军是湖北省监利县经济与信息化局领导干部，整天与经济工作打交道，他凭着扎实的基本功与刻苦的钻劲自修完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管理课程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本科课程，工作之余热衷写作。他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年，对农村、对农民，怀有深深地眷恋。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根在农村。”《偷儿刘三》的神秘、《二娃》的神奇、《闹鬼》的喜剧、《追梦》的空灵、《神医》的绝活、《讨债》的秘诀、《桃花盛开的地方》的美丽、《阿哐》的惊险、《独臂五爷》的传奇，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深深地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吴军作品之所以能够进入读者的心田，这得益于他掌握了写作技

巧。

吴军作品大多构思巧妙。《讨债》中的泼皮无赖李老板是当地出名了负债主，他欠的钱没有一家能够讨回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凭着一颗正直善良友好的仁爱之心，制止了一起非法绑架案，从而用自身的实际行动感化了铁石心肠的李老板，讨回了李老板付出的第一笔也是最后一笔债。作者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层层剥离，开展情节，展示冲突。最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作品的结尾。看似平淡，突则巧妙，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令人回味无穷，再三把玩。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吴军十分重视语言的学习和锤炼，其作品语言十分传神。“急疯了二狗在牛尾上绑着火把，狠狠几鞭在牛背上猛抽；那头平时温顺的老花牛一声惨叫，象发狂似的猛闯，二狗媳妇一声尖叫，从牛背上抛下来，下身血肉模糊……”（《阿哏》），这里，寥寥二百多字，把个无可奈何而凶狠残暴的二狗；痛苦不堪而死里逃生的二狗媳妇，还有那忍辱负重伤心落泪的老花牛，刻画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二人一牛，呼之欲出，令人击掌叫绝。

从某种意义上讲，小小说是空白艺术。吴军深谙此道，他的作品总是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白。《偷儿刘三》中的刘三可谓神偷。榆村的粮库上了几道锁，日夜有几十号人轮班看着。锁未开，粮库周围屋顶好好的，而粮库里有限的粮食却总是减少，刘三到底怎么进入粮库的？是飞檐走壁，还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这些，作者未交待，读者自然无从知晓，吴军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懂得言犹未尽的道理，



留下诱人的悬念让读者与作者一道进入二度创作领域，引起读者的共鸣，这是吴军用心写作所达到的美妙效果。

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世俗的矫揉造作，名利场的纷纷扰扰，商业化的狂轰滥炸，让我们无所适从。

吴军的《浮躁的世界》，则为我们营造出独特的精神花园，滋润我们日渐麻木的心灵。

《浮躁的世界》色彩斑斓，既有风花雪月、风流多情的饮食男女，又有自强不息、有所作为的商海骄子；既有浮躁驿动、想入非非不安分的男人，又有单纯可爱涉世不深的青春少女；既有世间凡人骚动的浮躁，又有都市醉生梦死的多情男女；既有对历历往事的深情回顾，又有对人生世相的辛辣嘲讽。

湖北省荆州市作协主席黄大荣在《现代人需要一面观照内心的镜子》一文中指出：“文化的缺失，精神的缺失，尤其是思想的缺失，成为了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发达国家贫穷国家，无论上层人底层人的流行病。”

在文学日益萎缩的背景下，吴军仍能固守那块文学的绿地，营造出自己独特的精神花园，的确难能可贵。

除致力于文学创作外，吴军还创办了自己的个人网页——东吴文学网，引起很大反响。

深圳著名作家张黎明来函祝贺，把它作为友情链接。同时把东吴文学网作为友情链接的，还有来吧文学网、呼啦啦网，大橡树小小说作家网、小小说星空网等全国知名网站，中文在线网、中华读书网等

全国知名网上图书馆，纷纷为吴军开辟专栏，并签订协议，为其网上售电子版图书。

中国文坛已进入“马拉松”时代，不仅出作家的渠道各式各样，而且作家的年龄也无大小之分，彼此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全国究竟有多少人，在参加这场“马拉松”，恐怕谁也说不清。

凭吴军对文学的虔诚与执著，相信他一定能跑完文学“马拉松”大赛，笑到最后。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4 日）

# 日出江花红胜火——中国大陆

## 吴军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小小说集《棋逢对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所创新，引起小小说文坛关注，请介绍此书情况。

吴军（东吴文学网站主编，以下简称吴）：我的小小说，大都取材于生活中的一个片断、一个侧面，有时甚至是一丝情感上的颤动。要写好小小说，这就需要作者有尺水兴澜，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飞来横祸》写的是发生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政治事件。乡里分来两个“右派”指标，但谁是右派呢？领导只好召开会议，进行投票选举。可怜两个无辜者，因尿急暂离会场小解，不想等他俩返回时，已被众人选定为“右派”。

我用看似轻松的黑色幽默，凸现了那个荒唐年代里的荒唐事，让人审视人性的扭曲和丑陋。

除了这种凝重、充满张力的作品外，集子中也不乏那种娱人耳目、博人一笑的轻喜剧。《闹鬼》不足五百言，一点愚昧，一点落后，还有一点狡黠的戏谑，这些构成了一幅古朴的乡村画卷。我没有摆出一副智者的面孔，去搞唯物主义说教，而是在作品的结尾，让一头走失的驴出场，使人们在笑声中，认识到闹鬼的虚妄无稽。

写小小说最忌枯瘦、干涩，流于千篇一律的故事梗概。我的《棋逢对手》，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有些篇章轻松舒缓，如风轻云淡的散文；有的穿越历史时空，惊悚悬疑；有的如围炉拥坐、娓娓道来……总之，我力争以娴熟的技巧、深邃的智慧、多姿的表现形式，为读者充分展示了这一文体的魅力。

我此次出版《棋逢对手》，《五色土的故事》，没有请任何名人作序来粉饰、包装，开卷便是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是一本“裸体”书，展示的都是自己真实的东西。

陈：东吴文学网站在众多网站中脱颖而出，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你个人创办网站的目的何在？网站是如何运作的？网站发展态势如何？

吴：监利文联专职副主席万东方在《吴军与他的东吴文学网站》一文中写道：“当你用手指在互联网微机上轻敲‘东吴文学’四个字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立即会在你的眼前呈现，纯文学的滋味如同欣赏一首轻音乐，把你的思绪引向文学的天堂，那就是湖北省青年作家吴军的东吴文学网站（[wj.jianli.net](http://wj.jianli.net)）。”

青年作家吴军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一脸忧郁的神色显得与其实年龄不甚相符。自幼酷爱文学，并没有想过以后会成为作家。相反，他曾多次做过成为美术家的梦。

初中时代的他因为美术作品频频得满分，而对绘画到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地步。学过素描、白描，临摹过古代人物人画像、芥子园画像、名家山水画，专攻过简洁明亮的钢笔画。初中毕业后，不是因为家庭

原因竟差一点进了湖北省美术学校。

生于七十年代却对六十年代的事情了解得甚是透彻，如亲身经历一样，有着切肤之深的了解，这以他的小小说《偷儿刘三》为代表。中国作协会员、著名小小说作家凌鼎年曾评价：“三年自然灾害时他还没出生，不可能对那些生活有切身的体会，但他笔下那个年代的生活甚至比挨过饿、受过饥、体会过饥饿是啥滋味，甚至亲眼目睹过饿死人的有些作家的作品写得更到位，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与吴军的悟性有关，他善于人物细节的描写，在细节描写上善于展开丰富的想象，触情于理，使人物跃然纸上。

吴军的小小说创作为时并不早，最早的一篇始于一九九九年，或许是一种歪打正着，那时他正热衷于散文与杂文创作，文章写了不少，然而发表甚微。也许是《荆州日报》与《荆州晚报》对自己的“乡土作者”情有独钟吧，一连发表了吴军的六篇小小说，最早的一篇就是《绝活》，此举大大的激发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热情，偶后《检察日报》、《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刊》、《金山》等杂志相继发表或转载吴军的作品，使吴军的作品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〇〇〇年，可谓是吴军的一个丰收年，他的作品《绝活》获全国青年作家杯征文二等奖，同时小小说作品集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湖北省作家协会吸纳他为会员，为他创作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舞台。

吴军最初毕业于一所财贸中专，尔后进修于中南财经大学工业经济管理专业，目前，正在攻读法学专业研究生，在一所行政单位从事

工业经济管理工作。平常忙得不亦乐乎，白天根本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工作，如果不是第一本作品集《绝活》的出版，单位里的同事根本不知道吴军还在从事文学创作。

从事创作的吴军艰苦但不觉得累，所谓苦中有乐，在从事中篇小说《别问我是谁的女人》创作时，当时他的感觉就如一泄千里的瀑布，从黄昏六时到凌晨六时，他一气呵成，全篇一万二千字，行云流水。第二天只是简单地梳洗后上班，感觉还挺好。创作中篇小说《远山》时，他正在所在县的一个乡里蹲点，也是每天夜晚创作，不管是作废的材料纸还是过时了的报告稿，只要见到缝隙，他拿来就写，到了一种痴迷的程度。等工作组结束时，他领回了两件东西：一件是先进工作组的牌匾，一件是一麻袋小说草稿，令同行的工作队员大惑不解。

家庭出生微寒的吴军，谦虚谨慎，好学上进，当第一部作品集《绝活》出版时，广西师范大学的一名对小小说非常钟爱的学生王浩在暑假期间千里迢迢跑到监利欲拜之为老师。吴军淡淡一笑拿出一套中国四大名著赠与他，说这就是我的老师，令王浩激动不已，如今王浩已在文学创作上初有成效，时常与吴军保持联系。

在业余空隙里，他学会了电脑，为自己的作品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舞台，在一位热心朋友的支持下，他创办自己的个人网页——东吴文学网，很快引起大的反响。

深圳知名作家张黎明发函祝贺，并把它作为友情链接，同时把东吴文学网作友情链接的有来吧文学网、呼啦啦网、大橡树小小说作家网、小小说星空网等全国知名网站，中文在线网、中华读书网等全国

知名网上图书馆为吴军开辟专栏，签订协议为其网上售电子版图书。

如今的吴军以东吴文学网为自己与外界交流的平台，交四方朋友，会八方豪杰，并小有成就，电视剧本《我的父亲曾国藩》、《错爱》被拍摄成电视连续剧。已出版中篇小说集《浮云》（中国文联出版社）、纪实文学集《浮躁的世界》（中国文史出版）、小小说集《棋逢对手》（大众文艺出版）、散文集《五色土的故事》（内蒙古人民出版）。诗歌集《异香》、长篇小说《大师》在网上与一著名出版社达成协议年末出版。

最后，我们由衷地祝愿东吴文学会成为荆楚文学最亮的风景线。

陈：监利小小说现象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教授穆爱莉，2008年4月8日慕名到监利，专访监利小小说作家群。湖北日报连续发了三篇文章予以报道。我撰写的评论《监利有群小小说家》，分别在中国作协会刊《作家通讯》，《湖北作家》，《金山》，《写作》，《芳草》，中国作家网，湖北作家网等强势媒体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监利小小说领军人物之一，请你展望监利小小说作家群未来。

吴：监利地利形胜，物华天宝，人才辈出，古籍浩瀚，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有史以来，监利人民就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丰腴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监利小小说作家应当立足监利现实，把握时代主题，并把它同继承荆楚优秀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树立凌云之志，以深邃的历史目光和崭新的时代眼光，以独具艺术灵性的审美眼光，洞悉社

会大变迁，新旧大碰撞，关注风云流美与民生疾苦，放歌民族精神，用手中之笔描绘家乡日新月异的新气象，写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优秀作品，回报社会与人民，无愧于作家这个神圣称号。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4 日）



# 快感、苍凉和反思——中国大

## 陆杨崇德论

杨崇德，男，1965年10月出生于湖南怀化。1992年业余从事小小说创作。至今，已在《湖南文学》、《四川文学》、《山西文学》、《黄河文学》、《时代文学》、《青岛文学》、《剑南文学》、《短篇小说》、《佛山文艺》、《喜剧世界》、《瀚海潮》、《百花园》、《芒种》、《牡丹》、《红豆》、《杂文报》、《文化时报》、《武汉晚报》、《作家与社会报》等300余家报刊上发表小小说作品800余篇，有作品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杂文选刊》、《作家文摘报》、《文摘报》、《青年文摘》、《故事会》等刊物转载，并有作品入选《微型小说三百篇》等丛书。创作体会文章入选《中国小小说作家百人谈》一书。多篇作品获奖。作品已被改编成连环画和轻型音乐剧。数篇作品被黄冈中学等全国10余所重点中学作为高三语文高考冲刺考题。现供职于湖南省农行。系湖南省作协会员。2010年出版个人小小说集《故乡的云朵》，全国销量突破2万册，分别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湖南省图书馆列为藏书，广受社会好评。

杨崇德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有三：

一、擅长运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感人至深。

怎么今天还不去上学？会迟到的！父亲说。父亲正在猪圈里掏猪

粪。我说：我不去。为什么？父亲放下手中的耙，从猪圈里钻出来。我说：肚子痛。我说这话时，顺便将手放在肚子上，脸上装出平时肚子痛的样子来。父亲把我拉过去。我顺势坐在父亲膝盖上。父亲的手掌伸进我怀里，贴着我的肚皮，摸来摸去。父亲一边摸，一边问：哪里痛？这是《1973 年的病》中第一次对父亲作白描描写。我装肚子痛不肯上学，父亲信以为真。一个“摸”字，将父亲对儿子的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在父亲背上闭着眼睛轻吟着。阳光刺激着我的眼缝，我觉得父亲已经下完了狗斗坡，该爬杉木坳了。我说：我现在不痛了，我想下来自己走。父亲说：那怎么行呢？父亲立住脚，用力将我往上耸了耸，我的身体在父亲背上向上移了一大截。我的屁股被父亲那双大手牢牢兜住。父亲脖子上已经流了汗。这是小说第二次对父亲作白描描写，“我的屁股被父亲那双大手牢牢兜住。父亲脖子上已经流了汗。”仿佛一幅图画，将如山的父爱描绘得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这时，我看见父亲从怀里掏出两本书，一本是我的《算术》，一本是我的《语文》。父亲说：放学的时候，我到杉木坳来接你。父亲从没读过书，但是他把我读书当成他的一切。后来，我成了村里唯一的大学生。而我的启蒙老师，却是我一字不识的父亲。这是小说第三次白描手法写父爱，父亲从怀里掏出两本书，是小说的文眼，将父爱推向了极致，完成了对父亲形象的塑造。《1973 年的病》与朱自清的《背影》，有异曲同工之妙。

房里的灯黑着，梅子在里面叫了一声：你这个鬼打的，吓我一跳！天豹说，在房里懒着，灯也不开。梅子抱着身子像风一样走出去。梅

子说，一进屋就往房里窜死，吃饭了！天豹就当没听见。天豹要洗澡。天豹拉下灯绳，打开衣柜取衣服。这时，他看到了爹春生。春生穿着短裤缩在衣柜里，两眼骨碌碌的。天豹瞪着死鱼般的眼珠子，在衣柜前一动不动。天豹说不出一句话。倒是天豹爹春生拉着长脸说：牛回来了？此时的天豹脑袋里什么都没有，哪会有牛呢？天豹脑袋里正在灌毒气，那气就像天边翻卷的云，一个劲地膨胀，然后“轰”地一声，炸开了，天豹的脑袋被炸成一块平地，什么也没有，只是嗡嗡地叫。这是《故乡的云朵》中的一个精彩画面：父亲与儿媳有染被儿子看见了。此时此刻，儿子怒发冲冠，却没有破口大骂乃至大打出手，而是“脑袋被炸成一块平地，什么也没有，只是嗡嗡地”。父亲呢，尽管“两眼骨碌碌的”，却还摆出一副长辈的架式：“拉着长脸说：牛回来了？”小说结尾写道：“一年后的一天，天豹来到哥哥青山家。天豹从裤兜里掏出一卷钱，放在桌子上，说：哥，娘死七年了，我想给家里找个后娘，这点钱算是我出的，我只有这么多钱。天豹眼睛睁得圆圆的。天豹眼珠里翻卷着一团白云，云中夹了些血丝，像一道虹。青山一把搂住天豹。两兄弟的肩膀同时耸动起来。”尽管老子对不住儿子，儿子仍在替老子作想，但儿子心中的火仍然存在。这里，采用白描手法将天豹对父亲既恨又爱的矛盾复杂心态，揭示得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母亲小住长沙时，正碰上我们单位声势浩大搞提拔。我作为一名老科长，也在参与行列。那段日子，母亲天天笑咪咪的，仿佛我就是未来的县长。一天晚饭后，母亲将我叫到儿子的书房，小心地关上门，

然后从布袋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摊开后，里面是一扎钱，整整齐齐的。母亲说，松崽，你们单位要提拔人了，你就拿这些钱送送领导吧。我说，妈，你这是怎么了？母亲说，现在都这样，当个村长都要送东西呢，更何况是省里，妈帮不了你什么，这是 2300 块钱，你拿去送吧。我真没想到，我纯朴善良目不识丁的母亲竟也会这样。我自然不肯收下母亲辛辛苦苦攒下的钱。说实话，我连领导的家门开向何方都不知道。母亲见我不肯收，很不快活。看着母亲那模样，我还是最后收下她 2000 元。后来的几天里，母亲总是催着我把钱用出去，吩咐着我给领导买些烟酒。母亲还特意交代说，富阳的酥糖好吃，要我到商店看看，有没有富阳酥糖，给领导买点送去……。《母亲的电话》中，目不识丁的母亲感人的形象就是通过打开她攒钱的包来描绘的。尽管儿子没有动母亲的钱，尽管儿子没有当选，但母爱的力量却使儿子泪流满面。

二、巧妙利用道具和对比手法，针砭时弊，揭示人性的贪婪与罪恶。

吴达 3 岁那年，母亲偷偷跟着一个收山货的男人下了山，从此一去不返。自打救了那条小黄狗后，吴达的生活仿佛充实了许多。一个月后的一天，收兽皮的男人提着两瓶白干，说是要与吴达一醉方休。吴达先是肚子痛，接下来就鲜血直流。阿黄见状，冲着那个收兽皮的男人狂叫。吴达微微呼喊阿黄的名字。阿黄跪在吴达跟前，使劲地摇头摆尾。吴达说了句阿黄你要保护你嫂子，便一命呜呼。阿黄守着吴达的尸体狂叫，黄豆般的泪珠翻滚着……狗叫声引出了收购店里那

个男人。男人一眼就看准了是阿黄。阿黄仿佛也看清了这个男人就是几年前陪主人喝酒的那个。阿黄的背部已被撕开一大块皮，露出了两排疤痕斑斑的狗牙印。阿黄两眼红得像血球。以牙还牙。突然，阿黄趁势朝地上一滚，扑地一声，一口咬住了大狼狗的下喉管，接着就是亡命地撕扯……没等男人收好枪，阿黄不知从哪里跃了出来，一口咬着男人的右手。顿时，男人的两根指头被咬掉一大截。男人捧着血淋淋的右手，嗷嗷地叫。围观者呆若木鸡。阿黄再次扑入男人的腿间，“咣”地一声，男人双腿跪在地上，裤裆里血流如注。男人的弟弟赶来了，端起枪对准拼命外逃的阿黄。“砰”地一声，阿黄左腿被打成两截。阿黄拖着那条断腿，惨叫着朝鸡公山方向跑。男人的弟弟扶起男人时，才发现男人已失去了男人最重要的标记。后来，有人在鸡公山上吴达的坟前看见一条死狗，那就是阿黄。《阿黄》中的狗作为道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与吴达相依为命形影不离；它见证了被吴达救起了生命女人的背叛全过程；它用生命与害死吴达的男人殊死搏斗，最终将凶手之根去掉；即使死了，也要永远陪在主人身边。与狗相比，背叛吴达的女人，害死吴达的男人，显得多么渺小啊！

牯爷的名声在家河一带挂上号，是因为他那副身板。快 70 岁的人了，看上去并不显老，身架子抵了两个后生。马家河镇有一条常年不涸的河，河床不宽，时常有小船在游动。村里的男男女女都会习水，把这条小河划动得很沸腾。牯爷简直就是一条水龙。牯爷每次下河时，河边岩石上捶洗衣服的女人们往往会避而远之。牯爷下河能推波助澜，经他一折腾，水波会恰到好处地波及到河边的女人，弄得河边的

女人们要么湿了胸，要么湿了腿。女人们就骂牯爷是水牯。牯爷和那个女人还没来得及结婚，就死了。那是一个雨天，牯爷扛了一箱货上船。船板滑，牯爷的脚也滑，稳不住，便滑进了河。牯爷没力气扳开那密密麻麻的船底。他起不来了。《被雨淋湿的河流》通过前后对比，写出了牯爷的悲剧人生。而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别人，却是他心爱的女儿。尽管女儿物质上满足了牯爷的愿望，但精神上尤其是感情上却扼杀了牯爷的需求，导致悲剧发生。牯爷之死引发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孝子孝女，如何才能使老年人生活幸福快乐的再认识再反思。

一场雨下来，灰尘被冲得无影无踪。弯弯曲曲的山道里尽是一些裸露的石子。雨后的山间，空气格外清新。偶尔几声鸟鸣，让人好不惬意。弯陡的羊肠道上，两双鞋在衡量：草鞋在前，皮鞋在后。草鞋被磨得很薄，后跟有些儿破损；皮鞋亮锃锃的，很是晃眼。皮鞋的位移在陡道上逐渐变小。那张蜗牛背托着那副“吱嘎”担子在使劲往上爬。“叭——”担子散落成四个包，包儿顺了路道一直滚到皮鞋边。草鞋人跌进了杂草丛中。两个人的队伍来到马家溪枫亭口。这是路人在马家溪地段走村过户的起点。草鞋人将担子迅速压在了皮鞋人肩上，自己则在后面横了衣襟擦汗，尔后又摆一幅悠闲的样儿。皮鞋和草鞋在马家溪大院中间移动着。马家溪的村民个个眼红，纷纷夸道：满福爷，您可真有福气哟，养了个好儿，城里能当官，乡里能挑担……《担子》中的草鞋和皮鞋作为道具，将父子二人的动作、行为、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而对比手法的运用，则将父子二人血浓于水的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父亲在荒无人烟的山路上一路挑着担子，而到了人群密

急的地方时则将担子交给儿子，让儿子给乡亲们留下一个美好难忘的印象。这个举动将父爱描写得既真实感人，又与众不同，令人拍手称快。

三、从平淡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新意，给人不少生活启迪。

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妻子不在家的夜晚》，集中体现了这种特点。妻子不在家的夜晚，高先生家里炸开了锅：洗澡中途，突然停水；上床后失眠，凌晨三点才入睡；水龙头未关，家里淹了水并殃及楼下；睡到上午 10:30 才醒，迟到二个半小时要罚款几十块。小说告诉我们：没有女人的家，不像一个家。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有一则顺口溜写道：“娶了老婆真是累，洗脚揉腿带捶背，捶完之后哄她睡，她吃饭来我来喂，她不满意我下跪，仿佛万恶旧社会，把把都是辛酸泪，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话虽调侃，却也道出了一些家庭的实情。不管怎么说，男人离不开女人，女人也离不开男人。男人与女人，共同组成了世界。男人与女人，共同组成了家庭。男人与女人，共同繁衍了后代。没有男人或没有女人，世界不复存在。没有男人或没有女人，家庭不复存在。没有男人或没有女人，人类不复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女人的一半是男人。阴阳互补，才构建了人类社会最美的图画。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刘老栓生日那天，亲自将给他家带来吉祥的丹桂树砍断，儿子大惑不解，刘老栓伤感地说，成金呀，其实我也舍不得砍这棵丹桂树，没办法呀，因为它腐败了，空心了，不砍不行！过了很久，刘老栓又

说，成金呀，你可要给我记住，树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呀！不管你的官有多大，只要心腐败了，随时都会倒下的。这话像一道电流，电击着刘成金全身。刘成金觉得手里的斧子越来越重，越来越沉。慢慢地，它仿佛要将自己拖倒在地。通过刘老栓砍空了心的丹桂树，使儿子刘成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重新做人。

强强虽然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城里工作，可他后来一直没进过城。我的农民兄弟强强在他的农田里播洒着他的汗水，收获着他的收获。强强在我们面前从未透露过他的任何困境，虽然他的农田需要种子，庄稼需要肥料，他宁愿上山烧木炭卖，也不会轻易开口向我们要钱。强强这身骨气，让我爹极为欣赏。爹就常常把我们给他的零花钱，暗暗地投到了强强兄弟的田野里去。《农民兄弟》中的强强不仅有骨气，更有孝心。昨天，老家有人进城来，说我的农民兄弟强强三天卧床不起了。问起原因，老家人说，前几天的清明，强强给我们爹娘扫墓时，不小心用刀子伤着了腿，流了很多血……我把这事告诉给我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姐。他们都觉得有点大惊小怪。我说：清明节，爹娘在山上等着我们回去呢，我们却一个个呆在城里。好在我们的强强兄弟代替我们做了护坟祭奠的事。现在强强动弹不得，难道我们就没有理由去一趟曾经养育过我们的老家么？听了我的话，他们个个都很木然。妻子没有因我对哥姐的口气而责怪我。她和我谈到了我们的农民兄弟强强的婚事。强强也不小了。他该有个自己的家。但是，强强的孝心却并没有感动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哥姐。略感欣慰的是，我和妻还在关爱强强，准备给他家的温暖。《农民兄弟》既抒写了异性兄



妹之间纯洁无私的爱，也批评了异性兄妹之间的自私自利，让我们在感动之余若有所思。当下，上亿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有人据此认为：“现代化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拥有固定的土地了，带来的转变不仅是小农意识的改变，更深层次的是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和情感联系的破坏和重塑。”（《向古典和传统的农民致敬》——莫言畅谈新作《生死疲劳》，《检察日报》2006年1月27日）在亿万农民纷纷逃离土地的背景下，强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强强也许没有读过艾青的这句诗，但他却懂得珍惜爱护脚下这片神奇的土地。当今广大农村，像强强这样对土地如此眷念者为数不多。因此，从这一点上来说，强强为眼下农村人物画廊又增添了新的面孔。“当所有的人逃离了土地，当所有农民把土地抛弃之后，我觉得一个社会也是非常危险了。”（莫言语，引文出处同上）在所有人都选择逃离土地时，作者对坚守土地的强强大加赞赏，实际上也是对逃离土地人的一种亲切呼唤。小说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强强虽着墨不多，但其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吃苦耐劳，心地善良的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小说叙述如行云流水，从容不迫。短句较多，力求句式变化，使人产生阅读快感。

（载中国作家网6月17日）

# 用心去感受泥土的香味儿——

## 中国大陆杨崇德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1973 年的病》写得形象生动，感人至深。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杨崇德（中国当代百位小小说名家之一，以下简称杨）：我是一个生在大山里的孩子。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以及弯弯曲曲的山坡是我儿时最熟悉的环境了。我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有念过书的辛勤农民。在那片山水相依、父母相怜的土地上，不知道有多少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难以言说的天真和亲情。《1973 年的病》是我儿时的一个真实缩影。它影响了我一生。小时候，我是一个较为内向的孩子，在全村十几个同龄儿童当中，只有那么一、二个人能够与我为伍。我常常一个人捧着柴刀穿越在家门口对面那片丛林里蹿来蹿去，搜索着弄回去就能燃烧的干柴。如果再翻过几座山坡，就是一条长年不涸的山溪。溪水很清。喝起来很甜。溪里有成群结队的小鱼，我们那里都叫它白肚鱼。白肚鱼儿常常游弋在清水潭里，或者躲藏在奇形怪状的石缝中。潭水不是很深，抓起来很是有机会，也很容易上瘾。因此，用土方子去药山溪里的白肚鱼，那是我们那一带孩儿们干大事业的一件重要活。村里没有学校。村里离大队有近 6 华里的山路，坡很陡。村里的很多孩子不喜欢天天走那条爬得让人气喘吁吁的山路，当然就不喜欢去读书

了。村里调皮的孩子常常在半路途中改变了方向，他们不是去学校，而是往山溪里跑。虽然我没干过那种事，但打内心里我也很想去。白肚鱼的诱惑真是太大了。可是，1973 年的那个夏天，我为了能跟调皮的孩子去药鱼，一个谎言把自己弄得骑虎难下。我要感谢我的父亲。他在我的谎言里，是那般真诚，那般慈爱。是他用一片让我感动终生的特殊父爱，治好了我的逃学病。如今，我那个 300 多人的村庄，靠读书出来的只有 3 个人。我就是参加工作最早的一个。当然，我绝对不赞成用读书的方式去抹杀儿时五彩缤纷的梦。但到了今天，与我同龄的伙伴们无一不在后悔。他们后悔自己小时候为什么不努力读书。他们甚至也在自己的儿女们面前后悔着自己。我觉得他们再怎么后悔，也都无济于事。至少，他们应该学学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没念过一天书。可他知道该怎么去尊重和鼓励自己的儿女。

陈：王蒙在《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一文中写道：“文章应该是活人写的充满生活气息与生命力量的话。你可以写口语、方言、俚语、俏皮话；也可以偏于书面雅言，哪怕夹杂文言，但是，你的文章里应该有你的体温、脉搏、心跳与爱憎。你的文章应该能够令人感到你的特点、你的个性、好的活跃的思路。你的文章里应该有你对生活的新发现。文章的魅力在于它发现了生活。生活的魅力在于它解释与充实了文学，也受到了文学的感染与启发。”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结合具体作品与创作实践阐述微型小说的魅力。

杨：王蒙老师的话，显然是大师语录。我觉得，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就应该将自己的作品定位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当然，我也

看到了某些文友，他们企图通过另类方式写作，带有“戏”写的意味。可我不喜欢那种写作方式。我还是要反复王蒙老师那句话：文章的魅力在于它挖掘和展示了生活。离开鲜活的生活，企图通过调侃、毫无边际地折腾之法，用作品来挑逗人，取笑人，这是不严肃的创作手法。我不敢肯定我的每一篇小小说都有原型，但至少我每一篇作品的创作欲望都源于生活中的某一个点眼。我只是站在这个点眼上去拷问、去发挥。比如：我的作品《在我们回城的那个晚上》，其实就是一个事实的事件。1997年，我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搞了一年扶贫工作。这篇作品所写的内容就是我们三名扶贫队员在扶贫结束、第二天即将回城的那个晚上，我们请了扶贫村的几位村领导吃饭。这是我们三个扶贫队员自己掏钱请的，也算是回报村里的几位领导对我们扶贫工作的支持而已。可他们打心里不是这么想的。他们认为我们本应该请他吃一顿，他们甚至认为我们打着扶贫的旗号，弄了一些钱没给他们。他们暗地里通知了他们的家人陆陆续续来赴宴。当然，他们的家人三三二二赶来时，我们也是打心里欢喜。人就应该真诚坦露。当后来他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分摊宴请款时，他们对我们却是另眼相看了。在后来的一两年里，他们常常派人送一些红薯、南瓜、小鱼儿之类的土特产来。这就是我和他们的亲情。这就是中国农民的亲情。我的这篇作品虽然揭示了农民身上那种让人哭笑不得的生活习惯，但我觉得这种习惯真让我感动。我不是厌恶它，而是打心里喜欢它。感谢我有那么一段难得的生活经历。

陈：在我看来，你的乡土小说代表了你的最高成就。乡村人物、

语言及故事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指出：“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予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因此，如何超越故乡使作品更上一层楼，就成为你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杨：陈老师，你这是抬举我了。在国内，写小小说有一批高手。比如南京的滕刚先生。滕刚的作品，是我最看好的小小说作品。读他的作品，真让人产生心灵上的颤动。他就是不断地拷问我们的生活。我一直坚持自己的写作信念：要写作，就要肩负着一一种责任，哪怕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太刺激他人的神经，只要作品里包含着一种责任，就值得我去为之努力；要写作，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离脱了生活中原生态的东西，凭空想象，肆意发挥，我没那个本事，即使弄出来了，我觉得那也没什么太大的价值。我今后仍然想在小小说写作方面继续努力，但我想，我的写作范围可能仍然放在农村和官场。王跃文先生是我的老乡，我们曾经工作的地方只隔一条迎丰路，他的官场作品真是有韵味，因为他熟悉中国的准官场。我不期望我的作品能起到多么大的作用，我只是希望，我的作品不要弄伤了读者的眼睛。应该让读者看了以后，有一丝儿感触，那就是万幸了。农村生活有苦有乐。今后，我应该多写一些乐事。这是我必须注意的创作方向。

陈：用文学书写农民工，表现他们独特的生活经历，成长经历，揭示他们与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将他们载入文学史册，是作家的一种责任。作为农民的儿子，你更有责任在作品中表达文化程度较低、生存立足艰难、文化生活贫乏的农民工的诉求。

杨：农民是中国社会中最大的群体。农民的痛苦，是中国最大的痛苦；农民的快乐，才是中国最大的快乐。关注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也是大家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是英明的，每年的第一个红头文件都是“三农”问题。大家应该深刻领会。现在最怕的就是跑调儿、做样子。如果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每个乡都能够严格落实中央精神，我相信，中国农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中国作家们的心态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陈：现代小说从奠基者鲁迅开始，乡土小说就显赫的登上了高雅文坛。鲁迅之后，乡土文学依然繁茂，但继承并发扬光大者却寥寥无几，而在思想文化上的掘进几乎就没有进行。关键问题就是创作者本身的贫乏，他们原来就没有人文关怀，更没有对文化的深入思考，比较优秀的作家也只是满足于现象的描述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你的乡土小说之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你准备好了吗？

杨：我曾经写了一大批乡土题材的作品，都是写我最熟悉的生活片断。尽管我从 1987 年起就在地市级的小城市里工作，但我还是非常关心农村。因为我的家人有 95%以上的都生活在农村。因此，不管我走到哪里，农村仍然是我的家。每年春节，我都会回到农村，到村里的老前辈家中坐一坐、聊一聊。我喜欢打听他们的生活，我更喜欢

通过他们的嘴了解周边村民们的生活。我不喜欢把作品建立在虚无缥缈的完全虚构之上。总得要有一个生活原型来刺激我，让我去发挥、去提炼、去感慨。在金融部门工作的几十年里，我有心观察一些非纯真的官场生活。因而，在我后来的作品里，我更注意写官场上的一些事儿。我觉得，中国的官场，需要规范。特别是在用人问题上。有些做法真叫人呕心！我的小小小说的写作范围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形色色的官场；另一个是朴朴素素的农村。读一读官场事儿，你会觉得有些人简直不是人；读一读农村事儿，你会觉得不是人的简直成了人。我不是专业作家，我没有太大的创作压力。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准备不准备的问题了。总而言之，有了快感，我就喊。这种呐喊，应该是每一位文学创作者的一种社会责任。

（载中国作家网 6 月 17 日）

# 抒写浓浓的乡土风貌——中国

## 大陆熊立功论

熊立功，男，1965 年生于湖北红安，大专学历，政协红安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曾种过田，学过手艺，教过书，现为红安县华家河镇政府公务员。业余爱好书法和文学创作，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小小说学会会员。担任小小说作家网“湖北版”版主，中华微型小说网《中华微型小说》（电子刊）版主。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人大报》《湖北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芳草》《青岛文学》《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辽河》《小小说大世界》《故事报》《黄冈日报》《作家林》《问鼎》《新课程报语文导刊》《农村新报》《中国小小说作家》《鄂东文学》《小小说月刊》《鄂东晚报》《网络文学》等 80 多家报刊杂志公开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 100 多万字，中篇小说《骨肉》获得全国“将军杯”大赛一等奖；小小说《秘方》获得“湖北省第二届网络微型小说”大赛铜奖；小说集《生存》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了《红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选》；多篇作品入选文学选集、选刊。

熊立功是一位生长于鄂东北的乡土作家，从教师到乡镇干部，二十余年的写作，一直着眼鄂东北乡土风貌笔耕不止，把“草根”文化表现得绘声绘色。特别是他的微型小说创作风格与艺术特色，无不渗



透着鄂东北文学的乡土色彩。在他小说专辑《生存》中，微型小说篇幅就占了 60%。其间，一股乡土暖风扑面而来，可以嗅到鄂东大地的泥土芬芳，体味到那醇厚绵长的乡土情思。

他作品的乡土情怀不仅仅表现在自然景物、地域环境的描写上，而且表现在题材选取、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人物性格、风土习俗、人文景观等多方面。作品在叙述事件，塑造人物，绘景抒情方面，颇见功力。语言大方得体，以简洁、短句见长，如风，浅；如云，淡；如水，秀；如山，明。具有一种自然、朴实之美，读他的小说，有一种平易感，无拘无束，自由畅谈，如同家人、朋友茶余饭后的余资闲聊，诙谐风趣。小说中的语言更是如乡下农家小吃，有清清淡淡的小炒；有土灌炖的腊肉骨头一般，嚼之味浓；有油捞的花生米一样，落嘴一嚼，浓香四溢。自然道来，娓娓动听地说开去，或如流水行云，珠落玉盘；或如林间小唱，歌出鸟语花香。篇篇作品无斧凿之痕，无造作之态。

塑造人物准。他利用工作之便，与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干群打交道，对其共性与个性了如指掌，塑造的人物，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农家妇女，无论是主宰万物的人类，还是任人主宰的鸟兽虫鱼树木花草，都演绎着高尚，蔑视着凶残，虚伪与卑鄙，象《杀戒》中的老和尚，《灵性》中的叶儿，《晨跑柳》中的晨跑柳等等。有血有肉、刻画的人物呼之欲出，经过细密的观察，打磨而凝聚成形，令我们如临其境，如见其人。

编织故事精。故事从生活中来，是熊立功的强项，他在农村这个

万花筒里生活了四十多年，丰富的阅历，敏锐的灵感，老到的笔锋，使他如履春风，如鱼得水，扬扬洒洒，奋笔于股掌之中。《我是一条青鱼》中的青鱼，面对危险、艰难，顽强地生存下来，克尽职守地为主人服务，最终还是被狠心的主人交换掉，给人无尽的思考。作品精短，在《短篇小说》发表后，被选入《华人小说精选》。有人说：“立功的小小说像吃包肉丸的饺，满口香，满嘴油，余味无穷。”

提炼语言活。他善于以纯厚质朴的方言、土语，写风土人情，民俗乡约，其情节与语言诙谐风趣，入木三分。这是他与广大基层群众鱼水情深，须臾不可分离，自然与农民有着共同语言。文如其人，他的民间口头语言经常闪烁在字里行间，如：“爬出井口，跑到半路的老艾，被一块撵上来的石头亲了一口。”（《老艾住村》）；“哦，还得多谢你哩，这多年，你都忘了。今日，你不光记得我，还花钱买这么贵重的鱼。其实，只要你心中有我，就知足了，记不记得我的生日，不是好重要的。女人的话轻轻的，柔和和的。”（《知足》）；“是你个狗种啊，石盘！把我老子吓得一身冷汗……”（《狗性》）等等，无不透出一股浓浓的乡土气息。

社会责任强。熊立功的小说，正如他出版发行的《生存》这一本书的标题，篇篇展示的是草根人物的命运，生存状态。翻开小说，风物是原生的，语言是土俗的，人物是粗放的，他关注的是一切生灵的生存。人要生存，树要生存，鱼要生存，阳光之下，热土之上，一切的一切，因生存而美丽，因生存而痛苦，因生存而呐喊！生存是美丽的。象《送煤的》中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送煤者和他的那个收养的智障

孩子，把一车煤从一楼搬到五楼，几块钱的收入吧，但送煤者和他的智障孩子就是靠这些收入在城里生存下来，他们是辛苦的也是幸福的！

生存是艰难的。像《索赔》、《无欺》、《哈秃》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在用他们的感同身受向我们讲述生存艰难的哲理！

生存是高尚的。任何的生命的过程，都是趋向完美趋向高尚的过程，立功的小说，无论是基层干部，还是农家妇女，无论是主宰万物的人类，还是任人主宰的鸟兽虫鱼树木花草，都在用他们的生存演绎着高尚，蔑视着凶残，虚伪与卑鄙，象《杀戒》中的老和尚，《灵性》中的叶儿，《晨跑柳》中的晨跑柳等等。只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只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只要有一颗奉献之必，那怕我们的生存有诸多的困厄，高尚和美丽会让我们感到温暖！

熊立功多年来在国内外各类报刊、杂志发表了很多文学作品，并结集一部分中短篇以及小小说，予以出版，以飨读者。他的小说原生态的东西多，既是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的缔结，也是作家的“根”之所在。在字里行间，他的乡土意识是很强烈的，也有着极强的社会责任感。他将自己的思想深深地融入了这种乡土意识的“根”之中，具有浓烈的乡土气息。要么采摘现实生活中贴近时代生活、紧扣时代脉搏的一枝一叶；要么再现浩瀚历史长河的一点一滴。内容充实、简约精致、可读性极强，一个个作品，或针砭时弊，或启迪心智，或不断提出新的视角、新的思想，给读者诸多人生与艺术启迪。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15 日）

# 让文学之根在故土里蔓延——

## 中国大陆熊立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读你的小说，感觉有一股乡土暖风扑面而来，可以嗅到鄂东大地的泥土芬芳，体味到那醇厚绵长的乡土情思。你小说中的乡土情结与乡村情感源于何处？它对你创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熊立功（以下简称熊）：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吃红薯粥、南瓜汤、萝卜饭，喝山泉水长大的。爷爷 12 岁挑扁担，养家糊口；裹小脚的奶奶双膝跪地干活；父亲长年的肩挑背扛，让背变成了一具犁；母亲三拜五叩到高山庙宇，为生病的孩子讨神丹妙药。还有，为了讨一口饭吃，傻哑巴代人去坐牢；为了得到一个女人的笑脸，哈秃担起几百斤重的担子……这就是我的父老乡亲。他们为了生存，用自己朴素的感情，用自己辛酸的汗水，甚至血和泪，把甜、酸、苦、辣，演绎得淋漓尽致。一幕幕，一个个，有血有肉、催人泪下的故事，深深地震撼着我，让我不得不为他们鼓与呼。

陈：荣获中国湖北第二届网络微型小说大奖赛“铜奖”的微型小说《秘方》，写得很有特点，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熊：爱国题材，民族英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秘方》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大山深处，有一个郎中家，世

代为医，治病救人。在帮助病人减轻痛苦的同时，自己一家人过的日子也安稳。其中，郎中家延续下来，并作为招牌的“神丸”，竟是一种用萝卜丝做成的药丸。为了保护做“神丸”的秘方，郎中在日本鬼子讨要秘方时，面对敌人的残酷拷打，大义凛然地说“开玩笑，我祖上的东西，岂能随随便便给人看的，让人要的！”致死也没有让日本鬼子得到秘方。我被郎中的一种民族的气节，深深地打动。在感动之下，就把郎中作为主人翁，一气呵成地写了出来。在不到 2000 字的行文之中，我采用了白描、素描的手法，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日寇面前，不卑不亢，视死如归，彰显了一种民族气节、民族气概（摘自网友张敬忠的跟帖）。”表现出来。虽然作品没有在写作上玩技巧，但跟帖的网友李爱国说“完全可以作为一篇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支持！好！好！好好好！”

陈：《马桥词典》中，乡土，特别是乡土语言，成了乡土文化中最有趣也最富有历史深度的缩影和索引。表面上，马桥是一个静态的存在，惟有“局外人”的视角，才可能将现代文明对马桥的影响看得如此透彻，并获得丰富的诠释。在写作中，你如何向那些乡土作家们学习，锤炼自己的语言？

熊：运用乡土语言、生活语言和群众语言，是我多年写作形成的习惯。主要受两方面影响。一是向大家、前辈学。上个世纪 20 年代初、中期，最早登上中国乡土文学高地的现代作家，无疑是鲁迅先生。他的作品，我不仅仅在教科书上读，还托人帮我找。浅读，深读，一遍又一遍，为他作品深深地折服。还有，后来的贾平凹先生，其《秦

腔》堪称时下乡土文学的挽歌。他们的乡土文学，有几个共同之处。地域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厚；语言风格独特，艺术底蕴深厚；社会责任感强，价值取向明确。二是向身边的人学。我的家乡和我工作的地方，地处大别山腹地。这里民风淳朴，语言朴实而不失大雅。有一些语言，看似土俗，实则内涵丰富，如“打不赢”叫“敌不过”等。我认为，乡土文学，乡土语言里的土，是方言和土话、乡土气息、风俗习惯、乡土生活，以及作者通俗性的笔调。乡土文学是乡土里生根发芽的产物，或谷，或麦，或鲜花，人们热衷，人们离不开。这样，我在文学语言上，就始终植根于鄂东北这方红土地，力求以朴实生动的群众语言，作为养料，写出群众通俗易懂的、喜闻乐见的作品。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15 日）

# 万绿丛中一点红——中国大陆

## 赵悠燕论

赵悠燕，女，1968年10月出生，浙江省作协会员，迄今已在《百花花园》、《飞天》、《小说月刊》、《天津文学》、《文学港》、《天池小小说》、《金山》、《短小说》、《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安徽日报》、《青年博览》、《新世纪文学选刊》等全国几十家报刊发表小小说数百余篇，其中部分作品被《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特别关注》、《文学报·微型小说选报》、《才智·才情斋版》、《大河报》等报刊转载，并被选入《时文选萃·2006年度中学生最喜欢的锐利小小说》、《2008中国年度小小说》、《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2009中国年度小小说》、《2009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100篇小小说》、《2009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100篇微型小说》、《2009年中国微型小说年选》、《中学生创新阅读·2009名家精品微型小说排行榜》等各种选本，曾获第六、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二等奖等奖项。著有微型小说集《烟情迷漫》。

赵悠燕出道时间不长，小说却写得比较有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情中有景，景中有情，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斜阳西下。一江如平坦大道绵延千里，水光潋艳中，反照着天

际火红的晚霞。江南渡口处，有木船横斜，一老翁独坐船头，眯着眼，似在打盹。江边芦苇如密密丛林，仿佛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秘密。蓦地，扑喇喇从芦苇丛中飞出几只水鸟，如受惊吓般，停落水面时兀自惊慌地左顾右盼。江面被冲荡成一圈一圈的水波，夕阳光随着水波不停地跳跃着。老翁的唇角有了笑意，张开眼，站立起来，把篙子撑入水中，一使劲，船就靠近了岸边。”（《船渡》）冬天的夜幕过早地降临了，外面喝喜酒的宾客陆陆续续地散去。惠菊坐在屋内，两支喜庆的蜡烛火苗不断地往上窜，还欢快地随风腾挪跳跃。墙角边，颈上挂着红布条的大公鸡抖动着红冠子，不时咯咯叫几声，还伸出爪子在地上漫不经心地搔几下。惠菊走过去蹲下，抚摸了一下它那漂亮的羽毛，低声说：“快啦快啦，等乔桂回来，你就可以自由啦。”（《惠菊出嫁》）

## 二、细节描写细腻逼真感人。

惠菊嫁到乔桂家时，他正出海打鱼。于是，她只能和小姑一同拜堂。等呀等，终于等到了消息。乔桂的船在海上遇到风暴翻了，乔桂连尸骨都没撩着，这是渔民最惨烈的死法。此时，小说有一段细节描写，将惠菊悲痛欲绝的情状描绘得十分逼真与感人。“此时的惠菊，眼皮红肿，脸色苍白，下嘴唇抖动着，满脸都是眼泪鼻涕，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她站起来的时候身子晃了晃，但还是立住了。泪眼朦胧中，见一个人手扶一根毛竹，面对大海不断地摇晃着，顶梢上的箩筐里正是那只陪她度过洞房夜的公鸡。”（《惠菊出嫁》）男人家外有家，因此，买东西总是两份，一份妻子，一份情人。下雨天，妻子出差，情人幽会，拿错了伞。晚宴上，妻子火眼金睛，发现自己的蓝伞与另外一个



女人的伞调了包，一切真相大白（《蓝绸伞》）。这种结构，凌焕新教授称之为“发现—>突转式。”有了这个预想不到的发现，按常规必然产生两人分手的结局。但小说未这样写，而是写二人继续在一起生活。这有些出乎读者意料之外，但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两人同床异梦，貌合神离，分开是迟早的事。首届获奖作品吴富明《带伞的女人》，与第三届获奖作品赵悠燕《蓝绸伞》，都写女人与伞，各有千秋。不过，男人写女人，和女人写女人，还是有所不同。赵悠燕《蓝绸伞》细节描写更细腻更逼真更生动。灯光昏暗的夜晚，女人居然能够发现伞上的补丁。补丁只是比原来的颜色稍深了些，依然逃不出女人的一双慧眼。说到底，这还是一种爱情的力量。这个细节是小说的“眼”，可谓神来之笔，它既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又极好地刻画了人物。情人的胆大与疏忽，女人的机智与细心，男人的背叛与自负，通过这个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

### 三、运用对比手法，凸现人物性格特征及命运变化。

《惠菊出嫁》中，通过三次对比，把惠菊悲惨命运展现在读者面前，让人对她产生深深地同情。第一次对比是，惠菊与小姑拜堂成亲。第二次对比是，惠菊与公鸡共洞房。第三次对比是，乔桂出海打鱼死了，只有台旁帐篷里白色的蜡烛摇曳着，中间的一个稻草人，上面贴着乔桂的生辰八字。乔桂活着出去，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只有一个稻草人。《蓝绸伞》中，女人发现男人背叛了自己后，并未河东狮吼，相反，表现得异常沉着冷静。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女人内心世界可谓翻江倒海苦不堪言，却又无处诉说。女人越是显得若无其事，表

明她内心世界越痛苦。表面的镇静与内心的伤痛，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反差，人物复杂矛盾的性格特征得以彻底展示。这是女人外表与内心之间的对比。男人买了两把伞后，心里暗自得意：一把伞就能哄住妻子。谁知，问题就出在这把伞上。可悲的是，男人自始至终不知道女人已经掌握了他的秘密，仍生活在侥幸之中。这既是男人的不幸，也是男人的悲哀。外表的热与内心的冷，在男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是男人外表与内心之间的对比。有了女人自身和男人自身的对比，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对比就一目了然。女人对爱情的忠贞与男人对爱情的背叛，女人的大智若愚与男人的自作聪明，就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 四、语言华丽、优雅，形容词用得恰到好处。

“在这幢白楼的右侧前方，有一大片宽阔的草坪，那儿有绿树、鲜花，还有偶尔飞来的鸟扑楞着翅膀在其间飞翔、追逐，夕阳如情人温暖的手指抚弄着她的脸颊、发梢和肩膀。”（《永藏我爱》）“斜阳西下，草长莺飞间，一老一小站于一孤墓前，老人抚着墓碑上的字，喃喃自语：‘老哥，我和孙子看你来啦！’墓草随风摇曳，如地下老人的应答。”（《船渡》）“雨就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女人眼里的泪淅沥不断”（《蓝绸伞》）一语双关，表面上是写江南梅雨季节雨水多，实际上是暗示女人泪水多，而且，这种泪水只能往心里流。一把小小的雨伞，承载的份量竟是如此厚重。从伞面上蜿蜒而下的除了雨水，更有泪水！

# 面对人性与心灵的写作——中 国大陆赵悠燕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描写女性尤其是悲剧女性的小说比较有特色，引人注目。《蓝绸伞》  
和《惠菊出嫁》是这方面的优秀之作。两篇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否有生  
活原型？你认为造成女性悲剧的原因有哪些？什么时候女性才能真正  
获得解放？

赵悠燕（浙江省作协会员，以下简称赵）：其实，《蓝绸伞》的创  
作来源于一把伞。那年正是梅雨季过后，很多人家都在太阳底下晾霉。  
我看到有一户人家晾出了一把别致的伞，像我小说中描写的那样，这  
顶伞给我一种婉约的美。虽然写的是婚外恋，但整体看起来比较干净。  
至于《惠菊出嫁》，则是在我们海岛，很早以前曾有过这样的风俗。  
虽然没有具体的人物，但通过想象，便生成了这样一篇小说。写得比  
较压抑，有些人看过后还流下了眼泪。

就我小说中的女性而言，惠菊所处的嫁夫随夫的时代，女人是没  
有感情可言的，她们只是生理上的性别工具和繁殖工具。时代的局限  
性与封建礼教，以及男权社会的背景，使她对自己所处的悲剧的根源，  
缺乏足够的认识，最后只能听从于命运的安排。《蓝绸伞》里的女主  
人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个人生活自由的时

代，但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婚姻双方共同生活的基础，于是，两个人的婚姻出现危机。

也许，女性自我价值得到最大和最完全的实现时，妇女才算真正得到解放吧。我记得有一年某位女作家参加政协会议后跟网友聊天，她说参加会议的女性委员总体还比较少，不到三分之一，什么时候女性象我们所说的半边天，占到总数一半左右的话，标志中国女性获得更全面的解放。其实，现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无论是受教育的程度还是参政议政等方面。虽然目前男女不平等的情况还存在，但是正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陈：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了这个世界，阴阳互补构建了社会和谐之美。你描绘女性生活的小说细腻逼真感人，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在保留这种优势的前提下，是否准备挖掘一下男性的内心世界？

赵：其实，我的小小说中也有很多反映男性题材的作品，比如《梦里有你》、《双面人》、《是谁偷走了我的语言》、《天意》等等。男人的内心是个丰富的世界，他们粗犷豪放、洒脱豁达。在社会转型的今天，男人作为社会和家庭的顶梁柱，现实的挫败感和失落感比以前更强。与女人的感性脆弱不同，男人更理性、冷静，他们特有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以及关注现实的心灵震撼和人生况味会非常精彩。作为女性作者，用文字去把握男人的内心世界，跟男性作者写男性，应该会有截然不同的风格。

陈：在文学创作中呈现阴衰阳盛现象。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你认为女性作家写作的优势和劣势在哪里？

赵：出现这种现象，其背后有着极其复杂而深刻的原因。我想，一个正常而健康的民族人文系统，应该刚柔相济、比例均衡。事实是女作家虽多，但真正优秀的女作家少。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些流传于世的作品作者都是男作家。

文学是感性的，它特别契合那种体察细腻、感受敏锐、情感丰富、充满幻想的心灵。女人往往都有着比较细腻的感情和敏锐的洞察力，文字能够表达她一生没有说过的话，或者成为释放压抑心灵的工具。从“一粒砂中看世界，于半瓣花上说人情”，大概，这就是女性作家的优势吧。

虽然女性敏感细腻，但大多没有男人理性。当然，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好的作家应该是个中性人，作品强调的应该是他的人性，而不是性别意义。他（她）在创作的时候，应该跳出自己的性别意识，这样，才能在写作各种各样的人物中游刃有余。

陈：巴金说过：“写作是一种欲望的倾述，一种幸福感的满足。”你如何理解巴金的话？写作于你而言，是一种什么？

赵：现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比以前不知丰富了多少，但还是有很多人感受不到幸福。外部引诱东西太多，人就缺乏内心生活，缺乏幸福感。而写作可以弥补这种不足，它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

写作是精神的，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于物质世界的欲望。写作于我而言是什么呢？好像没怎么想过。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是水，是阳光，是美丽的风景，是我最亲爱的人。因为，这些让我滋生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陈：王蒙说：“读小说像和别人聊天，可以排遣孤独，排遣寂寞。没有文字滋养的民族是苍白的。”你同意他的观点吗？你希望自己的小说成为什么？

赵：读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可以排遣孤独和寂寞。对我来说，几乎可以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而且，那是一件非常美好和美妙的事。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文学和艺术是可悲的，也是荒凉的。加缪说过：“文学不能使我们活得更好，但文学使我们活得更多。”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真正的热爱文学，就不能带着很强的功利性和目标性，否则，写出来的作品也不会有很长久的生命力。我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够用解剖的方式去解读人心和人性，而且，它必定是真正来源于我内心的东西。

陈：谈一下你近期的文学思考。

赵：我想，文学意味着担当和责任。只有担负起多角度、多层次、多色调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责任，才具有意义。在这样一个多元化的时代，现实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的空间，我希望今后能多去叙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人情和伦理之美，叙写生活里冷淡中的温暖、毁灭中的希望。

# 在生活的海洋中撷取美的浪花

## ——中国大陆陈振林论

陈振林，男，1973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入围“中国小小说50强”，荆州市学术带头人，荆州市骨干教师（曾获荆州市高中语文教学比武一等奖）。冰心儿童文学奖获得者。系荆州市教育学会会员、全国中语会课堂教学研究中心会员、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研究会理事、《创新作文》特约编辑。现任教于湖北省一省级重点高中学校。

教学之余，不辍笔耕。在《中国教师报》《德育报》《现代教育报》《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月刊》《语文世界》《中学生学习辅导》《新课程研究》等报刊发表《剑指09高考作文》《文学作品阅读探究类题解题技巧》《文学教育对学生素质教育的影响》《在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素质》《语文笔记三步法》等150多篇论文；参与编著“创新作文”丛书一套，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参与编写《中学同步作文训练》高一、高二年级分册，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在《文学报》《南方周末》《读者》《青年文摘》《芳草》《短篇小说》《当代小说》《新青年》《教育时报》《小小说月刊》《现代教育报》《中国教师报》《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公开发表文学作品近百万字（《短篇小说》2000年第2期、《小小说选刊》2007年

第6期对其作过介绍)。个人出版有诗集《青果》、文集《风，轻轻地吹》、小小说集《锋利的刀口》《父亲的爱里有片海》和《阳光爬满每一天的窗子》(此书获2009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

繁重的教学之余，他又不辞辛劳地做着学校一报一刊的编辑工作，培养了不少文学幼苗。也许是长期同孩子们打交道的缘故，振林始终怀有一颗虔诚圣洁的真心和童心，并用这颗天真无邪的爱心，观察社会与生活，解剖社会与人生，写出了一篇又一篇秀雅隽永、清丽明媚的美文。

陈振林微型小说常常写生活片断，以片断显示全貌，有其自身独有的特色和魅力。夫妻两人生活的时间长了，俩人的长相极其相似。这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狗日与狗耳鬓厮磨，其习性竟与狗相似：“狗日趴在地上舔着吃，吃完了就会抱着狗玩，和狗亲嘴。有时，竟跟着狗们去野地里寻吃的，和狗在柴垛子旁困上一夜。有人仔细看过狗日，脸瘦了，嘴长了，耳尖了，身上长了些毛，倒是很像狗了。”看罢《狗》，读者一方面忍俊不禁，另一方面又为作者的高超艺术手法叹为观止，折服不已。振林独具慧眼，写出了典型环境下的“这一个”人物。狗日的特殊行为方式、语言习惯、思维模式、外貌特征，被作者那支生花妙笔描绘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但是，这还只是表层的，更深的，在于揭示了人的异化这样一个重大的主题和思想内涵，同时，还显出了狗日内心深处的复杂情感，使得狗日这个形象别具一格，与众不同，因而具有极大的震撼力。身为叫化子的九公，却做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舍身救人！九公的英雄行为，乍看似



乎有些突兀，细细品读则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九公读大学时，曾牺牲自己的青春才华，帮助相好考上大学，后被无情无义的相好抛弃，受刺激而成为疯子。《九公》写出了九公的悲剧人生，鞭挞了人性的堕落和丑恶，同时，赞美了人性的伟大和无私，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生活是一首歌，要想唱好这首歌，不一定要金嗓玉音，重要的是用平常的心态，唱出真挚的感情。如此，歌声更能打动人。《最美的天使》中，没想到，朱臣哭了起来：“老师，一进到这个班我就数了的，我们班上的学生和老师一共有五十九人，我想送给每个人一个爱心，我只差六个爱心了，就让我还做一天吧……我爱这个班级……也许，过几天我爸爸妈妈又要离开这座小城到另外的地方打工，我就再也见不到你们了……”我一惊，怔在了那儿。原来，他是我们最美的天使。最美的天使，原来就在我们身边，但很多时候我们却忽略了。

生活是一杯茶，只要细心品味，就可以从苦涩中尝到甘甜，从平淡中感受到温馨。

史蒂文缓缓地站了起来，说：“我们亲爱的同学凯特，20多天前被确诊为血癌，她就请假去治病，但是这种病得化疗，化疗就必须剃成光头。我们可以想一下，凯特治病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啊，可是，她挺住了。她剃成光头，就她一个光头，走进学校走进教室时又要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呀？于是，在第尔老师的建议下，我，还有罗斯、约翰逊、杰克等6个同学就想到了我们每个人能不能都递成光头呢……”不等史蒂文说完，教室里已经响起了整齐的叫喊声：“光头

美丽，光头美丽。”《光头美丽》不仅让同学们从苦涩中尝到甘甜，从平淡中感受到温馨，也让成年人更进一部读出了什么是人间真爱。

“老黑啊，你刚才是不是称错了，”一旁卖苹果的中年妇女说，“六个，怎么只有三斤多一点啊？还有，石榴的价儿不是三元一斤吗？”“呵呵，我就是想让这小子占点便宜，”瘦黑汉子回过神来笑着说，“我一看这小子，准还没找好工作，肯定还没女朋友，和我家的小子也差不离吧，我那小子，上半年就去了上海，打电话回来说，工作也没个影儿，唉……”《成熟的美丽》仿佛一幅街头风景画，让我们充分领略到了石榴之美，比石榴更美之人之美。

生活虽是一杯苦酒，但同样可以酿造出美丽的甘甜。父亲对我说，“这孩子今年 16 岁了，看上去只有 10 岁吧，他就是 10 岁那年检查出来得了白血病的。6 年了，前两年我和他妈妈还在四处借钱为他化疗，维持孩子的生命。可是，一个乡下人，又有多大的来路呢，该借的地方都借了，再也借不到钱了，只能让孩子就这样拖着。前年，他妈妈说出去打工挣钱为他治疗，可到现在倒没有了下落。孩子就这样跟着我，我和他都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时日不会很长了。孩子就对我说，爸，我想去看看大海。父子的心是相连的。我感觉，孩子也就在这两天离开我，我卖掉了家里的最后一点东西，凑了点路费，坐火车来到这座城市，又到了这海边小屋子，眼看就能看到海，满足孩子的心愿了，可是，可是……”父亲哭了起来，低沉的声音。《父亲的爱里有片海》让人们懂得了苦酒同样可以变为甘甜，懂得了父爱如山的真谛。

振林的小品文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美不胜收。当你生活遇到挫折时，请读振林的《像鲨鱼般生存》，文章教会你“鼓起你的自信之帆，咬住你既定的目标，奋勇向前，你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出奇制胜，成为生活的强者”。当你工作有压力时，请读振林的《给自己压力》，你就会豁然开朗：“压力是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的催化剂。给自己压力，你就能开启你的人生之泉，源源不断喷出你人生的激情；给自己压力，你就能让你的汽车在人生路上跑得更快，更稳”。当你为爱痛不欲生时，请读振林的《爱，没有号码》，你会悟出爱的真谛：“握紧手中的幸福，用心品尝快乐的每一天。因为：爱，没有号码！”《“家”中的“数学”》、《骑好人生的自行车》、《不要太远，也不要太近》、《学会放弃》、《你做哪只青蛙》、《不要让自己太轻松》、《另一个自己》、《舞者》、《留一点余地》、《生活是首歌》、《快乐其实握在自己手中》、《年龄，属于自己》、《月季花开》、《快乐其实很简单》、《翻过日历》等等文章，从生活不同的侧面，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琐事中，挖掘出闪光的思想，阐述一个个鲜为人知的生活哲理，启迪人生，鼓舞斗志，慰藉心灵，振奋精神。

生活是一条奔流的大河，不遇明岛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旅行》透过一件极其平凡而琐碎的小事，使读者明白这样一个道理：人生啊，就是一次旅行。你的旅行包里想装的东西越多，你就会感到越累。很多时候，你想摘取离你天远的那颗星，你就会活得更累。顺其自然，其实就是一种真实，一种快乐，一种真正的生活。

生活是一块坚硬的宝石，锲而不舍地打磨，匠心独运地雕琢，它

就会光彩照人。

振林年纪不大，文章却很成熟很老道，很优美。

振林坦言：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寻找一种拯救灵魂上岸的方式——我选择了文学。

写作是一种灵魂的行走。优秀的作家都是带着灵魂写作的，振林亦不例外。随着振林对社会理解的更加透彻，他的作品会更加有穿透力，会在读者脑中打下更深的烙印。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1 日）

#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中国大

## 陆陈振林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你的职业是教师，在学校教书育人时，你如何使“学校的墙壁”也说话？在写作时，你如何使你笔下的文字也说话？

陈振林（湖北作协会员）：有人说，作家写作要进入社会。这话没错，但学校也是一个缩小的社会。看起来，校园的一草一木是无情的静止的，但因为有了学生有了教师，有了刻意捕捉的眼光，她们也就活了起来，多情了起来。在学校，只要你留心，到处都是故事，到处都有情感。你和你的学生的一个教育故事，也许就是一篇好的小小说。或许，一个教师与你的一次交流，也就只是两三句话，一个笑话也可以，那也是你写小小说的素材。

做教师，更有写作的优势。教语文，那就更有利了。学生写作文，你得教学生怎样写。学生开始写了，你不会闲着吧，那也得动起笔来。这个时候，也是写作的好时机。写出来了，和学生说一说，探讨探讨，学生进步了，你的收获也不小。教学之余，再对自己的作品来点深加工，也许就是一个精品了。

陈勇：在我看来，细节是微型小说之生命与灵魂，许行《立正》中伪连长听见蒋介石三个字就立正敬礼，《客厅里的爆炸》中水瓶之

突然自行爆炸，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生活中你是如何发现与积累细节的？在写作中你又是如何选择与使用细节的？

陈振林：细节在生活中俯拾皆是。一件事是细节，一个人是细节，一个微笑是细节，一句话也可以是细节。举手投足，细节皆有。用眼睛看，用心来品味，细节就成为了你微型小说中的俘虏。

想象是我们的武器。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想象将细节写得更细，这当然得借助手中的生花妙笔了。细节是微型小说的灵魂，但这细节不是直观化的，得对她进行加工、打磨，赋予她以“意”。正如一朵漂亮的花，送人的时候，得选准对象，得选择方式，让这朵花的美丽更有价值。细节穿上了“意”的外衣，才成为微型小说的生命，成为微型小说的灵魂。

陈勇：爱，是贯穿于你小说的一条主线。这种对生活的爱，对人的爱，尤其是对学生的爱，使你写出了一批优秀之作。这种爱，除了与你的职业有关，是否还有其它原因？你小说的风格今后是否会发生变化？

陈振林：我的微型小说创作，肯定与我的教学与我的学生有关。这是我微型小说创作的源泉。做教师，没有爱是不可能的。爱是教育的根基。另一个原因，一个作家心中如果有爱如果有正义，他一定可以写出作品的。我用双眼观察社会的时候，我与我的朋友或者不熟悉的人谈话的时候，我总是用爱与正义这两把尺子来量一量，我总是用审美或审丑的思维来想一想。因之，我写出了几篇还算满意的作品。

我写作的风格以后大概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继续写校园生

活，继续关注人的成长，继续拿着爱与正义的尺子。如果说变化，我的语言上也许会有些变化。多些幽默，多点词藻，让我的微型小说多点绚丽。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我们会心收获更多。

陈勇：“一篇小小说，如果没有生动的细节，那就只是如小学生一般的记叙文；如果没有思想的深度，那充其量也不过是个精彩的故事。”这是你在《从细节着手，向深处挖掘——如何让小小说凸显亮点》一文中说的话，很有见地。请结合你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陈振林：这个观点其实是很多小小说作家共有的感受。这其中的两点，在我看来，是小小说的致命处。一是没有细节，细节就是一篇小小说中最夺人眼球的宝贝。没有细节，一篇小小说不可能精彩。我的《褶皱》中，男人和女人结婚不久女人就意外出轨了。男人出差回来，男人最好的朋友就告知了这一消息。男人买了件裙子作礼物送给女人，可是那裙子上有了褶皱。细节就在这里：

女人一接过裙子，就感觉到了这条裙子的华美。女人的手移到裙摆出现褶皱的地方，手不动了。男人就笑：“导购小姐说我送你的这条裙子不会有褶皱的啊，怎么还是有了褶皱。也没什么，用熨斗略略烫一下，就恢复原样了。”说着，男人就拿过了熨斗，认真地替女人熨起了裙子。

“你看，你看，熨得多好啊。穿在你身上，一定是光彩照人。”男人将熨好的裙子递给女人。

女人笑了，很甜蜜地。

原来夫妻之间也是有褶皱的，宽容一些，以退为进，何尝不是一

种好的处理方式。

小小说《黄老师》的黄老师，总是忙着他这样或那样的生意，但在最后，出现了一个细节：

“做老师，做老师好哇……”黄老师说。我分明看到他厚厚的镜片里有团雾气似的。

其实，黄老师的心里总是想着做一名优秀的教师的。

小小说另一个致命处是立意太浅。一个优秀的小小说作家，他一定是将立意放在第一位的。

《我本多事》中，“我”没有事可做，就找做教师的老同学王一民、找以前的铁哥们现在做局长的刘大军、找我最好的女性朋友娟子，可他们总是说：“你有什么事吗？”就好像“我”找他们就一定有事，倒是最后乡下的侄女打来了电话。

“找你玩不是事吗？我不要钱，我不差钱，你上次给我的钱我都没有花呢。我想看看你现在瘦了没有，奶奶也想看看你瘦了没有……”小侄女的声音从电话那端清楚地传进了我的耳朵。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一起在乡下生活，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回老家了。虽然，乡下的老家和我只隔几十公里。

我的眼睛立刻湿润了。我在心里盘算着，多事的我今天是要回家了。

原来每个人都是有亲情的，亲情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身边。这就是我这篇小说的立意。

小小说，真是立意的艺术！（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1 日）



# 精心构造自己的艺术王国——

## 中国大陆杨海林论

杨海林，男，1972年生，江苏省淮安市文联《短篇小说》杂志社编辑，1999年开始小小说写作，迄今为止在《小说界》《北方文学》《百花园》《今古传奇》《延安文学》等全国数十家文学杂志发表小小说近二百篇，部分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传奇传记文学选刊》选载，《天水》《鬼手》等作品多次被收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小小说300篇》《小小说金榜》《中国小小说2005排行榜》《中国微型小说2005排行榜》《2005中国军旅小说》等十余种文学选本。

三次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评奖。《鬼手》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度评选一等奖。

获得过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多次。

杨海林微型小说别有洞天，与众不同，精心构造自己的艺术王国，给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一、擅长描绘淮安风物掌故和风土人情。

钵池山系列微型小说发了百篇，《天水》是其中的代表作。小说主要写了两个人：程禹山和妙歌。程禹山是个财主，表面上有三房太太，实际上远不止。妙歌是三姨太的丫头，也被他据为己有。大太太和二太太房里的丫头，想必也被他霸占。虽是色鬼，人却不行，一直

无后。拈花庵的尼姑了音在茶里下了隐药后，妙歌肚子才大起来。妙歌终于为他续了香火，却为他所害。程禹山杀人手段之高，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三姨太也有了身孕，听到妙歌孩子在大太太屋里哑着嗓子哭，牙齿竟格格地响。三姨太为何咬牙切齿呢？原因有二：一旦她生下孩子，妙歌就是她的下场；而她的孩子，将同妙歌的孩子的一样，哑着嗓子哭而无人问津。

程禹山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但小说并未把他脸谱化。相反，他给人表面上的印象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妙歌看积雨场面着了迷，三姨太喊了多次，才极不情愿地应了一声，急匆匆往回跑，不小心撞到程禹山。管家程门狐假虎威，破口大骂，程禹山却安慰妙歌。明明是给毒药妙歌喝，却骗她是生化汤，以致于妙歌“一脸幸福的样子”死去。

妙歌天真、善良，一方面是一种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也是她人生悲剧的原因。程禹山讳疾忌医，妙歌却当着他的面把隐药的事认了。尽管程禹山当时没什么反应，事后反应却极大——把妙歌杀了，而且杀人不见血。可惜，妙歌临死仍一无所知。妙歌还对程禹山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孩子生下来，妙歌就该有一幢干净的房子了。”妙歌只是三姨太身边一个丫头，程禹山根本不可能娶她。说白了，程禹山只是把妙歌当作借腹生子延续香火的工具而已。而妙歌却被假象蒙蔽了双眼，未看清程禹山的真实面目。这也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

小说描写积雨的场面氛围浓，极富诗情画意。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而是用景物之美反衬人物（程禹山）心灵之丑。

这样，在美与丑的对比与反差中，更加凸现人物灵魂之丑陋，人格之渺小，形象之可恶。

人之为人其本身应当是无所谓男女的，将人分解为男人和女人，那是人类社会的需要，生命再生的需要。但既有男女，便有男女之别。

在旧中国，男人主宰女人的一切，女人是男人的附庸。男人可以有三妻四妾，女人只能从一而终。《指甲》里的团座三姨太蕊寒，充其量只是团座家里一只“花瓶”，起个摆设作用而已。听团副蔡士宁说孙传芳嗜好女人指甲后，团座立马命令团副把蕊寒指甲通通剪下，改日专程送去，蕊寒只是团座身上一件衣服，团座想穿便穿，想脱便脱，想送人便送人。团副蔡士宁设计杀了团座，目的只有一个：霸占蕊寒。团副蔡士宁为了讨取蕊寒的欢心，专门买下房子，并在桌上排列了十根粉红的指甲，张开双臂迎接蕊寒。刚出虎穴的蕊寒，怎么会又陷入狼窝呢？聪明的蕊寒早已悄悄离去，在信中留下一句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你只是喜欢这些指甲，而它们正是我一生都想摆脱的。”

两个男人得的是同一种病：只爱蕊寒的指甲，根本不爱她这个人。所以，他们要么只能得到蕊寒的人，而得不到她的心；要么人和心两样都得不到。

感谢上帝的帮助，蕊寒终于摆脱了男人的羁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

淮安府尹卢雅雨，在乾隆皇帝五十寿诞之际，献上一颇具笔力的“寿”字，被纪晓岚识破是出自天下第一砚——吴门顾二娘亲制砚台，结果，卢雅雨被押往京师，凶多吉少。而真正拥有此砚的卢雅雨好友

槽菊，却将古砚抛入屋后的菊花沟里，以免遭来杀身之祸。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古砚》，至少给我们两点启示：其一，奇珍一旦为老百姓所有，就不会有半点安宁。当然，这是就封建社会而言的。不过，当下社会中如果普通老百姓拥有奇珍异宝，他的上司，上司的上司，上司的上司的上司，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二，拍马之术有高下之分，拍马之人也有福祸之别。这条规则古今中外通用。这方面的例子汗牛充栋。《古砚》写了两个拍马之人：一是淮安府尹卢雅雨，二是乾隆皇帝宠臣纪晓岚。两个人都拍乾隆皇帝马屁，目的相同，效果不同。何也？拍马技术高下之别也！卢雅雨拍马直接了当毫无遮掩，送一“寿”字幅。而纪晓岚拍马则不露声色恰到好处，送一对天下宝砚。卢雅雨是明送媚眼，纪晓岚则是暗送秋波。卢雅雨的礼物太刺眼，纪晓岚的礼物太隐蔽也更珍贵。拍马礼物熟轻熟重，乾隆皇帝心知肚明。两个拍马之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明代思想家顾炎武说：“人生富贵驹过隙，惟有荣名寿金石。”此话值得我们深思。

二、传奇小说构思巧妙，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神兼备，力透纸背，呼之欲出。

《鬼手》之奇有三：其一，因为鉴定文物看走了眼，鬼手竟刺瞎了自己的双眼。其二，此后，鬼手就用手鉴定文物。经他这双手鉴定过的东西，竟从未出过差错。鬼手之称，由此得来。其三，鬼手将日本鬼子抢来的中国国宝打破后，又将它复原，没有一丝裂痕。“好奇之心人皆有之，小说能让好奇之心得以满足已属不易；感佩之情人皆

备之，小说能让灵魂为之震撼则殊为难得。那么二者兼得的小说呢？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了。《鬼手》即属此类，这就是真正的好小说，它达到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境界。传奇类小说，多以猎奇为能事，奇来奇去，难免因袭雷同，使读者渐生乏味，其深层原因乃在于作家用心远离人的精神层面、灵魂层面。割断人与历史、与现实的因果链。杨海林引以为意，已臻佳境，可喜可贺。”这是冯辉对《鬼手》的评价，我非常赞赏他的高见。

在我们过去看到过的传奇微型小说中，大多是讲一个离奇曲折的故事。杨海林则不同，他的传奇微型小说重在写人。尽管也有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但那是为写人物服务的，不是为故事写故事，而是故事里面有人物。正如《醒着的午夜》一文所说：“是在刻画个性突兀的人物形像和锤炼风格独特的语言同时，变同类作品揭示复杂社会矛盾为揭示人类普遍存在的人生体验、人生哲理，以深刻的生活本质为主，传达对人性的呼唤、对生活的反思。故事可以荒诞，细节必须真实；题材可以古代，立意必须现实。这就必须要海林的传奇小小说具备丰富的文化含量和深刻的思想。海林浸淫古书日闻异言，又善于体会新潮感悟时尚。二者结合，这可能是他现在传奇小小说的最高水准 ”

《玉佩》中的小和尚皈依佛门后，仍念念不忘红尘之事。为了一块玉佩，在与对岸水月庵尼姑幽会时落水身亡。水月庵尼姑，同样为了一块玉佩，将师父活活烧死。最后，玉佩仍在老和尚手中。是贪婪的欲望，害死了小和尚，葬送了老尼姑的性命，在精神上摧毁了老和

尚。小小的玉佩，演绎了一曲多么悲伤凄惨的人间悲剧啊！

《泥佛》中的泥佛，象征意味颇深。人们之所以对这种虚无飘渺的东西顶礼膜拜，实质是对权威的盲目崇拜。

杂文家梅桑榆在《权威》一文中说，能够称之为“权威”的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靠着自己在某个领域取得的卓著成就而令人信服或崇拜，比如那些学术界的泰斗；一类是靠着自己的权力而获得威望和使大众信服的力量，比如那些大权在握的官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0 年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赫克曼谈到权威时说：“权威的最大危险是没有人挑战。”又言：“没有人向我挑战，这意味着我已经死亡。”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佛就是他们最大的权威。在当下信佛者愈来愈多之际，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三、语言体积小，容量大，富有张力，用艺术实践诠释了“浓缩是精华”这句名言。

“年青时的遐想，一不留神，又跑出来了，有好几次，让他恍然觉得那就是对岸的真实场面：没有人，只有一蓬一蓬的蒿草，一只只红眼睛的兔子跑来跑去。唉，也不知道它们为什么整天红着眼睛。”

（《泥佛》）

“外面的茶馆里也有天水，是屋檐下的毛竹管或铁皮水漏接的，程禹山不喝，嫌脏。”“妙歌的脸就红了红，低了头往屋里钻。”“别慌，那老头子说。”“就去了拈花庵。”这样短小精悍的句子在《天水》中随处可见，读之甘之如饴。

“《指甲》只有 1200 字，在《百花园》‘特别推荐’栏目发表后，主编在编后记说这个小说写活了 4 个人物：修脚的王麻子、团副蔡士林、团座、团座的三姨太蕊寒，关系复杂、个性迥异。情节紧张、严密，却善于见好就收，反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抻开来，可以写成一个中小篇。”这是《醒着的午夜》一文对《指甲》的赞誉。在我看来，这种评价毫不为过。

“王琚嗜茶而且能喝出许多花样。比方普通的茉莉花茶，王琚撮一点放入茶具，注以沸水，那茶叶便上下浮动，然后首尾相接，作荷梗荷叶状，几朵茉莉花浮出水面，欲开未开，宛如八大山人的写意小品。再品那茶，已经不是普通花茶的味了。就这一手功夫，算是把茶喝得前无古人。”（《茶道》）

“那鸭一下水，酒就醒了。头痛得刀割一样，便扑腾着翅膀拚了命往水底钻，伤口浸了水，越发不得了，只好又钻出来呼啦啦贴着水面狂奔。条子船上的汉子们便扑通扑通往下跳，去撵那鸭。老爷看了一会儿，仍提不起兴致。挥挥手，让卞二把船摇回去。一路上，卞二的脖子伸得老长。”（《逮鸭》）

“玉很小，雕成双鱼形状。丁宴捧在手里对着太阳把玩，觉得那玉清澄得像一滴水。后来，丁宴就发现玉的深处竟还有两尾鱼，是红色的鲤鱼，转眼动鳞，惹人喜爱。丁宴谛视良久，猛然觉得那玉在他手中渐渐变软，叭，竟化作灼热的泪珠洒在他的青衫上。”（《白玉双鱼》）（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4 日）

# 一直很安静——中国大陆杨海林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传奇小说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一种，产生和流行于唐代，又称唐传奇。传奇小说是一种传录奇闻的文体，实际上是已具规模的小说。唐代传奇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内容精彩，故事动人，文辞华丽，有些作品确实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唐代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写过传奇，部分高水平的传奇且成为后代著名小说戏剧的蓝本。你小说中的奇闻，是来自于书本，还是道听途说，抑或其它方面？在写作过程中，最难驾驭的是什么？

杨海林（小小说作家，以下简称杨）：我不敢说自己在小小说作家中是书读得最多的人，但是中国的奇书我确实看得比别人多。

陈：你给奇书下的定义是什么？

杨：稀奇古怪之书吧，别人读不到或者不屑读的书。

我早年在乡下教书，老实说我至今觉得那是我的人生中最为灰暗的日子，八年呀，我的八年就这么浪费掉了。

陈：教书不是很好的么？有时间写东西，有时间看书。

杨：乡下的中学，情况你想象不到。

我们的学校所在的位置比较偏，学校是一轨，也就是每个年级只



有一个班，每班四五十人，因为是联办中学，师资薄弱，教不出好学生，工作也没压力。

同事们下了课就聚到值班室看电视。

我呢，经常骑个车偷偷进城。

那时候地摊上的古书好像特别便宜，五块钱一本的那肯定就是精品了。

我的奇书，很多都是那时得的。

我记得当时有一套木刻清版的《肉蒲团》，厚厚的一摞，我想买，因为这是淫书，摊主骂我不学好，发狠要了个五十的天价。我没那么多钱，回到学校心里还蔫蔫的，后来跟同事借了钱，终于买回来了。

这书，现在 5000 你也买不到了。

陈：你还有什么样的奇书？

杨：我搜罗的明清版本的书有几百本，大多是奇技淫巧一类的吧，这些书，不入大雅之堂，我喜欢看。

起先是看一些医书，上面治病的方法并不科学，常常引人发笑，后来我发现其它的书中也会有一些让现在人看了觉得不可能的事，但是好玩。也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这些书，讲给加紧人听的时候，就想把它编得可信一点，在我们这里，这叫“圆谎”。我最初的传奇水平不高，但是我很快发现这个问题，传奇，你把它圆得可信了，也就失去它的魅力了。你看《鬼手》，最后商槐是怎么做到将碎瓶复原的，而且是完好如初，你要是问我，我肯定不能给出让你满意的回答，也不屑。

现在想来，我写传奇，就是因为看了那些书的缘故，那些荒诞无稽的事勾起了我最初的写作冲动。

当然，后来写着写着就离开了那些古旧的书了，大家都知道我的坎坷，我也不想多讲，我只能说在最困难的时候小小说是唯一照亮过我灵魂的文体，现在，我试图用它来照亮别人的灵魂。

我现在处在一种理性的写作状态。

理性的写作，奇闻来自于滋养自己的血液。

陈：最难驾驭的是什么？

杨：小小说是魔术师手里的容器，再多的内容也盛不满它，既然它的特点是小，不如索性小到极致。我的小小说，虽然我下了很大功夫，但是我觉得有时还是很难做到真正的笔简意丰。

陈：钵池山系列小说很有特色，也很耐看。你写作系列小说目的何在？是否继续给读者精彩？《天水》是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篇，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杨：我的系列其实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系列。

我过去生活在楚州，为了省事，我就把背景写成了楚州，现在呢，到了淮安，写作的背景就成了清江浦——淮安，过去叫清江浦。我如果把在楚州写的那些小小说背景改为清江浦，也可以说成清江浦系列中的一部分。

我不刻意地写系列小小说，所以没有压力。

纯粹是为了省事儿，省去很多交代背景的文字，这样可以对别的方面表述得从容一点。

钵池山那个系列也是这样的心态写下来的，看过《怀念一双手》这本小说集，你可能会发现，里面的土匪九爷跟后来写的程禹山特别像。其实他就是在写我作的过程中渐渐沉淀出的一个人物。真正开始写的时候，我头脑里只有大致的框架，写了一部分后才开始完善，到现在这个系列还没写完。

《天水》写得也很随意，我们这里有接天水的习惯，其实小时候多是茅草房，那些接下来的水黄浊不堪，哪能食用呀。

我喜欢跟老年人玩，那时我才 20 多岁，有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崔非要和我做朋友，因为我那时穷聊无赖，时时得到他的接济，至今记得他在一个年三十送给我一条猪后腿。

过去大户人家接雨的场面，就是他讲的。

我的写作总是这样：你对一个细节有了兴趣，就会敷衍出一篇小小说。

我先是着迷于那个接雨的场面，然后才构思出那样一个小小说。

所以别人看我的小小小说，自负一点说，大多数，里面的细节我是满意的。

因为它最早触动过我的神经。

陈：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你的小说语言爽净从容，给读者美的艺术享受。你是如何积累语言的？

杨：一开始不是这样的，我 2001 年在《百花园》上发小小小说的时候，语言和别人完全一样。我总结那时老怕别人不明白自己有多高明，结果呢，罗罗嗦嗦，自己都烦。后来我和一个人探讨这个问题，

人家笑笑，说其实大多数读者都比作者高明，你是要照顾大多数呢，还是小部分？

再写作的时候，我就不考虑那么多了。

我喜欢古代文人画，我喜欢那种态度，笔简意丰，把什么都往淡里看。

小小说，就应该是这个态度。

还有就是心态，我请人写过一副书房联——有书处便是净土，关门时便入山林，像我这样的人，别人想象不到的苦都吃过，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有这样从容的心态，再有这种语言风格想来你不会奇怪。

陈：杨晓敏说：“故事与小说的差异在于，前者是为故事而故事，后者是故事后面有故事，令人回味无穷。”你认为二者差异在哪里？

杨：应该是文学性吧。

故事淡化文学品质，而小小说加以强化。

陈：小小说被鲁迅文学奖接纳，你怎么看？

杨：我不关注这个事，别人鄙薄小小说的时候我热爱它，现在，别人认可它，那是别人的事，和我没关系。

陈：最后一个问题，你怎么看短篇小说和小小说？

杨：短篇小说不如小小说，写短篇的觉得自己了不起，看不起小小说，其实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不就是多几百个字嘛？

当然，写短篇的有很多大家，我觉得这些人是体制捧出来的，这些人最初也是冲着体制去写的，因为这样能得到体制的认可。

短篇小说是龟头，能激起体制的高潮，它自己也从体制那里得到实惠。

小小说是下面的那一截，它靠自己的实力。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4 日）

# 充分揭示职场小人物的二难处境——中国大陆东綦潭论

东綦潭，男，原名刘新林，1976年11月出生，湖北省孝感市人，系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公共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主研经济、管理、法律，兼研哲学、历史、文学。发表文章近百篇，出版著作四部，主编五六部，撰写博文几百篇。

东綦潭微型小说大多描绘职场，但他有与众不同之处：往往通过一些细小的工作和生活琐事，来反映职场的方方面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小说充分揭示职场小人物的二难处境，为微型小说职场小人物画廊增添了许多鲜活的面孔，这是他对微型小说所作的一个贡献。《告诉我怎么坐车》堪称此类作品代表作。小牛和狂补正主任、袁目斯处长一起去一个部门开会，因为是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出去开会，小牛很早就下了楼，想早点到单位门口等叫好了的车。出得楼来，看到出车的师傅在用毛掸子清理车上的灰尘。小牛跑上去，亲热地和师傅打招呼。八月的京城，太阳很毒，师傅让小牛立即上车，别在车外受罪。小牛谢了师傅，就拉开了车子后座的门，钻进了车子，坐在了车子的后座上。在小牛的家乡，尊重的人一般坐在司机身边的位置上。小牛以为京城规矩和家乡一样，狂补正主任坐司机身边的位置，

自己和阮目斯处长坐后座的位置。师傅拉开司机位置那方向的门，问小牛，和谁出去开会？小牛告诉师傅是和狂补正主任、阮目斯处长一起出去开会，说，师傅别急，他们一会就下来了。师傅听了，指着司机边的位置，要小牛坐那个位置。小牛不敢坐，要师傅别开国际玩笑了，笑着说，这玩笑开不得。师傅教导小刘，说，尊重的人坐后座，地位最低的人坐司机身边的位置。会议结束了，阮目斯处长和一位老专家说了会儿话，然后说要送老专家回家。小牛急忙跑到单位的车子，拉开后座的车门，请老专家和阮目斯处长上车。阮目斯处长却跑到前面，拉开司机身边位置的车门，请老专家上车。送老专家到了家，大家重新上了车，阮目斯处长对小牛说，老专家德高望重，应当坐前面的位置，以后一定要记住，别又搞错了。真乃此一时彼一时也，弄得小牛欲哭无泪，欲笑无声，处于二难境地左右为难。

俄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最后一个杰出的作家契诃夫，擅长揭示小市民的奴性心理，代表作有《小公务员之死》。小说写一个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一个喷嚏，把唾沫星子溅到了前座一位将军秃头上。他虽然三番五次向将军道歉，仍然担心将军不肯原谅而对他施加酷刑。从此，他心惊胆战，惶惶不可终日，不久一命呜呼。

《告诉我怎么坐车》与《小公务员之死》，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告诉我怎么坐车》的主人公还没有那么悲惨的命运，但他的遭遇同样令人同情。小说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秋节前两天，小牛向阮目斯副主任汇报做了的工作，阮目斯副

主任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在小牛汇报工作前询问小牛中秋佳节的计划，直接进入了工作的主题。小牛汇报完工作，阮目斯副主任赞扬小牛工作做得很好，给小牛倒了杯水，询问小牛过中秋节怎么安排。小牛告诉阮目斯副主任自己在京城没有亲戚，也没有什么朋友，估计就是会到处看。小牛告诉阮目斯副主任自己到这个城市后，还没有来得及四处看看，许多名胜古迹都还没有去过。阮目斯副主任劝小牛以后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名胜古迹走走，中秋节还是应当过赏月。小牛说一个去赏月也没有什么好赏的，那样形影相吊地赏月，太伤感。阮目斯副主任说没有让小牛一个人去赏月，让小牛叫上他们今年一起来的人，中秋节带他们一起去这个城市最好赏月地方去赏月……。小牛给阮目斯副主任电话，汇报了情况，请示怎么办。阮目斯副主任告诉小牛她也感冒了，正准备给小牛打电话，取消晚上的活动。阮目斯副主任说，既然大家全感冒了，就不用通知他们取消晚上的活动了。小牛说好，阮目斯副主任挂断了电话。小牛纳闷，怎么没有听说这几天流行感冒啊。小牛担心自己也感冒了，找了几片防感冒的药吃了。《流行感冒》将小人物尴尬的处境揭示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把大人物的尴尬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作者高人一筹之处，令人拍手称快。

小牛听老商说小孙生病住院了，急问老商小孙得了什么病，病得重不，住在什么医院。老商说王三青处长没有讲具体情况，他不清楚小孙得了什么病，病成什么样子了，住在什么医院。小牛责备老商一点也不关心小孙。老商笑了笑，让小牛打电话问下小孙，看得了什么病，住在什么医院，中午休息时一起去医院看望小孙。之后，接到开



会通知。和清扬和汪羊羽到了后，王三青处长向阮目斯副主任汇报小孙因病住院了，没有上班，其他的人都到齐了。阮目斯副主任听说小孙生病住院了，也没有详细询问，看着和清扬、汪羊羽和小牛，说了一句你们年轻人去个人去医院去看望下，接着就说抓紧时间开会。阮目斯副主任在会议上通报近期几起泄密事件，要大家高度重视保密工作，防止泄密。会议结束时，阮目斯副主任没有对去医院看望小孙作详细的布署，走了。小牛又给王三青处长打电话，王三青处长说处里同志生病了，一般是处长向分管的副主任汇报，副主任会指示处长安排，刚才开会时阮目斯副主任只说年轻人去医院看望下小孙，没有指示她去安排，她不方便安排。小牛问王三青处长是不是不安排处里的人去医院看望小孙了，王三青处长回答说不知道。王三青处长告诉小牛得等阮目斯副主任新的指示，如果没有得到最新指示，不方便安排处里的人去医院看望小孙。小牛请求王三青处长请示下袁目斯副主任，王三青处长让小牛不要急，到时阮目斯副主任会作出安排的，然后说还有个重要电话要接，挂断了电话。最终，没有一人去医院看望小孙。《谁去看望小孙》写了二个小人物的悲哀。首先，是小孙的悲哀。他生病住院了，单位却没有一个人前去看望。小牛等好友想去，却不能代表单位。头头们互相推诿，不拿小孙当回事，从根本上说，是不尊重小人物的一种表现。其次，是小牛的悲哀。由于是小人物，故人微言轻，说话办事处处艰难。

东綦潭也写了一些讴歌真善美的小说，《世上只有爷爷好》堪称同类题材的佳作，其艺术特点有二：

## 一、感情浓烈，感人肺腑。

情有多种：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东綦潭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份痴痴地、幽幽地、浓浓地人间最宝贵的感情——亲情。亲情，是流动在生生不息的人的生命中的血液，你、我、他，组成万千情感的溪流，母亲在源头，我们在支流。很多时候，我们淡忘了祖父母。亲情，是纵横交错却永远有自己特定走向的大动脉。每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成为这条动脉上分出的细细的血管，亲情给我们赖以生存的养分，给我们大同小异的面容和一脉相承的禀性，给我们逶迤不绝的依傍和温暖。《世上只有爷爷好》重新唤起了我们对亲情的渴望。在拜金主义泛滥成灾、物欲横流的今天，小说的现实意义与社会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 二、小说切入点选得巧妙。

亲情，包括的面很广。作者选取课堂上让孩子们唱《世上只有妈妈好》，容易引起孩子们的共鸣。果然，孩子们唱开了，有的唱《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的唱《世上只有奶奶好》……，老师也被感染了，唱《世上只有爷爷好》。每个学生，都可以唱出自己心中的好。推而广之，每个老师，每个人……，都可以唱出自己心中的好。人们在阅读小说之时，优秀之作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感喟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世上只有爷爷好》就能给我们带来这种阅读上的美妙感觉。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7 日）

# 笔在人性的钢绳上游走——中 国大陆东綦潭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职场小说中的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你自己的影子？

东綦潭（博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东）：小说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说是生活的反映的话，是没有错。如果说一定在生活中有原型的话，不是很好说。我个人认为，小说如果说一定要找出原型的话，很难找。作家就是讲故事，并且要将故事讲得有人愿意看下去，甚至看得不愿意放手。写生活中的原型，估计难做到这一点。这就要虚构，不能写实。所谓虚构，就是为了将故事讲好，必须东取一点，西剪一点，甚至主观臆造。只要能将一个故事讲好，能剪取多少就是多少。小说不是自己真实生活的写照，不是历史，显然小说不会有作者本人的影子。如果作品有自己真实的影子，那就是写实作品，是历史了。当然，这不是国史，也不是家史，是个人史。如果这样写小说，会让小说失去张力。所以，写小说时，尽量不要有自己的影子在里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作者作品中一定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也不为过。因为每一个作者写小说的作者写小说时，都是自己对生活的思考，夹杂着自己生活的褒贬。如果说自己对生活的立场就是自己的影子的话，那每一篇小说都有作者本人的影子。

陈：《告诉我怎么坐车》堪称此类作品代表作。请谈一下此文的创作过程。

东：《告诉我怎么坐车》写于两年前了，写完后就传到新浪网的博客上了，著名文学评论家鲍风先生说写得不错。鲍风先生当时要去搞个写作交流演讲，将此作在演讲会上读了一遍。事隔两年回忆此篇文章的创作，往事历历在目。当时，一个朋友叫我去与他一起去办事，我不愿意去。我说到处跑，还不如呆在家中看一下书，写一点东西。朋友说天天呆在家中空想没有用，还不如去体验下生活。我还是不想去，朋友硬拉我去。没有办法，就去了。一路上，我就责怪他又浪费我时间，他说不会，保证我能写一篇小说。朋友是做生意的，拉我去陪他和对方谈生意。生意很简单，没有什么，半小时内就解决了。但是一去一来，花了两三个小时。在回去的路上，我就责怪朋友浪费我的时间，使我有限的生命在无效中减少了一天。朋友哈哈大笑，说小说已经有了，比在家中呆着要有效率多了。我骂他，他还是笑。他问我坐在那个位置，应当坐在那个位置，考虑过了没有。我说这没有什么好研究的，更没有什么好写的。他说我错了，一个人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位置找不到，就是失败的人生。我不明白，看着他。他就讲了车的位置应当怎么坐，不能坐错，其实这个事虽然小，却是生活的缩影。他说他们做生意的其实很艰难，经常两难，可以写一个人在车找位置两难的故事。他这么提醒，我就豁然开朗了，想好了怎么写小说了。

陈：在塑造人物时，是依据生活原型，还是如鲁迅所言“杂取种

种，合成一个”？是否有人对号入座？你害怕别人对号入座吗？

东：刚才已经说了，作家不能将小说写得太实，写得太实了，就是写史了，从这里看出来，我是不主张写实作法的。在写作中，我一般是东取一点，西剪一点。如果不这样做，一篇小说很难写得好看。人有一百，种种色色。如果单独找一个原型来写，很难写得吸引人。就只是为了吸引人，小说写作也不应当依据生活原型来进行。现实生活是很沉闷的，写实性的作品很难有吸引力。这里的写实不说写的作品反映现实生活，是指依据生活本本写。就是因为杂取种种吧，一般容易让人产生对号入座的感觉。有一方面特点的人看到了，总是感觉在写他。其实不然，完全不是那回事。对小说作品，读者应当是看过了就看过了，一笑了之。如果感觉某人方面是个缺点的话，改改就行了；如果认为作者不对，自己还是可以我行我素。想必将自己对号入座的人还是少数的，大部分是笑而已。我一向敢说就敢做，敢做就不怕后果。

陈：真实是讽刺的生命。你如何做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东：讽刺本身就要虚构，没有虚构，讽刺是无法进行下去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要讽刺，就不能过于真实。一旦过于真实，讽刺就无法进行下去了。真实是讽刺的生命，但是虚构也是讽刺的生命，一个是父亲，一个母亲。都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事实上成功也是成功之父。只有经过虚构，才可能有讽刺效果。不将生活当作艺术，将艺术当作生活。艺术是为了反映生活，生活却不是为适应艺术。

陈：你是否准备将职场小说写作到底？你如何看待职场小说的前景？

东：写职场小说，仅仅是我写作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写作的全部。写职场小说写到什么时候，写到什么境地，至今没有一个打算。我是一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兴趣点不停止地变换。这并不是说我不专一，是说我的爱好多。尽管我的兴趣点不停止地变换，都围绕一个主题展开，那就是要通过写东西实现人生的价值。我所有的兴趣，都是为了一个兴趣，那就是写。我的写作主要是围绕人性展开，是将其放在职场中，还是放在其他什么场所中，得看那一个能更好地表现人性。职场小说将因为写人性而繁荣，因为脱离写人性而衰落。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7 日）

# 幽默·智慧·哲理——中国大

## 陆汝荣兴论

汝荣兴，男，1958年生，浙江嘉兴人，著名微型小说作家、评论家，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迄今已在国内外近400家报刊上发表小小说作品800多篇、小小说评论300余篇，同时出版有《爱广告小姐》、《三色月季》、《汝荣兴幽默小小说选》、《汝荣兴哲理小小说选》、《下雪的黄昏》等多部个人小小说作品集和评论集《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名篇赏析》，并主编有《感动你一生的微型小说全集》、《感动中学生的100篇微型小说(精华版)》、《中学生必读的100篇校园小小说》、《小学生必读的100篇校园小小说》等；其200多篇作品曾被《小说月报》、《读者》等选刊转载或入选各种选本，多篇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法文等介绍到国外或入选国内外大、中学教材，并曾获《微型小说选刊》“我最喜欢的微型小说作品奖”等全国性大奖，其评论被收入《微型小说鉴赏辞典》等权威书籍；2002年4月，入选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文艺报社、《小小说选刊》编辑部等联合评定的“中国当代（1982、2002）小小说风云人物榜”，获“小小说星座”荣誉称号；其个人传略被收入《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等多部大型辞书，其作品集《下雪的黄昏》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其主编的《中学生必读的100篇校园小小说》、《小学生必读的100篇校园小小

说》获 2009 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

刘海涛教授在为汝荣兴微型小说集《三色月季》所作的序言中指出：“其作品有鲜明的文体意识，已形成以幽默为主要特色的创作风格。读他的作品，既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又能让人产生一种既轻松又沉重、既可读又可思的审美快感。”在我看来，除幽默外，智慧和哲理，也是汝荣兴小说的重要特点。

汝荣兴的幽默小说针砭时弊时常常不动声色又一针见血，其语言诙谐、俏皮，往往略带几分夸张，叙述从容不迫，张弛有致，颇见功力。这里，我们不妨一起来欣赏一下这样几个片段——

“他的这一回答，使我那文友当天晚上从梦中笑醒了整整三回，而我，则在刹那间有如听到了原子弹的爆炸声似的，只差一点儿要将眼珠子滚出眼眶来……”（《贵姓张》）

“他发现，同样的一句话，或者是同样的一件事，从没权的人嘴里说出来与从有权的人嘴里说出来，或者是没权的人去做与有权的人去做，那作用和效果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了。”（《野心家的诞生》）

“而摇身成了‘款爷’的张三，当然就更是成了红上加红、热了更热的大红人和大热门了……现在，尽管张三依然是个彻骨头彻尾的懒汉，但人们却是早已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了；而且，虽然张三还仍旧在夜晚的床上也始终懒得动，可愿意做他老婆或自称是他老婆的漂亮又年轻的女人，却多得据说是排成了一列非百米卷尺才能量得尽的长队呢……”（《懒汉张三》）



“而现在，在这举目无亲又最讲宰你没商量的地方，还是自个儿留着心‘提高警惕，保卫钱包’吧！”（《熟人》）

“听了妻子这番话，老 C 似乎很是不满，又很是不屑，道：你罗嗦个啥！重要的并不是这空调能不能制冷，而是别人家的窗台上搁着空调我们家的窗台上也有——懂吗？”（《空调》）

“就在魏非卫最后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在那声庄严的枪响之前，这个十恶不赦的特大经济犯罪者为自己作了这样的辩护：那个捉迷藏的故事不是我的！那属于我的哥哥！”（《捉迷藏的故事》）

“在一天又一天的朝夕相处中，赵钱孙李周居然慢慢地已对主任的狐臭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到了现在，当他们偶尔去别的办公室串门时，一走进别的办公室，他们便都会下意识地边使劲吸着鼻子，边这样自言自语起来：咦，你们这儿的空气好象有点不大对头呀！”（《狐臭》）

.....

顾建新教授在他的《汝荣兴论》中对幽默有过这样一段高论：“幽默不是可以随意获得的一般灵感，而是作者对人生的大彻大悟，对事物本质犀利的透视，对生活独特的体验。它是由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学识综合形成的一种素质。另一方面，又须具有超越常人的感觉与发现、极其丰富的想象、新颖奇特的构思及妙语连珠的语言等等。因此，幽默不是小聪明而是一种大聪明。幽默的本质是睿智。”

的确如此，从上面所引的这些片段中，我们可以看到汝荣兴的不少小说都写得充满了一种大智慧，并蕴藏着极其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

理。而他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等待敲门》、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比二等奖的《策划大师》、获第三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比三等奖的《送花姑娘的情人节》等作品，则更是集中体现了上述特点。

现在我们先来看那篇《等待敲门》。

这篇作品所讲述的故事是：美丽无比的婕，爱上了长相一般但颇有才情与气质的茂。但女孩的矜持与高傲，使婕不主动出击，而是被动地等待。时光荏苒，光阴似箭。一晃几年时间过去了。这天，婕终于等到了茂的敲门。可是，茂却并不是来求婚，而是来求助——他要结婚了，想请婕当他新娘的伴娘……

其实，人生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机会与幸福！

不过，婕虽然就这样失去了茂，但她并没有失去生活，失去希望。只要她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就一定会摘取生活之树上那丰硕的果实，找到属于她的生活坐标与爱情归宿。当然，婕更应当从这一场爱情的失败中明白这样的道理：得得失失平常事，是是非非任自由，坎坎坷坷人生路，曲曲折折成功梯。曾经拥有的，不要忘记；不能得到的，更要珍惜；已经失去的，留作记忆。别驻足，梦想要不断追逐；别认输，熬过黑夜才有日出；要记住，成功就在下一步；路很苦，汗水才是最美的书。

毛主席曾说过：“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爱情靠等待，等不来幸福；工作靠等待，等不来成功；生活靠等待，等不来美好。

一切的一切，靠等待都是要落空的。所以，与其等待，不如行动。行动是最好的老师，行动能把握幸福，行动能把握未来。

《等待敲门》作为一篇爱情小说，写得既美又富有哲理。从“等待敲门”这一爱情悲剧故事中，我们可以联想与感悟人生、事业、工作、学习等诸方面的问题，获得许多的人生启迪。《等待敲门》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也许就在于此。

接着我们再来看《策划大师》。

积压近百万元的服装卖不出去，怎么办？作品中的“我”便病急乱投医，找到了那位名叫樊大新的策划大师。而在交了 2888 元的策划费后，策划大师便对“我”面授机宜指点迷津起来：“你去找一个货主，什么也不要说就将那些皮甲克直接给他寄去——注意，你在包装时每包要装上一百五十件，但给他的发货单上写的却是每包一百件。”同时“你在告诉他每件皮甲克的单价时，实际上还是按一百五十件定的——比方说，你本来准备每件要卖二百五十块，现在就写作每件三百七十五块。”为什么？因为这样一来，人家就会有一种占了便宜的感觉，而实际上，你还是在以一点都不吃亏的价格卖的。“我”于是就兴高采烈地照着做了。谁知，结果却是“我”寄出去的货全被退了回来，而退回来的服装，每包又都由本来的一百五十件，变成了“我”那发货单上明明白白地写着的一百件……

这正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赔了夫人又折兵呀！

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赢。何以如此呢？因为，经商者必须永远将消费者视为上帝，不能采取非法的、欺诈的形式和手段去达到自己

的商业目的。一方面，经商者必须使自己的人品与人格充满诚信魅力，以获取社会对你的高度信任感，使别人乐意与你打交道。另一方面，你必须始终以诚信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产品，确保产品的质量。两者缺其一，再高大的商业楼阁都可能毁于顷刻之间。

成功的商人无不以诚信为本。如今声名远播的海尔集团，当年曾将一台质量不合格的电冰箱砸碎，厂长、总工程师主动扣除自己的当月奖金。即使是冰箱内发现了一根头发，他们也会认为是质量问题而绝不放过……也正是靠着这种持之以恒的“诚”，他们建立起了遍及全球的“信”，创下了令世人惊叹不已的伟绩。

是啊，赚钱，是为了让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而并不是要作金钱的奴隶。那些被金钱所奴役的人，恐怕还会被金钱“赚”去人的良知，“赚”去人的品德，“赚”去人的人格，“赚”去人的尊严，“赚”去人的亲情……

毫无疑问，这篇《策划大师》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思索。

好了，我们再来看那篇《送花姑娘的情人节》吧。

那位送花姑娘，在情人节那天，曾渴望着也会有人送花给她。没想到，最终，花店的老板娘当真把一束鲜花送给了她……

《送花姑娘的情人节》的故事情节虽然简单，但包含的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

老子曾经指出：“太上，知有之；其次，亲之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犹今，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成自然。”这话的意思是：最好的管理者，人民感觉不到他的

存在；次一等的管理者，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一等的管理者，人民畏惧他；最次的管理者，人民轻侮他。2000 多年前，老子精辟地指出了管理的本质，就是无我之境。

是的，管理者对下属人文关怀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金钱等等物质性的浅层次需要，还应包括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及让他们有归属感，能够追求自身的完善和全面发展等深层次的需要。给别人送了一天花的送花姑娘，脑海中出现希望也有人送花给她的念头，这个想法既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下属最需要关爱的时候，花店老板娘送出的那束鲜花，既是一份真诚的祝愿，更是一份大写的爱心！

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千金回报漂母，就是难忘漂母在他最穷困潦倒时所给予他的分食之恩。我们相信，送花姑娘也一定会用她的实际行动，去回报那老板娘对她的关爱的。

这也告诉我们：管理既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艺术。管理的无我之境，是一种才智与艺术的结合体。只有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为了人，才能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很显然，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的今天，《送花姑娘的情人节》具有非常强烈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

是的，就这样，汝荣兴用他的作品，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充满着幽默、智慧和哲理的微型小说世界。

最后还必须一提的是，汝荣兴既是一位微型小说作家，又是一位微型小说评论家，他不仅曾写过 300 多篇的微型小说评论，还出版了

广受好评的评论集《中国当代微型小说名篇赏析》，在中国微型小说理论界独树一帜，为中国微型小说的理论建设作出了贡献。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8 日）

# “我既追求着幽默，又实践着哲理”——中国大陆汝荣兴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您的《等待敲门》堪称爱情小说的精品。小说一方面写得很美，另一方面又颇具思辨色彩。小说的社会意义与美学价值，实际上已经超出了爱情小说的范畴。请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

汝荣兴（著名微型小说作家、评论家，中国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以下简称汝）：非常感谢您对《等待敲门》的高度肯定与充分好评。说句老实话吧，关于这篇写于 1993 年年底的作品，我其实已有些回忆不起来它的具体的“生产”过程了。不过，您所说的“写得很美”和“颇具思辨色彩”这样两点，倒又无疑是当时的我所注重并追求的——因为它是一篇爱情小说，所以，我要在形式上努力赋予它如爱情本身一般的美感；但我又不想让它仅仅是一篇爱情小说，所以，我得在内容方面尽可能使它还拥有某种能引人联想的意思。这应该就是我写作这篇作品时的所思、所想与所做了。事实上，在我的为数并不算很多的所谓爱情小说的创作中，这样的总体思路是一以贯之的。譬如，在我的那篇曾被高军先生称为“意境古典，情调浪漫，氛围温馨”又“具有厚重的意义”的、题为《下雪的黄昏》的作品中，相信您也是

可以读出那种如读《等待敲门》时一样的感觉来，并从中感受到我写作这样的作品时的那种思想轨迹的。

陈：您的小说以幽默见长。这种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在创作实践中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是自觉选择，还是不自觉的选择？

汝：我想，属于我的那种幽默，无疑是在从无意到有意、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中渐渐形成的。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作家的艺术风格，应该也都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形成的。说得更具体点吧：我是在随心所欲地写了不少的属幽默类的作品之后，便终于发现了自己似乎更适合也更喜欢写这样的作品，于是就更多地、更集中地同时也更专注地去写这类作品了。正所谓“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不经历“无意”，“有意”大概只能是一种理想或理念；没有“不自觉”作基础与铺垫，“自觉”的意识恐怕也是很难一下子形成的。当然，这里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一个人的风格可能还与这个人的个性相关，而且，这种“相关”中还既有“正相关”又有“负相关”，也就是说，一个人之所以会幽默，可能既与他本身就很幽默的个性有关，又与他本身实际上根本就不幽默的个性有关。事实上，生活中的我应该属于那种更喜欢沉默寡言，因此便显得很有些不苟言笑的人，于是我便在内在里希望自己能改变一下，于是我就选择了去用幽默的作品颠覆一下自己那看起来一点也不幽默的外在形象——这或许也是我形成幽默这种作品风格的一个原因吧。

陈：您在《话说幽默小小说》一文中，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令人情不自禁地发笑”这一点，并把它作为是否可以划为幽默类的一个重



要标志？

汝：是的，直到今天，我还坚持着这样认为：是否“令人情不自禁地发笑”，是我们评判一篇作品可不可以划入幽默类的一个重要标志。支撑我的这一观点的利由与根据是：幽默的外在形态便是“有趣或可笑”。当然，幽默还有一个内在形态，叫“意味深长”。不过，幽默的“意味深长”这一内在形态，又毫无疑问地是由它那“有趣或可笑”这一外在形态去支撑并实现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有趣或可笑”，就很难“令人情不自禁地发笑”；而不能让人因“有趣或可笑”而“情不自禁地发笑”，便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幽默。当然，关于这“笑”，我还要再次重申的是：它包括着舒心的笑、沉思的笑、苦涩的笑、含泪的笑等等（注意：轻浮的笑、阴险的笑之类除外）。也正是这种种的笑，笑出了种种既深又长的意味，从而构成了一座名为幽默的大厦。实际上，许许多多的读者之所以会特别喜欢去读那些幽默小小说，一个一个最基本同时又是最根本的原因，便是这些幽默小小说首先能“令人情不自禁地发笑”。

陈：您在《关于哲理小小说的琐思碎想》一文中写道：“不用担心小小说承载不起常常是很‘大’的哲理。以小见大本来就是小小说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它最大的长处。所以，问题只在于怎样处理好哲理的大与小小说的小的关系，即如何从小的角度，以小的形态，用小的方式方法，去将那种大给表达出来。”请结合您的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汝：事实上，在我的整个小小说创作中，我既追求着幽默，又实

践着哲理，同时还在为幽默与哲理的融合努力着。也正因为如此，在出版自己的作品集时，我便专门编选过一本《汝荣兴幽默小小说选》（黄河出版社，1998年11月）和一本《汝荣兴哲理小小说选》（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年3月）。您所说的《关于哲理小小说的琐思碎想》一文，既是我专为《汝荣兴哲理小小说选》一书写下的一篇后记，也是我对自己很长时间以来对“哲理小小说”所作的思考的一份小结。至于有关小小说的“小”与哲理的“大”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去处理，我相信每个作家（作者）都是有着各自的方式方法的，而我在创作实践中所特别注重的一点，则是首先要构思好一个小故事。是的，小故事，小小说能说又该说的，也只能是小故事。不过，构思那个小故事的重心或者说是难点，又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它要能够很自然地而不是勉强地、很形象地而不是抽象地、很深沉地而不是肤浅地将你所想表达的那种哲理融入其中。譬如，我在创作自己那篇获得过《微型小说选刊》1998年度“我最喜爱的微型小说作品”奖的《白宝石》的过程中，曾对作品所讲述的故事进行过反复的推敲与修改，为的就是希望能更圆满地将故事与哲理贯通起来，使之成为一个内在的整体。当然，我并不敢说我的这篇《白宝石》究竟有多好，但是，许多很是权威的选本能将它选入其中，便应该可以说明它至少是算得上成功的了。

陈：我在评论集《声音》后记中说过：“当下小小说评论，鲜花掌声太多，一针见血的带刺批评太少。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长此以往，将严重损害小小说的发展。”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汝：事实上，您这便是一种“一针见血的带刺批评”。您的这一批评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与针对性。其实，同为既搞小小说创作又搞小小说评论者，我也有着如您一般的感觉。这确实是个需要我们引起高度重视并进行深入反思的问题。不过，从另一角度去看，这也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生活中就是有人喜欢接受鲜花掌声，又就是有人喜欢奉送鲜花掌声嘛（一笑）。当然，这也暴露和反映出了当下小小说评论的又一个问题：不到位。不到位的评论自然也就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好评论。这同时，我还想顺便指出的一点是：实际上，时至今日，与创作的如火如荼相比，小小说评论还是显得非常的滞后和十分的薄弱的。因此，作为同志的你、我、他，真的是任重道远呵。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5 月 18 日）

# 丰富的精神向度与意蕴空间—— ——中国大陆徐均生论

徐均生，男，1962年4月出生，浙江作家协会会员，已在《百花》《当代人》《天池》等报刊发表小小说300多篇，其中有100多篇被《小说选刊》、《读者》、《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青年博览》、《青年文摘》、《杂文选刊》等报刊转载，或入选年度多种选本。《模拟应聘》、《神奇的拉链》、《测试真伪》、《等待天鹅》等获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一、二、三等奖。已出版长篇小说《失忆人》，小小说集《因为爱你》、《灵魂的颜色》、《人主持的最后一次会议》。《灵魂的颜色》获2009年冰心儿童图书奖。

徐均生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有二：

一、运用隐喻、变相、夸张、反讽、荒诞、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法，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悖论现象，振聋发聩，发人深省，蕴藏着丰厚的人生哲理。

年终测评时，办公室主任张炜搞鬼，手下李青只得了75分，在局里垫底。县组织部对局领导及中层干部测评时，李青一反常态让同事们给张炜打了最高分——96分，比局长还多6分。结果，张炜很快被撤职。

《倒杀》让我想到了一幅漫画，题目叫《1+1+1=0》。画的是三个

人同拉一辆车，却朝着三个方向，呈“丫”字形，结果，车原地不动，原因是三个人的力量相互抵消为零。这幅漫画从侧面揭示了一个消极的主题：“内耗”。

一些单位生产与工作之所以搞不上去，内耗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有的人，整天捉摸人，口蜜人前，腹剑人后，插套弄套，飞短流长，整人之心无所不用其极。局长临时有事让张炜负责测评，不料，张炜却狐假虎威，给李青一个下马威。

有的人，常有整人之心，常设整人之计，今天说三道四，明天张长李短。见面带笑，转身煽阴风于暗处；当面是人，背后点鬼火于密室。往往出人之所不意，攻人之所不备，因而成功率很高。李青也不是省油的灯，其妻更是整人高手。他们故意让张炜的测评分超过局长，表面上看，是在帮张炜的忙，其实是设计的一个陷阱，布下的一个圈套，让张炜往里钻。

这些人虽然只是少数，危害却很大。

如果这些人将整人的聪明与智慧，用到生产与工作中，该多好啊！如此， $1+1+1$ ，就会等于 3，甚至大于 3。

一位过路人老汉被一辆黑色轿车撞得飞了起来，然后“扑”地坠落在地下。肇事车没有停下来，而是逃之夭夭。过路人唐汉见状连忙拨打 120，不料，一下子来了两辆救护车。更令唐汉始料不及的是，两辆救护车不是立马救人，而是互相争抢奄奄一息的伤者。唐汉气愤不已，背了人进了一家诊所。唐汉对医生说：“他是我父亲，请你快

救救他吧。”见义勇为，说真话寸步难行，说假话如鱼得水。《他是你什么人》将生活中的悖论现象，揭示得淋漓尽致。

有人晨练时不小心掉到护城河里了。两个人不是马上下水救人，而是先确认谁先发现。路过此地的唐汉二话不说，一个猛子扎下去，摸到一个沉落在河底的女子，把她拖出了水面。经过胸外心脏按摩和人工呼吸，女子终于得救了。可是，在发放见义勇为奖金时，却犯了难。因为，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规定，救人一命，视情节奖励一至十万块钱，但必须确认是谁最先发现，否则就没有。唐汉提出不要奖金了，不仅两人不同意，而且基金会领导也不答应。为了脱身唐汉信口开河“那女子是我女朋友，我救她是应该的。”唐汉满以为这下可以走了，殊不知更加难行。最后，唐汉支付了两千块发现费后，才离开那个是非与伤心之地。救人一命，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倒贴了两千块，不仅唐汉想不明白，读者也搞不清楚。《谁最先发现》与《他是你什么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电视上播出一条新闻：县公安局三天前抓捕张三新闻是假的，当时编辑人员错把张三演戏的录像当作新闻播出了，现在特向张三先生致歉！我们将扣发编播人员奖金。面对新闻，张三这样回答好友提问：“我只能告诉你，如果我坐牢的话，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抓进去，你懂了没有？”张三一语道破天机。《演戏》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二、科幻小说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为文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

装在领导身上的思想拉链、爱情拉链、财富拉链、智慧拉链等等拉链，都变成了铁杆拉链、铁链。充分享受拉链带来种种好处的领导，如同关在铁栅栏里，怎么也出不来，怎么也打不开，连拉链的发明者教授也很纳闷：“这拉链怎么会变成铁链、铁杆呢？真是奇了！”《神奇的拉链》结尾堪称神来之笔，颇具思辨色彩。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人类发明的许多科研成果，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

科学家把人工遗传操作动物繁殖的过程叫克隆，这门生物技术叫克隆技术，其本身含义是无性繁殖，即由同一个祖先细胞分裂繁殖而形成的纯细胞系，该细胞系中每个细胞基因彼此相同。克隆也可以理解为复制、拷贝。

英国英格兰科学家和美国俄勒冈科学家先后培养出了克隆羊和克隆猴。克隆技术的成功，被人们称之为“历史性事件，科学的创举”，有人甚至认为，克隆技术可以同当年原子弹问世相提并论。

克隆技术可以用来生产“人”，可以用来复制“人”，因而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

目前，人类尚未掌握克隆人的技术。但是，不久的将来，人类一定会突破这个技术难关。对于人类来说，克隆技术到底是悲还是喜？到底是祸还是福？

在我看来，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都是一分为二的。克隆技术也是如此。如果克隆技术被用于复制像希特勒之类的战争狂人，将会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即使复制普通人，也会带来一系列伦

理道德问题。如果把克隆技术应用于畜牧业生产，将会使优良牲畜品种的培育与繁殖发生根本性变革。若将克隆技术用于基因治疗研究，就极有可能攻克那些危及人类生命健康的癌症、艾滋病等顽疾。

克隆技术如此，其它技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神奇的拉链》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我八百年后的 30 代孙，嘴巴出奇的大，满嘴都是牙齿，肚子很大，没有脖子，颜色是泥黄色，手臂很小，大脚很细，脚很大，赤着脚，没有穿鞋袜。他们吃小石子，吃泥巴，没有水喝，形同野人。《我的第三十代孙》所描绘的现象，并非危言耸听。如果人类继续破坏生态环境，结果会比小说描绘的更糟。恩格斯早就告诫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地球村被人类破坏了，外星人要对所有动植物进行原始化处理，将人关在笼子里，让猪、狗、羊、鸡来喂养，直到地球恢复到原始状态。人类将和动物一样，回归到原始化时期。《我要重新做人》醍醐灌顶，给人类当头一棒，促使人类回头是岸。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失忆人》。

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卡夫卡的内心城堡，博尔赫斯的迷宫哲学，村上春树的片段笔法，都在本书中得到了最荒诞、最神奇、最真实的再现，无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这部长篇小说由失忆人的 66 个生命片段构成，每个生命片段独立成篇，各篇之间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整部小说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写失忆人失忆后在龙城里所发生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失忆人以他美好单纯的心灵走进社会，走进爱情，走进人们的心灵深处，揭开了社会的种种神秘面纱，颂扬了人性的真、善、美，也深刻地揭示了社会转型时期各种荒诞现实，以及带给主人翁的困惑与无奈。小说的第二部分写失忆人走出龙城顺着梦境中的地点寻找记忆。失忆人在寻找记忆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神奇而荒诞的故事，让人进入一个奇幻而又壮丽的世界。各种世相与内心彷徨始终纠结着，最终他在路上晕死过去了。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公元 2810 年的龙城。为拯救因环境破坏而日渐绝望的地球和因被邪恶灵魂沾染而沉溺的太阳，他参加了龙城 1 号方案，不期与肖医生相会，用生命化为美丽彩霞。

小说深入浅出，集幽默、智慧、哲理、想象于一炉，藉助隐喻、幻象、象征等叙述策略，对我们人类的生存环境提出了质疑，表达了人类对美好心灵的回归，隐含了作者宏大的理想和纯粹的人文情怀。

《失忆人》的横空出世，既为微型小说文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微型小说写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5 日）

# 拥有美好的心灵世界是我的创作源泉——中国大陆徐均生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作品中的唐汉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你的影子？“唐汉”二字有何寓意？

徐均生（以下简称徐）：唐汉这个人物没有生活原型，完全是虚构的。唐汉的思维方式是直线型的，不会转弯抹角，情感单纯，心地善良，充满美好。唐汉这个人物身上应该有我的影子，或者说有我的情感取向，心灵世界，价值观念。在取“唐汉”作为人物之名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唐”代表唐朝，“汉”代表汉朝。汉朝和唐朝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那时候不光国家强大，人也是特别的强大。“唐汉”所追求的应该是心灵的美好，心灵的强大。当然，他追求得很苦很累，也很无奈。这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文明的成就更多的是物质的文明，而人性的文明已经被我们忽视了，或者仅仅是作为陪衬。

陈：作为医务工作者，你治疗病人的外伤，而作为微型小说作家，你如何拯救人的灵魂？

徐：我在小说《灵魂的颜色》中曾经这样写道：“灵魂是一个人的精神，是一个人的思想……”它是一个人的内在气质，更是一个人的

区别与他人的品质所在。作家应该在作品中写出美好的情感、崇高而又纯洁的爱、令人向往的美好世界，只有在作品中把美好的、优秀的品质写出来，才能够感动人，才能够引导人，才有可能去拯救因沾染了丑恶的灵魂。当然，作家本身的灵魂首先应该是纯洁而又高尚的。

陈：你的科幻小说素材来自何处？在写作科幻小说时，最难驾驭的是什么？

徐：科幻小说的素材来自何处，那应该是来自人的心灵世界吧。其实，我们平时接触到的很多人或事，这些人或事，忽然有一天跟你心灵上的某一点相通了，或者说“灵感”了一下，你就可以写一篇小说了。这篇小说有可能是科幻的，也有可能是现实的。至于“在写作科幻小说时，最难驾驭的是什么”，我好像还没有感觉到难与不难的问题。写小说是心灵的需要，是写自己的心灵。这心灵里的东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好像不存在难与不难的问题。

陈：《失忆人》由 66 个生命片段构成，每个生命片段独立成篇，可当作微型小说来读。各篇之间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一个整体，可当作长篇小说来读。应当说，《失忆人》开创了科幻微型小说文体创新的新时代，为微型小说文体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请谈一下这部小说构思与写作的情况。

徐：《失忆人》这部书稿前后写了 5 年时间，从 2005 年开始，一直写到 2009 年。这些小说有一半在《当代人》《百花园》《喜剧世界》《语文导刊报》等报刊先后发表出来，有的被《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青年文摘》《杂文选刊》等杂志转载了，还有的收录在年

度精选本里，也有获奖的。写这些小说时，一直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合成一本书，单篇可以当微型小说来读，合在一起又可以当长篇小说来读。

2009年11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在网上征集书稿，便带《失忆人》去应征，很快通过了出版选题。但是，能不能把《失忆人》整理成一本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或者说可以当长篇小说来读的范本。这就要重新构思篇章，重新去审视失忆人这个人物。要把原来一个主要人物与众多次要人物的一篇篇微型小说整合起来，又要符合出版社的出版要求，这确实是一个挑战。现在回过头去想，大概有以下几点体会吧：一是故事情节要有连贯性，主要人物跟众多的故事尽量串联起来；二是主要人物要有独特性，或者说人物的文学艺术典型性。有一个独特的人物，才有可能吸引读者往下读，才有可能弥补一篇篇微型小说组合成长篇小说后在阅读快感上的不足；三是小说的思想艺术上要有大的提升。这是最为重要的。由一篇篇微型小说组合成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上肯定没法跟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相比，但是，小说在思想性艺术性上应该有一比，或者说可以完全超过。现在看来，应该是做到了。

陈：科幻小说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赋予了“幻想”依靠科技在未来得以实现的极大可能，甚至有些“科学幻想”在多年以后，的确在科学上成为了现实。因此，科幻小说就具有了某种前所未有的“预言性”。法文中，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最早就被称为“anticipation”，即“预测”。这样的文学作品基于科学的可信性是必要条件，应当说

这种“科学至上”的精神是科幻小说有别于其它幻想类型作品的根本所在。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谈谈你对科幻小说的看法？

徐：“科学至上”是一种科幻小说的创作手法，也为人类探索未来世界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在探知未来世界的过程中，肯定离不开当今世界的科学水平。而当今世界的科学水平又是未来世界科学水平的基础。

科幻小说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的，是对现实的预测、反思与批判。这个现实就是当今世界的科学水平、生存环境与人的心灵世界。我以为创作科幻小说时最为重要的现实来自人的心灵世界。人有什么样的心灵世界，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科幻小说。而人的心灵世界又受到来自科学水平与生存环境的影响与制约。拥有美好的心灵世界，同样是创作科幻小说的必备条件。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5 日）

# 打开心灵之窗——中国大陆黄 荣才论

黄荣才，男，1970年9月出生，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崎岭乡人。当过10年的乡村小学教师，现为平和县新闻中心副主任、党支部书记，平和林语堂文学馆馆长，平和县政协委员。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传记文学学会理事，漳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漳州林语堂研究会理事、郑州小小说学会会员、平和林语堂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平和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福建文学》、《四川文学》、《青春》、《山东文学》、《黄河文学》、《厦门文学》、《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飞天》、《泉州文学》、《闽南风》、《文学港》、《小说月刊》、《青岛文学》、《短篇小说》、《微型小说月报》、《手机报》、《天池小小说》、《短篇小说》、《福建日报》、《闽南日报》、《厦门日报》、《厦门晚报》、《南方都市报》、《郑州晚报》、《西藏日报》、《安庆晚报》等各级报刊发表文章100多万字，有文章数十篇被转载或者入选《福建文学六十年》、《当代名家精品小小说选》、《守望者——世纪末散文随笔精选》、《城市笔记丛书》、《感动农民的68个母亲》、《2009年值得中学生珍藏的100篇微型小说》、《最受中学生喜爱的100篇微型小说》等各类选集，获奖若干。出版有小小说集《玩笑》，散文集《不言放弃》。散文集《我的乡贤林语堂》、《棕香在舌尖舞蹈》即将出版。黄荣才微型小说艺术

特点有二：

一、善于在对比与反差中凸现人物性格特征，在平凡故事中表现人物美好心灵，在讴歌人性之美的同时，也鞭挞人性之丑。

《心灯》对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对比又分二种：一是楼层内住户之间的对比。居民楼梯道没有路灯，一到晚上，这儿就黑古隆咚的。上上下下的人极不方便，有扭伤了脚的，也有抱孩子把孩子的头往墙上撞的，有孩子一脚踩空，人整个儿往下滚的。住户们就怨言四起，骂城建部门，骂物业管理、骂装修单位的，不一而足。可骂归骂，楼梯依然一到晚上就黑糊糊的，多亏了那些住户的适应性，不长时间居然都练得摸黑走路如履平地，只是苦了那些来来往往的各家客人，常闹出点扭伤摔疼之类的新闻。没有人想给楼梯安装路灯，三楼小丁曾念叨要在自家门口安盏路灯，让老婆一顿抢白：“你钱没人多，官没人大，客没人多，你脑筋有毛病啊？凭什么我们掏电费照亮别人的路？能管好自己就不错了。兴许人家当官的故意留着这黑劲省得送礼的人在别人眼中晃来晃去碍事，你给安盏路灯，小心无事找事。”二楼的小刘更绝：“五楼、六楼的人不装，凭什么我装，我就这么一小截路，忍一忍就到了。”路灯始终没有安起来，倒是不知谁家起个头，居民楼似乎一夜之间家家有把手电筒，哪家客人要走，主人就提着手电筒送到楼下或者站在楼道上照亮楼梯送行，这在小城里倒是一景。当然客人来的时候，只好委屈点克服克服了。这个对比让人们感到这幢楼的住户是一盘散沙。二是老住户与新来住户的对比。人群正要散开的时候，一个男人扶着一个十岁左右男孩的肩膀回来了，他走到人

群时停了下来“你们都在这？我是新搬来的，请大家多多关照。”喧哗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大家清楚地看到：这个男人是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他身上赫然穿着福利厂工人的工作服。看得出，他刚下班回来。大家默默地走开了，路灯依然很灿烂地亮着。据说，那晚这幢居民楼有不少人辗转难眠。这个对比让那些生活在光明之中的人无地自容，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一下子变得光明高大起来。

在平开的假玩笑中，我们看到了平时看不到的科长真的一面。平对这个科长是很崇拜的，在平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科长（那时还是个一般干事）就反复地对平说自己是如何地一个人打败了两个抢劫犯，又是如何抓住了其中一个，那时血又是如何地从手上流了下来，可他却并没有松手，坚持到别人闻声赶来。平觉得他真伟大，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这种印象到现在仍没改变。平觉得科长今天一定会重现当年的雄姿，况且“抢劫犯”只有一个。他一定会在最恰当的时候转过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落自己的凶器，不，也许会先猛击头部，最好是双眼，然后再制服，可当他揍下去之后才发现我是谁，也许他会后悔自己下手太重了，赶快为我包扎甚至送医院，说是被车撞到了之类的。不，他会把我送保卫科的，这时在他眼里，我首先是抢劫犯……

《玩笑》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真真假假交织在一起。在真与假的对比中，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人。此外，《玩笑》写法新颖，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二、语言形象而生动，幽默而诙谐，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黄荣才微型小说语言幽默、诙谐，闪现出一种灵动感，这样的灵



动感就让人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轻松的愉悦，而不是沉重。例如“小李在爱情的道路上屡战屡败，常常陷于痛苦之中。一个偶然的机，小李萌生了上网寻找梦中爱人的念头。工夫不负有心人，没多久，他就在网上‘电’到一个叫‘乖乖猫’的美眉。小李向‘乖乖猫’倾诉了曾被抛弃的哀愁，没想到他与‘乖乖猫’竟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渴望，他们越来越有共同语言，在网上越聊越起劲，越聊越热乎，话题也越来越广，从网络爱情到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我飞机的最新事态，直到很晚了，两人才依依不舍地道别。”（《网上试婚》）他在小小说中把小李的失恋痛苦写得飘逸轻灵，而不是纠结在痛苦的泥潭中无法自拔。“这几天老下雨，正在改造的公路到处都是泥泞，部分路段可谓‘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已完成水泥路面浇灌的半边路面自是风雨无阻，另一半可就泥泞不堪了。梁岱骑着摩托车来到施工路段的时候，摩托车已成了泥车了，套着皮鞋的塑料袋破了，高级皮鞋成了水靴，到处沾满泥点。”（《生财有道》）这样的语言在幽默中显得十分生动，把正在改造公路两边情况不同写成“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感觉，好像书法作品的藏锋，避免了平铺直叙的直露，增加了一点文雅。

但黄荣才的语言也不仅仅停留在幽默、风趣上，在他的语言之中，有一些锋芒直逼人的内心深处或者某些隐痛，例如“那天晚上，本城新闻报道了当天的植树活动，称活动取得显著成效，又种植了各类树木几万株。在新闻播出的时候，有个当地人不屑地跟旁人说：年年都在那山种树，按照那数字，我家烟囱都要种上三五棵了。还有就是几

个捡废品的，头枕着从山上捡来的矿泉水、可乐瓶子，无限向往地说：如果天天都有这活动就好了。”（《种树》）这样的描述不是刀光剑影，但也绝对不是风平浪静，就在貌似波澜不惊之中，他的锋芒已经刺了一下，把一些隐疾刺痛了。但微型小说不是大夫，无法刮骨疗伤，只是刺痛了而已，真正的隐疾需要手术刀，需要痛下狠手，但如果没有微型小说的刺痛，也许某些隐疾就藏在那里，甚至恶化了，或者麻木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从这个意义上，黄荣才的微型小说语言就没有了刻薄之嫌，而是有了某种希望和温暖。

黄荣才小小说语言在幽默、风趣、锋芒和温暖之外，还有种怜悯的色彩。“最近，生个儿子成了刚结婚的大伟重点任务。大伟家族上溯五代都是生了一堆孩子，但到头来男丁只有一个。大伟的父亲担心到了大伟这代断了香火，整天念叨要大伟‘一炮打响’，甚至说如果大伟生了女儿就把全部家产捐给福利院，弄得大伟觉得如果自己不生个儿子就会成为家族罪人。大伟从结婚前半年就开始戒烟戒酒，有关优生优育的书的书翻了不少。后来大伟又瞄上了那些刚生了儿子的人，大伟觉得这是实践出真知，书上说的毕竟只是理论层面。梁克就是在如此的情况下成为大伟套近乎的对象，梁克的老婆上个月生了个双胞胎，都是男的。梁克迅速成了大伟心目中的英雄，儿子是硬道理，大伟坚信这一点。”（《秘诀》）这样的语言在简短的篇幅中让大伟父亲既重男轻女又勇于承担责任的形象跃然纸上，无需太多的细致描写，就有了不同的人物感觉，这或许就是语言的功力。这样的语言功力在这里不仅仅是褒或者贬那样简单地一分为二，而是站在某种高度的怜

悯，怜悯他们的观念，怜悯他们的生存状态。这样的怜悯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但却实实在在闪烁道德的光芒，也体现了文学作品的道德引领作用。

黄荣才微型小说另一个特点就是把“小”往“大”里写，往往是一个细节，在他的铺陈之下，衍生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不是简单的拉长，而是立体的扩大挪动。如因为坐在办公室前排，对从门口经过的人打不打招呼就滋生了诸多事端，甚至影响了人物的命运（《为难》）。不会喝酒的新干事，在领导的劝酒和猛灌之下，酒量突飞猛进，领导都很欣慰“我们终于把他传帮带出来了。”（《酒量》）这些细节在他的笔下，有了许多含义，放射性地反映了社会的某些方面，如复杂的人际关系、吃喝成风、培养后备干部等比较重大，甚至沉重的主题。但黄荣才的聪明就在于，他知道拿捏分寸，他不会一味地穷追猛打，即使他写沉重也不会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是在让人感知到份量的时候戛然而止，留下读者在那自个儿回味。所以他的小说既有味道，又好读。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1 日）

# 不懈追求作品的精神高度——

## 中国大陆黄荣才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写小小说更多的时候是要对生活进行思考、挖掘。就象美丽的贝壳有时候被沙子掩埋了，但并不意味着它的不存在，要善于发现：‘生活并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不能把目光停留在表面，要透过现象找到实质的东西，写出来的文章才抓人。要有悠着点的心态，别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因此写稿时就放缓了节奏，想到可写的东西也不匆匆忙忙动笔了，而是放在脑里发酵，以至到写出来的时候跟开始所想的相去甚远，面目全非，但效果好多了，因此写小小说的过程其实是对生活的提炼、重新组合排列的过程。”这是你在《写小小说如同挑选贝壳》一文中说的话，很形象。请结合你具体作品予以阐述。

黄荣才（福建省作协会员，以下简称黄）：这是我写作过程中不断受冲击之后形成的一种概念，或者说感觉。说到写小小说如同挖掘贝壳，我想谈谈《为难》这篇小小说，这篇小小说写的是个办公室机关干部，因为座位在第一张办公桌，抬起头来就可以看到从办公室经过的人，频频打招呼影响工作不说，甚至影响和同事的关系，招来同事的厌恶，不打招呼被说成架子大，甚至领导都找他谈话了。这样的事情在机关司空见惯，也许很多人会忽略了，不过我在思考中写出了

一个机关小干部的尴尬，还有为人处世的艰辛和敏感。至于写作不要赶速度，我先说说《索画》，我开始想写的就是作为一名画家的林升因为固守自己的那份清高而不愿意卖画，收到朋友和老婆的讥讽，开始想写他坚持自己不卖画的原则，后来改为他为了证明自己卖画了，这是第一次改变；第二次改变就是开始写的是林升卖画后获得成功，画作被捧到很高的高度，但后来就变成林升的老婆四处吹嘘林升的画全市最高档酒家的大堂，事实却是挂在卫生间里；第三次改变是林升羞愤之下拿下画作被当成偷画的贼，在逃跑过程中被车撞击身亡，第二天成为报纸的花边新闻。林升的命运在我的思考中一直变位，最后才定格成现在作品中的模样，这就是我觉得写作有些时候要“慢”下来，然后水平才有可能提上去。一气呵成的作品固然是有，但更多的匆忙就是浮躁之作，写文章还是悠着点。

陈：《心灯》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给读者诸多启发。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黄：《心灯》也是来自生活的启发，我有一次去朋友家，他家楼梯的路灯坏了，我是摸黑上楼，我问朋友为什么不把路灯修好，他说物业还没来修，自己修担心引起别人误会，以为自己好出风头。回来后，我就琢磨这件事情，就让各个思想的人上场，后来自以为聪明或者计较得失的人发现路灯修好了，再次引发议论的高潮，什么说法都有。最后我才抖出修路灯的是个眼睛失明的人。我想表达的是人许多时候是心灵失明或者蒙上了尘垢，自以为是、自作聪明、自私计较等人性就在这盏灯下现出原形，幸好的是大家还懂得羞愧，让人在失望

中不至于绝望。

陈：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你是如何积累生活和知识的？又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

黄：我积累知识的方式一是阅读，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更为重要的是思考，毕竟无论什么样的书籍，所展示的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作者所体验和提升的生活，生活远比书本来得复杂，来得精彩，何况每个人面对生活都有不同的感觉，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有自己的生活，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自己的东西。作家需要的是创作，而不是临摹或者复制。因此面对生活的诸多种种，我总是在思考，想揪出现象后面的东西。这其实就是回答您后面的一个问题，把生活的种种记录下来，那仅仅是记录，不是创作。一个作家，必须要懂得对现实生活进行剔除，要知道哪些需要留下哪些需要舍弃，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表达自己思想的艺术世界。我开始写的时候，考虑的是把作品写得好像就在身边的影子，后来才发现，这样的叙述或者描写容易流于简单的描摹，我开始学会舍弃，剥竹笋一样，把笋叶剥去，就留下可以食用的笋肉，那么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高度。

陈：请谈一下你近期的文学思考。

黄：最近以来，一直在思考作品的核心价值，也就是精神高度。总觉得文学作品是要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的。即使是写灰暗的东西，鞭挞丑恶的东西，最终也要回来，要站到一个高度，让人向着光亮走去，而不是一直滑下去，滑到冰冷的深渊。我写的不少是机关生活，或者说官场的一些事情，也许写点官场的腐败或者黑幕什么的，能吸

引眼球，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文学作品不能让人老是在绝望中煎熬，也不能仅仅是平顺地滑行，而是应该到最后或者就是在过程中，让人的精神力量有逐渐提升之势，或者到最后来个跳跃的提升。我讲究的是对温暖的追逐，这样的温暖是人性，也是精神。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1 日）

# 让心灵自由飞翔——中国大陆

## 非花非雾论

非花非雾，女，本名丁丽，1969年6月生于河南省汝阳县城关东街东马道。毕业于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学教师。2006年开始在猫扑原创文学频道连载长篇小说《那年遇到的男孩女孩》、中篇小说《心门》、《365日恋情》、《午夜来电》等，还有短篇小说《边线距离》、《玻璃女人万花筒》、《军校女子游泳课》、《那一刻，你没有秘密》等，50多万字。小小说处女作《操场边，那树合欢花》在《小小说选刊》2008年第十期发表；2008年《小小说选刊》第14期发表小小说代表作《梅事三记》。先后在《百花园》、《小说月刊》、《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月报》，《天池小小说》、《短篇小说》、《幽默讽刺·精短小说》、《金山》、《牡丹》、《文学港》、《安徽文学》、《北京精短文学》、《诗选刊》等全国知名刊物和《洛阳日报》《洛阳晚报》、《三门峡日报》、《羊城晚的》、《钦州日报》、《贵港日报》、《新课程报语文导刊》各版本发表转载小小说近200篇和少量诗歌散文。几十篇作品被各种权威刊物转载。作品入选多种小小说年选和精选本，出版小小说作品集《梅花玉》、《指尖花开》，散文集《绮梦如茵》、诗集《桃花心情》等四部。

诗歌《桃花心情》获第二届“中华校园诗歌节”优秀奖；《伤心



西湖》获全国反腐倡廉小小说大赛三等奖；《梅品》获 08 年度小小说优秀原创作品奖；2009 年 5 月，小小说《梅事三记》获第四届金麻雀奖入围奖；获 2009 年小小说风云人物——“明日之星”称号。

非花非雾起步较晚，却取得了娇人的成绩，这得益于她对生活的敏锐观察，写作的刻苦勤奋，对艺术的独特体验与感悟。她的小说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美，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从容不迫与不露声色的叙述中，先极力营造一种美的画面，然后，笔锋一转，展示这种美被毁灭的画面。

在美与丑的对比与反差中，讴歌真善美，鞭鞑假恶丑，蕴藏着极其深刻的人生哲理。《蝴蝶哭了》开篇就写蝴蝶之美：“瑞爱动，所有热闹的活动都少不了她。但她却喜欢陪着培智看树上、草间的小虫子。他告诉她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告诉她蝴蝶的肢体语言，他说：蝴蝶是有感情的……她便把他说的话带回宿舍，对一群见了毛毛虫就变色大叫的女孩子们复述。日子就在卵、虫子、蛹、蝴蝶的循环往复中过去了，回想起来，两个人的话题竟从来没有离开过蝴蝶。”这样写，是渲染与铺垫，为后面描写蝴蝶之死，尤其是写为保护蝴蝶而死的培智之死蓄势。小说最后，写蝴蝶与护蝶人之死：“为了纪念培智，当地的蝴蝶馆用培智来命名。瑞进了蝴蝶馆。一个个精致的玻璃盒子里，蝴蝶静静地展开翅膀匍匐着，这是一个悄无声息的蝴蝶世界，美妙无比，却又死气沉沉。瑞感受到美，也感受到沉痛。二楼，一方大大的玻璃橱中，有一只耀眼的蓝色大蝴蝶。标本旁有一张图片说明，简单地记叙培智殉职的经过——他为了保护这只稀世大蝴蝶不被捕蝶人捉

去制成标本出卖，不慎坠崖，还附了一张照片。培智微笑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瞳仁里有一种狂热的东西。那大蝴蝶足有一人来高，蓝色的翅翼上有着彩虹般的细密鳞片，随着光线的变化而闪动着不同的色泽。它的两只触须像两只柔美的长瓠。这哪里是一只蝴蝶，宛然飘飘欲飞的美人！她那一对稀有的蜜蜂一样的复眼，在大厅明亮的顶灯下，闪烁无数个光点，像人眼中盈盈的一汪眼泪。”“蝴蝶是有感情的”这句话，看似平平淡淡，却包含着很多东西。有人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追杀蝴蝶，牟取暴利。可怕的是，这些人至今仍执迷不悟。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于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蝴蝶哭了》的社会意义与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伤心西湖》开头，极力营造西湖之美：“又是西湖风雨黄昏。白静走上断桥，雨水打湿了她的长发和衣裙。望着远处的雷峰塔，白静又感到了某种召唤。也许前世她便走在这断桥，精心设计的邂逅，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留下西湖处处胜景。”结尾，西湖依旧美丽：“白静又来到最初的西湖。望着千百年来并没有多大变化的西湖，碧波荡漾的水，拂面不寒的风，缠绵浪漫的雨，一切依旧，一切美好。只是白娘子那美丽的爱情经过了岁月的磨砺，随着那残破的塔影沉向了湖底，到了白静，便成了传说。白静扑入这美好之中，她要上溯前世，做济世的蛇仙；她要转到来生，重新追寻真诚。南屏晚钟湮没了断桥雨韵，白静醒来时，看到的是满目的白色。她不知自己是在雷峰塔下，还是在水国龙宫……”景色依旧，心情迥异。一名儿童因为服

用了她公司制造的感冒药死了，更让她悲痛的是，她的母亲也因为服用她公司的感冒药而长睡不醒。难怪她要选择自杀来谢罪，难怪她自杀不成长叹一声，叹尽隔了千百个轮回，依然在风雨中吟唱的无奈年华的悲哀。可惜，这一声叹息太晚了。

《天音》开头，把我们带到了令人神往的雪域高原：“清晨出发，等她气喘吁吁地爬到山坡，天已快中午了。玉琴坐在地上，吃掉带来的糍巴，便开始打柴。她长期被高原的风吹着的手和脸颊都不再白嫩了，但冷风一吹，再碰着粗糙的树枝，依然会被擦出血口子。玉琴忍着疼，把一捆柴用皮条捆扎好。这时，天已偏黑了，风愈发紧起来，天上灰濛濛的云像浓烟在堆积在蒸腾，霰雪很快落下来。玉琴知道，马上就要起风暴。她背起柴捆，用尽力气向政府驻地方向跑下来。风越刮越大，雪越来越紧，雪里夹杂些冰雹，劈劈啪啪打在头上脸上。玉琴的鞋子跑丢了，一下子跌到雪窝里，眼前一片空洞。”女主人公玉琴，把她的青春与热血全部献给了高原。晚年，她患了重病，并成了植物人。但只要一听见“艾啊热里拉”的藏歌，她的身体就有了感觉与知觉。最后，“林海惊疑地发现母亲早已萎缩不动、暗淡无光的眼睛亮了起来。她的手在动，越来越有力，分明是在打着藏歌的节奏：‘踏，踏，踏……’林海相信有奇迹出现了，他小心翼翼地叫：‘妈。’藏歌停下来，玉琴又陷入一片混沌中，任千呼万唤也唤不回来。从那天起，林海不再走南闯北走穴。他每天伴在母亲身边为她唱无字的藏歌‘哎啊热里拉’……”林海要让母亲在植物般的状态下，享受那份心灵的天音。

## 二、梅花系列小说别具一格，韵味悠长。

梅花，本意指梅树的花，寒冬先叶开放，花瓣五片，有粉红、白、红等颜色，是有名的观赏植物，与兰菊竹一道并称“四君子”，并位列“四君子”之首。《梅品》堪称此类作品的佳作。南京才女程雪如，自称长史之女，以善画程派梅花著名。虽落风尘，却自比红拂，性傲不俗。而真正的长史之女叫素素，女承父业，也画得一手好画。在张将军安排下，两位才女见了面。当素素看见程雪如不仅掌握了程派“梅中梅”绝技，而且得其神而超其韵，一扫程派梅花的萧瑟清冷，一片生机与活力勃勃欲出。素素当场击案赞叹，父亲一生突破不了的东西，被雪如一时冲开。最后，素素终于认了这个风尘女子程雪如，并双目含泪，拿出父亲印章、真迹等物，郑重交给雪如，向众人宣称受人之托，转交程氏后人。素素不仅不怕百年后名载风尘，而且从此不再画梅，只描草木虫鱼小品，曾多次拍卖画作，赈灾民、兴义学。日寇进犯中原，素素将张将军遗赠家资，捐作军费，布衣而终。《梅品》为我们刻画了两位个性鲜明的女性新形象，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小说将两人的外貌美、心灵美、绘画美融为一体，并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既为她们的美貌所倾倒，也为她们的绘画所惊叹，更为她们的高贵人品所折服。绘画时的人品很重要，其它艺术，其它行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人们在阅读作品时，优秀作品撼人心魄催人泪下的魅力，常常使读者在感叹之余，获得大于原作的二度创作的快感。

她的其它梅花小说，也写得很好，如：《梅花玉》是小城旧味；《梅花盘扣》是小城两位裁剪手艺女性的故事；《梅鹊图》是师生纠

葛；《梅花纹绣》用暗线写一位女大学生的爱情悲剧和小镇人美好善良的心灵；《梅花玉印》是一篇唐代传奇。作者给每一位人物都灌输了想要表达的思想，并给了她们灵魂，使这些大义不凡的女子获得艺术生命。

三、语言典雅、华丽与高贵，富有画面感，读之，似欣赏一幅美丽的图画，情中有景，景中有情，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和感染力。

“他们在农大的操场相识，那是课外活动时间，夕阳正红。”

瑞像一阵轻风拂过跑道，她修长清瘦，水洗过的绿竹一般。

培智静静地站在跑道边，像老僧入定。（《蝴蝶哭了》）

“红叶笔会，众文友在情侣峰下的石凳上小憩。阳光穿过叶间空隙，落在中年作曲家林海的左手上，它打着节拍，传达林海心中的旋律。歌声渐渐高昂，把人们的思绪从眼前的红叶，引向蓝天湛湛、白云团团的青藏原。林海说，这是藏歌，是母亲传给他的滋润心灵的天音”（妖 音）

“佳眉伏在租住公寓的窗口，看这条躲在繁华背后的街道。那一年，已是多年前，刚刚入夏，天气还算不上热，佳眉穿着她那件天蓝色的纯棉长袖连衣裙，在丽春路的那些高高大大的法国梧桐树下穿行。那时，毛茸茸的法国梧桐的花儿在清风的催促下纷纷扬扬地从枝叶间飘起来，落在人行道上水泥板的缝隙间；还有行人身上的某个部位，她感到脖子痒痒的，很惬意。”（《临街的窗》）

“馨儿拉他坐在窗前喝水。孟扬身上的汗味飘进馨儿的鼻子里，很好闻，有一种百合香。馨儿抬手拭去孟扬额上的汗，发现孟扬黑亮

的双眼正一眨不眨地看着她，仿佛一道闪电从他们之间穿过，他们就那样一动不动地承接着眼神里的电流。”（《百合缘》）

素素见雪如白衣素裙，端庄雅静，如凌波仙子，北腔京韵听之亲切。敌意已冲淡几分。观雪如侧壁悬一巨幅《梅花迎春》，正是世传程派遣作。其实，程长史早抑郁于心，病体难支了。他的后期作品，皆素素捉刀。这画是素素悬纸于墙，登梯而作。她在画里加了皴擦变化，花瓣丝丝纹理尽现。梅花百朵，每朵都在另一张纸上反复推敲、修改。第五十一朵藏在粗枝暗处，色稍浓。当时画完此花，一个闪失，晕染的“大白云”脱手落在花上，无意中以一朵“点画”之梅，盖了“勾画”之梅，竟成程派“梅中梅”绝技。（《梅品》）（载中国作家网2011年7月12日）

# 高标逸韵两相融——中国大陆

## 非花非雾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小说，如《指尖花开》、《临街的窗》、《冰格格》、《墨晶心》、《三色花》、《百合缘》等等，无论是人物，还是语言，无论是情节，还是细节，都写得很美。在写作过程中，你是有意追求唯美主义，还是无意之中使小说写得如此之美？

非花非雾（以下简称非）：这些事物本身就是很美的，对美好事物热爱，感悟，然后融汇于心灵，流溢于笔端，似乎是无意而为之，是一种本真的表现。在我写作之初，凭着一股冲动，一下子写出大量作品，许多行家都说我的散文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风格。散文唯美，小说写实。后来自觉地进行创作，也就遵从师友们的点评，有意识地把散文那种语言表达和意境营造运用到小说写作里面。也就是说“爱美是人的天性”，而发现美、升华美、再现美是刻意的、主动的。

陈：《蝴蝶哭了》和《伤心西湖》，都给人以悲剧之美。鲁迅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你这两篇小说是如何“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

非：《蝴蝶哭了》有两层深意。一层是关于生态与环境问题。嫁到香港的外甥女回来探亲时说：“大陆这些用化肥农药种出来的蔬菜

都过不了海关……”又听说河南中牟的西瓜出口香港，我专门探究了一下，知道出口香港的西瓜是专门另种的，不用化肥、农药、添加剂，跟大批量供应中原市场的西瓜是不一样的。我心中的一种美好，就已经被撕拉撕拉扯得粉碎。心好痛，所以，才有了《蝴蝶哭了》的构想。另一层是在文中渗透着价值观与人生观的矛盾，一个美好的女子瑞为了个人幸福远嫁香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为了环境与社会牺牲了生命。最后“蝴蝶哭了”，就是一种心灵的哭泣。

《伤心西湖》是反腐倡廉征文三等奖作品。主人公白静是一个美丽且上进的女子，本质并不坏，最初也只是为了生存去努力，但她把方向选错了。郝舰也是博学稳重，中年有为的男性，并不是弄权贪财的官员。我不想把他们恶魔化、脸谱化。所以为他们营造了优美的环境、美好的邂逅。但是腐败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虚荣、享乐、贪欲等社会细菌侵蚀造成的。与其说是美好的事物最后毁灭造成强烈的震撼效果，倒不如说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作品只是集中了、凝练了、放大了、升华了生活中的一个令人震撼的片断。

陈：你笔下的人物大多为女性，男性即使出现了，也只是女性的一种陪衬。男人与女人，共同组成了这世界，男人阳刚之美与女人阴柔之美，具有优势互补的特点。在今后创作中，在继续关注女性的前提下，你是否考虑花一些笔墨更多地关注男性尤其是男性的内心世界？

非：有一位作家曾说过：“用女性的眼光看男性，或者用男性的眼光看女性，更能洞悉一切。”所以他认为大多数男作家写女性更细



微，而女性作家写男性更能体察胸臆。其实，我也写过一些男性主角的作品。自以为把他们放在了舞台正中。但是，做为陪衬的女性角色却光华四射掩盖了他们的光辉。比如《一天到晚相亲的鱼》、《黑脸》、《杜康，杜康》等。至于纯以男性为主角的作品《军医的辩证》、《龙争》、《怀旧的羊肉汤》、《毛主席像纪念牌下》、《爷爷种了一亩烟》、《光头李亮》等全是 2009 年以后创作，在今后的创作中也会更多地关注男性的内心世界。

陈：梅兰竹菊，并称“四君子”。你为何钟情于梅花？为何写梅花系列小说？

非：对于梅兰竹菊，我都喜欢。更喜欢梅花一些，也是潜意识里的。自己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也许和本人的性格有关吧。梅花开在冬末春初，“俏也不争春”的高格早已深入骨髓了。其它的花盛开时，都有绿叶来衬，梅花不然，我所见到的梅花都是“干枝梅”，铁杆虬枝上娇姿含笑，雅致超俗。我喜欢这种既有“美貌又有傲骨”的文学意象，高标与逸韵的兼容，是梅给我的启示，也是我的艺术追求。当时因为想写个三题，灵感一动就想出了“梅花三弄”，杨晓敏老师鼓励我写出来。我用了五天时间写出来，审核时，杨老师把它改为“梅事三记”。发表后，梅的意象一直在我心中萦绕，我就一直写下去，刻画了那些爱梅的、画梅的、以梅为名的……一系列的女性。

陈：各种艺术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作为中国摄协会员，在写作中如何融入摄影艺术？

非：摄影和写作是相通的。比如取景，每次采风，一帮人对着同

一个素材拍摄，由于各自的角度和表现手法、审美品味不同，拍出来的作品绝无雷同。好的作品都是角度巧妙，手法独特，且有一定的主题和内容，令人回味思考。这让我在写作的时候，注意切入的角度，注意表现手法。电脑时代，摄影的后期制做在一幅作品里所占比例越来越重。剪切、渲染、PS 等，经过后期的作品有着原图无法比拟的视觉效果。它启发我写作不是生活原封不动的记录、重现。真正的作品要裁剪、去雾、柔化、补光……把美好的瞬间巧妙地展示出来。

陈：你说过：“写作都是有感而发”，而且“先得感动自己，然后才能感动别人。”请结合具体作品，对此加以阐述。

非：还说《梅品》吧。我选取自己短篇小说《梅墨玉》中两个才女均画艺高超的桥段来构思了《梅品》的故事情节。然后决定把这个故事放在民国时期。因为那个承接清朝和共和国的时代，社会动乱，世事的巨浪往往更能淘出人性的真金。地点设在我熟悉的中原。另一个地点设在我曾多次旅游的南京。我给主人公素素设计的一句台词是：“英雄不问来路，位卑不掩品高。”、“一己虚名何足惜”，这也正是我自己的心声。

我原本多感，创作《梅品》，自己一次次被自己编出来的情节和人物感动，唏嘘不止，泪流满面。素素本是清末长史官的女儿，母亲有皇室血统。清室崩亡，她沦落为中原张府下人。无论人生遭际如何，都保持着一种对艺术的追求和为人的高节，这是多少须眉男子都难以做到的。雪如爱画梅花如痴，为生活所迫，零落下尘，却也心明艺高，勇担发扬程派绝技的使命。为她们流下的热泪，与其说是同情，不如

说是赞叹、钦佩。感情的全力倾注，使我给每一位人物都灌输了我想表达的思想，给了她们灵魂，使这些大义不凡的女子获得艺术生命。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2 日）

# 用丰厚涂染记忆——中国大陆

## 赵明宇论

赵明宇，男，1970 年出生于河北大名。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现在某杂志任责任编辑。

迄今已在《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广西文学》、《短篇小说》、《小说月刊》、《短小说》、《百花园》、《中国铁路文艺》、《天池》、《辽河》、《金山》、《精短小说》、《小小说月刊》、《新聊斋》、《红豆》、《文学港》、《佛山文艺》、《古今故事报》、《杂文报》、《新课程报》等海内外 100 多家报刊发表小小说近 400 篇，部分作品被《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文学报》等报刊选载和收入《新中国 60 年文学大系》、《2007 中国年度微型小说》、《2008 中国最佳小小说》、《中国小小说 300 篇》、《中国微型小说 300 篇》、《2009 中国年度小小说》等 36 部丛书。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 2006 年度二等奖、2007 年度三等奖，2009 年被评为新世纪中国小小说风云人物明日之星。创作报告文学作品 180 万字，并著有长篇纪实文学《热血铸名鼎》、《陶山粮人》两部，报告文学集《春天的报告》一部，小小说集《鸡毛蒜皮》、《元城故事》两部。

赵明宇微型小说艺术特点有二：

一、擅长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运用对比手法刻画人物，使人物

生动鲜明，呼之欲出，让人难以忘怀。

《吴线娘》不足二千字，却写活了三个人物：吴线娘、唐老爷、吴知府。吴线娘逃婚出来，成为乞丐，被唐老爷收留，并结为夫妻。可是为了讨好吴知府，唐老爷居然使用美人计。成亲那天，轿车抬到了吴府，唐老爷亲自给吴线娘掀开轿帘，说一声娘子下轿吧，但见吴线娘手中攥着一把剪刀，殷红的血正从吴线娘脖颈下汨汨地流。看到轿内的吴线娘，吴知府大叫一声：“线娘，我的闺女。”说罢，昏了过去。吴线娘与唐老爷对比，一方面揭露了唐老爷贪婪好色残忍自私的本性，另一方面歌颂了吴线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品质。吴线娘与吴知府对比，一方面暴露了吴知府沉缅糜烂生活并最终为其所害的可悲下场，另一方面对吴线娘为追求幸福与自由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悲壮行为予以充分肯定。唐老爷与吴知府，既是两个庸官，更是两个杀人凶手。在对比中，让人们对这两个人产生厌恶与痛恨之情。《选村长》中，800 张选票，除两个候选人牛气与牛皮外，有 798 张选得全是死去 20 多年的第一任村长。在巧妙的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牛气与牛皮与牛老贵之间无形的差距。这应了藏克家《有的人》中的名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锈剪刀》中，女人等了 50 年，终于等来了徐秃子。徐秃子从台湾回来，看女人，还带来了一个女人。晚上，台湾女人让他们团聚。女人从抽屉里取出一朵大红花插在雪一样洁白的发髻上后，就躺在徐秃子的怀里，泪珠子吧嗒吧嗒向下掉。随后，女人开始唱歌。唱完了，却像凝固了一般。徐秃子再看，女人已经闭上了眼睛，鼻孔也不再呼吸，脸上还

挂着微笑。女人和徐秃子，将爱埋在心中，50 年不变。两个女人，同爱一个男人，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甚至拔刀相向，而是互相理解与信任。在对比中，让我们感受到人性之美与人情之美，感受到爱之无比珍贵。尤则仕一生不得志，好在小儿子有出息，当上了县长，替他出了一口气。尤则仕病危了，儿子把他接到县医院里，很多人来看他，一个个趴在他面前左一声老爷子，右一声老爷子地叫着。尤则仕却提不起精神，反倒黑了脸。儿子忙问，尤则仕看了他一眼，留下两行清泪，奄奄一息地说，他们就是喊我亲爹，也不如叫我一声尤先生。在对比与反差中，尤则仕一下子变得丰富与复杂起来，让人过目不忘。

《剃头杨二》中的杨二，因在国民党军队里呆过，便被造反派认定曾给蒋介石理过发。儿子怕受牵连，拿起敌敌畏就喝，幸亏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今的小杨二，子承父业，重开了一爿理发店，专门剃光头。当年杨二剃头用的太师椅，也被儿子派上了用场。理发店门前还竖起一块大牌子，上书蒋介石理发师杨二正宗传人杨宗武亲自操刀。光头理发店生意红火，杨宗武成了元城商界名人。杨氏父子前后不同遭遇对比，一方面折射了时代变迁与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另一方面让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巧巧的辫子》中的父亲，一天到晚酗酒，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他卖了。听说巧巧的辫子能卖 500 块，他就逼迫巧巧剪掉心爱的辫子，可巧巧宁死不从。月光下，巧巧取出一把剪子，咔嚓一声就把辫子剪了下来，在娘坟前刨了个坑，小心翼翼地把辫子放到坑里，眼泪吧嗒吧嗒向下掉，落到坑里，落到坑里的辫子上。酒鬼父亲为了一己私利，威逼女儿剪下最

心爱的辫子。对比中，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丑陋的一面。美丽可爱善解人意的巧巧，主动剪下头发埋在母亲坟头，寄托对母亲深深地思念之情。对比中，让人感到人情之美超越了生死界线。

二、元城系列小说仿佛一个大舞台，各色人等纷纷登台亮相，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真善美与假恶丑交相辉映的图画，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这里，既有县长与画家的心心相印（《安若素》），也有主人与保姆的纯真友情（《保姆春杏》）；既有同学之间无私的爱（《把钥匙交给小蒙》），也有小星与风姑之间真挚的情（《风子姑》）；既有白婆婆与刘四的一“剪”钟情（《剪纸婆婆》），也有姐夫与姨妹的两情相悦（《老慌不如老等》）；既有困难之时的真情（《卖不掉的公鸡》），也有父母为子女作媒的惊喜（《男旦》）；既有人生的沧桑（《泥人打鼓》），也有人间的悲凉（《泥人胡四》）；既有大义灭亲（《女黑头》），也有见义勇为（《屠 》）。

三、语言凝炼而简洁，生动而鲜活，读之如饮醇酒，回味悠长。

“时光像水一样漫过来，在人生的河道中奔涌。很多事情沉没了，总会有几个难忘的细节，山一样矗立。”（《把钥匙交给小蒙》）

“一个飞红流翠的日子，官人许仙眼睛里开满了粉红色的花朵，暖风一吹，哪里驾驭得住心猿意马？就包养了青妹，每日里打情骂俏，很少回家了。”

花容失色的我正在屋里煎药，中药的气味把屋子挤得满满的。我在药香的缝隙里，手持一根竹筷子在砂锅中慢慢翻动，不时的把一双

凄迷的目光投向窗外，算计着官人许仙仨月没踏进家门了。

这时候，下雨了，雨从廊檐滴下来，淅淅沥沥，打湿了深秋的枯草，打湿了奴家焦渴的心情。（《红雨伞》）

“三月的风像偷情的小媳妇，拱得你身上痒痒的；三月的阳光像猫咪的舌头，舔得你脸上麻酥酥的。”

“白婆婆抱着箩筐从屋子里走出来。箩筐里有一摞子五颜六色的纸和一把小剪刀。白婆婆坐在门槛上，戴上老花镜，笑盈盈地剪起纸来。剪一个猪八戒背媳妇，再剪一个孙猴儿翻筋斗。那一把小剪刀在她灵巧的手指中上下翻飞。”（《剪纸婆婆》）

“邱香云长得漂亮，元城南街的汉子们没事找事来肉铺，说看肉，其实是看人。汉子们的目光被她手中的刀子晃一下，心里疯长的念想就挫了三分。”（《烈屠》）（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3 日）



# 贴近心灵的底层写作——中国

## 大陆赵明宇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元城是你家乡的真实地名，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你的写作有何意义？

赵明宇（以下简称赵）：首先向陈勇老师说一声谢谢。谢谢您给我一次心灵倾诉的机会。

我的家乡大名县原来是大名和元城两个县，在一个县城办公，历史上分分合合，民国后期，元城县并入大名县。在大名民间，一些老人还习惯上说自己是元城人。元城县地处华北平原，临近卫运河，从唐朝以来，一直是郡、州、府、道、路的治所，北宋时期是陪都，称北京。明清时期做过三省总督驻地、直隶省第一省会，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直到漕运衰退才沦为僻乡。我就是在这块土地上，一个叫沙圪塔的村子里长大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根据地，当我懵懵懂懂写了一些文字之后，把小说中的地名冠以“元城”为地域符号，借此来展示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目前，在河北南部还没有一个作家以固定的地名创作，我这样做也算是对地方文化的推进和展示吧。尤其后来写了一批传奇小小说，写民间百业，写各色人等，如《元城赌王》、《元城蛇妇》、《元城锁王》、《旋匠》以及梨园系列，都是以元城为依托的。

陈：你的小说用了较多篇幅描写农村妇女，并且大多为悲剧人物。什么原因，使你格外关注农村女性？她们在你笔下为何大多为悲剧形象？是因为她们本来就是弱势群体，还是其它原因？

赵：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在农家小院、田间地头，耳闻目睹了家乡人在烈日下劳作、在泥泥水水中摸爬滚打。农民生在土炕上，死在土炕上，有的一辈子走不出村庄，有的因为看病才去了一次县城。在这个弱势群体中，妇女尤为典型。她们自小依从媒妁之言，嫁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然后生儿育女，伺候一家人的起居。她们白天和男人一起去田里劳动，回家还要喂猪喂羊。男人累了可以抽颗烟，女人休息一下要遭男人呵斥。农闲时，男人聊天打牌，女人还要缝缝补补，围着锅台转。一想起农村，我首先会想起灶间的母亲揉着被烟熏得流泪的眼睛，想起邻居二婶含着泪把家里仅有的几袋子小麦交给村干部。这一切，对我影响至深，有着极大的震撼。

写作者都是从自己熟悉的生活开始写起。当我拿起笔，梳理着记忆，要为小人物立传，写家乡的女性。农村的女性更能唤起乡村的记忆，所以我在写作之初，把目光定格在农村的女性身上，展示她们的生存际遇。她们没有经国大计，蚁虫一样，以自己的勤劳和倔强在生活中挣扎，在道德的恪守和背叛中拔河。我的小小说《回乡》、《兰香》、《红夹袄》、《锈剪刀》、《做主》等，都是我身边的故事，其中的生活原型就是我的姑嫂姊妹，我的婶子大娘。

谈到悲剧，我想她们生活的本身就是悲剧。我常常拿她们和白领丽人相比较，感觉她们身上的人性光环毫不逊色于白领丽人。后来我

到市里的一家文学杂志做编辑，为了生计，写报告文学，接触了一些成功女性，这种对比的欲望更加强烈。虽然随着社会变革，农村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逆转，但是在某些方面仍然打不破传统的藩篱。悲剧也是一种美，我写她们，一是纪录她们的生存现状，二是从艺术上揭示一种觉醒和美德。

陈：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农村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而是寻求新突破、新定位、新身份的农村。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心路历程，会在这样的寻求中苦苦挣扎与搏击。作为农民的儿子，你今后是否会更进一部关注与书写“三农”？

赵：我到城市上班十年了，总是融不到五彩缤纷的都市。闪烁的霓虹冲不淡我的乡土情结，林立的高楼对我没有丝毫的诱惑，反倒使我滋生对乡村的依恋。好在我的家仍然在乡村，一到周末就仓皇逃离。回到村中，才有家的感觉，那种感觉恬淡而温暖。农村变化很大，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逐渐打破，乡下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里人靠拢。这当然是好的，而让我恐慌的是淳朴的民风也被圆滑熏染，自然和谐受到私欲的侵蚀。农村人的价值观一夜突变。计划生育、殡葬改革、乡村暴力、有限的土地被占有，问题层出不穷。农民富裕起来了，在生存上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挣扎。为了巩固在一个村庄的地位，邻居乃至同姓之间相互通婚，飞速发展的经济大潮催生着新的危机。我深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心灵律动，挖掘细微的变化，捕捉泥土气息。《三亩地》写的就是这种观念的突变，《巧巧的辫子》写的就是对传统的守望。

也是这是一种守旧思想。但是对我来说，坚守就是一种造化。目前的小小说，有的致力于讲述精彩的故事，我依然着力写人物，写市井百态，逐渐实现由悲剧写作向温情写作过度。写一辈子农村，写一辈子小人物。我感觉我小说中的《老三》、《安若素》，写的就是我自己。

陈：“农民工二代”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同父辈们进城，并在城市中长大，其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均与父辈不同，加之读书、就业等受到歧视，因此，他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皆堪忧。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你是否打算用笔为他们鼓与呼？

赵：我写农民工系列小小说，不是我的悲悯情怀，而是我本身就是农民工。我先后在建筑队、工厂打工，做过煤矿装卸工，在石料厂砸过石头，在乡政府上过班，做过村干部，后来到市政府大院，做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创作离不开生活，这些经历成了我素材的仓库。民工兄弟的一颦一笑都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我写的大多是他们的倔强和自尊。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又不被城市人所接纳，依然在鄙夷的目光中挥汗如雨。行走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之间，我想一座文明的城市，应该建有农民工纪念碑。在我写作之初，就写了《小小心愿》、《做保安的二涛》、《闺女要回家》、《腊梅》等数十篇打工题材的小小说。

农民工二代生长在城市里，租住的是民房，靠父母打拼挣钱，再托关系上学。能买车买房，成为城市一员的是极少数。身在异乡，不被认可，极大的贫富反差埋下了心理上的阴影。而回到家乡，一切都

是陌生的，连土地也没有。如果考不上学，只能像父母那样捡破烂、做小贩。这个群体对构建和谐社会是重要的一环，以后，我还要深入去写这个特殊的群体。我经常和他们交流，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素材，找一个合适的角度，把这些故事变成文字，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3 日）

# 我依恋的乡村——中国大陆余书林论

余书林，1953 年 10 月 11 日出生湖北省潜江市一个叫水月村的村子里。农民，只读过小学。在，《长江文艺》、《芳草》、《福建文学》、《短篇小说》、《微型世界》、《百花园》、《小小说月刊》、《文艺生活》、《青年作家》、《西湖》、《红豆》、《广西文学》、《通俗小说报》、《椰城》、等全国数十家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 200 多件。多篇入选选刊、选集和获奖。现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潜江市文联委员、潜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最近，我国著名评论家、湖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刘川鄂为余书林的中篇小说《女“村人大”代表》写了一篇评论配发在《福建文学》上。刘教授如是说：本与余书林素不相识，是文学把我们拉在了一起。2009 年湖北省作协签约了一批农民作家，并请本省评论家与他们一一“结对子”。余书林长篇小说《荒湖》选题中标“湖北省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丛书”，我即有缘与余书林“配对”。平日忙于各项事务的我，很乐意答应了省作协的邀约。我认为这一举措体现了评论家参与文学事业的真义。评论家不能只当食客，对厨师的烹饪好的菜肴品头论足，还应与厨师一起下厨房。

余书林取了个很谦虚的笔名：愚拙。1966 年读完小学文革就开

始了，这个所谓“反革命分子”的孙子，被剥夺了受学校教育的权利。之后他借助字典识字、读书，热爱上了文学。70年代初就开始发表小说。80年代起，笔耕不辍，在省内外文学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尤以小小说数量为甚。有小小说专集《蛇缘》出版。《中国文化报》、《湖北日报》报道过其写作成绩，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老余深知，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靠写作进入体制、改变生存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他甚至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写作之于他，是热爱、是不得不倾诉的冲动、是梦幻。徜徉于虚构的文学世界、沉醉于审美的文学梦境，充实心灵、确证自我，呕心沥血、自得其乐。

他的近作《女“村人大”代表》以世纪之交荆楚大地的一个乡村为背景，围绕着收缴提留、抗旱等故事，真切生动地表达了村民、村民代表和县、乡、村干部之间的复杂关系，精当地展现了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面貌和民主化进程，具有丰富的社会学意义。其对“女人大代表”张月萼的丰满刻画和对乡村风情的细腻展示，又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审美含量。

余书林微型小说特点有三：

一、他笔下描绘的乡村，成为当今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

一个人的早期经历非常重要，儿时或青少年没有过农村生活，要想写好乡土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那种微妙的语言无法言说的东西，是永远无法体验到并表达出来的。作家在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中才有希望创造伟大的作品。而那些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作家，如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人，先天就有一种优势，这是后天无法弥补的。虽

然余书林现在还无法与他们相比，但他有自己的优势。他是农民，现在仍是农民，描绘农民对于他来说易如反掌。当然，当下有些农裔作家存在的问题也很多，主要是对农村的虚假写作、浮浅写作、图解政策写作，而对真正的乡土灵魂却抓不住，更谈不上对农村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之思考。余书林不存在这些问题。湖北作协主席方方指出：“农民作家创作的最大优势是熟悉乡村生活，掌握大量活泼新颖的写作素材，把这些元素灵活地注入到作品当中去才是农民作家成功的关键。”余书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做到了这些。所以，他的农村题材的长篇选题《荒湖》通过评审，入围湖北省作协“农村题材长篇小说创作计划”。成为省作协 10 个重点扶持对象之一。

二、擅长运用精彩传神的细节刻画人物，人物个性鲜明，跃然纸上。

“突然，‘咣——当’，一声，人们循声望去，只见老书记的茶杯盖掉在地上，摔成了八瓣。卞明成再也沉不住气了。他悔恨交加，心里忿忿然道，我好不容易想到的修路，却被他抢跑了。哎！晓得是这么一回事，我真不该把它烂在肚子里的。他们这一批新干部，完全不把我们老家伙放在眼里了。说什么‘前任没解决好’，这不是明明冲着我来的吗？你想讨好村民，占头功？哼！我办不成的，你也休想办到。卞书记表面上却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故作镇静地呷了一口茶，仿佛语重心长地说：‘修路这事要慎重考虑。十几年前，我就提过，但是，上面一再强调，要尽量少占耕地。’”《村里，要修条大路》中摔茶杯盖的细节，生动地画出了一个城府颇深惯于玩弄权术的农村老



支书的形象。

“这天，剃头张讲到这里，幸福的神色溢于言表，满面春光。这时，只见他两手一张扬，身体朝后一仰，倒在了地上。剃头张脑溢血而死。他死后，嘴巴老是合不拢。人们认为：也许他还有更值得骄傲的壮丽画卷还没来得及向村人展示；或许他觉得还有一些值得留给后人的江湖上的行话俚语没有留传下来。”《剃头张》中的这个细节，堪称神来之笔。剃头张为何死后嘴巴老是合不拢呢？原因很简单，他还有许许多多话没有说完。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他太孤独了，太需要倾诉了，尤其是老了以后。人老了，往往容易怀旧。说起话来，有时难免丢三落四，有时啰里啰嗦，有时一把鼻涕一把泪。因此，年轻人大多不愿倾听老人叙说，这其中包括不少老人的孙子孙女。人到暮年，内心便感到无比的孤独与无奈。此时，如果有人能陪聊天，听老人讲那逝去的陈芝麻烂谷子，老人就十分惬意与满足了。其实，老人的这个要求一点也不过分，为什么不能满足呢？当然，儿孙们都有自己的家庭与工作，不可能天天陪伴老人。但常回家陪陪老人，总可以吧。当有位老人说宁愿自己天天生病，这样儿女才能经常在自己身边的时候，我们除了心酸，实在找不出太多的言词。倾听不仅是对说者的一种尊重，一种肯定，一种沟通，同时，对听者来说，更是一个学习的机会与过程。老意味经验与阅历，老是岁月淘出的金，因而显得弥足珍贵。听老人叙述过去的往事，不经意间，我们会听到许多新鲜有趣的东西，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学会倾听，当老人忠实的听众，既满足了老人的精神需求，自己也获益匪浅，何乐而不为呢？

《剃头张》的现实意义，也许就在于此。

“村里有个叫宁仁的年轻人想生二胎，要巴结村长，见村长的麦子放倒在地里，经雨后，没人收，以为是村长工作忙，顾不了地里的粮食，他有手扶拖拉机、脱扬机，于是，就把村长的那 3 亩田的麦子收回来，脱净，拖到粮站里买了 500 元钱，自己又凑了 1000 元，拿着去找村长的老婆。宁仁说：‘村长日夜为村里操劳，麦子烂在地里也没工夫收。我有空，帮忙收了，这是卖麦子的钱，您收好！’”《村长的麦子》中的这个细节，将一个溜须拍马之徒描绘得活灵活现。

三、语言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粘满泥土，让人过目不忘。

“从此，我的伯父再也不是大队干部了，他不再走村窜户了，手里也没有了那个圆巴巴了，就不再有人请他喝酒了。我的伯父的酒瘾就像奶娃娃的妈瘾一样，始终掉不下来。他喝自家的供应酒，数量有限，每天都要喝，没办法，他只好兑一些水到酒瓶子里边，只要有点酒气，管它好坏呢。他一餐呷一两口，慢慢地喝，再也没喝醉过了。”（《酒后失言》）

“在我们水月大队，热天热气难当，过夜是夜不闭户的。他们在门前点燃一条用稻草辫成的烟把，驱赶蚊子，就睡在堂屋里用板凳搁起的门板上、或是干脆在露天搁一个铺，四周各插上一根挑稻草的钎担，罩一床蚊帐，就睡在里面。这就给我的堂哥哥玩弄女人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机会。他不管床上有没有男人，他都不怕，他反正有办法让床上的人都昏睡过去。床上的人完全失去了知觉，他就什么事情都好作了。”（《色胆包天》）“一到星期天，鱼塘边就会出现一些兔子永

远也跑不赢的铁乌龟，一个个‘乌龟蛋’就从它的肚子里爬出来，村长就忙上前同他们握手，向他们奉烟。先是一人一支，接着是一人一盒。这些‘乌龟蛋’都有准备，他们从各自带来的细长的皮套里掏出一节一尺多长的小圆棒来。这圆棒很神奇，一端的中轴有一缕尼龙丝盘系成的小圆环，把内芯往外一抽，就像蚕吐丝一样，由细到粗，一会就伸长成一根七八米长的钓竿。据说这玩意儿都是外国进口的，一根值好几百元。村长的鱼塘的鱼也像献媚的村长一样，看着挂在钩上弯曲粉红的蚯蚓就争先恐后的来咬。它们也许像现在有些干部想到国外旅游一样，想借出塘的机会看看外面的精彩世界，把蚯蚓当成了出国签证，他们并不知道这里有杀机。”（《村长的鱼》）

“这时的鬼天气，像一个女人发现丈夫有了外遇一样地赌着气、噘着嘴巴、阴沉着脸。让人见了就觉得它好忧伤、好可怜。空气像喝饱了水的毛巾，湿漉漉的，拧得下水来。一丝风秧子也没有了，路边还有几根枯黄了的茅草像岗哨一样纹丝不动。看样子，可能有雨下。小楼前的禾场上，有一个女人在收稻谷。她撅着屁股，弯着腰，在用锹一锹挨一锹地把摊在稻场上的稻谷往稻场中心掀。”（《借宿》）（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4 日）

# 泥土·乡村·农民——中国大

## 陆余书林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2009年4月，湖北省作协为32位农民作家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写作培训班。你当时参加了。时隔一年，包括你在内的10位重点扶持对象都写出了初稿。你的长篇小说《荒湖》，是否有望出版并被改编成影视剧？长篇小说的开头与结尾是非常重要的，开头是作家才华的起点，而结尾则体现着作者的思想境界，因此，写好一部长篇小说很难。请简要介绍一下此书的创作过程。

余书林（湖北省作协会员，潜江市作协副主席。以下简称余）：  
大凡写作者，都希望自己的写出来的作品能够发表和出版。作品只有出版发行了，才像农民种地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之后，收到粮食和棉花一样——这才是劳动的成果。我希望我的长篇小说《荒湖》获得出版权。但是，省作家协会和长江出版集团有个约定：这套《农民作家丛书》只出六本。毫无疑问，有四位作家将被残酷的淘汰出局。要想不被淘汰，只有把作品写好。至于改编成影视剧的事，那是后话，我现在没有过多的精力去想它。关于长篇小说《荒湖》的创作，应该说在选题申报之时，人物和故事在心目中都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比如，我所居住的村子南边和北边分别有一个返湾湖和借粮湖。而这两

个湖泊里的章华台和贬王岛都与楚国的君王有些联系。这里物产丰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自解放以来，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里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把民风民俗作为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旧观念进行了批判。好的东西得不到正当的发扬和继承。但有不少农民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于自己的利益和生命而不顾，暗中保护这些濒临摧毁的物种和遗产。使之得以传承和延续。改革开放的今天，这些好不容易传承下来的物种和特产为人们的生活富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觉得这些人和事，正是文学工作者（特别是我们农民作家）要歌颂和反映的对象。我产生了《荒湖》的创作激情。

“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就像我的责任田——她是我长期耕耘的一块土地。农村的人和事都是我所熟悉的，写来有些得心应手。

陈：你笔下的乡村，是你家乡“这一个”，还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余：应该说我所写的乡村，只能是我的家乡“这一个”。我们农民作家没有条件和机会像专业作家那样到更多的地方去采访或者挂职体验生活，汲取多元的养料和水分。我的小说中，都有一个“水月村”。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虽然算不上物华天宝，确实是人杰地灵，两百来户人家的一个村子，人口不足够 1000，就有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老师 30 多人，甚至有我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授。县团（处）职以上的干部也有 10 多人。企业家和老板的人数也在 10 人以上，并且还有两位学子旅美和留学日本。这里的土地肥沃、民风淳朴、老龄人善良、青年人风流。一个人和一件事就是

一部书。富饶美丽而又多姿多彩的水月村是我创作的源泉，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陈：你的乡土小说的人物与语言，给读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人物是否有生活原型？是否有你的影子？你是如何处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关系的？

余：应该说我的小说人物都是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一般不用“自己”塑造人物形象。尽量避免可畏的人言。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应该说是两个概念。生活的真实往往受事件的束缚，它只是个别突出的现象，不全面、高大、完美。不具备艺术真实的那种感染力、感召力、感动力。为了把艺术的真实还原于生活的真实，我往往用好几个人拼凑成一个人。这个人物形象（事件）得以升华和拔高，值得人们学习、借鉴和向往，才算达到了艺术的真实。

陈：莫言在《超越故乡》一文中指出：“故乡的经历，故乡的风景，故乡的传说，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逃脱的梦境，但要将这梦境变成小说，必须赋于这梦境以思想，这思想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你将达到的高度，这里没有进步、落后之分，只有肤浅和深刻的区别。对故乡的超越首先是思想的超越，或者说是哲学的超越，这束哲学的灵光，不知将照耀到哪颗幸运的头颅上。”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将如何超越故乡？

余：我同意莫言的这种说法。我觉得“超越故乡”就是要使故乡得以发展和壮大。过去以及现在的故乡是一个坚守在古代文明的基础上的。那就是精神文明的故乡。将来的故乡（也就是说进步了的故乡。）

将是经济文明的时代。故乡的超越就是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位文学工作者，要让故乡“超越”历史，肩负的责任就是用先进的思想耕耘故乡这块肥沃的土地，以哲学的灵光照耀故乡，使她由肤浅变为深刻。让故乡物以文扬，扩大故乡对外的影响力，推动故乡急步前进。

陈：请谈一下近期和未来的文学思考。

余：到目前，我已经经历了人生的大半辈子，我一刻也没离开过乡村和泥土。我的身份也一直是农民。在我想当个好农民之余，还想做点别的什么，我想到了写作当作家。

作家算不算一个成功人士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社会上从来就没有几个人把作家当作成功人士，更没有什么成功人士，靠的是吃亏不讨好的写作这一行当。

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方方说过：有作家和没作家的地方，就是不一样。我是觉得，在生我养我的乡村，有一些淳朴的民风，一些古老的乡俗，一些独特的地域文化，一些别具一格的生活、生产、生存方式，一些各具特色的饮食男女……都应该有个人把她们记录下来，使之传承下去。让后来人看到这些往事和履痕，有点惊奇和愕然——原来我们的乡村还有这么多令人引为自豪的历史、文化和人物。

文学对每一位文学工作者（包括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个值得产长期思考的问题。现在的人们注重了文化，冷淡了文学。使文学处于低迷和冷漠的状态，文学作品的阅读者和受众率很小。无论怎样，文学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对政治、对经济、对文化都

是起推动作用的。一个国家和民族没有文学，绝对是相当落后和贫穷的。一个地方也一样。我以为文学的任务在于坚守和创新。坚守是保住阵地，不让文学失去存在的领土。创新是让文学发挥她更多更大更好的作用。让人们重新认识文学、理解文学、热爱文学。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14 日）



# 心灵的搏动与倾诉——中国大

## 陆高军论

高军，男，1962年7月18日生，山东沂南人。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业余从事写作，近年来主要致力于小小说、文学评论和散文创作，在《人民日报》《诗刊》《文艺报》《光明日报》《中国质量报》《齐鲁晚报》《四川日报》《宁夏日报》《农村大众》《山东文学》《西南军事文学》《草原》《芒种》《百花园》等百余家报刊发表近百万字。多次被《读者》《传奇文学选刊》《青年博览》《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第16集、《新中国六十年文学大系》（小小说精选）、《中国当代小小说大系》、《中国小小说300篇》、《小小说金榜》、漓江版2002、2003、2005、2007、2008、2009《中国年度小小说》、长江文艺版2003、2008、2009《中国微型小说精选》等百余个权威选本，个人已出版小说集《紫桑葚》、文学评论集《小小说内外》《山东小小说作家研究》等。被评为2006中国年度小小说十大热点人物。《紫桑葚》收入语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国通用小学教材《语文》（五年级上册），在全国十多个省（区）广泛使用。

高军微型小说艺术特色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情节跌宕起伏，出奇制胜，令人回味

无穷。

《画鸭》一波六折，阳都高雪岩先生，是国画名家，最擅长画鸭。年轻后生王世忠多次拜师遭到婉言谢绝，并告知“要学画，去艺宝斋，找李天祥。”此一折。李天祥先婉拒，后接纳。此二折。高雪岩画的鸭缺少才气，需李天祥补扫一笔才成。原来，李天祥才是画鸭高手。此三折。李天祥自吹自擂，画鸭艺术高于高雪岩。此四折。三年后，王世忠学成出师，也成了一画鸭名家，拜访高雪岩时才得知事实真相：“李天祥是名家。至于鸭背，是我故意留的一处破绽。我得促成他成名啊。”此五折。当年与吴天祥一同被高雪岩收留的漂亮女乞丐，后来成为高雪岩的夫人。此六折。我们从这一波六折中，获得了关于人生，关于艺术，关于爱情，关于道德的诸多思考。《神笔》中的魏亮，被迫给侵华日军中队长松野写了一条幅：“会通人际，人书俱老。”后来，魏亮被定为汉奸，就地正法。殊不知，在茶叶山战斗中，这个条幅又变戏法似地变了，只见字体上正一滴滴向下流着红色的血液，上面的字也变成：“无恶不作，死有余辜，日军必败于茶叶山。”“魏先生，真神笔也。”松野大叫一声，遂拾起战刀，剖腹自尽。转眼之间，不可一世的松野自杀身亡；民族英雄却沦为汉奸，惨遭杀害。此情此景，让人感慨万千，沉思良久。《神眼》中的钱三，能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看清五十步开外的物什。一日，他被土匪头子抓了。受土匪头子周天松指派，他在黑夜里看清了周天松三姨太和二大王厮混的全过程，并将二头目一枪击毙。第二天，周天松亲自把钱三送到山下，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给他。钱三走出三十步时，周天松在后面举枪瞄

准了他。一声清脆的枪响不仅久久在山间回荡，也久久在读者心中回荡，让读者唏嘘不已。《纶巾》中的高洪连有祖传下来明万历年间高驸马遗留给后人的宝物，不仅引起周围人们的关注，也引起了两个南方人的兴趣。由于他的宝物秘不示人，因此，他与周围的人关系很冷淡，小孩也不例外。后来，他的精神出了问题。一天，他用村里高音喇叭将村人们叫到他家里，众目睽睽之下把宝物一烧了之。最后，他疯了。小说通过波澜起伏的情节，揭露了人性的贪婪与丑恶。《神药》中的孙善化，早晨起床就发现了可怕的事，遂大叫一声，昏倒在地上。原来，床头有三条蛇在蠕动！家人慌慌张张，掐人中，浇凉水，忙了半天，才醒过来。神医赵仲景给他开了两服药。可是两服药太大了，无法囫囵吃下去。看着神药，他竟然趴在床上睡着了。早晨醒来，觉着饿了，向家人要饭吃。几天后，还是没有瞅出吃下两个丸药的办法来。后来人们才得知，所谓的神药居然是两摊黄土。小说就这样层层剥笋，最后才露出庐山真面目，达到了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红月亮》里的猎人高恩东，百发百中，弹无虚发，堪称高手。自从打了两只五彩山鸡被日本鬼子抢走后，神奇的枪法无故地失掉了。为了恢复奇功，他竟然冒着生命危险虎口夺鸡。最终，他因两只山鸡而恢复了枪法，并被日本鬼子枪杀。高恩东成于鸡、亡于鸡的遭遇，引发人们诸多思考。《琴殇》中的高恩明，用琴智杀日本鬼子，解救了三位于年轻姑娘，自己则英勇献身。在他倒地的同时，琴也彻底地碎裂了。小说将人琴合一写到了极致，令人拍案叫绝。

二、采取欲擒故纵、层层剥笋的艺术手法刻画人物，人物形象跃

然纸上，鲜活生动。

刚与霞结合 20 年，多次提出要珍藏霞的秀发，霞一直婉言谢绝。直到刚死，仍未如愿以偿。刚含恨离开人世。读者最后得知，霞与军的交往过程中，曾送军一缕头发。原来如此！霞的秀发只送一个男人！至此，霞的自私与无情暴露无遗（《留在心中》）。婚前，军子骑自行车总喜欢抢在前面，芹没在意。婚后，仍是如此，引起了芹的不满，并最终导致二人分手。在前去办理离婚手续的路上，仍然照旧。芹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总是这个骑法，到底是为什么？”军子的回答让芹大吃一惊：“我只是想让前面来的车给你留的安全范围大一些罢了。”一句话，不仅凸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更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缩短了（《距离》）。根去外号“孬熊”，村支书跟老婆大白天睡觉后从家里大摇大摆出来后，被他撞见，他不仅不跟村支书拚命，反而脸上堆满了笑：“支书，您来了，再坐一会儿吧。”这样的男人不是人，连村支书也瞧不起，骂道：“真是个孬熊。”在一次施工中，根去不仅丢了一条腿，更丢了男人的根！不料，不是男人的根去，见了村支书又和自己老婆鬼混后，却一改往日的低三下四，拄着拐杖走上前去，一手扶墙，另一手举起拐杖，把门砸得梆梆响，并把村支书骂得狗血淋头，再也不敢进他家门了。老婆也迷途知返，决心与村支书一刀两断，和他好好过日子。老婆发现，根去走远了，身材却很高大。其实，在读者眼里，根去不仅是个真正的男人，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平衡》）。赵老太太被医生判了死刑，缓期三个月执行。不料，三年后赵老太太仍然健在。医生糊涂了，马上给她检查，发现胃上溃疡面比三

年前略小了一些。又摸她脖颈周围的淋巴结，只见结上仍有许多癌细胞，不自觉地发出声：“咦，怪了。”医生要她再复查一次。三个月过去了，不见赵老太太来。医生主动下到村，得知在他走后不到一个月，赵老太太就死了。赵老太太之死，留给我们太多的思索（《病》）。为了分到新房，他一狠心花 500 元，买了 1000 克长了毛的洞庭君山银针，送给主任。可惜主任不识货，把它当作劣质茶叶交换到办公室招待客人。分房大会上，头儿神情有些异样。主任认为是茶叶太差所致，殊不知却是茶叶太好所致。两包茶叶，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人的灵魂。夏日里，一位怀孕妇女突然晕倒在交警岗亭。情急之下，交警郑必强强行拦住一辆拉黄鲫子的货车送孕妇上医院。结果，一方面让货主损失一万多元，另一方面又给全县交警一面旗帜抹了黑。批评会上，突然闯进来一个 50 多岁的人，对郑必强破口大骂。郑必强低头不语，满眼含着泪花喊了一声：“爸。”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郑必强的形象，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意外》）。

三、语言凝练，老道，厚重，富有张力，极具神韵。

“脚下猛地一抖，空气挤扁了，眼前燥起一团黑幔，浓郁的尘土气息刺入口鼻中，几至窒息”（《牵手》）。“李天祥先生在案桌上铺开宣纸，提笔蘸点朱红色颜料。凝神片刻之后，噌噌两下，宣纸上出现了朱红色的鸭喙。接着用墨色上下两笔，快速画出圆中略呈三角形并带有线绒毛感的头部。再用侧锋画出柔而有劲的鸭脖，再接一笔，画出鸭胸部的龙骨结构和体积。用笔根部稍淡的黑色提顿一下，小鸭的尾部又出来了。这时，李先生停了一下，用笔蘸点浓墨，加点水使墨

色渐淡，又干净利落地画出了小鸭的翅膀。接着用淡墨横扫一下，扫出鸭背。最后画出小鸭朱红色鸭掌，点上黑睛。一只小鸭活灵活现地画了出来”（《画鸭》）。“松野把战刀一扔，掏出魏先生的书法作品，展开，又认真欣赏起来。只见字体上正一滴滴向下流着红色的血液，上面的字也变成了‘无恶不作，死有余辜。日军必败于茶叶山’”（《神笔》）。“这时，高恩东从肩上拿下猎枪，不慌不忙地举起来，对着飞起来的两只五彩山鸡，眼到手到，一扣枪机，哐的一声，烟雾散开的同时，两只山鸡叭叭地落到地上”（《红月亮》）。“杯中汤色碧绿，一片片嫩叶像一把把剑锋，叶柄恰似剑把，在水中叶尖向下垂立着”（《武林高手》）。“三个人看到，高恩明仍端坐在琴前，只是嘴角在不断地往外流血……秋桂用手一推，高恩明就向右方倒去，但他的手指把琴又抚响了，秋桂听到奏出的音符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开头。在高恩明倒地的同时，这琴也彻底地碎裂了”（《琴殇》）。

作为评论家，高军撰写和发表了大量评论。他的评论，视野开阔，体裁广泛，既有作家论，又有作品论；既有文体论，又有鉴赏论；既有文坛走笔，又有文论篇。在我看来，高军对于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贡献在于：他既是第一个系统研究山东微型小说作家群的评论家，也是第一个研究地域作家群的评论家。因此，他的评论集《山东小小说作家研究》，就填补了中国微型小说研究的空白，为从事微型小说地域作家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4 日）

# 挖掘生存的真相——中国大陆

## 高军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阳都传奇小小说写得颇有特色与神韵，《画鸭》、《神笔》二篇尤为突出，给人留下非常深刻印象。你是否打算将此系列继续写下去，给读者更多惊喜？

高军（山东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高）：  
阳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古地名，阳都城从公元前 660 年“齐人迁阳”（《春秋左传》）到公元前 221 年秦朝设立阳都县，作为阳国国都有记载的就存在了 439 年；而阳都县一直到公元 356 年徐州刺史荀羨攻克阳都侯王腾，“会霖雨，城坏”《资治通鉴》，又存在了 557 年。阳都是诸葛亮的故乡，《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诸葛亮在阳都生活到 14 岁才离开家乡。阳都故城遗址就在今天我所生活、工作的山东沂南县境内。我从事小小说写作以来，一直有意识地在小小说作品中构建一个文化的阳都。所以就在写好战争系列、校园系列、乡村系列、官场系列、荒诞系列等的同时，一直努力写阳都传奇系列小小说。我觉得，这类作品文化韵味十足，以流动着的当代意识进行透视、返照时代和人心，能拓宽作品的艺术空间。当然，到今天为止，这个系列写的也不是很多。尽管断断续续的，但

一直坚持着写了下来。作家游刃有余地在这种背景下挖掘生存的真相，用新鲜的力量拨动读者内心世界的敏感琴弦，写好了能让文学阅读充分鲜活起来，给读者留下无尽的缅想和深思。因为这是自己有意意识的写作序列之一，所以自己今后一定会继续写下去的。故事表面有声有色，人生内里波云诡谲，这是我努力追求的。但往往眼高手低，到底达到了多少，只能凭读者评价了。

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主席团会议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想我们对非常优秀的作品只能是热情地呼唤和耐心地等待，而不是不热情地等待和不热情地呼唤。我在一些场所鲜明地表明过，中国作家应该有危机感。危机对我们没有坏处，对我们的写作是一种更理性的动力，危是危机，但机是机遇和机会。”你是否同意她的观点？你认为中国小小说作家是否也需要有危机感？

高：对于铁凝主席所说的这番话，我深表认同。只不过，我认为官方不能只是被动的呼唤和被动的等待。出优秀作品，我认为应从两个方面着眼。从官方来说，要切实做到关心作家，为作家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和创作环境。从资金上对优秀作品予以扶持，同时把书的价格降下来，不要搞一锤子买卖，要赚钱就大赚一笔，不赚钱就一下子赔进去，出版物价格越涨越高，发行量越来越小，造成恶性循环，优秀作品也可能被埋没在出版物的海洋中。没有庞大的读者市场，就谈不上文学的繁荣。同时，不默认媒体妖魔化作家，妖魔化作协，如一会儿作家收入多么多么高了，一会儿作家多么腐败了……。对于基层来说，党委、政府更应该切实重视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不仅口头重视，



更要落实到工作中去。为广大业余作家解决创作中的出书难、创作条件差等一系列问题。从作家这方面来说，应该静下心来，认真读书，认真创作，而不是热衷于拉赞助、跑包装。安下心来搞创作，在艺术上认真打磨，或许就能创作出比较优秀、甚至非常优秀的作品来。关于危机感，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常识性的知识。而作为一种常识性的文学常识，需要中国作协的主席来重申，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从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可悲的。满足使人裹足不前。有危机、有压力才能以更高的艺术追求严格要求自己，写出更加优秀的作品来。

陈：在此次会议上，铁凝又说：“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我还是说我自己，一个作家反而不一定只读小说，反而不一定只读文学。比如我，读的书 50%可能是文学，另外 50%可能是杂书。一个作家书读得杂没什么坏处。比如，历史、自然科学我就读法布尔的《昆虫记》，我觉得他的科学文化散文很好。我最近对京剧剧本，传统剧目也有兴趣，还对一些地方小戏剧本也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还有其他艺术领域，比如谈绘画的书，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好的传记比坏的小说更好。”但是，当下有不少小小说作家却从来不读书，作品却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有些作品甚至屡屡获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高：铁凝主席还是在真诚地教我们读书。但这仍然是一个常识性问题。这说明的确如你所说，一些作家不读书却在写书。否则，铁凝主席也不用这么苦口婆心地劝说作家读书了。我感到作家不读书是不可思议的。我想这类人即使在某一个时段中能写出一些东西，也肯定不会长久的。作家读书，应该越杂越好。最近我在读袁枚的《牍外馀

言》，第一则就是：“王安石笑人不读书，赵清献驳曰：‘皋、夔、稷、契所读何书？’安石默然。何不答云：‘君不读书，何从知有皋、夔、稷、契？’”你说的“当下有不少小小说作家却从来不读书，作品却如火山爆发喷薄而出，有些作品甚至屡屡获奖。”我觉得这种现象不可能存在。我们同样可以问，不读书怎么会识字的？不识字又怎么能写书的？不读书怎么会知道写什么样的书的？要么是有些作家故弄玄虚，打造自己的天才形象；要么是背后读书，人前不承认罢了。说穿了，是一种包装手段罢了。初学写作者，千万不要相信、模仿，走入一条歧途。

陈：风格既是一位作家成熟的标志，有时也是一位作家重复的开始。这种重复既包括重复自己，也包括重复别人。我曾在小小说作家网发表一篇评论《重复，小小说之大忌》，引起广泛关注。你认为风格与重复有无必然联系？作为小小说作家，如何才能走出重复的沼泽？

高：我也认为风格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但我不认同这也是所谓重复的开始。风格与重复的关系需要具体分析。如果重复出现你写过的一个个细节，一个个人物，一种种雷同化的表现手法等，我认为这可以判定为重复。这是一个作家没有出息的表现，甚至可以说是江郎才尽的表现。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在某一个时段里，在作品的整体表现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让读者一眼就看出这个作家的独特风貌，这种特色的重复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这恰恰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作家的这种与别人不一样的独创性的特质，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作为

小小说作家，严格要求自己，有较高的艺术追求的话，应该创作具有自己特色的小小说。创作创作，关键在“创”。只要时刻想着自己是在创作，没有“创”的时候不要去硬写。哪里还会去抄袭自己，抄袭别人呢。出现这类问题，与风格无关。全是功利心在作怪。名利心太重了，敬畏心就没有了，才会出现这个问题。最近，有一个作者拿一首诗让我看，是写荷塘的，上来就是“出淤泥而不染”，我说搞创作的人从宋朝以后就不必说这句话了，再怎么说也不是你的创作了。可惜你没有出生在宋朝以前，要是出生在宋朝以前，你说出这话来，就是创作了。我在一些场合对文学新手还反复讲一句话：“选择了文学就选择了痛苦。”我强调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个方面，要写出一篇作品，必须经过痛苦的艺术涅槃。有时灵感来了，有的作者会贸然下笔，快速写下来，并且洋洋自得，认为是灵感的产物。其实这在很多时候是非常盲目的，过后看一下，其实写的很一般，又是一篇平庸的东西。艺术感觉来了的时候，确实需要抓住，但怎么表现是需要经过认真构思的，这个构思的过程，这个表达出来形成作品的过程，会非常疲惫、非常痛苦的。当然，当一篇优秀的作品写出来的时候，你又是快乐的。所以我说这是痛苦与快乐交替出现的一种状态。只有经过痛苦的艺术探索，逐步形成自己风格，就不会重复别人了。而写任何一篇作品，都有新的创造，那也就不会重复自己了。风格固定一个时期，有些作家又会出现一种新的风格，这是不断创新的结果。

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汤吉夫说过（大意）：当下中国小小说尚未产生经典之作。有的作品只是具有经典的某些本

质特征。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你认为哪些作品可以称之为经典之作？

高：我认为，所谓经典也是具有时代性的，某一个时段的经典并不一定能成为永远的经典，何况小小说的历史还很短，我这里说的是指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有自己个性和尊严的文体的历史还很短，并且文体特征仍然在逐步规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的不是去认定经典、甚至迫不及待地自封或他封什么经典，这可能是最无用的徒劳之举，即使目前比较公认的一些优秀之作，也不能人为的认可它们是不是经典。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汤吉夫教授的说法。我倒是觉得，作家不应该关心自己的作品能不能成为经典，而是应该安下心来，努力探索小小说的艺术规律，努力写出优秀作品来。目前，很多所谓的小小说作品构思、语言、主题、人物形象等都平庸得很，感染力很差。特别是有些报刊把一些小幽默、小笑话，全挂上小小说的羊头叫卖，起到了误导的作用，这些都会对小小说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后果。小小说作家们必须潜心修炼，高标准、严要求，创作出小小说精品来。多年前，有人就曾说小小说是小儿科、份量轻，发表再多也不会引起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关注。现在情况已大有好转，一部分小小说作家已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跻身于国家级作家的行列。也出现了寥若晨星的几个小小说评论家。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小小说目前仍在探索之中，对于小小说的主要艺术特征也没有严格的界定，有些小小说作家出现了自我重复、与人雷同等现象。只有创作出大量的优秀小小说作品来，才是小小说成功的标志。要创作出精品，小小说

作家必须积极投身于火热的当代生活中去，肩负起时代的重任，多触及一些重大题材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绝不能呆板的图解政策，演绎生活。小小说作家应以对生活独特的艺术感受和艺术感觉，用自己独特的思维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将生活的本质反映出来。小小说绝不是只靠技巧就行的。读者欢迎的是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同时，小小说作家要加强理论修养，多学习一些文学理论，多研究一些文化现象，多学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要有短期行为，不要追求数量，不要自我吹嘘和互相吹捧，要耐住寂寞，以平和的心态，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一篇一篇地写，力争多出精品，将小小说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大，使之出现大作品，造就大作家。达到了这一点，小小说经典才可能出现。是不是经典，要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让历史去认定，让后人去认定。

陈：还有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怎么看待小小说的艺术技巧问题？

高：多年来，经过无数小小说作家的不懈努力和探索，应该说小小说这种文体已接近走向成熟了。随着小小说发表数量的增加，技巧技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小小说创作空前繁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小小说潜伏着的许多危机。现在，小小说写作的技巧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了。

米兰昆德拉在总结小说创作时说小说的主要问题是“被‘技巧’充塞，被那些取代了作者的俗规充塞。”明确号召“使小说摆脱小说技巧的规则和拘泥文字，使其言简意赅。”这是很有见地的。

其实，“文无定法”本是我们老祖宗的古训，这句话很多人一开口即能讲得出来。但在创作中，尤其是在小小说创作中，却是经常一边讲、一边被忘却。“文无定法”，是小小说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有出息的小小说作家应毕生追求的一个大目标、高境界。

可是，我们的小小说创作却已在作者和读者中形成了小小说创作的一系列模式，不符合这些模式的就难以被认同。如欧亨利式的结尾，一个故事两种结局的两段式结构，开头“这个故事，他在讲的时候……”等等，让人望而生厌。当然，很多小小说，没有技巧可言，让人不忍卒读；可有技巧的小小说经常雷同别人，重复自己，也渐渐变得让人厌烦起来。我们经常有这样的体会，读有所谓“技巧”的小小说，单篇读，读的少了，尚可让人感到有余味，可读多篇，读多了，问题也就来了，照样是让人不忍卒读。

小小说要想写出新意，不硬作是一个办法，特别是在题材上不硬作，要对素材进行认真分析，量体裁衣。著名小小说作家修祥明曾经说过：“我写小小说并不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小小说这方面的人，而是因为我发现的素材适合于写小小说。这就像一个真正的木匠走进木材场中来，会把栋梁之材用做栋梁，作柜的原料做成柜子。小题大做是无知的行为，大材小用同样是愚蠢的。”用这种心态去写小小说，小小说是会出现新面貌的。

当小小说专业户固然不坏，但难免大题小做或小题大做，其实，在长、中、短、微四大家族中，题材适合做什么就做什么，四个领域皆能一展身手，岂不更好！说不定不经意间就成就了大事业。

小小说创作应是心灵的搏动与倾吐，靠的是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思索。只要我们尊重自己的个性，尊重艺术规律去写作，就一定能写出具有自己风格的小小说。

总之，小小说创作不应光靠技巧，但又不能无技巧。王蒙曾说过，小小说往往成于巧，也伤于巧。有技巧却无迹可循，感人至深才是上乘之作。小小说是个性化的创作，练技巧易，写出特点、写出个性难。

陈：你怎样看待小小说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

高：在新时期近 30 年的探索过程中，在许多有识之士的热心扶持、引领下，小小说文坛梯次性地后浪推前浪般地出现了一批批优秀的经典性小小说作品和一茬茬独具特色的标志性小小说作家，小小说创作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小小说事业有了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但不可否认，小小说世界也一直呈现着泥沙俱下的杂乱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强调小小说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有着非常强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所谓的小小说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指的是坚持处理好传统性和现代性这两者的关系，并且在艺术思考和创作实践中使之和谐起来。也许有人会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是互相对立的矛盾的不可调和的。但我认为它们是完全可以统一起来的，并且也只有统一起来，小小说的天地才会是全新的。

小小说也是小说，是小说家族中的重要一员，所以必须坚持小说元素的不可缺失性，也就是说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小说的优秀传统。小小说尽管篇幅短小，但也要努力锻造个性的语言，营构曲折的故事，

选择独特的细节，塑造鲜明的人物。多年来，有些作者放弃难度写作，致使一批批形同垃圾的小小说出现在许多报刊上。我们看到许多小小说是没有做到向传统致敬的，是没有坚守住小说艺术底线的。这些所谓的小小说人物形象弱化，细节陈旧重复，故事平庸雷同，语言千人一腔。在小小说的作品谱系中，有这些作品和没有这些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在小小说作家队伍中，有这个作者和没有这个作者没有多少意义。

有出息的小小说作家必须继承优秀的传统，坚守小说艺术的底线，对叙事伦理有独特的理解，将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独特出色的真实细节等毫不犹豫地纳入自己的艺术谋划之中。要毫不动摇地坚信，小说的核心是人物，小说家的根本任务是写出生动活泼、个性鲜明的人物，其它一切都是围绕人物来运转和展开的。细节是塑造人物最有力的构件，缺少独特精彩细节，人物就很难有骨有肉地站立起来。当然，社会在前进，生活在瞬间发生着千变万化的转换，异己力量、孤独感受让人们的心理难以承受，物质产品日益丰富而获得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却越来越困难，人的自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无情的挤压，这是可悲的和可怕的，但这也给作家的艺术生命力在创造和创新方面提供了展开出色神奇想象力的更广阔的天地。为了更好地表达作者独特的人生体验和社会感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单纯强调顶礼膜拜传统还是远远不够的，有出息的作家还要对现实生活不断地进行精神性的超越。小小说作家更应该自觉地努力作为，由满足于表现生活飞升到表现存在。如果说短篇小说是叙述艺术的顶峰的话，那么小小



说就是顶峰之上的顶峰。因为小小说篇幅短小，必须用心营构，不能有一点马虎和掉以轻心，否则就会露出不精致的马脚，败坏读者胃口。再者，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如果不能突破记录社会事件的层面，去通过对现实的反映表达出精神层面上进行追问的东西来，那就不是真正具有现实感的作品。长期以来，应当说也一直有一批小小说作家在自觉进行着不懈地探索，但可怕的是成功的比例还太小。很多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惰性，仅仅是在追求形式上的肤浅探索，比如满足于弄出几个结尾，比如满足于故事中再讲一个故事，比如把平凡的故事包装在荒诞的外壳里面等等，而是忽视了更重要的比如“思想”“诗意”“存在”“境界”等等。我们看到，小小说写作者把自己降格成了一个仅仅讲故事的人，有的甚至满足于完成了一个小纪实、小幽默，小寓言等，写出的作品见小趣味不见大思想，见物不见人，没有让自己成为现实的思想者、精神的探索者、存在的开拓者。要提升小小说的艺术品位，就要克服艺术思维的僵化，努力透过时代的表面现象，对过去的和当下的生活进行现代性的准确透视，对存在进行持续不断的刻骨体验和精神探险，对现实进行冒险的想象，不仅仅要由平庸的叙事过渡到精妙的叙事，更要用文字的力量激活人们的想象力和感受力。作家不是描摹现实而是通过想象虚构事实，并对这些虚构的事实以个人性的理解组合成新的配置方式，形成对世界的非合唱性的独特发言。通过为意义提供精准的形式载体，作家的艺术的境界也得以彰显。作家怎么理解和表现这个世界，怎样通过对世界的哲学思考理解和表现人的存在状况，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和精神质量。著名学者

斯宾格勒曾说过，进入 20 世纪后，“维护生活完整性的任务开始由社会转交给了个人——转交给对生活中的事物具有独特看法的个人，他体现了某种秘密的本质，只有这种本质才使世界具有合理性”（引自英国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现代主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作家是这些被委以重任的个人之一。小小说作家当然也要自觉地承担起这一重任，以广阔的思想视野，深厚的生存体验，不竭的创新精神，做关于存在的持续探索者。就是一个小的题材，也要以对现实的深情关怀为之注入大的精神境界，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创作出具有精神指向性和灵魂穿透力的文本，以此来开拓出一片小小说艺术的新天地来。

我想，作家作为时代最敏锐的触角和良心，在社会迅猛变化、生活日新月异，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纠葛缠绕的背景下，在外部世界不可抗拒，内心冲动无足轻重的社会里，创作意识不能缺失，道德想象力不能匮乏，突破安全、平庸写作，在坚持传统的优秀品质的同时，又要在正确的立足点上勇于突破传统，克服文体营构上的张力不足、精神探索上的踟躅不前，使自己的写作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和琐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艺术上的平庸之辈，有这种难度写作的艺术自觉，小小说才能有更辉煌的未来。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4 日）

# 官场人物素描图——中国大陆

## 李国新论

清末有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鄂《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当代则有十大官场小说，以《国画》、《梅次故事》闻名于世的王跃文名列前茅。这些都是长篇小说。李国新官场小说，则为当代微型小说画廊又增添了一些新的面孔。

李国新，男，1962年4月26日出生，党员，大专文化，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广西小小说学会理事，自1984年发表短篇小说处女作以来，迄今在《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青年文摘》、《杂文选刊》、《资治文摘》、《长江文艺》、《天池》、《小小说月刊》、《青年作家》、《喜剧世界》、《黄河文学》、《羊城晚报》、《海口晚报》、《检察日报》、《古今故事报》、《新课程报》等国内百多种报刊发表小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计130多万字；获市级以上文学奖30多次，如小小说《情殇》、《神医老扬》分别获《青年作家》1995年第二届、1996年第三届全国“川惠杯”袖珍小说大奖赛三等奖，《官病》、《儿子的旋律》分别获第六届、第七届全国微型小说（小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二等奖。近百篇小小说收入《小小说佳作鉴赏》、《小小说选刊精华本》、《最具小学生人气的100篇微型小说》、《小学生必读的100篇

生活小小说》、《最值得珍藏的小小说选》、《精美小小说读本》、《最受中学生喜爱的 100 篇微型小说》、《2009 年值得小学生珍藏的 100 篇微型小说》、《2009 中国年度小小说》、《2009 年中国小小说精选》等书。已出版小小说集《那一片绿色》、《厚土》、《阳光下盛开的青春》、《儿子的旋律》和报告文学集《一路风尘一路歌》五部书籍。《阳光下盛开的青春》入选（《中国小小说 50 强》系列丛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作总序，于 2009 年 11 月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儿子的旋律》入选《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何建明作总序。

李国新在乡镇机关工作 20 多年了。因此他的微型小说很大一部分是描绘官场生活的。由于他对官场生活十分熟悉，故他笔下的官场人物比较有个性，比较有特色，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李国新的官场人物，几乎都是被讽刺和嘲笑的对象：幸亏因事务忙没有探望局长生病而莫名其妙升官的（《官病》），当人才处处受制不得重用而当奴才时给予重用的张三（《文殇》），一群在本地游山玩水不过瘾且想到太空游玩的人（《提意见》），临时负责时善于抓住机会风光一回过把官瘾的老文（《临时负责》），酒后丑态百出有损领导干部形象的市委宣传部长吴副部长（《酒话》），总是被人误解的黄副主任和总是不被人承认的黄乡长（《脸谱》），在位时记性差退位时记性好的变色龙万局长（《记 性》），做梦当领导与下级握手的刘副主任（《握手》），一当官就变脸的人（《乔》），因提的包与领导的包一样而得罪领导则自己却

浑然不知的党政办刘主任（《一个黑提包》），表面装穷实则贪官一个的乡长（《乡长消失了》），一心一意想和领导搞好关系却马屁拍错了地方的张三（《弥补》）。当然，也有少数作品对小人物处境与际遇给予深深地同情：小江将金项链藏蛋糕内送给领导被退回时金项链却不翼而飞（《金项链》），为领导当吹鼓手最终却落得个精简下场的黄秘书（《黄秘书》），因讲真话而被领导打入另册的朱经理（《官气》），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中的副科长（《一个女人》）。

李国新在他的第二本微型小说集《厚土》后记中说：“有人把机关比作染缸，但我至少本色不变。虽然此生与金钱、权力、官衔无缘，但我却拥有小小说以及小小说那块纯洁的净土，我在心里面耕耘、歇憩与徜徉。我为寻清静，皈依三宝，知道万法唯心所造。心即是佛，佛即是心。换言之，小小说是心，心即是小小说。”

赛翁失马，焉知非福。

李国新虽然在仕途上没有飞黄腾达，却收获了微型小说丰收的硕果。他的官场微型小说写得很有自己的特色。不过，此类小说还应当多一些人物刻画，多一些传神的细节描写，多一些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李国新一些反映社会问题的微型小说也很有特色，给人启示，发人深省。如收入多种权威选本的《黑道》，反映的是如何对待刑满释放人员并给予关怀；《选举》揭示了农村选举中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儿子的旋律》提醒人们如何重视对子女的教育而不能流于世俗。

此外，李国新描绘乡村生活的小说虽然数量不多，却具有浓郁的

江汉平原地域特色，乡土气息和生活气息，清新自然，富有亲和力，给我们留下较深的印象，如《铁匠二爷》、《风景》、《庚爹》、《绣花鞋垫》、《手掌上的阳光》、《父亲》、《大妈》、《奶奶》、《白灵》、《青橄榄》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那一片绿色》。这篇小说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美。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意境美、人物美、语言美。“那晚，月亮还躺在云层里，星星稀少，整个林场闪烁着萤火虫似的光。我和腊腊一前一后朝田里走。木屋放在垌渠的坡上，坡上长满碗口粗的杉树，青草，野藤子缠在树身周围。坡下，长满半人身的湖草。腊腊总怀疑这野草窝里藏着人。腊腊胆小，稍有风吹草动，她就靠近我，说话声都发抖”。小说一开始，就极力营造一种美轮美奂的氛围，天上有月亮和星星，地下有腊腊和我，萤火虫似的光，半人身的湖草。这种描写，既充满神秘感，又极富诗情画意，仿佛一副浓墨重彩的山水图画，永远定格于人的脑海中，让人难以忘怀。在这样一种美的环境中，少年的勇敢与少女的胆小，少年的温存与少女的害羞，都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稍有风吹草动，少女就靠进少年，说话都发抖。一只肥胖的灰兔子，虽吓着少女，却乐着少年，使少年有机会施展本领，显露英雄本色。“后来，她困了，在打哈欠，支撑不住了，歪倒在柔软的木床上。夜有点凉，我毫不犹豫地脱下身上的那件衬衫，轻轻盖在腊腊窈窕的身上”。这段描写，把少男少女身上蕴藏着的人性美与人情美，推向了极至。小说的语言，非常优美，清丽、朦胧，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美妙感觉。“微风轻拂，树影摇曳。林子里的小果树，黑乎乎的，大果树，一篷篷。腊腊不放心，每隔一会，和我用手电筒

照。夜深了，东山迟缓地捧出一弯月芽儿，悄悄地走向中天。天变得暗蓝了，那月牙儿像个娇羞新娘，愈显清亮，温柔动人，把些亮亮的光丝，轻轻抹在树叶上，那软软的光，调皮地从树叶隙里漏了下来，洒在木屋上。风很温柔，丝丝的，香喷喷的”。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景中有人，人中有景，情景交融，通过景物描写，展开情节，烘托人物，表达思想情感。我之所以详细分析这篇小说，一是写得太美了，二是尚未引起评论界的关注。

岑河古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杰地灵，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素有渔米之乡，是湖北省针纺织重镇、新农村建设试点乡镇。生长于此地的李国新，1979 年高中毕业即回家务农，随后在林场工作 2 年，后来到镇油厂当工人。1989 年靠自学成才进岑河镇至今。他是农民的儿子，工作在农村，天天同农民打交道，对农村尤其是对农民烂熟于心，这是他为什么能够写出像《那一片绿色》的主要原因。写农村题材，是他的优势所在。如何将这种潜在优势转化为写作优势，是李国新需要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我觉得，李国新应当进一步挖掘农村生活这座金矿，从中提炼出艺术的真金，为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乡村人物作品。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4 日）

# 笔耕不辍播种文明——中国大

## 陆李国新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作品的？当时受到什么书籍的影响？是什么信念支撑你坚持文学创作到今天？

李国新（以下简称李）：算起来，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已有 30 年了，自 1979 年 7 月我高中毕业在家务农几个月后，到了 1980 年初，因我的父亲是村支部书记，原公社党委分了一个进单位的指标给我，就这样我就去园林场管理果树。不到一年，我就受不了啦，天天为果树锄草、治虫、还要在果树的空隙间种庄稼，生活清苦，青菜萝卜，水煮盐拌，我从小娇生惯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哪吃得了这个苦哩！从此，迷上看书、写作，什么小说、散文、诗歌啊，只是没有投过一次稿。那个时候，我的水平差了，虽是高中生，因深受“四人帮”时代的影响，读初中、高中时，几乎每星期都去校办农场或者去生产队搞义务劳动。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处女作是 1984 年 10 月在原沙市市文联主办的《春华》双月刊上发表的，至今也有 27 年了。记得八十年代初我调到油厂当工人时，每天干着脏、苦、累的活，但我的精神支柱就是写作，我那时候是想通过写作来改变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一心一意写小说。因文化基础知识差，写的小说寄出去不久就被退回，



有的甚至石沉大海。那时的书稿约有1米多高，退稿信数百封，我没有放弃读书和写作。1984年10月发表了短篇处女作《新镰》后，使我对创作充满了信心。小时候，我就喜欢看小说。那是上初一时，就偷看当时公认禁书的《林海雪原》和《青春之歌》，那时，我悄悄躲在学校旁边一栋破窑里看，被一个同学举报了，老师把我逮住，书被没收了，在班上点名批评。当时看禁书应该说是违法的，幸亏我父亲是村官，老师没有对我怎样，更没有开除我。丢了脸面，但我还是嗜书如命，什么书都看，小时候就做起了作家梦。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学习、写作，我个人分别取得中专文凭、大专文凭。同时，通过自学成才，我由一名普通工人一步一步成为国家公务员，由一个普通高中生成为一名业余作家。

陈：《那一片绿色》写得很美，遗憾的是尚未引起评论界的重视，这篇是你少年时代生活的记忆吗？它对你后来的创作产生怎么的影响？多年的写作中，你有什么体会？

李：《那一片绿色》是1992年写的，当年在《希望之路》发表，获北京第二届华夏青少年写作大赛优秀奖，又获原江陵县第四届“金凤文艺创作奖”三等奖。这的确是我少年时代的一件真事，也是很温馨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江文艺》杂志社社长、总编刘益善在给我的第一本小小说作品集《那一片绿色》写序时，这样评价：“以篇名作书名的《那一片绿色》是篇小散文，清新静谧的林场之夜，月朗星稀，萤火虫纷飞，小河水潺潺，小木屋，树影摇，真是迷人的水乡之夜。守林的少男少女，心地如林空般清纯，

说说笑笑。夜深了，女孩困，歪倒在枝叶柔软的木床上。男孩脱下身上的衬衣，轻轻盖在女孩身上。不足千字的一篇短文，却被作者写得那么细腻，甜美，美妙，如诗如画，营造了一种意境。这也许是作者少年时的一段经历，如今回忆起来，才那么美好难忘。那一片绿色，蕴含了生活的多少美？经历过的人难忘，读者读了这样的文章也能享受得到。散文不论写人叙事，贵在自如亲切，不事雕琢，出自本然。”对我创作有影响的是 1995 年，那年我在《海口晚报》副刊“阳光鸟”发表《记性》、《脸谱》、《黑道》、《爱情故事》、《交底》、《位置》等 7 篇小小说，影响很大。该报副刊部主任、作家廖怀明老师给我寄样报时留言：“国新，你的小小说写得很有味，盼多来稿！廖怀明。” 1995 年，小小说《黑道》在《海口晚报》发表后，于 1995 年 9 月被《小小说选刊》第 18 期转载，当年 21 期发表了湖南读者杨洋 600 多字读后感，对《黑道》评价很高。后来《黑道》收入多种权威选本。回顾我的写作经历，我不会谈一些写作理论，只能讲一点浅显的体会，归纳为“八字经”，即学、写、看、听、改、勤、思、苦。

学。就是学习。宋朝朱熹的诗叫“少年易老学难成”，还有名言“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衰败，三可惜。”

写。就是写作和练笔。有不少朋友问我，你坚持写作 30 年了，真是不简单啊！在这个物欲横流、花花世界之中，我持之以恒坚持业余创作 30 年，自我感觉是不错的了。

看。就是观察生活。观察就是把有意无意观察到的有意义的人、

物、场面、过程的整体和片段记入脑海。写新闻时的人物采访也要善于观察被采访者的表情变化，从中发现线索和问题。多观察，多训练观察力，又可以训练文字表达力，更可以积累。

听。就是倾听。听，有助于全面认识事物，避免片面性、绝对化，所谓兼听则明，就是这个道理。听，要广泛地听，比如故事、奇闻轶事、新近发生的事情，并要做事物的有心人。在我创作的整个小小说中，不少故事核心都是我听来的，然后加工、提炼成篇的。不少朋友问我，你在哪里知道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会说：一是道听途说的故事，二是眼睛看到的東西，三是想象的一些事情。这些东西存在我的记忆之中，积累多了，厚积薄发。

改。就是修改。小小说篇幅有限，螺蛳壳里做道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自然容不得枝枝蔓蔓，拖泥带水。小小说必须突破篇幅的限制，在有限的空间中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意蕴。我一直牢记这句话：写作的技巧，就是修改的技巧，应该说，好的小小说是修改出来的。

勤。就是勤奋。我不是天才，文化基础差，但是我记得这话：天才在于勤奋。特别是像我这种起点不高的人，更需要以勤补拙。在勤奋这方面，我的经验是：眼勤，多看；心勤，多想；手勤，多写；腿勤，多跑。勤，就是要勤下基层，勤于思索，到现场去调查，去感受，掌握第一手材料。思。就是思索。古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小小说是作者的思索借助文字表达的结果。思索不仅只是局限于观察事物时的思索，还要对一些国内外小小说名篇及精品文章进

行思索，吸取精华。

苦。就是吃苦。俗话说，渗浅水者得鱼虾，入深水者获蛟龙。爱好写作，应具备深入、刻苦、踏实的工作作风，只有肯吃苦，肯跑路、肯流汗、肯熬夜，才能闯出一条成功之路。多年来，我饱尝多种苦难。我不是专职写作人员，但在多少个节假日，多少个夜晚，我牺牲了属于自己的休息日。为了写作这份爱好，我坚持了三十年，用自己的笔来宣传和讴歌本镇新人新事新风尚。苦，还要承受社会上极少数人挖苦嘲笑、不务正业、吹鼓手的非议。由于痴心写作，我患上了神经衰弱、颈背肥大、风湿关节炎以及高血压等病，病痛不时折磨着自己。多年来，我时刻牢记并提醒自己：对党忠诚，要对得起党的培养，对得起父老乡亲；要为人正派，清白做人，老实做人；要以身作则，不为金钱所迷，不为名利所惑；要为民急之所急，为民想之所想。曾经有一段时间，因操心过度，患上高血压及神经衰弱的疾病，脸色苍白，身体衰弱，临睡靠“安定”强行睡觉。但我看到 60 多个文学、新闻获奖证书以及个人数十次被省、市、区新闻单位和党委、政府授予的全省宣传先进工作者、优秀通讯员、区首届专业拔尖人才、优秀共产党员等多种荣誉称号时，我就热泪盈眶，聊以自慰。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文学这条路，我将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坚定地走下去，争取写出更多更好更美的文学和新闻作品，不辜负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的殷切希望！

陈：你的官场小说写得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尤其是官场人物比较有个性。请问官场小说中的人物有你自己的影子吗？是否有人对号

入座？是否有人找你的麻烦？你写官场小说有什么经验？

李：在 30 年的写作生涯中，除 9 年在工厂度过，还有 20 多年都在机关度过，面临多次机构精简和多种人生考验，十分艰辛、坎坷。我只是一般科员，级别不高，但事务多，在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多年，并兼多项工作一身。所以，我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和新闻写作。

我的小小说主要分为两大类，即情场和官场。情，是指爱情、友情、乡情、人情、世情等，我一直遵循写作必须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于是我的小小说偏重于官场，因为我在乡镇机关多年，多有体悟。我写官场小小说时，我不是对当官的领导有意见，有想法。我常思索：在官场上，我的理想化思想是追求人与人的平等，人与人的互信，人与人的亲切，人与人的谐好，人与人的关怀……，然而现实的官场不都是这样的。我写官场小小说，也是因为我的爱在流露。我的小小说《握手》、《位置》、《记性》、《官病》、《文殇》等等，都是呼唤官场上人际关系的真、善、美的！当然，不少我是鞭策的，比如，《要求“进步”》、《提意见》、《官话》、《临时负责》、《一个黑提包》、《民意》、《弥补》等。当然官场小说里面的人物有我的影子，因为官场小说都是写的一些“蜗牛”似的人物，官场小人物，和官场外正拼命往官场挤的小人物，他们都是可怜的“蜗牛”，因为他们实在太卑微，官场的壁垒他们没有足够能量突破，因此他们总是在费尽心思研究官场的法则，也总是找不到自己的准确位置。目前没有什么官员“对号入座”，对我的官场小说横加指责，不少小官员喜欢看，说写出了他们心里想

说的东西。我的领导曾经善意提醒我，叫我不要写官场小说，我知道领导是担心我怕得罪人，怕对号入座。我感谢领导的好心提醒，他们是为我好。青年作家、评论家高盛荣这样评论我的官场小说《尴尬的“蜗牛”》：“纵观李国新年先生官场小说，刻画了官场小人物的形象，充实了新官场小说的人物形象，并且继承了前代官场小说直击现实，批判俗恶的传统，也发扬了新官场小说细腻刻画人物，关注人物内心的艺术风格，写出了自己的特色。”（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6 月 24 日）

# 映日荷花别样红——中国大陆

## 张可论

张可，女，1979年12月25日出生。毕业于西安西京大学新闻专业，现为河北省作协会员。1997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国内的《作家报》、《郑州晚报》、《杭州日报》、《青少年文学》、《金山》；新加坡的《联合早报》、《赤道风》；泰国的《新中原报》、《中华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百余篇，出版《年轻的饺子》、《追梦》、《慧眼禅心》三部专著。散文《失落的心》在《作家报》举办的“中学生诗文大赛”中获二等奖。后又在新加坡国际广播电台、武吉知马、琼崖联谊会主办的国际华文散文比赛中获优胜奖。小说《进城》获2001年中国微型小说排行榜二等奖，之后又入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材。四次参加国际性笔会，即：2000年海外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菲律宾第四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2004年印尼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2006年文莱第六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并先后发表了论文《微型小说呼唤责任》、《经营微篇》、《微型小说与萤火虫》。

语言美是张可作品一个明显特点。有的作品富有哲理美：“笑是轻快的小调，哭是低沉的大调，在明丽的日子里，我演奏小调；在情感的道路，我演奏大调。就这样，大调和小调同美，轻快与低沉交

织，哭与笑成了我生命中永恒的主题。”（《生命的主题》）“伤痛是沙滩上杂乱的脚印，时间就是潮水，一次次冲刷，便覆盖了所有的痕迹。”

（《我的伤痕》）“他的视线拉长了我的思绪，她丢的是桃子，可有的人却丢失了爱心。桃子丢了好捡回来，爱心丢失了怎么好捡回来呢？”

（《失落的心》）有的作品语言比喻新颖独特，给人以美感：“北方的冬天简直不叫天，阴冷地如同一张愤怒的脸。我内心喜欢的热度却依然赶不上物理的冷。”（《寻找完美》）“聊天是一种记忆的挖掘工具，配以散步，当聊如开掘机般将往事胡乱的翻出，凭着脑中残存的碎片，还是感受到来自远逝岁月的一点微痛。”（《天堂和地狱比邻》）“时空变幻，时间的潮水淹没了桑田，却浇不灭怨恨的火焰。”（《回归的灵魂》）“风易逝，情感却是风中的一阵烟。”（《感情是风中的一阵烟》）有的作品描写了自然景物与人交相辉映之美：“两位老人就像夕阳，在生命的暮年还不忘把残光奉献给人类；在那将逝去的一刻，还把浓重的一瞥投身给土地。”（《余光》）“一个雨后的黄昏，母女俩在看花。它依旧是路边寂寞的小花，却在外界力量的扶植下，悄然挺起了雄姿，一滴雨露在蕊中，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射出七彩的光芒……她久久地望着，任脆弱的灵魂在太阳下暴晒。”（《残花》）

抒写人性与人情之美，是张可小说另一个特点。获首届全国微型小说评比二等奖的《进城》，集中体现了这种特点。老爹带上老伴的镜框，搭车进城。车上，老爹给老伴留下一个座位，由此引起人们的不满与指责。车到市中心，老爹下车带“老伴”进城。张可的《进城》，让人倍感凄凉与悲伤。现阶段，城乡差别是明显存在的。城市高楼鳞



次栉比，商店里东西琳琅满目，天上有飞机，地下有火车，大街上汽车川流不息。这一切，自然令生在山区里的老爹的老伴心向往之。然而，由于各种原因，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即便有钱，恐怕出一趟远门也挺不容易，更何况经济拮据的老爹的老伴呢？这样，老伴进城的夙愿，生前一直未能实现。现在，老伴走了，老爹终于带上老伴之魂进城，了结老伴一桩心事。老爹带上老伴的镜框进城逛街这个细节选得好，将人性之中的悲凉之美与人情之中的凄惨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并将引发人们对此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作为 80 后作家，张可虽然很年轻，看问题却有自己的见解。她的小说有一定的思想内涵，给读者不少启发，这是颇为难得的。此外，她在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上的两篇论文，也有独到的体会。《经营微篇》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与理念，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比如，她提出“经营微篇首先要搞好文案策划”，并以滕刚成功加以佐证，就非常具有说服力。又比如，她提出“微篇经营离不开个性的包装”，并引用张越和吴雁对滕刚小说的评点，同样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借用广州暨南大学教授、国际儒商学会会长、香港文化促进会顾问潘亚瞰，在《蓦然，冒出一朵莲花》一文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结束语：“但我坚信，有令尊的支持，督促与引导和文友们的鼓励，帮助与批评，特别是本身的努力奋斗，一定能攀登不止，成为重要作家，甚至伟大作家。待到那时，我再登门祝贺，献上我的微笑、鲜花和掌声，送给你一份厚礼，并开怀为你喝彩，好吗？”

# 感悟的分享——中国大陆张可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你的文学启蒙老师是谁？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人和事令你特别难忘？

张可（河北省作协会员，以下简称张）：算是《百花园》杂志吧！那时，这本杂志，办得特别好。像许行的《立正》、孙方友的《蚊刑》、白小易的《客厅里的爆炸》、王奎山的《画家和他的孙女》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呈现的。记得上初一的时候，一天晚上，妈妈让我做数学题，我却把《百花园》埋在课本下面，偷偷地看。妈妈脾气不好，发现后不分轻重把我打了一顿，不堪忍受的我，第一次玩了把离家出走。

陈：你的血液里流淌你父亲的血，你写小说是否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你如何评价作为父亲与老师的他？你认为你父亲小说最大特点是什么？最好的小说是哪一篇？

张：爱好文学一定是受爸爸影响，确切地说，是爸爸的期望。心理学讲：女儿是跟妈妈学做女人，照爸爸的期望选择自己的事业——我也没能逃脱心理学的规律。爸爸是个温柔的人，同时也是个带“刺”的人。他的幼年受到爷爷很深的“棍棒教育”，因此，时常“犯上”。

他之所以会写讽刺小说，正是幼年那股压抑的情绪能量的反弹。我最喜欢爸爸写的《尿炕》，并时常希望，爸爸做人能像文中的“我”一样就好了，哪怕是稍微“狡猾”一点呢。

陈：《进城》切入点选得巧妙。这篇小说的素材来自哪里？你是如何立意与构思的？写好后是否征求你父亲的意见？你觉得这篇小说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张：说来惭愧，我觉得这篇文章的原创并不属于我。我是在收废品走后的地上捡到几张手写的纸。我对有字的纸钟爱，所以就拿出来看看。正好其中一张说一个老人家带老伴骨灰进城的事儿，立刻引起我的共鸣——小时候每当我回到农村姥姥家，村里的老大爷、老大娘都对我问东问西，眼神里流露出对城里人的羡慕。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家门口”打转。于是，我把那个素材加以整理，并加了前面那个占位的“小包袱”。好文章是要不厌其烦修改的，目前，我还没有更深的感悟，就暂且这样了。

陈：就语言而言，你散文比小说写得好。你应当在小说中加一些优美的语言，使你的小说成为诗化小说。同时，作为新闻记者，也可以考虑写一些新闻小说，在微型小说文体创新上作一点有益的尝试。

张：我写文章，就是感悟的分享。至于题材，我从未刻意区分过，也不大在意华丽的辞藻。在我眼前，时常出现一个朴素的女子，她并不以美貌取众，而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我愿写出这样的文章，也向往做这样的女子。

陈：创作是一件很清苦的事业，在拜金主义物欲横流的今天，很

多作家耐不住寂寞，而你却坚定地选择了文学，原因何在？对于女作家而言，先要过三关：恋爱、婚姻、家庭。你有这种心理与思想准备吗？

张：我希望，无论做什么，还是纯粹一点好。写作就是写作，就是自身体验和感悟的过程。如果一定要抱着功利心，把写作当成一个挣钱或扬名的手段，那就本末倒置了。现在，有很多人用物质去衡量自身的价值，否认自身感受的重要性，恰恰是把自己“物化”的一种表现。所以，恋爱、婚姻、家庭都是人生路上的一些体验，该来的，就会来的。

陈：你很年轻，也很有才华。你是否为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勾画了一副美丽的图画？

张：借用郭德纲（著名相声演员）的一句话：“看吧！”

# 飞越这红尘永相随——中国台湾陈启佑论

陈启佑，笔名渡也，男，另有笔名江山之助，台湾省嘉义市人，民国四十二年二月十四日生。

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任教於嘉义农专、台湾教育学院。现任国立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所教授、国立中兴大学中文系兼任教授、中国修辞学会筹备委员、中华自然文化学会理事等职。曾获教育部青年研究著作发明奖，中国时报叙事诗奖，中央日报新诗奖，联合报文学奖，新诗《竹》被选入国中国文课本，论文《美丽的“错误”》被选入教育部实用技能班国文课本。

渡也十六岁开始创作，高中时代即与友人合办《拜灯》诗刊，并曾一度加入“创世纪”诗社。在创作态度上，渡也主张“诗的内容不深奥；题材尽量广阔，关怀民生疾苦，剖析时代沧桑”。他的诗整体上是诙谐幽默的，早期的诗“以单纯的、独一的意象，做火花式的闪耀”，以后发展出的散文诗则“深入物象里，挖掘一般视觉不能达到的地方”（萧萧）。八〇年代初期，开始走社会写实路线。散文则以小品为主，三十三岁前，他走的是唯美路线，从《永远的蝴蝶》始，他“逐渐离开小我、软性、唯美的象牙塔”，改变后的文章内容“勾勒人世、人性，冷讽热嘲，呈现忧郁沈痛的心情”。在评论上，新诗和

古典诗都是他研究的对象。

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永远的蝴蝶》，堪称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经典之作。

《永远的蝴蝶》把悲惨的爱情故事，写得很凄美，主要得益于作者诗化的语言。

一般描写车祸的作品，总是写得血肉横飞，让人惨不忍睹。陈启佑则一反常态，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们描绘了车祸的过程：“随着一阵尖锐的刹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其中的两句“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和“好像一只夜晚的蝴蝶。”，尤为传神，不仅让男主人公刻骨铭心，也让读者久久难以忘怀。

“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她突然离去，感天动地，不仅让我留下滚烫的泪水，也让善良的人们涌向马路中央，所有的车子都停了下来，人们为失去一位美丽的天使而惋惜，小说主人公“我”为失去永远的蝴蝶而悲痛。“我”仿佛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只蝴蝶。

亲爱的，来跳个舞，  
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  
飞越这红尘永相随。

《两只蝴蝶》的歌声，由近而远，将永远唤醒“我”沉痛的记忆，

伴随“我”的人生之路。

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

陪你一起枯萎也无悔。

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的《春江花月夜》，一千多年来使无数读者为之倾倒。一生仅留下两首诗的张若虚，也因这一首诗，被喻为“孤篇横绝全唐”。

陈启佑也用一篇《永远的蝴蝶》，奠定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史上的地位。

此外，陈启佑的精品意识，对于当下微型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与借鉴作用，这应当是他对微型小说的另一个突出贡献。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11 日）

# 他为澳门立此存照——中国澳门许均铨论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1557 年葡萄牙人取得居住权：1887 年 12 月 1 日，葡萄牙占领澳门，澳门开始被葡萄牙强行租借，这也成为欧洲国家在东亚的第一块领地。1999 年 12 月 20 日，葡萄牙结束对澳门的统治，政权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国两制”的政策下，澳门享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权利。而在这 400 余年间，东西文化的融和共存使澳门成为一个独特的城市：既有古色古香的传统庙宇，又有庄严肃穆的天主圣堂，还有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以及沿岸优美的海滨胜景。

许均铨是第一位用微型小说反映澳门生活的作家，他的微型小说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描绘了澳门社会的众生相，既有宝岛轶事，又有濠镜撷奇；既有凡人百态，又有爱情探幽；既有商海沉浮，又有飘国之页，成为我们了解澳门社会的一扇窗口。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的儿子许世儒，女儿许云，也发表了大量微型小说，多次参加世界性微型小说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宣读论文。“许氏三杰”遂成为澳门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许均铨，男，澳门居民，1952 年 12 月 27 日出生缅甸仰光市，缅文名字 UKyawWin，祖籍广东台山人。1986 年 7 月开始发表作品，



先后在台湾、澳门、香港、内地多个省、市、文莱、新加坡、泰国、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报刊、杂志上发表小小说、散文、游记、短篇小说、论文等各类作品达 300 余篇。有 11 篇小小说、散文等作品参加大陆、澳门各类征文比赛获过奖。

在澳门出版发行的著作有 2002 年 4 月《缅甸佛国之旅》合编着、由华人国际新闻出版集团 2005 年 12 月出版《归侨在澳门》合编着、2006 年 8 月出版《澳门许均铨微型小说选》、2006 年 12 月《缅甸华文文学作品选》合编等。

个人简介获收录到中国《百花园》2005 年特刊《小小说作家辞典》。

许均铨微型小说特点有三：

一、运用微型小说这种独特艺术，表达澳门人对祖国的无限思念之情。

《表》中的谢宏和太太二十五年银婚之际，太太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又是一块手表，并且是上海牌手表。二十五年前，两人结婚时，太太送的也是上海表。太太用送上海表这种独特的形式，表达了对祖国母亲一种博大无私的爱，让我们想起了《我的中国心》这首歌：“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清静，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烙上中国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胸中重千斤。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心中一样清。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买葡萄干》的父亲，看见两个

年纪轻轻的新疆人在卖葡萄干，就连忙上前称两斤，结果，称了三斤。父亲照付三斤的钱。回到家里，儿子开始不理解：“超市里葡萄干多的是，从美国进口的不更好吗？何必从那边（指珠海）买回来。”后来，儿子吃晚饭又回到珠海去了，也称了一斤葡萄干带回学校给同学们吃。此时，儿子才理解父亲的一句话：“与其买外国的，不如帮助兄弟民族，这也是支援开发，建设大西北的一部分。”

二、将笔触延伸至澳门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底层，既描写了许许多多生活贫困但并未失去生活信念的穷人，也反映了不少富人对穷人的无私帮助，为我们展示了澳门社会的和谐图。

《助》中的她，丈夫去世了，上有七十多岁的祖母，下有两个尚小的孩子，生活压力特别大。萍水相逢的陆修女，在与她交流中了解到她的身世，决定无条件帮她，让她到学校做一名校工，既可以多看看孩子，还可以接她回家。陆修女的帮助，让她发出肺腑之言：“天使就在人间！”《四十岁的迷茫》中的阿谭太太，从小赌到大赌，半年之内将西湾的房子、私家车、首饰、丈夫等全部输掉！小说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澳门赌城的残酷无情，另一方面又赞扬了富人老关对挪用公款给太太赌博的阿谭的理解与宽容，使阿谭只需偿还公司款，避免了刑事责任。二哥要离开弟弟办的公司，临走之前，弟弟要求二哥写一封辞职信。当二哥将辞职信交给弟弟后，弟弟才喊他“二哥”，并告之二哥：“明天一定要二嫂参加他为母亲举行的祝寿宴会。”《公司分明》让我们看到了私有制条件下澳门人亲情淡化的趋势。当二哥将辞职信交给弟弟后，弟弟才喊他：“二哥”。这个生动的细节描写，将

有些澳门家庭亲人之间重金钱轻感情的现象，揭示得入木三分淋漓尽致，让读者浮想联翩，感叹不已。《马夫阿强》中的阿强，与他喂养的名贵纯种马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一匹名贵的纯种马的价值，比十条人命值钱。尽管马咬过阿强一口，他照旧对马付出精力与感情，后来，他又被马踢了一脚，伤好后仍当马夫，做梦都盼他喂的马得第一名，他得奖金。《马夫阿强》写出了澳门底层人生活的艰难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三、短小精悍，言简意赅，内涵深刻，蕴藏着丰富的人生哲理，适合转型期澳门人的阅读习惯与口味，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与社会效果，给读者诸多启迪。

《篱下》中的沈平宣，满怀信心到澳门投奔詹叔叔。不料，新换的婶婶对他非常冷淡，居然收取他的房租。透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澳门社会亲情与友情，是多么难以寻觅。小说结尾写到：“土地公公是这里的主神，外来的观音、关帝、土地财神全是‘寄人篱下’！竟有那么流离失所！沈平宣似乎看到众神的无奈！突有所悟：寄人篱下，神尚且如此，人又算得什么！”这种写法，可谓神来之笔。小说由神之寄人篱下，联想到人之寄人篱下，这种奇思妙想，既新颖独特，又给人启示。《债》中的剑困难之际，得到一位香港女子五元港币的帮助。剑还她十元澳门元，她不要。微不足道的五元港币，或许她早已忘记此事，可剑不仅没忘记，还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在物欲横流拜金主义泛滥成灾的港澳，这种人间真情与友爱，愈发显得弥足珍贵，值得人们永久回味。甄嫂儿子五岁时，丈夫在一次工伤意外中丧失了

生命。从此，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近二十年来，她的生活如一潭死水，唯一的安慰是儿子。她终于把儿子养大，儿子还找到了一份在银行的工作。可是，儿子结婚时却提出过两人世界，让母亲到外婆家去住。仰望青州养老院，甄嫂心里突如其来的想法：以后不能工作，还可以申请去养老院。小说给我们留下诸多思考：孝道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过程中，弘扬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实现由传统孝道向现代孝道的创造性转化，是至关重要的。这对于融合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和睦，营造孝亲敬老的良好社会氛围，具有重要意义。澳门虽然体制与内地不同，但同为华夏子孙，上慈下孝，和睦乡里，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却是共同的追求。《甄嫂》引发澳门人对现代孝文化的再认识和再思考，小说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就在于此。

凌鼎年在《澳门微型小说的旗帜——许均铨（代序）》中说：“许均铨的微型小说我断断续续读过不少，大多短小精悍，多数是反映澳门的现实生活的，凭空虚构、‘客里空’的人与事几乎没有，他作品中的人与事往往能在平日生活中找到影子，从一定意义上说，许均铨的作品也是澳门生活的一面镜子，从中可以了解澳门人的生活。从他的六个小辑来看‘莲岛轶事’、‘濠镜撷奇’、‘凡人百’、‘爱情探幽’、‘商海沉浮’、‘骠国之页’，除了最后一辑是写他老家缅甸国的，其余都是为澳门立此存照的。也许，比起大陆内地的微型小说高手，许均铨的作品还不能说出类拔萃，但他以近 200 篇微型小说的创作量，以及澳门唯一的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在澳门的文坛，无疑已是微

型小说的一面旗帜。”

衷心祝愿许均铨这面文学旗帜永远在澳门上空飘扬！

# 小说就在生活中——中国澳门

## 许均铨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您的小说大多描写澳门社会平民，用艺术实践诠释了杨晓敏“小小说是平民艺术”的观点。这种人文精神、悲悯情怀、平民意识，来自何处？

许均铨（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以下简称许）：我祖籍广东台山，出生缅甸（原）首都仰光市，父亲是木匠，出生在墨西哥，中墨混血儿，母亲是裁缝，出生在缅甸仰光。我一出生就生活在社会底层，从小见到的都是生活底层的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缅甸社会动荡，不少华侨离开缅甸，或到中国大陆、或到台湾等。我父亲也在此时因癌症去世，长辈对母亲说：缅甸以后没有华文教育了，为了孩子们的前途，带孩子回祖国读书吧。

1964 年 12 月母亲带我们六兄妹离开缅甸回中国定居，兄妹中我最大，12 岁，最小的妹妹 2 岁，母亲 32 岁。我家定居在云南省一个华侨农场，一个生产队（村）两百五十多人全是从缅甸回国的华侨，也全是生活底层平民（当时富裕一点的华侨可以在昆明华侨新村定居）。这农场还有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归国华侨。

农场以外有十数个村庄，到农场后我开始接触到中国生活底层

的农民。我 1965 年小学毕业，正要升中学，文化大革命开始，天天开会，刻腊版，印传单，写大字报，原本回国读书的我，回国后书还是没读成。

1983 年我离开生活了十八年的华侨农场，到澳门定居，先后在澳门的工厂、写字楼工作多年，还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您问我的平民意识来自何处？我的回答是：平民意识是我与生俱来。

我是社会底层的一员，深知平民生活的艰难与无奈，尤其是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糊口之中的一族，遇到困难时，往往求助无门，我深有感受。写作之后，有更多的时间在思考、在探讨生活底层一族的问题。遇到特别的故事，我会写成一篇小小说，让社会知道生活中平民的故事：平民的爱，平民的真，平民的泪，平民的无奈，一篇篇平民的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平民很多时候不完美，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们自食其力，我本身就是弱者，同情弱者天经地义，我的悲悯情怀的人文精神也就很自然产生。

陈：作为澳门微型小说的旗帜（凌鼎年语），您肩负的重任既光荣又艰巨。如何使澳门微型小说尽快驶入快车道，并跻身全国前列，是您当下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

许：凌鼎年先生，良师益友！我能坚持写微型小说，有一半原因是认识凌鼎年，当时他问我发表了几篇微型小说，如在省一级的报刊上发表 20 篇，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我说：在澳门日

报上发了近 20 篇，他就介绍我加入“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当时我很开心。那是 1994 年 7 月 15 日的事。

我 1989 年至 1997 年这 8 年的生活是：每天早上约 7 点出门，离开珠海的家，到澳门上班，晚上 8 点多回珠海。有同事开玩笑说：“你是白天资本主义，晚上社会主义。”

我承认这是一句挺有政治幽默感的话，而当你每天都要排队过关，人多时常常排队大半个钟头，一天两次，长达 8 年，疲于奔命的生活，就一点都不幽默了。我有几次想完全放弃写作，包括微型小说，最终没放弃，一是感到自己已走了一程，半途而废，不值，二是“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这“紧箍咒”。

这个学会以内地作者为主，好像只有我一个澳门人，我入会就不写作了，给人一种沽名钓誉之感。我只有采取：累了，就停下来，休息一阵，不久又重新写作。

2006 年 1 月我脑溢血，右手右脚失去知觉，躺在澳门的山顶医院十多天，当时我心灰意冷，感到自己还有很多事没做，心有不甘，拉开病房的窗帘，映入视野的就是澳门松山灯塔。当时我心里是这样想的：如果我不因脑溢血而成残废，我出院后要做的事就是出一本个人专辑，用澳门松山灯塔做封面。之后就少写作甚至不写作了。

出院后我收到浙江汝荣兴的信，他发现信封不是我的字体（儿子代写，当时我的右手写不了字），怀疑我出什么事。果然给他猜到，我与汝荣兴通电话，他要我出一本微型小说集，我答应了。我就用澳门松山灯塔做封面。



请凌鼎年这位套我“紧箍咒”的良师益友写序，他又弄出一个“澳门微型小说的旗帜”，这是凌鼎年老师对我的鼓励，我受不起。我的《澳门许均铨微型小说选》在我中风后 7 个月出版了。

澳门人口约 50 万，写过微型小说的作者有一批，出过微型小说集的只有我一个。我曾建议澳门笔会（作协）出一本澳门微型小说集，这一计划还没成功。2010.08.29 澳门有一个“迷你小说”讲座，是澳门青年作家寂然主讲，我会去参加，希望能联合多几位澳门文友，选编“澳门迷你小说选”，这一本书可以让澳门以外的专家、学者、读者更了解澳门。我会努力以赴，完成这一计划。

走出第一步，再迈第二步就容易多了。澳门微型小说创作要跻身全国前列，还需要努力。

陈：您与儿子许世儒、女儿许云都写微型小说，可谓微型小说之家。一家三人都从事微型小说写作，这是一个奇迹。请问：奇迹是怎样产生的？

许：我写微型小说，女儿、儿子也写微型小说，只是兴趣，“微型小说之家”万万不敢当。女儿是药剂本科毕业，儿子是公共管理硕士毕业，不是直接与文学创作有关的学科，写作，我们只是陶冶心情。

我澳门定居后，开始写微型小说。当时《澳门日报》小说版刊登征稿启事，字数限在一篇 700 字左右，是 1992 年吧，我就给《澳门日报》小说版投稿，当我的第一篇微型小说《甄嫂》发表时，那种兴奋的心情至到现在还不能忘怀。18 年来我创作没间断，发表作品也没间断，作品不多，但年年都有，近 200 篇。

因写微型小说，我订了《百花园》、《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文学报》等，也有幸在以上刊物发表过作品。

我把《澳门日报》小说版征稿之事转告内地文友，十多年来有许行、今声、林阴、王岚、凌鼎年、孙方友、谢志强、袁炳发、汝荣兴、刘平、魏金树、高海涛、赵志道、张丛笑、生晓清、汤红玲、刘忠学、尤秀玲、贺鹏、张记书、张可、高致贤、何蔚、董文君等等都在澳门日报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等。

我代内地文友在澳门投稿，那时没计算机，没电子邮箱，有部份文友是把稿件寄给我，当时我住在珠海市，我将稿件带到澳门，重装信封再转寄《澳门日报》小说版。

文友的作品发表后，我都会寄样报，因《澳门日报》在内地发行不广也不多，也不寄样报，文友是买不到《澳门日报》的。跑珠海邮局寄信、寄报纸是我生活中一件重要的事，珠海邮差也几乎隔天就有书信、报纸送到我的信箱。我留意过，当时澳门日报每天刊一篇小小说，有时一个月的小说有一半是我文友的作品。

那时内地有朋友出版新书，要我买，也就汇款去买。家里的文学书不缺，尤其是微型小说、小小说的书更多。因喜欢写作，工作很忙，我坚持业余创作，乐此不疲，也乐在其中，虽然有时感到累。我也因写微型小说，高攀了内地一批写小小说的高手（部份名单在上）。

我女儿许云、儿子许世儒放假在家也会看小小说，他们不但知道部份微型小说的作者，还看过他们的作品，近朱者赤吧，在此感谢文友们以作品熏陶了我的孩子。

熟读小小说三百篇，不会写小小说也会模仿。两个孩子在我的介绍下，1997年4月，获中国作家学会鲁迅文学院收录为首届少年作家班学员。也都在《中国少年作家》刊物上发表过作品。他们之后写微型小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2010.06 香港获益事业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由东瑞、瑞芬编选《香港极短篇》一书收录了我和两个孩子的作品各三篇，当时东瑞先生在澳门对我说了一句：一门三杰。我说：不敢当，只是几篇拙作，离“杰”字还很遥远。

您说这是一个奇迹，问这奇迹如何产生？如果说这也算一个奇迹的话，奇迹就是这样产生：近朱者赤。

陈：从您的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您对澳门充满感情，对澳门生活烂熟于心。您小说中的人与事，是否都有生活原型？是否有您的影子？

许：我在澳门生活了二十多年，不敢说：“对澳门生活烂熟于心”，可以说对澳门有一定的了解。我喜欢澳门，因为在这里可以信你想信仰的任何宗教，也可以不信仰任何宗教；你可以出版你想出版的书，如资金不够，还可以向文化局申请出版经费，如文化局认可书的内容，这经费就八九不离十。我的《澳门许均铨微型小说选》就得到澳门文化局赞助澳门币 7000 元，澳门的书号是免费索取。在澳门可以自由结社等等，澳门是一个好地方。

您问：我写的小说，是否有生活原形？每篇都有生活原型，部分作品还是主人翁提供的。如《买单》，就是我朋友阿龙的真实故事，

我在小说中还用他的真名，他说：很想打这家伙一顿，后来想想为几百元引起一个家庭破裂，他不做这罪人，他受了委屈还为别人着想，我很感动。《荣叔》也是朋友阿荣的真实故事，他从缅甸移民到澳门遇到的困难，是不少华侨的缩影，他说小说名用《荣叔》，并要我写他时，要用英俊等字眼，我答应他，他年青时是够英俊。《彩迷》也是我好友的真实故事，他们八十年代从云南移居到澳门，省吃俭用，买衣服、布料寄回云南农村，村子里沾亲带故的都以为澳门遍地黄金，都写信来要钱，所以他们很希望中香港的六合彩，多年来投注不断，乐此不疲。直到现在没中大奖、二奖、三奖。《助》中的她、《挂历》的王岚老师、《秘密》中的栗绣霞、《担保人》中的姚东山姓尤、《前妻》中的姜大维姓江，有趣的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看到他或她在小说中出现，他们会珍藏起这份报纸，且不时取出向友人展示、介绍。他们之中普遍不富裕，他们生活很平凡，可他们生活中有不平凡的亮点，我捕捉到后，就是一篇平民小说。

您问小说中有没有我的影子？我细看一遍，有我的影子。《独树》中的我、《买葡萄干》的他、《挂历》中的我、《老兵》中的我、《窗口》中的阿峰、《握手》中的父亲、《钻石婚》中的我、《活在梦中的女人》中的辛震、《一道难题》中的彬、《迟到的春天》中的我……等等都是我的影子，我描写自己时不会特别加工，当时的情节就是这样。《窗口》中的小郑是浙江舟山的郑剑峰，《窗口》在舟山日报刊过。你一问小说中我的影子，我才注意到自己在小说中出现这么多，我写小说，我的生活就像一部小说。

陈：《澳门文艺》的创刊，为澳门与内地微型小说作家之间搭起了一座交流与沟通的桥梁与纽带。作为澳门微型小说的领军人物，您将如何利用好这个平台，让《澳门文艺》发挥应有的作用？

许：《澳门文艺》创刊，我很开心，一是澳门多一本文学刊物，二是好友贺鹏主编。贺鹏文友 2010 年 5 月曾到珠海，约我到酒店见面。我刚下班，马上进珠海，见面后他要我协助在澳门约稿，我答应了。

我首先寄出我的作品，然后向“澳门国际诗词对联书画家协会”成员约稿，说明是没稿费，我先后收到一批诗稿，还有贺词，已全部传给《澳门文艺》编辑部。贺鹏文友回复都收到了。我也向“澳门笔会”文友约稿，回复不多。

我可不是澳门微型小说领军人物，一定要纠正这一说法。但我会全力支持《澳门文艺》，要做到有澳门特色不难，要有一批澳门文人长期投稿，相对就困难了。澳门地方小，文人少，澳门没有专业作家，创作只是业余的工作。因为写作是一种高尚的事业，创作直接或间接地陶冶情操。在澳门创作多的作家都有固定的专栏，要完成工作已不易，要求他们百上加斤，有一定的困难，现在是没有更多的说明《澳门文艺》。《澳门文艺》创刊的事，在澳门知道者极少，没在澳门报刊上刊登，还需要加强宣传。

我曾建议：《澳门文艺》刚创刊，双月刊或季刊会合适一点，可现在是月刊，稿件来源是一个大问题，我指的是澳门人的稿件。

澳门曾出现过一些文学刊物，出一期之后就没下文了。有的出两、

三期，一样办不下去。澳门文学市场不大，向外地销售管道不多，纯文学刊物出版有一定的局限。要把《澳门文艺》办好，需要努力。

陈：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作品如何取材？我没有学过现成理论，就朝现实生活中去挖掘。我生活在社会底层，对百姓生活十分熟悉，从早期作品开始至现在都取材于身边的真人真事。”请您结合具体作品加以阐述。

许：在生活中会遇到精彩的故事，比如我的小说《赐》，背景在缅甸仰光，写的是一个出租车司机，下班后见到车内有一弃婴，引来数位街坊围观，这不是一件物品，弃婴可是人命关天的事，会牵涉到刑事上去，他最后只有去报警。一旦上警局，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普遍是破财了事，全世界大同小异。

这是我在缅甸一位华人朋友的真实故事，他要我们猜他到警局后会怎样？我们猜不到，朋友当时不知我有写作的计划，喝茶闲聊完也就过去了。数年后我写成小说。如果其它作者写这篇小说，到警局后如何？各有不同的结尾，我的结尾是警察局长领养了弃婴，因他婚后多年没生育，结果皆大欢喜。有文友认为我这一篇作品有意想不到的结尾，妙不可言。

这不是我想出的转折式结尾，这个真实的故事最后也是警察局长领养了孩子，他自己说婚后多年没有生育，是神赐给他的孩子。

这是我取材的一个例子，我选择用《赐》做小说名。

陈：作家分两类：一是生活型作家，二是书本型作家。很显然，您属于第一类。您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智慧融入到小说之中，使您的

小说具有一种厚重感和亲和力。您认为生活与创作是一种什么关系？

许：都知道文学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我有以下的想法，说得不一定对，仅供参考。文学可以高于生活，高于多少，有时还不易掌握。太低了，没吸引力，过高了，有不现实的感觉。

我曾读过蒲松龄开茶棚，招待南来北往的路人，路人只要说他们当地的故事，就可以免茶资，这是他收集故事的方法。我不可能搞一个茶棚，只要留意生活，一样可以获得故事。

我的作品是直接从生活中挖掘，都是最近的故事。比如我的小说《归》，是写一女人，因丈夫沾花惹草，一气之下，丢下丈夫、儿、女，到国外打工，五年后，带第二任丈夫和两个孩子回家，因为她走投无路，只有硬着头皮回到自己原来的家。

他的前夫知道他回来，赶紧见她，却意外地见到她另一个男人和孩子，这是澳门的一个真实故事。看了我这篇小说的澳门朋友都问我，后来怎么处理？难得像鲁迅的《祥林嫂》锯成两半吗？我不写后来怎么办，读者去想更好。

这篇小说我上博客后，有读者说：四川那里也有一女人，丈夫有外遇，吵架之后，到上海打工，几年后带另一个老公和孩子回四川，竟跟我的小说《归》有相同之处。

男人出外，带回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回家，千百年来已司空见惯。因为过去是男主外，女主内。现在女性走出家门，这一类故事就产生了。我的小说《归》如果时间推前几十年，就不现实，现在女人出外多了，相似的故事一定会增加。这是我对创作和生活的一种诠释，小

说《归》是一例子。生活与创作有直接关系，文学是时代的产物。

陈：巴金说过：“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您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您认为技巧对于微型小说作家写作有何作用？

许：我完全赞同巴金说的：“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人们常用巧夺天工来形容一件东西完美，完美到看不出人为的任何痕迹。如果创作中把技巧藏到不露任何痕迹，就是无技巧的最高境界。这只是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

我试用过“文学的最高技巧是无技巧。”这一方式来写小说，如我的小说《一只名贵手袋》就是一个尝试，我尽力平铺直叙，设计师精心计算每一块部件的尺寸，而我不要任何跌宕起伏的手法，读者会感到作者没有过多的加工，而最后也没转折式的结尾，这手袋是送太太的礼物。如果再细细品尝，这《一只名贵手袋》已不是礼物那么简单，它成了仿造的样榜。而设计师与太太只知其中一个功能，读者却同时知道。

这“无技巧”这一手法我用的不太成功，我的小说《活在梦中的女人》、《迟到的春天》、《立春前后》等作品都是在做“无技巧”的尝试。

“无技巧”这一手法在微型小说创作中会普遍使用，如果在千字左右的小小说或微型小说，这手法用得好，会增加小小说本身的魅力，小小说界创作者数以万计，成功的例子一定很多，我就不亚列举。

以上纯是个人一点粗浅的心得，还望多多指正。



# 留在记忆里——中国香港东瑞 论

原名黄东涛，男，笔名桑妮、西波、罗桑雅、海雅、丁伞、上官泰芙等。福建金门县人。1945年5月30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市。1953迁至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嘉达，在该市巴城中学读初中，1960年到中国继续升学，1963年于厦门集美中学高中毕业，1964年就读福建泉州国立华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1969年毕业。1972年移居香港后从事过不同行业，但业余始终不忘文学创作。1976年出版第一本着作《玛依莎河畔的少女》。1981年先后在香港三联书店宣传部任撰写员、《读者良友》月刊执行编辑。1988年至1990年6月在万里（出版）机构任图书编辑。1991年3月与蔡瑞芬女士共同创办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以青少年为对象的健康读物及纯文学书籍。

东瑞是多产作家，著作以单行本出版的已多达118种以上，且多数没有重复。现任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香港作家协会秘书长、香港作家联会永久会员、香港华侨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华侨大学海外华人暨台港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香港金门同乡会副会长、印度尼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海外顾问等。目前在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任总编辑、与督印人蔡瑞芬合编、出版过

六百余种图书，其中不少好书上榜及获奖或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

东瑞先后获得的奖项包括：1983 年、1984 年以《琳娜与嘉尼》及《不沉的舞台》两篇小说先后获得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儿童小说创作奖季军及优异奖，1990 年以散文《山魂》获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散文组冠军，同年以《夏夜的悲喜剧》获香港市政局中文儿童读物创作奖儿童故事组优异奖，1994 年以《少年小羊》获小说组优异奖。2006 年荣获“香港小学生最喜爱作家”，著作《校园侦破事件簿》获选“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十大好书”及“最受小学生欢迎十大好书”。2007 年著作《校园侦破事件簿》获中国第四届侦探推理小说大赛最佳新作奖。2009 年《一双绣花鞋》获第七届中国微型小说年度评选三等奖。

1987 年应邀在吉隆坡第二届国际文艺营上作专题演讲，题目为《学写十五年》。1990 年受邀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作三人座谈。在吉隆坡《南洋商报》作题为《现代人和小说》的讲座。1994 年在香港市政局作《略谈小说创作的技巧》的演讲。1990 年接受香港亚洲电视《作家访问》主持人访问。1994 年接受香港《明报》记者访问，四月十五日该报以《东瑞以文学作品唤回童心》为题作全版报导。自八十年代起历任百余次各种文学比赛评判，如新雅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奖评判、多家机构“父子情”征文评判、香港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香港公共图书馆学生中文故事创作比赛、澳门文学奖、青年文学奖、马来西亚乡青文学奖、印度尼西亚华文历届金鹰杯文学奖、新加坡文学评论奖评判等不计其数。近十余年常受邀到香港中小学为学

生、家长作有关读课外书和写作的讲座逾百次，并主持小说、散文的创作坊。

东瑞的创作十分旺盛，118种著作中以《似水流年》《迷城》《失落的珍珠》《雨中寻书》《留在记忆里》《相逢未必能相见》《我看香港文学》《艺术感觉》《晨梦夕录》《校园侦破事件簿》《流金季节》（一、二集）及与瑞芬合着的《虎山行》等最为读者熟知。

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获奖词：东瑞先生著有10多部小小说作品集（800余篇），为小小说文体在香港和东南亚的推广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被誉为“香港新时期小小说领域的掌门人”。东瑞早年一度生活在香港社会底层，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这使得他的小小说创作取材广泛，其中多以写实为主，具有较强的社会批判性，如《老屋》、《他的爸和妈》、《天王车站》等作品，就是一幅幅香港社会的“浮生百态图”。《八号风球下》是东瑞小小说代表作品之一。他的小小说揭示了香港这个国际大都市的生活真相，倾情讴歌了现代商业社会里多种形态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批评了现代商业社会里表层和深层、个别和类型的人性丑。他主编、出版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小小说作家作品专集在30部以上，还常到香港各中小学举办小小说创作和欣赏讲座，促进教育、出版和小小说的结合；他组建香港的华文小小说学会，团结和培养了香港的小小说新人；他从精神、物质多方面扶持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华文小小说创作，在东南亚的华文创作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现仍在创作中，尚有多部书稿等待出版。

东瑞微型小说题材广泛，涉及人生、人性、生命、生活、爱情、亲情、世情、伦理、社会、未来等领域，其艺术特色也非常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擅长运用对比艺术手法刻画人物，揭露社会某些阴暗面和人性的丑恶、贪婪、残忍、自私、无耻。

青年歌手司马娜演唱水平一般。为了赢得观众的掌声，她穿薄如蝉翼，不着胸围的透视装闪亮登场，结果，口尚未张开，掌声忽然如雷暴一样爆发，还渗进了口哨声和狂喊。司马娜兴奋不已，晕死过去。司马娜不是为艺术而疯狂，而是为掌声而疯狂。为了达到她的目的，她竟然不着胸围挑逗观众，虽获取廉价掌声，却丧失了人格，令人所不耻。为掌声而疯狂，实际上是为名利而疯狂，为金钱而疯狂，为虚荣心而疯狂。当下社会，演艺界为金钱为名利而疯狂的人很多，其它各行各业为金钱为名利而疯狂的人更多。当然，为金钱为名利而疯狂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为金钱为名利而疯狂时，不择手段，不惜丧失人格乃至国格，达到一己之私利。人之所以痛苦，就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与其说别人让你痛苦，不如说自己修养不够。如果你不给自己痛苦，别人也永远不可能给你痛苦。因为痛苦缘于你自己的内心，是你自己放不下。你什么时候放下了，什么时候就没有痛苦了。这就是《为你而疯狂》带给读者的人生启迪。因车祸而死亡的女人，尸体解剖后让人大吃一惊：她其实是个男人！他的头颅，他的五脏六腑，他的皮肤、肌肉，一句话，他身上每一个器官都是人造的。唯一真实的，是他穿的那件珍珠外套，少说也值十万元。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不仅

东西能够造假，人也能造假。这既是人始料不及的，又让人感慨万千不可思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这个人是假的，他身上的珍珠外套确是真的。人之假与物之真，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与反差。人是假人，东西再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是《珍珠外套》留给人们的思索之一。当下的造假技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登峰造极的地步，如何识物尤其是识人，是人们面临的新的课题与挑战。这是小说留给人们的思索之二。《拍卖》通过几层对比刻画人物：一是丝莉自身行为之对比。五六年前的丝莉与夏子之间有着纯洁而高尚的友情，那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信件，就是最好的证明。五六年后的丝莉，为了一己之私利，不惜将夏子给她的信重金拍卖，牟取暴利。这哪里是在拍卖信，分明是在出卖友情，出卖自己的灵魂。所以，丝莉的行为遭到了拍卖师老关的反对。老关当着她的面说：夏子还健在，现在拍卖她的信，对她是大大的失敬和失礼。二是夏子自身行为前后之对比。五六年前的夏子与丝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她给丝莉写下的一封封信，分明是她献给丝莉的一颗颗爱心。当她得知丝莉为了发财，竟然咒诅自己，并再次向自己索取信（实际上是乞讨金钱）时，她作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用打字机打出姓名和地址的一个信封，里面只装了一元辅币。三是丝莉与夏子之间的对比。丝莉之贪得无厌自私自利与夏子之明察秋毫绵里藏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反差，让读者对丝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二、荒诞小说想象力丰富，构思巧妙，蕴藏着极为深刻的人生哲理。

“终于，形骸如一件皱极了的软皮衣，从大师头上徐徐脱下，跌在地上。那一颗居于胸膛中央的火热心灵冲开画室之门，在室内舞动，将它出色的构图一一绘在画布上，成了百年之后人们疯狂争购的旷世杰作。心灵之主当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疲倦是人体的感觉，而当我作画的时候，只有一心一意，形骸则寄存于画室之外，就象穆斯林进寺院前先把鞋留在门外一样。”《创》描绘主人公在作画时灵魂与肉体短暂分离，将肉体寄于画室之外。这种描写一方面想象力丰富，另一方面又饱含人生哲理。其实，不仅作画如此，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专心。小说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门》以一个未出世胎儿为视角展开叙述，这个角度非常独特而新颖，虽荒诞不经，却振聋发聩。“只好借助于刀。我被抓出来，护士说：女的。这个妈妈哭了。而那个男人竟不理他。”小说结尾堪称神来之笔，将香港社会重男轻女现象揭示得触目惊心淋漓尽致。《健全者》中的阿娥，在一次车祸中身受重伤。三年来，什么药都吃了，最后竟被宣判死刑（最多活三个月）。可是，她没有被医生的死刑判决所吓倒。虽厌恶自己的外形，求生的欲望却异常强烈。她将求生意志，每日生活写下来，她觉得这样或许对后人也有所鼓励吧。她每天写，每天做些家务，做到能自己照顾自己，也是有意义的吧！为此，娥三个月后并没有死。她从被医生判除死刑起又活了十五年。死时六十岁。她死时身子萎缩一如三岁女婴，心脏、大脑却正常，健康，不似有病者。《健全者》虽有些荒诞不经，却给我们诸多人生启迪。

三、短小精悍，意蕴隽永，构思巧妙，结尾出其不意，回味悠长。

《除夕》中年轻就守寡的李嫂，常苛责生前买六合彩的丈夫。丈夫去世后，她继承丈夫遗志，每天买二注，她一注，丈夫一注。虽屡屡不中，却也心安理得。除夕之夜，她在给丈夫烧纸钱时，捡了一张未过期的六合彩，中了二等奖。就在她领奖的同一时间，她家楼上一对小夫妻正在激烈地开战。那女的指着老公破口大骂：“托你买的六合彩中了，你掉到哪里了？”“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也许当了垃圾……”“你别狡猾了，谁不知道你想独吞！”一失一得，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小说结尾，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让人感慨万千浮想联翩。

在大巴士上层，身为专栏作家的“我”，对于车上的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聚精会神地看自己一部实验性作品，十分满足和欣赏。“我”对这样认真读我作品的女性，真是怀着衷心地感激！我很想跑过去，跟她说那一栏正是我写的；如果不便，等会是一起下车的话，不妨自告奋勇，递上一张名片，交个朋友……“温蒂，这家不错，晚上就这么定了。”突然，她把报纸上我那栏下方一块卡拉 ok 广告撕了下来，将剩下的报纸踏在脚下。一刹那间报纸被她脚踏踩破，象也是踩踏在我心上！原来如此！美女并非在看我文章，而是在津津有味地看卡拉 ok 广告！《视线》用艺术形式诠释了人不可貌相这句俗语。

经历了多次婚姻失败的他，仍然给少女当婚姻导师。少女心里蒙上了阴影，对他的指导又疑又悔。他似看出来，笑道：“没有失败焉能为人解惑呢？又怎能总结教训？”他将他所著的两本书权当礼物送她，书名赫然是《婚姻成功之道》。被称为“中国的比尔·盖茨”的

陈天桥，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就把 50 万的盛大公司变成了拥有 100 亿的盛大集团。在很多人眼里，这简直就是一个神话。陈天桥说：“盛大，是在失败了 37 次之后才能得以成立的。”可见，失败并非坏事，相反，失败是人的一大宝贵精神财富。《导师》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就在于此。

著名文学评论家孟繁华说：“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让人感动的作品越来越少。作家对故事的重视要大于对情感或心灵的重视。因此，要让我们对一部作品感动就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欣赏东瑞小说时却让我们感动不已。东瑞的许多小说，如《珍珠外套》、《拍卖》、《视线》、《创》、《为你而疯狂》等等，不仅让人感动，而且将永远留在读者记忆里。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0 月 8 日）



# 虎山行路难——中国香港东瑞

## 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中心在中国，中国微型小说中心在大陆，大陆微型小说中心在郑州。作为香港微型小说现任“掌门人”（杨晓敏语），如何在大陆与香港之间架起一座更大的桥梁，让两地微型小说作家更紧密地沟通与交流，从而达到双赢之目的，是您今后需要着重思考与解决的问题。

东瑞（香港资深作家，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会长等，以下简称东）：“掌门人”之说，对我太过夸奖了。只是为着尊敬，我没要求前辈们改正。正如我对印尼华文文学，也做了一些实际工作，有些文友亲切地称呼我是他们的“保姆”，我也一笑处之。我个人力量太有限，（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的会员也仅三四十人，经费也很少，在七月一号到三号在香港举办第八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时，主办机构是万钧教育机构、汇知中学等，我们是协办而已，协助提供作家名单、联络资料、接待、礼品等等，独当一面财力仍不够。有关活动，只要收到邀请，加上有空，我们都尽量争取参加。如郑州杨晓敏先生搞的“小小说节”、“金麻雀奖”活动、申平、

雪弟搞的“惠深莞港澳小小说联谊会”等，我们都参加了。我们很想以组织为名，到内地访问和研讨交流（譬如想到湛江师范学院和刘海涛指导的学生交流）、很想多点参加内地有关的活动，也想编一些书，将港、台、澳、大陆、海外的微型经典名作推荐给读者。只是牵涉到版权、稿费等一系列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拖到现在还没能出成。

陈：您已出版了 118 部集子，涵盖长中短篇小说，散文，文学评论等各种体裁，可谓著作等身。其中，微型小说占了不少。以您的人生体验、写作技巧，足以让您进入畅销书作家行列。您为何选择微型小说？您是否为它“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

东：我的著作中，字数最多的应是长篇小说、散文和少年文学。在香港和海外文坛，大部分人把我列为纯文学作家，不是畅销作家。作品中，只是少年文学部分影响较大，销量稍多；香港畅销作家，另有好几位。我距离这还远。对于微型小说，我没有特别专注，主要它比较短，适合非常忙碌的我。和对其它文体如散文的喜爱一样，小小说并不是我的唯一选择。平时我甚忙，要编辑、评审、写专栏、教学生写作、为文友写序、旅行、经常到外地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到香港学校讲座、主持学生创作坊……至少在目前，创作长篇时间不足。微型比较短，相对来说可以在时间的夹缝中完成。当然，除了忙碌的原因外，我也很欣赏微型小说这种文体的特征，篇幅短，写起来不需花费太多时间，但构思却并不简单，要经年累月的酝酿，然后如一朝的喷泉爆发。在构思这方面的意义上来说和短中长篇没有什么不同，有相当的难度，它属于一种精致艺术品，这对我的创作，也是一种挑战。

顺便提一提，我写过的微型，至少有五六百篇，选来出成集子的共 9 本，近年北京光明日报为我出《天使的约定》、江苏为我出《几度烛光》，都是选集，每本各收近 100 篇，内容基本上不重复。书在内地出版，读者会更多，方便扩大自己小小说的读者群，我感到十分高兴啊。

陈：您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的《珍珠外套》，立意新颖，构思巧妙，对比鲜明，讽刺一针见血，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请您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东：《珍珠外套》有感于在我们现代社会，整容术发明之后，出现了许多虚假的东西。仔细想了一下，我们人体，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改变、人造和改换的，假的、人工化的器官越来越多。早年，我们大概只知道割双眼皮、隆胸、假牙、整高鼻子等这些整容术，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什么都有了，譬如全身换皮肤、男女变身、人工心脏……举凡医学能办到的，人们能想到的，都有了。《珍珠外套》基于这种社会现象而创作。当然，某些整容术或人器官的安装，出于需要，不在我意图批评之列；我是就那些歪风而立意的。如果只是这么写，可能意蕴还不够深，因此，我拿了一件“身外物”——“外套”来比较。这位死者，全身器官都是假的，因为他追求所谓完美，遗弃母亲给予的原汁原味的血肉之躯；仅是他的身外物珍珠外套是真的，一方面起了比较作用；另一方面珍珠有真假之分，物主当然讲求“真珍珠”了。这一方面和死者整套价值观相应，另一方面，在无形中形成一种讽刺效果。这篇小说原篇名为“真珠外套”，不知为什么内地

版变成了“珍珠外套”。

陈：您文学与事业都取得了双赢，家庭也非常幸福和睦。这些巨大成就里面，都包含着您夫人——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蔡瑞芬女士的智慧、心血与汗水。这又一次印证了一句名言：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女人。

东：谢谢您对瑞芬的赞美。十九年前获益出版业有限公司创立之前（1991），我们有许多选择。首先我们十分感谢一位海外朋友的提供（写字楼）和首批资金的支持，没有这些，创业开始会更困难。当然，那时我们可以有许多条路走，未必一定要做出版。瑞芬做过秘书、会计、做过玉器买卖、开过买卖内衣的小铺、也协助处理过进出口业务……因为我之前做过编辑，对出版有兴趣，又是个业余写作人，我提出搞出版，她尽管当时对出版完全陌生，但为了支持我而同意了。获益坚持近二十年而不倒，瑞芬居功至伟。我的“本事”只是找到这么好的“拍档”来协助我；这其实也是当时我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也是我想搞出版的首要条件：她必须在公司当第一把手（董事总经理），我才愿意从事这艰难的出版业。二十年来，我熟悉的只是编务；其他行政、人事、财务、应酬、联络、印务、推销、运输等等所有的杂事，全由她管理。她冰雪聪明、记性惊人、善解人意、领悟力强、学东西快，聪慧能干，快人快语又心地善良细致，我十分感激上苍赐予我这么好的人生礼物给我，没有她，就没有“获益”。不妨这么比喻：出版，稿件只是原料，编辑等同加工处理；变为完整的成品，相当于生产；运到书店卖和被人订阅，才算市场上的商品。我只管前期一二个

环节，其他都靠瑞芬。图书堆在仓库不过是废纸一堆，要变成读者拿在手中阅读才算成功。瑞芬就有这种本事。是瑞芬将我们出版的理想变成美丽的现实，把文字营造的无价精神食粮变成具有商品价格的一盘生意。习惯上的说法是“背后的女人”，其实，她在我们出版社，香港同业都知道她，她站在我前面呢，是独当一面的。公司出任何一本书，没有她拍版是不行的。要进一步了解她，可以参阅我们合著的《虎山行》。

陈：您在创办公司、写作的同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公益事业，这其中包括对微型小说的投入。1991 年，您与夫人蔡瑞芬女士共同创办了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至今出版了《香港小小说作家选》、《香港微型小说选》《香港极短篇》等数十种专集。由您主编的《青果》，在香港中学生中推广微型小说阅读与写作。近年来您又经常受邀到香港中小学和微型小说创作坊讲座，使微型小说成为香港中小学推广文学欣赏与创作的重要文体。您是否会继续做下去？

东：说起这三本书，那么巧，都入选过香港学界的“香港中学生 100 种好书龙虎榜”、“香港中学生 60 种好书龙虎榜”。我们还在前几年组过稿，江苏的钦鸿为我们编了一本《香港微型小说选》在江苏出版。也许“物以稀为贵”吧！香港此类合集几乎没有出版社出版。原因复杂。和成本高、作者关系网、文学品味、出版宗旨等等都有关系。我们获益，虽然小，但品牌高，口碑好，有一定知名度，作者都信得过。学校老师还有一句评价更能说明问题：“获益出版，必定健康，我们放心。”《青果》坚持了九年，终在期期亏蚀之下，出完第 43 期

（2008 年）停刊，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这季刊收到几次来自泰国、印尼和香港朋友的数目不大的资助，但基本上是我们自力更生的。在香港，文学不能养活我们，我们必须养活文学。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俩都是一对“文学傻子”，我们将赚到的少许利润都贴上了，靠自己的力量而没有拿政府一分钱，养活了这文学杂志九年！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呢！不错，此刊发表了不少微型小说。《青果》死在战场上，大家都觉得可惜。现在由一位校长兼作家拿去申请香港优质教育基金，还不知道批不批准。当然，只要学校来邀请，我还会继续推动微型小说这种文体。

陈：蔡瑞芬女士是香港华文微型小说学会总干事，香港儿童文学协会永久会员。你们这对黄金搭档和伉俪作家，为香港文学作出了突出贡献，成为香港一道非常靓丽的人文景观。衷心期待两位更上一层楼，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东：谢谢您的期望和祝福。出版业是一种极其艰难的事业，充满创意和韧性。很可惜和令人失望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在香港，我们见到满街的跟风、投机、退化、堕落、质变，充满了虚假、自吹、重复以及跟随市场的写作。就以作者而言吧，谁红了就去抢谁，从来不愿付出心血去发掘新作者：什么题材畅销就去炮制；用高版税来诱惑作者、抢作者；什么书好卖就动什么书类的脑筋……恶性竞争令书市缺乏了新鲜感、创意和诚意。为了避免那种竞争，我们近年避重就轻，减少出版量，重质不重量，譬如今年出的刘以鬯的新著《甘榜》和 50 人集的《香港极短篇》，出版后不久就获选好书榜，《甘榜》正

在赶印第二版。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还会坚持下去，希望再出些具有较大创意的书。

陈：2011年5月，在中国第4届小小说节上，您荣获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向您表示祝贺，请发表获奖感言。

东：能够获得“中国·郑州·第四届小小说节组委会”颁授的“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我感到非常意外！也十分高兴！从1972年开始业余创作，到今天已有四十个年头。在征文比赛中我得过单篇作品的奖，得过好书奖，得过香港小学生用投票选出的“最喜爱作家”奖，但含有整体性和评价性的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却是首次。

非常感谢主办单位——郑州·第四届小小说节组委会“的颁授，这是一次对我最大的鞭策和鼓励，对我的认同和信任，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创作更多的高质精神产品，以不负众望！我也非常感谢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文艺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等等海内外出版机构为我出版了许多小小说集子，感谢百花园杂志社等众多海内外报刊几十年来发表我的小小小说作品，感谢杨晓敏、刘海涛、刘以鬯、黄孟文、郑宗培、秦俑、钦鸿、凌鼎年等等小小说创作与研究的前辈对我的提携、指点、鼓励和协助。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对香港获益董事长、主持人蔡瑞芬二十多年来的全力支持，我创作的小小说，她常常成为第一个读者，为我提了不少有益的意见，还不计盈亏不计得失地为我出版了大部分的小小说单行本；感谢我的一双儿女，我的创作影响了他们的思维和文字，反过来，他们也成了我的批评者和读者。

我也不会忘记已不在世的父母亲对我的教育。在香港，广大学界的老师和同学对小小说阅读和创作的热情，也大大鼓舞了我的创作情绪。”

在小小说领域能得到这样的奖，我感到非常惊喜。原因是：四十年来，我的创作，涉及散文、短篇、长篇、小小说、儿童文学、评论等等，我从来只是视为一种兴趣，而不是为了获奖而写。只有一次，那是 1990 年，我为了获奖而写四千字散文《山魂》去参赛，结果真的获得香港散文的最高奖（冠军），而得奖也不过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废物而已（当时我被人家炒鱿鱼），完全与功利、能拿奖金无关。我觉得为获奖而写太辛苦了。我一向也最反对为获奖才写才创作。那种压力很不适合自由的创作。十年磨一剑，剑刃锐利无敌，一击中的完全不奇怪，难得的是细水长流，常有佳作，从不停下自己的创作步伐，这才是创作的劳动模范，才令人钦佩！

在香港这样一个商业气息浓重的特殊地区推广像小小说这样的文体，并不容易。比较起两耳不闻窗外事，仅是闭门搞个人的创作，我情愿付出多一点时间向周围的读者推广和普及它。很感庆幸的是这几年在我与蔡瑞芬的共同努力下，以“获益”的名义出版了《香港作家小小说选》、《香港微型小说选》、《香港极短篇》等集子，在香港与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香港也多次入选好书榜。而在香港一群文友的推动下，内地还出版了香港的微型集子，为内地研究者提供了了解和研究香港小小说的文本和可能。我们诚心地希望，小小说形势会越来越好，形成文学上的大气候！

文学创作是一种静心的写作，必须跳出世俗功利的束搏才能纯



净，必须要“放下”才能坚持不懈，必须看破、看化才能超然。这就是“心静”的意思。“心”先进入“静”的状态，创作才会变成“心热”。热，就是一种对于文学创作的狂热状态，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好，写得精彩。从不言倦！不能全然不顾市场，但不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要对市场有所了解，但市场要由我们改变和主导。小小说的难度很高，值得研究的东西很多。前途无限光明。

谢谢颁发小小说的奖给我，我一定继续努力创作，内地不少作家的小小说写得很精彩，正是我的营养，值得我学习；我也会尽力在香港进一步推动，令小小说园地遍地开花。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10 月 8 日）

# 美的发现——中国香港吴佩芳

## 论

吴佩芳，女，祖籍广东陆丰，香港出生。喜欢绘画和文学，写作涉及游记、散文小品、童话、寓言、生活故事、微型小说等。文字作品《悟》、《天有可测之风云》、《严父慈心》及《美丽的翅膀》获得“国际和平年征文比赛”、“气象与传播征文比赛”、“父亲节征文比赛”及“儿童故事创作比赛”冠军及优胜奖。作品散见于《大公报》、《世界日报》、《香港文学》、《作家月刊》、《新加坡文艺》、《铎山半年刊》、《印华文友》、《青果》、《青艺》等刊物。现为华文微型小说学会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会员，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司库等。多次应邀担任创作坊主持及征文比赛评判。出版著作有微型小说集《跳出孤独》、《谁可相依》；散文、小说集《雨中花》、《幸运的风铃》；儿童文学《轮流转》、《笨猪跳》、《雨天·晴天》、《快乐的翅膀》等。部分作品收入《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香港微型小说选》、《童年》、《父亲·母亲》、《香港作家小小说选》、《香港散文欣赏》、《香港儿童文学 30 家》、《回家》、《做脸》、《送暖娃娃》等文学选集中。

吴佩芳微型小说围绕爱情、亲情、婚姻、家庭、老人展开，不少篇章散文诗化，抒情气息颇为浓烈，具有纯、短、精、巧、美等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善于运用强烈地对比艺术手法，刻画人物，让读者在感悟中获得诸多人生启迪。

《身教》对比有两种：一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对比。在乘公交车时，父亲拼命为儿子抢座位，而儿子却要将抢来的座位让给站在身旁的孕妇。这个对比，把父亲对儿子的小爱，与儿子对孕妇的大爱，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孰是孰非，一目了然。父亲不等绿灯亮就急着穿过马路，遭儿子抗议；父亲在学校门口飞越铁丝网，遭儿子反对；等等，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父亲与孕妇的对比。早上乘公交车时，父亲与孕妇争抢座位。晚上乘公交车时，孕妇却主动要求自己的儿子为脚受伤的父亲让座。在一抢一让的对比与反差中，将父亲与孕妇不同的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老夫老妻》中的一对金婚夫妻，愈老感情愈浓烈。“忽然，那编织毛衣的老妇起身离座，拿起快要完成的毛衣到老翁身上比试，原来，她是替丈夫编织毛衣。过了一会儿，老翁把扑克牌迭好，起身离座，伸展一下筋骨，又坐下来，对老妇说：我算出来了，你今天的运气真好！原来，他是替老太太占卜。”从这个对比中，我们找到了夫妻相濡以沫相敬如宾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真正原因了。《太阳花》中的爱美，因丈夫思俊比平时夜不归宿多，又不重视自己服饰打扮，对她的枕边私语显得冷漠或不耐烦，于是到美容院美容。不料遭无意毁容，心情一下子跌到了冰点。“傻老婆，看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我会心痛的。老夫老妻啦！还要天天浪漫吗？”思俊把爱美紧紧搂在怀里。这里，爱美脸部伤痛与心中甜蜜，思俊外表冷淡与内心热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夫妻之间情之浓爱之深，跃

然纸上，感人至深。《谁可相依》中，刘丽与男友郭力约会时，不顾郭力反对，坚持带上跟随她多年的狗——阿旺。在二人亲热升温后，郭力再次提出赶走阿旺，刘丽被迫同意。正当二人坠入爱河之时，出现了一个蒙面持刀歹徒。歹徒在劫财后，又要劫色。身为男友的郭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而被赶走的阿旺却从天而降，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虽身负重伤，仍死死抓住歹徒不放，用生命保护了自己的主人。而男友郭力，居然不如一条狗，危难之时落荒而逃。在人与狗的对比中，凸现了郭力之渺小，阿旺之高大，让人感慨万千思索不已。

二、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

坚和萍两年前用联名户口在银行做零存整付储蓄，存款到期日，他们共有二万多元额外钱。坚提出到欧洲旅游，放松自己。妻子则说，在家中欣赏电视，一样可以松弛神经呀！二人为此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翌日，夫妻二人分道扬镳，妻子到旅行社为丈夫拿取欧洲旅行团数据，丈夫到电器行找寻五十寸大型电视机的介绍说明书。夫妻双方，都在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家庭能不幸福吗？《相处之道》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夫妻和睦相处的图画，让我们感动不已。《手电风波》中的珍妮，在巴士上打电话时无意中透露了提款卡的密码，结果，她的户头被人提取了数千元现金。小说一方面暴露了香港社会存在的丑恶现象，另一方面又嘲讽了某些人为露富付出的代价。香姑自小没有入学读书，是一位目不识丁的村妇。她早年丧夫，又无儿女，自己孤伶伶地生活，省吃俭用下来的钱，一半放在枕头底下，另一半则放在不同的抽屉里。后来，侄儿阿东以存钱为名把她的钱骗去，只交给她一个空存折。邻

居女孩方小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小姐反其道而行之，以谈朋友为名，将阿东骗去的钱又骗了回来，交给香姑。《骗》让我们理解了什么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让我们看到了私有制条件下，亲情是怎样扭曲的，金钱是怎样吞噬一个人灵魂的。“爱情专家指出，耐性加体贴关怀，是女子难以抗拒的妙药，方天颖必定逃不出我的五指山。”周卓航轻轻地托着鼻梁上的金丝眼框。劈啪一记耳光，清脆地打在周卓航脸上，方天颖愤怒地冲出餐厅门外。一次《约会》，既让方天颖刻骨铭心，又让读者难以忘怀。

三、语言优美、典雅、含蓄、隽永，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

“青青抬头仰望夜空，玉白浑圆的月亮高挂晴空，笑盈盈地照临大地。”（《圆圆明月高天挂》）

“屋檐滴下的雨水，洒在小伞上，溅碎了，雨水沿着湿滑的伞子边缘滴下来，落在俊文的脚前，弄湿了他的球鞋。”（《风雨同路》）

“那年，思佳在爱情路上跌了一交，怀抱破碎的心灵，她独个儿背起了行囊，跑到黄山去，暂避尘缘的困扰。”（《孤山听雨》）

“他走出爱情交易所，海风如手指轻抚他的脸颊。看着满街都是闷得发慌的忙人，他的思想开始捉迷藏，理性进入万花筒，他想起早上的香水味曾经招诱他的大胆，去追寻心目中的倩影。”（《倩影》）

“火车驶入山洞，霎时一片幽暗，映在车窗上的是一张带着厚厚风霜的脸，不知为什么脸上粘了满颊的泪水，是窗外打进来的雨吗！然而那窗子是封闭的，那是泪水吧！”（《倦》）（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26 日，收入吴佩芳散文集《浪漫旅程》一书中）

# 美与爱的生命乐章——中国香港吴佩芳访谈录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  
《谁可相依》将人之可恶与狗之可爱作了鲜明对比，触目惊心振聋发聩，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请谈一下此文创作过程。

吴佩芳（女，香港作家，以下简称吴）：“狗”是人类忠心的朋友，会替主人看守门户。每次见到哥哥家中的爱犬阿旺，我就深信不疑，因为，有一次，一条青竹蛇窜入花丛中，阿旺追赶入花丛与蛇搏斗，蛇被征服，阿旺脚踝被蛇咬伤，我和侄女都看得目瞪口呆。当我们闲坐家中的时候，阿旺又会热情地绕着我们的脚边走动。刚巧，我的一位女性朋友被负心汉欺骗，向我哭诉说：“天下男儿皆薄幸！”我陪伴安慰她，希望她尽快从爱情的创伤中跳出来，同时，亦触发起我写《谁可相依》这篇文章。我刻意将人与狗作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狗的忠心与人的薄情呈现眼前，而劫财劫色是我安排的故事情节，最后，我也感慨地问一句：“谁可相依？是狗？还是人呢？”

陈：文学与其它艺术之间，是一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您爱好绘画，对于您写作产生了什么影响？发挥了什么作用？

吴：绘画需要构图，写作更需要构思，一幅美丽的图画令我们享

受视觉上的艺术，同样，一篇好的文章也令我们享受心灵上的满足。我喜欢在绘画青山绿水之间留下一片空白，便意味悠悠，境界顿开，创作微型小说，因为篇幅短小，更要留有余地，让读者初看如沐浴于清溪流泉，细思又觉余韵袅袅，言已尽而意无穷，借精巧短小的布局与读者分享微型小说的弦外之音！

陈：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反过来是，每一个成功女人背后，也站着一个男人。在您写作过程中，您的先生及家人是如何支持您的？

吴：亲情和爱情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亲人与爱人的支持鼓励，也是创作的原动力。文笔方面我喜欢用一些优美精炼的句子去表达出来，希望自己像蜜蜂一般努力去采花酿蜜，创作出动人的作品。

陈：婚姻、家庭、爱情、妇女、老人，是您小说的母题。这种母题是永恒的，还是暂时的？选择这种母题，除了与您的性别有关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

吴：我写微型小说所选的题材都是围绕着身边的人和事物，种种人事关系都给予我很多写作的灵感，只要用敏锐的眼光去捕捉瞬息万变的生活细节，在扑朔迷离的生活片段中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将其精华加以发扬光大。我的想象力很丰富，生活中的真实人物会被我借用为模特儿，将自己投入其中，情不自禁地抒发自己的爱恨，在潜意识中，在我构思的感情世界里，情感得以投射。

陈：雕塑家罗丹说过一句名言：“生活中不缺少美，缺少的是美的发现。”您是如何发现生活之美的？又是如何将这种美运用小说这

种艺术形式再现与表现的？

吴：“美”其实是一种心态，这个世界美不美，完全是用你的心去建造的，美的基础在于自然，保持本色，就是自然。自然代表的是“真”，违反自然就是“假”，在中国传统哲学道家的眼里，“真”就是“美”。生命的美，人间的美，有待我们去发现、去享受。生活是创作的泉源，写自己所熟悉的人或事物，有一种真感情的流露，用技巧加感情结合出来的作品，容易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产生一种共鸣。

陈：您小说中的女性，大多以美的姿态出现。您这种美人情结源于何处？是否寄托您的政治理想？在我看来：美人理想的确立，是对平庸现实的一种挑战。所谓美人情结，实质上就是一种渴望崇高、向往纯洁、追求美好的精神。美人不但能够燃起我们的爱情之火，而且也时刻提醒我们，疏离目光短浅的世俗生活，提升自我精神境界。

吴：大文豪海明威说“写作要从生活出发，从人性着眼。”作者要客观地观察，将心比心地体认世态人情。只有背起自己生命的行囊，走遍了大地，才会真正知道你对这个世界的爱有多深，对生命的珍爱和怜惜是怎样的刻骨铭心！世事总留缺憾美，我希望用文字的色彩去反映出人性的真、善、美，所以，小说中的女性多以美的姿态出现，满足我对美的追求与向往。

（载中国作家网 2010 年 9 月 26 日，收入吴佩芳散文集《浪漫旅程》一书中）



# 生命因文学而精彩——中国大

## 陆陈勇论

李艳

集作家与评论家于一身的陈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中国微型小说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2008年4月7日，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教授穆爱莉，慕名前来中国湖北监利陈勇家中，对他进行长达3个半小时的学术专访，并将专访内容写入她主编的《中国微型小说现象研究》（英文版），向世界读者介绍包括陈勇在内的中国微型小说名家及作品。2008年7月11日，陈勇加入中国作协。2008年10月8日，小小说作家网开辟了陈勇评论专栏。2009年2月8日，湖北作家网文学鄂军栏目开辟了陈勇专栏。2009年4月25日，湖北作协在武昌召开陈勇作品研讨会，美国教授穆爱莉，中国小说学会等国内外30多位专家学者教授及组织发来贺电。与会的樊星、程远斌、梁必文、谢克强、刘益善、杨彬、韩永明等作家、评论家对陈勇30年来在微型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

与会者认为，陈勇微型小说创作立足现实生活，通过截取生活的断面，以小见大，多角度、多侧面反映了江汉平原的社会风貌和各色人物的众生相，他的作品语言凝练，结构精巧，可读性强。世界华文

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说，目前中国国内微型小说界，能兼顾创作、评论的“双栖作家”为数不多。而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评论家樊星等专家认为，勇于挑刺的陈勇，为当今微型小说界刮起了一阵春风。

湖北作协为微型小说作家召开作品研讨会，陈勇是第一人。

陈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小说创作的，已发表 1000 多篇微型小说。自 1998 年以来，出版了《送你一束康乃馨》、《枫叶红了》、《情人河》、《珍品》、《紫砂壶》、《九头鸟的传说》、《凤凰涅槃》、《在水一方》、《胭脂河畔》、《吹萨克斯的男孩》等 10 部微型小说集。不少作品被选载，几十多篇作品获全国性奖项，《老人与狗》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高军在《自成一格，颇具特色》一文中指出：“陈勇往往是每篇作品主要针砭某一社会现象或现实问题，对美好的人和事热情歌颂，对丑恶的社会现象揭露批判，引起读者的思考和注意。一是揭露了官场的腐败。二是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三是广泛描写了社会万象，人生百态。他还进行了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在情节结构上，以人物自身的命运和行动显出思想来，自觉地将自己的倾向暗含在人物命运的变迁或前后情节的反转中。在人物塑造上，善于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变化，挖掘人物的内心情感，尽力写出人的多重性，复杂性，直指人的本质，给人以尺幅掀波澜的艺术享受。在语言上，追求简洁，明快，平易，有一种少加修饰的纯净美。这种语言特色代表着他的文化人格。律师身份，练就了他为文的简洁，庄重，

朴实；写小说，又要求文笔斑斓缤纷，跌宕往复。所以，他大量地采用了描写，夸张，甚至运用了大量的歇后语，形成了一种纯净语言。多用主谓句，注重动词句型的变化，摒弃多层修饰的长句，同时注重句型的变化。因此，有力度，有节奏，有散文的洒脱，有诗歌的铿锵，朗朗上口，雅俗共赏。”

《老人与狗》是前期代表作。博士研究生章辉在《不动声色的针砭》一文中，对其赞赏不已：“小说之所以能在短小的篇幅中融合多层次的内容，深刻地揭示主题，是因为作者有效地运用了创作技巧。小说的技巧，一是语言简洁，无拖沓冗长之感。作者尽量选用没有多少形容词的副词修饰的、短小的陈述句，动用毫无夸张粉饰的笔调，来冷静地叙述一个故事。多处一句一段的结构，更使小说精练。二是笔法冷峻，有着福拜楼式的客观。好象对作者而言，这个故事老之又老，已经引不起他的激情，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正是这种姿态，我们仿佛看到他的嘴角挂着不屑的嘲讽，作品的批判力度由此凸现。作者在小说中隐而不现，自始至终没有露面，没有一句议论和评说，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分明可以感到作者那张森然的脸和那双严峻的眼睛，仿佛像两把利剑撕破世人堂皇的外衣下的丑恶的灵魂。三是对比鲜明，这又有并列的两条线：一是武子前后言行的对比。武子心急如焚，像丢了魂，还上媒体登广告，可见他的郑重其事。但是别人把他的狗牵来时，他却马上反悔，把自己的许诺抛到一边。二是他对狗与对人的感情的对比。武子可以对一只狗掉魂，可以花万元在一只宠物上，但却对自己的父亲毫无感情，不闻不问。这种对比有力地表现了

文章的主旨。”

陈勇后期小说以歌颂为主。在接受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世界语言文学系教授穆爱莉学术专访时，陈勇专门谈了这个问题：“我的前期小说揭露讽刺居多，后期小说则展示了对美的渴望。这种变化与工作环境和人生经历有关。前期写作时工作环境不理想，体现在作品中就是讽刺居多。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增加，对人生与写作的认识进一步加深，心态渐趋平和冲淡，写作更加趋于理性化。”

我有幸参加了湖北作协召开的陈勇作品研讨会，目睹了陈勇先生的风采，聆听了他的教诲，受益匪浅。在研讨会上，我宣读了二篇评论《多重主题建构和文化主题内涵丰富》和《水之美》。《在水一方》和《胭脂河畔》是陈勇后期两部重要小说集，受到美国教授穆爱莉高度赞赏。遗憾的是，尚未引起微型小说理论界的重视。《在水一方》写水中，《胭脂河畔》则写岸上，二书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写出了水乡独特的风土人情与人文景观，内涵非常深刻，艺术感染力很强。

《胭脂河畔》是他创作的第一阶段，即写实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即象征主义探索的开始，因此很有意义。《胭脂河畔》的多重主题使它的内涵丰富，值得关注。

#### 一、现实悲喜，发人深省。

法国小说家乔治·杜亚美曾说过：“任何一部长篇小说，只要它是引导我们脱离生活的，无论它有多么美，也都是虚假的和没有价值的。我们只能从生活的立场出发，来评价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作品。”

这虽是谈论长篇小说的，但对微型小说同样适用。立足于现实，再加以适当的艺术虚构，以达到折射现实，关怀现实的目的，是《胭脂河畔》的写实特色所在。小说集中的故事都发生在胭脂河这个真实存在着的地方，小说集中的人物原型，如小偷、修钢笔的人、卖花的姐妹、猎人等，以及小说中的相亲、泡茶、看电视、打牌、看戏、钓鱼等情节，都是来自于现实，这些小说中所描绘的日常生活，所营造的现实生活中的一幕幕悲喜剧，总能打动我们的心灵，引起我们对现实人生的思索。如《戏说征婚广告》，戏谑地反映了征婚词的夸张，一语中的；《唱戏》对胭脂村传统的老百姓那种妒富心态的折射，和结尾处对为领钱而来看戏的“三胞胎”妈妈的反讽，力透纸背；《姊妹花》将卖花姐妹的不同处事风格对比，凸显自尊自爱的力量；《最后一篇是悼词》通过写一个迂腐无能的领导在追悼会上的出丑，鞭笞官场某些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等等。这些折射现实的小说，是作者强烈的写实动机和干预现实能力的体现。“我期待着伟大作品带来双重的奇迹：它既能感动心灵，又能使这些心灵易受作品所依据的现实生活景象的感染”。《胭脂河畔》这部小说集立足于现实而高于现实，发人深省。

## 二、解构情感，振聋发聩。

当代很多经典作品，都以其解构的主题写出了深刻的内涵，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方方的《风景》和余华的《现实一种》，解构了亲情，消解了家的温馨；王安忆的“三恋”，解构了爱情，使爱情的神圣与坚贞不再；张洁的《无字》解构了婚姻，使自己在前几部小说中对幸福婚姻的期盼与追求变得虚无；王安忆《小鲍庄》解构了

现实生活中的儒家的仁义观，冲淡了仁义的高尚等等。这些小说的解构主题意蕴深厚，有着持久的艺术生命力。《胭脂河畔》也延续了当代小说的解构主题，这部微型小说集中很多作品都有解构情感的主题。如《爱情鼾声》《爱情密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同心结》等描写了爱情在现代化面前的焦灼与无力、善变，解构了爱情的浪漫；《红杏出墙》《堂会》等通过写杀妻的事实和对妻死的庆幸，解构了传统的相濡以沫、举案齐眉的婚姻观，让人不寒而栗；《哭泣的钻石》里，义结金兰的誓盟，终究敌不过天价钻石的诱惑，仁义被解构；《红薯飘香》《河殇》里，骨肉相残，亲情在利欲熏心的社会里消失殆尽；《引蛇出洞》中，刘百万历尽波折查出的杀害儿子的凶手，竟是儿子穿开裆裤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友情在这里也被肢解。爱情、友情、亲情是人类的情感纽带，然而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爱情、友情、亲情都变得危机四伏，甚至这些情感本身主导了很多人间悲剧。鲁迅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当代作家对爱情、亲情、友情的解构，折射出他们对现实问题的严重关注，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 三、人的异化，催人警醒。

现代工业社会中，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人们往往会变得世故、虚伪、懦弱或者残酷等等，哲学家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人的异化”。现代社会的复杂与残酷，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泛滥，使人类被欲望所蒙蔽，迷失了自己，人性也变得扭曲。《胭脂河畔》把被异化了的人的人性描写得淋漓尽致，其中，有贫富差距所导致的心理

失衡，如《唱戏》；有因官阶不平等而造成的童心的异化，如《残阳如血》；有人和狗、正常人和精神病的互化，如《谁在那里磨刀》；有践踏贫苦人尊严的理所当然，如《卖葡萄的小女孩》和《拾荒的小姑娘》；有因残疾而变得冷血无情的人性的异化，如《翅膀》；有明目张胆争抢钱财的恬不知耻，如《谁丢的钱包》；有如蝇般追逐钱财的利欲熏心，如《老屋》等等，这些人的异化的具体事例，反映了市场经济下人性的迷失和兽性的增长，人们都蒙上了一层面具，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通没有了，剩下的只是和睦相处的表象，而潜藏其下的则是勾心斗角、冷漠残暴和更深层次的心理变态。“艺术的另一作用是说明生活”，“常常，人只消注意某件事物（那正是艺术常做的事），就能说明它的意义，或者使自己更好地理解生活”。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往往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而《胭脂河畔》对人性的关注，对现代社会人的异化问题的正视，足以使我们警惕。

#### 四、抒写传奇，叹为观止。

除了对普通人的抒写以外，《胭脂河畔》也虚构了众多传奇人物的故事。“小说的虚构——这是一种把夜间的形象展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游戏，它生来注定，给予我们的要多于我们已有的”。对传奇人生的关注与抒写，对传奇人物执着的毅力与超凡的能力的抒写，增添了阅读的趣味，也挑战了平庸的现实生活，使整部小说集都弥漫着传奇的色彩，让人惊叹。如《茶道》里品茶悟道的少女；《酒歌》里战胜酒王的神秘而不拘世俗的洒脱的女子；《钓》里直钩钓鱼的钓者；《赌王》里力战赌王，义劝戒赌的女子；《人脑移植》中移植人脑的

不可思议；《第一千零一杆秤》中做秤人的爱秤如命等等，这些传奇人物，用他们的传奇经历，展示了不平凡的人生的魅力。如果能在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情节的建构方面多加锤炼的话，这部微型小说集将更趋完美。

## 五、文化主题，内涵丰富。

胭脂河位于作者家乡北部，作者在写《胭脂河畔》系列微型小说时，总是自觉地描写了胭脂河娇艳而又秀丽的景色，如“胭脂河其实是个天然淡水湖，方圆几十公里，一年四季美如画。春天……冬天，冰天雪地，冰面银似镜”（《唱戏》）；“蓝色的胭脂河，镶着一弯金色的沙滩。粼粼的波光，使胭脂河水显得温柔妩媚。鲜亮的夕阳，给河水涂上一层长长的桔黄色光柱，将胭脂河打扮得更加娇艳”（《钓》）；“秋日的胭脂河，珍禽翩翩栖水畔，波光粼粼入图画”（《姊妹花》）等等，也描写了胭脂河一些美丽的女性，如《茶道》里品茶悟道的少女，《酒歌》里与酒王斗酒的洒脱的女子；《赌王》里战胜赌王的神秘女子等等，美景、美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对平庸现实的一种挑战，所谓美人情结，实质上就是一种渴望崇高、向往纯洁、向往美好的境界。《胭脂河畔》是作者纯洁美好的理想的寄托，也或多或少的体现了作者为家乡立传的意识。《胭脂河畔》文化主题内涵非常丰富，如唱酒歌；对传统文化如对秤的痴迷与坚守；用文学营造起来的国香茗茶文化，征服了老江河的茶客们；哑女与舞蹈相融，终于以优美的舞姿赢得了人们的认可等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展示现实的悲喜、抒写传奇、解构情感、呈现人的异化的主题，



使《胭脂河畔》的可读性很强，给予读者很大的震撼力。

在微型小说界里有“拼命三郎”之称的作家陈勇，已经用自己对文学的执着，为自己的家乡谱写了一曲曲赞歌。他的微型小说集《在水一方》也延续了他一贯为家乡立传的做法，这部微型小说集中所描述的人或物质朴、真诚而又灵动、神秘，他们因水而生，随水而逝，他们或善良或奸诈，或纯真或猥琐，或美丽或鄙陋，但都是老江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注定与水相依相连。

在这部微型小说集中，作家很多地方都描写了老江河的如画美景。像“此时的老江河，水天一色，被黑夜融化了”（《鱼鹰》）；“雨中的老江河，一片灰蒙蒙的，这是老江河最寂寞的颜色”（《水嫂》）；“旭日东升的老江河，渔船碧水相映，白云与渔民共影”（《水姐》）；“傍晚时分，老江河神奇莫测，气象万千。晚霞的光芒，依然将江面上细小的波纹映得熠熠生辉，几只洁白的鸟儿舒展双翼，自由地翱翔在江天之间”（《吹萨克斯的男孩》）等等，这些描写老江河美景的句子俯拾皆是。且不说这些风景描写有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的作用和衬托人物内心活动、衬托故事气氛的作用，单单就这些风景描写而言，这些描写无疑是很成功的，老江河无论是早晨的碧水相映，还是傍晚的神奇莫测，无论是晴时的蔚蓝空阔，还是雨时的烟波浩淼，都一样生动，让人仿佛荡涤了城市的尘土与喧嚣，而置身于水边“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世外桃源。作家发自内心的对老江河的热爱，使他迫不及待地用笔触记录了老江河的美，并且很大度地把这美拿来与读者分享，让读者随他一同去体验那份水碧山青的轻盈，让读者身

临其境，从而产生“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感慨。

除了美景外，居住在老江河边的人也随水而生，一生都打着水的烙印。“水嫂”“水姐”“江生”“鱼哥”“大湖”“水英”“河子”“水秀”“水娟”“水狗”“水伯”等人名本身都是以水命名的。他们有的住在河边，以捕鱼为生；有的不计一切地从水中救人；有的与鸟或狗相依为命；有的善良、乐于助人；有的猥琐、恃强凌弱；有的甚至最终投入河水，随水流逝。这些人都是作者以现实生活为原型所描写的，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性格鲜明，寄予了作者深刻的思想感情。就像作家萧红写《呼兰河传》一样，无论萧红写家乡人的麻木与冷漠，还是写家乡存在的温情，这都很难用爱憎来分明的，当作家以回忆的眼光来写家乡的人和事时，家乡的一切都带上了作者复杂的烙印。《在水一方》里，有淳朴善良的渔民，也有鄙陋可憎的小人，但这一切加在一起，才构成了老江河丰富多彩的生活，缺了任何一种人，老江河的生活就不完整了，因此，在这里，作者对这些人的感情是很难用爱憎来说清楚的，这些小说也承受不了拷问人性的重负。但可以肯定的是，作家对有着水一样清澈、灵动的水嫂、根生等人是持赞许态度的。正是有这些率真、善良人的存在，才构成了老江河淳朴的民风。

作者一直如屈原一样有着香草美人的情结。《在水一方》里，作者的笔触描写的最多的仍然是美人。守寡而独自支撑生活的水嫂；勇救男孩，并以笑容给男孩叩响艺术之门的灵感的水姐；虽丑但灵气逼人的国香；多愁善感的兰花；心细如尘而又易害羞的翠花；对婚姻失望而决绝地投河的水香；清丽明媚且喜欢小孩子的船娘；洁身自好以

死证明清白的小芳等等，这些美人都是未经世俗浸染的，她们如水一样温柔多情，如水一样纯洁美好。正如作者自己在这本书的序二中所说，他写老江河的这些美人，是要“挖掘她们身上原始的原生态的美，展示她们独特的明眸善睐风情万种的人性美”。老江河孕育了这些美人，老江河的水滋润了这些美人，使这些美人出落得像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一样淳朴，至真至性。《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曾有痴言，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在水一方》中的女性，确实像水一样让人感觉清爽。她们或俊或丑，或怒或嗔，或静或动，都能牵动人的心畔，让人感觉好像浸润在河水之中，与河水嬉戏、追逐，她们是老江河的精灵，是老江河的灵魂所在。作者写这些老江河的美人，也是为了祭奠物质社会里当美女被物化后那份荒芜的精神田野。

除此之外，老江河的鱼、鱼鹰、鸟、水鸟、信鸽、狗、龟等也都有着人的感情，甚至比人都重情重义。美人鱼不嫌贫爱富，解救贫穷的水生于危难之中；鱼鹰苍老倔强而不服老，为捉鱼而耗尽了最后一丝生命；鸟儿与人相依为命，主人生命垂危时喊来医生救人；水鸟为新人报喜却不喜欢世人的利欲熏心；红鸽千里迢迢鸿雁传书，却不贪图安逸，仍向往自由的蓝天；狗忠于主人，对主人的儿女在主人死后迫不及待的分家产的行为所不齿，毅然追随主人而去；神龟几次在大湖厌世时默默出现，而解救大湖之后又默默离开，丝毫不求回报……美人鱼、女人鸟、神龟等的故事看似荒诞，却有着作者深刻的现实寄托。不难看出，作者有想从这些动物身上寻找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

解决问题答案的意图。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看到贫困的农家子弟被人歧视，无钱成家，于是作者为他安排了美人鱼变成美女陪他；子女不尽孝，在老人死后却要抢着分家产，于是作者为老人安排了忠实的狗，与这些不孝的子女形成鲜明的对比；神龟看似荒诞，却也有着现实的内涵，劝谏人们生活中没有神龟，不要一时冲动走上绝路。老江河的动物们受老江河的滋润，也都有了水的灵性，他们集中体现了作者对真善美的寻找，是作家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体现，也是作家对于构筑至真至纯至上至美的理想国的希冀。

对于艺术的追求也是这部微型小说集的一个显著特征。微型小说集中，写了追寻凡·高的艺术足印的男孩，经历了死劫之后，终于在水姐的微笑中顿悟，迈进了艺术的殿堂；吹萨克斯的男孩，摒弃金钱，用《回家》拯救了老江河的男子，也使自己从忧郁中走出来；国香用文学营造起来的国香茗茶文化，征服了老江河的茶客们；哑女与舞蹈相融，终于以优美的舞姿赢得了人们的认可……艺术是真善美的结晶，它导人为善，渡人到彼岸世界。这些人对艺术的痴迷是他们内心的真善美的外在体现，是他们已经超脱了俗世的羁绊所寻找到的彼岸世界，甚至可以说，这些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门艺术。而老江河的美也是有目共睹的，老江河是孕育这些艺术生命的摇篮，它与这些艺术的生命交相辉映，共同谱写了一曲美的颂歌。作家在这些小说里对艺术的追求，也是他对真善美的追求。老江河的美就蕴含在这些艺术之中，或许，在作家心里，老江河的美，本身就是一门纯天然的艺术，绝尘脱俗。

水自古以来就深受中国作家所青睐，无论是《诗经》之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还是唐时的“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无论是宋时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还是明时的“青山不老，绿水长存”，水都蕴含了诗人词人们深刻的思想感情。《在水一方》中，由于老江河是作家的故乡所在，因此，在作家眼中，老江河的山山水水，老江河的美人美物，都承载着作家的那份乡情。作家通过对老江河的艺术、美景、美人、美物的描写，共同向我们呈现了一幅水美图，他要用自己的笔，去讴歌老江河，表现老江河，赞美老江河。

而作为微型小说理论家，陈勇的优势非常显著：发表了 1000 篇微型小说，出版了 10 部微型小说集，6 部文学评论集，具有相当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这是其他纯理论家所不具备的。同时，他又有较深的文学理论修养。难能可贵的是，他将这些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得非常好。他的评论，从实践到理论，再用理论指导实践，而非从理论到理论，再用理论指导理论。

陈勇评论有四次大的飞跃：一是对一、二、三届中国微型小说获奖作品集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评论，结集出版了《号角》、《声音》、《鼓手》。二是对《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微型小说卷》进行评论，评论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对包括冰心大师在内的 288 位名家高手的佳作逐一评价。三是对活跃于当今中国微型小说文坛的 100 位作家进行深入研究，出版《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四是出版《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为世界微型小说百家立传，在海内外产生了

极其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陈勇也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四大空白。陈勇这六部文学评论集，史料性学术性可读性融为一体，为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与评论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文献资料，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7 月 28 日）

（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 2008 级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 自己的·民族的·世界的——

## 陈勇纵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北极村 陈勇

北极村（电视台高级记者，研究生。中国电视协会会员，辽宁省电视家协会理事，以下简称北）：陈勇先生，很高兴您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接受我采访。借此机会，祝贺您大作《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出版。您在中国香港作家东瑞访谈录《虎山行路难》中提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中心在中国，中国微型小说中心在大陆，大陆微型小说中心在郑州。”请问：您提出“三个中心”理论依据是什么？

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中国大陆以微型小说作家身份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逾百人。省级会员上千人。出版微型小说集的作者，几百人，上千部。2010年6月13日，有24部微型小说集，包括我《声音》在内的2部评论集，参评第5届鲁迅文学奖。《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发行逾百万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这些，都是外国华文作家们无法比拟的。2010年11月23至26日，“坚守与突破——2010中原作家群论坛”在郑州举行。百余位河南籍作家、评论家齐聚郑州，讨论在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的背景之下，文学该往何处去等议题。论坛通过了“中原作家

群宣言”，号召中原作家努力使文学重放光彩。中国作协主席、著名作家铁凝与会在论坛开幕上致辞，点评中原作家创作特点，称中原独有的文化底蕴是写作的巨大财富，并高度赞扬郑州小小说：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的另一个亮点是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为根据地形成的，以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件，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著名评论家胡平在主题发言中也对郑州百花园杂志社所倡导的小小说事业给予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说：新时期以来河南小说创作还有一个非常耀眼的亮点，就是以《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为园地，使河南的郑州成为全国小小说创作的中心。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得到普遍承认，被正式纳入鲁迅文学奖的评奖范围，成为当代文坛最富于活力和生机的文体之一。其他与会的作家、评论家也纷纷对郑州为中国小小说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予以肯定。

“我想一提的是：现时海外各国/地区的华文文学（包括微型小说）都显得非常不景气，它如果不是受到有意的压制，就是被无情的边缘化。目前，只有中国这边的风景特别亮丽！微型小说/小小说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推出了成千上万甚至上亿的出版物，成绩可观。海外各国/地区在这方面则相形见绌，完全失衡。”这是新加坡黄孟文先生在为本书所作序言《璀璨多目的微型小说天空》中说的话，再次印证了我的观点。

北：您在微型小说创作和评论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您的评论，填补了中国乃至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



空白，令人钦佩不已。这些成就的取得，原因何在？您与纯理论家的主要区别在哪里？换句话说，您写评论的优势在哪里？

陈：与纯理论家相比，优势在于我有非常丰富的创作经验。目前，出版了《在水一方》等小说集 9 部。微型小说集《吹萨克斯的男孩》收入凌鼎年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 100 强》第二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全国公开发行。《鱼鹰》等几十篇小说获全国大奖，《吹萨克斯的男孩》，《老人与狗》等小说分别在泰国《中华日报》，新西兰《华页报》，澳大利亚《汉声》等海外报刊发表。当然，也积累了许多失败的教训。这些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是我宝贵的精神财富，纯理论家是无法拥有的。打个不恰当地比喻，生孩子的女人，与不生孩子的女人，对待孩子的态度与感情，具有本质区别，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能用心去感受与体会。纯理论家写评论是纸上谈兵，我则是身经百战，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故宋代陆游在《冬夜读书示马聿》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北：作为从事中外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的著名评论家，您认为影响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因素有哪些？微型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亟待解决哪些问题？

陈：中国之外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中老年作家居多，青年作家后继无人，出现青黄不接现象。二是各国发展不平衡。新加坡从事微型小说写作的作家，多达几十人。并且创作与评论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成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基地。而

有的国家，只有几个人在写，难以形成气候。三是艺术手法有待进一步提升。微型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普及与提高。普及，应从娃娃抓起。德国女作家黄雨欣，2005 年在柏林创办雨欣中文学校，传播中国文化。梦凌在《繁星闪烁——泰国华教和华报推动了新一代的华文教育》一文中写道：“中泰两国人民的关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泰国研究专家谢光先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考证，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开辟南海丝绸之路时，中泰人民就开始商业贸易往来。史学界也普遍认为，泰族的祖籍也在中国。公元 650 年，泰族曾在中国云南大理建立了南诏国。10 世纪才移居泰国。1285 年，政府原住民吉祖，建立泰祖人的王国，中国人正式移居泰国始于清朝初期，鸦片战争后达移民人数达到高峰。据统计，从 19 世纪 80 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平均每年约有 1.5 万人南渡泰国。据统计，在泰国定居华人超过六百多万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2%，华人在发展文化和经济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移民的到来，中国人把中国文化也带到了泰国，促进了汉语教学的萌芽和发展，也促进了中泰文化的交流。”

泰国是东南亚国家中唯一未受欧洲强权殖民化的国家。在泰国的教育制度中，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宗教的影响格外引人注目。泰国的学校类型除了国立学校以外，还有私立学校和宗教学校。三种类型学校长期并存，互为补充，互相影响，形成了泰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整体。由于泰国境内人口分布不均，地理状况有差异，各区域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各区域之间存在着明显

的教育差距泰国汉语教学曾在五十年前蓬勃发展，泰国华人爱国青年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由于政治风暴的影响，东南亚国家出现了排华事件，很多华文报被封闭，泰国政府也开始限制华文教育，华文学校遭到扼制，学习华文的人士被逮捕、判刑，泰国华文教育走入低谷，青年一代中懂华文的人越来越少。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重要支柱的华文教育在泰国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18 世纪晚期，泰国出现了华文学校的萌芽。泰国近代华文学校出现于 20 世纪初，从此，泰国的华文教育步入了正轨。然而，大泰主义的兴起让华文教育蒙受了巨大的挫折。战后，泰国华文教育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但大泰主义复活、冷战思维的影响以及泰国政府长期贯彻的同化政策严重抑制了华文教育。中泰建交改善了两国关系，但却无法改变华文教育走向式微。长期的同化政策使得大部分华侨归化当地，华文教育的性质随之由母语教育转变为外语教育。1992 年，冷战结束缓和了国家之间因意识形态不同产生的矛盾。同时，中国的崛起增加了华文作为商业语言的使用价值。泰国从自身的实际需要出发，全面开放了华文教育。泰国华文教育步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近年来，中国国家汉办加大了对泰国华文教育的投入力度，孔子学院在泰国 12 所高校挂牌，孔子学堂也在 11 所中学挂牌，为泰国华文教育注入了蓬勃的生机。泰国因此兴起了“华文热”，学习华文的人数与日俱增。但在充分利用发展机会的同时，必须妥善地解决可能制约发展的各种问题，唯此才能保证泰国华文教育能够良性发展。华文教育在当今泰国获得发展的最重要原因是华文已经演变成为

外语。泰国的华文教育发展经历了起步、繁荣、限制、衰落和恢复五个阶段，教育形式从私塾家教、庙寺学堂发展到建立学校，并允许各级各类学校开办汉语教学，使华文教育重获生机并迅速发展。泰国国内学习汉语者已达 25 万人，全国教授汉语的院校有大学、中小学校、职业学校、各种汉语培训学校以及远程教育共 573 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泰国拥有正式注册的华文民办学校 119 家，各华文学校的学生多则千余人，少则数十人。泰国各大学已经把华文正式作为第二外语考试招生。泰国著名的大学，如朱拉隆功大学、法政大学、易三仓大学、农业大学、艺术大学和曼谷国际学院等都开办了华文课，并取得了一定的学习成就，培养了一批硕士生。有些大学已经与中国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侨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学府建立了校际关系。泰国全国 76 个府的华人社团、会馆、同乡会等组织开设的华文补习学校、夜校、培训班、华文讲座等更是不胜枚举。

1975 年 7 月 1 日，克立·巴莫以泰国总理的身份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正式签约并建立了两国友好外交关系。随着泰中两国关系日趋好转，泰国的汉语教学重新被注视。1978 年 11 月 5—11 日，邓小平副总理首次以官方身份来泰国拜访泰国国王。1981 年 5 月 14 日，泰国诗琳通公主受中国政府邀请，首次正式访问中国首都北京，从此，两国在经济和文化关系领域进入了友好合作发展的新时期。华文在泰国也因此受到极大的欢迎，整个泰国的华文教育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局面。

泰国对华文教育的政策和策略经历了自由时代、控制时代、放宽

管制时代和支持时代四个阶段。通过增加预算、有策略的规划、讨论会、培养华文教师，改进教材和多媒体教育，增加课程时间，逐步解决教师与学生的的问题，实施系统的管理方式等多种措施，泰国的华文教育在曲折中蓬勃发展起来，泰国华文教育走向复兴。

诗琳通公主曾二十多次访问中国，到中国多处地方考察，并有多部中泰文著作记述访华见闻，公主说：“认识华文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世界最丰富的宝库中”。诗琳通公主自己也学习并很好地掌握了汉语言和中华文化，为泰国青少年树立了学习榜样，中国教育部特向诗琳通公主颁发“中国语言文化友谊奖”，以表彰诗琳通公主在中国语言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公主的行为在泰国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泰国官员在公开场合一致赞同华文对发展泰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号召华人以及其他公民认真学习华文。华文的重要性得到社会广泛的承认，社会对中文人才的大量需求激发了国人学习中文的热情。

泰国教育部解除了以前对华文教育的严禁政策和方针，华校、国立学校，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大都开始了汉语课程，让新一代的青少年接受汉语知识。政府还多次举办汉语知识竞赛、青少年中国文化夏令营等活动，加深学生对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了解。

泰国华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祖籍中国广东，福建、海南，也有少数来自中国东北、上海、北京等，主要从事贸易、金属、银行、私人企业等，目前从政官员多数为华裔。此外，泰国有 59 个姓氏宗亲会、九大会馆，有：潮州会馆、客属会馆、广西会馆、台湾会馆、云南会馆、海南会馆、江浙会馆、广肇会馆、福建会馆。

泰国华文报纸一共有六份，计有：中华日报、星暹日报、世界日报、亚洲日报、新中原报、京华中原报。

《中华日报》是泰国六份华报中唯一上市的华文报纸，始创于1960年3月16日，现任社长为陈正先生。

2010年6月21日中华日报举办50周年报庆活动，同时举办了“首届陈纯杯大、中、小学生汉语水平大赛”，活动圆满成功，获得泰华社会的一致好评。泰国总理阿披实·域差栖哇、枢密院大臣·沙域诗拉空军上将、外交部长甲实·披隆、国务院事务部长李文天先生、澳洲华文文学网、中国广东五月诗社、新加坡《赤道风》、印尼棉兰早报、美国文心社、澳门中学诗词会、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秘书长凌鼎年老师、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等纷纷写函恭贺中华日报50周年大庆；中国驻泰国王国管木大使以及中泰长官、泰华侨领、名流、文化界、同业与读者朋友、各学校、语言中心师生、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泰国分社、中华咨询卫星电视台、泰国电视台第三频道、电视台第十一频道、泰国广播电台等出席了首届陈纯杯汉语水平大赛活动，梦凌为此次大赛活动的总监和执行者，获奖的20名学生于2010年10月10日到广东省华侨职业技术学校参加为期十天的“体验中华文化活动”。

中华日报《教与学专版》是泰国六份华文报纸中唯一的简体学生版，每逢星期六出版，有小学、中学、大学与语言中心等学生习作，以及华文老师的教学心得等内容，已经有四年的刊登时间，为学习汉语者提供了阅读的平台，一直深受泰国华文师生的喜爱，并得到中国

驻泰国大使的称赞和崇高的评价。此外，还得到外国学生的关注和投稿。此外，中华日报还推荐仁爱学校陈晶晶同学参加香港教育机构联合汇知中学举办的世界华文中小学生微型小说大赛，陈晶晶同学以小学组的身份入围前 50 名。

从梦凌文章中，我们看到了泰国政府为推动华文在泰国的普及与提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华日报〈教与学专版〉》作为泰国六份华文报纸中唯一的简体学生版，为传播中华文化，为微型小说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我看来，传播中国文化也应当包括微型小说。提高，主要抓艺术质量。

二是要使其他语种的人，也来写微型小说。新加坡作家李选楼在接受我采访时，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很有见地，引用如下：我们常在华文微型小说的园林中遨游，没有注意用其他语言创作的微型小说，更没有人做深入的调查，也没有数字显示其他语言创作的多寡。我阅读过法国雨果的《沙葬》、梅里美《西班牙的婚礼》；俄罗斯托尔斯泰《穷苦人》、契诃夫《宽恕》；美国欧亨利《约会》等西方近代名家的作品，这些微型小说的雏形，都很有内容趣味。我知道，近年来在网站和 ebook 里，也有许多英文的微型小说，例如作家们喜欢以厨师、冒险家的故事，创造自己的部落格。美国 TimBorton 的“Oysterboyandothershortstories”，也很有知名度。作品少结聚成册，而以网站为发表的园地，原因除了环保，还有大部分作者都有“作品受欢迎才出书”的观念。不过，这些作品都注入了丰富的想象力，故

事倾向于怪诞神奇，创作的考虑优先是读者市场。

北：哲人云：越是民族的，越的世界的。您如何评价这句经典之论？

陈：这句话是针对小说而言的，在我看来，也同样适用文学评论。小说也好，评论也罢，首先必需是自己的，有自己鲜明的艺术特征，有与众不同之处，发出自己的声音。我著《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写出了我对于文学，对于人生，对于世界与众不同的看法，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其次，才是民族的。最后，才是世界的。

北：《小小说月刊》主编，国家一级作家，著名评论家赵禹宾，2000年在《陈勇和他的小小说新作〈紫砂壶〉》序中指出：“陈勇的小小说创作，被各种专业报刊辟出专版予以介绍。陈勇现象遂成了当今小小说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这是您在小小说领域创造的一个奇迹。在我看来，您的“三个百家论”（《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微型小说集《吹萨克斯的男孩》入选《世界华文微型小说100强》），在微型小说创作与评论界同样创造了一个奇迹，我估且称之为陈勇速度。请问：陈勇速度秘诀何在？

陈：赵禹宾在《陈勇和他的小小说新作〈紫砂壶〉》一文中，对陈勇现象原因进行了总结：“多年来，陈勇正是凭着这种对小小说创作的狂热信仰和理念，以奋争者的姿态，实力者的支撑，去圆自己的文学之梦，使他跻身当代小小说百家行列。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不管他将来是否真的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的这种献身事业



的精神和韧性，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为，我们的小小说文坛，并不缺乏灵性和悟性的创新之辈。缺的是，一以贯之、不屈不挠的拼劲和韧性。所以，要讲陈勇何以能够在一个较短时间内，在小小说创作领域出道并站住了脚跟，他成功的秘诀也许就在于此。”这是针对我的微型小说创作而言，也同样适用文学评论。除赵禹宾讲的之外，还有几条原因：一是我淡薄名利宁静致远。别人发财，我不眼红，别人当官，我不妒嫉。我在自己一亩三分田里耕耘，虽然亏本（《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共计亏了四万多元），却收获了快乐与友情，心中依然甜蜜。二是我心态平和，用情专注与专一。我的书房取名“养心斋”，用意不言而喻。三是我具有很丰富的人生与创作积累。我从事写作三十多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四是我有钢铁般的意志与水滴石穿绳锯木断的恒心。五是我的创作与评论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几乎每天都有激情与灵感产生。因此，我认为好文章与时间之间无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好文章不一定非要花很长时间，反过来说，花了很长时间不一定写出好文章。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北：在第5届鲁迅文学奖评比中，24部微型小说集，包括您《声音》在内的2部文学评论集，都落选了。您如何看待此事？您认为，哪位作家和评论家有望率先获得鲁奖？

陈：虽然都落选了，却充分展示了微型小说作家和微型小说评论家的风采，以及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评论的魅力。获奖是迟早的事，需要一个过程，所谓水到渠成是也。至于谁先获奖，那不重要。重要

的是，微型小说和微型小说评论获奖了。那将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将载入微型小说史册。让我们期待这一时刻吧！

北：您的小说与评论如火山喷发，蓬勃而出，一泻千里。您是否会有写空的时候？

陈：我在《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之陈大超论中问过他同样的话，他的回答我很满意，借过来回答你。陈大超说：“肚子里只装着自己，那肚子很容易就被写空，肚子里装着整个世界，那你写到死肚子也不会写空。个人会死，世界是不会死的。而且世界是变化的。世界因为什么而变化？朝着什么方向变化？只要能看到变化，感受到变化，你就会有文章可写。当然，你得有一颗鲜活的灵魂，你才能感受到世界的变化。你的灵魂死了，或者麻木了，世界再怎么变，你也感受不到了，当然，你也就写不出文章了。哦，如何才能保有一颗鲜活的灵魂？很简单，永远不要丧失你的正义感，永远做到爱憎分明，永远站在真理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权贵的立场上。那些趋炎附势的人，那些老是围着权贵转的人，他的灵魂很容易死掉。”

北：随着华人足迹遍及世界，“华文文学”早已不是“中国文学”的同义词，像“英语文学”、“西班牙文学”一样，跨越了国界，成为世界大语种文学的一支。其母体是中国，中国学者对研究、介绍世界华文文学，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点上讲，您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陈：《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填补了中国微型小说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空白，为当前和今

后中国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理论研究，提供了翔实系统和珍贵的资料。尽管我不是理论科班出身，却非常喜欢理论。因为我深知，理论源于实践，理论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给我树立了科学的学风。他们重视在实践中发展理论，“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列宁选集》第1卷，第203页）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实现了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大革命，却决不是文学理论的终极真理，决不排斥文学理论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历史上和当代文学实践出发，独立地探讨文学理论，努力做出新的理论建树。赵翼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理论著述更甚于此。《推背图》不过是神话，并非事实。理论家不必用今天的认识和词语，修琢过往文章。历史的责任和认识的局限性，是每个时代理论家都有的，当今时代也不例外。如此看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不足在所难免，敬请文学评论家和读者指正。理论探索犹如登山，只能拾级而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只是起点，而非终点。

（载中国作家网 2011 年 4 月 22 日）

# 后记：众人拾柴火焰高

陈勇

在写《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之时，我就打算写《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2010年11月13日交付《中国当代微型小说百家论》后，我心里没底。因为，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我一个也不认识。《澳门文艺》总编贺鹏知道我的苦恼后，热情推介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梦凌。我立马给梦凌发去一封约稿邮件，10天后收到她的回复，并加了我QQ，这是海外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位加我QQ的作家。随后，又收到她从泰国寄来的书。因此，我第一个写的就是梦凌。评论《叩问人性与生命》，2010年11月18日写成，在泰国《中华日报》副刊2011年1月7日和19日发表。访谈录《融入社会生活的华文文学创作》，在《中华日报》副刊2011年1月3日发表。从此，我与梦凌成了莫逆之交。我们谈文学，谈人生，其乐融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梦凌给我介绍了许多海外华文微型小说作家。接着，中国广东韩英，也快递了第8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年会通讯录。澳门许均铨，新加坡黄孟文，奥地利余力工，德国黄雨欣，泰国曾心等人，也分别提供了相关信息。

新加坡黄孟文先生，中国大陆乔佩科先生，分别为书作序，中国大陆喊雷先生题写了书名，中国大陆北极村先生对我进行了采访，使拙著蓬壁生辉。中国四川成都风弦韵文化公司艺术总监钱慧女士，为

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汗水。借此机会，一并致谢。

本书系自费出版，费用人民币 4 万多元。其中，3 万多元是我借的钱，6500 元人民币系海外赞助。海外赞助如下：泰国司马攻 2000 元，曾心 1000 元，梦凌 500 元；新加坡林子与李选楼各 1000 元；印尼袁霓与晓星各 500 元。

海外华文作家赞助款虽不多，却是雪中送炭，温暖了我那颗冰凉的心，感觉人间还有真情在。

此次写《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百家论》，让我对人、对人生、对社会、对金钱、对友情，又有了新的认识与理解。这是我获得的意外收获！

2011 年 5 月 5 日于中国湖北监利养心斋